

印光大师文钞续编白话上册

弥陀佛学会恭印



印光大师文钞续编上册白話

印光大师文钞续编上册白話目录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发刊序	11
附录彻悟禅师十种信心	20
一函遍复	23
致郭庄悟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41
复周孟由问心经色不异空四句书（民国二十六年）	43
诫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	48
与明本师书（民国十六年）	65
复觉明居士书（民国二十三年）	72
复幻修大师书（民国二十三年）	77
复云南王德周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年）	78
复周颂尧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附原函）	86
复德畅居士书（民国二十三年）	94
复许熙唐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01
复广妙和尚书（民国二十年）	112
复杨德观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13
复吴慧济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17

复李仲和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19
复王寿彭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年）	122
复俞慧郁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28
复峰（yì）县宋慧湛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130
复陈重为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34
复陈逸轩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35
复（袁孝谷，曹崧乔）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42
复杨慧昌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年 原名宇昌）	145
复汤文煊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年）	153
复吴沧洲居士书（三）（民国二十年）	158
复宁德晋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原名志武）	168
复（刘汉云，杨慧昌）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71
复刘德护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74
复姚维一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76
复王晓曦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186
复闵宗经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原名永濂）	187
复传德师书（民国二十年）	191
复宁（德恒，德复）居士书	193

复潘仲青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01
致谢浴淮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07
致郭雨三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10
复陈凤梧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12
致陈彦清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15
复王慎斋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18
复熊慧翼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20
复朱南圃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24
复李自初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27
致罗世芳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30
复郭介梅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年）	234
复齐用修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41
致戚友卿先生书（民国二十年）	242
复习怀辛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46
复胡奉尘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又名师远）	250
复鲍衡士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56
复杨树枝居士书（四）（民国二十年）	260
复李印泉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78

致高契理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79
复李树棠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81
复（冯偏西，郑圆莹）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83
复沈弥生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87
复黄涵之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89
复谈少抚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90
复张云雷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93
复徐书镛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95
复金善生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299
复葛志亮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300
复王心禅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303
复（吴慧诒，罗慧澍）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304
复汤慧振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308
复（又真师，觉三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313
复陈其昌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317
致阮和卿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319
复沈授人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325
复李德明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四年 原名炳南）	327

复郑观净先生书（民国二十年 附原函）	339
复游有维居士书（民国二十六年）	342
复念西大师书.....	348
复周伯适居士书.....	356
复唐能诚居士书.....	362
复净之居士书（民国二十五年）	367
复江景春居士书（二）（民国二十二年）	369
复某居士书	379
复江有朋居士书.....	386
复卓智立居士书.....	390
与李慧澄居士论焚化经灰及往生钱书	393
介绍用三星素皂书（民国十八年）	399
致铭光居士书.....	403
致自觉居士书（民国十六年）	406
复刘仁航居士论弘扬因果书.....	413
复杨佛典居士书.....	415
复崔德振居士书（五）（民国二十一年）	416
复沈来运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433

复海门蔡锡鼎居士书（三）	436
复梁慧栋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444
复于归净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447
复宗诚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449
复许慧舫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453
复殷德增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457
复郑慧洪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459
与赵奉之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462
与陈慧恭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464
复张纯一居士书.....	468
复营口徐永业先生书（民国二十四年）	473
复郁智朗居士书.....	477
复昆明萧长佑居士书	479
复湘阴黄颂平居士书	482
与张静江居士书（民国二十四年）	486
复海门理听涛书（七）（民国二十一年）	489
复智乐居士书.....	503
与胡作初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505

与泉州庄慧炬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509
与马星樵医士书.....	512
复陈慧和居士书（二）（民国十八年）	519
复宅梵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524
复朱德大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530
复沙庸之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532
复南通张海桥居士书（民国二十五年）	534
复翟智淳居士书（民国二十七年 原名文选）	537
复窦智睿居士书（民国二十七年 原名联芳）	541
示柴也愚居士书（法名智韬）	543
复愚僧居士书.....	547
复邵慧圆居士书.....	551
与魏梅荪居士书（十六）	553
复战德克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六年）	585
复江易园居士书（四）（民国二十五年）	596
复慧空大师书（民国二十五年）	610
致郭辅庭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613
复卓人居士书（民国十六年）	617

复陈慧新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621
复宋德中居士问焚经功过书.....	623
复金益平居士书（二）	628
复（宋六湛，褚莲净，张子净）三居士书.....	635
复无锡佛学会少年学佛社书（民国二十三年）	639
复袁德常居士书（四）	643
复费范九居士书.....	651
复慧导居士书（即杨汉公）	654
复翁智奇居士书（二）（原名兆奇）	655
复慧龙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即寔存吾）	658
复郑斐谏居士书（民国二十六年）	662
复吴希道居士书.....	664
复杨慧昌居士书（三）（原名宇昌）	668
复某居士书.....	678
复张觉明居士书（二）（戊寅除日附来书）	685
复某某夫妇书（二）（附第二次来书）	697
与吴慧德女士书（民国二十八年 附宗绰来书）	706
复济善大师书.....	710

复（陈慧恭，孙慧甲）书	714
复念佛居士书	716
与黄周福纯女士书	771
与周福渊女士书	773
复周法利居士书（三）	774
复曾怡之居士书	784
复杨慧芳居士书（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787
复刘惠民居士书（五）	793
复善觉大师书（民国二十九年二月附来书）	798
复宋慧湛居士书	803
复曹培灵居士书	808
致广慧和尚书（民国二十九年正月）	812
致胡子笏居士书（民国二十九年）	847
复杨炜章居士书	849
复章缘净居士书	853
附 录	870
钱武肃王强弩射潮发隐颂	870
跋	873

徹悟禪師一乘決疑論說.....	879
阿彌陀佛百頌小序.....	882
阿彌陀佛百頌（普陀三聖禪院逸人述）.....	884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發刊序

淨土法門，其大無外，如天普蓋，似地均擎。无一法不从此法建立，无一人不受此法鈞陶。

淨土法門，其大無外，如天穹普蓋，似大地均載。没有一法不是从此法建立的，没有一人不受此法的造就。

以如來一代所說一切大小乘法，皆隨眾生根性而說。或契理而不能遍契群機。或契機而不能徹契至理。因茲如來出世度生之本懷，郁而不暢。眾生即生了脫之大法，卷而未舒。

因為如來一代時教，所說的一切大小乘法，都是隨着眾生的根性而說的。或者契佛理而不能普遍契合大眾的根機。或者契合眾生的根機而不能徹底契合了義真理。因此，如來出世度生的本懷，郁塞而不能暢達。眾生當生了脫生死的大法，卷縮而無法舒展。

華嚴雖已導歸西方，而人天權乘未聞。諸經亦多略示端倪，而法門綱要未著。由是如來興無緣慈，運同體悲，特于方等會上，說彌陀淨土三經。普被三根，全收九界。

闡如來成始成終之妙道，示眾生心作心是之洪猷。

《華嚴經》雖然已經在最後《普賢菩薩行（hèn g）願品》中，以十大願王導歸西方，而人、天、權乘菩薩沒有聽聞。諸多經典中也多是大略顯示端倪，而法門綱要也沒有明顯昭示。因此，如來興無緣大慈，運同體大悲，特地在方等會上，宣說《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等淨土三經。普被上中下三種根機，全部收攝六凡三聖九法界眾生。闡明如來得以成就自始至終的妙道，開示眾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大法。

機理雙契，凡聖齊資。如阿伽陀藥，萬病總治。如十方虛空，萬象總含。普令聖凡，現生成辦道業。大暢如來，出世度生本懷。倘如來不說此法，則末法眾生，無一能於現生了生死者。

根機佛理雙雙契合，凡夫聖者都得利益。如同阿伽陀藥，所有疾病都能治愈。如同十方虛空，包含萬象。使得聖者凡夫，都能在一生就成辦道業。大暢如來，出世度生的本懷。倘若如來不宣說這個法門，那麼末法眾生，沒有一人能夠在現生了生脫死的。

光宿業深重，受生佛法斷滅之鄉。出世半年，又遭六月閉目之痛。入塾讀書，屢受盜匪兵戈之擾。稍開知識，

复中程朱辟佛之毒。

我宿业深重，出生在佛法断灭的地方（陕西郃阳）。出生半年，又遭受六个月不能睁眼的病痛。进入私塾读书，多次受到强盗土匪战乱的干扰。稍微懂得一点道理，又中了二程（程颢、程颐）、朱熹辟佛学说的毒。

所幸学识全无，不能造生陷阿鼻之业。设或才智等伊，必至作十虚莫容之愆。由此意恶，长婴病苦。数年直同废人，一旦始知错误。于是出家为僧，冀灭罪咎。

庆幸的是没有什么学问见解，不能造作今生陷入阿鼻地狱的罪业。假设才智与他们一样，必定会造作十方虚空也不能容下的罪愆。由于这种意地的恶业，长时间遭受疾病的痛苦。好几年简直如同废人，直到有一天才知道自己的错误。于是出家为僧，希望能够灭除自己的罪咎。

宗教理深，无力研究。净土道大，决志遵行。拟作粥饭自了僧，不做宏法利生梦。三十三岁，至普陀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知光只会吃饭，别无所能。遂令常作食客，不委一毫事务。二十余年，颇得安乐。经年无一人来访，无一函见投。

宗门、教下的义理很深，没有能力去研究。净土宗的法道很大，决心遵照奉行。打算作一个只知道吃饭的自了

僧，不做宏法利生的幻想。三十三岁时，我来到了普陀山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知道我只会吃饭，没有其他能耐。于是令我常年作一个只管吃饭的僧人，不委任一丝毫的事务。二十多年来，很是安乐。多少年也没有一个人来拜访，没有一封信寄来。

宣统三年，上海出佛学丛报，高鹤年屡为邮寄。见所载文字，多合公道。间有涉政治而稍侧重者，窃恐人以此讥诮佛法，因用云水僧释常惭之名，寄书祈其秉公立论，勿令美玉生瑕，编辑者并未寓目。

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出版《佛学丛报》，高鹤年居士多次为我寄来。我见到其中所记载的文字，大多合于世间公道。有时有涉及政治而稍微有所侧重的文章，我恐怕别人因此讥诮佛法，于是用“云水僧释常惭”的笔名，寄信给他们希望能够秉公立论，不要让美玉有一点瑕疵，编辑的人并没有过目。

后鹤年来山，为说所以。伊给(dà i)去数稿登报，署常惭名，绝无知者。民国六年，徐蔚如得与其友三信，印五千本，名印光法师信稿，送人。

后来高鹤年来到普陀山，为他说其中的所以然。他骗去了我的几篇稿件登在《佛学丛报》上，署名“常惭”，

没有一人知道是谁。民国六年（1917年），徐蔚如得到我给他朋友的三封信，印了五千本，名为《印光法师信稿》，赠送他人。

七年，搜罗二十余篇，排于北京，名印光法师文钞，持其书来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公。八年，又印续编。

民国七年（1918年），他又搜罗了二十多篇，在北京排印，名为《印光法师文钞》。拿着他印的书来到普陀山求我给他授皈依，我令他皈依谛闲老法师。民国八年（1919年），又排印了《印光法师文钞续编》。

秋，其母没于申寓，丧事毕，令商务印书馆，合初续为一部，作一册。十二年，光令商务馆另排增订本，作四册，留板，初次印二万部。十四年，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仍作四册。

这年秋天，徐蔚如的母亲在上海寓所亡故，丧事完毕，他让上海商务印书馆，集合初编、续编成为一部，作一册书。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令上海商务馆另外排印增订本，作四册，保留印板，第一次印了二万部。民国十四年（1925年），又令中华书局排印增广本，仍然作四册。

此后，无论何种文字，概不留稿，一免旷用施主钱财，一免徒刺明人慧眼。十九年，掩关苏报国寺，当家明道师，令人偷钞。二十四年，彼去世，遂止。二十六年，避难灵岩山，钞者以其稿交当家妙真师，妙师又令于半月刊等报钞录。

从此之后，无论什么文字，我都一概不留底稿。一来免得长期浪费施主的钱财，一来免得徒然刺痛聪明人的慧眼。民国十九年（1930年），我在苏州报国寺闭关，当家明道法师，令人偷偷钞录信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他去世了，这件事才停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我到灵岩山避难，钞录信稿的人，将那些信稿交给了当家妙真法师，妙真法师又让在《佛学半月刊》等报刊上钞录。

光知之，势不能已，只好详校令排，满彼之愿。光幼失问学，长无所知，文极拙朴，不堪寓目。然其所说，皆取佛经祖语之意，而随机简略说之，不敢妄生意见以误人。又加五十余年之阅历，若肯略其文而取其义，不妨作一直指西归之木标。

我知道后，看到这个形势已无法阻止，只好详细校对，令他们排印，满他们的心愿。我小时候没有好好求学，长大了一无所知，文字极为拙劣粗糙，不堪入目。然而

其中所说的，都是摘取佛经祖语的义理，而随机简略地宣说，不敢乱生自己的私见来误导他人。又加上五十多年的阅历，如果肯不计较文句的拙朴，而取用其中的义理，不妨作一个直指西归的木标。

宜致力于西归，勇往直前，勿以木标恶劣，并西归之路程亦不愿视，则竖标归西，两无所憾矣。

应该致力于前往西方的归程，勇往直前，不要因为木标的恶劣，一并连西归的路程也不愿意看，那么我竖木标，你归西方，两方面都没有遗憾了。

又初编虽印上十万部，大通家以专说信愿念佛，因果报应，敦伦尽分，家庭教育，直是劝世白话文，绝无拨云见月，开门见山，豁人心目，畅佛本怀之语句，故若将 洩焉。

又者，初编（《增广印光法师文钞》）虽然印了十万部，大通家认为其中专说信愿念佛，因果报应，敦伦尽分，家庭教育，简直就是劝世白话文，绝对没有拨云见月，开门见山，豁人心目，畅佛本怀的语句，所以好像自己看了就会被玷污一样，避之不及。

亦有与光同一根性者，视作妙宝，由兹返迷归悟，返邪

归正，生敦伦常，没生极乐者，大有其人焉。续编于初编所说外，益产妇念观音，毒乳杀儿女，此皆古今高僧医人所未说者，光则屡屡说之。

但也有与我同样根性的人，把文钞当作妙宝，由此返迷归悟，返邪归正。活着的时候，敦睦伦常；死后，往生到极乐的人，也大有人在。《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在初编（《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所说之外，又增加了产妇念观音，毒乳杀儿女，这都是古今高僧、医生所没有说到的，我则多次反复地提及。

古人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以期济世活人。光以无知无识粥饭僧，由徐蔚如一人传虚，竟致承虚接响之万人传实，以为善知识。彼既以讹传讹，光不妨将错就错，教人生有恃怙，死有归宿，产无厄难，子不横死，以尽我心。

古人说：不做好的宰相，必做好的医生，以期望救济世道，救活他人。我以一个无知无识的只会吃饭的僧人，因为徐蔚如一个人的虚传，竟然导致承虚接响的万人传实，把我当作善知识。他们既然以讹传讹，我也不妨将错就错，教导他人，在生有所依靠，死后有个归宿，产妇没有厄难，孩子不会横死，来尽我的一点诚心。

虽有刺于明人慧眼，但以有益于人，无害于世，因随顺明道，妙真二师之意，而令其流通，并略叙其缘起。知我罪我，所不计也。

虽然有碍于聪明人的慧眼，但因为有益于他人，无害于世间，于是随顺明道，妙真二位法师的意思，而令《印光法师文钞续编》流通，并大略叙述其中的缘起。他人了解我、责怪我，这都不是我需要考虑的。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孟夏，常惭愧僧释印光敬撰。（年七十九）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己卯，孟夏（农历4月），常惭愧僧释印光敬撰。（年七十九岁）

【注：】

权乘菩萨：《佛学常见辞汇》：“【权乘菩萨】指藏通别三教的菩萨，因他们的功行尚浅，实在还没有达到真实菩萨地位。”

方等会：释尊五时说法之第三时，其余四时为：华严时、阿含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

附录彻悟禅师十种信心

一信生必有死（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曾无一人逃得）

一信生必有死（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没有一人曾逃脱过）。

二信人命无常（出息虽存入息难保，一息不来即为后世）

二信人命无常（出息虽然还存在，入息却难保，一息不来就成为后世了）。

三信轮回路险（一念之差便堕恶趣，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

三信轮回路险（一念之差便堕恶趣，得到人身的众生如手上的土那么多，失去人身的众生如大地上的土那么多）。

四信苦趣时长（三途一报百千劫，再出头来是几时）

四信苦趣时长（三途这一果报有百千劫，再出头来是几时）。

五信佛语不虚（此日月轮可令坠落，妙高山王可使倾动，诸佛诚言无有异也）

五信佛語不虛（可使這個日月輪墜落，可使妙高山王傾動，諸佛誠實語言卻沒有變化啊）

六信實有淨土（如今娑婆無異，的的現有）

六信實有淨土（就像現今的娑婆世界一樣，的的確實存在極樂世界）。

七信願生即生（已今當願已今當生，經有明文，豈欺我哉）

七信願生即生（已今當願已今當生，佛經有明文，哪能欺騙我？）

八信生即不退（境勝緣強，退心不起）

八信生即不退（境勝緣強，退心無法生起）。

九信一生成佛（壽命無量，何事不辦）

九信一生成佛（壽命無量，什麼事不能成辦？）

十信法本唯心（唯心有具造二義，如上諸法皆我心具皆我心造）

十信法本唯心（唯心有具造二種含義，如上諸法全都是我心本具，全都由我心造）。

信佛語故，則造後四。不信佛語，但造前四。故深信佛言，即深信自心也。修淨業者，能具此十種信心，其樂土之生，如操左卷，而取故物，夫何難之有。

信佛所說，則造後面四種（願生即生、生即不退、一生成佛、法本唯心）；不信佛說，只是造前四種（生必有死、人命無常、輪回路險、苦趣時長）。因此，深信佛言，就是深信自心。修淨業的人，能夠具足這十種信心，那麼往生極樂世界，就像手拿憑據，取回自己的東西一樣，有什麼困難的呢？

【注：】

徹悟禪師（1741年-1810年），清代高僧。俗姓馬，名際醒，字徹悟，號夢東，為淨土宗第十二代祖師。

左卷：左券，古代稱契約為券，用竹做成，分左右兩片，立約的各拿一片，左券常用做索償的憑證。後來說有把握叫操左券。

一函遍复

（语虽拙朴，义本佛经。若肯依行，其利无穷。）（民国二十一年）

（语言虽然朴实无华，但义理出自佛经。如果肯依照奉行，这个利益就无穷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

净土法门，三根普被（pī），利钝全收。乃如来普为一切上圣下凡，令其于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于此不信不修，可不哀哉。此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信，则信我此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是乐。信我是业力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若有众生，念佛名号，求生佛国，其人临命终时，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

净土法门，普被上、中、下三种根机，不管是利根还是钝根都适合。这是如来为了使上自圣贤，下至凡夫，均能在这一生当中，就能了脱生死而开示的大法啊！对于这样的大法却不相信、不修持，实在太悲哀了啊！这个净土法门，是以信、愿、行三法为纲领。信，就是信我们这个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是乐；信自己是受业力支配的凡夫，决定不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断除烦恼、悟

証真如，了脫生死、出離輪回；信阿彌陀佛有大誓願：如果有眾生，念佛的名號，願生佛的國土，這個人臨命終時，佛一定慈悲接引他往生西方。

願，則願速出離此苦世界，願速往生彼樂世界。行，則至誠懇切，常念南無（音納莫）阿彌陀佛，時時刻刻，無令暫忘。朝暮于佛前禮拜持誦，隨自身閑忙，立一課程。此外，則行住坐臥，及做不用心的事，均好念。睡時當默念，不宜出聲。宜只念阿彌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難念。若衣冠不整齊，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潔淨處，均須默念。默念功德一樣，出聲于儀式不合。無論大聲念，小聲念，金剛念（有聲，而旁人不聞），心中默念。均須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如此，則心不外馳，妄想漸息，佛念漸純，功德最大。

願，就是願迅速離開這個痛苦的世界，願迅速往生到那個快樂的世界。行，就是至誠懇切地常常念：“南無（音：納莫）阿彌陀佛”，時時刻刻，不讓暫時忘記。早晚在佛前禮拜誦念，根據自己安閑和忙碌的程度，訂立一份課程。此外，在行住坐臥中，以及做不用思考的事時，都可以念。睡覺的時候只能默念，不要出聲念。可只念“阿彌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難念。假若是衣帽不整齊，

或是洗澡，或在大小便，或到不潔淨的地方，都只能默念。默念的功德一樣，出聲念便不合規矩。不管大聲念，小聲念，金剛念（微有聲音，可是旁人聽不見）和心中默念，都要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這樣，則心不向外跑，妄念逐漸息滅，佛念逐漸純熟，功德最大。

●念佛之人，必須孝養父母，奉事師長（即教我之師，及有道德之人），慈心不殺（當吃長素，或吃花素。即未斷葷，切勿親殺），修十善業（即身不行殺生，偷盜，邪淫之事。口不說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之話。心不起貪欲，瞋恚，愚痴之念）。又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仆忠，恪盡己分。不計他對我之盡分與否，我总要盡我之分。能於家庭，及與社會，盡誼盡分，是名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決定臨終即得往生。以其心與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雖常念佛，心不依道，或於父母，兄弟，妻室，兒女，朋友，鄉黨，不能盡分，則心與佛背，便難往生。以自心發生障礙，佛亦無由垂慈接引也。

●念佛的人，必須孝養父母，侍奉師長（即教導自己的老師，以及有道德的人），存慈悲心、不殺生（應當吃長素或是吃花素。即使還沒有斷葷，決不可自己宰殺），

修十善業（就是行為上不犯殺生、偷盜、邪淫的事；口里不说虛妄、淫穢或花言巧語、兩面挑撥是非、粗魯的話；心里不起貪欲、憎恨、愚痴的念頭）。還應該：做父母的要慈愛子女，做子女的要孝順父母，做哥哥的要友愛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哥哥，做丈夫的要對妻子和氣，做妻子的要順從丈夫，做主人的要對仆使仁慈，做仆使的要對主人忠誠，謹慎認真地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不管他人是否對我盡到責任，我都要盡到我的責任。能夠對家庭，以及對社會盡到責任義務的人，名為“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決定臨終時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因為他的心與佛心相應，所以能感通阿彌陀佛慈悲接引啊！如果雖然常常念佛，但內心不合道義，或是對於父母、兄弟、妻室、兒女、朋友、鄰里鄉黨，沒有盡到責任義務，那麼他的心與佛心違背，便難往生。這是因為自己的心發生了障礙，佛也沒法慈悲接引了啊！

●又須勸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兒女，鄉黨，親友，同皆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每日若念一萬佛，即念五千觀音，多少照此加減）。以此事利益甚大，忍令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屬，并与親友，不蒙此益乎。況且現在是一個大患難世道。災禍之來，無法可設。若能常念佛及觀音，決定蒙佛慈庇，逢凶化吉。即

无灾难，亦得业消智朗，障尽福隆。况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满所愿。

还要劝父母、兄弟、姐妹、妻室、子女、邻里乡党、亲友，共同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和“南无观世音菩萨”

（每天如果念一万声佛号，就念五千声观音圣号，多少照此比例加减）。因为这件事利益非常大，怎么忍心让生我的父母，以及我的眷属，以及亲友，不获得这种利益呢？况且现在是一个大患难的世道，灾祸的来临，没有办法可以设防。如果能常念佛号和观音菩萨圣号，决定能得到佛菩萨慈悲护佑，逢凶化吉；即使没有灾难，也可以使恶业消除、智慧明朗，障碍尽除、福德增加。何况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就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用这种功德回向往生，必定能满所愿。

●凡诵经，持咒，礼拜，忏悔，及救灾，济贫，种种慈善功德，皆须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一有此心，便无往生之分。而生死未了，福愈大则业愈大，再一来生，难免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之三恶道中。若欲再复人身，再遇净土即生了脱之法门，难如登天矣。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若求来生人天福报，即是违背佛教。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

換取一根糖吃，豈不可惜。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來生人天福報，與此無異。

● 凡是誦經、持咒、禮拜、懺悔，以及救災、濟貧，做種種慈善功德，都應當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千萬不可求來生的人天福報，一有這種心，就沒有往生的份了。況且生死沒有了脫，福報越大，則造的惡業也越大。再下一世，難免墮入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里。如果想再獲得人身，再遇到即生就能了脫生死的淨土法門，真是難如登天啊！佛陀教導我們念佛求生西方，是為了人這一生就了脫生死的。如果求來生的人天福報，便是違背佛陀的教導。好像將一顆全世界最珍貴的無價寶珠，換取一根糖棒吃，豈不令人可惜？愚痴的人念佛，不求往生西方，只求來生人天福報，和這沒有兩樣。

● **念佛之人，不可涉於禪家參究一路。以參究者，均不注重於信願求生。縱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誰，以求開悟而已。若生西方，無有不開悟者。若開悟而惑業淨盡，則可了生死。若惑業未盡，則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無有信願，則不能仗佛力了生死。自力佛力，兩皆無靠，欲出輪回，其可得乎。須知法身菩薩，未成佛前，皆須仗佛威力。何況業力凡夫，侈談自力，不仗佛力。其語雖高超，其行實卑劣。佛力自力之大小，何止天淵**

之别，愿同人悉体此义。

●念佛的人，不要采取禅家“参究”的路子。因为参究的人，都不注重生信、发愿而求往生。纵然在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谁”，以求开悟罢了。如果能往生西方，没有不开悟的。若是能开悟并能把惑业彻底断除，便可了脱生死；若是惑业没有断除干净，便不能依靠自力了脱生死。又没有生信、发愿，便不能依靠佛力了脱生死。自力和佛力，两个都没有依靠，想要出离轮回，可能吗？应该知道：法身菩萨，在未成佛以前，都需要依靠佛的威神力，何况被业力束缚的凡夫，过分强调自力，不依靠佛力。他的话虽然高超，他的行为实在卑劣。佛力与自力的大小，岂止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希望同修们都能体会这个意思。

●**念佛之人，不可效愚人，做还寿生，寄库等佛事。以还寿生，不出佛经，系后人伪造。寄库，是愿死后做鬼，预先置办做鬼的用度。既有愿做鬼的心，便难往生。如其未作，则勿作。如其已作，当禀明于佛，弟子某，唯求往生，前所作寄库之冥资，通以赈济孤魂，方可不为往生之障。**

●念佛的人，不要去效仿愚痴的人，做还寿生、寄库等佛事。因为还寿生，并不是出自佛经，是后人伪造的；

寄庫是願意死后做鬼，預先置辦做鬼時的費用。既然有願意做鬼的心，便難往生了。如果沒有做，就不要做；如果已經做了，应当向佛稟明：弟子某人，只求往生，從前所做寄庫的冥資，全部用來賑濟孤魂。這樣才不會成為往生的障礙。

凡壽生，血盆，太陽，太陰，眼光，灶王，胎骨，分珠，妙沙等經，皆是妄人偽造，切不可念。愚人不知念大乘經（即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心經，金剛，藥師，法華，楞嚴，華嚴，普賢行願品等經），偏信此種瞎造之偽經。必須要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方可安心。有明理人，為說是偽，亦不肯信。須知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當以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之錢，請有正念之僧念佛，則利益大矣。

凡是《壽生經》、《血盆經》、《太陽經》、《太陰經》、《眼光經》、《灶王經》、《胎骨經》、《分珠經》、《妙沙經》等經，都是無知妄為之人偽造的，決不能念！愚昧的人，不知道念大乘經（即《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心經》、《金剛經》、《藥師經》、《法華經》、《楞嚴經》、《華嚴經》、《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等經典），偏偏去相信這些胡亂造出的偽經。必定要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

才能安心。有懂得道理的人，為他說這是偽經，他也不肯信。必須知道：做佛事，只有念佛的功德最大。應該用做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的錢，請有正念的僧人念佛，則利益是非常大的啊！

●念佛之人，當吃長素。如或不能，當持六齋，或十齋（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為六齋。加初一，十八，廿四，廿八，為十齋。遇月小，即盡前一日持之。又正月，五月，九月，為三齋月。宜持長素，作諸功德）。由漸減以至永斷，方為合理。雖未斷葷，宜買現肉，勿在家中殺生。以家中常願吉祥，若日日殺生，其家便成殺場。殺場，乃怨鬼聚會之處，其不吉祥也，大矣。是宜切戒家中殺生也。

●念佛的人，應當吃長素。如果不能，可以吃六齋，或十齋（農曆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叫做六齋。加上初一、十八、二十四、二十八，叫做十齋。遇到月小，就提前一天吃齋。還有，農曆正月、五月、九月，叫做三齋月，應該吃長素，并作各種功德）。可以從逐漸減少肉食直到永遠斷除葷腥，才是合理的。雖還未斷葷，應當買現成的肉，不能在家里殺生。因為大家常希望家中永遠吉祥，如果天天殺生，這個家便成為殺場。殺場是怨鬼聚集的地方，那就太不吉祥了啊！

应当切勿在家里杀生。

●念佛之人，当劝父母念佛求生西方。然欲父母临终决定往生西方，非预为眷属说临终助念，及瞎张罗，并哭泣之利害不可。故欲父母临终得眷属助念之益，不受破坏正念之害者，非平时为说念佛之利益，令彼各各常念不可。如是，则不独有益于父母，实有益于现生眷属，后世子孙也。临终助念，无论老少，均当如是。详看饬终津梁，自知。（上海佛学书局，苏州报国寺，均有出售。）

●念佛的人，应当劝导父母念佛求生西方。不过，要想父母临终决定能往生西方，非预先给亲属说清楚临终助念的利益，和铺张浪费，以及哭泣的害处不可。因此，要想使父母在临终时，得到亲属助念的利益，不受破坏正念的危害的人，非平时为他们详说念佛的利益，令他们个个常常念佛不可。这样，就不仅对父母有利益，实在对于现在的亲属和后世的子孙都有利益啊！临终助念，不论老幼，都应当这样。详细情况可以看《饬终津梁》，自然知道。（上海佛学书局，苏州报国寺，都有出售。）

●女人临产，每有苦痛不堪，数日不生，或致殒命者。又有生后血崩，种种危险，及儿子有慢急惊风，种种危险者。若于将产时，至诚恳切出声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心力小，故感应亦小。又此时用力送子出，若默念，或致闭气受病。若至诚恳切念，决定不会有苦痛难产，及产后血崩，并儿子惊风等患。纵难产之极，人已将死，教本产妇，及在旁照应者，同皆出声念观世音。家人虽在别房，亦可为念。决定不须一刻工夫，即得安然而生。

• 妇女临产时，往往有非常痛苦，几天生不下来，或造成死亡的，又有产后大出血，种种危险，以及婴儿有急慢惊风，种种危险的。如果在将要临产的时候，至诚恳切地出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不可以心中默念。因为默念心力小，所以感应也小。还有这时需用力气送出胎儿，如果默念，可能导致闭气生病。如果能至诚恳切地念，决定不会有痛苦难产，以及产后血崩，以及婴儿惊风等病患。纵使是严重的难产，人快要死亡，教产妇本人，以及在旁边照应的人，一同出声念观世音圣号。家人虽然在别的房里，也可以为她念。决定不需一刻工夫，就能安然而生。

外道不明理，死执恭敬一法，不知按事论理，致一班念佛老太婆，视生产为畏途，虽亲女亲媳，亦不敢去看，况敢教彼念观音乎。须知菩萨以救苦为心，临产虽裸露不净，乃出于无奈，非特意放肆者比。不但无有罪过，

且令母子种大善根。此义系佛于药师经中所说，非我自出臆见，我不过为之提倡而已（药师经，说药师佛誓愿功德，故令念药师佛。而观音名号，人人皆知，固不必念药师佛，而可念观音也）。

外道不明白教理，死死执着恭敬一法，不懂得应该根据情况来谈论道理，致使一班念佛老太婆，把生产看成是可怕的事，虽然是亲生女儿、亲媳妇，也不敢去看，何况敢教她们念观音圣号吗？应当知道，菩萨是以救度苦难作为自己的心愿，临产时虽然身体裸露不净，这是出于不得已，不能和故意褻渎的人比。不但没罪过，还可以使母子种下大善根。这番道理系释迦佛在《药师经》中所说，不是出自我的主观见解，我不过为之提倡罢了。

（《药师经》，讲到了药师佛的誓愿功德，所以教人念药师佛。其实观音圣号，人人都知道，所以不必念药师佛，而可以念观音菩萨）。

●女人从十二三岁，至四十八九岁，皆有月经。有谓当月经时，不可礼拜持诵，此语不通情理。月经短者，二三日即止，长者六七日方止。修持之人，必须念念无间，何可因此天生之小恙，竟令废弃其修持乎。今谓当月经时，可少礼拜（宜少礼，不是绝不作礼也），念佛诵经，均当照常。宜常换洗秽布。若手触秽布，当即洗净。切

勿以觸穢之手，翻經，及焚香也。佛法，法法圓通，外道只執崖理。世人多多只信外道所說，不知佛法正理，故致一切同人，不能同沾法益也。

● 女人從十二、三歲，至四十八、九歲，都有月經。有人說，月經期間不能禮佛、誦經。這話不通情達理。月經期短的，兩三天便過去，長的六、七天才過去。修持的人，必須念念不能間斷。怎能因為天生的小毛病，竟使她們放棄修持呢？現在說清楚：月經期內，可減少禮拜（應當少禮拜，不是完全不作禮拜）。至於念佛誦經，都應照常進行。應該經常換洗臟布。如果手接觸了臟布，應當立即洗乾淨。切不可用接觸臟布的手，翻閱經書，以及燒香啊！佛法本來是圓融無礙的，外道只執著刻板的道理。世上的人很多只信外道的說法，不懂得佛法正確的道理，所以導致一切同修，不能共同獲得佛法的利益啊！

● **觀世音菩薩，誓願宏深，尋聲救苦。若遇刀兵，水火，飢饉，蟲蝗，瘟疫，旱澇，賊匪，怨家，惡獸，毒蛇，惡鬼，妖魅，怨業病，小人陷害等患難者。能發改過遷善，自利利人之心，至誠懇切念觀世音，念念無間，決定得蒙慈護，不致有何危險。倘仍存不善之心，雖能稱念，不過略種未來善根，不得現時感應。以佛菩薩，皆**

是成就人之善念，绝不成就人之恶念。若不发心改过迁善，妄欲以念佛菩萨名号，冀己之恶事成就者，决无感应，切勿发此颠倒之心也。念佛最要紧，是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 观世音菩萨，誓愿宏大深远，到处寻声救苦。如果遭遇刀兵、水火、饥荒、虫灾、瘟疫、旱涝、盗匪、怨家、恶兽、毒蛇、恶鬼、妖魅、怨业病、坏人陷害等等患难的人，能够发改过行善、自利利人的心，至诚恳切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念念不间断，决定得到菩萨的慈悲救护，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假使仍然存有不善的心，虽能称念菩萨圣号，不过稍种一点未来的善根，得不到眼前的感应。因为佛菩萨，都是成就人们的善念，决不会成就人们的恶念。如果不发心改过行善，妄想因为念佛菩萨的名号，希望自己的恶事能成就，绝对没有感应，千万不要发这种颠倒的心啊！念佛的人最要紧的是：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力能为者，认真为之。不能为者，亦当发此善心，或劝有力者为之。或见人为，发欢喜心，出赞叹语，亦属心口功德。若自不能为，见他人为，则生妒忌，便成奸恶小人心行，决定折福折寿，不得好结果也，宜痛戒之。切不可做假招子，沽名钓誉。

此種心行，實為天地鬼神所共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自己力所能及的，認真地做；力所不及的，也應該發這種善心，或勸有力量的人做。或是看見別人做，發歡喜的心，說讚嘆的話，也屬於心和口的功德。如果自己不能做，看到別人做，便生妒忌心，便成奸險壞人的心念、行為了，決定要折福報、損壽命，不會得到好結果啊！應該痛切戒除。萬不可打着假招牌，去騙取名譽。這種心念、行為，實在為天地鬼神所共同厭惡，如果有，要痛改；沒有，應更加勉勵。

●世有女人，不明至理，或不孝公婆，欺侮丈夫，溺愛兒女，虐待婢仆。或屬填房，虐待前房兒女。不知孝公婆，敬丈夫，教兒女，惠婢仆，教養恩撫前房兒女，實為世間聖賢之道，亦是佛門敦本之法。具此功德，以修淨土，決定名譽日隆，福增壽永，臨終蒙佛接引，直登九蓮也。須知有因必定有果，己若種孝敬慈愛之因，自得孝敬慈愛之果。為人即為己，害人甚於害己。固宜盡我之職分，以期佛天共鑒也。

● 世上有些婦女，不明白道理。有的不孝公婆，欺負侮辱丈夫，溺愛兒女，虐待僱人。有的自己是填房的，虐待前房的兒女。不知道孝敬公婆、敬愛丈夫、教育兒女、厚待僱人、教養並厚待前房的兒女，這些實在是世間聖

賢提倡的道德規範，也是佛教注重的根本法則。具備這些功德，來修淨土法門，在生必然名譽美好，福報增加，壽命延長；臨命終時，蒙佛力接引，直接登上九品蓮台啊！必須明白，有因必定有果，你自己如果種下孝敬慈愛的因，自然獲得孝敬慈愛的果。為別人即是為自己，害別人甚過害自己。我們應當盡自己應盡的責任義務，以求得到佛菩薩和龍天的鑒察啊！

●小兒從有知識時，即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輪回之事。令彼知自己之心，與天地鬼神佛菩薩之心，息息相通。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薩悉知悉見，如對明鏡，畢現丑相，無可逃避。庶可有所畏懼，勉為良善也。無論何人，即婢仆小兒，亦不許打罵。教其敬事尊長，卑以自牧。務須敬惜字紙，愛惜五穀，衣服，什物，護惜蟲蟻。禁止零食，免致受病。能如此教，大了決定賢善。

●小孩子從有知識的時候，就要教他們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以及三世因果、六道輪回的事實。使他們懂得自己的心，和諸佛菩薩、天地鬼神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才起一個惡念、做一件惡事，早已被諸佛菩薩、天地鬼神所完全了解。如像對着明鏡，丑相完全暴露，沒法逃避一樣。這樣才會有所畏懼，勉勵成為

善良的人啊！不论什么人，即使是雇佣人的小孩子，也不许打骂。应当教育他们，恭敬地奉事长辈，谦逊自守。务必要爱惜字纸，爱惜粮食、衣服、用品，护惜虫蚁。禁止吃零食，以免生病。能够这样教育，长大后决定成为贤良的人。

若小时任性惯，概不教训，大了不是庸流，便成匪类。此时后悔，了无所益。古语云，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以其习与性成，故当谨之于始也。天下之治乱，皆基于此，切勿以为老僧迂谈，无关紧要也。

如果幼小的时候，任性娇惯，不加管教，长大后，不是庸俗之流，便成土匪坏人。这时后悔，毫无用处。古语说：教育媳妇，要在最初嫁入的时候；教育子女，要在婴孩时期。因为习性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了，所以开始便应慎重对待啊！国家社会的安定与动乱，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不要认为这些是老僧迂腐的话，无关紧要啊！

●光老矣，精神日衰，无力答复来信。但以邮路大通，致远近误闻虚名，屡屡来信。若一概不复，亦觉有负来意。若一一为复，直是无此精神。以故印此长信，凡有关修持，及立身涉世，事亲教子之道，皆为略说。后有信来，以此见寄。纵有一二特别之事，即在来信略批数字，庶

彼此情達，而不至過勞也。若欲大通經教，固當請教高豎法幢之大通家法師。須知大通經教者，未必即生能了生死。欲即生了生死，當注重於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也。

● 我老了，精神日漸衰弱，沒有精力答复所有來信。可是因為現在通訊方便，以致遠近的信眾誤聽虛名，常常來信。如果一概不回信，又覺得辜負來意；如果一一回復，確實沒有這種精力。所以才印這封長信，凡是關於修持，以及立身處世，侍奉父母、教育子女的道理，都有大概的說明。今後來信，都回寄這封信。縱使有一兩件特殊的事情，就在信上簡單批復幾個字。這樣既能溝通彼此間的情誼，又不致過度的勞累啊！如果你想博通經典教理，應當請教高豎法幢的大通家法師。要知道，博通經典教理的人，未必這一生就能了生死。如果想這一生了脫生死，應該注重於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啊！

致郭庄悟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接与明道师信，知居士所志者大。若即生了生脱死，光不妨作泥塑木雕之标竿。若欲大通经教，及彻悟自心，则光之泥塑木雕者，无所取矣。

接到你写给明道法师的信，知道居士您的志向很大。如果是要当生了生脱死，我不妨作一个泥塑木雕的标竿（指明方向）；如果想要大通经教，以及彻悟自心，那么我这个泥塑木雕的标竿，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

今且将错就错，为居士起一法名，名为慧庄。庄者，敬也。敬之一法，乃世出世间学道之根本。若不主敬存诚，纵有所悟，必不能实得其益。以一落狂慧，决难事理圆融。偏执理性，不重修持，纵见理不错，亦与魔外相去不远。

现在暂且将错就错，为居士您起一个法名，名为慧庄。庄，敬的意思。恭敬这一法，是世出世间学道的根本。如果不恪守诚敬，纵然有一点悟解，也必定不能真实得到其中的利益。因为一旦落入狂慧，决定很难做到事理圆融。偏执理性，不注重事修，纵然见理不错，也与邪魔外道相去不远。

况既执理废事，所悟之理，亦难的当。故曰，不贵子见地，只贵子行履。此举世聪明人之大陷阱，不受此病，方可名为聪明。否则，聪明反被聪明误，翻成自误误人之流辈也。

何况既然执着理法、废除事修，所悟的理，也很难正确恰当。所以说：修行不贵在你的见地，只贵在你的行持。这是全世界聪明人的大陷阱，不受这个假聪明的病，才可名为真聪明。否则，聪明反被聪明误，翻转成为自误误人之类的人啊！

光老矣，不得常来信，来信，则只以所印之长信复之，概不特为分疏，以免不胜其劳，亦不能利人也。不久，当有新印净土十要，及长信寄来，亦不再作书。十要原本外，所附要书数种，实为修净业之最要典籍也。

我老了，不要经常来信。来信，也只以所印的长信回复。一概不特别一一讲说，以免自己劳累不堪，也不能利益他人了啊！不久，应当有新印的《净土十要》，以及长信寄给你，也不再写信。《净土十要》原书之外，所附的几种要书，实在是修习净业的最重要的典籍啊！

復周孟由問心經色不異空四句書（民國二十六年）

此大士以己所照見五蘊皆空之相示人也。色，為五蘊之首，故先詳言之。言色不異空者，以色雖有形相可見，乃是幻妄之相。以深般若智照之，當體了不可得，有如虛空。

這是觀音大士，以自己所照見的五蘊皆空之相開示他人。色：是五蘊之首，所以先詳細說明。所說“色不異空”，因為色雖然有形相可見，但却是幻妄之相。用甚深般若智來觀照，則色當體了不可得，有如虛空。

不但色當體了不可得，而空亦了不可得，故又云空不異色。此恐人認世間空為色空之相，謂空亦無有實際可得，亦如色之了不可得。良以空亦是世間法，雖無形相，而其空洞虛豁，猶有空相。

不但色當體了不可得，就是空也了不可得，所以接着又說“空不異色”。這是恐怕他人認為世間頑空，為色空之相，就說：空也沒有實際可得，如同色一樣了不可得。實在是因為，空也是世間法，雖然沒有形相，而其空洞虛豁，還有一個空虛之相。

五蘊中，色蘊之空，不是虛空之空，故隨即曰空不異色。乃是圓離空相之空，故曰空不異色。謂此空之空，亦如色之了不可得，不可認為空洞虛豁之空。

五蘊中，色蘊的當體空，不是虛空的頑空，所以隨即說：“空不異色”。這是圓離頑空之相的當體空，所以說“空不異色”。是說這個頑空的當體空，也如同色法一樣，了不可得，不可認作空洞虛豁的頑空。

又恐不了，又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謂色即是空之不可得，空即是色之不可得。此之色空，是寂照雙彰雙泯，色空雙即雙離之色空也。若見及此，自可親證真如佛性。色蘊既如是，受想行識之四蘊，可以例知，故不再說，只云亦復如是。

又恐怕我們不明了，又接着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說：色即是空，了不可得；空即是色，了不可得。此處所說的色、空，是寂體照用雙雙彰顯、雙雙泯滅，色空雙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雙離（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色空啊！如果見解到了此處，自然可以親證真如佛性。色蘊既然如此，受、想、行、識的四蘊，可以類比推知，所以不再宣說，只是說“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五蘊既如是，一切法亦然。故又曰此五蘊皆空之相，為一切諸法之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當體如是，不必約凡聖生佛配說。以本無有生，何由有滅，及與垢淨，增減乎哉。

五蘊既然是如此，一切法同樣是如此。所以又說：這五蘊皆空之相，為一切諸法的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當體如是，不必就凡夫、聖者、眾生、佛陀來配位而說。因為本來沒有生起，又哪里有滅亡，以及垢染、清淨，增多、減少的道理呢？

是故諸法空相之中，無色受想行識之五蘊，無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無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無眼界（眼下略去識字），乃至無意識界之六識，是無六凡界法。

所以，諸法空相之中，沒有色、受、想、行、識的五蘊；沒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沒有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沒有眼界（“眼”字下面略去一個“識”字），乃至無意識界的六識，這是沒有六凡境界的法。

無無明，乃至無老死，是無十二因緣流轉門，亦無無明盡，乃至亦無老死盡，是無十二因緣還滅門，是無緣覺

界法。无苦集灭道，是无声闻界法。无智，智为六度末后之一度，是无菩萨界法。亦无得，得即菩提，涅槃，是无佛界法。

“无无明，乃至无老死”，是没有十二因缘流转门；
“亦无无明尽，乃至亦无老死尽”，是没有十二因缘还灭门，这是没有缘觉境界的法。“无苦、集、灭、道”，是没有声闻境界的法。“无智”，智是六度最后一度，是没有菩萨境界的法。“亦无得”，得就是菩提，涅槃，是没有佛境界的法。

有将色不异空之空，作真空实相解者。粗看颇似顺，详审似未圆。何以故，既无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之世间六凡界法。又无四谛，十二因缘，智，得出世间之四圣界法。一切凡圣诸法皆空，何得不空世间之空乎。

有人将“色不异空”的空，当作真空实相来解释。粗看好像很顺，详细审察，似乎不够圆满。为什么呢？既然没有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世间六凡境界的法。又没有四谛、十二因缘、智、得，出世间的四圣境界的法。一切凡夫、圣者诸法皆空，怎会不空世间的顽空呢？

由其凡情圣见均无，故能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由其无

所得故，故能心无挂碍，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也。此法，乃三世诸佛究竟成佛之法。以诸法空相中，无此凡圣生佛等法，故能从凡至圣，修因证果，圆证此法。

由于凡情、圣见都没有，所以能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由于无所得的缘故，所以能够“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啊！这个心法，是三世诸佛究竟成佛的大法。因为诸法空相中，没有这些凡夫、圣者、众生、佛陀等法，所以能够从凡夫到圣者，修因证果，圆证这个心法。

譬如作屋，为取其空，方能住人。若其不空，人何能住。由空而方可真修实证。若其不空，则无此作用矣。以深般若智中，不见此种情见之相为无，切不可误会以不修为无。若以不修为无，则破坏诸佛正法，必定永堕阿鼻地狱，宜详审思之。

譬如作房屋，是为了取得其中的空间，才能够住人。如果房屋中没有空间，人如何能够住进去呢？由于空，才可以真修实证。如果不空，就没有这个作用了啊！在甚深般若智之中，不见这种情见之相为无，千万不可以误会，认为不修就是无。如果将不修认为就是无，那么破坏诸佛正法，必定永堕阿鼻地狱，应该详细审察思考这

些。

光之此说，容有不合前人处，其大旨不至大悖佛经。亦可作见峰见岭，见仁见智之一种所见耳。

我的这个说法，可能有不合前人所讲的地方，其中大旨，不至于有大悖佛经的地方。也可以作为侧见成峰、横看成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种见解罢了。

诚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

吾常曰，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

我常常说：想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必须向恭敬中去求。有一分恭敬，就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就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

若毫无恭敬，虽诵经念佛，亦非毫无利益。而亵渎之罪，当先受之，堕落三途，经若干劫。其罪毕已，当承此善因，又复闻法修道，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

如果丝毫没有恭敬，虽然诵经念佛，也不是没有丝毫的

利益。然而褻瀆輕慢的罪過，應當先受，墮落三途惡道，經若干劫。他褻瀆輕慢的罪受完后，應當承着誦經念佛的善因，又再來聞法修道，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脫死。

若現生竭誠盡敬，則現生即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永離眾苦，但受諸樂矣。

如果現生竭誠盡敬，那麼現生就可以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就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永離眾苦，但受諸樂啊！

- **人之修福造業，總不出六根，三業。**
- 一個人修福造業，總不超出六根、三業。

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屬身業，後意根屬心，即意業。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屬於身業，後意根屬於心，就是意業。

三業者，一身業，有三，即殺生，偷盜，邪淫。此三事，罪業極重。學佛之人，當吃素，愛惜生命。凡是動

物，皆知疼痛，皆貪生怕死，不可杀害。若杀而食之，则结一杀业，来生后世，必受彼杀。

三业：一、身业，有三个方面：就是杀生、偷盗、邪淫。这三种事，罪业极重。学佛的人，应当吃素，爱惜生命。凡是动物，都知道疼痛，都贪生怕死，不可以杀害。如果杀了来吃，那么就结下一杀业，来生后世，必受它所杀。

二偷盗，凡他人之物，不可不与而取。偷轻物，则丧己人格。偷重物，则害人身命。偷盗人物，似得便宜，折己福寿，失己命中所应得者，比所偷多许多倍。

二、偷盗，凡是他人的物品，不可以他人不允许却取来。偷轻物，则丧失自己的人格；偷重物，则损害他人的身命。偷盗他人的物品，似乎得到了便宜。实际上，折损了自己的福寿，失去自己命中所应得的东西，比所偷的还要多出许多倍。

若用计取，若以势胁取，若为人管理作弊取，皆名偷盗。偷盗之人，必生浪荡之子。廉洁之士，必生贤善之子，此天理一定之因果也。

如果用计谋取得；如果用势力威胁取得；如果为他人管理，从中作弊取得，都名为偷盗。偷盗的人，必定生出

浪蕩的子孫；廉潔的人，必定生出賢善的子孫，這是天理一定的因果啊！

三邪淫，凡非自己妻妾，無論良賤，均不可與彼行淫。行邪淫者，是壞亂人倫，即是以人身行畜生事。現生已成畜生，來生便做畜生了。

三、邪淫，只要不是自己的妻妾，無論對方良賤，都不可與她行淫。行邪淫，就是壞亂人倫，就是以人身行畜生的事。現生已經成為畜生，來生便會做畜生了。

世人以女子偷人為耻，不知男子邪淫，也與女子一樣。邪淫之人，必生不貞潔之兒女。誰願自己兒女不貞潔。自己既以此事行之於前，兒女稟自己之氣分，決難正而不邪。

世間人認為女子偷人很羞耻，不知道男子邪淫，也與女子一樣。邪淫的人，必定生出不貞潔的兒女。誰願意自己的兒女不貞潔？自己既然將這些事，做在前面，兒女稟承自己的氣分，決定很難正而不邪。

不但外色不可淫，即夫妻正淫，亦當有限制。否則，不是夭折，就是殘廢。貪房事者，兒女反不易生。即生，亦難成人。即成人，亦孱弱無所成就。

不但外色不可淫，即使是夫妻正淫，也应当有所节制。否則，不是夭折，就是殘廢。貪房事的人，反而不容易生出兒女。即使生了，也很难長大成人。即使成人，也是孱弱無所成就。

世人以行淫為樂，不知樂只在一刻，苦直到終身，與子女及孫輩也。此三不行，則為身業善。行，則為身業惡。

世間人將行淫當作快樂，不知快樂只有片刻，痛苦則伴隨終身，並遺留給子女以及孫子輩啊！這三種惡事不做，那麼就是身業善；如果做了，那麼就是身業惡。

二口業，有四，妄言，綺語，惡口，兩舌。

二、口業，有四種：妄言，綺語，惡口，兩舌。

妄言者，說話不真實。話既不真實，心亦不真實，其失人格也，大矣。

妄言：說話不真實。話既然不真實，心也就不真實，其喪失人格，就很大了。

綺語者，說風流邪僻之話，令人心念淫蕩。無知少年聽久，必至邪淫以喪人格，或手淫以戕身命。此人縱不邪淫，亦當墮大地獄。從地獄出，或作母猪母狗。若生人

中，当作娼妓。初则貌美年青，尚无大苦，久则梅毒一发，则苦不堪言。幸有此口，何苦为自他招祸殃，不为自他作幸福耶。

绮语：说风流邪僻的话，令人心念淫荡。无知少年听久了，必定导致邪淫，丧失人格，或者手淫以致自害身命。这个说绮语的人纵使不邪淫，也定当堕大地狱。从地狱出来，或者作母猪母狗。如果生到人中，应当作娼妓。最初年青貌美，尚且没有什么大苦，久后梅毒一发，就苦不堪言了。我们庆幸有这张口，何苦为自他招来祸殃，不为自他谋取幸福呢？

恶口者，说话凶暴，如刀如剑，令人难受。

恶口：说话凶暴，如刀如剑，令人难受。

两舌者，两头挑唆是非，小则误人，大则误国。此四不行，则为口业善。行，则为口业恶。

两舌：两头挑唆是非，小则贻害他人，大则危害国家。这四种话不说，那么就是口业善；说了，那么就是口业恶。

三意业，有三，即贪欲，瞋恚，愚痴。

三、意业，有三种：就是贪欲、瞋恚、愚痴。

貪欲者，于錢財田地什物，總想通通歸我，越多越嫌少。

貪欲：對於錢財田地器物，總想通通歸我所有，越多越嫌少。

瞋恚者，不論自己是非，若人不順己意，便發盛怒，且不受人以理諭。

瞋恚：不論自己的是非，如果他人不隨順自己的心意，就發起盛怒，而且不接受他人說的道理。

愚痴者，不是絕無所知。即讀盡世間書，過目成誦，開口成章，不信三世因果，六道輪回，謂人死神滅，無有後世等，皆名愚痴。此種知見，誤國害民，甚於洪水猛獸。

愚痴：並非一無所知。即使讀盡世間書，過目成誦，開口成章，不相信三世因果，六道輪回，認為人死神識滅，沒有後世等，都名為愚痴。這種知見，貽誤國家、危害人民，比洪水猛獸還厲害。

此三不行，則為意業善。行，則為意業惡。若身，口，意三業通善之人，誦經念佛，比三業惡之人，功德大百千倍。

這三種惡念不存，那麼就是意業善；存了，那麼就是意業惡。如果身、口、意三業全善的人，誦經念佛，比三業惡的人，功德大百千倍。

- **學佛之人，必須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
- 學佛的人，必須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

存好心者，凡逆天悖理，損人利己等惡念，不許起。起，則立刻生慚愧懺悔之心，令即消滅。凡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利人利物之心，須常存之。力能做者，認真做去，不能做者，心亦常存于此。

存好心：凡是悖逆天理，損人利己等惡念，不許生起。生起了，就立刻生起慚愧懺悔的心，令它立即消滅。凡是孝、悌、忠、信、禮、義、廉、耻，利人利物的心，必須恒常存有。力所能及的，就認真去做；力所不及的，心中也應常存此念。

說好話者，要說有益于人，有益于物的話。不是要人聽到歡喜，叫做好話。如教訓兒女，及勸人為善，勸人戒惡，勸人敦倫，勸人修福等。

說好話：要說有利益于他人，有利益于萬物的話。不是要他人聽到後歡喜，叫做好話。例如教訓兒女，以及勸

人為善，勸人戒惡，勸人崇尚倫理道德，勸人修福等。

行好事者，認真行孝親，敬兄，睦族，化俗之事。凡誦經，禮佛，念佛，拜懺各佛事，必須身心恭敬。

行好事：認真實行孝敬雙親，尊敬兄長，和睦族人，教化風俗的事。凡是誦經、禮佛、念佛、拜懺等各種佛事，必須身心恭敬。

●學佛之人，夜間不可赤體睡，須穿衫褲，以心常如在佛前也。吃飯不可過度，再好的飯，只可吃八九程。若吃十程，已不養人。吃十幾程，臟腑必傷。常如此吃，必定短壽。

●學佛的人，夜晚不可以赤體睡，必須穿好衣衫褲子，因為心要常常如同在佛陀面前啊！吃飯不可太飽，再好的飯，只可以吃到八九分飽。如果吃到十分飽，已經不養人了。吃到十幾分飽，必會損傷臟腑。經常這樣吃，必定短壽。

飯一吃多，心昏身疲，行消不動，必至放屁。放屁一事，最為下作，最為罪過。佛殿僧堂，均須恭敬。若燒香，不過表心，究無甚香。若吃多了放的屁，極其臭穢，以此臭氣，熏及三寶，將來必作糞坑中蛆。

飯一吃多，內心昏昧、身體疲困，消化不掉，必會放屁。放屁這件事，最無恥、下流，最為罪過。佛殿僧堂，都必須恭敬。像燒香，不過略表誠心，究竟也沒什麼香。如果吃多了放的屁，極其臭穢，以這個臭氣，熏到三寶，將來必定作糞坑中的蛆。

不吃過度，則無有屁。若或受涼，覺得不好，無事則出至空地放之，待其氣消，再回屋中。如有事不能出外，當用力提之，不一刻，即在腹中散開矣。有謂，不放則成病，此話比放屁還罪過，萬不可聽。

不吃太飽，就沒有屁。如果受涼，覺得不好了，沒有事就出去到空地上放，等到臭氣消了，再回到屋中；如果有事不能出外，應當用力提起，不一會，就在腹中散開了。有人說：有屁不放出來，會生病。此話比放屁還有罪過，千萬不可以聽。

佛制戒律，未說此事，想古人身體好，又不貪吃，無有此事，故未說。若有，佛必說之。切不可謂佛不說，就應當放，則是自求墮落，佛也难救矣。

佛制戒律，沒有說到這件事，想來古人身體好，又不貪吃，沒有這些事，所以沒有說。如果有，佛必定會說。千萬不可說，佛沒有說，就應當放。這是自求墮落，佛

也难救啊！

孔子以圣人之资格，朝于凡夫之国君，将欲升堂，在阶下，便不敢大出气，况入堂面君乎。

孔子以圣人的资格，朝见凡夫的国君，将要登上大堂，在台阶下面，就不敢出大气，何况入堂面见君主呢？

故论语云，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摄，提也。齐，音咨，与齋同，衣衿子也。鞠，曲也。屏，闭藏也。息，鼻中气也。

所以《论语》中说：提起衣衿子向大堂走的时候，低头躬身（恭敬谨慎），憋住一口气好像停止呼吸一样（摄：提。齐：发音“咨”，与齋的意思相同。指衣服的衣服衿子。鞠：曲义。屏：闭藏。息：鼻中气。

孔子朝君，将升堂，先鞠躬而行。鞠躬，则衣前长，故必提其两衿，去地约一尺，方不至蹋其衣而跌蹶(jué)失仪。严肃之极，故鼻中之气，似乎不出。

孔子朝见国君，将要登上大堂，先低头躬身而行走。低头躬身，那么衣服前面长，所以必须提起衣服的两衿，离地大约一尺，方才不至于踩蹋到自己的衣服而跌倒，失去威仪。严肃到极点，所以鼻中的气，似乎不敢出。

試看此是何等敬畏。今人比孔子，則相去懸遠。時君與佛，又相去懸遠。放屁與不出氣，又相去懸遠。靜言思之，直大地無容身之處矣，可不極力留心乎）。

試看這是何等的敬畏。今人與孔子比，相去太遠了；當時的國君與佛陀相比，又相去太遠了；放屁與不敢出氣，又相去太遠了。安靜仔細地想想，簡直是大地無容身之處啊！能不努力留心嗎？）。

吾人業力凡夫，在聖中聖，天中天之佛殿中，三寶具足之地，竟敢不加束斂，任意放屁，此之罪過，極大無比。

我們業力凡夫，在聖中聖，天中天的佛殿中，三寶具足的地方，竟敢不加約束收斂，任意放屁，這個罪過，極大無比。

許多人因不多看古德著述，當做古德不說。不知古德說的巧，云泄下氣，他也不理會是什麼話，仍不介意。光三四十年前，常說此事，後試問之，人不知是何事，以故只好直說放屁耳。唱戲罵人說放肆，就是說你说的话是放屁。

許多人因為沒有多看古德的著述，就當做古德沒有說。不知古德說的很巧妙，他們說的是泄下氣，他們也不理

会这是什么话，仍然不介意。我在三四十年前，经常说这件事，过后试着问人，他们不知道泄下气是指什么事，所以只好直接说放屁了。唱戏骂人说放肆，就是说，你说的话是放屁。

凡有所畏惧，气都不敢大出，从何会放屁。由其肆无忌惮，故才有屁。你勿谓说放屁话，为不雅听，我实在要救人于作粪坑之蛆之前耳。

凡是有所畏惧，气都不敢大出，哪里会放屁？由于他肆无忌惮，所以才有屁。你不要认为说放屁这个话，听闻起来不文雅，我实在是要在人作粪坑蛆虫之前来相救罢了。

●晨起，及大小解，必须洗手。凡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夏月裤腿不可敞开，要扎到。随便吐痰[鼻+喜]（音喜）鼻，是一大折福之事。

●早晨起来，以及大小便后，都必须洗手。凡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夏天裤腿不可以敞开，要扎到。随便吐痰[鼻+喜]（发音喜）鼻，这是一件大为折福的事。

清净佛地，不但殿堂里不可吐[鼻+喜]，即殿堂外净

地上，也不可吐[鼻+喜]。净地上一吐，便现出污相。有些人肆无忌惮，房里地上墙上乱吐，好好的一个屋子，遍地满墙都是痰。

清净佛地，不但殿堂里不可吐痰擤（xǐng）鼻涕，就是在殿堂外面的干净地上，也不可吐痰擤鼻涕。干净地上一吐上痰，就现出污相。有些人肆无忌惮，房里、地上、墙上乱吐，好好的一个屋子，遍地满墙都是痰。

他以吐痰当架子摆，久久成病，天天常吐，饮食精华，皆变成痰了。若肯咽了，久则无痰，此是以痰杀痰最妙之法。

他将吐痰当作摆架子，久久成病，天天常吐，饮食精华，都变成痰了。如果肯咽下去，久了就没有痰了，这是以痰杀痰的最妙方法。

如不能咽，当袖一痰布，吐于其上复袖之。此亦劳人，又不洁净。不如咽了，又不劳人，又无污秽，而且永无痰病，是为治痰病之妙法。

如果不能咽，应当在袖子里藏一块吐痰布，吐在布上，然后再藏在袖子里。这也很劳烦人，又不洁净。不如咽下去，又不劳烦人，又没有污秽，而且永远没有痰病，这是治疗痰病的妙法。

●学佛之人，一举一动，皆须留心。至于念佛，必须志诚。或有时心中悲痛起来，此也是善根发现之相，切不可令其常常如是，否则必著悲魔。

● 学佛的人，一举一动，都必须留心。至于念佛，必须发心至诚。或者有时心中悲痛起来，这也是善根发现的相，千万不可以令它常常如此，否则必著悲魔。

凡有适意事，不可过于欢喜，否则必著欢喜魔。念佛时，眼皮须垂下，不可提神过甚，以致心火上炎，或有头顶发痒发痛等毛病，必须调停适中。

凡是有高兴的事，不可以过份欢喜，否则必著欢喜魔。念佛时，眼皮必须垂下，不可以过份提神，导致心火上升，或者有头顶发痒发痛等等毛病，必须调停适中。

大声念，不可过于致力，以防受病。掐（音恰）珠念，能防懈怠，静坐时，切不可掐，掐则指动而心不能定，久必受病。

大声念，不可过份用力，以防止受病。掐（音恰）珠念，能防止懈怠。静坐时，千万不可掐珠，掐珠则因手指动，而使心不能安定，久了必定生病。

看经论，及各典章，不可急躁，须多看，急躁不能凝静，必难得其旨趣。后生稍聪明，得一部经书，废寝忘餐的看。一遍看过，第二遍便无兴看，即看，亦若丧气失魂之相。此种人，均无成就，当力戒之。

看经论，以及各种典章，不可过于急躁，必须多看，急躁不能凝定心静，必定很难得到其中的旨趣。稍微有些聪明的后生，得到一部经书，就废寝忘食地看。一遍看过，第二遍就没有兴趣再看了，即使再看，也是如同丧气失魂的相状。这种人，都没有成就，应当努力戒除。

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孔子乃生知之圣，读易尚至韦编三绝。以孔子之资格，当过目成诵，何必又要看文而读。

苏东坡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孔子是不学而知的圣人，读《周易》尚且到了韦编三绝的地步。以孔子的资格，应当是过目成诵，何必又要看着竹简再读呢？

故知看文，有大好处。背诵，多滑口诵过。看文，则一字一句，悉知旨趣。吾人当取以为法，切不可显自己聪明，专尚背诵也。

所以要知道看文，有很大的好处。背诵，大多滑口诵过。

看文，那么一字一句，全都知道其中的旨趣。我们应当取来作为法则，千万不可以显示自己聪明，专门崇尚背诵啊！

当孔子时无纸，凡书，或书于木板，或书于竹简（亦竹板也）。易之六十四卦，乃伏羲所画。六十四卦开首之彖（tuàn），乃文王所作。每卦之六爻，乃周公所作。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没有纸张的，凡是书写，或者写在木板上，或者写在竹简上（也叫竹板）。《周易》的六十四卦，是伏羲所画的。六十四卦开首的彖（断卦之文），是周文王所作的。每卦的六爻，是周公所作的。

此外之上经彖传，象传，下经彖传，象传，并乾坤二卦之文言，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所谓十翼者，皆孔子所作。

此外的上经《彖传》、《象传》，下经的《彖传》、《象传》，以及乾坤二卦的《文言》，以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这所谓的十翼，都是孔子所作的。

若约字说，孔子所作者，比文王，周公所作，当多十余倍。而孔子读文王，周公之易，竟至将编书之熟皮绳，

磨斷過三次，可以知讀之遍數不可計也。

如果就字數來說，孔子所寫的，比周文王、周公所寫的，應當多了十多倍。而孔子讀周文王、周公所寫的《周易》，竟然將編書的熟皮繩，磨斷過三次，可知他讀的遍數不可計算啊！

吾人能以孔子之恆而讀佛經，持佛名，必能以佛之言之德，熏己之業識心，成如來之智慧藏也。其專修淨土法則，自有淨土五經，淨土十要，及淨土諸著述，此不備書。

我們能夠以孔子那樣的恆心來讀佛經，持佛名，必定能夠以佛的言語德行，熏染自己的業識心，成為如來的智慧藏啊！其中專修淨土的法則，有淨土五經，《淨土十要》，以及淨土宗的諸多著述，此處不具體寫出。

與明本師書（民國十六年）

現今舉世通病，皆是假公濟私，以致民困國危，兵災聯綿。吾人出家為佛弟子，固當以佛之平等大慈大悲為志事，不可仍帶在家一種驕慢自大，藐視一切，任意作為，不依舊章等派頭。須念吾人受天地之覆載，受父母之教

育，若不效天地父母之心，则便为逆天悖理，深忝所生矣。

现今全世界的通病，都是假公济私，以致于人民困苦、国家危难，兵灾联绵。我们出家成为佛弟子，固然应当以佛陀的平等大慈大悲为志向事业，不可以仍然带着在家时的那种骄慢自大，藐视一切，任意作为，不依旧法章程等派头。必须想到我们受天地的覆载，受父母的教育，如果不效法天地父母的心，就是逆天悖理，深深辱没生养我们的天地父母啊！

灵岩，乃千百年古道场，乱后遂成焦土。虽小有建筑，卒(zú)以无人撑持，仍旧败破。幸光绪末，严大护法，闻真师之名，遂以相奉，盖以冀其复为道场故也。真师虽复接得，奈以诸事牵缠，不能亲往住持。

灵岩山，是千百年的古道场，战乱之后成为焦土。虽然稍有一些建筑，但最终因为没有人住持支撑，仍旧破败。幸而在光绪末年，严良灿大护法，听闻真达法师的名声，于是以此寺相奉，大概是希望灵岩山重新恢复成为道场的缘故啊！真达法师虽然接得这座寺院，怎奈因为诸多事务牵缠，不能亲自前往住持。

去年，戒法师来，喜其得人，遂和盘托出，亲送入山，

以為住持。而且邀請官紳，聲明永作十方常住。戒師品德學業名譽俱優，堪為後學模範。今雖應虞山講期，汝當格外認真，代戒師領眾修持，毋得避懶偷安。

去年（1926年），戒塵法師來山，真達法師很歡喜能得到這樣的人，於是和盤托出，親自送戒塵法師入山，為靈岩山住持。而且邀請當地長官鄉紳，聲明永作十方常住。戒塵法師品德、學業、名譽都很優秀，堪為後學的模範。現今雖然答應了虞山的講經日期，你應當格外認真，代替戒塵法師領眾修持，不得避懶偷安。

凡來此山住者，皆屬發心辦道之人，大家都要認真用功，互相勉勵，以取麗澤之益。不得浪游閑談，及不依寺規，自作主宰。

凡是來靈岩山住的人，都是發心辦道的人，大家都要認真用功，互相勉勵，以取得道友互相切磋的利益。不得游蕩閑談，以及不依寺規，自作主張。

此寺已作十方，凡三聖堂子孫在此住，亦須與眾共修，均其勞逸，同其甘苦。否則，便是攪亂常住，欺侮真師。既為真師徒輩，理宜格外如法，尚不至由自己不如法，令人議及真師也。

這座寺院已經作為十方叢林，凡是三聖堂的子孫在這裡

常住，也必須與大眾共修，平等參加勞動、休息，同甘共苦。否則，就是攪亂常住，欺侮真達法師。既然是真達法師的徒弟輩，就應該格外如法，就不至由於自己不如法，令他人議論真達法師啊！

今約略示其大概，以為前途支持之據。

現今簡略說說其中的大概，作為前途支持的依據。

●一，時勢阨（wù）隍（niè），只可一心辦道，不可妄擬建築。即或不得已而小有添造，但取足用即已，毋得多建以圖寬敞。不但財力不給，須防由此招禍。

●一，時勢動蕩不安，只可一心辦道，不可妄想準備如何建築。即使不得已而稍有添造，只取够用就好，不得多建以圖寬敞。不但財力不夠，也必須預防由此招來的災禍。

●二，世道艱難，飲食衣服，各須儉樸。常住用費，量入為出。若不撙節，後難為繼。所有出入帳目，必須分明。不得置買浮華之物，一則費錢，二招讖議。須留有余，以備不足。不可謂有真師接濟，而任意浮用。

●二，世道艱難，飲食衣服，各須儉樸。常住用費，衡量收入來支出。如果不節省，以後難以為繼。所有出入

的帳目，必須分明。不得置辦購買浮華的物品，一來浪費錢，二來招致諷非議。必須留有余錢，以備不足之處。不可認為，反正有真達法師接濟，就任意亂用。

●三，佛堂日課，即依現在所訂規矩，切實修持。然不可一向專在事相上用功。必須心心念念，對治自己習氣毛病。能如是者，方為真念佛人。否則，如水泡石頭，絕無心得。但按淨土常規，不可別生花樣。有欲立異，如燃指燃燈者，請彼往育王去行，此山永不開此一端。

●三，佛堂日課，就依着現在所訂的規矩，切實修持。然而不可以一向專門在事相上用功。必須心心念念，對治自己的習氣毛病。能夠如此，才名為真念佛人。否則，如水泡石頭，絕對沒有心得。只可按照淨土法門的常規，不可另外生出別的花樣。有想要標新立異的，例如燃指燃燈供佛的人，請他們到阿育王寺去做，靈岩山永遠不開這個頭。

●四，戒法師，既應虞山講期，恐一時難以回來。而住持之名與位，仍屬戒師，領眾修持之事，汝權為代。當格外勤慎謙恭，不可自大大高。汝乃晚輩，代理其事，不得竟用住持口氣，庶大眾服汝虛懷，道心更加真切矣。

●四，戒塵法師，既然答應了虞山的講經日期，恐怕一

时难以回来。而住持的名位，仍然属于戒尘法师，领众修持的事，你权且代理。应当格外勤劳、谨慎，谦虚、恭敬，不可自大自高。你是晚辈，代理住持的事，不得完全用住持的口气，才能使大众佩服你的谦虚胸怀，道心更加真切啊！

●五，凡处事接物，必须谦和公平，不得固执己见，抹杀正理。尤须大家互相劝勉，精修净业。常省己过，莫论人非，极力克治习气毛病。习气去一分，道业方可增一分。不得骄傲自恣。注意温饱。总须忍苦耐劳，安贫守分。

●五，凡处事接物，必须谦和公平，不得固执己见，抹杀正理。尤其须要大家互相劝勉，精修净业。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不议论他人的是非，努力克治自己的习气毛病。习气去除一分，道业才可以增加一分。不得骄傲放纵自己。注意穿暖吃饱。总须要忍苦耐劳，安贫守分。

●此寺既为十方，即汝与来者，同属十方，应以大公无私之精神处之。凡三圣堂子孙，在山住者，亦须打破私情，自处于十方僧众地位。不得擅倚私意，特享优裕，任意放纵，以坏成规。否则，便是佛法罪人，真师怨家。宜令他去，免致贻人讥诮。

- 这座寺院既然成为十方丛林，就是你与来到寺院的人，共同都属于十方，应该以大公无私的精神相处。凡是三圣堂的子孫，在灵岩山常住的，也必须打破私人情谊，自处于十方僧众的地位。不得擅自凭着私人情意，特别享受优厚待遇，任意放纵，来破坏成规。否则，就是佛法的罪人，真达法师的怨家。应该让他离开，免得招致别人的讥嫌。

时事艰难，前途可虑，再无良法，将何以成为道场。恐汝或未虑及，故为络索一上。初本欲统说，继欲醒目，故分六条。不过表示光卫护灵岩道场之愚诚，切勿以越樽代俎而见诮，则灵岩幸甚，真师幸甚。

时事艰难，前途令人忧虑，再没有好的规矩，如何成为丛林道场？恐怕你或许没有考虑到这些，所以为你啰嗦说了以上这些话。最初本想笼统地说，接着想到要醒目清楚，所以分成六条。不过是表示我护卫灵岩道场的愚诚，千万不要以为我多管闲事而心生责备，那么灵岩山很庆幸，真达法师很欣慰啊！

復覺明居士書（民國二十三年）

昨接汝及范古農之書，知汝宿世固有善根。然猶以文人習氣未除，几致不得實益。今則實行其事，猶不知自利利他之相關甚鉅。

昨天接到你和范古農的信，知道你宿世固然有善根。然而因為文人的習氣仍然沒有除去，導致幾乎得不到真實的利益。如今雖然真實行持學佛之事，却仍然不知道自利利他的相互關係甚大。

且勿論外人，即自己丈夫，兒女，媳婦，孫等，均當教以常念佛號。一則令彼等同種善根，當此大亂之世，若不以佛為怙恃，則危險可慮。

且不要說外人，就是你自己的丈夫、兒女、媳婦、孫子（女）等，都應當教他們常念佛號。一是令他們同種善根，在這個大亂的世道，如果不以佛作為依靠，那麼實在有令人憂慮的危險。

二則不于平時令彼等操練熟習，一旦汝欲謝世，彼等以世俗知見，預為瞎張羅哭泣。則汝縱有淨功，可以與佛相應，蒙佛接引。一經此種動作，破壞淨念，決定仍復留住娑婆。則塵沙劫又塵沙劫，仍在六道受輪回矣。

二是如果不在平时令他们操练熟习，一旦你将要去世的时候，他们以世俗的知见，预先为你瞎张罗哭泣。那么你纵然有往生净土的功夫，可以与佛相应，蒙佛接引。但一经他们这些张罗动作，就会破坏你的净念，你肯定仍旧停留在娑婆世界。那么经过尘沙劫，又尘沙劫，你仍在六道中遭受轮回啊！

是以劝眷属念佛，为最要紧之一件大事。光粥饭庸僧，于经教妙理，不能令汝得益。唯此一事，由阅历数十年，可以令汝现生亲得利益。汝若能依行，不异求佛接引汝及眷属，并后世子孙也。

所以劝家中眷属念佛，是最要紧的一件大事。我是个只会吃饭的平庸僧人，在经教妙理上，不能够令你得到利益。唯有这件事，由于阅历几十年，可以令你现生亲得利益。你如果能够依照奉行，不异于求佛接引你以及你的眷属，以及后世的子孙啊！

今为汝取法名为朝觉，谓自与眷属，及诸亲识，同皆归向阿弥陀大觉世尊也。现今女界，范围放弛，若不以佛法维持，则后来之变，不知成何景象也。汝既宿有慧根，可不以此自利利他，俾自己净业纯熟，高登上品乎。

现在为你取法名为朝觉，意思是自己与家亲眷属，以及

诸位亲戚朋友，共同都归向阿弥陀大觉世尊啊！现今的妇女界，道德轨范放纵松弛，如果不以佛法来维持，那么后来的变化，不知道会成什么景象啊！你既然宿世就有慧根，难道不以佛法来自利利他，使得自己净业纯熟，高登上品吗？

今为汝寄净土十要一部，此系原本，非向所流通之节略本。净土圣贤录一部。救劫编一部。木板观音颂一部（观音颂，系一弟子出资刻，托南京一僧校，其人学识颇能校得好。以在扬州刻，屡经打仗，每每邮路不通。及至刻成，以邮路不通停久，即将板寄来。适值其僧之庵，被豪势所夺，心绪已乱，遂未勘校。后令印四百部。印出一阅，知错讹甚多。因排一勘误表夹入，祈细心按表改正）。

现今为你寄去《净土十要》一部，这是蕩益大師的原本，不是一向所流通的成時大師的节略本。《净土圣贤录》一部。《救劫编》一部。木刻板的《观音颂》一部（《观音颂》，是一位弟子出资刻板的，委托南京一位僧人校对，凭这个人的学识，能校对得很好。因为是在扬州刻板，屡次经历打仗，邮路常常不能通畅。等到印板刻成了，因为邮路不通而停留了很久，（邮路畅通后）就将印板寄过来。这时正值那位僧人的寺庵，被地方豪势所

夺，他的心绪已经很乱，于是没有审核校对。后来印了四百部。印出来一看，知道错误的地方很多。因此排印了一个勘误表，夹在书中，请细心按表改正）。

木板历史统纪一部（此二部，无流通者，以为费甚钜故也）。及各种凑满包者，均有关于人心世道。

木刻板的《历史感应统纪》一部（这二部，没有流通，是因为费用太大的缘故）。以及各种凑足满包的善书，都是有关于世道人心的。

又一函遍复，实为一切人传家之宝，文字虽肤浅，无一无用之语。去年婺源佛光分社成立，一弟子祈光作序。光一向不留底稿，以彼特钞以寄来，欲令转寄佛学特刊社，因循未寄。今为汝寄来，看过祈转寄范古农居士，并说其已为汝取法名，以免光与彼书。

又者，《一函遍复》，实在是一切人的传家之宝，文字虽然肤浅，没有一句无用的话。去年江西婺源佛光分社成立，一位弟子请我作序。我一向不留底稿，因为他特地钞写一份寄过来，想要转寄到佛学特刊社，我怠惰拖延没有寄。现今为你寄来，看过后请转寄范古农居士，并告诉他我已经为你取了法名，免得我再写信给他。

光老矣，由宿业力，生六月即病目，六月未开眼，未止哭声，今七十多年矣。近来目力甚衰，于去年冬，凡有信来，均令以后切勿来信，来决不复，以免或致抱西河之痛也。

我老了，由于宿世业力，生下来六个月，眼睛就生病了，六个月中没能睁开眼，没有停止哭声，到如今已有七十多年了。近来视力很不好，在去年冬天，凡是有信来，都令他们以后千万不要再来信，来了也决不回复，以免或许导致眼睛失明的痛苦啊！

【注：】

西河之痛：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卜先生”。他晚年时，到魏国西河一带教学，并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他的儿子死了，他把眼睛都哭瞎了。所以后来人们使用“西河之痛”或称“痛抱西河”、“抱痛西河”等，来表示丧子之痛。

復幻修大師書（民國二十三年）

念佛的宗旨，是生真信（即信），發切願（即願），專持佛號（即行。信願行三，為念佛宗旨）。

念佛的宗旨，是生起真信（即信），發起切願（即願），專門執持佛號（即行。信願行三者，是念佛的宗旨）。

念佛用功最妙的方法，是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都攝六根者，即是念佛之心，專注於佛名號，即攝意根。口須念得清清楚楚，即攝舌根。耳須聽得清清楚楚，即攝耳根。

念佛用功最妙的方法，是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都攝六根的意思就是把念佛的心，專注在佛號上，就是收攝意根；口里必須念得清清楚楚，就是收攝舌根；耳朵必須聽得清清楚楚，就是收攝耳根。

此三根攝於佛號，則眼決不會亂視。念佛時眼宜垂帘，即放下眼皮，不可睜大。眼既攝矣，鼻也不會亂嗅，則鼻亦攝矣。身須恭敬，則身亦攝矣。

這三根被收攝在佛號上，那麼眼睛決不會亂看。念佛時，眼睛應該垂帘，就是放下眼皮，不可睜大。眼根既然被收攝了，鼻子也不會亂聞，那麼鼻根也被收攝了。身體

必須恭敬，那麼身根也被收攝了。

六根既攝而不散，則心無妄念，唯佛是念，方為淨念。

六根不攝，雖則念佛，心中仍然妄想紛飛，難得實益。

六根既然被收攝而不散亂，那麼心中沒有妄念，只有佛念，這才是淨念。六根如果不收攝，雖然也是在念佛，心中仍然妄想紛飛，很難得到真實的利益。

若能常都攝六根而念，是名淨念相繼。能常常淨念相繼，

則一心不亂，與念佛三昧，均可漸得矣。

如果能夠常常都攝六根而念佛，就叫做淨念相繼。能夠常常淨念相繼，那麼一心不亂，與念佛三昧，都可以漸漸得到了。

復雲南王德周居士書（二）（民國二十年）

居士林宣言書，詞理周到，甚善。簡章，亦極嚴整周備。

足見雲南佛化之興盛象。然須恪守本分，切勿學好高務勝一派。

《居士林宣言書》，文詞義理周到，很好。《居士林簡章》，也極為嚴整周備。可以看得出雲南佛教弘化的興盛氣象。然而必須恭謹遵守自己的本分，千萬不要學習好高務勝的派頭。

譬如穿衣吃飯，須按各人身量食量，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則可以養身心。施之失宜，均可以傷身心。非飲食裘葛之有善不善也，視其人之善用與否耳。

譬如穿衣吃飯，必須按照每個人的身高飯量，夏天穿葛衣，冬天穿裘衣；渴了喝水，餓了吃飯，就可以滋養身心。如果施行不得當，都會損傷我們的身心。不是穿衣吃飯有好或不好的分別，而是看這個人是不是善用罷了。

無論如何資格，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又須注重淨土法門，以仗佛力，比仗自力，其難易奚啻天地懸隔。

無論什麼樣的資格，必須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又必須注重淨土法門，因為依仗佛力，比依仗自力，其中的難易之別何止像天地懸隔那樣明顯呢？

近有一種專逞口解脫者，指念佛者為腐敗待死，祈勿被此種邪說所惑。

近來有一種專門依憑口舌之能來解脫的人，指責念佛人是在腐敗消极地等待死亡，千萬不要被這種邪說所迷惑。

當今之世，縱是已成正覺之古佛示現，決不另于敦倫盡分，及注重淨土法門外，別有所提倡也。使達磨大師現于此時，亦當以仗佛力法門而為訓導。

當今世道，縱然是已成正覺的古佛示現，一定不在敦睦人倫、竭盡己分，以及注重淨土法門之外，另外有所提倡。即使達磨大師出現在這個時代，也會以仗佛力的淨土法門，作為訓導。

時節因緣，實為根本。違悖時節因緣，亦如冬葛夏裘，飢飲渴食，非唯無益，而又害之。

時節因緣，實在是弘法的根本。違悖時節因緣，也就如同冬天穿葛衣，夏天穿裘衣；餓了喝水，渴了吃飯，不但沒有利益，反而有損害。

佛教正義，完全與倫常道理，相契相合。世有外道，多多剽竊佛教之名，而實行煉丹運氣之道，反美其名曰三教同源。源固同也，流則異矣。若認異見者口說同源，以為即是三教之源，則得罪于三教聖人也，大矣。

佛教的正義，完全與倫常道理，相契相合。世間有些外道，大多剽竊佛教的名義，而實行煉丹運氣之道，反美其名曰：三教同源。源頭固然相同，支流就有所不同了。如果認同外道口中所說的“同源”，以為就是三教的

源头，那么这个得罪三教圣人的罪过，就太大了啊！

今且专致力于伦常净土法门，将来当可左右逢源。若舍此以秘密传授炼丹法为源，则成永迷真源，长趋邪径矣。

宜与有宿根而未知佛法所以之信士言之，则其益大矣。

现今暂且专门致力于世间的伦常道德，以及出世间的净土法门，将来自当左右逢源。如果舍弃伦常道德、净土法门，以秘密传授炼丹法作为源头，那么就会永远迷失真正的源头，长期地走在邪途上了。应该给有宿世善根，而不知道佛法所以然的信士来说明这个道理，那么其中的利益就很大了。

耿其昌，法名德昌。韩寿山，法名德崇。须知本有性德，极昌明，又极崇高，良以不识，反成暗昧卑劣。

给耿其昌取法名为德昌。韩寿山取法名为德崇。必须要知道本有性德，极为昌明，又极为崇高，实在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本有之性德），反而成为暗昧卑劣。

若肯于一切起心动念处检点，自可复本还源，亲得受用，然不得不极力专注于敦伦念佛也。以此自行，复以化他，是名佛子。

如果肯在一切起心动念处，检点自己，自然可以复本还

源，親得本性功德的受用。然而必須要努力專注於敦睦人倫、信願念佛、求生淨土啊！以此來自己行持，並以此教化他人，這才名為佛子。

弘化社所有各書，當令各寄一二分，以備林友參閱。並令附寄書目，以便欲請以利人者，得以按章以請也。現有增修歷史統紀印出，不久訂成，當寄一二包以結緣。

弘化社所有各種書籍，當令人各自寄上一二份，以備居士林的同修道友參考閱讀。並令他們附上書單目錄，以便想請書用以利益他人的人，得以按章來奉請。現在有《增修歷史感應統紀》這本書印出，不久書訂成後，會寄一二包來結緣。

普陀山志，或於秋末冬初可出版。羅兩峰正信錄，亦可於秋初出版。淨土十要原文，當於明年夏秋間出版，此書甚有益於淨業行人。

《普陀山志》，或許在秋末、冬初可以出版。羅兩峰的《正信錄》，也可以在秋初出版。《淨土十要》原文，应当在明年夏秋之際出版，這本書很是有益於淨業行人。

光以有此數事，故未能拒絕一切，雖名閉關，仍復冗事煩瑣。待此種事了結，當必拒絕一切，以期臘月三十日，

无有障碍，随佛往生也。以后无要事，不可来信，以精神不给，无力应酬也。

我因为这些书籍校勘的事，所以不能拒绝一切外缘。虽然名为闭关，仍就是冗事烦琐。等到这些事都了结了，定当拒绝一切外缘，以期望腊月三十日（临终），没有障碍，随佛往生。以后没有要紧事，不要来信，因为我精神不给，无力应酬啊！

● **（其二）所言腊月三十日，乃预计之词，非预知时至，谓在腊月三十也。腊月三十，年尽岁穷，故古人每借譬死期耳。若平常不早为预备，临时则定规手忙脚乱也。**

● （其二）所说的腊月三十日，是比喻预先计划的言词，不是说预知时至，就在腊月三十往生啊！腊月三十，是一年到头的最后一天，所以古人每每借它来比喻死期。如果平常不早作预备，临终时定会手忙脚乱啊！

陈正庵等七人，既欲皈依，当须依文钞，嘉言录修持，方可不负此心。现今各地外道甚多，彼均以炼丹运气，求成仙生天为极则事。

陈正庵等七人，既然想皈依，应当要依照《文钞》、《嘉言录》来修持，方才可以不辜负此心。现今各地外道很多，他们都是以炼丹运气，求成仙生天作为终极之事。

既皈依佛法，切不可又兼修彼法，邪正夹杂，正亦成邪。

又須各各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既然皈依佛法，千萬不可以又兼修煉丹法，否則邪正夹杂，正法也變成邪法了。又必須各自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必須以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為培植家國之要務。使人各依此而行，天下自無不太平之事理。今天下之亂，其源皆由於不讲家庭教育，不讲因果報應之所釀成也。

必須以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為培植家庭國家的重要事務。假使人人都依此而行，天下自然沒有不太平的事理。現今天下大亂，其中源頭都是由於不讲家庭教育，不讲因果報應所釀成的啊！

今寄新印增修歷史統紀七包，正信錄四包，到祈酌量分送。正信錄，最能破拘墟之偏見。

現今寄上新印的《增修歷史感應統紀》七包，《正信錄》四包，收到後，請酌量分送。《正信錄》，最能夠破除見聞狹隘之人的偏見。

讀書人之善根，被理學先生所斷。而理學先生，悉皆竊

取佛法之義以自雄，而又恐人學，故特加辟駁，以關閉後學，令不知佛法。然稍具宿根者，又何能關住，不過有此一曲折，俾中下根人，便無由親沐法澤矣。

讀書人的善根，被理學先生所斷送。而理學先生，全都是竊取佛法的義理以自我夸耀，而又恐怕別人學去，所以特地加以辟駁，來關閉後學之路，令他們不知道佛法。然而稍具宿根的人，又怎麼能被關住？不過有這一曲折，使得中下根的人，就沒有辦法親自沐浴佛法的恩澤了。

今為彼等各取法名，祈為分書交彼，或將此書之大致，令彼各抄之。相片已無，但祈禮佛念佛，用我相有何所益。

現今為他們各取了法名，請你分送善書交給他們，或將這封信的大致，令他們各各抄寫。相片已經沒有了，只祈望你們禮佛念佛，用我的相片有什麼利益呢？

現今世亂已極，天災人禍，亦莫此為甚。當此時世，大家均要發一番感激心，認真從倫常日用中，各各修持為人之道，而兼修淨土法門。

現今世道已壞亂到極點，天災人禍，也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在這個時世，大家都要發起一番感激心，認真從倫理綱常、日常生活中，各自修持做人之道，並兼修淨

土法門。

所謂即俗修真，居塵學道，佛法世法，一道齊行。往劫若不種善根，佛之名字亦難聞。若不認真修持，則成登寶山而空手回耳，其孤負佛恩與己靈也，大矣。

這就是所謂的即俗修真，居塵學道，佛法世法，一道齊行。往劫若不種善根，佛的名字都難聽到。如果不認真修持，就成為登上寶山却空手而回的愚人啊！这样就辜負佛恩與自己的性靈，太大了啊！

復周頌堯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附原函）

【來信】

今有一疑問，請求老法師慈悲開示。弟子吃素念佛，已經多年。因為信佛之人，為十方三世諸佛之所護念，天龍八部，大力神王，常隨擁護。往世惡業，亦漸消滅，縱有怨對，不能為害。此乃佛經所說，決非虛語。

現在有一個疑問，請求老法師慈悲開示。弟子吃素念佛，已經多年。因為信佛之人，被十方三世諸佛所護念，天龍八部、大力神王，常隨擁護。往世惡業，也漸漸消滅，縱然有怨家對頭，也不能加害。這是佛經上所說的，決

定真實不虛。

詎于三月間，接到上海舍親處來一讞（fù）聞，系一極信佛之張太太，吃素已二十餘年，常到居士林聽經。逢人必勸念佛吃素，心極慈悲行善。

豈料在三月份，接到上海親戚處傳來的一個讞告，是一位極信佛的張太太，吃素已經有二十多年了，經常到居士林聽經。逢人必勸念佛吃素，心地極為慈悲地行善。

不料一日，送素菜與某師兄，在馬路上行走，為汽車軋死。後為巡捕房收去，至三日後，其家子孫曉得，始去領歸安殮。

不料有一天，送素菜給某位師兄，在馬路上行走，被汽車壓死了。後來被巡捕房收尸，三天後，她家裡的子孫得知，才前去領回並入殮安葬。

余聞悉之下，心中非常驚惶，至今疑惑不解。且佛會中人聞之，亦均不安。故特上書，懇求老法師開導，指示所以然之故。

我聽說之後，心中非常驚惶不安，至今疑惑不解。而且佛會中的人聽到後，也都很不安。所以特地寫信給您，懇求老法師開導，指示其中所以然的緣故。

何以臨終如是之苦，究竟可能往生西方否。說個明白，可使大家安心念佛，不勝感德之至。

她為何臨終遭受如此之苦，究竟可能往生西方嗎？說個明白，可以使大家安心念佛，非常感激您的恩德。

【印祖回信】

接手書，知閣下于佛法道理，尚未真明。吾人從無始以來，所作惡業，無量無邊。華嚴經云，假使惡業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對於佛法的道理，還沒有真正明白。我們從無始劫以來，所作的惡業，無量無邊。《華嚴經》中說：“假使惡業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

須知人之修持，果真誠無偽，便能转业。轉重報後報，為現報輕報。凡夫肉眼，只能見當時之吉凶事實，不能知過去與未來之因果何如。

必須知道一個人的修持，果真是真誠無偽，便能夠轉宿業。轉重報後報，為現報輕報。凡夫肉眼，只能見到當時的吉凶事實，不能知道過去與未來的因果如何。

此老太太，多年精修，一朝慘死，或者由此苦報，便可

消灭所造三途恶道之报，而得生善道。或在生有真信愿，亦可往生西方。但吾人既无他心道眼，不敢臆断，谓决定往生，与决定不往生也。

这位老太太，多年精进修行，突然一天惨死，或许由于这种苦报，就可以消灭所造三途恶道的果报，而得以生到善道；或许在生有真信切愿，也可以往生西方。但我们既然没有他心道眼，不敢主观臆断，说她决定往生，或者决定不往生。

其可决定者，为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为善而得恶报，乃宿世之恶业果报，非现在之善业果报也。汝等诸人，见此老人得此果报，心中便有为善无福，善不足为之邪见，故致惊惶疑惑。其知见，与未闻佛法之人，有何各异。

其中可以决定的，是行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现在做善事而得恶报，这是宿世的恶业果报，不是现在的善业果报啊！你们诸位，见到这位老人，得到这种果报，心中就有了行善无福，善事不值得做的邪见，所以导致惊惶疑惑。这种知见，与没有听闻佛法的人，有什么不同？

倘深信佛言，决不以此事，作此惊惶疑惑之态。以因果

之事，重疊无尽，此因未报，彼果先熟。如种稻然，早种者早收。如欠债然，力强者先牵。古有一生作善，临终恶死，以消灭宿业，次生便得富贵尊荣者。

倘若深信佛言，决定不会因为这件事，产生这些惊惶疑惑的心态。因为因果的事相，重疊无尽，这个因还没有得报，那个果就先熟了。如同种下稻子一样，早种就早收。如同欠债一样，力量强的先牵走。古时候，有一生作善，临终恶死，用以消灭宿业，第二生就得到富贵尊荣的。

如宋阿育王寺一僧，欲修舍利殿，念沂（yí）亲王有势力，往募，所捐无几，愤极，以斧于舍利殿前断其手，血流而死。

如宋朝阿育王寺，有一位僧人，想要修建舍利殿，想到当时的沂亲王有势力，就前去化缘募捐。而沂亲王所捐的钱很少，僧人悲愤至极，用斧头在舍利殿前面砍断了自己的手，血流而死。

即时，其王生一子，哭不止。奶母抱之游行，至挂舍利塔图处则不哭，离开又哭。遂将其图取下，奶母常向彼持之，则永不哭。

当时，沂亲王生了一个儿子，啼哭不止。奶母抱着他游

行，到了挂舍利塔圖的地方，就不哭了。離開這個圖，就又哭。於是將這幅圖取下，奶母常拿給他看，就永遠不哭了。

王聞而異之，遂使人往育王問其僧，則即于其子生日，斷手流血而死。彼王遂獨修舍利殿。及年二十，寧宗崩，無子，遂令彼過繼，為皇帝四十一年，即宋理宗也。

沂親王聽到，很驚異，於是派人前往阿育王寺詢問有關這位僧人的事，這位僧人就是在沂親王兒子出生的這一天，斷手流血而死的。沂親王於是獨力出資修建舍利殿。沂親王的兒子到了二十歲，宋寧宗駕崩，沒有兒子，於是令他過繼，他做皇帝四十一年，這就是宋理宗。

此僧之死，亦屬慘死，使無常哭不止，見舍利圖則不哭，人誰知此子，乃此僧斷手慘死者之後身乎。

這位僧人的死，也是屬於慘死。假使沒有常哭不止，見到舍利圖就不哭的話，有誰知道這個孩子，就是這位斷手慘死的僧人的後身呢？

此事載阿育王山志，光緒二十一年，拜舍利數十日，看之。明理之人，任彼境遇如何，決不疑因果有差，佛語或妄。不明理，守死規矩，而不知因果複雜，遂致妄

生疑議，總因心無正見故也。

這件事記載在《阿育王山志》中，我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拜舍利幾十天，看過這本書。明理的人，不論境遇如何，決定不會懷疑因果有差錯，佛語或許有錯妄；不明理的人，守死規矩，而不知道因果複雜，於是導致妄生懷疑議論，總是因為內心沒有正見的原因啊！

如所說念佛之人，有三寶加被，龍天護佑，此系一定之理，斷不致或有虛妄。然於轉重報後報，為現報輕報之理，未能了知，故不免有此种不合理之疑議也。

如你所說念佛之人，有三寶加被，龍天護佑，這是一定的道理，斷然不致於或有虛妄。然而轉重報後報，為現報輕報的道理，你未能明白了知，所以不免有這些不合理的懷疑議論。

昔西域戒賢論師，德高一世，道震四竺（四天竺國）。由宿業故，身嬰惡病，其苦極酷，不能忍受，欲行自盡。適見文殊，普賢，觀世音三菩薩降，謂曰，汝往昔劫中，多作國王，惱害眾生，當久墮惡道。由汝宏揚佛法，故以此人間小苦，消滅長劫地獄之苦，汝宜忍受。

過去，印度的戒賢論師，德高一世，道震四竺（四天竺國）。由於宿世惡業的緣故，身患惡病，病苦極為殘酷，

不能忍受，剛想要自盡。就見到文殊、普賢、觀世音三位菩薩降臨，對他說：“你在往昔劫中，多次作國王，惱害眾生，應當久墮惡道。由於你宏揚佛法，所以以此人間小苦，消滅長劫地獄之苦，你應該忍受。

大唐國有僧，名玄奘，當過三年，來此受法。戒賢論師聞之，遂忍苦懺悔，久之遂愈。至三年後，玄奘至彼，戒公令弟子說其病苦之狀。其說苦之人，哽咽流淚，可知其苦太甚。

大唐國有位僧人，名玄奘，三年後，將來此地受法。戒賢論師聽後，於是忍苦懺悔，很久才痊愈。三年之後，玄奘大師到了那蘭陀寺，戒賢論師令弟子述說他病苦的情形。那個述說病苦的人，哽咽流淚，可知那種病苦太厲害了。

使不明宿世之因，人將謂戒賢非得道高僧。或將謂如此大修行人，尚得如此慘病，佛法有何靈感利益乎。

假使不明白宿世的因果，人們就會說：戒賢大師不是得道高僧。或者將會說：如此的大修行人，尚且得如此的慘病，佛法有什麼靈感利益呢？

汝等心中所知者小，故稍見異相，便生驚疑。無善根人，

遂退道心。倘造惡之人現得福報，亦復如是起邪見心。不知皆是前因後果，及轉後報重報，為現報輕報，及轉現報輕報，為後報重報等，種種複雜不齊之故也。

你們心中所知道的太少了，所以稍微見到異相，就生起驚恐懷疑。沒有善根的人，就會退失道心。倘若造惡的人，現生得到福報，也是如此生起邪見之心。不知道這都是前因後果，以及轉後報重報，為現報輕報，以及轉現報輕報，為後報重報等，種種複雜不一的緣故啊！

復德暢居士書（民國二十三年）

接汝與明道師函，知第三子年已二十，忽爾天逝，不勝慨嘆。況汝教養多年，費若干精神錢財，心中能不感傷乎。

接到你給明道師的信，知道你第三個兒子，已經二十歲，忽然夭折，感到非常慨嘆惋惜。何況你教導養育多年，花費了很多的精神和錢財，心中能不感傷嗎？

雖然，切不可自己一向熱心公益，皈依佛法，何以不蒙佛佑，而為怨尤。須知吾人從無量劫來，生生世世，所造惡業，無量無邊。或我欠人之債，或人欠我之債，

或我欠人之命，或人欠我之命，以彼此有負欠故，致所生兒女種種不一。

雖然如此，千萬不可因為自己一向熱心公益事業，皈依佛法，為什麼不受佛的庇佑，而加以埋怨責怪。要知道我們從無量劫以來，生生世世，所造做的惡業，無量無邊。或者我欠他人的債，或者他人欠我的債，或者我欠他人的命，或者他人欠我的命，因為彼此有負債欠命的緣故，致使所生的兒女有種種的不同。

有還債者，有討債者，有報德者，有報怨者。汝今生雖居心事事甚好，豈多劫多生，通通皆無罪業乎。

有還債的，有討債的，有報德的，有報怨的。你今生雖然存心事事都好，怎麼會多劫多生以來，通通都沒有罪業呢？

故人當有不如意之境遇，只可發忏悔罪業心，不可生怨天尤人想。若能發忏悔心，不生怨尤，則所謂逆來順受，則後來之福，實難測度。

所以一個人面對有不如意的境遇時，只可以發起忏悔罪業的心，不可以生起怨天尤人的想法。如果能夠發起忏悔心，不生怨恨責怪，就是所謂的逆來順受，那麼後來的福報，實在難以測度。

汝此子者，大约是讨债而来，债已讨足，故随即去世。汝于债主已去，不生解脱业累之想，反生怨天尤佛之心，则成颠倒矣。

你的这个儿子，大概是讨债来的，债既然已经讨够了，因此就随即去世。你对于债主离去，不生起解脱业累的想法，反而生起怨天怨佛的心，就成了迷惑颠倒了。

民国八年，北通州王芝祥，字铁珊，一子很聪明，很孝顺。大子有神经病，铁珊心中望此子承继家声。

民国八年，北京通县的王芝祥，字铁珊，有一个儿子很聪明，也很孝顺。大儿子有神经病，王铁珊心中期望这个聪明的儿子能够承继家族声誉。

二十一二岁，已娶妻，生一女。一日，病重将死。铁珊痛极。呼之曰，某某，汝既来为我儿子，为何此刻就要去。其子瞋目，作广西口音曰，我那是你儿子，我就是第十四个人。说毕，即死。

二十一、二岁，已经给他娶了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一天，儿子病重要死了。王铁珊悲痛之极。对儿子呼喊说：某某，你既然来做我的儿子，为什么此刻就要走。他的儿子瞪大眼睛，用广西口音说：我哪里是你儿子，我就

是第十四个人。说完，就死了。

先铁珊在广西作兵备道时，计杀降匪头首十三人。先用极爱厚之法以安慰之，请其吃饭，尚请有大名之人作陪，每人犒洋二十四元。云，日间甚忙，来不及与汝详谈，到晚间来，当与汝等各安职务。

当初，王铁珊在广西作兵备道的时候，用计杀死了投降的土匪头领十三个人。先用极度仁爱宽厚的方法安慰他们，请他们吃饭，还请来当地大名人作陪，每人犒赏银元二十四块。对他们说：白天太忙了，来不及与你们详谈。到晚上再来，到时一定给你们每个人都安排职务。

此十三人，不知是要杀他，反拉其厚友同去，意欲以己之情面，求其亦派彼一好差事。

这十三个人，不知道是要杀他们，反而拉了他们的好朋友一同前去，用意是想以他们自己的情面，求王铁珊也给这位朋友委派一个好差事。

至晚去，则进一门关一门，伏兵于华厅。其人既来，铁珊抽佩刀砍，则伏兵同出杀之，得十四个尸首，亦不知是何姓名。岂知其人即为其子，徒用二十余年教育之劳，至死反瞋目呵斥，不认铁珊为父。

到了晚上再去時，他們每進一道門，王鐵珊就關一道門，還在大廳埋下伏兵。這些人一進來，王鐵珊就抽出佩刀砍殺，伏兵同時殺出，得到十四個人的尸首，也不知道這第十四個人的姓名。哪知道這個冤死的人就做了他的兒子，白白付出了二十多年教導養育的辛勞，臨死反而瞋恨呵斥，不認王鐵珊為父親。

大率世之子女之因，總不出討債，還債，報恩，報怨之四義。此子系汝宿世欠彼債者，債清即去。若還債及報恩者，則可得其孝養耳。

大致上世間兒女與父母的因緣，總不外乎討債、還債、報恩、報怨這四種關係。這個兒子是你前世欠他債的人，債還清就離去了。如果是還債以及報恩的，就可以得到他的孝養。

又汝已皈依佛法，當須曉得世間事事無常。若不極力念佛求生西方，則隨業輪回於三途六道中，何可底止。

再者你已經皈依佛法，應當知曉世間事事無常。如果不竭力地念佛求生西方，那麼就會隨業輪回於三途六道之中，什麼時候可以停止呢？

此子之去，益當知一切事皆不可倚靠，唯有西方阿彌陀

佛，乃我等一切眾生之大倚靠。從茲發感激心，發精進心，以自己所作之種種功德，及所念佛之功德，同皆回向往生西方。

這個兒子的離去，你更應當知道一切事都不可以倚靠，唯有西方阿彌陀佛，是我等一切眾生的大倚靠。從這裡發起感激心，發起精進心，將自己所作的種種功德，以及念佛的功德，全都回向往生西方。

汝能如是，則此兒之死，即為汝作警策，免汝被世間福報眷屬所迷，不生厭離娑婆之心，亦不生欣求極樂之心。故當頭痛與汝一棒，汝反不在自己分上體察，生出怨天怨佛的種種愚見，則成迷本逐末，不知自反矣。

你能够如此，那么这个儿子的死，就是在为你作一个警策，免得你被世间的福报眷属所迷惑，不生起厌离娑婆的心，也不生起欣求极乐的心。所以当头重重地给你一棒，你反而不在自己角度上体察，却生出怨天怨佛的种种愚痴见解，就成为迷失根本，追逐枝末，不知道自我反省了！

世人每每于自己所作功德，作矜夸气。于自己所作罪过，作宽恕气。人孰无罪，且勿说过去，即以现世论，杀种种众生以悦口腹，彼等岂是木石，不知疼痛，不愿生，

而愿人杀而食之乎。汝既杀食他，他将来必定也要杀食你。

世间人每每对于自己所作的功德，作夸耀想。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过，作宽恕想。哪个人没有罪过，暂且不要说过去生，就以这一生来说，杀种种众生来满足自己的口腹，那些众生难道是木石，不知道疼痛，不愿意活着，而愿意给人杀了吃掉吗？你既然杀他吃他，他将来必定也要杀你吃你。

人一生不知吃了多少生灵，可说大话，说我无罪过，妄受天罚乎。是以常人总不见自己有过，圣人总不见自己有德。不见有过，故其过山积。不见有德，故其德天高。

人一生不知吃了多少生灵，能说大话，说我没有罪过，凭白无故受到上天的惩罚吗？所以，普通人总是不见自己有过失，而圣人总不见自己有德行。不见有过失，所以他的过失如高山堆积。不见有德行，所以他的德行如天穹高远。

汝且莫作愚痴人说话，极力为善，认真念佛，所有一切利人善事功德，悉皆回向往生西方。则现生之心行，便与圣贤心行相契相合，待至临终，定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则收功结果之时也。

你千万不要作愚痴人说话，只要竭力行善，认真念佛，所有一切利益人的善事功德，全都回向往生西方。那么这一生的心行，就与圣贤的心行相契相合，等到临终，必定蒙受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这就是收功结果的时候。

若不生西方，所作之善，迟早均受其报。而所杀食众生之报，亦难不偿，可怕之至。

如果不生西方，那么所作的善事，迟早都会受到善报。而所杀所吃众生的罪报，也很难不用去偿还，这实在是可怕到极点。

复许熙唐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乐慧斌来，持汝书，并其他求皈依名单。知居士年已六十有五，一子一孙，均已夭殇。约世间人情论，极为可痛心者。若约了生死之净土法门论，则实为超凡入圣之最胜因缘。

乐慧斌来访，带来你的信，以及其他求皈依者的名单。知道居士已有六十五岁，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均已夭折。就世间的人情来说，这是极度痛心的事。如果就了生死的净土法门来说，则实在是超凡入圣最殊胜的因缘。

**世间人生不知来，死不知去，实为人生一大要事。但以
为子孙计之念重，于自己生死大事，反漠然置之。使居
士儿孙长寿仕进，或被富贵福祿所迷，恐难以发此皈依
三宝，求受五戒之心，亦不过以福寿善终为止。**

世间人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这确实是人生的一大要事。但因为为子孙考虑的心念太重，对于自己的生死大事，反而漠然置之。假使居士的儿孙长寿当官，或者被富贵福祿所迷惑，恐怕很难发起皈依三宝，求受五戒的心，也不过只是以福寿善终来了此一生。

**至于自己之法身慧命，仍以不闻不信。纵令事事称心，
岂能超出虚生浪死之外。**

至于自己的法身慧命，仍然是不听闻，不相信。纵然是事事称心，又岂能超出生死轮回之外。

**今日境遇不嘉，知人世无非是苦。又得净土诸书而详阅
之，知吾人本有故乡安乐处所，可以安身立命。而曰唯
佛是念，唯净土是求。直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
方，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尽未来际，受胜妙乐。**

今天境遇不好，才知道人世间无非是苦。又得到有关净

土的諸多書籍而詳細閱讀，知道我們本有的故鄉，安樂處所，可以安身立命。而每天只是念佛，只是求生淨土。直到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麼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盡未來際，受勝妙樂。

由是言之，其子與孫，實為成就汝了生死一大事而先逝者。當生大感激心，願以自己念佛功德，消彼罪業，增彼善根。俾彼亦得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庶可不致彼子與孫，徒然早死也。

由此說來，你的兒子與孫子，實際上是為了成就你了生死這一件大事而先走一步的。你應當生起大感激心，願以自己念佛的功德，消除兒孫的罪業，增加他們的善根。使他們也得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才可以不使你的兒子和孫子，白白地早死啊！

善得益者，無往而非益。甘受損者，無往而非損，是在各人之見解何如耳。

善于得到利益的人，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利益。甘心受到損害的人，所到之處，都會受到損害，這在於每個人的見解如何罷了。

汝既發心皈依，今為汝取法名為德熙。謂以大菩提心，

俾若自若他，同得沐佛慈光，生佛淨土也。

你既然發心皈依，現今為你取法名為德熙。意思是以大菩提心，使得自己與他人，共同得以沐浴佛的慈光，生到佛的淨土啊！

所有三皈，五戒，十善之義，文鈔中略釋，故不再書。

至於自誓受戒，文鈔中與徐女士書，亦已說過，亦不須再說。所宜說者，務須實行為要耳。

所有三皈，五戒，十善的意義，《文鈔》中有簡略的解釋，所以不再寫出。至於自誓受戒，《文鈔》中的《與徐福賢女士書》中，也已經說過，也無須再說。應該要說的，就是務必要真實去行，這是最重要的。

若學佛之人，不以躬行實踐為事，則與世之伶人無異。

在當場苦樂悲歡，做得酷肖，實則一毫也與己無干。如此，便是好名而惡實之痴漢，心欲欺人欺佛，實只成就其欺人欺佛之過。人尚不能欺，何況於佛乎。

如果一個學佛的人，不以親身實踐為事務，那麼就與世間的戲子沒有兩樣。在演戲時當場的苦樂悲歡，做得惟妙惟肖，實際上則是與自己絲毫也不相干。如此，便是喜好名聲而厭惡真實的愚痴人。心中想要欺騙他人，欺騙佛，而實際上卻只成就他欺騙他人、欺騙佛的罪過。

人尚且不能欺骗过去，何况佛呢？

务须从脚跟下做去，方好。至于修持，当专主净土。以汝年已将至古稀，来日无多。若欲广读大乘经论，则无此精神，无此智识，又复无此光阴。唯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一法，是为无上第一胜妙法门。

务必脚踏实地真实去做，才好。至于修持，应当专修净土。因为你年纪已快七十岁了，来日无多。如果想要广泛阅读大乘经论，则没有这个精神，没有这个智慧能力，也没有这个时间。唯有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这个法门，才是无上第一胜妙法门。

当死尽偷心，一肩担荷，决定可于现生，俯谢五浊，高登九品。又当发大慈悲心，为一切相识者，说此法门之利益。俾彼等同得修习，则自己功德，愈加广大矣。

应当死尽偷心，一肩担荷（提起念佛），决定可以在这一生，俯谢五浊恶世，高登九品莲台。又应当发起大慈悲心，为一切认识的人，宣说这个法门的利益。使得他们共同来修习，那么自己的功德，就更加广大了。

然外面之人，尚应如是，况自己之夫人，与子媳，孙媳，忍令彼不蒙法利乎。一则可以慰汝夫人之老景，一则可

以慰彼姑媳之淒涼。令彼亦由此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則實為利人之功效。

對於外面的人，尚且應該如此，何況是自己的夫人、兒媳婦、孫媳婦，能忍心令她們不蒙受佛法的利益嗎？一則可以安慰你夫人的晚年，一則可以安慰她們婆媳的淒涼。令她們也由此得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則實在有利人的功效。

又念佛之人，若已証道，則臨命終時，任彼刀割香塗，了無動念之事，則無所謂為損益也。若只有修持之力，未能到業盡情空地位，則臨終得人助念，即可決定往生。

又者，念佛的人，如果已經証道，那麼臨命終時，隨任他人用刀割砍，用香塗抹，也沒有起心動念的事情，那麼就沒有所謂的損害利益。如果只有修持的力量，還沒有修到業盡情空的地位，那麼臨終如果得到他人的助念，即可決定往生。

若遇無知眷屬，預于未死以前，為之洗沐換衣，令其搬動受苦。縱不受苦，一經搬動，心便不能歸一于佛（以動其軀體，心便不能徹底清淨純一）。若再向之哭泣，則自己亦生愛戀，便與佛不相应，欲得往生，莫由也已。

如果遇到無知的眷屬，預先在没有死之前，為他洗澡換

衣服，令亡者搬动受苦。纵然不受苦，身体一经搬动，内心就不能归一在佛号上。（因为搬动他的躯体，心中就不能彻底的清净纯一）。如果再向他哭泣，那么他自己也生起贪爱留恋，就与佛不相应，想要往生，也没有办法了。

所以平素，即要彼等知其利害，要常与说，到自己临终，彼等即是助道之人。岂但与己有益，实亦与彼等均有大益。若只知自己修持，绝不与彼说其利害，则汝临终时，彼等决定是破坏正念之人，决不助汝净心，令得往生也。

所以在平时，就要使她们知道这其中的利害，要经常与她们说，到自己临终，她们就是助道之人。不只是对自己有利益，实际也对她们都有很大的利益。如果只知道自己修持，绝对不对她们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么在你临终之时，她们决定是破坏你正念的人，绝不会帮助你使内心清净，令你得以往生啊！

汝既信光，光不得不为汝计。光以五十二年之阅历，深知其利害之所在，若不与汝说，便为不尽己分。

你既然相信我，我不得不为你考虑。我以五十二年的阅历，深知其中利害所在，如果不对你说，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汝弟燮（xiè）卿，亦已六十，亦當以此書示之。須知佛法，法門無量，若欲以通身業力之凡夫，現生即得了生脫死，離此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佛也說不出第二個法門了。

你弟弟許燮卿，也已經六十歲了，你也應當將這封信拿給他看。必須知道佛法，雖然法門無量，如果想要讓一個完全都是業力的凡夫，此生就得到了生脫死，離開這個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的法門，佛也說不出第二個法門了。

其餘一切法門，皆須修到業盡情空，方有了生死分。倘有絲毫未盡，則生死依舊不了。若論業盡情空，現今恐舉世亦難得其一二。若以信願念佛求生，則萬不漏一。

其餘的一切法門，都必須修到業盡情空，方才有了生死的分。倘若有絲毫見思惑沒有斷盡，那麼生死依舊不了。如果說到業盡情空，現今恐怕全世界也難以找到一二個。如果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那麼一個萬也不會漏掉一個。

然既念佛求生西方，必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慈愍一切，愛惜物命，戒殺吃素，廣

行方便，俾此心常與佛合則可矣。倘外現修持之象，內無真實之心，則是假善人。假善人，何能得真利益乎。

你既然念佛求生西方，必須要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存心真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慈愍一切，愛惜物命，戒殺吃素，廣行方便，使得這個心常與佛心相符合才可以。倘若外現修持的表象，內無真實修持之心，就是假善人。假善人，如何能夠得到真實的利益呢？

又樂門譚氏（斌章之叔祖母），年八十一。龐才芳，住東門矮眼井。此二人，亦皆求受三皈五戒者，祈以此意轉告之。

又者，樂家的譚氏夫人（樂斌章的叔祖母），八十一歲。龐才芳，住在東門矮眼井。這二個人，也都是求受三皈五戒的，請你將此意轉告她們。

余詳文鈔，此不備書。現今世亂已極，幾于盡天理人倫而完全廢之，以歸于與禽獸無異之世道。

其餘詳看《文鈔》，此處不再多寫。現今世道危亂到極點，幾乎要將天理人倫完全廢除，回歸到與禽獸沒有兩樣的世界。

推究其致此之源，皆由不以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為實

理實事。因此善無以勸，惡無以懲，以馴至於心無所依，遂被歐風一吹，從茲變本加厲，竟致此時如斯之現象。

追究導致如此的根源，都是因為不把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當作真實的事理。因此，無法勸導人行善，無法懲戒人作惡，使得人心無所依從，於是被歐風西學一吹，從此變本加厲，竟然導致現在世道有如上所述的現象。

今欲挽回狂瀾，若不以提倡因果報應為標準，則縱有良法，亦無實效。

現今想要挽回狂瀾，如果不以提倡因果報應為標準，那麼縱然有好的方法，也沒有實際的效果。

【注：】

死盡偷心的兩種含義：

一是消除念佛淨念之外的不淨念

否則擇一寂靜隱晦之處，力修淨業。將從前所得之學問文章，拋向東洋大海外，作自己原是一個無知無識之人。于不生分別心中，晝夜六時，專持一句洪名聖號。果能死盡偷心，當必親見本來面目。從茲高豎法幢，俾一切人同歸淨土法海。生為聖賢之徒，設預蓮池之會。方可不負所學，為大丈夫真佛子矣。（三編卷一復葉玉甫居士書）

今修念佛法门，当依大势至菩萨所示，如子忆母之诚心，修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实行。果能死尽偷心，则一心不乱，念佛三昧，或可即得。（三编卷二复张曙蕉居士书八）

二是死尽展转企慕，不能专修净土之念

惟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一法，是为无上第一胜妙法门。当死尽偷心，一肩担荷，决定可于现生，俯谢五浊，高登九品。（续编卷上复许熙唐居士书）

如来悬知末世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彼法身大士，与具缚凡夫，及五逆十恶之极重罪人，同于现生，往生西方。既生西方，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各随己资，而为悟证，其慈悲抚育之心，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万一。以此法门，仗己信愿念佛之力，感佛慈悲摄受之力，感应道交，故得不断烦恼，带业往生，较彼专仗自力者，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念佛之人，若知此义，自能死尽偷心，专修此法，不致好高务胜，随经教知识语言所转，舍此别修诸余法门也。普愿见闻，悉皆谛信。（增广卷四曹云荪了义居士舍宅为念佛林发隐）

善導，彌陀化身也。其所示專修，恐行人心志不定，為余法門之師所奪。歷叙初二三四果聖人，及住行向地等覺菩薩，未至十方諸佛，盡虛空，遍法界，現身放光，勸捨淨土，為說殊勝妙法，亦不肯受。以最初發願專修淨土，不敢違其所願。善導和尚，早知後人這山看見那山高，渺無定見，故作此說。以死盡展轉企慕之狂妄偷心。（增廣卷一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復廣妙和尚書（民國二十年）

冕堂所畫三聖相，妙極。惜係指爪所畫，故有細不能畫之憾，若用筆，當更加莊嚴矣。所云贊頌，擬撰百餘字，以一向不習字，寫不來，故只錄其稿，祈座下書之。或用座下名，或用印光名，均無不可。

張冕堂所畫的西方三聖相，微妙到極點。可惜是用手指所畫，所以有細微之處不能畫出來的遺憾，如果用毛筆畫，應該會更加莊嚴了。所說的“張冕堂居士懿行頌”，打算撰寫一百多個字，因為一向不練習寫字，寫不來，所以只抄錄文稿，請您書寫。或者用您的大名，或者用印光之名，都可以。

云山远隔，幸得晤语。今寄文钞，嘉言录，安士全书，观音颂，增修历史统纪各二分。一祈自存，一转张公。

相隔遥远，有幸得以见面交谈。现今寄上《文钞》、《嘉言录》、《安士全书》、《观音颂》、《增修历史统纪》各二份。一份请自己留存，一份转交张冕堂先生。

光老矣，精神不给，以后勿再以笔墨事见差。即或询法门中事，亦祈另向高竖法幢者询之，庶可各适其适矣。

(张公懿行颂，见颂赞篇。)

我老了，精力已经不足，以后不要再将笔墨之事委托给我。即便询问法门中的事，也请另外向高竖法幢的人询问，才可以各得适宜。(张冕堂居士懿行颂，见下册“颂赞篇”。)

复杨德观居士书 (民国二十年)

黄后觉之现象，颇与学佛之人有大利益。无论彼之究竟是往生，是堕落，且不必论。果念佛人，知彼临终之现象，决不敢浮游从事于了生死一法也。

黄后觉临终时的现象，对于学佛的人有很大的利益。无论他究竟是往生，还是堕落，姑且不论。果真是真正的

念佛人，知道他臨終時的現象，決不敢輕慢從事于了生死的念佛法門了啊！

觀彼之行迹，似乎至誠。觀彼臨終所現之景象，蓋平日未曾認真從心地上用功，並從前或有慳(qiān)于財，而致人喪命，或慳于言，而致人喪命等業之所致也（慳于言，致人喪命者，如自知有寇，並知可避之處，以心無慈悲，樂人得禍，故不肯說。此事此心，極犯天地鬼神之怒。故致臨終前不能言，而且惡聞念佛等相）。

看看他的外表行迹，似乎至誠，但看看他臨終所現的景象，大概是他平日未曾認真從心地上用功，並且他從前或許因為吝惜錢財，而致人喪命；或許因為吝惜言語，而致人喪命，如此等惡業所導致的啊！（什麼叫“吝惜言語，致人喪命”呢？比如，自己知道有賊寇要來，並知道可以躲避的地方，因為心無慈悲，樂人得禍，所以不肯告訴他人。此事此心，極犯天地鬼神之怒。所以導致臨終前口不能言，而且討厭聽到念佛聲等現象）。

然以現一時不死之象，及助念人去，未久則死，此與慳財慳言誤人性命，完全相同。雖不墮餓鬼，而其氣分，乃是餓鬼之氣分也。

然而從他一時不死，等助念的人離開後，不久就死了的

现象来看，这与吝惜钱财、吝惜言语，误人性命，完全相同。虽不堕为饿鬼，可他的气分，就是饿鬼的气分啊！

彼云往生者，据易子骏之咒力。咒力固不可思议，若业力重者，亦不易得其益也。

那些说他往生的人，依据是易子骏的咒力。咒力固然不可思议，但如果是业力重的人，也不容易得到念咒的利益啊！

是知己生西方，或有其事，既无证据，不应妄断也。有云，已入饿鬼道者，据彼所说，及所现象，似可据也。然彼或由自己心中忏悔，或由诸人，及儿女之诚恳，遂得减轻，不至直堕饿鬼耳。

是知他已经往生西方了，或许有这样的事，但既然没有证据，就不应妄下断论啊！有人说：他已经堕入饿鬼道了，根据他们所说的，以及临终的现象，似乎有些根据啊！然而他或者因为自己心中的忏悔，或者因为助念的人，以及儿女的诚恳，罪业因此得以减轻，不至于直接堕入饿鬼道。

为今之计，必须其儿女，并各眷属，念彼之苦，同发自利利人之心，为彼念佛，求佛垂慈，接引往生。则诚恳

果到，往生即可預斷。以父子天性相關，佛心有感即應。

現在最好的做法是：必須是他的兒女，以及他的眷屬，想到他的痛苦，同發自利利人的心，為他念佛，求佛垂慈，接引往生。如果十分誠懇的話，則可預先斷定他一定可以往生。因為父與子天性相關，佛與眾生心有感即應。

彼眷屬若泛泛悠悠從事，則便難以消業障而蒙接引也。

千鈞一发，關係極重。凡念佛人，各須務實克己習氣，與人方便。

可眷屬們若是泛泛悠悠應付了事，則難以消業障而蒙佛接引了啊！千鈞一发之際，關係極重。凡是念佛人，各須務實，克服自己的不良習氣，與人方便。

凡可說者，雖與我有仇，亦須為說，令其趨吉而避凶，離苦而得樂。平時侃侃啣啣，與人說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並念佛了生死之道，與教兒女，立太平之基。心如弦直，語無模稜。居心可以質鬼神，作事決不昧天理。若到臨終，決無此種可憐可憫之現象。如是，則黃后覺便是諸人之接引導師也。

凡是必須說的，即使對方與我有仇，也要跟他說，讓他趨吉而避凶，離苦而得樂。平時說話理直氣壯真實可信，

与人说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念佛了生死的道理，与教儿女，立太平的基础。心如直弦，言语不模棱两可。居心可以接受鬼神的质问，做事决不昧天理。若到临终，绝对没有这种可怜可悯的现象发生。能够这样，那么黄后觉就是大家的接引导师了啊！

诸人既因彼而将来可得巨益，彼亦将仗诸人之心力，而灭罪往生也。光此语，非首鼠两附者，乃决定不欺之定论也。若不以为然，则请向高明法师，及大神通圣人问之。

大家既因为他而将来可得到大利益，那么他将来也能依靠大家的心力，而灭罪往生啊！我这话并非犹豫不决，两头讨好，而是一定不欺骗人的定论啊！如果认为不对，请向高明的法师，以及有大神通的圣人去问。

复吴慧济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人未有不愿生好儿女者。然十有八九，将好儿女教坏，后来败家声，荡祖业，作一庸顽之类，或成匪鄙之徒。其根本错点，总因不知爱子之道。

人没有不愿意生下好儿女的。然而十有八九，将好的儿

女教坏了，后来败坏家族的名声，荡尽祖宗的产业，成为一个平庸顽劣，或者行为不端的人。其中根本错误的要点，总是因为不知道疼爱孩子的方法。

从小任性惯，大则事事任意，不受教训，多多狎昵匪类，为社会害。今之天灾人祸，多由此不知为父母之道者所酿成。

从小任性娇惯，长大了就事事任性而为，不受教训，大多喜欢亲近行为不正的人，成为社会的祸害。现今的天灾人祸，大多是由于这些不知道怎样做父母的人酿成的。

使彼失教者，最初得贤父母之善教，则为害之人，均是兴利之人。导恶之人，尽是劝善之人。世道不期太平，而自太平。此匹夫匹妇，预培治世之根本要道也。

假使那些有失家教的人，最初能得到贤良父母的善教，那么当初为害社会的人，都会成为振兴利益社会的人；引导他人作恶的人，都会成为劝人行善的人。世道不期望太平，而自然太平。这是平民百姓，预先培植治理天下的根本要道啊！

汝于提倡佛法时，兼为一切有缘者，详示此义。俾彼等各各自尽其为父母之道，其利益大矣。

你在提倡佛法之時，又為一切有緣的人，詳細顯示此種要義。使得他們各各竭盡自己作為父母的責任，這個利益就很大了啊！

女子關係更大，斷斷不可養而不教。俾現在有礙於自家（不教，則反令兄弟姊妹，同趨於不依規矩，任意自肆），將來攪亂夫家，後來教壞兒女，俾子子孫孫，染此惡習。

女子的關係更大，斷斷不可以生養而不教育。使得現在有礙於自家（不教導，就反會使兄弟姊妹，同樣都不依規矩，任意放肆），將來攪亂夫家，後來教壞兒女，使得子子孫孫，沾染這些惡習。

此義人多忽而不察。欲家道好，子孫好，均當於此善教兒女中求之。

這個意義，一般人大多忽視而沒有覺察。想要家道好，子孫好，都應當在好好教導兒女當中去求。

復李仲和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女兒出嫁，則減輕負擔多多矣。祈與彼說，須盡婦道，孝公婆，敬丈夫，和妯娌，惠婢使。

女兒出嫁，那麼家裡的負擔就減輕很多了。請你對她說：必須要克盡婦道，孝敬公婆，尊敬丈夫，和睦妯娌，惠施婢使。

仍守念佛之道，勿以嫁而置之。又須婉勸其夫，令其念佛，及觀世音，以為前途恃怙。能如是者，則人敬之，神護之，災障不侵，福祥俱集。豈但汝自己有光榮，人亦當由汝而敬及汝之生身父母。

仍然堅守念佛之道，不要因為出嫁就置之不念。又必須委婉勸導她的丈夫，讓他念佛，以及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作為將來的依靠。能夠如此的話，那麼人人敬重她，鬼神護佑她，災障不侵，福祥俱集。不但你自己有光榮，他人也應當因為你而敬重你的生身父母。

謂某人有家教，故其女從小即皈依佛法，吃素念佛，今如是如是之好。豈但父母有光榮，并所皈依之師，亦有光榮。

人們會認為某某人有家教，所以她的女兒從小就皈依佛法，吃素念佛，現在是如何如何的好。不但父母有光榮，連她所皈依的師父，也有光榮。

若不賢孝，則汝必為人所惡，尚是小事。人必謂汝父母

无德行，故生此不贤不孝之女，则汝父母必被人常辱骂之。并汝所皈依之师，人亦以为不能教化汝行孝敬，而受责备也。

如果不贤惠孝顺，那么你必定被他人所厌恶，这还是小事。他人必定会说：你父母没有德行，所以生下这样不贤不孝的女儿，那么你的父母也必定会被他人常常辱骂。连你所皈依的师父，他人也认为不能教化你实行孝敬之道，而受到责备啊！

愿彼等现为贤女，出嫁为人贤妇，后来为人贤母，则何幸如之。祈慧察，与彼等详说之。

愿你们现在为贤女，出嫁后为人贤妇，生育子女后为人贤母，那么这是何等的庆幸啊！请你慧察，并对她们详细叙述。

地母经，太阳经，太阴经，灶王经，眼光经，寿生经，血盆经，妙沙经，分珠经等，通是伪造。

《地母经》、《太阳经》、《太阴经》、《灶王经》、《眼光经》、《寿生经》、《血盆经》、《妙沙经》、《分珠经》等，全都是后人伪造的。

无奈女人见浅，故每信奉。但教彼念佛。如欲念经，当

念心經，文少而義豐，功德無量無邊。此種偽造經，按理，念之尚有罪過。

無奈女人的見識淺薄，所以多有信奉的。只要教她們念佛就好了。如果想要念經，應當念《心經》，文字少而義理豐富，功德無量無邊。這種偽造的經，按道理來說，念了還有罪過。

不過彼等以至誠心念，亦不能說全無功德，但只得誠心之功德，蓋小之小耳。曷若念佛念心經之為愈也。念佛念心經，功德如大海。念偽造經，或有一滴，或不及一滴耳。

不過她們以至誠心來念，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功德，但只是得到誠心的功德，實在太小太小了。不如念佛、念《心經》為更好。念佛、念《心經》，功德如大海。念偽造的經，也許有一滴水的功德，也許還不及一滴水的功德。

復王壽彭居士書（二）（民國二十年）

所有求皈依者，均于單子上書名寄回，以人多亦不各說所以。但祈與彼等說，務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決定念佛求生西方，方可不愧為佛弟

子。

所有要求皈依的人，都在单子上写好法名寄回，因为人多，就不各各说明法名的含义了。只是请你对他们说，务必要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决心念佛，求生西方，才能不愧为佛弟子。

现今水灾，无处不有，或无此灾，又有彼灾，总因人心过于下劣所致。我等佛弟子，当以矫正时弊为务，切不可随顺潮流，则便陷溺无有底极矣。

现今的水灾，到处都有，或者没有水灾，又有其它的灾害，总是因为人心过于下劣所导致。我等佛弟子，应当以致力于矫正时弊，千万不可以随顺潮流，否则就陷溺而没有尽头了。

汝之三子皆聪明，若善教之，则为正器。否则，愈聪明，愈易自误误人。以故为建国取名为慧立，谓能立身，则一切事，均可建立矣。

你的三个孩子都很聪明，如果能好好的教导，则会成为正人君子。否则，愈是聪明，愈容易自误误人。所以为建国取名为慧立，意思是：能够立好品德，那么一切事，都可以建立了。

身乃天下国家，及菩提道之根本，不能立身于道义中，则一事无成。次子惠泉，天姿聪颖，可喜亦可虑也，故取名慧韬。

品德是天下国家，以及菩提道的根本，如果不能在道义中建立品德，那么就会一事无成。次子惠泉，天姿聪颖，既欢喜也担忧，所以取名慧韬。

果能韬晦自淑，不炫露其才华，则可以成正器而大有为。若无涵养，辄形矜夸炫露，必不能载福而有大成就也。

果真能够隐藏才能，自我修善，不炫露他的才华，就可以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大有作为。如果没有涵养，动不动就夸耀炫露，必定不能承载福德而有大的成就。

小女翠娜，亦甚有宿根，取名慧妙。妙者，合宜适当之谓。倘以聪明用之于无益有损之事理中，则成劣慧，不名妙慧。能所施各适其宜，方名妙慧。

小女儿翠娜，也很有慧根，取名慧妙。妙：合宜适当的意思。倘若将聪明用在无益有损的事理中，就成为劣慧，不名妙慧。如果聪慧使用得当，方才称为妙慧。

今之聪明人，每每以自己聪明，施之于诲盗诲淫，越理

蔑伦之小说中，以自矜文才。不知其一气不来，后经若干劫，不知能知天地父母之名字与否。

现今的聪明人，每每将自己的聪明，用在引诱他人偷盗奸淫，违反义理，背弃伦理的小说之中，来夸显她的文才。不知道她一口气不来，后来经过若干劫，不知能不能知道天地父母的名字啊！

使此等人无此劣慧，何至其苦如是之极。故宜栽培，令其一举一动，咸归正道。将来母仪闺闱，师范女流，均可于此卜之矣。慧妙之义，如是，如是。

假使这些人没有这些小聪明，何至于受这些极苦呢？所以应该好好栽培，令她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归于正道。将来为闺门的典范，女子的榜样，都可以从这一点预先料定。慧妙的意义，就是如此啊。

光老矣，不及见其成，而希望于彼者如此。亦可常为彼言之，庶可顾名思义，悉副所望也。

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他们长大成人，而希望他们能够如此。也可以常常为他们说这些话，才可以顾法名而思义，那么才都能符合这些期望啊！

● **(其二) 潘懋 (mào) 春，既欲皈依，自写愿单，何**

竟无一恳求语，并无一致屈之字。彼纵曰不知，汝亦不知乎。

●（第二封信）潘懋春，既然想要皈依，自己写发愿求皈依的单子，为何竟没有一个恳求的话语，以及没有一个谦卑的字眼。他纵然可以说不知理，但你也不知理吗？

世间行路，欲问人，尚须拱手以示敬。况皈依三宝，欲资以了生脱死，竟若以事示平人，则太得不洞事务矣。

世间走路时，想要向人问路，尚且须要拱手表示尊敬。何况皈依三宝，想要依凭三宝来了生脱死，竟然好像是和普通人说事那样，这真是太不洞事务了。

光作此说，非求人恭敬也，理当如此。若不说，彼一生也只是一不洞事人耳。清顺治皇帝，拜玉林禅师为师，法名行痴。与玉林法徒行森书，署名尚写法弟行痴和南。和南，乃磕头也。皇帝与同门尚如此，况与其师乎。此种芳规，岂可不知。

我这样说，不是求人家恭敬我，道理应当是如此。如果不说，他一生也只是一个不懂事的人罢了。清朝顺治皇帝，拜玉林禅师为师父，法名行痴。写给玉林国师的徒弟行森法师的信中，署名尚且写：法弟行痴和南。和南，就是磕头。皇帝与同门师兄尚且如此，何况与他师父呢？

这种美好的规矩，怎可不知道。

古人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非曰深下于人，人则尽心教导也。以自己不能生恭敬心，纵人肯教，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相障，不得其益。譬如高山顶上，不存滴水，故不能受滋润也。

古人说：恭敬谦下他人不够深，就得不到他的真传。不是说深深礼下于他人，他人就尽心教导。而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起恭敬心，纵然他人肯教，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的障碍，不能得到其中的利益。譬如高山顶上，不能存留一滴水，所以不能受到水的滋润。

不但学佛如是，即世间学一材一艺亦如是。世间只身口之活计，佛法则性道之本源，其关系轻重，固天渊相悬也。

不但学佛是如此，即使是世间学习一个才能，一个技艺，也是如此。世间技艺只是糊口的活计，佛法则是性道的本源，其意义之轻重，固然是天渊之别。

祈将此语，令彼视之。然今但取其心，不计其迹，为彼取法名慧懋。谓以智慧，自勉勉人，令其悉皆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念佛圣号，

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請你將這些話，讓他看看。然而現今只取他想皈依的心，不計較他外在的行跡，為他取法名為慧懋。就是以智慧，自己勉勵，並勉勵他人，令他們都能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能如是者，即真佛弟子。否則，但有其名，不得實益。

余詳嘉言錄，此不具書。祈為彼說之，則各盡其分矣。

能夠如此的話，就是真佛弟子。否則，只有虛名，得不到真實利益。其餘詳看《嘉言錄》，此處不再寫出。請你為他說，那么就各盡己分了。

復俞慧郁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所言大禍臨頭，功行淺薄，無有把握，或恐懼失心，打失正念者。但須在深信佛力，法力，自性功德力，至誠持誦力均不可思議。

你所说的：大禍臨頭，功行淺薄，沒有把握，或因恐懼失去道心，打失正念的情況。只須要深信佛力，法力，自性功德力，至誠持誦力都不可思議，就不會出現所忧

虑的情况。

勿道无祸，即有大祸，断不至即失心耳，以有此诸力加被也。凡人须素位而行，则不至因境遇不好，遂致失心。

不要说没有祸，即使有大祸，断然不至于立刻就失去道心，因为有这些力量的加持。一切人都要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就不至于因为境遇不好，而导致失去道心。

凡因境遇不好失心者，多皆无深信力，而兼有顾念前境，不肯放下所致。如被难之时，只思所以逃避之法，余诸不能料理者，概不萦怀。以萦怀不释，有损无益。

凡是因为境遇不好失去道心的人，大多都是没有坚固的信力，而又怀念之前的处境，不肯放下所导致。如果真正有遇到灾难的时候，只需要想着如何逃避的办法，其余那些不能顾及的事，一概不必放在心上。因为即使放在心上不能释怀，也只有损害，没有利益。

故曰，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入，当作如，往也。中庸作入，故仍照书，实则是如）。

所以说：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出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君子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安然自得的（入：应当作

“如”，往的意思。《中庸》作“入”，所以仍就照着书本来写，实际上是“如”字）。

吾人靠到一句佛，越苦越认真念，决不至有失心无措之虞。若常怀此惧，久则成病（心病最难医），不可不知。
我们靠倒在一句佛号上，境遇越苦越要认真念，决不至于有失去道心，不知所措的担忧。如果常常怀有这种恐惧，时间久了就成了心病（心病最难医治），不可不知。

复峰（yì）县宋慧湛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佛教以孝为本，大乘经多有发明。其最显豁详悉者，有佛报恩经，地藏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梵网经。
佛教以孝为根本，大乘经中，多有阐述说明。其中最显明通达，详尽完备的，有《佛报恩经》、《地藏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梵网经》。

孝之一字，局于事亲。通而论之，凡于理于心，能不违悖，均名为孝。否则，均为不孝。学者必须通局兼修，方可名为尽孝。

孝这个字，局部来说是奉事双亲。全部来说，凡是于理

于心，能够不违悖，都称为孝。否则，都是不孝。学习的人必须全部、局部兼修，才可以称为尽孝。

众生入道，均视宿因如何。不但痴傻之人难以教化，即大聪明，大学问人，或更不如痴傻之人，尚能少种善根，不生毁谤。我等但随分随力而为劝导。若欲尽人皆遵佛化，断无此好因缘，只可随缘尽心而已。

众生入道，都要看他的宿世之因缘如何。不但痴傻的人，难以教化，即使是大聪明，大学问人，或许还不如痴傻的人，尚且能够稍微种一点善根，不生毁谤。我们只要随分随力而加以劝导。如果想要所有人都遵从佛陀的教化，绝对没有这样好的因缘，只可以随缘尽心而已。

戒为一切善法之根本，当看在家律要。然律文繁多，或难详读详记。但于心中常常存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心，凡起心动念，不许萌一念之不善，如此则诸戒均可圆持。

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应当看《在家律要》。然而律文繁多，或许难以详尽阅读，详细记忆。只要在心中常常存着一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心，凡是起心动念，不许萌生一念的不善心，能够如此，那么一切戒都可以圆满受持。

**倘只在事相上讲究，虽一戒不犯，亦未能称为持净戒人。
以心中仍有犯戒之相，然而难矣。**

如果只在事相上讲究，虽然一条戒都不犯，也未能称为持净戒人。因为心中仍有犯戒之相，然而这是很难做到的。

**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以至行年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

蘧伯玉，到了二十岁，知道前面十九年的过失，以至于到了五十岁，还知道前面四十九年的过失，想要少犯过失而不能做到。

**孔子，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
此皆以心未能完全与天理吻合为过，非此等人，所作所为，尚有过也。**

孔子，到了七十岁，还想要上天赐给他几年，以期望学习《易经》而免除大过。这都是因为他们将内心没能完全与天理吻合当作是过失，不是说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有过失。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法戒经中之要义。后世钝根

人，宜于此著力，則方為契理契機。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佛法戒經中的要義。後世鈍根的人，應該在這個地方用功，才算是契理契機。

禮佛時，當如親對佛作禮想，則可滅無量罪，增無量福。

進之，則當依十要禮佛偈作想，則更善矣。

禮佛時，應當如同自己親身對佛作禮來想，就可以滅除無量罪業，增長無量福報。進一步，就應當依《淨土十要》中的禮佛偈來觀想，就更好了。

菩提心，是自利利他之心。願生西方，須以菩提心為本，則可冀高登上品。若只有願生心，無菩提心，則功德微劣，難登上品。

菩提心，是自利利他的心。發願往生西方，必須以菩提心為根本，就可以有高登上品的希望。如果只有願生西方的心，沒有菩提心，那麼功德微小低劣，很難登入上品蓮台。

復陳重為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佛法真利益，唯恭敬至誠者，能得其全。其餘則隨其誠之大小，而各有大小益耳。若只鋪張虛華，以圖悅人耳目，則或又有褻瀆之罪。

佛法的真實利益，唯有恭敬至誠的人，才能够完全得到。其餘就根據他誠敬心的大小，而各自得到相應大小的利益。如果只是鋪張虛華，以圖悅人耳目，那麼或許還有褻瀆輕慢的罪過。

汝欲超薦父母，實為孝心，又何須問其有功效否。此問，足見汝之信心不真切。至誠懇切念佛，念至其極，則能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以至究竟成佛。

你想要超薦父母，實際是孝心，又何必必要問有沒有功效呢？這一問，足以看出你的信心不真切。至誠懇切念佛，念到極處，就能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以至於究竟成佛。

何況汝以孝心，為已過去之父母念，能不有功效乎。但恐汝心不大真誠，則汝父母所得之益，亦不大超勝耳。

何況你以孝心，為已經去世的父母念佛，能夠沒有功效嗎？只是恐怕你的心不大真誠，那麼你父母所得的利益，

也就不大殊胜了。

观汝为超荐父母，写信问我，尚不肯见屈，只一敬上了之，则知汝为父母之心，亦系皮毛而已。当发真实心，则必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看你为了超荐父母，写信来问我，尚且不肯委屈自谦，只写一个“敬上”就完了，就知道你为父母的心，也只是皮毛而已。应当发起真实心，就必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复陈逸轩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古今许多大英雄豪杰，亦有担荷佛法，极意修持者。亦有博学多闻，毕生不知佛法为何义。亦有概不理睬，亦不赞扬，亦不毁谤者。亦有绝不知佛法，而任己意见，妄加诽谤者。又有心中深佩佛法，窃取以雄己之门庭，而又特意诽谤，以阻塞一切人入佛法者。

古今有许多大英雄、豪杰，也有担荷佛法，尽心修持的；也有博学多闻，一生不知佛法是什么意思的；也有一概不理睬，也不赞扬，也不毁谤的；也有绝对不知道佛法，而随任自己的情意私见，妄加诽谤的；又有心中深深敬佩佛法，窃取佛法来壮大自己的门庭，而又特意诽谤，

以阻塞一切人進入佛法的。

眾生知見，變幻離奇，若一思之，不禁令人痛息。汝等以罹(lí)苦，得為入法之導。使事事如意，或恐終身為門外漢，而又自以為所得至極，無有過者也。

眾生的知見，變幻離奇，一想到此，不禁令人痛心嘆息。你們因為遭遇苦難，由此成為進入佛法的引導。假使事事如意，或許恐怕終身都是佛法的門外漢，而又自認為所得到的已經到了極點，沒有再超過的。

世間禍福相倚伏，唯在當人之善用心與否耳。令妻，可謂宿有善根，彼只勸汝念三聖經，不勸汝念佛，念觀世音，是未知佛法者。使其真知，豈肯於死生莫保之時，以三聖經為依歸乎。

世間的災禍福慶互相依存轉化，只看當事人能否善用其心罷了。你的妻子，可說是宿世有善根，她只勸你念《三聖經》，不勸你念佛，念觀世音，這是還不明白佛法的人。假使她真明白佛法，哪肯在生死不保的時候，以《三聖經》作為依歸呢？

三聖經，固有大感應，較比念佛，念觀音，則何可同日而語乎。彼於臨終，亦似久修淨業，預知時至者。若非

飾說，即宿世淨業善根成熟所致耳。

念《三聖經》，固然有大感應，比起念佛，念觀音菩薩，（感應）哪里可以相提並論呢？她在臨終，也好像是久修淨業，預知時至的人。如果沒有粉飾不實的話，就是宿世淨業善根成熟所致。

在獄囑汝，臨終囑家人，然始終未以念佛為囑，或者以慈善仁孝生天也。果往生西方，決不至臨終不自念，與勸家人念也。現今只好代彼念佛，祈其未往生則往生，已往生則高升品位。

她在獄中囑咐你，臨終時囑咐家人，然而始終沒有以念佛作為囑咐，或者因為她的慈善仁孝而生到天道了啊！果真往生西方，決不至於臨終時自己不念佛，以及勸家人念佛啊！如今你只好代她念佛，祈願她若沒有往生，則得往生；已經往生，則高升品位。

汝來信，語頗懇切，然猶有輕僧慢法之習氣。此之習氣，實為學道之障。若親來皈依，升座，則磕頭當在二三十以上。即方便說，亦須磕數頭。

你的來信，言語頗為懇切，然而還有輕僧慢法的習氣。這種習氣，實在是學道的障礙。如果是親自來皈依，法師升座，就應當要磕二、三十個以上的頭。即使是方便

的说法，也必须磕几个头。

汝以函祈皈依，只以合掌拜启了之。合掌作揖，是行人问路之克己仪式。汝欲皈依三宝，将资之以了生脱死，又欲报贤妻之恩德，及度脱一切众生者。所期望者甚大，所自屈处甚微，颇有因果不相符契之弊。

而你写信来求皈依，只以“合掌拜启”了事。合掌作揖，这是行人问路的严格要求自己的仪式。你想要皈依三宝，将要依凭三宝来了生脱死，又想要报答贤妻的恩德，以及度脱一切众生。你所期望的很大，而自我委屈之处却很小，很有因果不相符合的弊病。

昔顺治皇帝，与玉林国师之门人写信，尚用法弟行痴和南（行痴，系顺治法名）。彼此相形，岂不天地悬隔。

过去顺治皇帝，与玉林国师的门人写信，尚且用“法弟行痴和南”（行痴，是顺治皇帝的法名）。彼此相互对照，岂不是如天地悬隔吗？

光并非求人恭敬，而作此说。以若按理性，则固无人我之相可得。况从无始以来，互为父母兄弟等，而将来皆当成佛，以度众生乎。是以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恭敬之不暇，何敢责人之未至乎。

我並不是求人恭敬，而這樣說。因為如果按照理性，那麼固然沒有人我之相可得。何況從無始以來，互相為父母兄弟等，而將來都應當成佛，來度脫眾生呢？所以說一切眾生，都是過去的父母，未來的諸佛，應當恭敬都來不及，哪敢責備他人禮數沒盡到呢？

然住持佛法，非嚴立禮儀，則無由令人生景仰，而力修持。是以律中，凡請法等，無恭敬之儀，則不為說。

然而住持佛法，不嚴格樹立禮儀，就無法令人生起景仰，而努力修持。所以在戒律中，凡是請法等事，沒有恭敬的儀式，（法師）都不為他宣說。

而常不輕，見人禮拜，人以杖木瓦石打之，猶遠避禮拜。此乃直據本体而為下種者，非凡夫住持法道之儀軌也。恐汝執此各義，以為光之見局而量小，故為汝略說之，亦系除煩惱之一法耳。

而常不輕菩薩，見人就禮拜，他人用杖木、瓦石打他，他還遠遠地避開禮拜。這是直接依據真如本体，而為他們播下成佛的種子，不是凡夫住持法道的儀軌啊！恐怕你執着各種義理，認為我的見識局限，氣量狹小，所以為你大略說說，也是去除煩惱的一個方法罷了。

慢乃根本煩惱，學佛以能對治煩惱為有益，故不得不與汝說也。今且將錯就錯，為汝取法名為德謙。

慢是根本煩惱（貪嗔痴慢疑），學佛以能對治煩惱為有利益，所以不得不對你說啊！現今暫且將錯就錯，為你取法名為德謙。

謙者，不自滿足之意。金剛經，發度盡一切眾生心，令其悉入無余涅槃，而見一眾生得滅度者。

謙：不自滿足的意思。《金剛經》中，發度盡一切眾生的心，令他們都進入無余涅槃，而見一個眾生得以滅度。

譬如天地覆載，但盡生成之分，不居生成之德，此真所謂無人我眾生壽者相。乃所謂謙謙君子，有終吉也。

譬如天覆地載，只是竭盡我生長成就萬物的本分，不占有生長成就萬物的恩德，這才真是所謂的：無人、無我、無眾生、無壽者相。是所謂的謙虛謹慎的君子，最終的結果很好啊！

能謙，則一切所應擔荷者，咸擔荷之。雖至聖賢地位，總覺人皆勝我。如海納川，如空含象，絕无一物拒之不納不含者。汝能善體此義，則身雖勞，而心常逸，其利

益当自知之。

能够谦下，那么一切所应该担荷的，全都能担荷起来。虽然到了圣贤的地位，总觉得他人胜过我。如大海接纳百川，如虚空包含万象，绝对没有一物被拒绝，而不被接纳，不被包含的。你能够好好体会这种含义，那么身体虽然劳累，而心中却常常安逸，其中的利益，当自会知道。

余当看文钞，及净土诸书，此不具书。文钞，尤为初发心者不可不读之书。以其言浅近详悉，又多有发挥居尘学道，即俗修真之事理。由学佛，而以至诚正，修齐，治平之根本，皆可得其把握。

其余应当看《文钞》，以及净土诸多书籍，此处不再具足写出。《文钞》，尤其是初发心的人，不可不读的书。因为言语浅近，详尽完备，又有很多是发挥居尘学道，即俗修真的事理。由学佛，而以至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都可得到把握。

佛法实积极博爱，不知者，反以为消极，自私自利。以佛究竟度人出苦之法，谓为蛊惑愚俗。以故渐渐积习至今，发为废经废伦等，不忍闻见之恶剧。使人人知因果报应，知死后而神识不灭，随罪福以升沉，何至有此种

现象乎哉。

佛法实际是积极博爱的，不知道的人，反而以为是消极，自私自利的。将佛陀究竟度人出苦的法，认为是蛊惑愚昧俗人。所以渐渐积习到现今，发展成为废经、废除伦理等，不忍见闻的恶剧。假使人人都知道因果报应，知道人死之后，神识不灭，随着罪福上升或下沉，何至于有这种现象呢？

复（袁孝谷，曹崧乔）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所寄手书，不忍卒（z ú）读，何我同人，遭此大劫。水灾即退，圩（w éi）堤不修，再一发水，更加惨酷。况且匪祸未伏，兵灾又兴，直使黎民，将无子（jī é）遗。所寄来的信，不忍心读完，为何我的同胞，遭到如此的大劫难？水灾即使退去了，堤坝如果不修，再一发水，情形将更加惨酷。况且土匪没有被平伏，兵灾又再次兴起，简直使得老百姓，将要没有幸存的了。

近闻赈款衣服，相继输送，然而人谁肯弃浮饰而作功德乎。近有女众来，有带指环金钏者，诃其不宜，令作赈款，视其情形，尚不肯舍。

最近听到有赈灾钱款与衣服，相继输送到灾区，然而有

谁肯舍弃浮华装饰而来作赈灾的功德呢？近来有女众来到寺庙，有佩带指环金钏的人，诃责她最好不要佩戴，让她捐出作赈灾钱款，看她的情形，还不肯施舍。

昨日灵岩当家妙真师来，合寺大众，减省衣单之费，共凑二百二十八元。今日已令自送曹府，用赈江北。前次汉口发水后，灵岩凑一百二十余元，送上海交汉口赈灾会。此诸师之施，可谓竭尽无余之施。

昨天，灵岩山当家妙真法师来了，集合了全寺大众，减省衣单的费用，一共凑了二百二十八元。今天已经令他亲自送到曹（崧乔）府上，用来赈济江北水灾。前次汉口发洪水之后，灵岩山凑了一百二十多元，送到上海，交给汉口赈灾会。这是诸位法师的布施，可以说是竭尽无余的布施。

世之有钱者，尚不肯愍念灾黎，可谓痴人。徒守钱财，以供子孙之浪费，是所谓弃功德而收罪过，为明眼人所怜愍者。其人来生，或恐遇灾，并不逢人为救耳，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世间有钱的人，尚不肯愍念灾民，可以说是愚痴的人。白白守着钱财，来供给子孙们浪费，正是所谓遗弃功德而揽收罪过，被明眼人所怜愍。这个人来生，也许会遇

到灾害，并且不会遇到有人来救他，能不悲哀吗？能不悲哀吗？

但愿诸位蒙佛加被，身心耐劳，庶灾民有覆庇，而不至无救无归也。慈幼院，于十余日前，亦破圩而被水灌入，尚有二十余间房未灌。后又发水，则只十余间。院墙倒许多。所种棉花菜蔬，通被水淹。此次损失，亦颇不少，奈何奈何。

但愿诸位蒙佛加被，身心耐劳，使得灾民有所覆庇，而不至于无救无归啊！南京佛教慈幼院，在十几天前，也破堤而被洪水灌入，还有二十多间房没有灌水。后来又发洪水，就只剩下十多间房了。院墙倒了许多。所种的棉花蔬菜，全都被水淹了。这次损失，也实在不少，怎么办？怎么办？

灾民之苦，可谓至极，当令念佛，及念观音，由此因缘，得种善根，亦是从根本救济之一法也。当此大苦，见诸位不惜精神，为之救济，令彼念佛，则易信受。

灾民的痛苦，可说是到了极点，应当让他们念佛，以及念观音菩萨，由此因缘，得以种下善根，这也是从根本上救济的一个方法啊！遇到这样的大苦，（灾民）见到

諸位不惜精神，來救濟他們，令他們念佛，他們就比較容易信受。

【注：】

1931 年中國水災，當年中國的幾條主要河流如長江、珠江、黃河、淮河等都發生了特大洪水。

受災範圍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長城關外，東起江蘇北部，西至四川盆地。這次水災被廣泛認為是有記錄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且肯定是 20 世紀導致最多人死亡的自然災害。死亡人數估計在 400,000 人到 4,000,000 人之間。其中，長江流域的泄洪區的死亡人數達 145,000 人，受災人口 4000 萬人。

復楊慧昌居士書（二）（民國二十年 原名宇昌）

劉漢雲君，可謂宿有善根。然既信佛法多年，固當早已茹素，何待年至花甲，方才發心乎。是知俗習之不易轉移也，今則竟轉之，亦可謂有勇毅力者。

劉漢雲，可說是宿世就有善根。然而既然信佛多年，就應當早已吃素，為何等到快六十歲了，方才發心呢？所以知道世俗的習氣，實在是不容易轉變啊！現今竟然轉

過來了，也可以說是有勇氣和毅力的人。

彼既常看文鈔，其修持方法，固已明白于心。所最要者，當決定求到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他既然常看《文鈔》，那麼修持的方法，應該已經明白于心。最重要的是，應當決定求到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欲生西方，平日當致力於深信，切願，志誠念佛。欣淨土之淨妙，厭娑婆之濁惡。自行如是，化人亦然。

想要往生西方，平時應當致力於深信，切願，志誠念佛。欣求淨土的淨妙，厭離娑婆的濁惡。自己行持是如此，教化他人也是如此。

不可有一念求來生得人天福報之心，則便可與佛感應道交，決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矣。

不可以有一念求來生得人天福報的心，就可以與佛感應道交，決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啊！

今為彼取法名為慧云。謂以大智慧云，雨甘露法雨，以

潤自他（此即慧云法雨也）。即所謂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切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

現今為他取法名為慧云。就是以大智慧云，施甘露法雨，來潤澤自己他人（這就是“慧云法雨”）。也就是所說的：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切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啊！

又彼曾愍血產孤魂，而超度之。然亦當於一切女人，作永無血產之法，令其現生離苦得樂也。其法唯何。凡女子於幼時，即當念佛，及念觀世音，以期消除業障，增長福壽。

又者，他曾經憐愍因血產而死的孤魂，而超度她們。然而也應當為一切女人，開示一個永遠不會血產的方法，令她們現生就離苦得樂啊！這個方法是什麼呢？凡是女子在幼小之時，就應當念佛，以及念觀世音菩薩，以期消除業障，增長福壽。

果於平時能念，自可消此產難。若至臨產，仍須志誠懇切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則決定易生，不會受苦。

果真在平時能夠念佛，自然可以消除這個產難。如果到了臨產，仍須志誠懇切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則決定容易生下孩子，不會受苦。

若平素绝不念佛，及念观音者，临产肯念，亦决平安而生。若有难产者，即教彼念。并在旁照应之人，同为彼念，亦决定即平安而生。且勿谓临产裸露污秽，念则获罪。须知此系性命相关之时，不可以平常之道理论。

如果平时绝不念佛，以及念观音菩萨的人，临产肯念，也决定平安而生。如果有难产的人，就教她念。并让在旁边照应的人，共同为她念，也决定立即平安而生。暂且不要说临产时裸露污秽，念观世音菩萨就会获罪。要知道这是性命攸关的时刻，不可用平常的道理来论说。

平常，凡念佛人，若衣冠不整齐，或睡眠，洗澡，抽解等，只可心中默念，不可出声朗念。若生产，不可心中默念，必须出声朗念。以默念力微，若心中努力，或致受病。朗念，则气息舒畅，其益甚大。切不可谓念之有罪。

平时，凡是念佛人，如果衣冠不整齐，或者睡眠、洗澡、上厕所等，只可以心中默念，不可以出声念。但如果是生产时，不可以心中默念，必须出声朗念。因为默念的力量微弱，如果心中努力默念，或许会导致受病。出声朗念，则气息舒畅，这个利益很大。千万不可说，出声朗念有罪。

須知菩薩視一切眾生，直同親生子女。子女若墮水火，求父母救，父母聞之即救，決不會因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不救也。

必須要知道菩薩看待一切眾生，如同親生子女。子女如果墮入水火，求父母來救，父母聽到了就會立刻來救，絕不會因為子女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不來救啊！

若平常，亦同此裸露而念，則其罪不小。須按事論，不可死執。有不明理者，家有生產事，彼則躲之他處，過一月多方敢回。謂血腥一沖，則從前所念之經咒佛號，皆無功德。此種愚人，可憐之極。宜以光言，遍告于人，則由生產而死者，當可無有矣。

如果是平常，也如同生產時裸露着身體而出聲念，那麼這個罪過不小。必須按事情來論理，不可死執道理。有些不明白道理的人，家中有生產的事，他（她）就躲到其他地方去，過一個多月，才敢回來。他們認為血腥一沖，那麼從前所念的經咒佛號，都沒有功德了。這種愚痴的人，可憐到極點。應該將我的話，普遍告訴一切人，那麼由生產而死的人，應當可以沒有了。

● **(其二) 內功，是自修。外功，是廣行種種方便。如周**

急濟困，拯災救難等，謂之助道，此須按己力之所能。

●（第二封信）內功，是自己修持的念佛、禪定等功夫；外功，是廣行種種方便。例如周急濟困，拯災救難等，這稱為助道，這外功必須按照自己能力所及來做。

若無其力，或以言指迷，或以言勸眾，令其大家湊成其事。若以受人請而念經念佛，此乃一分懶惰人，依佛度生命之行為也。汝何可混於此中，不怕失自己品格乎。

唯有一事可以做，然汝有職業，亦不甚便。

如果沒有這個能力，或者以言語為他人指點迷津，或者用言語勸導大眾，讓大家湊成這些善事。如果因為受人延請而去念經念佛，這是一些懶惰的人，依賴佛教謀生度日的行為啊！你怎麼可以混到其中，不怕喪失自己的品格嗎？唯有一件事可以做，然而你有職業，也不是很方便。

凡有平素念佛之人，或其人之子孫信佛，於臨命終時，請眾居士助念，其利益甚大。看看飭終津梁，自知。

凡有平時念佛的人，或者這個人的子孫信佛，在臨命終時，請諸位居士助念，這個利益很大。看看《飭終津梁》，就自然會知道。

念佛人，于自己父母，及余眷属前，常须说与彼听。迨及有命终人，自家眷属，通为念佛，此人必能仗佛力生西方。纵不生西方，亦必生善道，有大利益，毫无损伤。

念佛人，在自己的父母，以及其余的眷属面前，要常常说助念的道理给他们听。等到有人临命终时，自家眷属，全都为他念佛，这个人必定能够依仗佛力，往生西方。纵然不往生西方，也必定生到善道，有大利益，丝毫没有损伤。

若不知此，未死即为洗澡，换衣，若因搬动疼痛，则起瞋心。即不至起瞋，然一经搬动，心便不得清净矣。

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还没死就为他洗澡，换衣服，如果因为搬动而产生了疼痛，他就会生起瞋心。即使不至于生起瞋心，然而一旦经过搬动，他的心就不得清净了。

倘平素念佛求生西方之人，一经如此，定规打失正念，不得往生。若未死先哭，则令彼生爱恋心，亦是牵令堕落耳。

倘若平时念佛，求生西方的人，一旦经过如此的打扰，定会打失正念，不得往生。如果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家人就先哭泣，就会令他生起爱恋心，也是牵令他堕落罢了。

臨終一關，要緊之極，固宜為之助念。助念之人，必須熟閱飭終津梁，使其家兒女眷屬，通依助念人之指示，庶可不至因孝心，而致親反受墮落之苦耳。

臨終這一關，極為緊要，一定要為他助念。助念的人，必須熟讀《飭終津梁》，使他家裡的兒女眷屬，全都依從助念人的指示，才可不至於因為孝心，而導致親人反而受到墮落惡道的痛苦。

除助念外，均非所宜。倘此風（謂應赴）一行，則念佛之善男信女，不通通成應赴之俗乎。

除以助念作為佛事之外，其他的都不是你所適合做的。倘若這個風氣（就是應赴經懺）一盛行，那麼念佛的善男信女，不就通通成為趕經懺的俗人了嗎？

明理者，擇善而行，不明理者，唯利是趨。有職業人，誤其職業，懶惰之人，依此打諢(hùn)。不但有礙僧家，實為有礙自家。

明白道理的人，選擇善法而做；不明白道理的人，只是謀求利益。有職業的人，耽誤他的職業；懶惰的人，依此起哄湊熱鬧。不但妨礙出家僧人，實際上也是在妨礙自己。

復湯文煊居士書（二）（民國二十年）

昨明道師持汝書來，觀其發露懺悔之詞，可謂有志之士。然須日日擴充，庶可不至以佛性功德力，反作造惡業受劇苦之據也。天大罪業，當不得一個悔字。

昨天明道師拿來你的信，看其中發露懺悔的言詞，可說是有志之士。然而必須每天擴大充實，才可以不至于以佛性的功德力，反用作造作惡業而受劇苦。天大的罪業，當不得一個悔字。

聖罔念則作狂，狂克念則作聖。堯舜佛菩薩，與吾人之心，同一覺體。但以吾人逆性而修，則淪於業苦眾生之中耳。

即便賢明的人，不省察覺照 失去正知正覺 也會成為狂者，而狂者如能省察覺照來 克服邪念，則能成為聖賢。堯、舜、佛、菩薩，與我們的心，是同一個覺性本體。但因為我們違逆覺性而修，就淪在業苦眾生之中了。

汝既知非，應力改過，能事事力改，則可至無過之地。若只暫時發懺悔，仍然因循不自修持，則仍舊在罪業海中漂泊沉淪，莫之能出也。

你既然知道错了，就应该努力改过，若能事事努力改正，那么就可以到达没有过失的地步。如果只是暂时发起惭愧忏悔，却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不努力自我修持，那么仍旧会在罪恶业海中漂泊沉沦，不能出离啊！

祈详读各书，当步步入胜，庶不至虚生浪死，与木石禽兽同生于天地之间，生无益于人，又有害于人也。

请你仔细阅读各种经典书籍，当会步步进入胜境，才不至于虚生浪死，与木石禽兽一样同生在天地之间，活着无益于他人，而有害于他人啊！

至云皈依，且从缓议。倘汝仍然不移故步，则皈依反为罪咎。何以故。不皈依造业，无坏法之咎。皈依后造业，人必以其既皈依而犹造业，反由此以谤佛法为滥污也。

至于说到皈依，暂且缓一步再说。倘若你仍然不改正以前的行径，那么皈依反而会成为罪咎。为什么呢？不皈依造恶业，没有破坏佛法的罪过。皈依之后再造恶业，他人必定因为你既然皈依，还再造作恶业，反而因此来诽谤佛法是卑陋污浊的啊！

又汝欲皈依，绝不肯自屈，何可满汝之愿。行路者，向人问路，尚须拱手，以示敬意。今欲皈依三宝，尚无拱

手之敬，则其自大自高之习气，一毫也未折伏，何能令汝受皈依。

又者，你既然想要皈依，却又绝对不肯自屈，礼下于人，如何能满你的愿呢？走路的人，向人问路，尚且须要拱手，以表示敬意。如今想要皈依三宝，还没有拱手的敬意，那么你这个自大自高的习气，一丝毫也没有折伏，如何能令你受皈依。

若亲身求皈依者，升座说皈依，须磕三四十头，跪一小时之久。即方便说，亦须磕十余头。谁敢自招轻法之罪，而为汝授皈依乎。皈依，与世间拜师相同，岂世间拜师者，亦不用拱手之礼仪乎。

如果亲自来求皈依的话，法师升座说皈依，必须磕三、四十个头，跪一小时之久。即使是方便说皈依，也必须磕十几个头。谁敢自招轻慢佛法的罪，来为你传授皈依呢？皈依，与世间拜师相同，难道世间拜师父，也不用拱手的礼仪吗？

若据本而论，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礼拜供养之不暇，何敢责人之缺礼乎。若依住持法道之迹论，凡不肯自屈者，为彼皈依，自己亦甚有罪过。

如果依据根本来说，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

佛，禮拜供養都來不及了，哪里敢責備他人缺少禮貌呢？如果依着住持法道的行迹來討論，凡是不肯自屈的人，如果為他皈依，自己也有很大的罪過。

● **(其二) 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其不能為堯舜，不能作佛者，乃不立志之所致也。無志，則不生慚愧，安於凡愚，便長劫輪回於三途六道中，莫之能出也。**

● (第二封信) 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人人都可以成佛。其中不能成為堯舜，不能成佛的原因，是不立大志所導致的。沒有志向，就不會生起慚愧，而安處於凡夫愚昧，就長劫輪回在三途六道之中，不能出離。

汝既發慚愧心，發希聖希賢，學佛學祖之心，固是宿生善根所使。然當日新又新，俾從前之種種不正當之念慮作為，完全拋却，一刀兩斷。切不可藕斷絲不斷，纏綿因循，則必至不久仍歸故轍，依舊埋沒於十種惡業之中。你既然發起慚愧心，發起希求仰慕聖賢，學習佛陀祖師的心，固然是宿生的善根所使。然而應當日新又新，使得從前的種種不正當的念頭思慮，語言行為，完全拋棄，一刀兩斷。千萬不可以藕斷絲連，纏綿沿襲，那麼必然導致不久後，仍就回到老路上，依舊埋沒在十種惡業之中。

致本具之明明德佛性，皆被彼障蔽而不得显现。以作圣作佛之姿，为阎罗之囚，狱卒之对，可不哀哉。

致使本具的明明德佛性，都被恶业障蔽而不得显现。具备作圣人，作佛的资质，却成为阎罗王的囚犯，地狱鬼卒的仇对，能不悲哀吗？

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振。谓以智慧振拔，以期自他皆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出五浊恶世，登彼九品莲邦也。

现今为你取法名为慧振。就是以智慧振拔，以期望自他都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出离五浊恶世，登上九品莲邦。

前所寄书，均可依之修持，而唯文钞，嘉言录为尤要。嘉言录，比文钞较为省力，祈息心阅之。其修持世出世间之方法，俱可悉知，此不具书。

前些天所寄的书，都可以依照着去修持，而《文钞》、《嘉言录》尤其重要。《嘉言录》，比《文钞》较为省力，请专心阅读。那么修持世出世间的方法，都可以全部知道了，此处不再写出。

光老矣，精神不给，不得常来信，来则不复。净土法门，大纲在信愿行三。修持之要，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无须多说，依此力行，则自可亲得其益矣。

我老了，精神不足，不要常常来信，来信就不再回复。净土法门，大纲在信、愿、行三资粮。修持的要点，在于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无须多说，依照我说的，努力实行，那么自然可以亲自得到其中的利益啊！

若欲做大通家，或致将现生了生死之法，置之度外，则可怜可悯也。

如果想要做大通家，或许会导致将现生了生死的净土法门，置之度外，那就实在可怜了。

复吴沧洲居士书（三）（民国二十年）

时疫流行，妻子罹病，当令彼等，各各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汝若会念大悲咒，当加持大悲水令服，自可痊愈，正不必汲汲于医疗也。

时下瘟疫流行，妻子儿女染病，应当令他们，各各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如果会念大悲咒，应当加持大悲水令他们服用，自然可以痊愈，不必要急着找医生治疗。

汝之所说，似乎有得大意。然只空话，绝无一毫受用。佛法，法门无量，通须做到业尽情空，方可了生脱死。否则，纵有所得，依旧不奈生死何。

你所说的，似乎有得到佛法很大悟出的意思。然而这只是空话，绝对没有一丝毫的受用。佛法，法门无量，全都必须做到业尽情空，才可以了生脱死。否则，纵然有所得，依旧不能出离生死。

若在今时，恐举世亦难得一二做到业尽情空地位。唯有念佛一法，若具真信，切愿，志诚念佛，求生西方。纵有通身业力，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所谓带业往生者。

像现今之时，恐怕全世界也难得有一二个做到业尽情空的地位的人。唯有念佛法门，如果具足真信，切愿，志诚念佛，求生西方。纵然有通身的业力，都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这就是所谓的带业往生。

一生西方，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以故末世善知识，多多均主持净土。以净土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故也。

一生到西方，就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了。所以末法时期的善知识，大多都主张修持净土。因为净土法门，下手

容易而成功高妙，用力少而得效迅速的緣故。

每有聰明人，稍明教義，或稍知禪理，便以通家自居，藐視念佛。謂念佛為愚夫愚婦之所為者，此皆不知自反。以知文義為實證之狂徒，定規說空行有，以身謗法，將來必墮三惡道，為愚夫愚婦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憐憫，而莫能救濟也。

每每有聰明人，稍微明白一些教義，或者稍微知道一些禪理，就以大通家自居，藐視念佛法門。認為念佛是愚夫愚婦所做的事情，這都是不知道自我反思。將了解經文義理當作真實證道的狂妄之徒，一定是說空行有，以身謗法，將來必墮三惡道，反為愚夫愚婦念佛往生西方的人所憐憫，而不能救濟。

汝既願皈依，今為汝取法名為慧滄，所謂換名不換體也。然前之滄，系自他俱溺之滄，今依佛法以修持，便成自他俱利之滄。滄雖同，其所以為滄者，固不止天淵懸隔也。

你既然願意皈依，現今為你取法名為慧滄，所謂換名不換體。然而前面俗名的“滄”，是自他都沉溺的“滄”，現今依照佛法來修持，就成為自他都得利益的“滄”。“滄”字雖然相同，其中之所以成為

“ 沧” ， 就不止天渊悬隔了。

其念佛修持方法，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文钞，嘉言录，均已具说，此不备书。

念佛修持的方法，与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恶，心怀真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道理，《文钞》、《嘉言录》，都已经详细说过，此处不再说了。

汝之照相已见，光之照相无有。以光一向不喜张罗，凡撑空场面之事，概不喜为。汝言昔于憨师长处，得光之历史，此语亦非实迹。

你的相片我已经见过了，我没有相片。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张罗，凡是撑空场面的事情，一概不喜欢去做。你说过去在憨玉锷师长那里，听到我过去的历史，这句话也不是真实的事。

憨固信佛，未与光一通音问，恐彼于陈大心处听得几句。然光一向不与人说从前诸事。彼所说者，或近事，若出家前事，均属附会。

憨玉锷固然信佛，没有与我通过音讯，恐怕是他在陈大心那里听了几句。然而我一向不对人说从前的事。他所说的，或许是最近的事，如果是出家前的事，都是附会

不实。

近有因放赈至吾村，由村中人抄与彼之历史，亦不的确。以光离家五十二年，后生由传闻而知一二。彼令光补，光以死期在即，不愿留此空名于世，故不补。后又来书令补，光为彼寄一包书，亦不复彼之信。为汝说此者，以汝云知光历史之故也。

最近因为有人赈灾到了我的村子，由村里的人抄给他的历史，也不是很确切。因为我离开家乡五十二年，后辈由于传闻而知道一二。他令我补充，我因为死期在即，不愿意留这个空名在世上，所以不补。后来又来信让我补写，我为他寄去一包书，也不回他的信。为你说这些，是因为你说知道我的历史的缘故。

●（其二）贵眷通肯念佛，可谓宿有佛缘，故得相为眷属。所言不久与令夫人来苏，窃谓不必。果能至诚恳切念佛，有何所欠。即不见印光，亦绝无所失，即见，又岂于文钞之外，另有所口传密授之妙法乎。

●（第二封信）你家中的眷属，都肯念佛，可以说是宿世有佛缘，所以得以互相成为眷属。你说不久要与你的夫人来苏州，我认为不必要。果真能够至诚恳切念佛，有何欠缺。即使不见我，也绝对没有什么所失；即使见

到我，又難道在《文鈔》之外，另外有什麼口傳密授的妙法嗎？

若真有口傳密授之妙法，其人即是魔王外道，當遠避之不暇，又何可欲向彼求此法乎哉。

如果真有口傳密授的妙法，這個人就是魔王外道，應當遠遠避開都來不及，又怎麼可以想向他去求這個法呢？

況現今飢荒時世，若家中正主，通遠出數日，或致宵小乘機偷搶。倘萬一有此事，不但汝夫婦被人謂迷信，人將謂印光無德，令人得禍也。

何況現今是鬧飢荒的時代，如果家中正主，全都出遠門好些天，或許會致小人乘機偷搶。倘若萬一有這種事，不但你夫婦被人說是迷信，他人也將說我沒有德行，令你們得禍啊！

趙雲鵬居士，皈依應慈法師，好極好極，又何必又皈依于光。即使定欲皈依，有何名不名之可談。

趙雲鵬居士，皈依應慈法師，很好很好，又何必再皈依我呢？即使一定要皈依，有什麼取法名，不取法名可說呢。

民七，徐蔚如，与光未曾一面，因民元年见佛学丛报，载有常惭数篇（此非我名，但随使用之，以不愿令人知名故也），不知为僧为俗，因常打听。至民五已打听到，托友人疏通，欲通函请益，光拒之不许。

民国七年，徐蔚如，与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民国元年，见到《佛学丛报》，登载有署名“常惭”的几篇文章（这不是我的法名，只是随便使用，因为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名字的缘故），他不知道是僧人还是俗人，因此常常打听。到了民国五年，打听到了，委托友人沟通，想要通信请教，我拒绝没有答应。

至民七，将文钞二十余篇，印作一本，陪其母来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闲法师（彼下山，即请谛闲法师进京讲经）。十七年来函言，前欲皈依，师令皈依谛公，十年以来，心中终觉不慰，仍祈许以皈依。

到了民国七年，他将《文钞》二十多篇，印成一本，陪同他的母亲来到普陀山求皈依，我令他皈依谛闲法师（他下山，就请谛闲法师到北京讲经）。民国十七年来信说：以前想要皈依，师父令我皈依谛闲老法师，十年来，始终觉得于心不安，仍请我给他皈依。

光复彼云，汝决欲皈依，即此便可，至于法名，仍用谛

公法名，又何必另取乎。赵君已皈依应师，即犹欲以光为师，当于光所说修持方法上论，不当在法名上论。

我回复他说：你一定想要皈依，就这一念心，就可以了，至于法名，仍旧用谛闲老法师所取的法名，又何必另外再取呢？赵云鹏已经皈依应慈法师，即使还想以我为师，应当在我所说的修持方法上衡量，不应当在法名上计较。

应师所说，乃大乘法。光所说者，乃非大非小，即大即小。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博地凡夫，同修共证之法，此法固宜注重。倘泛泛然与一切大乘法平看，则了生脱死，或在驴年。汝言一并度之之话，究难悉是长和一人，是并其三子，故且从缓。

应慈大师所说的，是大乘法。我所说的，是非大非小，即大即小。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博地凡夫，同修共证的法门，这个法门本来就应该注重。倘若泛泛然将这个法门，与一切大乘法平等看待，那么了生脱死，或许在驴年。你说的“一并度之”这个话，很难知道是指长和一个人，还是和他的三个儿子，所以暂且缓一步再说。

● (其三) 凡夫佛性，未曾亲证，所有自性功德，均不得发现而受用，故一切随业耳。现世之色身，名为报身，即前生所作善恶之果报也。

- （第三封信）凡夫的佛性，沒有親證之時，所有的自性功德，都不能發現而得以受用，所以一切隨業流轉罷了。現世的色身，名為業報身，就是前生所作善惡業的果報。

念佛之人，不復作生死業，然宿業未盡，何能即得往生。若厭世心切，竭誠盡敬，專志念佛，求佛垂慈，早來接引，則亦有之。若自戕其生，以期往生，則便成枉死鬼矣。

念佛的人，不再造作生死業，然而宿業沒有報盡，如何能夠立刻往生。如果厭離世間的心很迫切，那麼竭誠盡敬，專心念佛，求佛垂慈，早來接引，那麼也有這種情形。如果是用自殺的方式，來期望往生，就成為枉死鬼了。

以彼工夫未到而自戕，當其正戕時，已經心失正念。況其戕之之苦，苦不可喻。心失正念，何能與佛相應，蒙佛接引也。此種邪見，自誤誤人，害豈有極。切勿說此話，免得無知受害。

因為他的工夫未到而自殺，正當他自殺時，已經心失正念了。何況自殺的痛苦，苦不可言。心失正念，如何能與佛相應，蒙佛接引呢？這種邪見，自誤誤人，禍害哪

有底限。你千万不要说这个话，免得无知人受害。

有权力者，救人救世则易，害人害世亦易。若以害人害世而得权力，以期救人救世，固不如秉心慈善，随分随力之救人救世，为有益无损也。

有权力的人，救人救世比较容易，害人害世也比较容易。如果因为害人害世而得到权力，以期望救人救世，就不如心存慈善，随分随力地救人救世，更有利益而没有损害。

倘慕权力，而欲得以救人救世，请细思此大权力，能平白而得乎。果真实心修行，虽无权力，亦能救人救世，但不能如有权力之广大耳。然果有权力，纵能行救人救世之事，欲其专注于道，不造恶业，则今无其人。

倘若羡慕权力，而想要得到权力来救人救世，请仔细思量，这个大权力，能够平白无故地得到吗？果真能够真心修行，虽然没有权力，也能够救人救世，只是不能像有权力的人做的影响面那么大罢了。然而果真有了权力，纵然能够实行救人救世的事情，想要他专注在修道，不造恶业，那么现今没有这样的人。

富贵迷人，可畏之至。平常人，手中或有转交之钱，尚

非己物，则心念便变，而为诸恶。况真有大权，而不变其心者，能有几人。切勿误会，则自己幸甚，佛法幸甚。

富贵使人迷惑，可怕到极点。平常人，手中或有转交的钱财，还不是自己的财物，则心念便改变，而造作各种恶事。何况真的有了大权力，而不变原本初心的，能有几人。千万不要误会，那么自己有幸，佛法有幸。

复宁德晋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原名志武）

礼佛菩萨，心中默念，启口称念，均可。心经，于弥陀经前后念，亦可。以经初念莲池海会佛菩萨三称之故，当于弥陀经，往生咒念完，再念心经。埤，读朵音。获，得也。

礼拜佛菩萨，心中默念，开口称念，都可以。《心经》，在念《阿弥陀经》之前或之后念，也都可以。因为在念经之初，念“莲池海会佛菩萨”三称的缘故，应当在《阿弥陀经》，往生咒念完之后，再念《心经》。埤：读音为朵。获：得的意思。

无生忍，即于一切善恶凡圣境界，了无一念生心动念之相可得。金刚经，谓三心了不可得，即是无生忍之注脚。

无生忍：就是对于一切善恶凡圣的境界，没有一念起心动念之相可得。《金刚经》中，说过去、现在、未来三心了不可得，就是无生忍的注解。

且勿谓于一切境，了无一念生心动念，便成枯木寒灰。正所谓寂然不动，如明镜之空无一物，感而遂通，如明镜之有形斯映。正当有形斯映时，仍然空无一物。唯其空无一物，故得有形斯映。无生忍，仿佛如是，祈善会之。能证乎此，则入大菩萨位矣，非尔我之所能即获也。

不要认为对于一切境，因为没有一念起心动念，就成为枯木寒灰，死寂一片。正所谓：寂然不动，如同明镜空无一物。有感即通，如同明镜有形像就映现。正当有形像映现时，明镜本身仍然是空无一物。唯有明镜空无一物，所以才能有形像就映现。无生忍，仿佛就是如此，请好好体会。能够证到这种境界，就进入大菩萨的位次了，不是你我能够马上获得的。

绕佛，当如日月之由东，至南，至西，至北，不可由东，至北，至西，至南。以顺绕有功德，逆绕有罪过。围绕之法，西域最重，与礼拜不相上下，其意便随顺于佛也。

绕佛，应当如日月运行，由东，向南，向西，向北绕行。不可以由东，向北，向西，向南绕行。因为顺绕有功德，

逆繞有罪過。圍繞念佛的方法，西域最為注重，與禮佛拜佛的方法不相上下，其中的用意，是隨順於佛。

念佛時，念觀音，不必另起頭念觀音贊，念佛號完，即接觀音可也。大士，即菩薩之別號，一切菩薩均可稱，非獨觀音為然。

念佛時，念觀音聖號，不必另外起頭念觀音贊再念觀音聖號，念完佛號，就可以接着念觀音聖號。大士：就是菩薩的別號，一切菩薩都可以稱為大士，不是只有觀音菩薩，才可以稱為大士。

常示，了無有益，能常省察，則一句亦有多餘，不能省察，縱將一大藏經通寫來，也無用處。

經常顯示自己，並無絲毫的利益。如果能夠常常自我省察，那麼一句一偈，也就綽綽有餘了。不能自我省察，縱然將一部大藏經全都寫下來，也沒有什麼用處。

現今之世，又非本年六月以前之世。江南江北，通成水國，聞之痛心。天災人禍，相繼而至。當令家人，同念觀音，以為預防也。

現今的世道，又不是今年六月份以前的世道。長江南北，全都成為洪水澤國，聽了讓人痛心。天災人禍，相繼而

来。应当令家里人，同念观世音菩萨，作为灾难来临前的预防啊！

复（刘汉云，杨慧昌）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值此大灾见告，当随己力设法救济，以尽自己之天职，则其利大矣。光一向不做事，凡所有施资，均归于印书，或救灾用。

你写信告诉我，遇到这样大的水灾，应当根据自己的力量想办法救济，以尽自己的天职，那么这个利益就大了。我一向不做事（修庙、慈善等事务），凡是他人布施的钱财，全都拿来印书，或者用来救灾。

今年六月，汉口初发水灾，明道师往上海，代捐一百圆。后其水更大，又捐一百圆。一弟子以芜湖水灾，函祈募赈。

今年六月份，汉口开始发生水灾，明道师前往上海，代捐一百圆。后来洪水更大，又捐一百圆。一位弟子因为芜湖水灾，写信请求募捐赈灾。

光复彼信，谓光一向不募捐，况在关中。汝愿每年给二

百圆作用费，祈将此助赈，以后永勿见给。随汝捐二百也好，四，六，八，千也好。

我回复他的信中说：我一向不募捐，何况现在闭关期间。你发愿每年给我二百圆作用费，请你将这笔钱用来赈灾，以后永远不要再给我。根据你自己的能力捐二百也好，四百、六百、八百、一千也好。

后一弟子曹崧乔，往江北赈灾，打电令光劝捐，光送印书洋一千赈灾。高鹤年，来函祈救灾，光令交二百三十元。此今年赈灾所出者。

后来一位弟子曹崧乔，前往江北赈灾，打电报令我劝募捐款，我送去印书的一千洋元赈灾。高鹤年，来信请求救灾，我令人交给他二百三十元。这是今年赈灾所出的钱。

光作此说，非自夸功，盖欲汝等同皆发心，随分随力而为救济。有力出力，无力出言劝有力者，亦是善事。

我这样说，不是自夸功劳，是想要你们共同发心，随分随力地来救济。有力出力，没有力量就用言语劝化有能力的人，也是善事。

又今之女人首饰，臂钏，耳坠，戒指均不可带，带之则

招祸。若留之与儿女，则是贻祸于儿女。若死后附葬，必致掘坟露尸，其为辱也，大矣。若肯赈灾，则是送祸去而迎福来矣，祈与一切人发挥此义。若女界中肯如此以施，则其款巨矣。勿谓我语迂阔，实为至理至情。

又者，现今女人的首饰、臂钏、耳坠、戒指等都不可佩带，佩带就会招来灾祸。如果留给儿女，就是遗留灾祸给儿女。如果死后随葬，必会招致被人掘坟露尸，这个侮辱就大了。如果肯拿来赈灾，就是送走灾祸，迎来福庆，请对一切人阐明发挥这个意思。如果妇女们肯如此来布施，那么钱款就多了。不要说我的言语不切实际，实际是至理至情。

彼高邮，邵伯之富人，在先何尝不念念为子孙谋，不肯少行救济。而大水一来，房屋，器具，人口，通皆七零八散，十不存一。每村数十家，求一锅一灶而不可得。

那些江苏高邮市邵伯镇的富人，起初何尝不是念念为了子孙谋划，不肯稍微去做一些救济。等到大水一来，房屋、器具、人口，全都七零八散，十个不存一个。每个村子几十户人家，想找一锅一灶都得不到。

曹崧乔，在扬州买锅，灶，米，火柴，数十家给一锅，以大船装去。村间用小船往放。说之令人堕泪。有房未

倒者，蛇与蜈蚣，均盘踞其上，人欲上房，亦不敢上，树上亦然，可怜可怜。

曹崧乔，在扬州买锅、灶、米、火柴，几十家人给一口锅，用大船装去。到了村里就用小船前往发放。说的让人流泪。有些房子没有倒的，蛇与蜈蚣，都盘踞在屋顶上，人想要上到房子上，也不敢上，树上也是如此，实在可怜啊！

彼女人尚将招祸之物，不肯用以救济，则后生他世，恐亦罹此灾，而无人肯救也。

那些女人还将这些招来灾祸的金银首饰等，不肯拿来救济灾民，那么后生他世，恐怕也会遭受这样的灾祸，而没有人肯去救济她们啊！

复刘德护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令正，既知求僧念佛延生，又当自己常念佛，以求往生。若止靠人求延生，不知求阿弥陀佛，于自己寿终时，接引往生，则是见小而失大。倘肯志诚念佛，求生西方，生前死后，均有不可思议之利益。

你的正妻（正房），既然知道求僧人念佛延长寿命，也

应当自己常常念佛，來求往生。如果只是靠別人來求延長壽命，却不知道求阿彌陀佛，在自己壽終之時，接引往生，就是見小利而失去大利。倘若肯志誠念佛，求生西方，活着死后，都有不可思議的利益。

昨一女弟子來，為一姓汪女弟子帶些食物。言，汪氏前兩月，一日初黑，忽來二十餘強盜，各持手槍來搶。其屋樓上下住七家，彼在樓中間。

昨天一位女弟子來，為一位姓汪的女弟子帶了些食物。說：汪氏在前兩個月，有一天天剛黑，忽然來了二十多個強盜，各各拿着手槍來搶劫。她們那個屋樓，上下住了七家，她家住在樓的中間。

因將電燈息却，其夫妻跪佛前求。而佛前之燈，若有一人吹滅。強盜打門不開，遂不打。余六家通搶了，唯彼未失一物。

因此將電燈息滅，夫妻二人跪在佛前求。而佛前的燈，也好像有一個人把它吹滅了。強盜打門打不開，於是就不打了。其餘六家全都被搶了，只有她家沒有丟失一件東西。

可知念佛之人，平常尚能逢凶化吉。況臨命終時，往生

西方之利益，比此大得不可說其形相倍數乎，當勸彼常念為幸。

可知念佛的人，平常尚且能夠逢凶化吉。何況臨命終時，往生西方的利益，比起這個利益，大得無法說出其中的形相倍數，應當勸她常常念佛為好。

復姚維一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人之入道，各有因緣，因緣若到，則有莫明其妙之機感。光一庸碌守分之粥飯僧。自光緒七年出家，只欲自了而已，絕无一念敢發利人之心。

每個人進入佛門，各有自己的因緣。因緣如果到了，就有莫明其妙的機緣感應。我是一個平庸碌碌無為，安守本分的粥飯僧。自從光緒七年（1881年）出家，只想要自己了生死而已，絕對沒有一念敢發利益他人的心。

自光緒十九年到普陀，一事不為，但只在法雨寺，作吃飯僧。即偶有令支筆墨差事者，絕不用印光二字。即自己所為之事，亦用別名。以故二十餘年頗安樂，終年無一人來訪，無一函相寄。

自從光緒十九年（1893年）到了普陀山，一件事也不

做，只在法雨寺，作一个吃饭的僧人。即使偶尔有人让我写一些文稿，绝对不用“印光”二个字。就是自己所做的事，也用另外的笔名。所以二十多年，比较安乐，整年都没有一个人来访，也没有一封信寄来。

至民国元年，高鹤年，以数稿给去，登佛学丛报，然非本名，人亦不知。间有一二多事者打听。至民国五年，徐蔚如已知，欲通函，托友问，光不许。

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高鹤年居士，将我的几篇文稿哄骗带去，登在《佛学丛报》上，然而也不是我的本名，他人也不知道。这期间有一二位多事的人到处打听。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徐蔚如已经知道，想要与我通信，委托友人问我，我没有答应。

至六年，以与友人之信三封，印数千本施送。次年搜罗二三十篇，于京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从此印光之名，常刺人耳目，而从前之自在幸福，完全失之。

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徐蔚如将我与友人的三封信，印了几千本布施赠送。第二年（1918年）他搜罗了二、三十篇文稿，在北京排印，名为《印光法师文钞》。从此“印光”的名字，就常常刺人耳目，而从前的自在幸福，就完全失去了。

此后函件日多，甚至月有百多封。且光一向不喜用人，而拆，写，封，贴，通归自办。况尚有人情往还，颇觉辛苦。

此后的信件一天比一天多，甚至一个月有一百多封信。而且我一向不喜欢用他人做事，所以拆信、写信、封信、贴邮票，全都是自己办理。况且还有人情往来，觉得很辛苦。

故于前年，已允香港数弟子之请，决欲往彼。以言语不通，僻居海岛，当可安乐，以了余生。友人以普陀山志未经成书，极力挽留，遂于苏掩关。去年另排历史统纪增修本，今已印出，想已请得。

所以在前年（1929年），已经答应香港几位弟子的请求，决定前往香港。因为语言不通，僻居海岛，应当可以得到安乐，以了余生。友人以《普陀山志》没有成书，极力挽留，于是在苏州闭关。去年（1930年）另外排印《历史感应统纪》增修本，如今已经印出来了，想必你已经请得了。

普陀志，将欲开印，大约十月当可出书。现有正信录一书印出，此书可破拘墟之邪见。今又排净土十要之原本，

比成时大师节略者，当多五分之二。而又附若干要文，与十要大有辅弼。大约明年春间，当可出书。

《普陀山志》，将要刻印了，大约十月份就可以出书。现在有《正信录》一书印出来了，这本书可以破除偏执浅薄之人的邪见。现今又要排印《净土十要》的原本，比成时大师节略的《净土十要》，应当多了五分之二。而且又附录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对于《净土十要》有很大的辅助。大约在明年（1932年）春天，应当可以出书了。

光平生率真守愚，绝不肯以大话撑空架子，以自误误人。文钞中所说者，均属人各能行，又能现生亲得实益者。即人谓光无知无识，但以愚夫愚妇所行之事教人，亦无所惜。然亦有谓其合己机宜，由兹生信修持者，亦不乏人。

我一生率真守愚，绝不肯用大话撑空架子，来自误误人。

《文钞》中所说的，都是每个人自己都能够做到，又能够现生亲自得到真实利益的。即使他人认为我无知无识，只是以普通百姓所能做的事来教导他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当然也有认为适合自己的根机，由此生信修持的，也有不少人。

須知佛法，法門無量，欲依之修持了生脫死，必須到業盡情空地位，方可。否則，夢也夢不著。

必須知道佛法，法門無量，想要依照佛法修持，了生脫死，必須到業盡情空的地位，方才可以。否則，做夢也夢不到。

唯淨土法門，若具真信切願，加以志誠懇切念佛，則便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得往生，則已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矣。

唯有淨土法門，如果具足真信切願，加上志誠懇切念佛，就可以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旦得以往生，就已經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了。

倘不依此法，另修別種法門，則斷難現生了脫。現生得遇此法，而不注意，將來豈能又遇此法，而即注意修持乎。是以宜及早注意于此法也。

倘若不依照這個法門，另外修習其他的法門，那麼決定很難現生了脫生死。現生能夠遇到這個法門，却不去注意，將來哪里能夠又遇到這個法門，而立即注意修持呢？所以，應該及早注意這個淨土法門啊！

淨土法門，一切世間事務，均無所礙。但須各盡其分，

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仆忠而已。

淨土法門，對於一切世間事務，都沒有妨礙。但必須各盡自己的本分，如父親慈愛子女，子女孝順父母，兄長友愛弟弟，弟弟恭敬哥哥，丈夫和睦妻子，妻子順從丈夫，主人對仆人仁厚，仆人对主人忠誠罷了。

汝在家中，正好修行。常存除暴安良之心，對人民，作自己家人想。對兵士，作自己弟兄想，必期於弟兄護持家人。

你在家中，正好修行。常常存有除暴安良的心，對人民，當作自己的家人來想；對士兵，當作自己的弟兄來想，必定期望兄弟來護衛家人。

凡所到處，切誡兵士，存忠恕心，不可稍有擄掠奸淫之事。縱人不知，天地鬼神為記其功過。或於現生，或於後世，決定要受善惡之報，決定不會有因無果。

凡所到之處，千萬要告誡士兵，存有忠恕之心，不可以稍有擄掠奸淫的事。縱然人不知，但天地鬼神會為他記錄這些功過。或者在現生，或者在後世，決定要受這些善惡的果報，決定不會有因無果。

民八九年，一軍士楊某，人極忠厚好善。在陝鎮嵩軍中，

作营官，吃长素，能背诵金刚经，日念数遍。在军十年，打仗四百余次，通身大小未带一伤。

民国八、九年（1919年、1920年），有一位姓杨的军官，为人极其忠厚好善。在陕西镇嵩军中，作营长，吃长素，能背诵《金刚经》，每天念好几遍。在军中十年，打过四百多次仗，全身没有一处受大、小伤。

初欲告退，以刘镇华，憨玉琨，皆属同乡，不许彼退。一年开往河南打赵倜(tì)，彼遂私遁。从兹朝五台，峨眉，九华，普陀。至普陀，住法雨寺，与光言及彼之心行。惜无学问，未能阐扬大法，随机利人也。

最初想要告退，因为刘镇华，憨玉琨，都是同乡，不许他退役。有一年，军队开往河南打赵倜，他于是私自逃走了。从此朝礼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到了普陀山，住在法雨寺，与我说到他的心行。可惜他没有学问，不能够阐扬大法，随机利益他人。

念佛之法，则文钞具有，此不备说。家中眷属，均当教彼志诚念佛，其益大矣。世有愚人，不知佛之所以为佛，每每死执恭敬而不变通。如吃葷，则不敢念。又如女人月经来，或临产，则不敢念。须知吃素最好，吃了葷亦可念。月经来，但常洗涤洁净，切勿以污手不洗，而触

经像，及烧香等。洗净，则无碍矣。

念佛的方法，《文钞》中都有，此处不再说。家中眷属，都应当教他们志诚念佛，这个利益非常大。世间有愚人，不知佛之所以为佛，每每死死执着恭敬而不知道变通。例如吃荤了，就不敢念佛。又如女人月经来了，或者临产，就不敢念。要知道能够吃素最好，吃了荤也可以念。月经来了，只要常常洗涤洁净，千万不要脏手不洗，就去接触佛经、佛像，以及烧香等。洗干净，就没有妨碍了。

女人临产，要出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不至难产。纵难产者，肯志诚念，亦决定即产。此话光初不说，及后闻许多人或生几天，或开肚皮，或由产死。故常与一切人说，凡临产若念，无一难生者。平时必须恭敬洁净。此时裸露不净，出于不得已，有性命相关。但取心中志诚，不必在外形相上论也。

女人临产，要出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不至于难产。纵然有难产的人，只要她肯志诚念观音圣号，也决定立即产下。这个话，我最初不说，等到后来听到很多人或者生好几天，或者剖开肚皮，或者由于难产而死。所以就常常对一切人说，凡是临产时，如果念观音圣号，没有一个难产的。平时必须恭敬洁净。这个时候

裸露不净，是出于不得已，性命攸关。只取心中的志诚，不必在外在形相上来讨论。

若平时，则必须衣冠整齐，手脸洁净，方可出声念。否则，但心中默念，则功德仍是一样。故睡眠，洗澡，抽解，或至不洁之地，均心中念。唯女人临产，须出声念。以心中念力微，故难感通。若或鼓力，恐致受伤，故宜出声也。

如果平时，就必须衣冠整齐，手脸洁净，方才可以出声念。否则，只在心中默念，那么功德仍然是一样的。所以睡眠、洗澡、大小便，或者到不干净的地方，都在心中默念。唯有女人临产，必须出声念。因为心中默念力量微弱，所以很难感通。如果心中默念而生产用力，恐怕导致闭气受伤，所以适合出声。

汝既欲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宗慈。宗，主也。以慈悲心为主，而行自利利他之事，则可不虚此生，不虚此遇矣。

你既然想要皈依，现今为你取法名为宗慈。宗：主的意思。以慈悲心为主，而实行自利利他的事，就可以不虚度此生，不虚此遇啊！

近來人每每好高務勝，稍聰明，便學禪宗，相宗，密宗，多多將念佛看得無用。彼只知禪家機語之玄妙，相宗法相之精微，密宗威神之廣大。而不知禪，縱到大徹大悟地位，若煩惱未淨，則依舊生死不了。

近來的人，大都好高務勝，稍有聰明，就學禪宗、相宗、密宗，大多將念佛看得沒有什麼用。他只知禪家機語的玄妙，相宗法相的精微，密宗威神的廣大。而不知禪宗，縱然到了大徹大悟的地位，如果煩惱沒有斷淨，那麼生死依舊不了。

相宗，不破盡我法二執，則縱明白種種名相，如說食數寶，究有何益。密宗，雖云現身可以成佛，然能成者，決非博地凡夫之事。凡夫妄生此想，則著魔發狂者，十有八九也。是以必須專志於念佛一門，為干穩萬當之無上第一法則也。

相宗，不破盡我法二執，那麼縱然明白種種名相，也依然如同說食數寶，究竟有什麼利益呢？密宗，雖然說現身可以成佛，然而能成佛，決定不是博地凡夫的事。凡夫妄生此想，那麼著魔發狂的，十個有八九個啊！所以必須專主於念佛法門，為干穩萬當的無上第一法則啊！

复王晓曦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今年水灾，千古未闻，前途危险万分。汝若得大喇嘛之神通，则不须虑。否则，当志诚念佛，及观世音，以作预防之计。

今年的水灾，千古未闻，前途万分危险。你如果得到了大喇嘛的神通，则不须忧虑。否则，应当志诚念佛，以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来作为预防灾难的计策。

密宗一法，真实不可思议，小丈夫用之，或致未得其益，先受其损。愿勿过于攀高，或可亲得实益。否则，颇有危险。

密宗这一法门，真实不可思议，小丈夫去修学，或许会导致尚未得到密宗的利益，却反而先受到密宗的损害。愿你不要过于攀高，或许还可以亲身得到真实的利益。否则，会有很大的危险。

显荫，得密宗真传，又通台宗，已是显密圆通之灌顶大阿阇(shé)黎。凡有从彼受灌顶者，均可现身成佛。而显荫死时很糊涂（死在居士林，一弟子亲见），咒也不

能念，佛也不能念。固知此法，不如念佛之穩當多多也。

顯蔭，得到了密宗的真傳，又通達天台宗，已經是顯密圓通的灌頂大阿闍黎。凡是有依從他受灌頂的人，都可以現身成佛。而顯蔭死的時候很糊塗（死在居士林，一位弟子親眼所見），咒也不能念，佛也不能念。所以可知密宗這個法門，不如念佛穩當得多啊！

復閱宗經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原名永濂）

讀與明道師書，具知為民為法之心，不勝欣慰。凡有犯法議罰，當須按其罪，並須量其力。若無財力，罰多，則一蹶不振，亦未免傷為民父母之誼。有力則可，無力則示警而已，庶幾兩適其適。

讀了你寫給明道師的信，完全知道了你為眾人、為佛法的一片心，非常欣慰。凡是有人犯法，商議處罰的事，應當要按照他所犯的罪，並衡量他的財力來處理。如果沒有財力，罰的太多，那麼他就會一蹶不振，也免不了有損傷身為人民父母官的情誼。有財力，可以罰錢，沒有財力就警示一下而已，使得兩方面各適其宜。

至於寺門改向，殿亦改立，舊殿之本師石像不能動，又

何須慮。正殿既供本師，偏殿豈不可又供本師乎。此固不須過慮。

至於寺門改方向，大殿也改建，舊殿的本師釋迦牟尼佛的石像不能移動，又何須忧虑。正殿既然供奉本師，偏殿難道就不可以又供本師嗎？這些不須要過份考慮。

汝已辭職，若上峰不許，則固宜照舊整理。但只取簡朴，不取華美。只期大家實信實行，不一定要作何建築，撐何場面。

你已經辭職，如果上司不允許，那麼就應該照原樣整理。但只取簡朴，不取華美。只期望大家真實相信，真實修行，不必一定要作什麼建築，撐多大場面。

淨土一法，人人可修，修之均有感應。今人多多皆是好高務勝，以致或因撐場面，反累實益也。

淨土法門，人人都可以修習，修了都有感應。現在的人大多都是好高務勝，以致或因撐場面，反而拖累了真實利益。

現今之人，一動手先講建築。未知淨土之所以，便欲遍研大乘經論。或慕禪宗之玄妙，或慕相宗之精微，或慕密宗之神通。將仗佛力了生死之法，視之若不濟事者。

現今的人，一動手就先講建築。不知淨土法門的所以然，便想要周遍研究大乘經論。或者羨慕禪宗的玄妙，或者羨慕相宗的精微，或者仰慕密宗的神通。將這個依仗佛力，了生死的法門，看作好像沒什麼用一樣。

禪宗，縱能悟，誰到業尽情空地位。相宗，縱能記清名相，誰能真破我法二執。密宗之神通，及現身成佛，亦實有其事，然非爾我之根性所可冀及。有欲得神通，欲即成佛，而由茲著魔發狂者甚多。

禪宗，縱然能夠開悟，誰能達到業尽情空的地位。相宗，縱然能夠記清名相，誰能夠真正破除我法二執。密宗的神通，以及現身成佛，也確實有這樣的事，然而這不是你的根性可以期望達到的。有想要得神通，想要即身成佛，却由此反而著魔發狂的人有很多。

顯蔭，既通台宗，又得密宗真傳，已是灌頂大阿闍黎。凡所與灌頂之人，通皆現身成佛。彼到死時，咒也不會念，佛也不會念。在彼平時，心中，語意中，每以法身大士相擬。到了臨終，尚不如一字不識之老太婆，老实念佛者，為能安然念佛而逝之為愈也。

顯蔭，既通达天台宗，又得到密宗的真傳，已經是灌頂的大阿闍黎。凡是由他灌頂的人，全都可現身成佛。顯

荫到死的时候，咒也不会念，佛也不会念。在他平时，心中，语意中，每每以法身大士相比拟。到了临终，还不如一字不识的老太婆，老实念佛的人，能够安然念佛往生做得好。

成都有刘某，妄以一女人为证果，唯此女人之言是听。凡有驳者，即绝交不与通函。重庆一喇嘛，谓依彼之法，七日即可往生。一往生即成佛，并不须再行修习。此种知识，当敬而远之，勿一亲近，庶不至未得彼之益，先受彼之损。

成都有一位刘某，错妄认为一个女人证了果，只听这个女人的话。凡是有批驳她的人，就绝交不与他通信。重庆有一位喇嘛，说依他的法修持，七天就可以往生。一往生就成佛，并不须要再进行修习。这种知识（指人），应当敬而远之，不要亲近，才不至于没有得到他的利益，反而先受他的损害。

否则，得损处可保稳当，得益处恐怕在驴年。若明年便属驴年，则亦可为大幸，恐明年不是，则或至绝望。

否则的话，得损害，可以保证稳得，得益处，恐怕却在驴年。如果明年就是驴年，那么还算非常幸运。恐怕明年不是驴年，那么或许就会绝望了。

复传德师书（民国二十年）

现在是一极危险之世道，汝发心闭关，以我所见，不如不闭为妙。汝在关中，不能料理外面事务，倘有强盗，或偷或抢，汝作如何行止。

现在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世道，你发心闭关，以我的看法，不如不闭关为好。因为你在关中，不能处理外面的事务，如果有强盗来，或偷或抢，你怎么应付。

现今各处水灾，灾民逃之四方者，不胜其多（后来之危险，尚不止此，恐怕还有大战争事）。内有匪类，难免有此种不法之行为。

现今到处发生水灾，灾民逃往四面八方的，非常多（后面的危险，还不止这些，恐怕还有大的战争发生）。这里面会有匪类，难免会有这种不法的行为。

若入关，遇此种事，将何料理。倘又以闭关招徕施主封关，一门锁加许多，匪徒必谓此关和尚有钱，必有不良之想念。是关门上之各锁，即是招祸之据。汝既无学问，但以志诚恳切，朝暮课诵，此外立几时念经（随自己身分）。

如果入关，遇到这种事，将如何处理。如果又因为闭关

招來施主給你封關，一個門上加上許多鎖，匪徒必定認為這個關里的和尚有錢，必有不良的想法。這個關門上的各種鎖，就是招禍的憑據。你既然沒有學問，只要以志誠懇切的心，早晚課誦，除此之外，定立什麼時間念經（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

至於念佛，能按時念亦好。否則，鎮日隨便，不分行住坐卧（卧當默念，不宜出聲），總以念佛為事。然須生信，發願，求生西方，萬不可求來生福報。若求來生福報，即是破戒違法。

至於念佛，能按時念也很好。否則，整天隨緣隨份，不管行、住、坐、卧（卧時應當默念，不適合出聲念），只把念佛作為事務。然而必須生真信、發切願、求生西方，千萬不可以求來生福報。如果求來生福報，就是破戒違法。

以念佛法門，乃是教人求生西方的法門。汝既念佛，不求生西方，又要求來生，是不遵佛教。此是佛教人必定要依之法，汝不肯依，故名破戒違法。

因為念佛法門，就是教人求生西方的法門。你既然念佛，不求生西方，還要求來生，就是不遵從佛陀的教導。這是佛陀教人必定要依從的法，你不肯依從，所以名為破

戒違法。

若今生尚有修持，來生定有世福可享。一享福，必定要造惡業（今之世道，亂至如此，多半是前生修痴福者，所釀成耳），既造惡業，則後來之苦報，不忍言說矣。

如果今生尚有修持，來生一定會有世間福報可享。一享福，必定要造作惡業（現今的世道，壞亂到如此地步，多半都是前生修痴福的人所釀成的），既然造作惡業，那麼將來的苦報，就不忍言說了。

光如此說，依否任汝，以後不許再來信。以光年老，不能應酬也。

我這樣說，聽不聽，隨你，以後不許再來信。因為我已年老，不能應酬了。

復寧（德恒，德復）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皆德晉之弟）

現今世道人心，壞至其極。凡聖賢所傳述之道德，仁義，孝慈，廉節，均廢棄之。凡古昔所不忍見聞，不肯掛齒者，均極力提倡，期其一致進行。

當今社會的世道人心，敗壞到了極點。凡是聖賢所傳述

的道德、仁义、孝慈、廉节，全都废除丢弃。凡是古时候所不忍见闻，不肯提及的，全都极力提倡，期望那些违背天理人伦的事全都盛行于世。

而男女自由恋爱，裸体相抱跳舞之场与学校，不知其数。大学堂，画裸体画，以期美术进步。美术固能进步，绝不虑人道退步，畜道进步乎。

而男女自由恋爱，裸体相抱跳舞的场所和学校，不知道有多少。大学课堂，画裸体画，以期望美术进步。美术固然能进步，但是绝对不去顾虑人道在退步，畜生道在进步吗？

汝等均少年，须知好歹，切不可于此种灭伦灭理之邪说中，中其毒气。则后来尚可自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愧作。否则，纵艺高学博，于己于人，有何所益。

你们都是少年，应该知道好歹，千万不可以被这种灭除人伦天理的邪说所污染。那么将来还可以自立在天地之间，而没有羞愧的事情。否则，纵然才艺高超，学识广博，对于自己他人，又有什么利益呢？

汝须知因果报应，了无或爽。虽一时或未能即见，而过数十年，决无不见者。况死后，及来生后世，凡夫不得

而知者乎。

你应该知道因果报应，没有丝毫差错。虽然短时间内或许不能立即见到，然而经过几十年后，决定没有不见的道理。何况死了之后，以及来生后世，凡夫不得而知的报应呢？

今日世道之坏，由于儒者多不信因果报应，及与轮回生死。彼理学家，窃取佛经要义，以宏儒宗。反以佛普度众生之道，谓为蛊惑愚俗，而辟驳之。

今天世道的败坏，是由于儒家学人大多不相信因果报应，以及生死轮回。那些理学家，窃取佛经要旨，来宏大儒宗。反而把佛法普度众生的大道，说成是蛊惑愚昧俗人，而加以驳斥。

致凡儒者不肯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相劝导，大家都认作若有若无，故世道日益浇漓。具顶天履地之气概，不随流俗所转者，无有几人。

致使凡是儒者都不肯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来互相劝导，大家都认作若有若无，所以世道人心，一天比一天的浮薄不实。具有顶天立地的气概，不会随世俗习惯所改变的，没有几个人。

而欧风一至，胥然风从，变本加厉，故成今日之世道。

人情如水，礼法如堤，去礼法之堤，能不人欲横流乎。

而欧风西学一来，全都如风一样跟从，变本加厉，因此导致今天的世道。人的情欲如同洪水，礼法如同堤坝，撤去礼法的堤坝，能不人欲横流吗？

人欲既横流，礼法努力去，故感大水遍发，江堤河圩（wéi），到处破坏，几多人民，被淹而死。有未死者，无衣食住，号寒啼饥，不忍见闻。

人欲既然横流，礼法极力撤去，所以招感大水遍发，江堤河圩，到处被破坏，多少人民，都被淹死。没有被淹死的人，没有衣服、饮食、住处，因为饥饿寒冷而哭叫，实在不忍心看到听到。

纵有好善之士，多方捐募，卒以人多款少，难以遍及。而江堤河圩，须款更多。若不修，则由小至大，水尽横流。若修，则实无此财力。而况盗匪猖獗，南北交仇，外侮横暴。此际之人民，真可谓可怜可悯，而无所控告者。

纵然有好做善事的人，多方来捐募，终究因为灾民多，钱款少，难以遍及。而修筑江堤河圩，需要的钱款更多。如果不修，那么由小缺口变成大缺口，洪水完全横流。

如果要修，又实在没有这个财力。何况强盗土匪猖獗，南方北方互相仇恨，外敌侵犯横行残暴。此时的人民，真可以说是，可怜可悯，而无处控告。

汝二人年纪尚轻，必须恪守旧道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乃做人之规矩准绳。人若不在此八者上致力，即谓之亡八字。八字既亡，便是衣冠禽兽矣。

你们二人年纪还轻，必须坚守旧的道德传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是做人的规矩准绳。一个人如果不在这八个字上努力，就称为亡八字。这八个字既然亡失，那就是衣冠禽兽！

人之少年，最难制者为情欲。今之世道，专以导欲诲淫为目的。汝等虽有祖上阴德，不至大有逾越，然须战兢自守，庶可无愧先人。倘不着力立品，受淫欲之戕贼，后来决定无所成就，或致短命而死。

人在少年时代，最难克制的是情欲。当今的世道，专门以引导他人的色欲，引诱他人产生淫欲为目的。你们虽然有祖上的阴德，不至于有大的逾越，可是必须战战兢兢，自己守持，才可以无愧于先人。倘若不努力培养品德，受到淫欲的摧残，后来决定无所成就，或者还会导致短命而死。

今为汝寄历史统纪二部，此二十四史中，因果报应显著之事迹也。嘉言录二本，此学佛之要道，修身之常规，宜详阅之。

现在为你们寄去《历史感应统纪》二部，这是二十四史中，因果报应明显昭著的事迹。《嘉言录》二本，这是学佛的要道，修身的常规，应该详细阅读。

所言念南无阿弥陀佛，乃消除业障，转凡成圣之妙法。果能常念，则心地自然开通，知见自归正理，而读书作事，均有巨益。况今乃患难世道，念之则便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利益不能尽说，汝且依嘉言录而行。

所说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消除业障，转凡成圣的妙法。果真能够常念，那么心地自然开通，知见自然归于正理，而读书作事，都有很大的利益。何况当今时代是一个患难的世道，念了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利益说之不尽，你只需要按照《嘉言录》去做即可。

寿康宝鉴，青年保身等，看之，则不至随情欲而冶游，或手淫也。今之少年，多半犯手淫病，此真杀身之一大利刃也，宜痛戒之。汝兄德晋，冀汝等由佛法而敦儒行，早已祈光致书，勉勸汝等。

《寿康宝鉴》，《青年保身》等书，看了，就不至于随顺情欲而去嫖妓，或者手淫。当今时代的少年，多半犯手淫病，这真是杀身的一把利刃啊！应该痛切戒除。你们的哥哥德晋，希望你们由修持佛法从而注重儒学行持，早已经请我给你们写信，希望我勉励你们。

光以汝等或染时派，则与佛相反，徒费我心，与汝无益，故不即与书。今汝既知汝兄之厚意，来书求诲，故只好在要紧处说之。其余自己肯力行，久则不难渐知耳。

我想到你们或许已经染上时髦做派，那么与佛法相反，白费我的用心，对你们也没有利益，所以没有立即给你们写信。现在你们既然知道哥哥的厚意，来信求教诲，所以只好在要紧之处说说。其余的，只要自己肯努力行持，久了就不难渐渐知道了。

须知人与天地，并称三才。天地之高厚，谁可得知。人以六尺之躯，何可与此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称乎哉。良以人，可以继往圣，开来学，参天地之化育 故也。

要知道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天地的高远厚重，谁能知道。人以六尺之躯，怎么可以与高厚莫测的天地并称呢？实在因为人，可以继承前圣心传，开启未来学人，协助天地教化培育的缘故。

人而不能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已失人之名義。況專以機械變詐，弱肉強食為心乎哉。是殆豺狼虎豹，毒蛇惡蝎之所不如者，尚可謂之為人乎。

作為一個人，若不能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已經失去了人的名義。何況專門以機巧欺詐，弱肉強食為心呢？這必定是連豺狼虎豹，毒蛇惡蝎都不如，還可以稱之為人嗎？

常念我語勿忘，自可漸入聖賢之域，以享仁壽之福矣。正信錄一書，專為拘儒所設，今亦寄來，祈詳閱之。

經常回想我的話，不要忘記，自然可以漸漸進入聖賢的領域，而能享受仁壽的福慶啊！《正信錄》這本書，是專門為偏執的儒生所寫的，也寄給你們，請詳細閱讀。

肯深信力行，則便可無愧於天地鬼神，而為世間之完人。功名富貴，固不在意。然天相吉人，亦決不至坎坷困難也。汝善思之，則不虛此生此遇矣。

肯深信力行，就可以無愧於天地鬼神，而成為世間的完人。功名富貴，本來不用放在心上。可是吉人自有天相，也決不至於遇到坎坷困難啊！你們要好好思量，就不会白白浪費這一生和這個因緣際遇了！

复潘仲青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去年慧圆来，言汝修持未懈，欣慰之至。今接手书，知湖南大有有宿根之人。惜提倡者乏人，故多半不能得入吾佛之门耳。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可胜叹哉。

去年慧圆来，说你的修持没有松懈，非常欣慰。今天接到你的信，知道湖南有很多有宿根的人。可惜提倡的人太少，因此多半不能得以进入佛法之门。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实在令人叹惜啊！

吴绍诒（yí），从前不信佛法，因阅人生指津等，而背尘合觉，生信发愿，力修净业。若非宿种善根，何克至此。

吴绍诒，从前不信佛法，因为阅读《人生指津》等书，而背离六尘，合于觉性，生信发愿，力修净业。如果不是宿世种下善根，如何能够如此。

彼既欲皈依，当为彼取法名，令彼在佛前自誓皈依即已。

又何必由湘而吴，跋涉数千里，以求一见光面也。

他既然想要皈依，应当为他取法名，令他在佛前自誓皈

依就可以了。又何必从湖南来到江苏，跋涉几千里，来见我一面呢？

文钞，嘉言录，彼曾阅过。即见，岂于文钞外，又有口传心授之秘密妙法乎。若真有口传心授之法，即是魔王外道，其人尚远避之不暇，岂可自轻自辱，而见彼魔王外道乎。

《文钞》、《嘉言录》，他曾经读过。即使见了面，哪里会在《文钞》之外，又另有口传心授的秘密妙法呢？如果真有口传心授的妙法，那就是魔王外道，这样的人远远逃避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自我轻视，自取其辱，而去见那个魔王外道呢？

况今之时局，岌岌危殆，何可远来。但愿彼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提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俾一班肆无忌惮者，知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或即生作善作恶，即生受福受殃。或今生作善恶，来生方受善恶之报。或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万亿生，方受其报耳。

何况现今的时局，危险到了极点，怎么可以从远地来。只愿他能够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提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使得

一批肆无忌惮的人，知道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或者当生作善作恶，当生就受福受殃。或者今生作善作恶，来生才受善恶之报。或者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万亿生，才能够受报。

理学，借佛法之奥义，以宏儒道，恐后世之人，悉入佛门，遂妄加辟驳。谓佛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皆属哄骗愚俗之妄语耳，岂真有所谓轮回之事乎。

宋儒理学，借用佛法的深奥义理，来宏扬儒道，又恐怕后世的人，全都进入佛门，于是妄加驳斥。他们说：佛说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都是哄骗愚蠢庸俗之人的妄语，哪里真的有所谓轮回的事情呢？

以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令谁受苦，令谁轮回乎。从兹君子懈其自修，小人敢于造业，以尧桀同归于尽，又何必终日孜孜以勉力修持，以求身后之空名乎。

因为身体既然腐朽灭亡了，神识也就飘散，令谁来受苦，令谁来轮回呢？从此君子懈怠他的自我修养，小人敢于造作恶业，因为圣人尧、恶人桀都同样归于死亡，又何必整天孜孜不倦来努力修持，以求死后的空名呢？

由是之故，儒者多半皆以因果轮回为荒诞。即有真知实

有，亦不敢提倡，恐人谓彼为俗儒，违背先哲。又或有小竖立，可入文庙。若提倡此事，则入文庙，便绝望矣。由是大家不是极力辟驳，便是绝不道及。

因此，儒者多半都将因果轮回认为是荒诞的。即使有人知道真的有六道轮回，也不敢提倡，恐怕他人说他是俗儒，违背先世贤人。又或者凭借拥有小小的建树，可以进入文庙。如果提倡六道轮回的事理，那么进入文庙，就绝对没有指望了。因此，大家不是极力驳斥因果轮回，就是绝对不提。

循至近世，欧风东渐，靡然风从，又复变本加厉，唯恐人之或有异于禽兽，唯恐人之或有明伦知道者。此之现象，究其根源，实基于理学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学说。

沿袭到了近世，欧风西学渐来，大家群起效尤，形成风气，又再变本加厉，唯恐人或与禽兽有什么不同，唯恐人还有明白伦理，了知道德的。这个现象，追究其根源，实在是来源于宋儒理学家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学说。

徒欲以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以为化民成俗之据。而将令一切人不得不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之权，完全废弃，

而又毁誉。

只想以“尽谊尽分，正心诚意”，作为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尚的依据。却将这个使一切人不得不“尽谊尽分，正心诚意”的关键，完全废除丢弃，而又加以毁谤。

譬如长江大河，由有堤圩，故不横流。人情如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理事如堤。长江大河去堤圩，则决定横流。人情若无因果轮回，而犹以礼自闲者，千万人中，难得一二。

譬如长江大河，由于有堤坝河圩，所以河水不会横流。人的情欲如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理事如堤坝。长江大河撤去了堤坝，那么决定洪水横流。人的情欲，如果没有因果轮回的教育，而还以礼法自我防范的，千万人中，难得有一、二个。

除此上智之外，孰不以任意纵情为乐乎哉。是以现在欲天下国家好，非提倡因果轮回不可。然此非吾人力所能及。而家庭之间，当极力提倡，以期其渐渐广布。又防儿女或有受狂派之诱惑，而欲得享受一切自由之福耳。

除了这些上等智慧人之外，谁不以任意纵情为快乐呢？所以现在想使天下国家安好，非得提倡因果轮回不可。然而这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做到。但在家庭之中，应当

极力提倡，以期望渐渐地广泛流布。又要防止儿女有可能受到狂妄时尚派的诱惑，而想要享受一切自由幸福。

其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此自行，复以化他之义，具详文钞，此不备书。今为吴绍诒取法名为慧诒，谓以佛法自行化他也。

其中，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此自我行持，又以此教化他人的义理，具体详看《文钞》，此处不再详说。现在为吴绍诒，取法名为慧诒，就是以佛法自行化他的意思。

为彭德尊取法名为慧尊，谓以净土法门，令若自若他，同得超凡入圣也。为罗远澍取法名为慧澍，谓以一生成佛之甘露法雨，普润一切自他善根也。

为彭德尊取法名为慧尊，就是以净土法门，使自己他人，都能超凡入圣的意思。为罗远澍取法名为慧澍，就是以一生成佛的甘露法雨，普遍滋润一切自他善根的意思。

近来所印之新统纪，正信录，彼三人恐未之见。今寄统纪四部，汝自存一部，余寄与彼三人。正信录十余本，酌量为寄，此书最能破彼拘墟之曲见。汝处若有抄写者，直将所说者抄与绍诒。余二人，则止抄普通说者，但将

法名抄出，并书寄去，即已。

近有新印的《历史感应统纪》、《正信录》，他们三个人恐怕没有看过。现在寄《历史感应统纪》四部，你自己留一部，其余寄给他们三人。《正信录》十多本，你酌量寄送，这本书最能够破除那些见闻狭隘之人的邪见。你那里如果有抄写的人，应该将我所说的抄给吴绍诒。其余二个人，就只抄普通说的，只将法名抄出来，连书寄过去，就可以了。

现在之危，有若累卵，无论何人，均宜志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以作预防之计。果能恳切至诚，必有不可思议之感应矣。

现在世道的危险，如同叠起来的鸡蛋，无论什么人，都应该诚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及“南无观世音菩萨”，作为预防灾祸之计。果真能够恳切至诚，必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

致谢浴淮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昨接潘仲青函，云汝与汝母及妹，皆欲皈依。既发心皈依，必须认真念佛求生西方。又汝母年高，当认真劝其

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若至臨終，切不可照世俗所行而行。當詳讀飭終津梁，庶不至或有誤彼往生大事也。

昨天接到潘仲青的信，說你與你的母親以及妹妹，都想要皈依。既然發心皈依，必須認真念佛，求生西方。又者，你母親年事已高，應當認真勸她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如果到了臨終，千萬不可以依照世俗所做的來做。應當詳看《飭終津梁》，才不至于或許耽誤她往生的大事啊！

汝與汝妹，亦當以求生西方為事，不可只求現世福樂，與來生福報也。今為汝母取法名為慧敬，敬而加之以慧，則凡情可以頓斷。凡情不起，正念昭彰，決定可以往生西方矣。

你與你妹妹，也應當以求生西方為事，不可以只求現世的福樂，與來生的福報啊！現今為你母親取法名為慧敬，恭敬再加上智慧，那麼凡情就可以頓時斷除。凡情不生起，正念昭彰，決定可以往生西方啊！

為汝取法名為慧淨，謂以慧而浴，則塵念消滅，正念清淨矣。為汝妹取法名為慧馨，謂心存正念，如蓮華之微妙香潔也。

為你取法名為慧淨，就是以智慧沐浴心地，那麼塵俗之

念消灭，正念清净啊！为你妹妹取法名为慧馨，就是心存正念，有如莲华的微妙香洁。

当熟阅嘉言录，则修持方法，并教训儿女，及敦伦尽分各道理，自可悉知。饬终津梁，说临终助念之益。达生篇序，发明临产念观世音之说。以生死二事，为人生最大之事。而生产之苦，实为女人最大之苦。

应当要熟读《嘉言录》，那么修持的方法，以及教训儿女，敦睦人伦、竭尽己分的各种道理，自然可以全部知道。《饬终津梁》，说到临终助念的利益。《达生篇》的序文，阐发说明了临产时，念观世音菩萨的道理。因为生死这二件事，是人生最大的事。而生产的痛苦，实在是女人最大的痛苦。

光昔不说及此事，后由知难产之可怜，故大为提倡（临产要出声念，倘心里默念，不但力弱难以感通，或因努力，致有受伤之虞也）。凡有依之念者，无不立即安然而生也。

我过去不说这件事，后来由于知道难产的可怜，所以大力提倡（临产时，要出声念，倘若在心里默念，不但力量弱，难以感通，或者因为心中默念而生产用力，导致有闭气受伤的忧虑啊！）。凡有依照念“南无观世音菩

薩” 的，没有不立即安然而生的啊！

愿汝等令女人平常念佛，自无此苦。即不念之人，临产肯念，亦即见奇效。此时但取志诚，切不可裸露不净而见阻，亦不可疑为有罪而不敢念，则于彼母子均有莫大之利益矣。

愿你们令女人平时多念佛，自然没有这种痛苦。即使平时不念的人，临产时肯念，也立即见到奇效。这时候只取志诚之心，千万不可因为裸露不净而阻碍，也不可以怀疑有罪，而不敢念，那么对于她们母子二人，都有莫大的利益啊！

致郭雨三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城隍，乃世之聪明正直者所为。依佛法论，尚在堕落之数。依世俗看，已是很了不得。汝憾其不列祀典之不幸耶。彼狂人一切圣贤道德均废，岂圣贤皆成无依无靠之穷人耶。

城隍，是世间聪明正直的人所担任的。依着佛法来说，还在生死轮回堕落之中；依着世俗来看，已经是很了不得了。你遗憾城隍没有被列在祭祀仪典的不幸吗？那些

世間狂人將一切聖賢道德都廢除丟棄，難道這些聖賢都成了無依無靠的窮人嗎？

汝父天性篤實，恐未深知念佛之所以然。使其深知，當不至或為城隍之事。即為城隍，豈因世之狂人廢，而因無城隍之職任也。

你父親天性忠厚樸實，恐怕沒有深知念佛的所以然。假使他十分了解，應當不至於或許去做城隍的職事。即使成為了城隍，難道因為世間狂人的廢棄，而因此就沒有城隍的職務任期了嗎？

城隍有大小，如省，府，縣之地方官。由其享血食，掌賞罰，故知佛法之人，決不肯為。倘慧力深，則尚可進修。慧力淺，則殊非嘉兆。以凡夫具足惑業，由以瞋恚心重，故不能謂為勝事也。

城隍有大有小，如省、府、縣的地方官。由於他們還享用血食祭品，掌管賞罰。所以知道佛法的人，決定不肯做城隍。倘若他們慧力深，還可以進一步修行；如果慧力淺，就不是很好的兆頭了。因為凡夫具足惑業，因為瞋恚心重，所以（做了城隍）不能算是殊勝的事。

汝果能志心念佛，為汝父回向，使未受城隍職，則即生

西方，已受城隍職，則職滿往生，方為事親究竟一著。須知往生西方，超過非非想天之天人，尚不計其倍數，況城隍乎。

你果真能夠志心念佛，為你父親回向，假使他沒有被授予城隍的職務，那麼立即往生西方；已經被授予城隍的職務，那麼任期滿了，就往生西方，這才是奉事父親的究竟一著。必須知道往生西方，超過非非想天的天人，還不能計算其中的倍數，何況是城隍呢？

往生，則超凡入聖。城隍，乃鬼神道中之掌賞罰職而已，仍在欲界之中。職滿，則或上升其職，或生天，或生人中，均隨其業力，而受各種高下之報耳。

往生西方，就超凡入聖。城隍，只是在鬼神道中，掌管賞罰的職務而已，仍然在欲界之中。任期滿了，或者升高他的職位，或者生到天上，或者生到人中，都是隨着他的業力，而受到各種高下的果報罷了。

復陳夙梧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人生最苦，是從幼時未遇明師良友，遂至肆意縱情，造諸惡業，所謂唯聖罔念作狂也。謂其心性本体，可以作

圣，由不修省，便成狂愚也。

人生最苦的，就是小时候没有遇到明师良友，于是导致肆意纵情，造作诸多恶业，所谓的：可作圣人的心若不省察觉照失去正知正觉，就成为昏愚狂人。是说这个心性本体，可以让我们成为圣人，由于不修持反省，就成为狂妄愚昧之徒。

今汝既知五十六岁来，身口意三业，俱不清净，而意业更重。良以意业为主，由意业起善恶念，则身口遂说善恶话，及行善恶事也。

现在你既然知道五十六岁以来，身口意三业，都不清净，且意业更为严重。实在因为意业是造业的主帅，由于意业起善恶的念头，那么身口就说善恶的话语，以及做善恶的事情。

今既知惭知愧，欲皈依佛法，以为前途修持之据。固宜认真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便可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所谓唯狂克念作圣也。作狂作圣，只在罔念克念而已。

如今既然知道惭愧，想要皈依佛法，作为前途修持的依据。就应该认真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

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生信發願，念佛名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就可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所謂：狂妄愚昧的人如能省察覺照來克服邪念，就能成為聖賢。那麼作狂妄愚人，或作聖賢君子，就只在於失去正知正覺，或克制邪念而已了。

則從此以後，當兢兢自守，凡有不好的念頭一起，即便生大慚愧，猶如裸露於稠人廣眾之中，慚愧欲死。如此久久，則壞念頭自然不起矣。

從此以後，應當戰戰兢兢，自我守持，凡有不好的念頭一生起，就要立即生起大慚愧，猶如裸露在大庭廣眾之中，慚愧的要死。如此修習久久，那麼壞念頭自然不起了。

意業一淨，身口亦隨之而淨。三業清淨，念佛名號，其功德便廣大莫名矣。然三業未淨，尤當志誠念佛，以求其清淨。切不可錯會，謂三業不淨，念佛無功德也。

意業一清淨，身口也就隨之清淨。三業清淨，念佛名號，這個功德就廣大不可言說了。然而三業若是還沒有清淨，就更加應當志誠念佛，來求得清淨。千萬不可以錯會，認為三業不清淨，念佛沒有功德。

今为汝取法名为慧净，谓以念佛，对治身口意三业，令其清净。以期现生业障消灭，福慧增长，临终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复本有之真如佛性。

现在为你取法名为慧净，就是以念佛，对治身口意三业，令三业清净。以期望现生业障消灭，福慧增长，临终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恢复本有的真如佛性。

既如此行，尤宜以此劝导一切。内而眷属，外而亲朋。劝人功德，成己道业，汝宜勉之。

既然自己要这样行持，更应该以此来劝导一切人，包括家内的眷属，和外面的亲戚朋友。劝人的功德，也是成就自己的道业，你应该自我勉励呀！

致陈彦清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近来身体想已大好矣。汝年已衰老，儿孙甚多，当以家事号事，交与儿辈经理。自己作一个一事不理之闲人，日夕于清净心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必定可以现得身心安乐，临终往生西方。

近来你的身体，想来已经好多了。你年纪已经衰老，儿孙很多，应当将家中的事，商号的事，交给儿辈来经理。

自己作一个一事不理的闲人，日夜在清淨心中，念“南无阿彌陀佛”，以及“南无觀世音菩薩”，必定可以現生得身心安樂，臨終往生西方。

女色一事，青年尚有所碍，何况衰老之年。汝已皈依佛法，欲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当断爱欲。无论老妻少妾，通皆作道友，绝不作夫妻想。

女色这一事，青年尚且有所妨碍（伤身），何况衰老之年。你已经皈依佛法，想要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应当斩断爱欲。无论老妻少妾，全都当作道友，绝不作夫妻来想。

令彼日陪汝念佛，则汝便是他们的导师，他们便是汝的益友，彼此相助，其益甚大。将来同生西方，同亲阿彌陀佛，及观音势至，清淨大海众菩薩。又复同证真如妙性，同度普世界诸众生，则何幸如之。

令她们每天陪着你念佛，那么你就是他们的导师，他们就是你的益友，彼此相助，这个利益很大。将来同生西方，共同亲近阿彌陀佛，以及观音菩薩，大势至菩薩，清淨大海众菩薩。又再同证真如妙性，同度全天下一切众生，这是何等的庆幸呢？

又若氣力衰，宜令汝之夫人，如夫人，及兒媳孫，得暇分班陪汝念。一人念一點鐘，也不辛苦。汝能念，則隨之念。否則，聽彼念佛之聲，其利益不但於汝有益，於彼等通通可以消除災障，增長福壽。

又者，如果氣力衰弱，應該令你的夫人，如夫人（妾），以及兒子、媳婦、孫子，有空分班陪你念。一個人念一個小時，也不辛苦。你能念，就隨着念。否則，聽他們念佛之聲，這樣不但對你有益，他們也都通通可以消除災障，增長福壽。

而況現在是一個患難世道，倘用此法，令彼等各各以行孝而種大善根，方為真實愛兒孫眷屬之道理。則汝之身病，實為闔家無病安樂之引導也。此語乃至理至情，如不見信，請認真試之，自可知其為真語實語也。

更何況現在是一個患難的世道，倘若用這個方法，令他們各各因為行孝而種下大善根，才是真實疼愛兒孫眷屬的道理。那麼你身體的病，實在是全家無病安樂的引導啊！這句話是真理實情，如果不相信，請你認真試一試，自然可以知道，這句話是真實之語啊！

复王慎斋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赵冷姑之夫，弃妻恋妓，于世情论，为冷姑之命薄不幸，依佛法论之，实为大幸。若夫不见弃，则夫妻情爱，儿女纠缠，终日劳碌，便难念佛求生西方矣。

赵冷姑的丈夫，抛弃妻子，贪恋妓女，于世间人情来说，是冷姑的命薄不幸，但从佛法上来看，实在是大幸。如果冷姑不被抛弃，那么夫妻情爱，儿女纠缠，整天劳碌，就很难念佛求生西方了。

今因夫弃，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其得益全在夫弃上，切诫勿生怨恨，当生感激。

现在因为丈夫抛弃她，而能够专心念佛，将来在她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就可以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了！她能得到这个利益完全是因为丈夫的抛弃，所以千万不要生起怨恨心，应该生起感激心。

又当以己念佛功德，为其夫回向，令其速出迷途，早寻觉路。有此心肠，则爱憎二心，均不得而生，更能得念佛之大效矣。

又应当把她自己念佛的功德，为她丈夫回向，使他尽快

出离迷途，早日找到觉悟之路。有这个想法，那么恩爱憎恨二种心，都不会生起，那就更能得到念佛的巨大实效了。

今为彼取法名为慧冰，谓其居心，当如冰清洁，了无尘累也。宜将前炼丹运气之法，完全丢却，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则可不虚此生此遇矣。

现在为她取法名为慧冰，是说她的存心，应当如冰一样清洁，没有一点尘累。应该将以前炼丹运气的方法，完全丢掉，一心念佛，求生西方，那么就不会虚度这一生，不会错过这个机缘了！

其念佛之法，能看书，则令彼看嘉言录，及浅近等书。否则，为彼说其大略。现在国运危岌，天灾人祸，相继而作，宜令一切人同念佛号，及观世音号，以为预防之计。

念佛的法，能够看书的话，就让她看《嘉言录》，以及道理浅近的佛学书籍。否则，就为她说说其中的大意。现在国运危急，天灾人祸，相继而来，应该让一切人一起念佛号，以及观世音菩萨圣号，作为预防灾祸的方法。

复熊慧翼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礼云，拟人必于其伦。何可云中国圣人再出乎。此种词气，以后切不可用，用则彼此有过，汝须慎之。

《礼记》中说：比拟一个人，必须用与其同类的人相比。怎么可以将我比作中国圣人再次出现呢？这种词句口气，以后千万不可以再用，用了，就会彼此都有过失，你必须谨慎。

汝父母年高，正当婉劝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既知此之法門，忍令吾亲不蒙其益乎。当令兄弟，姊妹，妻室，儿女，亲戚，朋友，与一切相识之人，同修净业。以此功德回向汝亲，决定可以高登九品。

你父母年事已高，正应当婉转劝他们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既然知道了这个净土法門，能忍心让我们的父母不蒙受这个利益吗？应当让兄弟、姊妹、妻子、儿女、亲戚、朋友，与一切认识的人，同修净业。以此功德回向你的父母，决定可以高登九品莲台。

汝欲皈依，于署名处，绝无一见屈之字，按理决不可许，以许则成彼此慢法之罪。须知皈依，与世间拜师相同，世间拜师，岂可但云谨启乎哉。

你想要皈依，在署名的地方，却没有一个自我屈礼的字眼，按道理绝对不可以，因为如果答应你，则彼此都有轻慢佛法之罪。要知道皈依，与世间拜师父相同，世间拜师父，哪里可以只是说“谨启”呢？

昔清世祖，与玉林国师之门人茆溪森书，尚云，法弟行痴（世祖法名）和南。彼皇帝也，与同门书，尚如此。

汝欲皈依，与拟欲皈依之师，但云谨启，则失礼之极。

过去清世祖顺治皇帝，与玉林国师的弟子，茆溪行森禅师的书信中，尚且说：法弟行痴（顺治皇帝的法名）和南。他是皇帝，与同门师兄的信中，尚且如此恭敬。你想要皈依，信中对想要皈依的师父，只说“谨启”，这是失礼到极点。

行路欲问，尚须拱手，或作揖。况欲资之以了生脱死，

超凡入圣，而只以谨启了之，其可乎哉。

走路想要问人，尚且须要拱手，或者作揖。何况想要凭借三宝来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的利益，而只是用“谨启”二个字作为结语，这样可以吗？

真信佛法之人，见一切僧，尚行礼敬，况于最初对所皈依之人乎。若亲身皈依，须磕数十头，跪一点多钟。即

方便说，不升座，亦须磕十余头。

真正深信佛法的人，见到一切僧人，尚且施行礼敬，何况对最初所皈依的师父呢？如果亲自来皈依，必须磕几十个头，跪一个多钟头。即使行简便仪式，不必升高座，也必须磕十几个头。

然观汝书，语颇虔诚，且为原谅。而复为汝说明者，非求汝恭敬也，欲汝知佛法尊贵，以期亲得实益也。

可是看你的信中，语气非常虔诚，姑且原谅你。而为你再说明原因，不是求你来恭敬我，是想让你知道佛法的尊贵，期望你亲身得到其中的真实利益啊！

泥塑木雕之佛，若作真佛恭敬，则便可超凡入圣。若仍旧以为泥木，则其罪有不堪言者。欲得佛法实益，当向恭敬中求。汝能依此而行，则其利益，唯佛能知。

泥塑木雕的佛像，如果当作真佛来恭敬，就可以超凡入圣。如果仍旧当作泥土木头来看待，那么这个罪过，就不堪言说了。想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应当用恭敬心去求。你如果能够依照这样去做，那么所得到的利益，只有佛能够知道。

今为汝取法名为慧翼，谓本具佛性，非慧莫知，倘常以

智慧辅翼之，则烦恼自可渐断，佛性自可渐显矣。然欲断欲显，唯念佛一法，最为直捷。

现在为你取法名为慧翼，意思是：本具佛性，如果不是般若智慧，不能了知，如果常常以智慧来辅助的话，那么烦恼自然可以渐渐断除，佛性自然可以渐渐显现了。可是想要断除烦恼，显现佛性，只有念佛这个法门，最为直接快捷。

当详阅嘉言录，文钞等，则其修持之法，自可知之。须知欲学佛，必须先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起。

应当详细阅读《嘉言录》、《文钞》等书，那么修持的方法，自然可以知道。要知道想要学佛，必须先从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做起。

倘所行所存，与佛相悖，则纵终日念佛，其利益甚小。如种嘉禾于沙碛之地，则难得大有收成。但常念佛，自可了无所憾矣。

如果所作所想，与佛相违悖，那么即使整天念佛，这个利益也很小。如同把好的禾苗种在沙碛之地，很难有大的收成。只要常常念佛，自然可以没有遗憾了。

現今之世，危險之極，倘能至心常念佛號，兼念觀音聖號，則必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肯息心閱文鈔等，則亦可以備知修持之道矣。

當今的世界，危險到了極點，如果能夠常常以至誠心念佛號，同時再念觀音聖號，必定能夠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如果肯專心閱讀《文鈔》等書，那麼也可以完全知道修持的方法了。

復朱南圃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大悲咒，若懇切至誠念之，即有不測之感應。若向學密宗者求其讀法，亦非不可。但學密宗者，多多不注重於念佛求生西方，或恐為彼奪其現生往生之志，以期現身成佛耳。

大悲咒，如果懇切至誠地念，就會有不可思議的感應。如果向學習密宗的人求學大悲咒的讀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學密宗的人，大多不注重念佛求生西方，恐怕或許被他們改變我們現生往生的志向，而去期望現身成佛了。

現身成佛，談何容易。若認做決定實能，則恐佛尚未成，

魔已先成。以凡濫聖，躁妄虛夸之流，多多犯此種病，不可不知。

現身成佛，談何容易。如果認做決定真能現身成佛，那麼恐怕佛還沒有成，魔已經先成了。以凡濫聖，浮躁狂妄虛夸之類的人，大多犯這種毛病，不可以不知道。

閉關修行雖好，在家固宜隨緣隨分，自行化他，為最合機，何必以閉關為事也。若有家累，強欲閉關，反為障礙。

閉關修行雖然好，在家人應該隨緣隨分，自行化他，是最合機宜的，何必一定要執著於閉關這件事呢？如果有家庭的拖累，勉強想要閉關，反而成為障礙。

所言預錫珍秘，不知淨土法門，絕無所秘。若有口傳心授之秘（竭誠盡敬，為學佛之無上秘法，當為一切人說之。不致力於此法，即是舍本逐末），便是魔外，不是佛子矣。

你在信中说：“预先赐予珍贵秘诀”，却不知道净土法门，绝对没有所谓的秘诀。如果有口传心授的秘诀（竭诚尽敬，是学佛的无上秘法，应当为一切人宣说。不致力于这个恭敬法上，就是舍本逐末），就是邪魔外道，不是佛弟子了。

密宗，則有秘傳，然不若淨土之為直捷穩當也。汝勿以現身成佛等大话自期，則必能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若欲現身成佛，或恐佛未能成，往生亦不可得，則兩頭成空，為可慮也。

密宗，則有秘傳，可是不如淨土的直捷穩當。你不要以現身成佛等大话自我期許，那麼必定能夠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如果想要現身成佛，或恐佛還未能成，往生也得不到，那麼兩頭落空，這是值得你憂慮的。

鄒華棣，華松，既能篤修淨業，則是宿有淨土善根。今為彼二人各取法名，華棣法名慧榮，華松法名慧貞。智慧光榮，則可以自利利他。智慧堅貞，則不至見異思遷。

鄒華棣、鄒華松，既然能夠認真修習淨業，就是宿世有淨土善根的。現在為他們二人各取法名，華棣法名慧榮，華松法名慧貞。智慧光榮，就可以自利利他。智慧堅貞，就不至於見異思遷。

世間聰明人，多多不自量，視淨土法門為等閑，而欲於仗自力之各種深妙法門，得其巨益。

世間聰明人，大多不自量力，視淨土法門為等閑，却想要在依仗自力的各種深妙法門中，得到大的利益。

卒至但識教義，未能心得，縱有心得，亦不濟事。棄易求難，弄巧成拙，聰明人十有九個，犯此心病。

最終導致只是認識到教法義理，未能心得，縱然有一點心得，也不濟事（不能了生死）。拋棄容易的，去追求困難的，反弄巧成拙，聰明人十個有九個，犯這個毛病。

不被此等知見所轉，又能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真佛弟子，決定現生可以了生脫死。祈將此話，令彼視之。

不被這些知見所轉，又能夠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才是真佛弟子，決定現生可以了生脫死。請將這些話，讓他們看看。

復李自初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汝已受戒，已有文鈔，嘉言錄，依之修持，便可不負此生，又何必要訪道於明師乎。須知佛法，猶如大海，誰能一蹋到底，一口吸盡。但肯依信願行之念佛法門，決定可以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得往生，則已得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矣。

你已受戒，已经有《文鈔》、《嘉言錄》，依照這些來修持，就可以不辜負此生，又何必去向明師參訪問道呢？必須知道佛法，猶如大海，誰能夠一腳踏到底，一口吸盡？只要肯依着信願行的念佛法門，決定可以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旦得以往生，就已經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了。

此之一法，乃如來普度一切若凡若聖之無上大法。若不專修此法，而欲于若禪，若教，若密，若律各種法門而了生死，漫說現生不得了，誠恐千生萬劫尚難了。以此諸法門，通須斷盡煩惱，方有了生死分。

這個法門，是如來普度一切凡夫聖者的無上大法。如果不專修這個法門，却想要在禪宗、教下、密宗、律宗等各種法門中來了脫生死，不要說現生不能了，實在恐怕千生萬劫，還很難了。因為這些法門，全都必須斷盡煩惱，才有了生死的份。

汝謂致書往來，指明一切修行之正路，文鈔，嘉言錄豈非所指之路。但依之而修即已，又何須用信重指耶。文鈔等汝尚不依，又何能用信重問重說，反于最少言句中，即肯依之也。

你說與你寫信往來，給你指明一切修行的正路，《文鈔》、

《嘉言录》中难道没有指出正路吗？只要依照去修行就可以了，又何必要写信重新指路呢？《文钞》等书中所指的正路，你尚且不依从，又如何能通过写信重新问、重新说，反而在最少的言句中，就肯依从呢？

汝果依文钞而修，管保即生往生西方。若于此法之外，欲得了生死之实益，梦也梦不到。汝肯依我所说，即与皈依无异，亦不必又取法名，方为皈依也。

你果真依照《文钞》而修，管保当生就能往生西方。如果在这个法门之外，想要得到了生死的真实利益，做梦也梦不到。你肯依我所说，就与皈依没有两样，也不必又取法名，方才是皈依。

凡称上人，以不敢直称，则云上某下某。汝自称法名，也称上常下乐，则成胡说巴道，自高自大，不可不知。

凡是称呼上人，因为不敢直接称呼，就说上某下某。你自称法名，也称上常下乐，就成为胡说八道，自高自大，不可不知。

光老矣，不能常与汝复信，切勿常来信。若欲请经书，当向弘化社请。

我老了，不能常给你回信，千万不要常来信。如果想要请经书，应当向弘化社去请。

致罗世芳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八月间，了愿大师自福州来，言及居士富室子弟，年甫及冠，不于声色货利攫（yīn g）心，颇好佛法。惜其未遇真实知识，祈与汝书，并将所有流通要书寄去，当可得其门路，光诺之。

八月份，了愿大师从福州来，说到居士你是富家子弟，年纪刚刚二十岁，心不被声色货利所扰，喜好佛法。可惜没有遇到真实的善知识，请我给你写信，并将所有流通的要书寄过去，应当可以得到其中的门路，我答应了。

继思人未有字来，我即寄信与书去，人或疑我为攀缘，是以未寄。近彼由上海来，言汝与彼信，说光未与汝书，又复再祈寄书，故不得不与汝书也。

接着又想到，别人没有写信来，我就寄信寄书过去，他人或许怀疑我是攀缘，所以没有寄。最近，了愿法师从上海来，说到你写给他的信中，说我没有给你写信，又再请我寄书，所以不得不给你写信。

福州皈依者，当有三四十人，光绝不无事与彼书，亦不募彼作功德也。唯罗铿(kēn g)端，屡屡请书，间有信札来往。此外均只祈皈依，复函叮嘱而已。

福州皈依的人，应当有三、四十个人，我绝对不会没有事而给他们写信，也不向他们募缘作功德。只有罗铿端，多次请书，时不时有信函的来往。此外都只是请求皈依，回信叮嘱而已。

人之成德立业，端在少年能立志与否。汝生长富室，直将富贵习气，尽情摆脱，方有学道了生死分。否则，声色货利，燕朋邪友，乘间而入。虽欲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不可得也。

一个人的成德立业，开端在少年之时能不能立志。你生长在富贵之家，应该将富贵的习气，完全摆脱，才有学道了生死的份。否则，声色货利，燕朋邪友，乘机而入。虽然想要仰慕效法圣贤，学习佛陀祖师，也不可得了。

欲学佛法，先须尽己职分。不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纵学佛法，亦难得大益，以心地未能良善故也。果能如上所说，是名善人。如地基坚固，万丈高楼，任意建筑，决无倾颓。

想要學習佛法，先必須竭盡自己的職業本分。不能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縱然學習佛法，也很难得到大的利益，因為心地不能良善的緣故啊！果真能夠如上面所說，這樣的人名為善人。如地基堅固，萬丈高樓，隨意建築，絕對沒有傾頹的危險。

末世眾生，根機陋劣，欲以自力悟明心性，斷盡煩惱，以了生死，千無一得。當依淨土法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是為萬修萬人去之最直捷穩當法門。

末法時代的眾生，根機淺陋卑劣，想要以自己的力量悟明心性，斷盡煩惱，來了生死，一千個人中也沒有一個。所以應當依照淨土法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這才是萬修萬人去的最直捷穩當的法門。

必須先要將此法門之所以然，了然於心。若有余力，再去研參一切經論，各種法門，均可為此法門之助。倘此法門未知所以，便隨意研究其他經論，並親近各宗知識，則于做大通家，及種未來善根，則誠有之。若欲現生了生脫死，恐夢也夢不著。

必须先要将这个法门的所以然，了然明白在心中。如果有多余的精力，再去研参一切经论，各种法门，都可以作为这个法门的辅助。倘若对于这个法门还不知道所以然，便随意地研究其他经论，并亲近各宗的善知识，则对于做大通家，以及种下未来的善根，那么确实是有利益的。但如果想要现生了生脱死，恐怕梦也梦不到。

光一向直心直口，只期有益于人，亦不怕人谓我无知无识，只知念佛，故于有缘者，皆如是与彼说之。汝虽不相识，然以了愿师再三祈求，故亦与汝说之。

我一向直心直口，只期望有益于他人，也不怕别人说我无知无识，只知道念佛，所以对于有缘的人，都是如此对他们说。你我虽然不相识，然而因为了愿法师再三的祈求，所以也对你说说。

今令弘化社，将所流通之书，与汝各寄一分。汝肯看，则存以自看。否则，送有学问能恭敬者看，亦甚好，非强汝以必看也。如或欲请以送人，亦可向弘化社请。

现今令弘化社，将所流通的书，给你各寄一分。你肯看，就留着自己看。否则，送给有学问，能恭敬书的人看，也很好，不是强迫你必须要看。如果想要请书送人，也可以向弘化社请。

此弘化社所請于外之書，但算紙及印工之價，一切繳用，均不派于其中。如不知，當問鏗端，自可悉知。

弘化社所請于外的書，只算紙張以及印工的價錢，一切其他的費用，都不派在其中。如果有不知道的，問問羅鏗端，自然可以全都知道。

近來災禍莫測，果能志心念佛，並念觀音，決定可以逢凶化吉。祈以此與一切人說之，則其利大矣。

近來災禍莫測，果真能夠志心念佛，以及念觀音聖號，決定可以逢凶化吉。請將這個話對一切人來宣說，那麼這個利益就很大了。

復郭介梅居士書（二）（民國二十年）

接手書，並務本叢談，知閣下乃有心于世道人心者，不勝欣慰。所言俗間訛傳諸事，總因善根淺薄，惡業深重所致。

接到你的來信，以及《務本叢談》，知道閣下是有心于世道人心的人，我感到非常欣慰。所說世俗中訛傳的諸多事，大多是因為善根淺薄，惡業深重所導致的。

乡俗无知，只欲死后不受罪，有钱用。致有不明教理之俗僧，伪造寿生经，投其所好。遂至本彼贪财，及唯求自利之劣心，不惜多金，以还寿生钱。又复寄库，以期其死后受用。不知受生，乃随善恶业，岂向曹官借钱以买生乎。

乡间俗人无知，只想要死后不受罪，有钱用。致使有不明教理的庸俗僧人，伪造《寿生经》，投其所好。于是就本着他们贪财，以及只求自利的卑劣之心，不惜用很多财物，来还寿生钱。又再寄库，以期望他死后能够受用。却不知再次投胎受生，是随着过去所造作的善恶业，哪里是向曹官借钱来买生为人呢？

在生若肯修善，死后自有受用。若不修善，虽子孙为彼焚化之衣服钱财，亦不得受用，被强有力者抢夺而去。此且约平常不念佛人说。

在活着的时候，如果肯修善事，死后自然有受用；如果不修善，虽然是子孙为他焚化的衣服钱财，也不得受用，被强有力的鬼抢夺而去。这暂且针对平常不念佛的人来说。

若念佛人，在生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临终自会蒙佛接

引，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何可不求生西方，唯願死后做鬼乎。真是不知自重，要討下作事做，要永在生死苦海，不願出離，其愚何其如此之極。

如果是念佛人，在生的時候，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臨終自然會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怎麼可以不去求生西方，只願死后做鬼呢？真是不知自重，要自討卑劣下賤的事來做，要永遠在生死苦海中，不願意出離，為何愚痴到如此的地步呢？

又女人家，每疑生產有罪。而無知劣僧，遂偽造血盆經，血盆懺。女人聞此，喜出望外，個個人都要念血盆經，拜血盆懺，破血湖。直是以小兒戲，為滅罪脫苦之據，可嘆孰甚。

再者，世上的女人家，每每覺得生孩子有罪過。而無知卑劣的僧人，於是偽造《血盆經》、《血盆懺》。女人們聽到這個，喜出望外，個個都要念《血盆經》，拜《血盆懺》，破血湖。簡直是以小孩子的遊戲，作為滅罪脫苦的依据，沒有比這個更讓人悲嘆的了。

女人之罪，在於不孝父母公婆，不敬丈夫，不以厚道待仆使，不以善道教兒女，及不時洗濯(zhu ó)，致有沖犯。當以至誠恭敬念佛，以期消滅往業，洗心滌慮，不

作后愆(qiā n) 。

女人的罪過，在於不孝敬父母、公婆，不恭敬丈夫，不以厚道對待仆使，不用好的教育教導兒女，以及不及時洗濯，致使有所冒犯。應當以至誠恭敬的心來念佛，以期消滅以前的罪業，洗心滌慮，不作後罪。

以娑婆動多罪愆，決志往生西方，方為正理。何可不在自心懺罪過，專靠偽經懺滅罪過乎。

因為娑婆世界，一舉一動多有罪愆，決心往生西方，才是正理。為什麼不在自己心中懺除罪過，專門靠偽經來懺滅罪過呢？

既信佛能度苦，何不念佛所說之大乘經，如金剛經，彌陀經，心經，大悲咒，往生咒，及法華經，楞嚴經等，以期滅罪增福乎。

既然相信佛能夠度我們出苦，為何不念佛所說的大乘經，如《金剛經》、《阿彌陀經》、《心經》、《大悲咒》、《往生咒》，及《法華經》（《妙法蓮華經》）、《楞嚴經》等，以期望滅罪增福呢？

焰口，乃濟孤要法，反不相信。而群以破血湖，破地獄為必不可不作之佛事。自己不得真利益，反令知世理而

不知佛法之人，谓此即是佛法。因兹生出种种谤法之胡说巴道，尚自以为是，一班瞎子，反奉为圭臬（ni è）。

焰口，是救济孤魂的重要方法，反而不相信。而都以破血湖、破地狱为必须不可不作的佛事。不但自己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反而使得那些仅知世理，而不知佛法的人，认为这些就是佛法。因此生出种种谤法的胡说八道，尚且自以为是，一班瞎子，反而奉为准则。

如古文中，刘伯温书刘禹畴（chó u）行孝传后一篇文章，可知伪造血盆经者，罪大弥天矣。至于念佛之人，临终大家同声念佛，令其正念昭彰，即得随佛往生。

如古代文选中，看刘伯温的《书刘禹畴行孝传后》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伪造《血盆经》的人，罪过大的充满整个天空啊！至于念佛的人，临终大家同声念佛，令他正念昭彰，即得随佛往生。

土地神前，何须三天送饭，以期其宽待，勿复苛虐治罪，真成痴人。如人已被大总统擢（zhu ó）用，其人家尚向警察兵，祈求宽恩厚待，岂非笑话。

土地公的神像前面，何必要三天送饭，以期望他宽待，不要再苛虐治罪，真是痴人。如同一个人已经被大总统提升重用，他的家人还向警察卫兵，祈求宽恩厚待，岂

不是笑话？

众生业重障深，凡佛菩萨善知识所说之法，多不信奉。凡邪魔外道所说之法，则如蝇逐臭，蚁聚乌合，而相追逐。

众生业重障深，凡是佛、菩萨、善知识所说的法，大多不信奉；凡是邪魔外道所说的法，则如同苍蝇追逐臭味，蚂蚁聚集、乌鸦聚合，而互相追逐。

究其结果，能得人天小福报，斯为万幸。多有以邪道为佛法，斥佛法为邪道者，则纵令不于现生遭国法，其死后之永堕地狱，乃万无一失也，可不哀哉。愿阁下大声疾呼，以醒梦梦。

推究他们最终所得的果报，能得到人天中的小福报，已算是万幸了。还有很多将邪道作为佛法，驳斥佛法为邪道的人，那么纵然他现生没遭受国家的刑法，而死后永堕地狱，是万无一失的啊！能不悲哀吗？祈愿阁下大声疾呼，来唤醒在娑婆世界这场大梦中做梦的人们。

● **(其二) 大著略翻翻，未能齐看。其中亦颇有错讹，余均未措意。二十二页后幅三行四行，情状，情，作形，则遗本逐末矣。**

● (第二封信) 你的大作，略微翻翻，没能看完。其中也有些错误，其余都没有留意。二十二页后幅第三行、第四行，“情状”二字。“情”字，写成了“形”，就遗失根本，追逐枝末了。

情，即心识。状，即形相。此殆记不清之所致。又此页，及下页，轮回之回，多作迴（此系排字版者不留心，校者未详审）。当为重校改正，再印则更有益矣。

情：就是心识。状：就是形相。这大概是记不清楚所导致的。又在这一页，以及下一页，“轮回”的“回”字，大多作“迴”字（这是排字版的人不留心，校对的人没有详细审察），应当重校改正，再印就更有利益了。

又凡白话中，举佛经儒书中话，当先出原文，再用白话演之，则根据分明，人易领会。若即用白话说之，益则仍旧，人难执守，故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再者，凡是白话文中，举出佛经儒书中的话，应当先举出原文，再用白话演译，那么就根据分明，让人容易领会。如果直接用白话说出来，利益是照旧，（但久了）人们由于没有根据，而很难执守，所以说：所说的若没有原文根据，就不能流传很远。

光近来诸冗丛集，不能为阁下效寻行数墨之劳。然其效之之心，固颇殷切，故为略陈一二尔。

我近来诸多杂务缠身，不能为阁下效文字之劳。然而这个尽力的心，还是很殷切，所以大略陈述一二罢了。

复齐用修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佛光社文，意似可取，文颇芜朴。易师与汝，均以为好，殆以人情之爱，并其文之不好亦为好耶。

为佛光社写的文稿，文意似乎可取，文词比较芜杂拙朴。江易园与你，都认为好，大概是因为对一个人感情的偏爱，就一并连他的文章的不好也认为很好吧！

至谓皈依之说，切恐汝后来有悔，故不敢应允。今既又说，只好将错就错，迨其深知其错，不妨以为路人。或又令反从而师之，亦无不可。

至于你所说的皈依之事，实在恐怕你以后会反悔，所以不敢答应。今天既然又说了，只好将错就错，等到你深知拜错了师父，不妨当我是个陌生人，或者以后再次反过来以我为师，也没什么不可以。

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懋，谓以智慧，自勉勉人，必期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

现今为你取法名为慧懋，就是以智慧，自我勉励，勉励他人，必定期望要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

果能如此实行，则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为一乡之向导，作后学之南针，则何幸如之。

果真能够如此实行，就可以不辜负佛陀的教化，不辜负自己的性灵，为一乡的向导，作后学的指南，这是何等庆幸呢！

致戚友卿先生书（民国二十年）

日前陈豫堂来函，言汝父女二人，均欲皈依，祈为取法名，并示修行法则。又言汝素知医及地理，赋性仁厚。

几天前，陈豫堂来信，说你父女二人，都想要皈依，请我为你们取法名，并且开示修行的法则。又说你一向知道医理和地理，天性仁厚。

汝女守貞修行，現汝女接汝到彼庵中修行。汝已七十，來日無多。當認真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

你的女兒守貞節修行，現在你女兒接你到她的庵中修行。你已經七十歲了，來日無多。應當認真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

凡家中家計，并兒孫之事，皆當置之度外。譬如我于六十后就死了，那兒孫還不是一樣做人。我今只管念佛了生死，他們既不能替我了生死，我豈可因他們誤我的大事。能如此設想，自然就會一心念佛了。汝女梅菊，守貞修行，接你到庵，彼此互相輔助，同修淨業，以期同生西方。

凡是家中的經濟，以及兒孫的事，都應當置之度外。假如我在六十以後就死了，那兒孫還不是一樣的做人。我如今只管念佛來了脫生死，他們既然不能替我了生死，我怎能因為他們耽誤我的大事。能夠如此去想，自然就會一心念佛了。你的女兒梅菊，守貞節修行，接你到庵中，彼此互相輔助，同修淨業，期望能夠同生西方。

須知佛法，法門無量，通通皆須做到業盡情空，方可了生脫死，其難也難如登天。現在全世界，恐亦難有幾個

做得到的人。

要知道佛法，雖然法門無量，全都必須做到業盡情空，才可以了生脫死，這個難度有如登天。現在全世界，恐怕也很难有幾個能做得得到的人。

若志誠懇切念佛，求生西方，無論什麼人，都好往生西方，了生脫死。唯有不生信，不發願者，不能生。若有真信切願，無一不生者。此之一法，乃完全是仗佛慈力加被接引耳。譬如坐火輪船過海，是仗船力，不是自家的本事。

如果志誠懇切念佛，求生西方，無論什麼人，都容易往生西方，了生脫死。唯有不生信，不發願的人，不能往生。如果有真信切願，沒有一個不往生的。這個法門，完全是仗佛慈力，加被接引。猶如坐輪船過海，是依仗輪船的力量，不是自己的本事。

汝父女二人，當依我語，則可不虛此生此遇矣。今為汝取法名為德慶。汝名余慶，乃世間之慶。今念佛求生西方，是以佛德為依歸，其為慶也，非佛莫能宣說。

你們父女二人，應當按照我的話去做，那麼就不会浪費這一生，和這個際遇因緣了。現在為你取法名為德慶。你的名字為余慶，是世間的福慶。現在念佛求生西方，

是以佛德为依归，这个庆的涵义，只有佛才能宣说。

梅菊，法名德净，谓以身口意三业清净念佛，以期往生净土，永离众苦，但受诸乐也。

梅菊，法名德净，就是以身、口、意三业清净念佛，期望能往生净土，永离众苦，只受诸乐。

印光文钞，嘉言录，想有送汝者，当过细看，依之而修。若无，当函向苏州护龙街穿心街报国寺弘化社请。今为附寄仿单一张，以便自看，或令人看。

《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嘉言录》，估计有人给你送过，应当仔细看，依照而修。如果没有，应当写信向苏州护龙街穿心街，报国寺，弘化社去请。现在为你附寄经书目录单一张，以便自己看，或者令他人看。

又阮门戚氏，想亦是汝妹，今为彼取法名为德正。谓决定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了生脱死，最为正大光明之路。切不可听无知识者，炼丹运气求长生，及还寿生，寄库，求做鬼之邪知邪见，以枉用工夫，失真利益也。前所说之话，祈与彼说之。

另外阮家戚氏夫人，我猜想她也是你的妹妹，现在为她取法名为德正。意思是决定念佛求生西方，是了生脱死，

最正大光明的路。千萬不可以聽無知無識的人，煉丹運氣求長生，以及還壽生，寄庫，求做鬼的邪知邪見，來錯用工夫，失去真實利益。前面所說的話，請你跟她說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是一千多年前唐朝的話。七十歲的人，切勿將念佛作泛泛悠悠的事體，則可決定往生矣。

人生七十古來稀，這是一千多年前，唐朝時候的話。七十歲的人，千萬不要將念佛當作泛泛悠悠的事情，那麼就可以決定往生了。

復習懷辛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汝既知念佛之益，當從此加勉，自可得其一心。然念佛一法，注重在信願行三法。只知念而不生信發願，縱得一心，也未必得往生。果具真信切願，雖未到一心不乱，亦可仗佛慈力往生。

你既然知道念佛的利益，應當從此更加努力，自然可以得到一心。可是念佛法門，注重在信、願、行三法上。只知道念佛，而不生信發願，縱然得到一心，也未必能夠往生。果真具足真信、切願，雖然沒有達到一心不乱，

也可以仗佛慈力往生。

外行人，多多以求悟，求得种种境界，而不以决定求生为事，即所谓舍本逐末也。何以故。以悟到极处，若未断尽烦惑，仍然是六道轮回中人。倘得往生，比悟到极处，而未断尽烦惑者，其高下有若天渊悬殊。

外行人，大多求开悟，求得到种种境界，而不以求决定往生作为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舍本逐末。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开悟到极处，如果尚未断尽烦惑，仍然是六道轮回中的人。如果得以往生，比开悟到极处，而没有断尽烦惑的人，其中的高下有如天渊悬殊。

汝欲早识妙因，亦是好心，亦是不深知净土法门之外行话。你且死心蹋地念去，自可得真实利益。

你想要早早认识菩萨之大行的妙因，也是好心，也是不知深知净土法门的外行话。你只要死心蹋地念去，自然可以得到真实的利益。

然自既幸闻此法，忍不令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亲友及一切人，同闻同修，同得往生乎。

可是自己既然有幸听闻到这个净土法门，难道忍心不让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亲友以及一切人，同闻同修，

同得往生嗎？

甲三居士，宿有慧根，聞汝一說淨土，及看文鈔，安士全書，即能信受奉行。然猶以未見光為憾，此猶是信道不篤之現象。

甲三居士，宿世有慧根，聽你一說淨土法門，以及看到《文鈔》、《安士全書》，就能夠信受奉行。可是還以沒有見到我為遺憾，這還是信道不真的現象。

淨土法門，乃極難極易之法門。說其難，則大徹大悟，深入經藏者，尚不信。說其易，則愚夫愚婦，至誠懇切念，即能臨終現諸瑞相，往生西方。彼大徹大悟，深通經論者，猶不能望其肩背。

淨土法門，是極困難也極容易的法門。說它困難，就是大徹大悟，深入經藏的人，尚且不相信。說它容易，就是愚夫愚婦，至誠懇切念佛，也能在臨終現各種瑞相，往生西方。那些大徹大悟，深通經論的人，跟他們相比還遠遠不如。

良以一則棄佛力，以專主自力。一則專仗佛力，而由佛力以引发自力。以佛力，法力，自心本具之力，三法契合，故得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也。此法最要在信願。有

信愿，则决定肯认真修持。肯修持，则即可得往生之益。

实在是因为一个是舍弃佛力，专门主张自力。一个是专门依仗佛力，而由佛力以引发自力。因为佛力、法力、自心本具之力，三法契合，所以能够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这个法门，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信愿。有信愿，就决定肯认真修持。肯认真修持，那么就可以得到往生的利益。

非如禅宗，密宗，要常有善知识教导。否则，或恐入于魔道，则佛也难救矣。但依光所说而行，决定不会有危险，及不得实益之虑。

不像禅宗、密宗，要经常有善知识的教导。否则，恐怕或许走入魔道，那么佛也难救了。只要依我所说去做，决定不会有危险以及得不到真实利益的忧虑。

若年轻家富，世道太平，来南亦可。既老且贫，又复荒乱，来则反与修持有障碍，便失素位而行之真迹矣。

如果年纪轻，家中富裕，世道太平，来南方也可以。你现在已经年老家贫，又加上兵荒马乱，来了反而对修持造成障碍，就失去安于本分，做好应做之事的真实修行了。

复胡奉尘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又名师远）

学佛之人，当具远见。若只知目前三尺地，则无往而不途穷路尽也。吾国二十年，互相残杀，究竟谁是贼，谁不是贼。

学佛的人，应当具有远见。如果只知道眼前的三尺之地，那么所到之处，没有不是穷途末路的。我们国家二十年来，互相残杀，究竟谁是贼，谁不是贼。

杀彼，彼岂任汝杀乎。将牺牲两方面兵民之性命，以博一为国为民之空名耳。人皆如是，我亦如是，又何贵乎学佛也。

你想杀掉对方，对方哪能任由你来杀呢？牺牲敌我双方士兵人民的性命，来博取一个为国家、为人民的空名罢了。人人都是如此，我也是如此，那么学佛又有什么尊贵的呢？

吾国之互相残杀，尚是表面，实则自截自己手足与头颅也，尚嫌其不痛快而助之。名则可震惊俗耳，实则必痛烂天心，此事断不可以助其闹热也。

我国的互相残杀，还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自己截断自己的手足与头颅，还嫌不痛快而来相助。名义上可说是

震惊俗人的耳朵，实际上必定痛伤了上天的慈心，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帮他们闹大。

至云土匪如毛，若不设备，不能安居。则可令当地之人，集一自卫团，凡年少气勇之人，均令彼知此系装威作势，令匪闻名不来耳。若奋其勇气以杀匪，则必结深仇，后来必有屠戮吾村，掘发吾村各家之祖坟耳。

至于你说：土匪很多，如果不设防备，就无法安稳居住。可以让当地的人，组织一个自卫团，凡是年少有勇气的人，都让他们知道这是在装威作势，让土匪听到后，不敢前来罢了。如果振奋他们的勇气来杀死土匪，那么必定结下深仇，后来必定有屠杀我们村人，发掘我们村各家祖坟的事情发生。

无论老幼男女，通通常念观世音菩萨，以祈阴相。果大家知好歹，肯依此办，则即防匪为修道，其功德利益，何可思议。若大家通以瞋心毒手，以期取快于一时，则欲哭也无泪可流也。

无论男女老幼，全都要常念观世音菩萨，来祈求冥冥中的庇佑。果真大家知道好歹，肯依照这个办法来做，那么本是为了防备土匪（而念佛），却成了修道之因，这

个功德利益，哪里可以思议。如果大家全都以瞋心毒手，期望一时痛快，那么面对后来发生的事就会欲哭无泪。

光之意见如是，不知居士以为何如。以后切勿再来商酌此事，以局外之人，何能为不同心者计画进策也。

我的意见是如此，不知居士以为如何。以后千万不要再来商量这些事，因为局外人，如何能够为想法不同的人献计献策呢？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对不尽人事者而言也。若已娶而不生，则固非不尽人事也。吾乡一居士无子，多方祈祷均不应，遂娶一妾。而妻妾不和，颇生闲气，又不生。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针对不竭尽人伦之事的人来说的。如果已经娶妻而不生子，就不是不尽人伦之事了。我家乡有一位居士没有儿子，多方祈祷，都不灵验，于是娶了一个小妾。而妻子与小妾不和，生了很多闲气，结果还是不生儿子。

一友为计画，拟于远乡娶一妾，不来家中，每年其友来往一二次，以期生子。有以此事告光者，光闻之，不胜慨叹。

一位朋友为他献计谋划，打算在远乡娶一位小妾，不到

家中来，每年这位居士到那位小妾处一、二次，期望小妾能生子。有人将这件事告诉我，我听了，不胜慨叹。

近来人心坏极，男女自由恋爱，几成公开。以一少年女子，独居于数百里外，此女不生外事，即是大贤，恐百千人中，也难有几个。况此一女，乃自成一家，尚须用人，其费用颇可观。

近来人心坏到极点，男女自由恋爱，几乎是公开的事。一位少年女子，独自在几百里外居住。这个女子不生外遇，就是大贤人，恐怕百千人之中，也难得有几个。何况这个女子，是自己成一个家庭，还须要用仆人，这个费用也不少。

幸而生子，好讥议者，必有暗昧之污蔑。不幸而又不生，则此女一生孤寂，其夫一生供给，真成自投牢狱，为女作奴，可不哀哉。

如果有幸生了儿子，好讥讽议论的人，必定有是不是亲生儿子的污蔑。如果不幸又不生儿子，那么这位女子一生孤寂，这个丈夫一生供给她生活用度，真成了自投牢狱，为女子作奴隶，能不让人悲哀吗？

此种计画，总因为名而起，以为无子乃系无德，有子则

人便不以为无德也。名之累人，一至于此。我但尽我之分，一切不计，方为乐天知命。命本无子，积德以求，求而不得，有何所憾。

这种计划，总是因为好名声而起，以为没有儿子是因为无德，有了儿子，那么别人就不会认为他无德了。名声累人，竟到如此地步。我只要竭尽我的本分，一切都不计较，才是乐天知命。命中本来无子，积累功德来求，求了也得不到，有什么遗憾呢？

今之打倒父子夫妇之伦，以自由爱恋，男女裸而抱之跳舞者，非其父母所生之儿女乎。此种儿女，还是无有为好。

如今打倒父子夫妇的人伦纲常，而自由恋爱，男女裸抱跳舞的，难道不是他父母所生的儿女吗？这种儿女，还是没有为好。

光兄弟三人，光最小，二兄皆无子，其门遂绝。光闻之，不胜欣慰，以其以后不会有造恶业辱祖先之子孙故也。

我兄弟三人，我最小，二个哥哥都没有儿子，这一门就绝后了。我听了，非常欣慰，因为以后不会有造作恶业，辱没祖先的子孙了。

此种事，岂但吾乡有之，或有与吾乡抱同情之感者，亦可以稍解其忧闷也。而况修行之人，不愿血脉相续。

这种事，哪里只是我的家乡有呢？或许有与我同乡一样情况的人，听了我的话也可以稍微宽解其忧愁郁闷了。何况修行的人，不愿意血脉后代相续下去。

庞居士，男不婚，女不嫁。彭二林，一生宏法修净业，其妻生二女，无子，亦不娶妾，亦不令侄子过继。以彼志在往生西方，不愿续由淫欲而生之子孙也。

庞居士，儿子不结婚，女儿不出嫁。彭二林，一生宏法，修习净业，他的妻子生了二个女儿，没有儿子，他也不娶妾，也不让侄子过继。因为他的志向是往生西方，不愿意延续由淫欲而生的子孙啊！

吾人纵不敢高攀于庞，彭二林之芳规，可以自守。又何必设此种极危险之计画，而必欲得之也。

我们纵然不敢高攀庞居士，彭二林两位贤人的芳规，但可以自我守持。又何必用这种极其危险的计划，而一定想要生个儿子呢？

或曰，汝如此说，过于不近人情，忍令祖先坟墓，无人拜扫奉祀耶。则曰，与其娶妾，而被人讥以暗昧，则何

如到育婴堂，抱一个庞厚福态的为子，为两全其美。彼无人养，我养之为子，即救彼之命。亦可代我奉事先人，亦令彼之先人，不至痛其子孙之填沟壑也。此义举也，人以为螟蛉，螟蛉有何愧哉。

或许有人说：你这样说，过于不近人情，忍心让他祖先的坟墓，无人拜祭洒扫奉祀吗？我就说：与其娶妾，而被人讥讽有不可告人之事，不如到育婴堂，抱养一个庞厚脸有福相的孩子当儿子，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没有养活，我抚养他为儿子，就是救了他的命。他也可以代我奉事拜祭先人，也让他的先人，不至于悲痛他的子孙填入沟壑（而死）啊！这是义举，他人认为这只是义子，可是收养义子有什么惭愧的呢？

复鲍衡士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重重灾病，总由宿业深，而现行不谨所致。人生欲得无病健康，必须极力节欲。欲事一多，则种种毛病悉皆发生。世人以行欲为乐，不知乐只一弹指顷，苦便一生常膺也。

重重的灾难疾病，总是由于宿业深重，而现行不谨慎所导致的。人生想要无病健康，必须极力节制淫欲。欲事

一多，那麼種種毛病全都發生。世間人將行欲當作快樂，却不知道這快樂只有一彈指頃，痛苦就一生常受了。

汝宜息心念佛，並念觀音，將己妻妾，作道友想，相敬如賓，不使起一欲念。如是久久，則諸病悉可痊愈矣。

你應該靜心念佛，以及念觀音聖號，將自己的妻妾，當作道友來想，相敬如賓，不使自己生起一個欲念。如此久了，那麼一切疾病都可以痊愈了。

若病已痊愈，猶不可即行房事。須大強健後，為繼嗣故，偶一行之，則必能生育，而且龐厚聰明，無諸疾病，此系先天之培植也。

如果疾病已經痊愈，還不可以立即行房事。必須等到完全強健之後，為了繼承後嗣的緣故，偶爾行一次，就必定能夠生育，而且龐厚聰明，沒有諸多疾病，這是先天的培植啊！

若不知此義，則自己妻妾，並所生子女，均無強健無病之幸福矣。此語亦宜與妻妾說之，此求諸己者。至於念佛，乃求諸佛者。己不節欲，佛也不易保佑。己肯節欲，再加至誠念佛，定規會諸病不生。

如果不知道這個義理，那麼自己的妻妾，以及所生的兒

女，都沒有強健無病的幸福啊！這個話，也應該對妻妾說說，這是求自己。至於念佛，這是求諸佛。自己不節欲，佛也不容易保佑你。自己肯節欲，再加上至誠念佛，一定會諸病不生。

所言吃素，原為憫彼痛苦，養我仁慈，油與肉，有何分別。肉湯亦當不食。然眾生根性不一，能常素，則令其常素。否則，令持十齋，六齋，食肉邊菜耳。此乃為不能吃常素之方便法，非實義也。

所說的吃素，原本是為了憫眾生的痛苦，培養我的仁愛慈悲之心，油與肉，有什麼分別？肉湯也不應當喝。然而眾生根性不一樣，能夠吃常素，就令他吃常素。否則，令他持十齋、六齋，吃肉邊菜。這是為不能吃常素的方便說法，不是真實義。

汝既以病苦之故，愍念眾生之苦，當吃淨素，勿以口腹為心性累。凡屬有知覺者，皆不宜食。雖無知覺，然有生机，如各種蛋，亦不宜食。牛奶食之無礙，然亦系取彼脂膏，補我身體，亦宜勿食。

你既然因為病苦的緣故，愍念一切眾生的痛苦，應當吃全素，不要因為口腹，成為心性的拖累。凡是屬於有知覺的眾生，都不應該吃。雖然沒有知覺，然而有生機的，

例如各种蛋，也不应该吃。牛奶喝了没有妨碍，然而也是取它的脂膏，来补益我的身体，也应该不要喝。

黄豆，豆油，补料最多，宜常服之。早间粥中，宜下磨破之黄豆。平常食油，专用豆油，较比猪油，补力更大。何苦用钱买祸（以食肉欠杀债，故云买祸），而求补益耶。

黄豆、豆油，补料最多，应该常常吃。早上的粥中，应该放入磨破的黄豆。平常吃油，专用豆油，比猪油，滋补的力量更大。何苦用钱买祸（因为吃肉欠杀债，所以说买祸），而求进补滋养呢？

吃荤之人，若肯吃素，定规会少病强健。以肉食有碍卫生，素食有益卫生故也。虾酱最毒，万不可吃。以做时，系于海边掘一大坑，于五六月间，捞诸虾子，及诸小鱼，倒于坑中。烈日晒之，全坑发滚，臭闻数里。凡蝇，蚁，蛇等，好是味者，皆自投入悉死之。待其发透，用磨磨过，装篓发卖。吃荤之人，当做宝货，可怜可怜。

吃荤的人，如果肯吃素，一定会少病强健。因为吃肉有碍卫生，吃素有益卫生的缘故啊！虾酱最毒，千万不可以吃。因为做虾酱的时候，是在海边挖一个大坑，在五六月份，捞起诸多虾子，以及小鱼，倒在坑中。烈日暴

晒，全坑发酵翻滚，臭气熏到几里之外。凡是苍蝇、蚂蚁、毒蛇等，喜好这个味道的，都自投坑中而死。等到发酵发透了，用磨磨碎，装到篓中出售。吃荤的人，当做宝货，实在可怜可怜。

此系一僧，见其做法，为光说之。汝既吃素，纵不能令全家吃素，当令少吃。不可买活物到家中杀，家中日日杀生，便成杀场，大不吉祥。

这是一位僧人，见到这个做法，对我说的。你既然吃素，纵然不能令全家人都吃素，应当令他们少吃。不可以买活的动物到家里杀死，家中天天杀生，就成为杀场，非常不吉祥。

复杨树枝居士书（四）（民国二十年）

光无状，自光绪七年离家，至今已五十年，依然故我。业障未消，道业未成，无面目以回本乡。

我没有什么美好的行为事迹，自从光绪七年(1881年)离开家乡，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依然还是原来的我。业障未消，道业未成，无面目回到家乡。

虽前承陈柏生，刘雪亚二督帅，函劝回秦，但自愧实甚，不肯应命。以致先祖坟墓，并父母坟墓，均未能一往礼拜。不孝之罪，直无可忏，每一思之，汗为浹背。

虽然以前承蒙陈柏生、刘雪亚二位督帅，写信劝我回陕西，但是我自己实在非常惭愧，不肯答应。以致于先祖的坟墓，以及父母的坟墓，都没能前去礼拜。不孝之罪，简直无法忏悔，每次一想到这，就汗水流的满背都是。

居士秉救济之婆心，行平等之法行，不以寒舍为辱，而一为观察，可谓屋乌推诚矣。又复往视光之祖茔(yíng)，则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光闻至此，不禁潜(shān)然惨凄者久之。

居士秉着慈悲救济的善心，施行平等的法行，不以我的家为屈辱，而前去察看，可说是爱屋及乌地以诚相待啊！又再前往察看我家的祖坟，就是所谓的“孝敬自己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孝敬别人家里的长辈”啊！我看到这里，不禁流泪悲惨凄凉了很久。

然而光之为人，绝对不愿留虚名以污人耳目。但期临终仗佛力以往生，则所愿足矣。至于行履，有何可上纸笔，著述亦无。

然而我的为人，绝对不愿意留下虚名来玷污他人的耳目。

只期望临终时仗佛力往生，那么我的愿望就满足了啊！至于我的经历，有什么值得写成文稿的，著述也没有。

文钞，自徐蔚如排印后，则随顺人情，为之流布。自十五年中华书局增广文钞版排好，此后所有随便应酬之作，概不存稿。

《文钞》，自从徐蔚如排印之后，就随顺人情，加以流布。自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中华书局《增广文钞》版排好，此后所有随便应酬的文稿，一概不存底稿。

吾乡同辈，已经死尽。赵士英乃后生，得其传闻，而一片明月照九州之偈，亦非光作。光之为人，不傲不谄，视一切有势力无势力者，亦无二致。

我家乡的同辈，已经死完了。赵士英是后辈，听到一些传闻，而“一片明月照九州”的偈颂，也不是我写的。我的为人，不骄傲、不谄曲，看一切有势力、没势力的人，也没有二样。

居士既抄赵士英之记，今仍寄回，亦不修改，以不愿留此丑迹于世。若即将此纸撕灭，窃恐居士谓不近人情。

居士既然抄下了赵士英的记文，现今仍然寄回，也不修改，因为不愿意留下这些丑迹在世上。如果我立即将这

张纸撕毁，想到恐怕居士会认为我不近人情。

今人每每求诸名人，为己父母，及为己作诸传记，以期留身后之名耳，光颇以此为耻。不但光自己不求人作，即光父母，亦不自作，况求人乎。

现今的人，每每去求一些名人，为自己的父母，以及为自己写一些传记，以期望留下身后的名声，我很以此为耻。不但我自己不求他人写什么传记，即使是我的父母，也不会自己去写，何况求他人写呢？

纵能名满天下，还能以此了生死否。以故光之名心，淡极淡极。每见求人撰文者，心辄痛息。以故常曰，世间人多多都是好名而恶实。光岂恶名哉。以无实之名，实为大辱，故不愿有此空名也。

纵然能够名满天下，还能以这个名声了生死吗？所以，我的好名之心，淡薄到极点。每每见到求他人撰写传记文章的人，心中就会悲痛叹息。因此常常说：世间人大多都是喜好虚名而厌恶真实。我哪里是厌恶虚名呢？只是因为没有任何真实修持的虚名，实在是很大的耻辱，所以不愿意有这样的空名啊！

● **(其二) 凡事当按自己之职分，以为计虑。明知其不可，**

而又常欲为之，岂非无事生事，徒扰心神，有何益乎。

●（第二封信）凡事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职责本分，来计划考虑。明明知道不可为，而又常常想要去做，难道不是无事生事，徒然扰乱心神，有什么好处呢？

汝之所问，汝已知其不能，何又问我，我岂能越理教汝乎。况今之学佛，甚为便利，不似昔年，非出家，遂难闻法修行也。

你所问的事，你已经知道是不能做到的，何必又来问我，我哪能逾越道理来教导你呢？何况如今学佛，很是便利，不像过去，不出家，就很难闻法修行。

现今邮政大通，在处之经，皆可请致，天下知识，均可请教，何必出家方能修行乎。须知今日出家，反不若在家居士之有益。以法弱魔强，恶徒邪党，常怀欺僧夺产之心。

现今邮政通畅，到处都有经书，都可以请到读诵；天下的善知识，都可以向他请教，何必一定要出家，才能修行呢？必须知道今天出家，反而不如在家居士有利益。因为法弱魔强，恶徒邪党，常常怀着欺陵僧人，夺取寺产的心。

若处山林寂静之处，则小人竟为夺数升米，几件衣，几圆钱，而行打杀，其危险非古昔所有。即在城市，亦难免无人事往还。谁能一事不为，安受供养乎。

如果住在山林寂静的地方，那么小人竟然为了夺取数升米、几件衣服、几圆钱，而打人杀人，这样的危险并非古昔才有。即使在城市中，也难免没有人事的来往。谁能够一件事不做，安然接受供养呢？

光以无能之人，在普陀二十余年，只以随众吃饭而已。自民七蔚如印文钞以来，亦是终日为人忙。汝意谓出家便一无所事乎。不知出家，若撑持道场，宏扬佛法，其事更多。

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在普陀山二十多年，只是随众吃饭罢了。自从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印《文钞》以来，也是整天为他人奔忙。你认为出家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不知道出家，如果要撑持道场，宏扬佛法，事情会更多。

即作自了汉，而所须衣食，总须经营，日食三餐，当必料理。若不修持，尚多闲暇，若勤修持，则忙无已时。汝欲受皈依，当于佛前礼拜自受。

即使作一个自了汉，而你自己所须的衣服饮食，总是须

要經營，一日三餐，必當料理。如果不修持，還多些空閑；如果勤於修持，那么就忙得沒有時間了。你想要受皈依，应当在佛前禮拜，自受皈依。

今為汝取法名為慧懋(mào)，謂以佛法自勉勉他，以期敦倫盡分，不悖佛教之人乘天乘，信願念佛，實行佛教之橫超法門。任是佛菩薩現身，亦不肯離此二途，另修別法。則雖未能得佛心，却實能夠仗佛力。

現今為你取法名為慧懋，意思是以佛法自己勉勵、勉勵他人，以期望敦睦人倫、竭盡己分，不違悖佛教的人乘、天乘善法，信願念佛，實行佛教的橫超法門(淨土法門)。就是佛菩薩現身，也不肯離開這二種路途，另外去修別的法門。那麼雖然還沒能得到佛心，却真實地能夠依仗佛力。

末世眾生，不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萬難了生脫死。且勿以不能遍研大乘經論，遍通禪教律密為欠。倘置淨土一法，縱能遍得經論之奧，遍通諸種法門，或恐了生脫死一事，尚在未来不知經若干世若干劫也，說甚父母許不許。

末法時代的眾生，不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很難了生脫死。暫且不要因為不能周遍研讀大乘經論，不能周遍

通达禪宗、教下、律宗、密宗，而認為有所欠缺。倘若放棄淨土法門，縱然能夠周遍得到經論的奧義，周遍通达諸種法門，或許恐怕了生脫死這件事，還要在未來不知經過多少世、多少劫（才能實現）啊！說什麼父母許不許你出家。

光一向不贊成人出家，況今之亂世，多半都以俗欺僧乎。至於受戒，不妨亦在佛前多多懺悔，自誓受之，如文鈔中與福賢女士書所說。

我一向不贊成人出家，何況現今的亂世，多半都是以俗勢欺陵僧人呢。至於受戒，不妨也在佛前，多多懺悔，自誓受戒，如《文鈔》中《與徐福賢女士書》所說。

然無論受戒不受戒，既皈依三寶，必須持此五事，不敢有犯，方為正信佛弟子。若以未受五戒，于此五戒不須注意，則尚不足為正人君子，況佛弟子乎。

然而無論受戒、不受戒，既然皈依三寶，必須守持這五件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敢有犯，才是正信的佛弟子。如果認為沒有受五戒，對這五戒就不須要注意，那麼尚且不足以稱為一個正人君子，何況佛弟子呢？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切善法悉宜修，一切惡法悉宜斷，是為佛教之略戒經。今之世運，壞至其極者，以儒者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輪回，為佛騙愚俗之說。故儒者均不以三世因果，六道輪回為訓，以致善無以勸，惡無以懲。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切善法全都應該修，一切惡法全都應該斷，這是佛教的略戒經。現今的世運，壞到極點的原因，是因為儒者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輪回，認為這是佛欺騙愚昧俗人的說法。所以儒者都不以三世因果、六道輪回作為訓誨，以致行善無法加以勸導，作惡不能加以懲罰。

及乎歐風一來，則靡然從之。使大家都知有三世因果，六道輪回之事理，則何至互相殘殺，以致殺劫永無了期也。嗚乎哀哉。

等到歐風西學一來，大家全都順風而倒。假使大家都知道有三世因果、六道輪回的事理，那麼何至於互相殘殺，以致殺劫永無了期呢？唉！實在悲哀呀！

- **(其三) 汝兄立田，天姿甚好，惜其未學。然已大半輩子過了，無可成就，只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 (第三封信) 你的哥哥楊立田，天姿很好，可惜他没

有早点修学。然而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没什么可以成就的，只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彼妄想甚大，欲一年两年修行，即得五眼六通，又欲知父母之究竟苦乐。此种话，虽是一片慕道报恩之心，若不为说破，后来或致著魔，可怕之极。

他的妄想很大，想要经过一年两年的修行，就得到五眼六通，又想要知道父母究竟是受苦还是受乐。这种话，虽然是一片仰慕佛道、报答亲恩的心，如果不对他说破，后来或会导致他著魔，可怕到了极点。

彼既欲报父母恩，应当一心念佛，代父母忏悔业障，求佛加被，令其善根增长，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又当自己多方奉劝，冥（指求佛加）显（指自劝）两种，诚心诚语，庶可父母遂生信念佛矣。

他既然想要报答父母恩，应当一心念佛，代父母忏悔业障，求佛加被，令他们善根增长，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又应当自己多方面奉劝，冥（指求佛加持）显（指自己劝）两种，用真诚心、说真诚话，才可以使父母生起信心念佛啊！

肯念佛求生西方，则临命终时，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便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矣。不如此為父母謀，而欲知其苦樂以度，則何如未去世以前便度之乎。

如果肯念佛，求生西方，那麼臨命終時，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就已經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了。不如此為父母謀慮，而想要知道他們去世後的苦樂來度脫，那麼不如在他們沒有去世以前，就加以度脫。

老实人，只好做在家居士，隨分隨力修持，若出家則更不能修持矣。祈與彼詳細說之。

老实人，只好在家做居士，隨分隨力地修持，如果出家，就更不能修持了。請對他詳細說說。

今為彼取法名為慧勸（xù），勸，亦勉也。以敦倫盡分等，及信願念佛等，自勸勸人，其功德利益，無量無邊。切不可妄想得道得神通。

現今為他取法名為慧勸，勸，也是勉勵的意思。以敦睦人倫、竭盡己分等世間倫理道德，以及信願念佛等法，自己勉勵、勉勵他人，這個功德利益，無量無邊。千萬不可以妄想得道、得神通。

但一心念佛，復以此勸人，則雖不得道，尚可勝於得道。以往生所得之利益，比得道更大。況盲修瞎煉，多分会

著魔發狂乎。祈認真為彼詳說。否則，或有危險也。

只要一心念佛，又以淨土法門勸化他人，那麼雖然沒得道，尚可勝過得道。因為往生所得的利益，比證得道果的利益更大。何況盲修瞎煉，多半會著魔發狂呢？請你認真為他詳說。否則，或許會有危險。

- **（其四）末法時世，邪魔外道，不勝其多。此韓魔子，不問彼之如何修持，只一五教大同四字，即可知其底里。**
- （其四）末法時代，邪魔外道，非常的多。這個姓韓的魔子，不管他的修持如何，只听他所说的“五教大同”這四個字，就可以知道他的底細了。

外道皆仗幻術以欺世欺人，一班有眼無珠者，見其神通廣大，遂以身命皈依。若真知道理之人，當遠之不暇，尚欣羨而懷疑欲皈依乎。此即楞嚴經，想陰十魔之流類。鄉愚以能見神見鬼為希奇，而不知其為彼之邪術以惑人也。

外道都是仗著幻術來欺騙世人，一班有眼無珠的人，見他神通廣大，於是以身家性命來皈依他。如果是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應當遠遠避開都來不及，還會歡喜羨慕而心有所疑，想要去皈依他嗎？這就是《楞嚴經》中，十種想陰魔的分支流類。鄉間愚人以他能夠見到神、見到

鬼為希奇，而不知道這是他以邪術來迷惑人啊！

汝于彼魔子，尚欲問其前生，則汝已被彼吸動。黃冠云者，亦魔妄說耳。汝既由黃冠中來，何以從初即不喜彼修煉之事。汝須知妖魔鬼怪，都有神通（是妖通，非真神通）。

你對那個韓魔子，還想要向他問自己的前生，那麼你已經被他吸引打動了。說你前生是黃冠道士，也是魔子的瞎說罷了。你既然由道士中來，為什麼從最初就不喜歡那些修仙煉丹的事？你必須知道妖魔鬼怪，都有神通（這是妖通，不是真的神通）。

愚人見其有神通，遂謂是菩薩，則入彼魔罟（juàn）網中矣。既是真有神通，何以從之學者，發如此之狂。而況彼之所述，與所立之名詞，通非佛法中所有者。

愚痴的人見到他有神通，於是認為他是菩薩，就進入到他的魔網中了。既然是真有神通，為什麼隨從他學習的人，發生如此的顛狂。而何況他所說的，與所立的名詞，通通不是佛法中所有的。

彼謂彼是真佛法，乃一切外道公共之騙人根據，說此話，即可知其是魔。佛所說法門無量，法法皆真，善知識隨

己所知所得者提倡，只云逗机与否。若曰，我之法真，别的通皆非真，其人不问而知其为魔。

他说他的那套是真佛法，这是一切外道公开共同的骗人根据，说这些话，就可以知道他是魔了。佛所说的法门无量，法法都真实。善知识随他自己所知道、所证得的加以提倡，只说适不适合大众的根机。如果说：我的法真，别的全都不真，这个人不用问，就知道他是魔了。

汝实心中无主，幸彼等现出败相，尚心疑不决。使彼学者不出败相，汝能不拜彼为师，而欲得彼之神通妙道乎。某师既学圆融，令人吃肉打佛，便为圆融。即令人吃己肉打己，亦是魔力发现，况彼杀了也不肯说此（吃己肉，打己）话乎。

你实在是心中没有主宰，幸好那些人现出败露之相，你还心中犹疑不决。假使那些学习的人不出现败露之相，你能不拜他为师，而想要得到他的神通妙道吗？某位师父既然学习圆融，让人吃肉打佛，便是圆融。即使他让人吃他的肉，打他自己，也是魔力显发显现，何况杀了他，他也不会说出这些（吃他的肉，打他自己）话呢？

须知传扬佛法之人，必须依佛禁戒，既不持戒，何以教人修持。彼见志公，济颠皆有吃肉之事。然志公，济颠

并未膺宏扬佛法之职，不过遇境逢缘，特为指示佛法之不可思议境界理事。而任法道之职者，万万不可学也。

必须知道传扬佛法的人，必须依照佛的禁戒，既然不持戒，如何来教人修持。你见闻宝志公、济公都有吃肉的事。然而宝志公、济公他们并没有承担宏扬佛法的职任，他们只不过是遇境逢缘，特地为俗人指示佛法不可思议境界的义理事相。而担任法道职任的人，万万不可以学习啊！

而且彼吃了死的，会吐活的。某等吃了死的，连原样的一片一块也吐不出，好妄学，而且以教人乎。住持佛法之人，若不依佛制，即是魔类。况彼魔子是魔王眷属，完全不是佛法乎。

而且宝志公、济公他们吃了死的，会吐出活的。某等吃了死的，连原样的一片一块也吐不出来，能够随便乱学，而且用来教导他人吗？住持佛法的人，如果不依照佛制，就是魔类。何况那些魔子是魔王的眷属，完全不是佛法呢。

今之此种，到处皆是，而无目之人，如蝇逐臭，乐不可支，亦只可随他去了。何以故，彼之势盛人众，倘按实说，不有明祸，必有暗祸，劝人亦只可劝其可劝者耳。

彼已丧心病狂，劝之必致反噬。

现今这种魔子魔孙，到处都是，而没有正法眼的人，如苍蝇追逐臭味，欣喜到极点，也只好随他去了。为什么呢？他们的势力盛大，人员众多。如果照实话说，没有明祸，必有暗祸。劝人，也只可以劝那些可以劝的人罢了。他们已经丧心病狂，劝他们必致被他们反噬。

汝若看过楞严经中想阴十魔（五阴魔境，唯想阴，最多后世魔子所行之事），则此魔子所现景象，岂有动心怀疑之事乎。然汝亦有魔之气分，此气分不去，后来亦会发生魔事。

你如果看过《楞严经》中的想阴十魔（五阴魔境，唯有想阴魔，是很多后世魔子所做之事），那么对于这个魔子所现的景象，哪有动心怀疑的事呢？然而你也有魔的气分，这个气分不除去，后来你也会发生著魔的事。

一为自是，汝为人司书启，写的字，许多无学问的人都不认得，是尚是利人利物之人之心行乎。使我不说破，则毕生如此，不知要误多少事。即不误事，令人费尽心思的猜度，自己折福也否。

一是你自以为是，你为他人专管起草书信等事，写的字，许多没有学问的人都不认得，这还是利人利物之人的心

行吗？假使我不说破，那么你一生如此，不知道要误多少事。即使不误事，令他人费尽心思的猜度，自己是不是也折福呢？

冯梦华，一老探花，曾做过安徽巡抚，后来专门办赈。所写之字，平常人，认不到一半。一年与我写来，我即说彼之过。后与我写，则用楷体，问及与人，犹是照旧。

冯梦华，是一位老探花，曾经做过安徽巡抚，后来专门办理赈灾事务。所写的字，平常人，认不到一半。有一年给我写信，我就说他的过失。后来给我写信，就用楷体，但问他给别人写字，还是照旧潦草。

其人颇厚道，而儿子孙子通死完，过继的孙子也死。彼八十四岁方死，死时重孙始三四岁。一生要以字显高尚，犹是多年办赈，到底只落得一家有五六个寡妇，只有一个三四岁之重孙，可不哀哉。

这个人较为厚道，而他的儿子、孙子通通死完了，过继的孙子也死了。他到八十四岁才死，死的时候，重孙才三、四岁。一生要用字来显示高尚，还是多年办理赈灾事务，到头只落得一家有五六个寡妇，只有一个三、四岁的重孙，能不悲哀吗？

二则我慢贡高，汝前为汝兄求皈依之信，末后署名，只云谨启。夫求皈依，是什么下作不堪之事，不宜施其恭敬，而作此种反不如行人问路之礼貌乎。

二是我慢贡高，你前面为你哥哥求皈依的信，最后的署名，只说“谨启”。求授皈依，是什么卑鄙不堪的事，不应该施行恭敬，而作这种反不如行人问路的礼貌呢？

行人问路，尚复拱手请教。汝代求皈依，只一谨启，一如问路不拱手，但曰请教耳。则其视皈依之事，及与所皈依之人，乃一文也不值了。

行人问路，尚且要拱手请教。你代你哥哥求皈依，只写一个“谨启”，如同问路不向人拱手，只是说“请教”。那么你看待这件皈依的事，以及给你授皈依的人，是一文钱也不值了。

今以魔子事问，又是谨启。我若不说破，汝毕生便堕在我慢贡高中，尚不知其非，久而久之，以致著魔。汝有礼貌，于我何加，汝无礼貌，于我何损。

现今你以魔子的事情来问我，又是“谨启”。我如果不说破，你一生就堕落在我慢贡高中，还不知道这个错误，久而久之，导致著魔。你有礼貌，对我有什么好处；你没有礼貌，对我又有什么损害。

但以汝既以我為師，豈忍不治汝病，而負我之職分乎，故為此說。若認做我求恭敬，呵責汝，則其著魔也，當不在久。此信勿令別人看，免得魔徒造口業（此系最初之復信）。

只是因為你既然認我作師父，怎能忍心不治你的病，而有虧我的職責本分呢？所以為你說出。如果認為是我求恭敬，來呵責你，那麼你著魔，應當也就不久了。這封信不要讓別人看，免得魔子魔孫們造口業（這是最初的回信）。

復李印泉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午前來函，初抽出看過，即作復，並令將書五包捆好，交與來人。後將尊書歸函，方知內有尊片。

上午的來信，剛抽出來看過，就馬上給你寫了回信，並令他們將五包書捆好，交給來人。後來將你的信放回信封，才知道里面有你寫的小紙片。

穿心二字，光意以為甚好，若改作傳心，或致好議者，以光為自負，妄充傳佛心印之人，則反為不美。

“穿心” 二个字,我认为很好,如果改成 “传心” ,或许会导致好议论的人,认为我很自负,狂妄地充当传佛心印的人,那么就反而不好了。

光所歉者,心被业障,绝不能穿。使其果穿,则便以己之穿,令一切人皆随之而穿。且无痕迹,纵好议者,亦无处置喙 (huì) 。

我所感到歉疚的是,心被业力所障,绝对不能穿透。假使心果真穿透,那么就以自己的穿透,令一切人都随之穿透。而且没有痕迹,纵然是喜好议论的人,也无处多嘴生事了。

【注：】

穿透：这里指开悟的意思。

致高契理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汝母七十一岁,来日无多。须为家中眷属说,大家日常在母前换班念佛。何以故。以彼等平常若不念佛,到汝母临去时,也不肯念。平时念惯了,到时就会念。

你母亲七十一岁,来日无多。必须要对家中眷属说,令

大家平常在母親面前換班念佛。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平常如果不念佛，等到你母親臨終時，也不肯念。平時念習慣了，到時候就會念。

要把飭終津梁請一本，寄到家中，令他們看，就曉得人到臨終如何有益，如何有損。既知世俗所行，通是落井下石之事，便不至也以此事為孝，而令親不得往生，反加墮落也。

要把《飭終津梁》請一本，寄到家中，讓他們看，就曉得人到臨終時，如何對亡人有利益，如何會有損害。如果知道世俗所做的全都是落井下石的事，就不至於還將這些事當作是孝親，而令母親不得往生，反而墮落啊！

今為汝母取法名為德超，謂以一心念佛，即能超出三界，高登九品寶蓮也。切戒勿求來生人天福報，若有求來生之心，決定不得往生西方也，此事要緊之極。

現今為你母親取法名為德超，就是一心念佛，就能超出三界，高登九品寶蓮。千萬記得不要求來生的人天福報，如果有求來生的心，決定不能往生西方，這件事非常要緊。

能成就親生西方，即是成就親作佛，其功德極大無比。

若破坏亲之正念，令不得往生，其罪过亦极大无比。汝其志之。

能够成就母亲往生西方，就是成就母亲作佛，这个功德，极大无比。如果破坏母亲的正念，令她不能往生，这个罪过也极大无比。你记住了吗？

复李树棠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前日由北平刻经院转汝手书，知颇有信心。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荫，谓以智慧，禀受如来念佛法门，以自荫荫人。令彼热恼所逼迫之众生，同得受其覆被，而得其清凉于现生，了生脱死于此世也。

前天由北平刻经院转来你的信，知道你很有信心。现在为你取法名为慧荫，意思是以智慧，禀受如来念佛法门，既庇荫自己，也庇荫他人。使那些被热恼所逼迫的众生，共同得到念佛法门的恩泽，而在这一生得到清凉，在此世就能了生脱死。

但依嘉言录修持，其决定可以得究竟之利益。然须勿学外道炼丹运气等法，若先曾学者，当完全丢去，方有实益。

只要依照《印光法師嘉言錄》來修持，決定可以得到究竟的利益。但是不能去學外道煉丹運氣等法，如果以前曾經學過，現在應當完全丟棄，才能獲得真實利益。

又須令家中眷屬，及外邊一切有緣之人，均當令其志誠念佛。果肯真實念，則現生必能逢凶化吉，臨終決定往生西方，其為利益，何能名焉。

又要讓家中眷屬，以及外邊一切有緣的人，均應使他們都志誠念佛。果真肯真實念佛，那麼這一生必定能逢凶化吉，臨終決定往生西方，這個利益，如何能用語言來表達呢？

又須各各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提倡三世因果，六道輪回。令一切人，皆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念佛人能如此，則為真佛弟子。

又要讓大家各各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提倡三世因果，六道輪回等觀念。使一切人，都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念佛人能夠這樣做，就是真正的佛弟子。

汝數千里寫信，何得于地址字，尚復潦草，不恭楷，或致誤事。只此一事，可知汝作事多分不認真也。

你几千里外写信来，怎么能对地址的字迹，还潦草书写，不恭敬写成楷书，这样或许会误事。只看这一件事，就知道你作事情大多不够认真。

复（冯偏西，郑圆莹）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三四日前，接来函，并汇洋一百圆，已收到，勿念。即日弘化社，为诸位寄书三十余包，想已收到。以冗事无暇，故未为复。

三四天前，接到来信，以及汇来的一百洋圆，已经收到，不要挂念。当天弘化社，为诸位寄出三十多包书，想来已经收到。因为杂事缠身，没有空暇，所以没有回信。

窃以末法众生，根机浅薄，匪仗佛力，决难了脱。是以必须抱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方可出此五浊，登彼九莲。

我认为，末法时代的众生，根机浅薄，不仗佛力，决定很难了脱生死。所以必须抱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才可以出离这个五浊恶世，登彼九品莲邦。

倘妄自尊大，欲仗修自力了生死之禅教密种种法门，则

多分有因无果。何以故。以纵能彻悟自心，深入经藏，而烦恼不断得净尽，决无了生死分。况未能彻悟，与未能深入者乎。

如果妄自尊大，想要修习依仗自力来了生死的禅宗、教下、密宗等种种法门，那么多半是有因无果。为什么呢？因为纵然能够彻悟自心，深入经藏，而烦恼不能断得干干净净，绝对没有了生死的份。何况是未能大彻大悟，与未能深入经藏的人呢？

密宗，提倡现身成佛，亦非人人皆能如是。学密宗者，每每著魔，皆由不知自量，妄欲得神通与成佛之所致也。

密宗，提倡现身成佛，也不是人人都能如此。学习密宗的人，每每会著魔，都是由于不自量力，妄想要得到神通与即身成佛所导致的。

诸位既具有信心，当依光所说之净土法门而修。须知此法，乃诸佛，诸祖，诸大善知识之所宏扬者。光不过承诸佛，诸祖，诸大善知识之语意，而传述之。

诸位既然具有信心，应当依我所说的净土法门来修习。要知道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诸位祖师，诸大善知识，所宏扬的法门。我不过承接诸佛，诸位祖师，诸大善知识的语意，而加以传述罢了。

切勿谓汝何人斯，遂敢令人舍佛所说之禅教密法门，而专依汝所说而修乎。若作此议，则为不依佛教。以光之所说，乃十方三世诸佛同说者，何可以光之不才，而遂不信从乎。

千万不要说：你是什么人呢？就敢让人舍弃佛所说的禅宗、教下、密宗等法门，而专门依照你所说的来修习。如果作这样的议论，就是不依从佛陀的教导。因为我所说的，是十方三世诸佛共同所说的，怎么可以因为我的不才，于是就不相信听从呢？

现今邪魔外道，不胜其多，彼皆自谓最为第一，诸位莫被此种魔子所惑。若前已经入过其门，则当舍之净尽。切勿谓入时已发咒，恐舍之，或致遭祸。

当今邪魔外道，非常的多，他们都说自己是天下第一，诸位不要被这种魔子所迷惑。如果以前曾经进入过他的门下，现在就应当舍弃得干干净净。千万不要说，入门时已经发过咒，恐怕舍了之后，可能导致遭遇灾祸。

须知舍邪皈正，何得有祸。不但无祸，尚有功德。余详文钞，此不备书。其所寄书，当按其人之资格给之，不必以出钱多少为断也。

要知道舍邪皈正，哪里会有灾祸。不但没有灾祸，而且有功德。其余详细看《文钞》，此处不再具体多说。所寄的佛书，应当按每个人的资质条件赠送，不必以出钱的多少来决定。

今将弘化社仿单寄一张，如有多请以送人结缘者，即可按单汇款以请也。若有汇款，请于所汇邮票上，注明苏州养育巷邮局，则省事多矣。

现在将弘化社的经书目录单寄一张给你们，如果有多请来送人结缘的，就可以按照书单汇款来请。如果有汇款，请在所汇的邮票上，注明“苏州养育巷邮局”，就省事多了。

但写苏州，则归总局，去报国寺约有四里，往反颇不便。恐出资人名记不清，今将其单随函寄回，庶不至或有不得其书，而为致疑也。

只写苏州，就寄到总局，离报国寺大约有四里路程，往返很不方便。恐怕出资人的名单记不清，现在将这个名单随信寄回，就不至于或许有人得不到书，而因此心生怀疑了。

复沈弥生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所言大佛字旁之对，今为一联，不知可用否。迷悟情空证自性，圣凡见尽显唯心。若作八言，则云，迷悟情空，圆明自性，圣凡见尽，彻证唯心。八言文意也好，随使用之。

你所说的，大“佛”字旁边的对联，现在写了一个对联，不知能不能用。对联是：迷悟情空证自性，圣凡见尽显唯心。如果作八个字，可以为：迷悟情空，圆明自性；圣凡见尽，彻证唯心。八个字的文意也好，随便你选用。

凡夫在迷，三乘虽悟，而未到迷悟两亡之地位，故未能究竟满证自性也。凡夫有凡夫之情见，圣人有圣人之情见。唯佛，二见俱不可得，故得唯心理体，彻底彰显也。

凡夫在迷惑之中，三乘圣人虽然有证悟，但没有达到迷悟两亡的地位，所以没能究竟圆满证得自性。凡夫有凡夫的情见，圣人有圣人的情见。唯有佛，凡圣二见都不可得，所以得到唯心理体，彻底彰显。

念佛闭目，易入昏沉，若不善用心，或有魔境。但眼皮垂帘（即所谓如佛像之自然），则心便沉潜不浮动，亦

不生頭火。

念佛閉上眼睛，容易昏沉，如果不善於用心，可能會有魔境。只要眼皮垂下（就是所說的：如同佛像的眼睛一樣），那麼心就會沉潛下來不浮動，也不會生頭火。

汝念佛頭上若有物摩撫，及牽制等，此系念佛時心朝上想，致心火上炎之相。若眼皮垂帘，及心向下想，則心火不上炎，此病即消滅矣。

你念佛時，頭上好像有東西撫摸，以及牽制等情形，這是念佛時，心朝頭上想，導致心火上升的情況。如果眼皮垂下，以及心向下想，那麼心火不會上升，這個病就消滅了。

切不可認此為工夫，又不可怕此為魔境。但至誠攝心而念，並想自身在蓮華上坐或立，一心想於所坐立之蓮華，則自可頓愈矣（若不敢作蓮華上坐立，恐致或有魔事，但向腳底下想，此種心火頭火，均可不生矣）。

千萬不可以認為，這種現象是工夫，又不可以害怕這種現象，認為是魔境。只要至誠攝心而念，並且觀想自身在蓮華上或坐或立，一心觀想自己所坐立的蓮華，那麼自然可以頓時痊愈了（如果不敢作蓮華上坐立的觀想，恐怕可能導致著魔之事，只要向腳底下想，這種心火、

头火，都可以不生了)。

现今邪魔外道甚多，切不可稍存探试之心。倘有此心，必被彼所诱，一入其彀（gòu），必致丧心病狂。闻一大有声名之法师，今则自己食肉，教人食肉，且教人毁佛像，此人已大现魔相矣。

当今的邪魔外道很多，千万不可以存一点探试的心。如果有这个心，必定被他们引诱，一旦进入他们的圈套，必然导致丧心病狂。听到一位大有名声的法师，如今变成自己吃肉，也教别人吃肉，而且教人毁坏佛像，这个人已经大现魔相了。

复黄涵之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子建翁之西归颂，凑起一百六十字，意似可取，文颇拙涩，塞责而已。文六居士，既已茹素，丧中祭神待客，当均用素，以为地方开通风化。万不可随顺旧俗，张罗铺排，杀生作乐，以丧事为燕乐，庶可于亲于己，于宾于乡均有利益也。

为屈子建老人所作的“西归颂”，凑成一百六十字，意理似乎可取，文词比较笨拙生涩，只是搪塞责任罢了。

屈文六居士，既然已经吃素，丧期中祭神、接待宾客，应当都用素食，来为地方开通风俗教化。千万不可以随顺旧俗，瞎张罗铺张浪费，杀生作乐，将丧事当作摆宴取乐，才可以对于亲人、对于自己，对于宾客、对于乡亲都有利益啊！

现今国运危岌，无论何人，均当以念佛，念观音为预防之计。除此之外，则任作何法，不奈业何，但成徒劳耳。祈以此，与一切有缘者说之。

现今国运危急，无论什么人，都应当以念佛，念观音作为预防之计。除此之外，那么无论作什么法，都不能奈何业力，只成徒劳罢了。祈望将这些话，对一切有缘的人说。

复谈少抚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前接讣(fù) 闻，拟为说其本末，以期于亲有益，于己无负。但以冗烦无暇，卒(zú) 未能复。此次为广于其兄处寄汝手书，亦近十日。

前几天接到讣告，打算为你说说其中的本末究竟，以期望对于你的亲人有益，对于你也没有辜负。但因为杂事

煩瑣，沒有空暇，最終未能回復。這次是從廣于的哥哥那里寄來你的信，也有十天了。

須知人間人，唯知在軀殼上，儀式上注意，至于心識，利益二方面，則置之不究。或有似欲利益者，實則但是為世人耳目做事，不是為亡靈靈魂上做事也。

必須知道人間人，只知道在軀殼上、儀式上注意，至于心識、利益這二個方面，則放到一邊不做深究。或許也有好像想利益亡人的，實際只是為了世間人的耳目來做事，不是為亡靈的靈魂上來做事啊！

汝既皈依佛法，當以竭誠念佛，為親回向，并令闔(hé) 家眷屬，通皆息哀念佛，則于親于己均有大益。

你既然皈依佛法，應當以竭誠念佛，為親人回向，并令合家眷屬，全都止息哀痛來念佛，那麼對於親人、對於自己都有很大的利益。

現今世運危岌，果能志誠念佛，決定可以逢凶化吉。否則，現在之禍害，比以前不同，直是避無可避，防不勝防，民生其間，可憐之極。當與眷屬詳言之，則存亡均獲利益矣。

現今的世運危急，果真能夠志誠念佛，決定可以逢凶化

吉。否則，現在的禍害，又比以前不同，簡直是无法逃避，防不胜防，百姓生在这个世间，可怜到了极点。应当对家中的眷属详细地说明这些，那么生者、亡者都能获得利益啊！

广州寺庙通毁除，向亦无甚真修僧众，近更凋零，则真僧当莫由而得。但自己以志诚心念佛，则比请酒肉僧念经拜忏功德大多。

广州的寺庙全都被毁除了，一向也没有什么真修的僧众，近来更加凋零，那么真修行的僧人应当没办法请到。只要自己以志诚心念佛，就比请酒肉僧念经拜忏的功德大的多。

念佛是人生一件最要事，非因亲丧方念，平时便不念。亲丧乃系为亲起见，实即以亲死，引汝等同证永劫不死之一大事也，当知感恩。能认真念佛，即为报恩。

念佛是人生一件最重要的事，不是因为亲人去世了才念，平时就不念了。亲人去世，这是为了亲人着想而念佛，而实际上就是以亲人的死，引导你们同证永劫不死的一件大事啊（念佛能令众生了生脱死）！应当知道感恩。能够认真念佛，就是报恩。

复张云雷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当此乱世，种种事务，须以简约为第一义。若设一可有可无之附赘，则其贻累也，大矣。

在这个乱世，做各种事务时，必须以简朴节约为第一义。如果设立一个可有可无的附赘，那么遗留的拖累，就很大了。

观音灵签甚好，但当求之于己，果其真切无伪，自可蒙菩萨加被。若求己之心不诚，菩萨便难加被矣。

观音灵签很好，只应当向自己内心去求，果真是真切无伪，自然可以蒙菩萨加被。如果求己的心不诚，菩萨就很难加被了。

历史统纪，已令明道师照寄。又令寄普陀志二包，共四部。一自存，一与胡奉尘，二相机送之。

《历史感应统纪》，已经让明道法师照地址寄去。又让他寄《普陀山志》二包，一共四部。一部你自己留存，一部给胡奉尘，二部看机缘送人。

生子非难，教子尤难。许多不洞事之人，无子求菩萨。及其得子，唯知宝贵，从兹养成废器者多多。譬如种稻，

只知求好种子，及其苗茁以后，则所有除莠(yǒu)，浇灌等手续，概不一用。其稻种虽好，尚能望其收获否。

生孩子不难，教育孩子，就尤其困难了。许多不懂事的人，没有孩子时，求菩萨。等他得到了孩子，只知道宝贵娇惯，从此养成废物的太多了。譬如种稻谷，只知道求好的种子，等到种子成为禾苗并茁壮以后，那么所有的拔除莠草、浇灌管理等手续，一概不用。这个稻种虽然好，（不去除莠、灌溉）还能指望着它收获吗？

光见闻百有九十九，无子及多子之人，均是此种结果。

唯阎丹初（敬铭）之父，为天下古今第一爱子之人。故以初辈乡绅，令其子点翰林，拜相。

我见到听到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没有孩子以及有很多孩子的人，都是这种结果。唯有阎丹初（敬铭）的父亲，是天下古今最懂得疼爱孩子的人。所以以一个初辈乡绅的背景，令他的儿子被钦点为翰林，拜为宰相。

其教之之严，亦是天下古今所未有。一边培德，一边竭力以教，此其所以为真爱也。其他之爱，每有甚于杀者，以杀但一死耳。

他教育儿子的严格，也是天下古今所没有的。一边培植德行，一边竭力教育儿子，这才是真爱。其他的爱，每

每有超过杀害儿子的，因为杀害只是死一次而已。

失教之子，无业不造，则永堕三途恶道，比一死之酷，何止天渊相悬。汝或不免，故预为道破。

有失教养的孩子，无业不造，那么永堕三途恶道，比起死一次的惨酷，何止天渊悬殊。你或许也在所难免，所以预先为你说破。

复徐书镛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接汝书，知道心未退，志向尚高，不胜欣慰。须知学圣学佛，均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道心没退，志向还很高，非常欣慰。必须知道学习圣人，学习佛法，都要以敦睦伦常，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根本。

又须卑以自牧，韬光潜耀，上效古人，躬行实践。能如是，则其学其品，便可高出流辈。

又必须谦虚谨慎，修身养性，敛藏光采，隐藏光辉，向

上效法古人，親身實踐。能夠如此，那麼你的學識品德，就可以高出庸流之輩。

每每聰明人，均屬矜夸暴露，尖酸刻薄，其心絕無涵蓄。其人非坎坷終身，必少年夭折。汝宿生多幸，培此善根，當極力培植，庶可有成。

常常有很多聰明人，都属于自我夸耀、暴露、尖酸、刻薄之輩，他們的心中絕對沒有涵養積蓄。這些人不是坎坷終身，就必定少年夭折。你宿世多幸，培植這個善根，應當努力培植，才可以有所成就。

聰明人，最易犯者唯色欲，當常懷敬畏，切勿稍有邪妄之萌。若或偶起此念，即想吾人的一舉一動，天地鬼神，諸佛菩薩，無不悉知悉見。人前尚不敢為非，況于佛天森嚴處，敢存邪鄙之念，與行邪鄙之事乎。

聰明人，最容易犯的，就是色欲，應當常懷敬畏之心，千万不要稍有邪妄之心萌发。如果或偶尔生起这种念头，就想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天地鬼神、诸佛菩萨，没有不全都知道看见的。在人前尚且不敢为非作歹，何况在佛陀天人森严之处，胆敢存有邪鄙齷齪的念头，与做邪鄙齷齪的事呢？

孟子谓，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若不守身，纵能事亲，亦只是皮毛仪式而已，实则即是贱视亲之遗体，其不孝也，大矣。

孟子说：侍奉人，谁最重要？侍奉父母亲最重要；守护什么最重要？守护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如果不能守护自己的身体，纵然能够奉事双亲，也只是皮毛仪式而已。实际就是轻贱看待父母亲留给我们的身体，这个不孝，实在很大啊！

故曾子临终，方说放心无虑之话云，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未到此时，尚存战兢。曾子且然，况吾辈凡庸乎。

所以曾子临终时，方才说出放心不再忧虑的话：《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就好像站在深渊旁边，就好像踩在薄冰之上，而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会免于毁伤了。不到临终的时候，尚且还保持战战兢兢。曾子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凡夫平庸之人呢？

今为汝寄历史统纪一部，寿康宝鉴二本，嘉言录三本。统纪，自存，以作知治乱，知因果之龟鉴。

现今为你寄去《历史感应统纪》一部，《寿康宝鉴》二本，《嘉言录》三本。《历史感应统纪》，自己留存，

作为了知天下治乱，知道因果道理的借鉴。

寿康宝鉴，常看，则不至犯邪淫与手淫等，自戕其生，自折其福寿，而即取残废与死亡也。此当与李鸿业一本。嘉言录，汝与古，李各一本。依此修持，世出世法，均得其要领矣。

《寿康宝鉴》，常常看，就不至于犯邪淫与手淫等毛病，自己损害自己的生命，自己折自己的福寿，而立即获得残废与死亡啊！这也应当给李鸿业一本。《嘉言录》，你跟古卫生、李鸿业各自一本。依照这些来修持，世间出世间法，都得到了要领啊！

古卫生，李鸿业，既欲皈依。今为卫生取法名为慧生，谓以智慧求生西方，永证不生不灭之道，以自卫卫人，同得不死也。为鸿业取法名为慧业，谓以智慧，断除世间恶业，修持往生西方之净业，此之事业，方为鸿业。

古卫生，李鸿业，既然想要皈依。现今为古卫生取法名为慧生，就是以智慧求生西方，永证不生不灭之道，以自己护卫，护卫他人，同得不死之法。为李鸿业取法名为慧业，就是以智慧，断除世间恶业，修持往生西方的净业，这个事业，方才是鸿业。

世间修身立业，以至为圣为贤，若比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之业，则小乎小矣。祈将此一段，抄与二人看，或将全书，抄与彼看。即彼年至花甲，亦可受益，况甫冠以后之后生乎。

世间修养自身，建功立业，以至于成为圣人贤人，如果比起往生西方，了生脱死的事业，就太小太小了。请将这一段话，抄给他们二个人看，或者将整封书信，抄给他们看。即使他们年至花甲（六十岁），也可以受益，何况是二十岁以下的少年呢？

复金善生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人之宿生，何业不造。幸得闻佛法，当认真修持，庶可以消除宿业，超度怨家。所有怨家，若难解结者，倘肯发菩提心，并诚心超度，则无不即解结矣。

人在过去生中，什么业不造呢？有幸能够听闻佛法，应当认真修持，才可以消除宿业，超度怨家。所有的怨家，如果是很难解开冤结的，如果你肯发菩提心，并诚心超度他们，就没有不立即解开的冤结啊！

汝之念佛气闷，非体弱之故，乃业障所使，汝但恳切志诚念。如念不来，则心常忆想。能念，则仍须用口念。

不能念，則但心轉心憶，久久此業即消。

你念佛氣悶，不是身體虛弱的緣故，是業障的緣故，你只要懇切志誠念佛即可。如果氣悶念不出來，那麼就在心中常常憶想。如果能念，仍然要用口念。如果不能念，只要佛號在心中轉，在心中憶念，時間久了，這個業障就消除了。

以後凡居心行事，必須向厚道一邊做，厚則載福，薄則無福可得。若再加之刻險奸巧，則便如山峰峻峙，任何雨澤皆不受，任何草木皆不生矣。

以後凡是存心行事，必須向厚道這一邊來做，厚道就能夠承載福德，刻薄就沒有福德可得。如果再加上尖刻、陰險、奸邪、巧詐，那麼就如同山峰高峻峙立，任何雨澤都不能承受，任何草木都不能生長啊！

復葛志亮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前日接手書，不勝欣愧之至。欣者，欣居士似有回機，不復仍舊自作聰明，妄說道理，崇科學而蔑佛法。愧者，愧我系一無知無識之粥飯僧，若有依我學者，皆成得一個愚夫愚婦之身分。

前天接到信，欣慰惭愧到了极点。欣慰的是，居士似乎有回转之心，不再仍旧自作聪明，妄说道理，崇尚科学而污蔑佛法。惭愧的是，我是一个既无智慧也无见识，只会吃饭的僧人，如果有跟我学习的，都会变成同愚夫愚妇一样的人。

欲作大通家，当拜高竖法幢之大法师，庶可不负皈依之心。若以光为师，后来必以无知无识，而悔而弃，则反成一番无益之事矣。

你想要作大通家，应当去拜那些高竖法幢的大法师，才不会辜负你皈依的心愿。如果以我为师，将来必定因为我无智慧无见识，感到后悔而离开，那么反而做了一番没有利益的事了。

然光是一直心直口之人，汝既谬投函于光，光固不敢允许，然亦不妨说几句淡话，以为后来立身行道，了生脱死之助。如无足人之指路，虽不能行一步，不妨问者因兹到家。

不过我是一个直心直口的人，你既然把信错投给我，我当然不敢答应，但也不妨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作为你以后处世为人，实践道义，了生脱死的帮助。如同没有脚的人来指路，虽然他自己不能走一步路，不会妨碍问

路的人，因此而回到家乡。

汝一向说话，悉任己见，不以实理实事为准。今既知非，必须极力对治此之习气。此习不除，一举一动，皆可折福而招祸。

你向来说话全都由着自己的见解，而不以实理实事为依据。现在既然知道错了，必须努力对治这个习气。这个习气不除去，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折损福报而招来灾祸。

汝先之疑问，乃是谤毁，绝非疑问，疑问乃是自为遮掩之词。此其过咎，比直不信者为大。倘长此以往，不知改悔，则著魔发狂，大有日在。良药苦口，居士不知肯服否。

你先前的疑问，是毁谤而绝对不是疑问。你说是疑问，这是为自己进行遮掩的话。这个过失罪咎，比直接不相信的人还大。如果长此以往，不知道悔改，那么以后的日子里，着魔发狂的机会多着呢。良药苦口，不知道居士肯不肯服下呢？

复王心禅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汝母既能念佛，当令诸媳陪母念佛。又当令其吃长素，以助成母之道业为孝。若唯以勿念佛，恐劳心力，勿吃素，恐不卫生，以为孝。此孝，乃与罗刹女之爱人相同。你母亲既然能够念佛，应当让诸位媳妇陪着母亲念佛。又应当让她们吃长素，来帮助成就母亲的道业作为孝道。如果因为怕耗费心力而不让念佛和怕不卫生而不让吃素，只把这个当作孝道，这种孝，就与罗刹女的爱人方式相同。

此孝，是破坏母之道业，俾可以了生脱死者，反令其常在生死。其孝，乃是推之下井，又打以石之孝。乃令母不得超生，长劫堕落。孝则孝矣，而不知其反为忤逆也。这种孝，是破坏母亲的道业，使可以了生脱死的人，反而让她常在生死轮回中。这种孝，就是推她落井，又向井中丢下石头的孝。这是令母亲不得超生，长劫堕落。这种孝，好像也是孝，却不知道这反而是忤逆啊！

汝既在公办事，形迹上，不必示现修持，心地里，岂不能常忆念耶。如汝忆母，谁不许汝心中常忆母耶。汝作此等各妨碍说，完全是在形迹上论，非在心地上论也。

現今時局如此危岌，若再不肯心中默念佛，將來之事，究不知其如何解決也。

你既然在公家機關辦事，行為舉止上，不必示現修持的樣子，但心地里，難道不能常常憶念佛號嗎？如同你憶念你的母親，誰不許你在心中常常憶念母親呢？你作這些各有妨礙的說法，完全是在行為舉止上來討論，不是在心地上來討論。當今時局如此危急，如果再不肯在心中默念佛號，將來的事，最終不知道該如何解決了。

汝看文鈔，嘉言錄，所說不足以決汝之疑，而必須一紙數百字，便可慰望，皆由平素不加體察之所致也。宜以真孝勸諸媳，以常密念自行，則其利益大矣。

你看《文鈔》、《嘉言錄》，所說的還不足以解決你的疑惑，而必須要一張紙寫上几百個字，就可以得到安慰希望？這都是由於平時不加體察所導致的。應該以真孝來勸導諸位媳婦，把常常在心中密念佛號作為自我行持，那麼這個利益就很大了。

復（吳慧治，羅慧澍）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淨土法門，注重在信願。有不知者，或求人天福報，或求來生為僧，宏揚佛法，度脫眾生。此種心念，要丟得

干干净净，若有一丝毫，便不能往生矣。

净土法门，注重在“信愿”。有不知道的人，或者求人天福报，或者求来生做僧人，宏扬佛法，度脱众生。这种心念，要丢得干干净净，如果还有一丝毫，就不能往生了。

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不往生，纵一生二生不迷，决难永远不迷。迷，则由有修持之福，而所造之业，为可惧耳。恶业既造，恶报自临，求出三途，恐无其日。

能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不能往生，纵然一生二生不迷惑，决定很难永远不迷惑。迷惑了，那么由于有修持佛法的福报，而他所造的罪业，就实在可怕了。恶业既然造作了，恶报自然会来临，想求出离三途，恐怕没有这一天。

又念佛之人，必须劝家中眷属，同生信心，同常念佛。以备彼等于父母，及诸眷属之有命终者，为之助念。否则，不但不助其正念，反令起瞋恨爱恋等念（预为洗澡换衣，则失正念。若搬动致疼痛，则生瞋恨。瞋恨，则或致堕于毒虫之类。若对之哭泣，则生爱恋。均属失正念，而永无往生之望矣，哀哉）。

再者，念佛的人，必须劝家中眷属，共同生起信心，共

同常常念佛。以預備他們對於父母，以及諸位眷屬中有命終的人，能夠為他們助念。否則，不但不會幫助他的正念，反而令他生起瞋恨愛戀等念頭（預先為他洗澡換衣，他就會失去正念；如果搬動導致他疼痛，他就會生瞋恨。瞋恨，那麼或許導致墮入毒蟲之類；如果對他哭泣，他就會生起愛戀。這都是屬於失去正念，而永遠沒有往生的希望了，悲哀啊！）。

不念佛者，尚不至大有所損。念佛者，一經破壞，正念全失，將欲往生，竟莫能得。從此長劫輪回六道，皆此等眷屬之所致也。彼等如不發心，當以時局危險，至誠念佛，定可逢凶化吉為勸。

不念佛的人，還不至於有大的損害。念佛的人，一經眷屬破壞，正念完全失去，想要往生，竟然不能得到。從此長劫輪回六道，都是這些眷屬所導致的啊！他們如果不發心（念佛），應當以“時局危險，至誠念佛，定可逢凶化吉”來加以勸導。

若是女人，倘肯念佛，必無生產之痛苦。若平日不知念佛之女人，臨產極苦，倘肯志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決定立刻安然而生。此事靈感之極，當與一切親朋，及諸相識說之，俾彼各各得生嘉兒，而且令母子同得安樂，

同種善根。

如果是女人，倘若肯念佛，必定沒有生產的痛苦。如果平日不知念佛的女人，臨產時極為痛苦，倘若肯志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決定立刻安然生產。這件事靈感到了極點，應當對一切親戚朋友，以及諸多認識的人說，使得他們各各得生好兒郎，而且令母子同得安樂，同種善根。

有小知見者，謂臨產裸露不淨，念之獲罪。不知此系性命相關，不得以平日無事時之儀式為論。譬如兒女墮於水火之中，一呼父母，父母即時便往救援。決定不以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不救也。若因此不救，亦不得名為佛菩薩矣。若在平日，固當竭誠盡敬，不得以臨產之事，引以為例。

有小知見的人，認為臨產裸露不淨，念了獲罪。不知這是性命攸關的時刻，不得以平日無事時候的儀式來論。譬如兒女墮在水火之中，兒女一呼叫父母，父母立刻就前往救援。決定不會因為兒女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不來救援。如果因此不救，也不得名為佛菩薩了。如果在平時，固然應當竭誠盡敬，不得以臨產的事，引來作為例子。

人无不爱儿女者，倘令儿女自小即念佛，念观音，则不知不觉，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况自己临终，常念佛者，必能不加扰动。更以念佛相助，便可决定往生西方。人没有不疼爱自己儿女的，倘若令儿女从小就念佛、念观音，那么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消除恶业，增长善根。何况自己临终，常念佛的人，必定能不加以扰动。更加以念佛来相助，就可以决定往生西方。

现生念佛念观音，逢凶化吉，是定规的。光老矣，精神不给，但详阅文钞，依之而修，即可得益。不须常来信，以自扰扰人也。

现生念佛、念观音，逢凶化吉，这是一定的。我老了，精神不足，只要详细阅读《文钞》，依照着去修持，就可以得到利益。不须要常常来信，来自扰扰人啊！

复汤慧振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人于少年，若未遇良师善友，日与燕朋邪友相往还，则危险万状。重则不久即死，轻亦或成孱弱，或成残废。究其原由，皆由认彼寻花问柳为乐，而不知其惨酷，或同杀人，或同杀其世世子孙也。

人在少年時代，如果沒有遇到良師善友，每天與燕朋邪友互相來往，則非常危險。嚴重的話，不久就會死；輕的來說，也許成為孱弱，或者成為殘廢。追究其中的原由，都是由於將那些尋花問柳的事當作快樂，而不知道其中的慘烈殘酷，或同殺人，或同殺死他世世代代的子孫啊！

好嫖之人，每每染梅毒，所生子女，小時尚不現，一到十二三歲，精血已行之期，便發現矣。子又傳子，孫又傳孫，可不哀哉，可不痛哉。

好嫖的人，每每染上梅毒，所生的兒女，小時候還不顯發，一到了十二、三歲，精血已行的時候，就顯發了。兒子又傳給兒子，孫子又傳給孫子，能不悲哀嗎？能不痛苦嗎？

汝親朱子權，半身不遂，恐亦是貪色所致。邪色不可貪，即夫婦同居，亦不可貪，貪則一樣送命，致病。

你的親戚朱子權，半身不遂，恐怕也是貪色所導致的。邪色不可以貪，即使是夫婦同居，也不可貪，貪則一樣送命、生病。

彼既發心欲皈依，當至誠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

音菩薩聖號。心中一切雜念，概不令起。改過遷善，并戒殺吃素。必須永斷房事，非病體復原年餘，萬萬不可與女人相親。否則，萬難好矣。

他既然發心想要皈依，應當至誠念“南無阿彌陀佛”，以及“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心中一切雜念，一概不令它生起；改過向善，並且戒殺吃素；必須永斷房事，如果不是病體復原後一年有餘，萬萬不可以與女人親近。否則，就很好了。

又當令彼女人，及其兒女，亦當為彼念佛，及念觀音。果真至誠，當可速愈。今為彼取法名為慧脫，謂以智慧，脫除從前種種惡習，更以念佛求生西方，永脫生死輪回之苦，常享真常無漏之樂。則是因此惡疾，得大利益，并及其妻，與其兒女，同皆由此脫苦得樂，則為大幸。

又應當令他家中的女人，以及他的兒女，也應當為他念佛，以及念觀音聖號。果真至誠，應當可以迅速痊愈。現今為他取法名為慧脫，意思是以智慧，脫除從前的種種惡習，更以念佛，求生西方，來永遠脫離生死輪回的痛苦，常享真常無漏的快樂。則是因為這個惡疾，得到大利益，并及他的妻子，與他的兒女，共同都因此離苦得樂，那麼這是大幸。

彼既不能動，則終日以志誠心念佛，或大聲，或小声，或心中默念，皆可。出聲念，則可念六字。心中默念，字多難念，宜念四字。無論大聲小声，均須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

他既然不能動彈，那麼整天以志誠心來念佛，或者大聲，或者小声，或者心中默念，都可以。出聲念，可以念六字佛號。心中默念，字多了難念，適合念四字佛號。無論大聲念，小声念，都必須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

雖不能禮拜，然心中常須存恭敬心，如對佛前，如墮水火，以求救援，絕不敢起一念不正當之心。

雖然不能禮拜，然而心中恒常須要存着恭敬心，如同面對佛前，如同墮入水火，來求佛救援，絕對不敢生起一念不正當的心。

從日至夜，睡著則任他去，醒來即接著念。以念佛為自己本命元辰，便可消除惡業，增長善根，可望病愈身安。病愈之後，仍不可放棄，庶可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往生西方矣。

從白天到夜晚，睡著了就隨它去，醒過來就接著念。以念佛當作自己的本命元辰，便可以消除惡業，增長善根，

可望病愈身安。病愈之后，仍然不可以放舍（念佛），才可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往生西方啊！

現今是一患難世道，若肯志誠念佛，便可逢凶化吉。女人家，若常念佛，決定無有難產之禍。即平常不念佛人，到臨產時，產不下來，肯志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定規即刻安然而生。

現今是一個患難世道，如果肯志誠念佛，便可逢凶化吉。女人家，如果常常念佛，決定沒有難產的禍患。即使平常不念佛的人，到臨產之時，生不下來，如果肯志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一定即刻安然而生產。

切不可謂裸露不淨，念之獲罪。當知平常必須恭敬潔淨，如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或洗澡，抽解，并睡覺（音教），均宜心里默念，不宜出聲。唯生產時，宜出聲，不可默念。旁邊照應的人，也幫他念，則彼此均有功德利益矣。

千萬不可以認為裸露不淨，念了獲罪。應當知道平常必須恭敬潔淨，例如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或者洗澡，大小便，以及睡覺（發音 jiào ），都適宜在心里默念，不適宜出聲念。唯有在生產的時候，應該出聲念，不可以默念。旁邊照應的人，也幫她念，那麼彼此都有功德

利益啊！

此書宜與彼看，并令一切人知之，方為于彼有益也。

這封信應該給他看，并令一切人知道，才是對他們有利益啊！

復（又真師，覺三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念佛之人，當恭敬至誠，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果能如是，縱不能完全了無妄念，然亦不至過甚。多有只圖快圖多，隨口滑讀，故無效也。若能攝心，方可謂為真念佛人。

念佛的人，應當至誠恭敬，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果真能夠如此，縱然不能完全沒有一絲妄念，然而也不至于太過厲害。有很多人只圖念得快、念得多，隨口滑讀，所以沒有效果。若能攝心，才可說是真念佛人。

大勢至菩薩，以如子憶母為喻。子心中只念其母，其餘之境，皆非己心中事，故能感應道交。又曰，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即三昧也），斯為第一。

大勢至菩薩，以“如子憶母”作為比喻。兒子心中只想念他的母親，其餘的境界，都不是自己心中的事，所以能夠感應道交。又說：“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就是三昧），斯為第一。”

所言心口耳悉令清楚者，即都攝六根之法則也（心，即意根。口，即舌根）。心口念而耳聽，眼鼻決不至向外馳求，身亦不至倨傲放肆。

所說的心口耳，全都令佛號清清楚楚（心裡念得清清楚楚，口裡念得清清楚楚，耳朵聽得清清楚楚），就是都攝六根的法則啊（心，就是意根。口，就是舌根）。心口念而耳朵聽，眼鼻決不致於向外馳求，身體也不致於傲慢放縱。

今人念佛，多多都是不肯認真，故無效耳。又不念佛時，妄想雖多，無由而知。非不念時無妄想也。

現今的人念佛，大多都不肯認真念，所以沒有效果。再者，不念佛時，妄想雖然多，但沒辦法知道。而不是說不念佛時，就沒有妄想了。

譬如屋中虛空，縱极好的眼，也看不見有灰塵。若窗縫中照來一線之太陽光，則見光中之灰塵，飛上飛下，了

无止息。而光未到处，仍然不见有灰尘。是知念佛时，觉得有妄想，还是念佛的好处。不念佛时，完全在妄想窠里，故不知也。

譬如屋中的虚空，纵然极好的眼力，也看不见有灰尘。如果窗缝中照来一线的阳光，就能看见光中的灰尘，飞上飞下，没有止息。而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仍然看不见有灰尘。所以须知念佛的时候，觉得有妄想，还是念佛的好处。不念佛时，完全在妄想的巢穴里，所以不知道。

又念佛一法，要紧在有真信切愿。有真信切愿，纵未到一心不乱，亦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无信愿，纵能心无妄念，亦只是人天福报。以与佛不相应故，固当注重于信愿求生西方也。

再者，念佛法门，最要紧的，在于有真信切愿。有真信切愿，纵然没有到一心不乱的境界，也可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如果没有真信切愿，纵然能够心无妄念，也只是人天福报。因为与佛不相应的缘故，所以应当注重于信愿求生西方啊！

真有信愿，妄当自己。倘平日有过头妄想，欲得神通，得名誉，得缘法，得道等。如是完全以妄想为自己本心，

越精進勇猛，此種妄想，越多越大。若不覺照，永息此妄，則後來還會著魔發狂，豈但妄想而已乎，固宜汲汲息此過頭妄想也。

真的有信願，妄想當會自然停止。倘若平時有過頭的妄想，想得神通，得名譽，得緣法，得道等。如此完全是以妄想作為自己的本心，越是精進勇猛，這種妄想，就越多越大。如果不覺照，永遠止息這種妄想，那麼後來還會著魔發狂，哪里只是妄想而已呢？應該趕緊息滅這些過頭的妄想啊！

做功課，當依功課章程。念佛歸位，有加釋迦，藥師二佛者，亦無礙。論理，未念之前禮佛，則系釋迦佛也。

做功課，應當依功課章程。念佛歸到原位，有的加念本師釋迦牟尼佛，藥師佛二佛名號，也沒有妨礙。論道理，沒有念之前禮佛，就是禮拜本師釋迦牟尼佛。

世人多以人情為事，人無不求消災延壽者，故加念藥師佛。實則阿彌陀佛，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威神功德，悉皆齊等，非念阿彌陀佛，不能消災延壽也。

世人大多以人之常情為事務，人沒有不求消災延壽的，所以加念藥師佛。實際上阿彌陀佛，與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威神功德，全都齐等，不是说念阿弥陀佛，就不能够消灾延寿啊！

复陈其昌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观所订发愿文，可谓大愿。对佛发愿，当简略敷陈。阁下所立之文，乃对人发表，及倡导之派，何可云与莲池等文，孰为有益。

看你所订的发愿文，可说是大愿。对佛发愿，应当简略敷陈。阁下所立的发展文，是对他人发表，以及倡导的派头，如何可以说“与莲池大师的发愿文相比，何者为有利益”呢？

现明一凡夫僧，对佛发愿，尚用上下二字，直是失礼之至。所立功课，若绝无一事，尚可办到。尚有父母妻子，而又遍医各症，请无不应。只此一事，尚难应付，况朝午晚之功课乎。

现在明明是一个凡夫僧，对佛发愿，还用上某下某二个字，简直是失礼到极点。所立的功课，如果绝对没有一件事来打扰，还可以办到。如果还有父母妻子，而又遍医各种病症，有人请就答应。只这一件事，尚且难以应付，何况早、中、晚的功课呢？

閣下與光，完全異趣。光一味簡略，閣下一味鋪張，祈勿來為妙。龍舒文，令念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此事當從用工上論，不當從多少上論。

你跟我，完全不同。我是一味的簡略，你是一味的鋪張，請不要來普陀山為好。《龍舒文淨土文》中，有令人念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這件事應當從用功上來說，不應當從多少上來說。

此一句，若單念六字佛號，雖日念十萬，念滿百年，也不及此一句之數。然則念六字者，念一生，不及念一句。而念一句者，縱有信願，未必即能往生。念一生，而有信願者，決定可以往生。

這一句（指龍舒文裡面說的），如果單念六字佛號，雖然每天念十萬，念滿一百年，也比不上這一句的數目（指念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然而念六字佛號的人，念一生，數量雖比不上他人念這一句。但念這一句的人（指念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的人），縱然有信願，未必就能往生。念一生的六字佛號，且有信願的人，決定可以往生。

且依諸祖成規，念六字名號，切勿以多少計。須知阿彌陀佛，是法界藏身，即此一名，即圓攝十方三世一切佛號，何止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耶。

暫且依著諸位祖師的老規矩，念六字名號，千萬不要計較多少。必須知道阿彌陀佛，是法界藏身，就這一個名號，就圓滿收攝十方三世一切佛號，何止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呢？

人各有心，各行各志。既有問，則不妨直說。既異趣，則不必相會。光乃無知無識之人，何可云淨土宗匠乎哉，豈不令人慚愧無地容身乎。

人各有心，各行各的志向。你既然來問，我就不妨直說。既然不同路，就不必再見面。我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怎麼可以說成淨土宗的大師呢？豈不令人慚愧得無地容身嗎？

致阮和卿居士書（民國二十年）

前者陈豫堂寄信来，言有六善女人求皈依，令其回信寄于阁下，为其分交。又言前次皈依之阮戚氏，法名德正者，即其夫人。

前些天陈豫堂寄信来，说有六位善女人求皈依，令我将写给她们的回信寄给你，你分别交给她们。又说，前次皈依的阮戚氏，法名德正的，就是他（阮和卿）的夫人。

知居士学佛多年，家人悉皆循化，为可钦佩也。不知居士于净土横超之法，能谛信否。今既有此因缘，不妨略摭心怀。

我知道居士学佛多年，家人全都遵循佛法教化，这是值得钦佩的。不知道居士对于净土横超的法门，能真实起信吗？今天既然有这个因缘，不妨略微表达我的心怀。

如来一代所说法门，无量无边。求其最直捷者，莫过于参禅。倘系上根，一闻千悟，得大总持，然此尚是悟，不是证。

如来一代时教所说的法门，无量无边。寻求其中最直捷的法门，没有超过参禅的。如果是上根之人，能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可是这样还只是解悟，并不是证悟。

能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者，末世实不多见。其他多多

皆是错认消息。其所云悟，多是错误，少有真悟。即是真悟，去了生死，尚大远在。

能够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末法时代，实在不多见。其他的，大多都是错认消息。他们所说的“悟”，大多是错误，很少有真正开悟的。即使是真正开悟，距离了生死，还很遥远。

以虽得开悟，而历劫以来之烦恼习气，须以种种方便对治，令其净尽无余，则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倘烦恼已断若干，犹有丝毫未尽，则生死依旧莫出。

因为虽然开悟了，但历劫以来的烦恼习气，还需要用种种的方便来对治，把这些烦恼习气，清除得干干净净，才可以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如果烦恼已经断了一些，但还有一丝毫没有断尽，那么生死轮回依旧不能出离。

若只当做识得自心就是道，此外便无所修持，则其误非小。以识得，而无烦恼可得，则可谓得道，此人已将生死根本斩断，故能了生脱死。若识得，而烦恼未断，何能了生脱死耶。

如果只当做，认识到自心就是得道，此外就没什么可修了，那么这个谬误就不小了。因为如果真正认识到自心本性，而没有烦恼，那么可以说是得道，这个人已经将

生死根本斬斷，所以能夠了生脫死。如果只是認識到，而煩惱沒有斷，如何能了生脫死呢？

此人虽比不识得者高超，然生死不了，再一受生，或反迷昧，则可怕之至，此谓真开悟者。其以误为悟者，更不须说矣。良以参禅一法，乃仗自力法门，故比念佛法门之利益，奚啻天渊悬殊。

这个人虽然比不认识自心的人高超，可是生死不能了，再一转世受生，或许反而迷惑暗昧，这就可怕到极点了，这是说真正开悟的人。其他那些误认为自己开悟的人，就更不须要说了。实在因为参禅这个法门，是依仗自力的法门，所以比起念佛法门所得的利益，何止天渊之别。

念佛法门，乃如来一代法门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上根如文殊普贤之大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下根如五逆十恶之大罪人，亦可预入其中。

念佛法门，是如来一代法门中的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上根如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样的大菩萨，不能超出净土法门之外。下下根如造作五逆，十恶的大罪人，也可以参与其中。

但具真信切愿，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或已得三

昧，及已断烦恼者，则一得往生，即入大菩萨位。一切法门，皆从此法门流出。一切法门，悉皆还归此法门（谓往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也）。

只要具足真信切愿，都可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如果有已经得三昧，以及已经断烦恼的圣者，那么一旦往生，就进入大菩萨位次。一切法门，都从这个法门流出。一切法门，全都还归这个法门（是指往生西方，期望圆满佛果）。

似浅而深不可测，似小而大无不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此以为成始成终之道。恐居士未遇真知净土之人，或视为浅近，而专致力于明心见性之禅，谓其能识得自心，即算了手，故不禁络索一上也。

这个法门好像浅显但却深不可测，好像很小但却大无不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借助这个法门，作为善始善终的大道。我恐怕居士没有遇到真正懂得净土的人，可能将净土法门看作浅近，而专门致力于明心见性的禅宗，认为能够认识到自心，就算完事，所以不禁啰嗦地说了上面这番话。

光言不足为凭，请详阅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并光之

文鈔，當不以光為謬妄也。若真知佛力自力之優劣，則斷不至猶執著于唯究自心，謂識得即是道，而不須念佛求生西方也。

我的话不足为凭，请你详细阅读《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以及我的《文钞》，应该不会认为我的话是荒谬虚妄了。如果真正知道佛力、自力的优劣，那么断然不至于还执着在只是探究自心，认为认识自心就是道，而不须要念佛求生西方了。

古人如圆观，知过去未来，尚不能了。五祖戒，草堂清所悟之禅，今人何能仿佛，而且又复受生。

古人如圆泽禅师，知道过去未来，还不能了生死。五祖戒，草堂清两位禅师所悟的禅法，当今的人谁能赶得上，但他们还是得再转世受生。

是知凡夫决定要修佛所开示之特别法门，则无论何等根性，均可了生脱死，以仗佛力故也。若仗自力，恐梦也梦不著，不知居士肯信此说乎。

由此可知，凡夫决定要修佛所开示的特别法门，那么无论什么根性，都可以了生脱死，因为是依仗佛力的缘故。如果依仗自力，恐怕梦也梦不到，不知居士肯相信这个说法吗？

复沈授人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三日前接汝书，知令郎荷生，念佛往生。虽于世谛，似为不幸，然既往生，则已超凡入圣，实为大幸。当从实际上论，不当执著世相，以生悲感也。

三天前接到你的信，知道你的儿子沈荷生，念佛往生了。虽然从世俗之见来看，似乎是不幸，可是既然往生，就已经超凡入圣，实在是大幸。所以应当从真如法性上来看，不应当执著世间表相，而生起悲痛感伤啊！

今之瞎捣乱者，皆其父母望其兴家立业，光宗耀祖者，然不知所养，皆为自害害人害世之恶类也。是以人要放开眼界一观，则心中便坦然无虑。

现在这些瞎捣乱的青年，都是他的父母指望他兴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人。却不知道所养的孩子，都成为自害、害人、害世的败类啊！所以，人要放开眼界一看，那么心中就坦然没有忧虑了。

报国寺共有六七僧，各有职责，不能做佛事。所寄之百圆，令灵岩寺立一牌位于念佛堂。

報國寺一共有六七位僧人，各有職責，不能做佛事。你所寄的一百圓，令在靈岩寺的念佛堂里立一個牌位。

靈岩念佛，于江浙可算第一。每日功課，與打佛七無異，打七但加早中晚三次回向耳。

靈岩山念佛，在江浙一帶，可算作第一。每天的功課，與打佛七沒有兩樣，打七只加上早中晚三次的回向罷了。

此山系太平寺真達和尚地方，近來改作十方，專門念佛。凡念經，拜懺，放焰口，做水陸，講經，傳戒，收徒，傳法等，通不行。常年念佛，夏月隨便講淨土法門，不招外人來聽。

靈岩山是太平寺真達和尚的地方，近來改作十方叢林，專門念佛。凡是念經、拜懺、放焰口、做水陸、講經、傳戒、收徒、傳法等法會，通通不做。常年念佛，夏天隨方便宣講淨土法門，不招外人來聽。

接信之次日，令弘化社將近一二年所出之書，各寄一分，想已收到。又加人情于新年放假，致多來望，現在無暇，待明正為荷生念佛三天，以了汝心願。汝所送之十圓，當為印書之費。

接到信的第二天，我讓弘化社將最近一二年所出的書，

各寄一份给你，想来你已经收到。又加上世间人情一般在新年放假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探望，所以现在没有空，等明年正月为沈荷生念佛三天，以了你的心愿。你所送的十圆钱，应该作为印书的费用。

复李德明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四年 原名炳南）

谚云，天下本太平，唯人自扰之。智者以智扰，愚者以欲扰。欲扰之祸虽烈，人犹得而知之。

谚语说：“天下本太平，唯人自扰之”。聪明人以聪明才智来扰乱，愚痴的人以欲望来扰乱。欲望扰乱的祸患虽然惨烈，人们还可以辨别。

智扰，则非具超方知见者，不得而知。既不知为扰，则反以为德，此吾国开自有天地以来之大乱之所由来也。学说误人，深可畏惧。

以聪明才智来扰乱，如果不是知识见解卓越的人，就不会发现。既然不知道这是扰乱，就反而会认为这是德能，这是我国自有天地以来，天下大乱的缘故啊！各种思想学说误导人们，实在让人畏惧。

文王泽及枯骨，不数百年，而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穆公为秦之贤君，尚杀百七十七人殉葬，而子车三子，亦不以国之贤臣以免。其不贤者，所杀之多，更何忍言。周文王的恩泽遍及路边的枯骨（施仁德之政），但不到几百年，杀人殉葬的风气，却遍及天下（仁爱全无）。秦穆公是秦国的贤君，尚且杀死一百七十七个人来殉葬，而子车氏三兄弟，也没有因为是国家的贤臣，而得以幸免。那些不贤明的君主，所杀人数之多，就更不忍心说了。

自佛教东来，大明因果轮回之事理，而后世南面称朕者，亦不敢为。纵暴恶之君，犹欲为之，决不敢以此为荣，及以多为贵也。

自从佛教传到东土，大大阐明因果轮回的事理，而后世面南背北称朕的皇帝，也不敢做杀人殉葬的事了。纵然是暴恶之君，还想要杀人殉葬，也决定不敢以此为荣，以及以多杀人为贵了。

设使世无佛法，其人民孰能得其令终哉。吾固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

假设世间没有佛法，人民谁能得到善终呢？我一直都在说：因果，是世间、出世间的圣人，治理天下，度脱众生的关键大道。周安士说：人人知道因果，是让天下大治的方法，人人不知道因果，是天下大乱的原因。

程朱天资超迈，窃取佛经之义以释儒经。又恐人学佛，特倡异义，谓佛所说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实无其事，不过藉此以骗愚夫愚妇奉彼教耳。

程颢程颐、朱熹天资卓越高超，窃取佛经的义理来解释儒经。又恐怕他人来学佛，于是特别倡导不同的说法，认为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实际没有这回事，不过是借此来欺骗愚夫愚妇信奉佛教罢了。

且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既飘散，又有何人复托生乎。

他们还说况且人死之后，身形既然腐朽灭亡，神魂也就飘散，纵然有地狱的剉斫舂磨，又能施加到谁的身上呢？

又者，神识既然飘散，又有什么人会再托生呢？

此事在佛法中为极浅之事，在国家社会为极要之事。彼既提倡因果轮回为虚谬，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徒抱定正心诚意，为教民治国之本。而不知无因果轮回，则

**正心誠意，與不正心誠意，有何分別，不過一空名而已。
且實既無有，又誰顧此虛名乎。**

這些事在佛法中，是很淺顯的事，對國家社會來說，卻是極為重要的事。他們既然提倡因果輪回是虛假錯謬的，那麼善行無法加以勸導，惡行無法加以懲罰，只是抱著一個“正心誠意”，作為教導人民，治理國家的根本。而不知道沒有因果輪回的事實，那麼正心誠意，與不正心誠意，有什麼分別，只不過是一個空名而已。而且實際的因果輪回既然沒有，又有誰來顧及這個虛名呢？

**自此以後之理學，無一不偷看佛經，無一不辟駁佛法。
由不提倡因果，則治國治民治心之根本，反視作迂談謬見。數百年來，猶能維持者，尚有禮教之儀型在。**

自此以後的理學之人，沒有一個不偷看佛經，沒有一個不駁斥佛法。由於不提倡因果，那麼治國、治民、治心的根本，反而看作迂腐常談的錯謬見解。幾百年以來，（儒教）還能維持的原因，是因為還有尊奉禮教的典範存在。

及至歐風東漸，則完全隨歐風以披靡矣。以無因果輪回之根本，故致放僻邪侈，無所不為。在程朱當日之本心，乃借毀佛以護儒，而不知毀佛即成毀儒。

等到欧美之风东来，人们就完全被欧风吹倒了。因为没有因果轮回教育的根本，所以导致肆意为非作歹，无所不为。在二程、朱熹当时的本意，是借着毁谤佛教来维护儒教，而不知道毁谤佛教，就是毁灭儒教。

如今五经四书，乃成犯禁之书，而大小学堂皆不许读，此明证也。儒释本同源，认心性为身形之异端，而谋为灭除心性，则先灭身形矣。使二子有灵，当不以己所说者为是，而悔无所及矣。

如今的四书五经，变成了违禁的书，大学、小学都不许读，这就是明证。儒家、佛家本是同源，如果认为心性（佛教）是身形（儒学）的异端，而谋求灭除心性（佛教），就会先灭除身形（儒学）了啊！假使程朱二人在天有灵，应当不会再认为自己所说是对的，而后悔也来不及了啊！

然此种话，似疏而实亲。读书人于此关头认不清，则看佛经，即生信仰，看理学辟佛之书，亦生信仰。理欲交战于一心，欲自利利他，大有障碍。故为略说其弊，以期推类悉知耳。

不过这种话，似乎疏远而实际亲切。读书人若在这个关头认不清楚，那么看佛经，就生起信仰，看理学辟佛的

书，也生起信仰。天理人欲交战在一心，想要自利利他，就大有障碍。所以为你大略说说其中的弊端，期望以此类推而全都知道了。

庄厚泽，年已六十五岁，而欲以粥饭庸僧为师，故为取法名为德扶。谓以因果报应，信愿念佛，为自扶扶人之法。俾一切同伦，生为圣贤之徒，没生极乐世界。

庄厚泽，已经六十五岁了，而想要拜我这个只会吃饭的庸僧为师父，所以为他取法名为德扶。就是以因果报应，信愿念佛，作为扶持自己，扶持他人的方法。使得一切同伦，在生成为圣贤之徒，死后往生极乐世界。

方长隆，字寒泉，以无躁竞之清心，普润一切，故名德泽。战之一字，关系甚深，人欲天理之际，若不以力战，则理被欲蔽，俾理必隐而欲必著矣。

方长隆，字寒泉，以没有急躁竞争的清净心，普润一切，所以取法名为德泽。“战”这个字，关系很深，人欲天理相夺之时，如果不努力战斗，那么天理被人欲蒙蔽，使得天理必定隐没，而人欲必定显著！

孔子四十不惑，乃理胜而欲伏之时。七十所欲不逾矩，乃天下太平，了无战事矣。孔子曰，我战则克。孔子一

生，未操兵权，何得说我战则克之话乎。乃孔子教人克念作圣之微旨也，故为取名德克。

孔子四十不惑，就是天理胜出，人欲伏住的时候。七十岁时，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天下太平，没有战事了！孔子说：“我一战斗就胜利”。孔子一生，没有操持过兵权，怎么会说“我战则克”的话呢？这是孔子教导人们，约束恶念，成为圣人的微妙义旨，所以为他取名为德克（战德克）。

圣人垂衣拱手而治天下，其要只是无欲，无欲则无战。有欲则长战，直至自他同归于尽，方肯死心。否则，必欲人亡而我独存，决不肯念战争之惨而暂息也。

圣人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其中关键只是无欲，无欲就无战。有欲就会长期战斗，直到自他同归于尽，才肯死心。否则，必定想使他人灭亡而自己独存，决不肯想到战争的悲惨而暂时止息！

于霈霖，若知如来净土法门，为九界众生之甘露霖雨，果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自行，则一倡百和，相观而善者，大有其人焉，故名德霖。

于霈霖，如果知道如来的净土法门，是九界众生的甘露霖雨，果真能够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

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來自我行持，那麼一人提倡，百人應和，互相促進互相學習而來行善的，就大有人在，所以名為德霖。

汝謂旅居恐無人繼，今此四人，則是本鄉，當可令此法門，永遠傳布。光為汝作一臂助，以彼四十圓香敬，完全作寄書用。俾汝與彼等，各有取法，自行化他，為有根據。

你說旅居他鄉，恐怕無人繼續弘揚佛法，現在這四個人，就是你的老鄉，應當可以讓這個法門，永遠傳播流布。我為你助一臂之力，將他們供養的四十圓，完全作為寄書的費用。使得你與他們，各自有所取法，自行化他，有所根據。

當開一單，凡大部頭，及義旨深奧者，四人各與一分。凡普通人所能看者，隨便送人，及與監犯。然須切囑恭敬，不可與普通人讀儒書之了無恭敬一樣，庶可得益，而不至獲褻慢污穢之罪。其事見於敬書惜字單中，此不備書。

應當開一張單子，凡是大部頭的經書，以及義旨深奧的佛書，四個人各給一份。凡是普通人所能看懂的，隨便送人，以及送給監獄囚犯。不過必須告誡他們要恭敬，

不可以和普通人读儒书一样，没有一点恭敬，才可以得到利益，而不至于获得褻慢污秽的罪过。这件事可以看印单中《敬书惜字》，此处不再多说。

● **(其二) 前接汝及慧修等书，因弘化社言，有德克之歧路指归二百册，尚未来，故不即复。**

● (第二封信) 前些天接到你以及慧修等人的信，因为弘化社说，有战德克的《歧路指归》二百册，还没有来，所以没有即刻回信。

前日其书来，光目力不给，略看二三幅，颇觉甚好。遂努力作三四次看，通篇均好。但有三处误点，不得不为说明。

前天这本书来了，我的视力不好，略看了二、三页，觉得很好。于是努力分作三、四次看完，全篇都很好。但有三个地方的错误，不得不加以说明。

五八，八九行，饬终津梁，苏州弘化社赠阅。此一小本，尚无大碍。六二，二行，劝世白话文，初机净业指南，弥陀经白话解释，饬终津梁，印光法师文钞等书，苏州弘化社都赠阅。此各书皆赠阅，其印书费从何而来。

五十八页，八、九行， “ 《饬终津梁》，苏州弘化社赠

阅”。《饬终津梁》，这是一个小本，尚且没什么大碍。六十二页，第二行，“《劝世白话文》、《初机净业指南》、《弥陀经白话解释》、《饬终津梁》、《印光法师文钞》等书，苏州弘化社都有赠阅”。这些书都是赠阅的话，其中的印书费从哪里来？

现今学佛者甚多，若通赠阅，则谁不愿请。何不详看照本流通，此则要请多少，则付多少。半价流通，及全赠流通，乃有制限。若通作赠阅，勿道印资无来源，而印刷及包扎之人，不知用若干人，方能了事。

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如果全都赠阅，那么谁不愿意请呢。为什么不详细看看，按照成本价流通。这样要请多少本，就付多少钱。半价流通，以及全部免费赠阅流通，是有限制范围的。如果全都当作赠阅，不要说印经的资金没有来源，就是印刷以及包扎的人，不知道要用多少人，才能够办好这些事。

此事乃明道师所办，光殊不以全赠半价为然。有有学问家颇丰裕之人，开大部头若干部，亦只给半价。赠阅之权，在我不在人，则随我意可赠。若公开，尚有限制，人不详阅，亦难应付。然此乃钱财边事，即彼责备，亦可以章程回复，无足置意者。

这件事是明道师办理的，我特别不认为全赠、半价流通是好办法。有些有学问、家境颇为富裕的人，开出大部头经书多少部，也只给半价。赠阅的权力，在我不在他人，就可以随我的心意赠阅。如果公开声明赠阅，又有限制范围，一般人不详细看，也很难应付。不过这只是钱财方面的事，即使对方责备，也可以用章程规定来回答，不值得在意。

唯三二，第八九行，晋朝慧远大师，以至最近还在世的印光大师。此十二字，殊觉失体。在德克以为尊师，而不知其树的以招众矢之共射也。此十二字，当改作晋朝慧远大师，以至善导，永明，莲池，蕩益，省庵，彻悟（彻悟即梦东，现安徽有名梦东者，故用彻悟也）等，都是最有学问云云。

唯有三十二页，第八、九行，“晋朝慧远大师，以至最近还在世的印光大师”。后面这十二个字，觉得很有失大体。在战德克来说，认为是尊敬师父，但却不知道这是树立箭靶以招来众箭共射啊！这十二个字，应当改作：

“晋朝慧远大师，以至善导、永明、莲池、蕩益、省庵、彻悟（彻悟就是梦东禅师，现在安徽有名为梦东的法师，所以改用彻悟）等，都是最有学问”等等。

光乃粥飯庸僧，虽知净土法门之利益，何可以与从上祖师并列并论。然时人固不知是德克自引，则谓光意所使。人必以光为冒充通家，欲与莲宗初祖同列，则光之人格罪过，不堪设想矣。幸努力看完，否则，将无法收拾矣。

我是一个只会吃饭的庸僧，虽然知道净土法门的利益，怎么可以与在上的祖师并列并论。然而读者固然不知道这是战德克自己引文，就认为是我所授意的。他人必定认为我是冒充大通家，想要与莲宗初祖同列，那么我的人格罪过，就不堪设想了。幸而努力将这本书看完，否则，就无法收拾了。

吾人一举一动，各守本分，人自不会特意诽谤。若稍带矜夸僭越气分，则不但吹毛求疵者，咸起攻讦，即厚德君子，亦当以此而藐视之。祈与德克说之，令将此三处酌改，仍不多加行。

我们的一举一动，各守自己的本分，他人自然不会特意来诽谤诋毁。如果稍微带一些夸耀僭越的气分，那么不但吹毛求疵的人，全都起来攻击，即使是仁厚道德的君子，也会因此而藐视我们。请对战德克说明，让他将这三个地方斟酌改正，仍然不会多加行。

唯三二第八九行添三几字，以下行尚有十一个空故也。

此书流通，实有大益。光亦非世之久客，我死之后，凡我弟子，只可依教修持，不得七拉八扯，把我一个土偶，装做真金，则是以凡滥圣，自己与光，同得罪过。文钞中与潘对凫马契西之信，当查阅之。

唯有三十二页，第八、九行添加几个字，因为下行还有十一个空缺的缘故。这本书流通，实在有很大的利益。我也不是世间的长久之客，我死之后，凡是我的弟子，只可以依教修持，不得七拉八扯，把我一个泥土人像，装做真金，否则就是以凡滥圣，那么他自己与我，共同得到罪过。《文钞》中，在与潘对凫、马契西的信中都说过了，应当查看阅读。

复郑观净先生书（民国二十年 附原函）

【来信】

前阅敬惜字纸文，词义正确，诚补救时弊之妙方。按文昌帝功过格中有云，以字纸包经，垫木鱼者，五十过。

【来信】前些天阅读《敬惜字纸文》，言词义理很正确，实在是补救时弊的妙方。按照文昌帝君功过格中说：用有字的纸包经书，垫木鱼的，有五十个过失。

晚昔函詢聂云台先生云，如于报纸上学习书法，写后焚之，有褻瀆之罪否。可否用以包经典。先生复示云，鄙人亦所不免，然亦不敢遽(jù)下断语，请更询高僧大德，云云。

我过去写信询问聂云台先生说：如果在报纸上学写书法，写完之后焚化，有没有褻瀆的罪过呢？可否用有字的纸来包经典？先生回信开示说：我也在所难免，然而也不敢立即下断语，请再询问高僧大德，等等。

又前范古农居士答鄙人问云，敬惜字纸，似宜视纸上之文字，是否圣经贤传，值得尊重，分别行之等语。普通字纸，可否包经书，习书法，敬求老法师一决。

再者，以前范古农居士回答我的疑问说：尊敬爱惜字纸，似乎应该看纸上的文字，是否是圣贤经传，值得尊重的文字，要分别去对待等话。普通的字纸，可否用来包经书、学习书法？恭敬请求老法师决断一下。

又文帝功过格中云，送子出家者，五十过。而佛经极言出家功德之胜。以文帝之皈信三宝，曾受佛记者，云何尚有此语，与经旨大相背谬耶。亦求老法师批答，乃禱。

再者，文昌帝君功过格中说：送儿子出家的，五十个过

失。而佛经中却极力说到出家功德的殊胜。因为文昌帝君是皈依信奉三宝，曾经受过佛陀授记的，为何还有这样的话，与佛经中的旨义，大相违背乖谬呢？也请老法师批示回答，是为盼望。

【回信】

字纸包经，垫木鱼，不徒褻读字纸，直褻读经典，褻读道场。君读书人，此种事尚须几番问人乎。报纸上学书，亦非不可，然不可胡画乱抹。胡画乱抹，便失诚敬之意。

【印祖回信】用有字的纸包经书，垫木鱼，不但褻读字纸，简直也褻读经典，褻读道场。你是读书人，这种事还要几次问人吗？报纸上学练书法，也不是不可以，然而不可以胡画乱抹。胡画乱抹，就失去了诚敬的用意。

古农谓，视纸上之字之价值，颇近理，然谁用此心。圣贤传，岂特别有字，非普通所用之字乎。功过格，送子弟出家有过，此防恶人以恶心弃子弟，而犹欲得美名之弊。非父兄子弟同发菩提心送出家，亦有罪也。

范古农说，要看纸上文字的价值，比较接近正理，然而谁会用这个心。圣贤经典传文，哪里特别有其他的文字，不是普通所用的字么？文昌帝君功过格中说，送家中子弟出家有过失，这是防止恶人以恶心抛弃家中的子弟，

却還想要得到美名的弊病。如果不是父兄、子弟，共同發菩提心送出家，也是有罪過的。

君之知見，過於崖板，不知圓會，則世間事事都要問多少人，也不能解決。何以故，以有我執故。人雖為君解此疑，君復由解而生疑，我執不去，何能從人。

你的知見，過於崖板，不知圓融領會，那麼世間的種種事，都要問多少人，也不能解決。為什麼呢？因為有我執的緣故。他人雖然為你解釋了這個疑問，你又由解釋而生起另外的疑問，我執不去除，如何能聽從他人的回答呢？

此幾種話，明理之人，固不須用心計畫，以本自明了故也。君若用此心思學佛法，則畢生也不能出情想分別之窠臼。

這幾種話，明白道理的人，固然不須要用心計畫謀劃，因為本來自然明了的緣故。你如果用這種心思學習佛法，那麼一生也不能超出情想分別的牢籠。

復游有維居士書（民國二十六年）

观来书，词义均好，无可改，故不批。汝年二十一，能诗能文，乃宿有善根者。然须谦卑自牧，勿以聪明骄人，愈学问广博，愈觉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测量。

看了你的来信，文词义理都很好，没什么可以修改的地方，所以不加批改。你现在二十一岁，能写诗作文，是宿世有善根的人。然而必须谦虚谨慎、修身养性，不要因为聪明就高傲自负轻视他人，愈是学问广博，愈要觉得自己不足，那么将来的成就，难可测量。

十年前，谛闲法师有一徒弟，名显荫，人极聪明，十七八岁出家。但气量太小，一点屈不肯受。

十年前，谛闲法师有一个徒弟，名显荫，人极为聪明，十七八岁出家。但是气量太小，一点委屈都不肯受。

初次讲小座毕，拜其师，其师并未说他讲得不好，但云音声太小，由此一语便生病。而谛公之人，一味令彼心常欢喜，故傲性日增月盛。

第一次讲完小座后，回来拜师父，他的师父并没有说他讲得不好，只是说声音太小，因这一句话他就病了。而谛闲法师，一味令他心里常欢喜，所以他骄傲的习性就日增月盛。

后由日本学密宗，彼所发挥密宗之文字，通寄上海居士林登林刊。其自高位置，已是唯有我高。后回国，至观宗看其师。

后来到日本学习密宗，他所发挥阐扬密宗的文字，全都寄到上海居士林，刊登在《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上。他自己抬高自己的位置，已经是唯有我最高了。后来回国，到观宗寺看他师父。

谛公云，汝声名很大，惜未真实用功，当闭三年关，用用功方好。彼一闻此语，如刀割心，即日便病。次日带病往上海居士林，年余而死。

谛闲法师说：你的名声很大，可惜没有真实用功，应当闭三年关，用用功才好。他一听到这句话，心如刀割，当天就病了。第二天带病前往上海居士林，一年多就死了。

死后不久，光到上海太平寺，林员朱石僧来，问其死时景象。言糊糊涂涂，佛也不会念，咒也不会念。

死后不久，我到上海太平寺，居士林林员朱石僧来，向他询问显荫死时的景象。他说：糊糊涂涂，佛也不会念，咒也不会念。

此乃显密圆通，自觉世无与俦之大法师，以不自量，仗宿慧根，作二十二三岁短命而死之糊涂鬼，岂不大可哀哉。设使显荫能不自高，谦卑自牧，中国学者，未能或超出其上者。

这还是显密圆通，自己觉得，世间无人可与他相比的大法师，因为不自量力，依仗宿世的慧根，作了二十二三岁短命而死的糊涂鬼，岂不是很悲哀吗？假设显荫能够不自高，谦虚谨慎、修身养性的话，中国的学者，或许没有超过他的。

光愍显荫以因此而死，为汝作前车之鉴。光现在已是苦不堪言，目力精神均不给。日间尚有人来，又有四方之信，勿道复，看也要许多工夫。

我怜愍显荫，以他因此而死，作为你的前车之鉴。我现在已是苦不堪言，视力、精神都不足。白天还有人来，又有四方来的信，不要说回复，就是看也要许多工夫。

光在普陀，由光绪十九年，至民国五年，二十余年颇安乐。经年无一人来会，无一信来投。

我在普陀山，从光绪十九年（1893年），到民国五年（1916年），二十多年比较安乐。整年没有一个人来拜会，没有一封信寄来。

自民国六年，王幼农以一信印数千，徐蔚如以三信印数千。次年又印文钞。从兹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又以不自量，刻排各书，以期利人。二十年来，直是专为人忙。

自从民国六年（1917年），王幼农将一封信印了几千册，徐蔚如将三封信印了几千册。第二年（1918年）又印《文钞》。从此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又因为自己不自量力，刻印各种佛经善书，以期望利益他人。二十年来，简直是专门为他人忙碌。

今老矣，且以闭关作躲烦计。至朝暮功课，依丛林全堂功课外，每晚加念大悲咒，五十，或二十五遍。此外有空则念佛，不记数，以记数费力故。

如今我老了，暂且以闭关作为躲避烦劳的计策。早晚功课，除依照丛林全堂功课之外，每天晚上加念大悲咒，五十遍，或者二十五遍。此外有空就念佛，不记数，因为记数费力的缘故。

汝年富力强，当先将净土一法，认真研究修持，此是凡夫即生了生死之大法。此法若无宿根，勿道普通人不能了彻，即彻悟自心，深入经藏之出格高人，亦多半不能了彻。

你年富力强，应当先将净土法门，认真研究修持，这是凡夫当生了生脱死的大法。这个法门，如果没有宿世慧根，不要说普通人不能明了透彻，即使是彻悟自心，深入经藏的杰出高人，也多半不能明了透彻。

以彼不知此是佛法中特别法门，皆按普通法门之义，致不肯信。或有信者，恐专宏净土，怕人小看自己，故不肯提倡。

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佛法中的特别法门，都按照普通法门的义理来理解，导致不肯相信。或者有相信的人，恐怕专门宏扬净土，怕他人小看自己，所以不肯提倡。

须知无论修何法门，烦恼不断，决无了生死分。唯此一法，但具信愿，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汝且勿以看过为事，当以熟读深思，方知光言无谬。

必须知道无论修什么法门，烦恼不断，决定没有了生死的分。唯有这个净土法门，只要具足真信切愿，就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你暂且不要以为看过就完事了，应当熟读深思，才知道我的话没有错。

现今讲经者亦不少，然各随自意。汝且在易园处自修持，至有主宰后，不妨随喜各法师之讲筵。汝且自爱，光之

爱汝，止此二纸，以后亦无暇屡屡诫说。

现今讲经的人也不少，然而各随自己的心意。你暂且在江易园那里自己修持，等到自己心中有主见之后，不妨随喜参加各位法师的讲席。你要自己爱惜自己，我爱惜你，只有这二张纸，以后也没有空屡次地告诫教说了。

复念西大师书

接手书，见一味以以凡滥圣之语相誉，不胜惭愧，故置不复。兼以冗务频繁，精神目力均不给，故作此办法。

接到你的信，看到你一味地用以凡滥圣的话语来赞誉我，非常惭愧，所以把来信放在一边，没有作回复。又因为杂务频繁，精神视力都不好，所以用了这个办法（不回信）。

继思座下天姿聪敏，不去学教而务净业，则将来必能上继匡庐等诸祖，以普利众生也，故为补复。

可又想到座下天姿聪敏，不去学习教理而致力于修习净业，那么将来必定能够向上承继庐山慧远大师等诸位祖师，来普利众生，所以又来补写回信。

书中所问，若详说，则太费笔墨，故或于原书旁略标数字。但老眼昏花，有污华翰耳。

书信中所问的，如果详细说，则太费笔墨，所以就在来信的旁边，大略标上几个字。但因为老眼昏花，弄脏了你的来信。

一宝王论，系唐飞锡法师所著。莲宗宝鉴，乃照讹传所录。宝王论分三卷，原本每卷七门，今则中卷六门，盖由后来明眼人删去念少佛得多佛利益一门耳（此系意想之名题）。

一、《宝王论》，是唐朝飞锡法师所著的。《莲宗宝鉴》，是依照讹传所收录的。《宝王论》分为三卷，原本每卷七门，现今的本子则是中卷六门，大概是由于后来的明眼人，删去了“念少佛得多佛利益”（念一句“南无西方极乐世界三十六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得到念多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利益）这一门（这是我心中想到的名称题目）。

窃以飞锡法师，博通经藏，及诸群书。当时或有伪撰之书有此语，法师以大悲心，未经详审而引用之。及后流通者，恐无知之人反成误会，故特删之，实至当之极。

我想飞锡法师，博通经藏，以及诸多书籍。当时或许有

偽撰的書中有這句話（念少佛得多佛利益），但法師以大悲心，沒有經過詳細審察而引用它。等到後來流通的人，恐怕無知之人反而成為誤會，所以特別刪去這門，這種做法實在太恰當了。

蓮池大師，亦有駁此之語。有人念者，仍有功德，不得呆認做此一聲佛，即勝過別人念一生之功德，則大謬，誤人不淺矣。

蓮池大師，也有駁斥這種說法（念少佛得多佛利益）的言論。有人念的話，仍然有功德，但不得呆板認做自己念的這一聲佛（南無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就勝過別人念（南無阿彌陀佛）一生的功德，那么就大錯特錯，誤人不淺了。

若人一日念十萬聲，足滿一百年，亦不及此一句之數。愚人以此為實義，則是反啟彼懶惰懈怠之偷心也。此段文，刪之為有大功德，余義不須詳說也。

如果一個人一天念十萬聲佛號，滿一百年，也不及這一句的數目（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愚痴的人將這句話（念少佛得多佛利益）當作真實之義，就是反過來開啟他人懶惰懈怠的偷心啊！這段文字，刪去是有大功德的，其餘之義不須詳說。

宝王论，在净土十要中，今将去年所排本寄来，则得大利益矣。从前木刻本，皆蕩益大师门人成时所节略本，以文多难流通，故特节略。

《宝王论》，收录在《净土十要》中，现今将去年所排印的《净土十要》寄给你，就得大利益了。从前的木刻本，都是蕩益大师的门人成时大师所节略的版本，因为文字太多，难以流通，所以他特地加以节略。

而成时大师，聪明过人，过于自任，随阅随节，并未再阅，故致其中毛病层层。有词不达意者，有口气错乱者，有文意全反者（在西方合论，第四十页六行，去二用字，则文义反矣。此经，凡以义，通作用，时师不察，遂去之）。若肯复阅一次，决不至留此遗憾也。

而成时大师，聪明过人，过于自信，一边阅读、一边删节，并没有再重新审阅，所以导致其中的错漏很多。有词不达意的，有口气错乱的，有文意完全相反的（在《西方合论》中，第四十页第六行，去掉二个“用”字，那么文义就相反了。这部经论，凡是“以”的意思，全都写为“用”，成时大师没有察知，于是就去掉了）。如果肯再阅读一遍，绝对不至于留下这个遗憾啊！

且所删过多，居五分之二尚多。故光初令蔚如搜罗而刻，后幸十种皆得，故特排印万部，祈阅光序自知。

而且所删节的内容太多，占五分之二还多。所以我最初令徐蔚如搜罗原本来刻印，后来庆幸十种原本都得到了，因此特地排印一万部，请看我写的序，自然知道。

二原文系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古德释云，大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大，小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小。亦可云，大心念，则所见之佛身大，以大菩提心念佛，则便可见佛胜妙应身，或报身耳（此光所说）。

二、原文是“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古德解释说：大声念，那么所见的佛身大；小声念，那么所见的佛身小。也可以说：大心念，那么所见的佛身大，以大菩提心念佛，那么就可以见到佛陀的胜妙应身，或者报身（这是我说的）。

此语系录于他书，非直由大集录出者。光生即病目，四十多岁，即不能常看经，故未阅全藏。至民七以来，终日忙于复信，直是无暇阅经。今目力衰极，尚有夜以继日之笔墨事，其苦特甚。拟明年远隐，专持佛号以终余年也。

这句话（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是从其他的书中

摘录的，不是直接由《大集经》中录出的。我出生后就生了眼病，四十多岁，就不能常看经书了，所以没有阅读完全部《大藏经》。从民国七年（1918年）以来，整天忙着回信，简直没空阅经。如今视力衰弱到了极点，还有夜以继日的笔墨差事，很是苦恼。打算明年远行到他方隐居，专持佛号来走完剩下的日子。

念佛之法，何可执定。古人立法，如药肆中俱备药品。吾人用法，须称量自己之精神气力，宿昔善根。或大，或小，或金刚，或默，俱无不可。昏沉，则不妨大声以退昏。散乱亦然。

念佛的方法，怎么可以执着一定的规矩。古人建立法则，如同药铺中，各种药品全都具备。我们使用的方法，必须称量自己的精神气力，过去世以及现世的善根。或者大声念，或者小声念，或者金刚念，或者默念，都可以。如果昏沉，就不妨大声念来击退昏沉。如果散乱，也是如此。

若常大声，必至受病。勿道普通人不可常如此。即极强健人亦不可常如此。一日之中，热则去衣，冷则加衣，何得于念佛了生死一法，死执一定，不取适宜，是尚得谓之知法乎。

如果常常大声念，必定导致身体受病。不要说普通人不可以常常如此。即使是极为强健的人也不可以常常如此。一天之中，热了，就脱去衣服；冷了，就加衣服，为何在念佛了生死这个方法上，死死执着一定的规矩，不取适宜，这还能称为知法吗？

又有提倡掐珠记数者，此亦有利有弊。利，则一句一掐，不轻放过，则心易归一。弊，则静坐时掐，必致心难安定，久则成病。又人之精神，有种种不一，何可执一法，而不知调停从事乎。

又有提倡掐珠记数的，这也是有利有弊的。利，就是念一句佛号，一掐珠，不轻易放过，那么心容易归一；弊，就是静坐的时候掐珠，必定导致心很难安定，久了就容易成病。再者，人的精神，有种种不同，怎么可以执定一种方法，而不知道调停应变来做呢？

凡同众修持，须按大家之精神另定。个人修持，亦须按自己之精神为定。何有死法令人遵守乎。精神用极之后，不是退惰，便是生病。量己力为，则有益无损矣。

凡是大众共修，必须按照大家的精神，另外再定；个人的修持，也必须按照自己的精神来定。哪会仅有一个死板的方法，让人遵守呢？精神使用过度之后，不是退缩

怠惰，就是生病。如果能够量力而为，就有利益没有损害了。

敝处弘化社，乃代办性质，所印之经书，以纸墨及印工作价。其他排版，并各种需用，亦不算入书中。亦有全赠，半赠之办法，但少数耳。

我们这里的弘化社，是代办性质的，所印的经书，是以纸墨以及印工来计算价格。其他的排版，以及各种需要的用度，也不算入书价中。也有全部赠送，半价赠送的办法，只是少数罢了。

今将近所印之要书，各与座下一分。以后如又欲请，当按仿单，备价向弘化社请，亦不得顺便又与光书。光于去冬，凡来信，均云，以后不得再来信，来决不复。亦不许介绍人皈依，以免因过劳而丧明，与殒命也。

现今将近来所印的要书，各给你寄一份。以后如果又想请，应当按照经书目录单，准备好价钱向弘化社请，也不要顺便又给我写信。我在去年冬天，凡是来信，都说：以后不得再来信，来了决定不回信。也不许介绍人来皈依，以免因过度操劳而致失明与死亡啊！

观座下之所问，多是不加体贴之故。若加体贴，均是不

须乎问人矣。前后赞誉，可惜好文，置之无用之地。

看座下所问的问题，大多是不细心领会的缘故。如果细心领会，都是不须要问人的。可惜把前后不实的赞誉，放在了这篇好文章里，功夫用在了没有用的地方。

复周伯遒居士书

手书，于日前接到，近日人事颇烦，故迟迟其复。幸汝一家仍然照旧修持，实为欣慰。

你的信，于几天前收到，因为近来人情俗事比较烦多，所以迟迟才给你回信。幸好你一家人仍然照旧修持，实在是很欣慰。

年来灾祸频仍，实可寒心，总因人心愈坏所致。新生机，皆为救急之要方，然此事不常有。今为常有之事，特设一法，祈常为传布，其利无穷。

一年来灾祸频频发生，著实让人失望痛心，这都是因为人心愈来愈坏所导致的。《新生机》里面，都是救急的要方，然而这些事不常常有。现在为常有的灾祸事，特别设立一个办法，请常常传播流布，利益无穷。

現今是一大患難世道，無論富貴貧賤，老幼男女，均當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以作預防災禍之據。

現今是一個大患難世道，無論富貴貧賤，老幼男女，都應當念“南無阿彌陀佛”，以及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作為預防災禍的依靠。

凡刀兵，水火，瘟疫，旱澇，土匪，強盜及諸意外之禍，并怨業病，怨家相逢等，若能志誠念佛及觀世音，決定能逢凶化吉。即定業所致，亦可減輕，不至過於酷烈。

凡是刀兵、水火、瘟疫、蝗災、旱澇、土匪、強盜以及一切意外的災禍，怨業病、怨家相逢等，如果能夠志誠念佛以及觀世音菩薩聖號，決定能夠逢凶化吉。即使是定業所致，不可避免，也可以減輕，不至於過份殘酷慘烈。

此等禍，是不問富貴貧賤者。而富貴人，或比貧賤人為尤甚，固不可以其富貴而忽之，以其貧賤而仍之，不一為預計也。

這些災禍，是不因富貴貧賤而有所區別的。然而富貴人，或許比貧賤人，更為慘痛，因此不可因為富貴就忽視念佛，因為貧賤才想起來念佛，而不預先來計劃防范。

又念佛之法，于人之生与死，均有利益。世独知临终助念之益，而不知临产劝念之益，致许多母子受无量苦，或致殒命，无可救法。

又者，念佛的方法，对于一个人的生和死，都有利益。世人只知道临终助念的利益，却不知道临产生孩子劝念的利益，致使许多母子受无量痛苦，或导致死亡，没有挽救的办法。

女人能从小常念佛，及观音圣号，后来决无产难之苦。或一受孕即念，或将产三四月前即念，或临产始念，均得安然而生。

女人能够从小常常念佛，以及观音圣号，后来决定没有产难的痛苦。或者一怀孕就念，或者将要临产前三、四个月就念，或者临产才开始念，都得以安然而生。

若难产之极，将及殒命，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立刻即安然而生。切不可谓此时裸露不净，念之恐有罪过。

如果难产到极点，将要死亡，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立刻就安然而生。千万不可说，这个时候裸露不净，念了恐怕有罪过。

須知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尋聲救苦。譬如兒女墮于水火圖廁之中，呼父母以求救，父母決不以彼衣服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棄之不救。

必須知道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尋聲救苦。譬如兒女墮在水火廁所之中，呼喊父母來救援，父母決不會因為兒女的衣服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棄之不救。

菩薩救眾生之心，深切于世之父母愛兒女之心，奚啻百千萬億恒河沙倍。是以臨產之婦，能朗念菩薩名號者，為極靈極效之最上妙法。不但無罪過，且令彼母子，同得種大善根。

菩薩救度眾生的心，深切超過了世間父母疼愛兒女的心，何止百千萬億恒河沙倍。所以臨產的婦女，能夠大聲念菩薩名號的話，是非常靈感效驗的最上妙法。不但沒有罪過，而且令她們母子二人，共同種下大善根。

此義系釋迦佛于藥師經中所說，非不慧杜撰。凡有念者，無不安然而生。近來難產者甚多，一因宿世惡業，一因現生不知節欲所致。然菩薩救苦，固不計彼之若何為因，而平等救之。

這個義理是釋迦佛在《藥師經》中所說，不是我杜撰出來的。凡有念菩薩聖號的，沒有不安然而生的。近來難

产的人很多，一是因为宿世恶业，一是因现生不知道节欲所导致。然而菩萨救苦，固然不会计较她的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是平等来救度。

平常念佛，虽行住坐卧都可念，然睡时，只可心中默念，不可出声。若或睡醒，衣冠尚未整齐，手脸尚未洗漱，及洗澡，抽解，及至秽污不洁之处，只可心中默念，不宜出声。

平常念佛，虽然行住坐卧都可以念。然而睡觉的时候，只可以在心中默念，不可以出声念。如果睡醒了，衣冠还没有穿戴整齐，手脸还没有洗漱干净，以及洗澡，上厕所，还有到秽污不洁的地方，只可以在心中默念，不适合出声念。

此种时处，默念功德，与平时相同。出声则于仪式不合。至临产决定要出声朗念，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感应力小。又此时用力送儿出，心中默念，或致闭气受病。不但产妇要朗念，在旁照应人，均须朗念。即家中在别屋人，亦可为此产妇念。

这个时候、这种地方，默念的功德，与平时相同。出声念，对于仪式就不符合。到了临产时，决定要出声大念，不可在心中默念，因为默念的感应力小。又者，这个时

候，要用力将儿子生出，心中默念，或许会导致闭气受病。不但产妇要大声念，在旁边照应的人，都必须大声念。就是家里在其他房间的人，也可以为这个产妇念。

此法若能传布，世间永无生产之苦，及因生产而母子两亡之苦。知佛法普利一切，佛为大慈悲父母，天中之天，圣中之圣者，以普利一切众生之大菩提心，所得圆满成就故也。

这个方法如果能够传播流布，世间永远没有生孩子的痛苦，以及因为生孩子而母子死亡的痛苦。须知佛法普遍利益一切，佛是大慈大悲的父母，天中之天，圣中之圣，那是因为佛陀普利一切众生的大菩提心，所得圆满成就的缘故！

世有倡高调者，厌闻因果报应之事，及与勤劳修持之法，只以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为护身符。而不知已著于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便非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之意。

世间有唱高调的人，不喜欢听到因果报应的事情，以及勤劳修持的方法，只以“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作为护身符。而不知道他已经住著在“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上了，就不是“一切皆空，一切不著”的真意了。

况彼借此以遮懒惰懈怠之迹，不以真修为事，唯以空谈争高。待至业报已熟，阎老当以最上供养，敬此一切不著一切皆空之人。于斯时也，不知尚能皆空不著与否。

何况他是借这个话来掩饰懒惰懈怠的行迹，不以真修为事务，只是用空谈争论高低。等到他业报成熟，阎王老爷当以最上供养，敬献给这些“一切不著，一切皆空”的人。在这个时候，不知还能不能“一切皆空，一切不著”呢？

吾人当于此等人，敬而远之，以免同彼受阎老之最上供养恭敬也。

我们应当对于这些人，敬而远之，以免同他们一样，受阎王老爷的最上供养恭敬啊！

复唐能诚居士书

昨接手书，知川中土匪之惨，不禁令人浩叹。吾常曰，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

昨天接到你的信，知道四川土匪的惨无人道，不禁令人长叹。我常常说：因果教育，是圣人治理天下，佛陀度化众生的关键所在。

自宋程朱，由读佛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略知全事即理，一切唯心之义，遂强作主宰，执理废事，以显自己见识超迈，深恐后人得其所得。

自从宋朝二程、朱熹，由于阅读佛教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略微知道“全事即理，一切唯心”的义理，于是强作主张，执着义理，废除事修，来显示自己的见识卓越高超，生怕后人得到他们所得到的。

因昧心辟佛，谓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愚夫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人既死矣，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谁托生。

因此昧着良心来驳斥佛法，宣称：佛所说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这是为了欺骗愚夫愚妇信奉佛教的根据，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人既然死了，身形就腐朽灭亡，神识也飘飞离散了，纵然有地狱的锯砍捣磨，又如何能施加在这个人身上呢？又者，神识已经飘飞离散了，让谁再投胎托生呢？

自此以后，凡儒者智识高者，皆偷看佛经，皆极力辟佛。智识低者，便随人起倒，从生至死，不蒙佛法之益，从

生至死，常造谤佛之业。

从此以后，凡是儒家才智见识高超的人，都偷看佛经，都极力排斥佛法。才智见识低劣的人，就随他人所说而附合听从，从生到死，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从生到死，常常造作诽谤佛法的罪业。

程朱之学说一行，儒者奉之为金科玉律。程朱违悖先圣（儒教圣人），举世无肯言者。后儒违悖程朱，则不能立于天地之间。

程朱的学说一盛行，儒家学人就奉为金科玉律。程朱违悖先圣（指儒教圣人），全天下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话。后来的儒者，如果违悖程朱的学说，就不能立于天地之间。

以故儒者，不敢说因果轮回，说则受人攻击。又欲后来或有树立，企其入乡贤祠文庙，若一说因果轮回，则两俱绝望。

所以儒家学人，不敢说因果轮回，一说就会受人攻击。又想到后来或许有所建树，期望在身后进入家乡的贤人祠、文庙，如果一说因果轮回，那么两方面的希望都断绝了。

从此将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完全取消，徒恃正心诚意以为治。须知有因果轮回，不能正心诚意者，亦当勉力而为。无因果轮回，而正心诚意者，唯大贤能之。余则谁以无所畏惧，无所希冀，而孜孜于正心诚意乎。

从此把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因果轮回），完全取消，徒然依靠“正心诚意”作为治国、治家、治身的方法。要知道接受因果轮回的教育，不能做到“正心诚意”的人，也当会努力去做。如果没有接受因果轮回的教育，那么做到“正心诚意”的人，只有大贤人才能做到。其余的人，谁会因为无所畏惧，无所希求，而孜孜不倦地追求“正心诚意”呢？

程朱乃提倡正心诚意者，得佛法之妙义，以显己智，反极力辟佛。是于无关紧要处正诚，于大关紧要处完全了无一毫正诚。以此成己之名，而贻害于天下后世。近来灾祸频仍，民不聊生，皆宋儒学说之毒暴发也，汝知之乎。

程朱是提倡“正心诚意”的人，他们在得到佛法的妙义，来显示自己的才智后，却反过来极力驳斥佛法。这是在无关紧要的地方，讲究正心诚意，在大关紧要的地方，完全没有一丝毫的正心诚意。以提倡这个“正心诚意”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却遗留下祸害给天下后世。近

來災禍頻頻不斷，民不聊生，都是宋儒學說的遺毒暴發的緣故，你知道嗎？

念佛誦經，以至誠為本，唱贊與否，絕無關係。至於念法華經一卷，甚好。然以身忙及老之人，當宜常念淨土五經，則淨土法門之所以然，悉可略知。

念佛誦經，以至誠恭敬為根本，唱不唱贊，沒有關係。至於念《法華經》一卷，很好。不過自身忙碌以及年老之人，則應當常念淨土五經，那麼淨土法門的所以然，都能大體知道了。

念佛要心中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中聽得清楚。從朝至暮念，從朝至暮聽。比貪多貪快，而含糊不清，功效懸殊也。

念佛，要心中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中聽得清楚。從早到晚念，從早到晚聽。相比貪圖多念，貪圖快念，而含糊不清的人，功效差別很大啊。

今為寄淨土五經一包，有信心能恭敬者，則以余者送之。令勿以讀儒書之例讀佛經，則方可得利益而免罪愆。否則，褻瀆之罪，比讀誦之功為大也。

現在為你寄去一包《淨土五經》，有信心，能恭敬的人，

就将其余的书送给他。让他不要用读儒书的方法来读佛经，才可以得到利益而免除罪愆。否则，褻读的罪过，比读诵的功德还大啊！

复净之居士书（民国二十五年）

前日夜间，接手书，以目力不给，不能看。此二日，又以他事无暇料理，遂忘之。午后，偶检出，知为请书，并送光用费。即令弘化社，为尽数寄书，外加四包，为光所送。

前天夜晚，接到你的信，因为视力不好，不能看。这两天，又因为其他的事，没有空闲料理，于是就忘了。今天午后，偶然检出来看，知道是为了请经书，以及送给我用费。随即让弘化社，为你按照数目寄出全部书籍，另外加上四包，是我送的。

光老矣，目力不给，一向不理外事，亦无有门庭法派，任人说长说短，光亦不愿理会。汝以光为师，不妨为汝说一调和法门之法。

我老了，视力不好，一向不理外面的事，也没有门庭法派，任凭他人说长道短，我也不愿理会。你既然以我为

師，不妨為你說一個調和法門的辦法。

須用至公至正之心，以至公至正之語言勸諭之，則為法門之福。若以己之所愛敬者，為完全無少可議。以他所不滿者，為完全毀善知識，造地獄業。本為和合法門，反成黨同伐異，則护法反成坏法，好心不得好報矣。

必須用極公道、極正直的心，以極公道、極正直的語言來勸導曉諭，就是法門之福。如果認為自己所愛敬的人，完全沒有一點可批評的。認為其他不滿意的人，是完全毀謗善知識，造地獄業。本來是為了使彼此和合，反而成為袒護同黨，討伐異己，那麼护法反而變成坏法，好心不得好報了。

如是，則汝以為人為可憐者，人亦以汝為可憐，并所尊重之絕無可議至高無上之高僧，亦為可憐也。

如此，那麼你認為他人可憐，他人也認為你可憐，並且認為你所尊重絕對無可非議，至高無上的高僧，也是可憐啊！

故孔子令人正心誠意者，必致其知，致知必須格物。物不格，如戴綠紅等色眼鏡，凡所見之色，皆非其本色。

所以孔子令人要正心誠意，必須獲得正確的知見，獲得

正确的知见，必须格除私欲。私欲不格除，如同戴上绿色、红色的眼镜，凡是所见到的颜色，都不是它本来的颜色。

以心有私欲为主，便溺于一边，不见事之真理，与人之真是非也。此语凡治世修道者，皆当以为圭臬，且勿以为迂腐而忽之。

因为心中有私欲为主宰，便偏向于一边，就看不见事情的真实道理，以及每个人真正的是非。这些话，凡是治理世间，及修道的人，都应当作为准则，千万不要认为迂腐而忽视。

复江景春居士书（二）（民国二十二年）

扶乩，乃灵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萨，某仙，皆假冒其名。真仙，或偶尔应机，恐千百不得其一，况佛菩萨乎。以乩提倡佛法，虽有小益，根本已错，真学佛者，决不仗此以提倡佛法。

扶乩，是灵鬼的作用，它自己说是某佛、某菩萨、某仙，都是假冒其名。真仙，或许偶尔有来感应众机的，但恐怕千百次中，也不到一次，何况佛菩萨呢？用扶乩来提

倡佛法，虽然有小小的利益，但其根本已经错了，真正学佛的人，绝对不会依仗扶乩来提倡佛法。

何以故，以是鬼神作用。或有通明之灵鬼，尚可不致误事。若或来一糊涂鬼，必致误大事矣。人以其乩误大事，遂谓佛法所误，则此种提倡，即伏灭法之机。汝以为失利，而问有罪无罪，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义，可叹孰甚。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鬼神的作用。或许有通明的灵鬼，还不至于导致误事。如果来一个糊涂鬼，必会导致耽误大事啊！人们因为他扶乩耽误大事，于是就认为是佛法所误，那么用这种方式提倡佛法，就伏下了灭法的机缘。你认为失去弘扬佛法的利益，而来问有罪无罪，就知道你完全不知道佛法的真义，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叹的呢？

清道咸间，江西广信府，有一翰林，名徐谦，字白舫。其人活九十六岁，死时天乐鸣空，盖生天耳。彼不知净土法门，将佛，菩萨，天，仙地位，皆分不清。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江西广信府，有一位翰林，名徐谦，字白舫。这个人活到九十六岁，死的时候，天乐鸣空，大概是生天了。他不知道净土法门，对于佛、菩萨、天、仙的地位，全都分不清楚。

普陀一老僧，乃其最小之門人，與光說其事實甚詳。其人著有海南一勺，將偽造之心經中下卷，與心經同視。又錄四川禱雨乩文，言觀音跪玉帝殿前求雨。

普陀山一位老僧，是他最小的門人，與我詳細地述說過這件事情。這個人著有《海南一勺》，將偽造的《心經》中下卷，與《心經》同等對待。又錄出《四川禱雨乩文》，說觀音菩薩跪在玉帝殿前求雨。

可知乩之胡說巴道，與其人之知見，皆邪正不分矣。汝尚以不扶乩而失利益，不知其禍或至滅法也。

由此可知扶乩是胡說八道，與這個人的知見，都是邪正不分啊！你還認為不扶乩，會失去弘法的利益，不知扶乩的這個禍患，或許導致滅法。

徐謙，其人好善信佛，而實不明佛理。不樂仕進，家居教人為善，自亦扶乩，教其門弟子扶乩。大家皆不知乩之所以然，及佛之所以然。

徐謙，這個人好善信佛，然而却實在不明白佛理。他不好仕途當官，在家乡教人行善，自己也扶乩，也教他的門人弟子扶乩。大家都不知道扶乩的道理，以及佛法的道理。

当时南昌一举人，与徐谦同一行为。此举人之门人，在省城扶乩看病，很灵。巡抚之母有病，医药不效，有言某人扶乩看病甚灵，因请令看。开一方，药服后，人即死矣。

当时南昌的一位举人，与徐谦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举人的门人，在省城扶乩看病，很灵验。巡抚的母亲有病，医药无效，有人就说，某人扶乩看病很灵，于是请他去看。开了一个药方，药服下以后，人立刻就死了。

急令医看方，则内有反药，因拏（ná）其人来问。其人言，此吾师某教我者。巡抚因令其师抵偿，谓汝诬世害人，遂杀其师。徐谦闻其事，诫飭门徒等，此后勿再扶乩。

巡抚急忙令医生察看药方，发现药方内有产生毒性的反药，于是捉拿这个人来审问。这个人说：这是我老师某人教我的。巡抚因此令他的老师抵偿，说：你欺骗祸害世人，于是杀了他的老师。徐谦听到这件事后，告诫他的门徒，以后不要再扶乩。

汝以不扶乩无缘法，心中漾漾动。不知扶乩之祸，其大如天，非彼劝人出功德所能弥补。正人君子决不入此坛

场。

你认为不扶乩会失去种种缘法，心中就漾漾浮动。却不知道扶乩的灾祸，如天一样大，不是他劝人出功德所能弥补的。正人君子决不进入这个扶乩坛场。

明末，苏州有扶乩者，其门徒有七八人。一日，扶乩说佛法，劝人念佛求生西方，与前之所说，绝不相同。此后又来二十多次。末后乃说，扶乩乃鬼神作用，吾乃某人，此后不复再来，汝等不得再扶乩。此事载西方确指中。

明朝末年，苏州有个扶乩的人，他的门徒有七八个人。一天，扶乩请来的灵鬼说佛法，劝人念佛求生西方，与之前所说的，截然不同。此后又来了二十多次。最后才说：扶乩是鬼神的作用，我是某某人，以后不会再来，你们不可以再扶乩。这件事记载在《西方确指》一书中。

民国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为黄赤松大仙，看病极灵。有绝无生理之人，求彼仙示一方，其药，亦随便说一种不关紧之东西，即可痊愈。

民国初年，香港有个扶乩的人，说这个仙是黄赤松大仙，看病很灵。即使绝对没有存活希望的人，求这位仙人开示一个药方，他的用药，也是随便说一种无关紧要的东

西，病就可以痊愈。

黄筱伟羡慕之，去学，得其法而扶，其乩不动。别人问之，令念金刚经若干遍再扶。依之行，遂亦甚灵。因常开示念佛法门，伟等即欲建念佛道场，云，尚须三年后办。黄筱伟很羡慕，就去学，得到这个方法而扶乩，乩笔却不动。于是向别人去问什么原因，说是要让他念《金刚经》若干遍，再扶乩。黄筱伟依照所说的去做，于是也就很灵。因为常常开示念佛法门，黄筱伟等人就想要马上建立念佛道场，乩文说：还须要三年之后再办。

三年后，彼等四五人来上海请经书，次年来皈依，遂立哆哆佛学社，以念佛章程寄来。念佛后，观音势至后，加一哆哆诃菩萨。光问，何得加此名号。彼遂叙其来历，谓前所云黄赤松大仙，后教修净土法门，至末后显本，谓是哆哆诃菩萨，且诫其永不许扶乩。

三年后，他们四、五个人来到上海请经书，第二年来皈依，于是建立哆哆佛学社，将念佛章程寄来。念佛、念观音、大势至菩萨之后，再加上一位哆哆诃菩萨。我问：为什么加上这个名号。他们于是叙述其中的来历，说前面所说的黄赤松大仙，后来教他们修习净土法门，到了最后显示本形，说自己是哆哆诃菩萨，而且告诫他们以

后永远不许扶乩。

此二事，因一弟子辑净土法语，名净土辑要，光令将前二事附之于后。今为汝寄三本，阅之，可以自知。（哆哆诃菩萨，光令另为立一殿供养，不可加入念佛仪规中，免致起人闲议。）

这二件事，因为一位弟子辑录净土法语，名《净土辑要》，我让他将前面二件事附录在书后。现在为你寄三本，读了，自然可以知道了。（哆哆诃菩萨，我让他们另外设立一间殿来供养，不可以加入念佛的仪规中，免得引起他人的闲话议论。）

入社念佛，一受奔波，二废时事。在家随分随力念佛，其益甚大。每月或一次，或二次，于社内提倡演说，俾大家知其法则利益，平常何须日日往社中念佛乎。此光从来提倡建筑念佛林社之本旨也。

来念佛社念佛，第一受奔波之苦，第二荒废时事要务。在家中，随分随力地念佛，这个利益很大。每个月，或者一次，或者二次，在念佛社内提倡演说，使得大家知道念佛法门的法则和利益，平常何须天天到社中来念佛呢？这是我一向提倡成立念佛林、念佛社的根本宗旨。

佛弟子，何得祝道教誕期。即謂俗傳難斷，仍當以念佛為事。道教，乃在天，仙，鬼神三者之中。為彼念佛，正所以增長彼出世之善根，消滅彼宿世之惡業。

佛弟子，怎麼可以慶祝道教的誕期。即使是所謂的世俗延傳，難以斷除，仍然應當以念佛為本。道教，還在天、仙、鬼神三者之中。為他們念佛，正可以增長他們出世的善根，消滅他們宿世的惡業。

汝不見朝課回向云，回向護法眾龍天，守護伽藍諸聖眾乎。南方通作三寶，北方通作護法，于義為順。天，仙，鬼神，皆在護法之列，為護法龍天念佛，乃屬正理。

你不見早課回向文中說：“回向護法眾龍天，守護伽藍諸聖眾”嗎？南方將這些全當作三寶，北方全當作護法，在義理上是通順的。天、仙、鬼神，都在護法的行列，為護法龍天念佛，這是屬於正理。

若念偽造之皇經等，則成邪見矣。佛法之衰，皆因俗僧不知佛法，將偽造之血盆經，壽生經，作求財之要道。

從此破血湖，破地獄，還壽生，寄庫等佛事，日見其多。

如果念偽造的《玉皇經》等，就成為邪見了。佛法的衰敗，都是因為世俗之僧不知道佛法，將偽造的《血盆經》、《壽生經》，當作求財的要道。從此破血湖、破地獄、

还寿生、寄库等佛事，一天天增多。

虽骗到愚人之钱，却引起有学问，明世理，而不知佛法之真理者之毁谤。俗僧只顾得钱，不顾此种佛事，深伏灭法之祸。遇有真正知见者，当令以此种佛事之费念佛，其利益大矣。

虽然骗到愚痴人的钱，却引起有学问，明世理，而不知佛法真理之人的毁谤。俗僧只顾赚钱，不顾这种佛事，深深埋下了灭法的祸根。遇到有真正知见的人，应当令他们将做这种佛事的费用用来念佛，这个利益就大了。

• (其二) 手书备悉。二十四人法名，各另纸书之。皈依虽易，不可仍守外道章程。光目力精神不给，不能多开示，今寄嘉言录二十四本，人各一本。一函遍复三十张，人各一张，余随便送。净土辑要三本，饬终津梁三本，此二种作提倡之备。

• (第二封信) 来信尽知。二十四个人的法名，各在另外的纸上写好。皈依虽然容易，不可以仍然遵守外道的章程。我的视力、精神不足，不能多加开示，现在寄《嘉言录》二十四本，每个人一本。《一函遍复》三十张，每个人一张，其余的随便送人。《净土辑要》三本，《饬终津梁》三本，这二种作提倡佛法的准备。

当为彼等说，既皈依佛法，为佛弟子，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如此行去，方为真佛弟子。

应当为他们说，既然皈依佛法，作为佛弟子，必须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如此去做，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若口虽念佛，心存不善，则与佛气分相反，不能得念佛之实益。当常看嘉言录，则所有法门利益，修持法则，一一皆知。

如果口中虽然念佛，心里存有不善，那么与佛的气分相反，不能得到念佛的真实利益。应当常看《嘉言录》，那么所有的法门利益，修持的法则，一一全都知道了。

而一函遍复，又为日用修持简便仪规。此一篇文，文虽浅近，理实渊深，当为永远传家之宝。余详嘉言录，此不备书。

而《一函遍复》，又是日用修持的简便仪规。这篇文章，文字虽然浅近，道理却很渊深，应当作为永远的传家之宝。其余详看《嘉言录》，此处不再具体写出。

复某居士书

人生世间，贵守本分。凡一切人，发颠发狂，乃至常生悲观，常欲自杀者，皆系不修实行，欲得大幸福，事事如意，财色名位，皆在人上。

一个人生存在世间，贵在安守本分。凡是一切人，发颠发狂，乃至常常生起悲观情绪，常常想要自杀的，都是不修真实的行持，却妄想得到大幸福，事事如意，财色名位，都在他人之上。

倘前生修有痴福，得其所欲，则骄奢淫佚(yì)，无所不至。如此之祸，较比自杀，当重万倍。幸而未得，尚不至如此之烈。

倘若前生修了一点痴福，得到他所想要的，那么就骄奢淫佚，无所不为。如此祸患，比起自杀来，应当深重万倍。幸而没有得到，还不至于如此的酷烈。

汝欲消此烦恼，当事事守分，不于分外起一毫欲得之妄念。随缘做事，即为人作仆，必须尽我为仆之职分，而不以为耻，及以为我非为仆之资格之心。

你想要消除这个烦恼（悲观想自杀），应当事事安守本分，不在本分之外起一丝毫想要得到的妄念。随缘做事，即使是为他人作仆人，也必须尽我作为仆人的职责本分，而不以做仆人为羞耻，以及生起认为自己不是做仆人资格的心。

而今得为仆，我能尽我为仆之职分，不生矜己轻人之心。主人知我，我亦不喜，主人不知，我亦不愠。我尽我分，知否任人。

而现今得以成为仆人，我能够尽我作为仆人的职责本分，不生自夸轻慢他人的心。主人知遇我，我也不欢喜；主人不赏识我，我也不怨恨。我尽我的本分，知遇与否随任他人。

无计较心，无抑郁心。如此为仆，人当尊之为师，不敢以仆视矣。即人以我善于尽仆之职分，而不敢以我为仆，而以师事之，我仍不起自高自大之心。觉得仆与师皆假名，尽我职分乃实行，唯恐行不副名，不计人之待遇。

没有计较的心，没有抑郁的心。如此作仆人，他人当会尊敬你为老师，不敢以仆人来看待你。即使他人因为我善于尽仆人的职责本分，所以不敢将我当作仆人，而以师礼来对待我，我仍然不起自高自大的心。觉得仆人与

老师都是假名，尽我的职责本分才是真实行持，唯恐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名声，不计较他人的待遇。

古之大人，虽至穷困不能生活之时，亦无忧戚抑郁之念。即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仍然是山野农夫之态度。此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所以坦荡荡也。否则，小人常戚戚矣。

古时候的大人君子，虽然到了穷困不能生活的时候，也没有忧戚抑郁的念头。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仍然是山野农夫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金钱地位不能使他迷惑，贫穷卑贱不能使他改变，威胁暴力不能使他屈从，君子因此而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否则，就是小人 心胸狭窄，经常忧愁了。

汝欲求光去汝之病，其信之字，直使慢慢的详细斟酌而看，方认得是何字，方认得是何话。光是以知汝是志大言大，绝不以力行为事。

你想求我去除你的病，那封信上的字，却要慢慢的详细斟酌而看，方才认得是什么字，方才认得是什么话。因此我知道你是志大言大，绝对不以努力实践为事。

使安分不自矜，何肯以最大之要求，作此极难认之字，

而令人费许多心思而看我之信，为我设法，解我之愁闷也。

如果你是安分守己，不自我夸耀的人，如何肯以这个最大的要求（去除悲观想自杀的病），而写这些极难辨认的字，而令他人花费许多心思来看我的信，为我想办法，解决我的忧愁苦闷呢？

使汝得大位，其一切批判，又不知如何华妙。如冯梦华之字，十封信，就有九封人不全识。弄得子死，孙死，承嗣的孙亦死，多半由字之故，汝且莫以彼为奇特。凡写字，要令人一目了然，方是大君子利人自利之心。

假使你得到了显贵的官位，那一切批判，又不知道怎样的华妙。例如冯梦华的字，十封信，就有九封信，看信的人不能全部认识。弄得最后儿子死，孙子死，过继的孙子也死了，多半由于写字的缘故，你暂且不要认为那很奇特。凡是写字，要令他人一目了然，方才是大君子，利益他人、利益自己的心。

冯与光书，光费许多工夫，只认得八程。光复彼云，尊翰，光只识八程，而意已了然。倘不甚识字之人，则误事不小，祈以后勿用此派，以期普利。

冯梦华写给我的信，我花费了许多工夫，只认得八成。

我回信对他说：你的信，我只认识八成，而意思已经全明白了。倘若不是认识很多字的人，那么就会误事不小，请以后不要用这种派头，以期望普利大众。

后为光书，则用楷，光意谓改其所守。问及他人，仍是旧派。汝之愤愤欲自杀，光所说，恐汝不以为然。

后来他给我写信，就用楷书，我心里想，或许他改正了这个毛病。询问其他人，仍是旧有的派头。你愤愤不平，想要自杀，我所说的，恐怕你不认为是正确的。

前年一军官，系山西繁峙县人，姓续，以国家不得太平，至中山陵辟腹，被人救未死。一弟子，以彼以忧国自杀，特劝彼来苏皈依。彼寓苏多日，其妻女亦偕来过。

前年一位军官，是山西繁峙县人，姓续，因为国家不得太平，到了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被人救了，没有死。一位弟子，因为他是忧国而自杀，特地劝他来苏州皈依。他寄居在苏州很多天，他妻子、女儿也一起来过。

一日，领其女与仆同来，其女已有上十岁，仆有近三十岁。彼与光谈话，其女与仆戏顽。彼呵之，女不听，发气呵之，稍静一刻，又顽起来。

一天，领着他的女儿与仆人同来，他女儿已有十几岁，

仆人近三十岁。他与我谈话，他女儿与仆人游戏玩耍。他呵责女儿，女儿不听，就生气呵责女儿，女儿稍微静下来片刻，又玩耍起来。

光知彼是只知愤世，了无治世之才。只一女孩，在光处尚不受约束，况统兵乎。不能教儿女，焉能训兵士乎。说此者，恐汝不以光所说为然，而作一证明耳。

我知道他是只知道愤世嫉俗的人，完全没有治世的才能。只一个女孩子，在我那里尚且不受他的约束，何况是统领的士兵呢？不能教好儿女，怎能训练好士兵呢？说这些话，是恐怕你不认为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而作一个证明罢了。

今为汝寄安士全书一部，了凡四训一本(文理周到之极)，嘉言录一本，坐花志果一本，感应篇直讲一本，感应汇编一部。

现今为你寄《安士全书》一部，《了凡四训》一本（文词义理，周全到极点），《嘉言录》一本，《坐花志果》一本，《感应篇直讲》一本，《感应汇编》一部。

息心看之，必期实行。勿如骑走马观灯之看法。则从前种种，犹如昨日死，从后种种，犹如今日生。

静心看这些书，必定要真实去行。不要如骑走马观灯的看法。那么从前的种种，犹如昨日死，以后的种种，犹如今日生。

凡以前之习气，不使复萌于心，庶可以希贤希圣。再进而念佛求生西方，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离众苦，常享法乐矣。

凡是以前的习气，不使它再萌发于心中，才可以仰慕效法贤圣。再进一步而念佛求生西方，那么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离众苦，常享法乐啊！

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任汝认为是与不是，不许再来信，亦不许介绍人皈依。即向弘化社请经，亦不许附书与光。特寄，及附，均不为复，以无目力精神应酬故也。

我老了，视力、精神都不足，随你认为（我说的）是对还是不对，不许再来信，也不许介绍人来皈依。即使向弘化社请经书，也不许附带书信给我。特地寄信来，以及附信来，都不回复，因为没有视力、精神来应酬的缘故啊！

古人云，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终身受用不尽。不务

躬行，纵读尽世间书，于己仍无所益。如真龙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泥龙纵泡之水中，也不免丧身之祸。

古人说：努力实践的君子，得到一句善言，终身受用不尽；不从事亲身实践，纵然读尽世间书，对于自己，仍然没有什么利益。如同真龙得到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个世界；泥龙纵然泡在水中，也不免有丧身之祸。

复江有朋居士书

大学赞甚好，但光有目如盲。德森师，二三年以江西寺产事，劳已成疾，不敢用心。弘化社人，无此学识工夫，不能代印汝父诸著作。积成卷时，自行排印。今将此赞，及前之各稿寄回，以免遗失。

《大学赞》写得很好，但是我虽有眼睛却如同盲人。德森法师，这二、三年因为江西寺产的事，积劳成疾，不敢再多用心。弘化社的人，没有这种学识工夫，不能代印你父亲的诸多著作。等累积成卷册的时候，你们自己去排印。现今将这篇赞文，以及以前的各种文稿寄回，以免遗失。

有贞守贞，而犹注意于他医，可谓痴人。其惮烦躁饥寒

行动，皆在福中不知福之妄心所致。若肯想我若生到穷人家，终日终年忙衣食而犹难如愿，将不要做人乎。

江有贞守贞不嫁，可是还重视于他人医治，可以说是痴人。她害怕烦闷、急躁、饥饿、寒冷的行为，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妄想心所导致的。如果肯想想，我如果生到穷人家，整年整天忙着求衣觅食，还很难如愿，那么就不要再做人了吗？

古人云，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此系题行乐图诗，其图，前一骑马者，中一骑驴者，后一推车者。

古人说：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这是题写《行乐图》的诗句，这副图：前面是一个骑马的人，中间是一个骑驴的人，后面是一个推车的人。

有贞若识此意，一心求生西方，痴病愈而正智开，方可名为慧贞。否则，便是痴贞，贞而带痴，生西亦不易易。此方肯服，则幸甚。

江有贞如果识得这个意思，一心求生西方，痴病痊愈而正智开启，方可名为慧贞。否则，就是痴贞，贞而带痴，往生西方也就不容易了。这个药方（念佛求往生，这是

自医而非他医) 如果肯服, 则非常庆幸。

至汝之梦, 乃汝心所现, 与光无涉。光粥饭庸僧, 何能为人现于梦中乎。游有方之所疑问, 梦中所说, 与光信相符, 此菩萨示彼, 令生正见耳。

至于你的梦, 是你心中所现, 与我没有关系。我是一个只会吃饭的庸僧, 怎么能为他人显现在梦中呢? 游有方的疑问, 梦中所说, 与我信中所说的相符合, 这是菩萨开示他, 令他生起正见罢了。

经云, 应以何身得度者, 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山川草木, 桥梁道路, 人马兵将, 无不随机而现。若谓不是菩萨现, 定是光现者, 然则山川草木, 桥梁道路, 亦能为人现梦, 有是理乎。

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说: 应以何身得度者, 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山川草木, 桥梁道路, 人马兵将, 菩萨无不随机而现。如果认为不是菩萨示现, 一定是我示现的话, 那么山川草木, 桥梁道路, 也就能够为他人示现在梦中了, 有这个道理吗?

汝且勿痴认是光, 若痴认是光, 便成以凡滥圣, 则汝与光皆获罪不浅矣。至嘱至嘱。汝父摇头之病, 乃示不能

痊愈，由念佛可痊愈之迹。汝欲完全好，也有法子。汝与慧贞，及汝妻三人，至诚念观音求加被。果真至诚，决可痊愈，以父子天性相关故也。

你暂且不要痴认作是我，如果痴认作是我，就成了以凡滥圣，那么你与我都获罪不浅啊！这是我恳切的嘱咐。你父亲的摇头病，梦中显示不能痊愈，由念佛可痊愈的迹象。你想要他完全好，也有办法。你与慧贞，以及你妻子三个人，至诚念观音菩萨圣号，乞求加被。果真至诚，决定可以痊愈，因为父子天性相关的缘故。

民国十年，黄涵之与其妻吃长素。其母八十一，劝吃素，不开口，备素菜，则不吃菜，吃白饭。光令代母忏悔，不一月，而即吃长素矣。天性相关，至诚必有感动佛菩萨者。

民国十年（1921年），黄涵之与他的妻子吃长素。他母亲八十一岁，劝她吃素，不开口，为她准备素菜，就不吃菜，只吃白饭。我令他代母亲忏悔，不到一个月，就吃长素了。亲人之间天性相关，至诚心必定有感动佛菩萨的。

复卓智立居士书

人与天地，并称三才，非徒然也，必有参赞化育之功，方可不愧。否则，行肉走尸，毕生污秽天地，何可云三才乎。

人与天、地，之所以能够并称为三才，不是徒然的，必定有协助天地教化培育万物的功劳，才可以不愧与天地并称为三才。否则，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一生污秽天地，怎么可以说是三才呢？

能体此意，以教童蒙，必能尽心竭力，因材施教。先以道德为本，次及文艺之末。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常时讲谈，令彼知为人之道。居心动念，作事吐语，俾各淳善，便可为入圣之基。

能够体察这个意思，再来教导孩童，必定能够尽心竭力，因材施教。先以道德为根本，其次渐渐到枝末的文化技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要常常地、时时地讲谈，令他们知道做人的道理。起心动念，做事说话，使得各各淳厚良善，才可以成为今后进入圣贤之域的基础。

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其此之谓乎。果能以此心教人，则自己学品日进于光明，人将感而化之，不待督责，

以期相从也。

《周易》中说：“孩童时代应该培养纯正的思想，这是造就圣人的功业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果真能够以这样的心教育他人，那么自己的学问品德，一天天进于光明的境界，他人也将会被你所感化，不待你的监督责备，就能达到令他们相随跟从的目的啊！

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今日之国乱民困，同室操戈，竟欲相戕，民不聊生者，皆家庭父母无善教，学校之先生无善教。致有天姿者，习成妄为，无天姿者，甘为匪顽。汝能秉正本清源之心，以行培植人才之事，即是不据位而行政，不升座而说法矣，何乐如之。

天下得不到治理，每个老百姓都有责任。今天的国家战乱、人民困苦，同室操戈，竞相杀害，民不聊生的原因，都是在家庭中，父母没有对子女进行好的教养；学校的先生没有对学生进行好的教导。致使有天姿的人，习染成为胡作妄为的人；没有天姿的人，甘心成为行为不端的顽劣匪徒。你能够秉持正本清源的心，来实行培植人才的事，就是不据官位而行政，不升高座而说法啊，还有什么快乐能够如此呢？

至于念佛，岂便有碍。朝暮随力称念，若于此外，则不

用心思，隨便念之。但具真信切願，自可往生。若必曰，躬耕而易念佛，不知躬耕之時，以辛苦故，決不能念。汝作此想，皆不反躬自省，這山看見那山高之情見，非深體自心，徹了世故之正智也。

至於念佛，哪里有妨礙。早晚隨自己的力量稱念，如果除此之外，則可在不用心思考的時候，隨方便稱念佛號。只要具足真信切願，自然可以往生。如果必定說：躬耕而容易念佛，不知道正在耕種的時候，因為辛苦的原因，決定不能念佛。你作這樣想，都是不反躬自省，還有“這山看見那山高”的情見，不是深深體察自心，徹底明了人情世故的正智啊！

汝但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兼以信願持名，求生西方。以此自行，亦以此行化他，雖不能大有作為，亦可以不愧為人，不愧為師，而頂天立地也已。

你只要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加上信願持名，求生西方。以此自己行持，也以此教化他人，雖然不能大有作為，也可以不愧為一個人，不愧為一位老師，而頂天立地啊！

与李慧澄居士论焚化经灰及往生钱书（民国二十三年）

焚经一事，虽有功德，吾人不敢提倡。以粗心人多，每每烧于锡箔灰中。锡箔灰，卖于收灰者，将纸灰簸出，而留其锡以卖之，此经灰，不同弃于垃圾中乎。谁肯细心另用器焚之，而以其灰投之于大江大海中乎。

焚化经书这件事，虽然有功德，我们不敢提倡。因为粗心的人多，经常都是烧在锡箔灰中。锡箔灰，卖给收灰的人，将纸灰簸出，留下锡来卖钱，这些经灰，不是一同丢弃到垃圾中了吗？谁肯细心另外用器物焚化，而将经灰投到大江大海中呢？

光于初出家时，见放蒙山，烧黄表，内加往生钱者（印往生咒如钱形，故名往生钱）。点著，随点随著，至手不能执则丢之，每每未烧尽，而每张多有字未烧及。

我在刚出家的时候，见到有人放蒙山，烧黄表，里面加上往生钱（印的往生咒如同钱的形状，所以名为往生钱）。点着火，随点随着，到手不能再拿的时候，就丢开，常有没有烧尽的，而每张中有不少字没有烧到。

光绪十六年，在北京龙泉寺，晨出寺门，见夜间放焰口送孤魂所烧之纸堆，有往生钱，约二寸厚，只烧一半，

光拾而纳之于字簏中。倘被仆人打扫，不同归于垃圾中乎。

光绪十六年（1890年），我在北京龙泉寺，早晨出寺门，看到夜晚放焰口送孤魂所烧的纸堆，里面有往生钱，大约二寸厚，只烧了一半，我捡起来，放在字簏中。倘若被仆人打扫，不是一同归到垃圾中了吗？

是知无论何法，皆须细心人做。若大派头人做，则益未得，而祸先得矣。前数年，太平寺为苏州隐贫会，代售朱书金刚经，真达和尚闻光说而止，不为售。

所以要知道无论什么法，都必须细心人来做。如果是大派头的人来做，那么利益没有得到，而灾祸却先得到了。前些年，上海太平寺，为苏州的隐贫会，代售用朱砂写的《金刚经》（供人焚化），真达和尚听我说了就停止，不再出售。

如有人送朱书金刚经，不必于做佛事烧，恐无有细心人料理，仍蹈前愆。当在家中清净处，具一大锅，或大洋铁盆，下铺箔锭，置经于上，上又加以箔锭，以免飞飏。候其火灭，取其灰，贮于新布袋中。

如果有人送来用朱砂写的《金刚经》，不必在做佛事的时候烧，恐怕没有细心的人料理，仍就沿袭以前的罪愆。

应当在家中清净的地方，准备一个大锅，或者大洋铁盆，下面铺上锡箔纸锭，经书放在上面，上面再加上锡箔纸锭，以免纸灰飞扬。等到火灭之后，将这些灰，装在新布袋中。

又须内加净沙，或净石，净砖，投于江海深处，庶可无过。若不加沙石于内，则浮而不沉，仍漂之于岸上，终遭秽污。焚经如此用心，必有功德，必无过愆。否则，吾不敢说。彼焚经者，谁不是与锡箔同烧乎。

又必须在里面加上干净的沙子，或者干净的石头，干净的砖块，投在江海的深处，才可以没有过失。如果袋中不加沙石，就会漂浮不沉，仍就漂到岸上，终究遭到秽污。焚经如此用心去做，必定有功德，没有过愆。否则，我就不敢说了。那些焚经的人，谁不是与锡箔同时烧呢？

南方锡箔好，人不肯烧之于地。北京锡箔恶劣，诸寺皆不知敬惜字，凡人家做佛事，每每文疏均于门前车路上烧，并不用器盛贮。人畜践踏，其过非小，而相习成风，大可痛悼。此事在吾人分上，当以缄默自守。

南方的锡箔质量好，人们不肯烧在地上。北京的锡箔质量恶劣，许多寺庙都不知道尊敬爱惜字纸，凡是家里面做佛事，常常将文疏都烧在门前的马路上，并不用器物

盛貯起來。人畜踐蹋這些紙灰，這個過失不小，而且大家相互沿襲，成為風俗，實在痛心。這件事在我們的本分上，應當緘默自守。

如南方女人拜佛手方，印有佛菩薩名號，上打各寺之印，鋪地拜佛，或用墊坐。此種惡風，遍傳遠近。

例如南方女人拜佛用的白布，印有佛菩薩的名號，上面打着各個寺院的印章，鋪在地上拜佛，或者用來墊著坐。這種惡風，傳遍遠近各地。

光緒二十一年，光在阿育王，見一女人，用此布墊坐，因與舍利殿主說。殿主云，此本地風氣，意謂光多事。故于普陀志中，說其罪過，不知有人肯留心也否。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我在阿育王寺，見到一個女人，用這樣的布墊在地下坐，因此就對舍利殿的殿主說，這樣會有過失。殿主說：這是本地的風氣，意思是認為我多事。所以我在《普陀山志》中，說到這件事的罪過，不知有沒有人肯留心呢？

世間不知有多少不可究詰之事，相習成風，人各以為有理。如吃葷之人，以吃素為不吉祥，于子孫不利。若吃長素，當令子孫斷絕。竟有信之不准父母吃長素者。此

种讹传之话，遍周各处。

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不可追究查问（原委）的事，相互沿袭，成为风气，人人都自以为有道理。例如吃荤的人，认为吃素不吉祥，对于子孙没有好处。如果吃长素，就会令子孙断绝。竟然有相信的人，因此不允许父母吃长素。这种讹传的话，到处遍传。

又凡生产，有念佛人，概不敢近。又有不见死人者，不见新娶之妇者。以及破地狱，破血湖，还寿生，此种无道理之事，庸僧为求利而为人作之，无知者为消罪而出资请人行之。至真得利益之念佛法门，又漠然视之。

又者，凡是生孩子，家中有念佛的人，一概不敢接近。又有不见死人的，不见新娶媳妇的。以及破地狱、破血湖、还寿生，这种没有道理的事，庸僧为了求利而为人来作，无知的人为了消罪而出钱请人来做。至于真正能得利益的念佛法门，却又漠然视之。

龙梓修，濮秋丞，十八年，拟以一千六七百圆，在宝华山做一堂水陆，为光说。光令以此钱打念佛七，彼便舍不得用，用几百圆念佛耳。使光赞成彼做水陆，则二人均须八百多圆。可见世间人，多多是好闹热铺排，不是真实求超荐先亡，与普度孤魂也。

龙梓修、濮秋丞，在民国十八年，打算以一千六七百圆钱，在宝华山做一堂水陆，来对我说。我让他们将这些钱用来打念佛七，他们就舍不得用，只用了几百圆来念佛。假使我赞成他们做水陆，那么二个人都须要八百多圆。可见世间人，大多都是好热闹铺张排场，不是真实求超荐先亡，以及普度孤魂啊！

锡箔亦不可废，亦不必一定要烧多少。须知此济孤所用，佛菩萨及往生之人，了无所用。

锡箔也不可废除，也不必一定要烧多少。必须知道这是救济孤魂用的，佛菩萨以及往生的人，一点没有用处。

亦当以佛力法力心力，变少成多。若人各得一，纵数千万万，也不能遍及，以孤魂与鬼神，遍满虚空故也。

也应当以佛力、法力、心力，变少锡箔，成多锡箔。如果想使他们各自都得到一个，纵然是几千万万的锡箔，也不能够遍及，因为孤魂与鬼神，遍满虚空的缘故。

若知变少成多之义，则济孤之心亦尽，而且无暴殄之过。

是在人各至诚以将，则心力周遍，冥资亦随之而周遍矣。

如果知道变少成多的义理，那么也就尽了救济孤魂的心，

而且沒有任何浪費的過失。這是在於每個人至誠觀想布施，那麼心力周遍，冥界資糧也隨着周遍啊！

介紹用三星素皂書（民國十八年）

近世殺劫之慘，千古未聞，推原其故，多由殺生食肉而致。欲挽救者，非從提倡因果報應，令一切人，同發民胞物與之心，同皆戒殺吃素，無以得其效果。

近代戰爭殺害的悲慘，千古未聞，推究其中的原因，大多由於殺生吃肉所導致。想要挽救這個劫運，一定要從提倡因果報應下手，令一切人，共同發起人民是我同胞，萬物是我同輩的心，共同都來戒殺吃素，否則不會得到效果。

於食肉之外，凡能啟殺機者，皆當設法改良。即如肥皂一事，由茲殺生者，亦莫計其數。以肥皂用油，方能去其油膩。別種油，無凝結性，縱有能凝結者，皆價值昂貴，以故均以牛油為之。牛為畜之有大功於人者，因茲所殺無算，實為一大憾事。

在吃肉之外，凡是能夠開啟殺生機緣的，都應當想辦法改良。就像肥皂這件事，由此殺害的生命，也不計其數。

因为肥皂要用油做，才能够去除其它的油腻。其它种类的油，没有凝结性，纵然有能够凝结的，价格都很昂贵，所以都用牛油来做。牛作为畜生，对于人类有大功劳，却因做肥皂而被杀无数，实在是一件大憾事。

数年前，周文明居士，与普陀一僧，创做素肥皂，光曾为说明所以，用告四众，颇为一切善信所赞许。惜资本无几，不数月即亏折停止。后南洋烛皂厂，带做素者，以成本大而利息薄，亦复停止。

几年前，周文明居士，与普陀山一位僧人，开始做素肥皂，我曾经为此说明其中的所以，用来普告僧俗四众，为一切善信所赞许。可惜资金不多，不到几个月，就因亏损而停产。后来南洋烛皂厂，兼带做素肥皂，因为成本大，利润薄，也停产了。

前三四年，每有远方佛教徒，致书询问发卖处于光，而欲购用，亦有欲代为出售者。光常将此事系之于心，冀得发心救生弭杀之人，复做素皂，以释我隐忧，则幸何如之。

三、四年前，常常有远方的佛教徒，写信询问售卖素肥皂的地方，想要购买使用，也有想代为出售的。我常常将这件事挂在心上，希望得到发心救生，止息杀生的人，

重新来做素肥皂，以消除我的忧虑，那么是何等的庆幸啊！

去年十月，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理方液仙，与其母，其妻，同来皈依。光问，做肥皂否。云，做。光嘱咐做素者。彼应曰，诺。但云，素皂成本较大，价若定高，人不肯用，以故各皂厂均不肯做。既承师命，当满师愿，然非多方研究不可，明年春夏间，当可出品。

去年十月，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理方液仙，与他的母亲、妻子，一同来皈依。我问：你做不做肥皂？他说：做。我嘱咐他做素肥皂。他答应说：好。只是说：素皂的成本较大，价格如果定得太高，一般人不肯用，所以各家肥皂厂都不肯做。既然承奉师命，应当满师父之愿，不过非得多方加以研究不可，明年春夏之间，应当可以出品了。

至今三月初，彼来见光，云，素皂模与坯，均皆做妥，以厂屋不足用，现为建筑，至四月中，当可出售。

到了今年三月初，他来见我，说：素皂的模型与肥皂坯，都已经做妥当了，因为厂屋不够用，现正在建筑，到了四月中旬，应当可以出售了。

光闻之，喜不自胜。孟子所谓，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同一求利，而慈忍罪福，大有悬殊。只此一举，不知少杀多少生命，诚所谓艺也而进乎道矣。

我听到后，非常欢喜。孟子所说的：造箭的唯恐（造的箭不尖利）不能射伤人，造铠甲的唯恐（铠甲不坚硬）使人被射伤。同样是追求利润，而其中的慈悲、残忍、得罪、获福，却大有悬殊。只这一件事，不知道少杀多少条生命，实在是所谓的：由技艺，而进入到修身之道啊！

所愿一切同伦，悉皆用此素皂，则凡一切荤皂厂，咸皆改做素皂，以期人皆惠顾，决不以荤皂成本轻而不肯改良也。

祈愿一切同伦，全都使用这种素皂，那么凡是一切荤皂厂，全都改做素皂，以期望人人都来惠顾，决不会因为荤皂的成本低，而不肯改良啊！

光老矣，精神日减，应酬日多，秋后，当灭踪长隐。恐各省之佛教同人，或有不知，故令彼印于仿单，以期咸知云。

我老了，精神一天天衰减，应酬一天天增多，秋天过后，

当会灭迹隐居。恐怕各省的佛教同人，或许有不知道的，所以让他印在仿单上，期望大家全都知道。

致铭光居士书

净土法门，为佛法中最平常，最高深之法门，若非宿具慧根，实难深生正信。勿道儒者不易生信，即通宗通教之知识，亦每每以宗教之义论判之。

净土法门，是佛法中最平常，最高深的法门，如果不是宿世具有慧根，实在很难深深地生起正信。不要说儒家学人不容易生信，即使是通达宗门教下的善知识，也常常用宗门教下的义理来评论判定。

致于此令博地凡夫，未断烦惑，即于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不思议法，不但不肯自修，而且不肯教人修。以不知此法，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彼以宗教之义为准，故致有此过咎也。使彼最初即知此义，则其利大矣。

致使这个令博地凡夫，未断烦惑，就在今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的不可思议法门，不但不肯自己修持，而且不肯教他人修习。因为不知道这个法门，乃是佛法中的特别法门，他们以宗门教下的义理为标准，因此导致有这

种过咎。假使他们最初就知道净土法门的义理，那么这个利益就很大了。

聪明人，多以明理悟心为志事，而不知念佛乃明理悟心之捷径。念念若能相应，自可明理悟心。即未做到，而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较彼明理悟心，未断烦惑，仍复轮回生死，了无出期者，已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

聪明人，大多以明理悟心作为抱负，却不知道念佛，就是明理悟心的捷径。念念如果能够相应，自然可以明理悟心。即使没有做到（明理悟心），若能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比起那些明理悟心，没断烦惑，仍又轮回生死，了无出期的人，其所得利益的差距已经是天上地下所不能形容的了。

况既往生已，亲炙弥陀圣众，当即亲证无生法忍，岂止明理悟心而已哉。净土法门，唯上上根人，与愚夫愚妇，能得实益。而通宗通教之聪明人，多以志大言大，不肯仗佛慈力，而以仗己道力为志事，甘让愚夫愚妇早预圣流也。贵邑或有此种见解之人，故为稍说其所以耳。

何况既得往生以后，亲受阿弥陀佛、海会圣众的教导熏陶，当下就能亲身证得无生法忍，哪里只是明理悟心而已呢？净土法门，唯有上上根人，与愚夫愚妇，能够得

到真实利益。而通达宗门教下的聪明人，大多因为志向大，口气大，不肯仗佛慈力，而以依仗自己的道力作为抱负，甘心让愚夫愚妇早早预入圣人之流啊！贵县或许有这种见解的人，所以为你稍微说说其中的所以然。

既欲皈依，今为取法名为契光。梵语阿弥陀，此云无量寿，亦云无量光。果能一心念佛，即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若能心心相应，则因该果海，果彻因源。极平常，极玄妙，若能信受，可谓超格大丈夫。

既然想要皈依，现在为你取法名为契光。梵语阿弥陀，此译为：无量寿，也称无量光。果真能够一心念佛，就是以果地觉海，作为因地行心。如果能够心心相应，那么因行该摄果海，果觉通彻因源。极平常，极玄妙，如果能够相信接受，就可以说是超越平常格局的大丈夫了。

光以宿业，生即病目，幸犹见天七十多年。今则目极衰昏，拒绝一切笔墨应酬。恐汝或为他宗倡导所摇夺，故特略说特别，通途二义，庶不至弄巧成拙，求升反坠耳。

我因为宿世业障，生下来眼睛就有病，庆幸还能见到天日七十多年。现在的视力极度衰弱昏花，拒绝一切的笔墨应酬。恐怕你或许被其它的宗派倡导所动摇夺走，因此特意为你大略说明特别法门、通途法门二种义理，才

不至于弄巧成拙，求上升反而墜落了。

当常看净土五经，则知净土法门，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总持法门。其有所未喻者，当常看净土十要，则群疑冰释，一心月朗矣。

应当常看净土五经，就知道净土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的总持法门。其中有不明白的地方，应当常看《净土十要》，那么一切疑惑全都会消除，一心如明月朗照了。

文鈔，語雖拙朴，于禪淨之所以然，与日用伦常之互相益，稍有发明，亦可以作自利利他之一助。

《文鈔》，言語雖然拙朴，但是對於禪宗淨土的所以然，與日常生活、倫理道德的互相補益，稍微有所宣發闡明，也可以作為自利利他的一種幫助。

致自覺居士書（民國十六年）

天下事有定理，无定事，当以理定事，以事论理，俾合乎天理人情，则得之矣。孟子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为礼，谓嫂溺不援为豺狼，当此之时，固不能依平常之礼为论

也。

天下事，理有一定，事却无绝对，应当以理来决定事，以事来衡量理，使得合乎天理人情，就会正确得当了。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为礼，又认为嫂嫂落水，小叔不救乃是豺狼所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就不能依照平常的礼节来衡量了。

孝子事亲，无所违逆。若亲生毒疮，犹须以针锥刀鑿(pī)刺割，又须狠力挤其脓，以至见血方止，此亦是孝之发露处。若畏其犯逆，则亲命已矣。

孝子奉事双亲，没有一点违逆。如果双亲生了毒疮，还必须用针锥刺破、用刀鑿割开，又必须狠心用尽全力挤出其中的毒脓，以至见到鲜血，方才停止，这也是孝顺双亲的流露之处。如果害怕那样做是冒犯忤逆，那么双亲的命就没了。

然不可见有如此行者，谓之为孝，乃于无毒疮之父母，亦作如此刺割，则成大逆不道，天雷当殛。

可是也不可以看见有这样做的人，就认为他是尽孝，比如在没有毒疮的父母身上，也这样的刺割，就成了大逆不道，当遭雷劈。

女子經期，乃大半世之痼疾，發必數日，何可以因此遂停念佛乎。平時必須致潔致誠，至此雖身體不能致潔，當倍致誠。小衣內必厚襯（chèn）布，勿令污血流于佛堂。凡手若摸下體，必須洗淨。禮拜若不便，當少禮。

女子的經期，是大半生的痼疾，病一發必定有好幾天，怎麼可以因此就停止念佛呢？平時必須非常潔淨誠敬，到這個時候，雖然身體不能潔淨，但心應當加倍的誠敬。內褲裏面必須有厚襯布，不要讓污血流在佛堂裏。凡用手摸過下體後，必須把手洗乾淨。禮拜如果不方便，就應當少禮拜。

至于念佛，誦經，則固以志誠恭敬心行之，其功德與平常了無減少。以佛為一切眾生之大慈悲父母，當此病發時，能至誠念佛，則當倍生憐愍。

至于念佛，誦經，則要以志誠恭敬的心來做，這個功德與平常一樣，沒有減少。因為佛陀是一切眾生的大慈悲父母，在這個病發的時候，能夠至誠念佛，佛菩薩必定會倍生憐愍。

若如愚人所執，身有此不潔之病，則不可念佛。若子女墮于圜廁之中，亦不可呼父母以求救援也，有是理乎。

如果像愚痴人所執着的：身體有了這個不潔淨的病，就

不可以念佛。如同兒女墮在廁所之中，也不可以呼叫父母來救援一樣，有這樣的道理嗎？

念佛人，直行住坐臥，心常憶念。平時須於潔淨處，衣冠整齊時，或出聲念，或默念皆可。唯睡眠，及大小便，裸體洗浴時，只可默念，不宜出聲。若遇刀兵水火災難，則任是何地，何種形儀，皆須出聲念，以出聲比默念更為得力故也。

念佛人，應該行住坐臥，心中常常憶念佛號。平時应当在潔淨的地方，衣冠整齊的時候，或者出聲念，或者默念都可以。唯有睡眠，以及大小便，裸體洗浴的時候，只可以默念，不適合出聲念。如果遇到刀兵水火的災難，那麼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怎樣的形態儀表，都必須出聲念，因為出聲念比默念更為得力的緣故。

若女人生兒子時，當于未生前即念。及至臨盆，雖裸體不潔，亦宜出聲。此時有性命相關，如墮水火以求救援，不得論儀式不莊，污穢不淨等也。

如果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应当在沒有生之前就念。到了臨盆，雖然裸體不潔淨，也應該出聲念。這時候，性命相關，如同墮入水火來求得救援，就不要去討論儀式不莊重，污穢不淨等外相。

女人难产，不是与所生子女有怨，便是宿世怨家，障不许生，令其受苦。能念佛，并旁边料理之人同为念佛，则彼等怨家闻佛声，当即退避，不敢为碍矣。是以女子从小，便当令其念佛，以期预灭此难。

女人难产，不是与所生的儿女有怨，就是宿世怨家障碍不许生，令她受苦。能够念佛，以及旁边照料的人一同为她念佛，那些怨家听到佛号声，当下就会立即退避，不敢来障碍了。所以女孩子从小，就应当让她念佛，期望预先消除这个灾难。

平时常念佛之人，断不至有此危难。即平时不念佛之人，能志心念，亦必定易生。愚人执崖理，谓家中女人生子，家中都不可供佛，也不可念佛，否则得罪。此系执死方子医变症者，只知其常，不知其变，可哀也已。

如果是平时常常念佛的人，断然不至于有这个危难。即使是平时不念佛的人，能够专心念，也必定容易生。愚痴的人执着呆板的道理，认为家中女人生孩子，家中都不可供佛，也不可念佛，否则有罪。这是执着死方子来医治变化的病，只知道其中的常规，不知其中的变通，实在悲哀啊！

汝能将此义，与亲邻妇女说，其功德甚大，而毫无所费，可谓拯人于未危。但须详为分别，切不可谓女人生子，裸体污秽皆无碍，平常亦了无敬畏，不须净洁，则又获罪不浅。平常须依常理，月经来，及生产，乃是变理。详审孟子，及光所譬，自可悉知。

你能够将这个义理，对亲人邻居妇女们宣说，这个功德很大，而且丝毫不费钱，可说是在危难来临之前拯救他人。但必须详细加以分别，千万不可说，女人生孩子，裸体污秽都没有妨碍，就平常也没有了一点敬畏之心，不需要净洁，那么又获罪不浅了。平常需要依照常理，来月经，以及生孩子，这是变理。详细分析上面孟子所说的一段话，以及我的譬喻，自然可以全都知道了。

今为汝寄文钞一部，安士书一部，观音颂一部，寿康宝鉴二本，祈详阅。文钞，不但修持净业有所依凭，即涉世守身，齐家教子等法，皆有发明。

现在为你寄《文钞》一部，《安士全书》一部，《观音颂》一部，《寿康宝鉴》二本，请仔细阅读。《文钞》，不但修持净业有所依凭，即使处世修身，治家教子等方法，都有阐发说明。

当今之世，必须认真提倡因果报应。教子固属要务，教

女更要于教子。以人之幼時，常在母邊，母若賢，則子女自然會賢。以熏陶化育于平時，習已成性，及長而受父教，則順流而導，實為易易。

當今之世，必須認真提倡因果報應。教育兒子固然是重要任務，教好女兒比教育兒子更為重要。因為一個人在幼小之時，常常在母親身邊，母親如果賢良，那麼子女自然會賢良。因為平時的熏陶化育，習慣了就成為天性，等到年齡稍長，受父親的教導，就會順流而導，實在容易多了。

今世之亂至如此，皆無上二種之善教所致。光挽劫無力，救世有心，故為此一上絡索。倘不以為老僧迂腐之談，則幸甚。

當今世道混亂到如此地步，都是沒有以上二種善教所導致的。我無力挽救劫運，但有心救世，所以說了上面一番囉嗦話。如果你不認為這是老僧迂腐常談，我就很慶幸了。

复刘仁航居士论弘扬因果书

光粥饭庸僧，何可过誉，令光惭愧无地耶。世出世间圣人，以因果之事理，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今人多不以此为是，另行新法，以致专务竞争侵夺，以期大我势力，广我疆土，互相残杀，了无底止。

我是一个只会吃饭的庸僧，怎么可以过份赞誉，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呢？世出世间的圣人，用因果的事理，来治理天下，度脱众生。现今的人大多不以此方法来做，而另外实行新的方法，以至于专门崇尚竞争侵夺，以期望扩大我的势力，广辟我的疆土，互相残杀，没有停止。

人祸既烈，天灾又临，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皆由不以因果报应为是之所致也。此之祸根，盘结已久，现已逐渐爆发，岂一二人宣传，所能挽回。

人祸已然惨烈，天灾又来临，国运危急，民不聊生，都是由于不将因果报应，作为真实道理所导致的。这个祸根，盘结已经很久了，现在已经逐渐爆发，哪里是一、二个人宣传，所能挽回的？

阁下之弘愿，光钦佩之极。然光已成废人，不但不能相帮，亦不能劝人相帮。何以故，以无精神说话，及无目力写字故。

阁下的弘愿，我钦佩到了极点。然而我已经成了废人，不但不能帮助，也不能劝人来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无精神说话，以及没有视力写字的缘故。

窃谓宣传于将战未战之时，彼此决裂之心，颇难立即放下，而且费川资，受危险。不如息虑亡缘，一心礼诵，求三宝冥垂加被，俾各国有权力者，息灭恶念，发起慈心。

我认为，在将要发动战争，还没有开战的时候来宣传，彼此决裂对立的心，很难立即放下，而且花路费，遭遇危险。不如止息念虑，放下万缘，一心礼佛诵经，祈求三宝冥冥中垂慈加被，使得每个国家有权力的人，息灭恶念，发起慈心。

如其有感，则其利大矣。如不能见感于各国，然亦冥与各国人结有法缘，其益亦非浅浅。

如果有感应，那么这个利益就很大了。如果不能见到感应各国的效果，然而也在冥冥中与各国人结下了法缘，这个利益也实在不浅。

復楊佛典居士書

接手書，知日誦精勤，欣慰無似。所言黑影，非佛菩薩之影，亦非怨家對頭所現之影。以佛菩薩既現，必明了能見其面目等。怨家，當現其可畏之相。此影殆宿生有緣之孤魂，冀其仗念佛誦經之力，得以超生善道耳。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每天念誦精進勤勉，無比欣慰。你所说的黑影，不是佛菩薩的影子，也不是怨家對頭所現的影子。因為佛菩薩既然示現，必定明了，能夠看見菩薩的面目等。怨家，也應當現出它令人害怕的相。這個黑影大概是宿世與你有緣的孤魂，希望他能依仗你念佛誦經的力量，得以超生善道罷了。

當為伊于課誦回向後，又專為回向，令其消除惡業，增長善根，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則于彼有益，庶不負現影一番苦衷。

應當為他在早晚課誦回向之後，再專門為他回向，令他消除惡業，增長善根，仗佛慈力，往生西方，那麼對於他有利益，才不辜負他現出黑影的一番苦衷。

又凡修行人，要心有主宰。見好境界，不生歡喜，見不好境界，不生畏懼。能如是，則所見境界，皆作助道之

緣，否則，皆作障道之緣。

再者，凡是修行人，要心中有主宰。見到好的境界，不生歡喜；見到不好的境界，不生畏懼。能夠如此，那麼所見的境界，都成為助道的因緣，否則，都成了障道的因緣。

又凡修行人，俱宜以至誠恭敬為本，以慈悲謙遜為懷。心之所存，身之所行，雖不能完全與佛相應，必須努力勉勵（xù），以期其不違佛心佛行，則可謂真修行人，真佛弟子矣。

再者，凡是修行人，都應該以至誠恭敬為根本，以慈悲謙遜為本懷。心中所存的念頭，身體的行為造作，雖然不能完全與佛相應，必須努力勉勵，以期望他不違背佛心佛行，才可以說是真修行人，真佛弟子啊！

復崔德振居士書（五）（民國二十一年）

一切眾生，具有性德，殊少修德。今既發心學佛，是由性德，而起修德。雖有此心，若不竭誠盡敬修持，則修德不能大著，性德仍舊被煩惱惡業所障，不能顯現。如日在雲中，了不見其光相。

一切众生，具有性德，少有修德。今天既然发心学佛，就是由性德，而起修德。虽然有这个心，如果不竭尽诚心和恭敬来修持，那么修德便不能大为彰显，性德仍旧被烦恼恶业所障蔽，不能显现。如同太阳被遮蔽在乌云中，一点也看不见阳光。

故须振起精神，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行世善。又须竭诚尽敬，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以修出世之法。

所以必须振奋精神，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来行世间善法。又必须竭尽诚心、竭诚恭敬，生起深信，发起切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来修习出世间的大法。

世间学一材一艺，皆须振起全副精神，方能有成。今以具缚凡夫，即欲于现生中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可不奋发大志，打起精神而能得乎。

世间学习一样才能、一门技艺，都必须振奋起全副精神，才能有所成就。现今以具缚凡夫之身，就想在这一生中，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难道不是奋发大志，打起精神，才能成功吗？

德振之义，如是如是。倘能振拔，则名实相应。否则，有名无实，是自己不振拔之咎，非佛法之不能利人也。你的法名德振，其意义就是如此。倘若能够振奋自拔，那么法名与实行就相应。否则，有法名，没有真实的行持，这是自己不能振奋自拔的过失，不是佛法不能利益人啊！

• **(其二) 既病将起，因蒙大士垂佑得瘳 (chōu) ，** 理当认真郑重其事，修持此第一要著之净土法门，何又泛泛然问及不急之事。至于归结，亦不过与行人问路同一相状。

• (第二封信) 既病将有起色，因为得蒙大士垂佑得以痊愈，应当认真郑重其事，修持这个第一要紧的净土法门，为何又泛泛然，问一些不急的事？归根结底来讲，也不过与行人问路是同一个样子。

知阁下之所言信者，乃皮毛之信。所言行者，乃游戏之行。使其真以此事为人生第一事，则蕴中发外之相，当可一览而知。

知道阁下所说的信，是皮毛肤浅的信。所说的行，是游戏法门的行。假使真的将求生西方当作人生的第一大事，那么蕴含在心中而显发在外的表相，应当可以一看就知

道了。

阁下既有问，则为答复，有要求，亦为邮寄。然光老矣，精力不给，以后不得再来信，来则不复。一以无暇应酬，一以泛事无量故也。

阁下既然有疑问，就为你答复，有要求，也给你邮寄。然而我老了，精力不足，以后不要再来信，来了也不再回复。一是因为没有空暇来应酬，一是因为闲杂琐事非常多的缘故。

一，心经，乃撮要而译，故无证信序，与流通之文。而唐般若，共利言译本，与宋施护译本，则有之。

一、《心经》，是撮取大要而译的，所以没有证信序，与流通分的文字。而唐朝的三藏般若共利言法师的译本，与宋朝施护法师的译本，就有序分、流通分。

二，一切经咒，虽有佛说，菩萨说之不同，即菩萨所说，而经佛证明，均可称为佛说。汝以为佛弟子著（原问著系笔字之误）述，何藐视经咒之甚也。以此心诵经咒，则决无不可思议之感应矣。

二、一切经咒，虽然有佛说，与菩萨说的不同，即使是菩萨所说的，若经过佛陀的证明，都可以称为佛说。你

以为是佛弟子著(原问的“著”是“笔”字的错写)述,为何藐视经咒这么严重呢?以这样的心来读诵经咒,则决无不可思议的感应啊!

三, 修罗, 此云非天, 谓有天福而无天德。以其有福, 故亦有列为善道者, 以其瞋慢斗争, 故亦有列为恶道者, 以其善恶罪福夹杂故也。世有信佛者, 每每妄生己见, 而怀疑谤。其人与而言之, 则曰正信之士, 夺而言之, 亦可曰邪迷之人。

三、阿修罗, 这里意译为非天, 就是有天福而没有天德。因为他有福, 所以也有将他列为善道的, 因为他瞋恨傲慢斗争, 所以也有将他列为恶道的, 因为阿修罗善恶罪福夹杂的缘故。世间有信佛的人, 每每错妄地生起自己的见解, 而来怀疑诽谤。这种人, 说好听, 是叫正信之人; 说难听, 也可以叫邪迷之人。

四, 娑婆, 是三千大千之总名。

四、娑婆, 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总名。

五, 结跏 (jī ā) 趺坐, 先以右足安左胫 (b ì) 上, 次以左足安右胫上, 名为跏趺。跏, 本作加, 谓两趺相加也。趺, 即足背。然坐久则或可左右相调, 非崖板常

须如此也。若不能双结，则但以左足压右足而已，此亦名半加。

五、结跏趺坐，先将右 脚背安放在左边大腿上，再将左脚背安放在右边大腿上，名为跏趺坐。“跏”，本来作“加”字，意思是两趺相加。趺，就是脚背。然而坐久了，可以左右脚相互调换，不能呆板地认为恒常必须如此。如果不能双结跏趺坐，那么只用左脚踝压住右脚踝，这也名为半加趺坐。（注：跏趺坐，现在常称为“双盘”。半跏趺，即“单盘”。）

六，高广大床，此系西域僧人行头陀行之绳床。吾国此法不行，但不宜坐贵重珍妙之床榻耳。此绳床，同今之马札子，用绳穿之，可开可合。高不过一尺六寸，广不过四尺。尺系周尺，比今尺小二寸。此床非睡眠之床，乃坐禅之床榻也。

六、高广大床，这是西域僧人行头陀行的绳床。我国不行此法，只是不适合坐贵重珍妙的床榻罢了。这个绳床，与现在的马札子相同，用绳子穿起来，可以打开，可以收合。高不超过一尺六寸，广不超过四尺。尺是周朝的尺，比今天的尺小了二寸。这个床不是用来睡眠的床，而是坐禅用的床榻。

七，唯有徑路修行，此是教義，可按文會。依旧打之繞，此是宗意，須有悟處，方可徹知。曹魯川，自命是通宗通教之大通家，尚錯會其意。閣下即欲令示此義，誠所謂遊戲而問。

七、“唯有徑路修行”，這是教義，可以按照文字來領會。“依旧打之繞”，這是宗門禪意，必須有開悟之處，才可以徹底明白。曹魯川，自命是通达宗門教下的大通家，還錯會其中的意思。閣下即刻想要令我開示其中的含義，實在是所謂的游戏而問。

閣下且放下一切閑知見，一心念佛，念到心佛雙亡之後，自可發一大笑，完全了知。未到此時，若別人与說，亦不得而知。譬如已到含元殿，其殿中種種，悉皆備知。若為未到者說得縱明白，依旧是茫然不知。

閣下暫且放下一切無關緊要的知見，一心念佛，念到能念之心，與所念的佛號，雙雙亡寂之後，自然可以發出一聲大笑，完全明白了知。不到這個時候，如果別人對你說，也沒辦法知道。譬如已經到了含元殿，殿中的種種情形，全都知道。如果為還沒到過含元殿的人講說，縱然說得非常明白，對方依旧是茫然不知。

宗家之語句，通是教人參的。若以文義會，不但不得其

益，尚且以誤為悟，其罪極大。即令真悟，尚去了生脫死，遠之遠矣。以彼唯仗自力，須大悟後，煩惱惑業斷得淨盡無餘，方可了，否則，莫由而了。

禪宗的語句，全都是教人參究的。如果用文義來領會，不但得不到利益，還會以“誤”為“悟”，這個罪過很大。即使真的開悟了，還距離了生脫死，遠之又遠啊！因為參禪唯仗自力，必須大徹大悟之後，煩惱惑業斷得完全乾淨無餘，才可以了生死。否則，沒辦法了生死。

念佛法門，若具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閣下之根性，也只可學愚夫愚婦之修持。

念佛法門，如果具足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那麼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閣下的根性，也只可以學習愚夫愚婦的修持。

若妄效曹魯川之身分，不但了生死無分，誠恐墮落三惡道為準程的。何以故，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因茲壞亂佛法，疑誤眾生故。

如果妄想效仿曹魯川的身分，不但了生死沒有份，只怕墮落三惡道是一定有把握的。為什麼呢？以未得認為已得，未證而說已證，因此壞亂佛法，疑誤眾生的緣故。

八，文鈔等寄一包來，若不嫌鄙陋，祈詳閱而依行之，庶可不虛此生此遇矣。若以其不堪寓目，則轉施與不具目者。以後只可與范九談叙，不得與不慧通函，以無精神應酬故也。

八、《文鈔》等書，寄一包給你，如果不嫌鄙陋，請詳細閱讀，依照而行，才可以不浪費這一生、這個因緣際遇啊！如果認為這些書，不堪過目，那麼轉施給不具眼（歡喜信受）的人。以後只可與費范九談論叙說，不得與我通信，因為我沒有精神應酬的緣故。

● **（其三）世間事，有可以理論者，有宜以情論者。汝所說某人之事，固當以情論，不可固執常理而為斷定也。**

● （第三封信）世間之事，有可以从道理上來論的，有適合用人情來論的。你所说某人的事情，应当以人情來論，不可固執常理而來斷定。

事既五年，亦無懼人見聞之慮。彼既以共某住為安，則只可任之。如其有真孝思，當代為禮佛懺悔，冀其覺悟，時往問候，勸其念佛，此以情感。如其艱難，不妨周濟。資盜以糧，不可為喻。此系以母子之情為準，不能按常

理为论。

事情既然已经五年了，也没有害怕他人见到、听到的顾虑。他母亲既然安心与某人共住，那么只好随任她。如果有真的孝思，应当代母亲礼佛忏悔，希望母亲觉悟，时常前往问候，劝她念佛，这是以亲情来感化她。如果她的生活艰难，不妨周济钱粮。不可以用“资盗以粮”作为这件事的比喻。这是以母子的亲情作为准则，不能按照常理来讨论。

至于对某，亦不得竟作怨仇相视，敬而远之，方为合宜。

男女虽异，心念是同。世有男子，家有妻妾，尚在外边与他人妇女相处，其子不能不以为父。

至于对（与母亲共住的）某人，也不得完全当作怨家仇敌来看待，敬而远之，方才合适。男女色身虽然不同，心念是相同的。世间有的男子，家中有妻妾，还在外边与他人妇女相处，他的儿子也不能不认他作父亲。

至于其父所爱之人，虽不能直认为母，然亦不可作怨仇视。以作怨仇视，即系怨仇其父也。又后或致有报怨行凶之举，故当敬而远之。

至于他父亲所爱的人，虽然不能够直接认作母亲，然而也不可视作怨家仇敌。因为视作怨家仇敌，就是怨仇他

的父亲啊！后来或许导致又有报怨行凶的举动，所以应当敬而远之。

礼云，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但不生分别，尽自己之孝思，则于天理，人情，佛法，均可无悖戾矣。

《礼记》中说：父母所爱的，我也爱；父母所敬的，我也敬。甚至犬马全都如此，何况是人呢？只要不生分别心，竭尽自己的孝思，那么对于天理、人情、佛法，都可以没有违逆了。

祈以此意，为其人说之，彼当能两全其孝思，而或可令亲生正信心，求生西方，以念佛为事也。但将往事作忘记，则情可日亲，而言当即听也。

请将这个意思，为那个人说，他应当能够两全其孝思，而或许可以令母亲生起正信心，求生西方，以念佛为事务啊！只要将往事当作忘记了，那么感情可以日渐亲近，而（母亲）马上就会听从他的话了。

令舅处，已令寄文钞，嘉言，统纪，安士，正信等，共一包去，今当为书寄去。汝前日之信亦收到。汝父母一向均有信心，今更当曲为劝谕，使彼信心增长，实为人

子佛子之报本要义也。

你舅舅那里，已经让人寄去《文钞》、《嘉言录》、《历史感应统纪》、《安士全书》、《正信录》等书，共寄去一包，现今当写信寄去。你前天的信也收到了。你父母一向都有信心，现今更应当婉转加以劝导晓谕，使他们的信心增长，实在是作为人子、佛子的报恩的要义啊！

汝谓弥陀要解，辨体，及鸟音法利一段不明白，祈光解释。此种甚深理致，及各种教义，岂初心人即能了知乎。解释也要有几分明了方可。否则，要多少笔墨，方能令一一明白乎。

你说《弥陀要解》中的辨体，以及“鸟音法利”这一段不明白，请我解释。这种很深的义理，以及各种的教义，岂是初学人就能明了知道的？解释也要对方有几分明了，方才可以。否则，要花多少笔墨，才能令对方一一明白呢？

汝且一心念佛，过二三年，当自有明白之几。如急欲即明白，当请一部弥陀要解便蒙钞，息心看看，或可即知。或犹未能即知，以须久久锻炼方知也。

你暂且一心念佛，过二、三年，应当自然有明白的机会。如果急切想要马上明白，应当请一部《弥陀要解便蒙钞》，

专心看看，或许可以立即了知。或许还不能立即了知，因此必须久久地锻炼，才能知道。

光于去年，即应许李圆净修清凉，峨眉，九华志。去年请许止净标其大致，其所修治，通归于光。一年多来，以信札及各冗繁，一部也未修好。前以尚不即排，故迟亦无碍。

我在去年，就答应李圆净修治《清凉山志》（清凉山即五台山）、《峨眉山志》、《九华山志》。去年请许止净标出其中的大概，其中所有的修治，全都归我来做。一年多来，因为信件以及各种繁杂的事务，一部也没有修好。以前因为还没有开始排印，所以迟了也没有妨碍。

今清凉志已排，而修只一半，每每十余日不暇一理。以故今决拒绝一切应酬以为此，否则，两失其益。

现今《清凉山志》已经开始排印，却只修治到一半，常常十多天都没有空暇来继续整理。所以，如今决定拒绝一切应酬，来专门做这件事，否则，两方面都失去利益。

以后无论何事何人，皆勿来信，来亦不复。否则，此事逼极，则难得如法。流传世间名山志，好将就了事乎。祈以此话，与一切相知说之，亦勿介绍人来皈依。

以後無論什麼事、什麼人，都不要來信，來了也不回。否則，這件事逼得太急，就難得如法。流傳世間的名山志，能夠將就敷衍了事嗎？請將這句話，對一切相知的人說，也不要介紹人來皈依。

● (其四) 此女生是討債，死是償債，可無疑者。然溺人之处，常有人溺，即所謂求替死鬼者。當于其处，立一木标，上用极厚白洋铁板，刻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字要大，要看得远，要能经久，可息此祸。以刻此字之人的慈心，感佛之慈光加被，以后决保无有此祸。即此可见佛慈悲力，不可思议。

● (第四封信) 这个女孩出生是讨债，死了是还债，是确凿无疑的。然而淹死人的地方，常常有人被淹死，就是所谓的求替死鬼。应当在那个地方，树立一个木标，上面用极厚的白洋铁板，刻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字要大，要很远就能看见，要能经久，可以平息这个祸患。以刻这些字的人的慈心，感通佛陀的慈光加被，以后决定保证没有这个祸患。即此可见，佛陀的慈悲力，不可思议。

荐亡之法，唯念佛最为第一。现世之施食，皆场面而已，固不如求念佛僧夜放蒙山，为有实益。

超荐亡人的方法，唯有念佛，最为第一。现在世间的施食，都是做个场面罢了，还不如求念佛僧，夜晚放蒙山，为有真实利益。

道家之经忏法事，通窃取佛法中之名义而杜撰之。僧之施食，尚难得真益。道之会食，岂即能度亡乎。不过借此以欺人而已。既是被怨鬼携去，约事似屈，约因则非屈。

道家的经忏法事，全都是窃取佛法中的名义而加以杜撰的。僧人的施食，尚且很难得到真实利益，道士的会食，怎么立即就能超度亡灵呢？不过是借用这个法事，来欺骗人罢了。既然是被怨鬼带走，从事情上看，好像是屈死；从原因上来说，就不是屈死。

至籤(qiā n) 之所示，何可执定，以事有万变，籤止若干。即乩语尚有时不应，况籤诗乎。汝夫妇置女于河边而归，女溺死，则有过。彼在家中，竟自往河死，汝自谓有过，则成痴话矣。

至于籤诗中所显示的，怎么可以执着一定，因为事情是千变万化的，籤只有那么多。即使是乩语，还有时候不相应，何况是籤诗呢？你们夫妇如果将女儿放在河边，自己回家，女儿淹死了，那么你们做父母的是有过失的。

而女儿是在家里，竟然自己走到河中淹死了，你说自己有过失，就成痴话了。

甚矣，怨之不可结也。前生结之，来生受报，彼鬼岂无因而拉此女入河乎，可以知因果之永无或失也。

很厉害啊，怨家不可以结啊！前生结冤，来生受报，那个鬼难道无缘无故，就拉这个女孩入河吗？可以知道，因果是永远不会错误遗失的。

• **（其五）佛法圆通无碍，密宗固有不经阿闍黎传授者，则为盗法，此乃极其尊法之意，非令永断密宗之谓。若依汝说，未受三昧耶戒，不可念蒙山施食。何但蒙山施食，即一切咒皆不可念，以未经阿闍黎传授故。**

• **（第五封信）佛法圆通无碍，密宗固然有不经过阿闍黎传授而学习的，就成为盗法了，这是极为尊重这个法的意思，并不是要永远断绝密宗的说法。如果依你所说，没有受三昧耶戒，就不可以念蒙山施食。那么何只是蒙山施食，就是一切咒都不可以念了，因为没有经过阿闍黎传授的缘故。**

然自古至今，普通人念大悲，准提各咒，有感应者甚多。乃至儒者由碑帖而知有心经，病疴而力疾念之，疴鬼即

退。若如汝说，当疟鬼更为得势矣。

然而从古至今，普通人念大悲咒，准提咒等各种咒，有感应的人很多。乃至儒学人，由于书法碑帖而知道有《心经》，生了疟疾而撑着病体来努力念《心经》，疟鬼就退走了。如果像你所说的盗法，疟鬼应当更加得势了。

今为汝说一喻，譬如盛德君子，以身率物，一乡之人，听其指挥，悉皆安分守己。其人之以身率物，胜于官府之发号施令，切不可以其德化胜于官府，即效官府发号施令，则人皆以为反叛矣。但自修持则有益，若自僭（jiàn）冒则有罪。

现今为你说一个比喻，譬如有道德的君子，以身作则，做大家的榜样，一乡的人民，听他的指挥，全都安分守己。这个人的以身作则，胜过官府的发号施令，千万不可因为他的道德教化胜过官府，就仿效官府来发号施令，那么人们都认为他要反叛了。只是自己修持，就有利益，如果自己僭冒，就有罪过。

如此，则不至断灭密宗，亦不至破坏密宗矣。今人多多是以凡夫情见说佛法，故致遍地皆成荆棘，无处可下足行走矣。

如此，就不至于断灭密宗，也不至于破坏密宗了。现今

的人大多都是以凡夫情见来宣说佛法，所以导致遍地都成为荆棘，没有地方可以下脚行走了。

僭冒者，谓妄充阿阇黎也。作法何碍，画梵字作观，均可照仪轨，但不可自命为已得灌顶之阿阇黎耳。彼能知此义，则光之喻更为明了矣。今人学佛，皆是瞎用心，弄成法法互碍，一法不成了，可叹之至。

僭冒的人，就是妄充阿阇黎的人。作法有什么妨碍，画梵字作观想，都可以按照仪轨，只是不可以自命为已得灌顶的阿阇黎罢了。他能知道这个义理，那么我的比喻就更为明了了。现今的人学佛，都是瞎用心，弄成法法互相障碍，一法都不能成立了，真是可叹到了极点。

复沈来运（yún）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所虑者背觉合尘，不肯回头，则佛无奈彼何。若肯回头，则前之背觉合尘，罔念作狂者，今则背尘合觉，克念作圣矣。以佛性自心本具，佛慈多劫常垂。而况令严令姑丈之遗范尚存，诚所谓求则得之矣。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应当作佛。所忧虑的是，背离

覺性，合於塵境，不肯回頭，那麼佛也拿他無可奈何。如果肯回頭，那麼以前的背離覺性，合於塵境，迷失正念，而成為狂妄愚昧的人，現今則背離塵境，合於覺性，克制邪念，而成為聖賢了。因為佛性是自心本具，佛陀慈悲，多生多劫常常垂護眾生。何況你父親，你姑丈遺留的風範還在，實在是所謂的：只要去求，就會得到啊！

光老矣，精神不給，故避地于蘇州報國寺。此寺概無房產，亦不應酬，只數人作茅篷住，終日關門過日子。今因汝之誠，欲多開示，則不勝其勞。

我老了，精神不足，所以避世隱居在蘇州報國寺。這座寺院完全沒有房產，也不應酬外務，只是幾個人做一個茅篷住，整天關門過日子。現今因為你的誠心，想要多加開示，則不勝其勞。

今為汝寄文鈔，嘉言錄各一部，祈詳閱而依行之，則令嚴令姑丈之所得者，汝亦當得之也。

現今為你寄《文鈔》、《嘉言錄》各一部，請詳細閱讀而後依照奉行，那麼你父親、你姑丈所得的，你也當會得到。

然欲生淨土，必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

众善奉行方可。否则，心与佛悖，难得实益矣。

然而想要求生净土，必须要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才可以。否则，自心与佛心相悖，很难得到真实的利益啊！

所言敦伦尽分者，即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谓也。必须实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者，然为人子之职分，尚易尽易知，为人父母之职分，则难尽难知。

所说的，敦伦尽分，就是努力实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思。必须实行在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然而为人之子的职分，还容易尽本分，容易知道，而为人父母的职分，就难以尽本分，难以知道了。

今之许多瞎捣乱之人，虽是其人之罪，究其来源，皆因其父母，未尝以为人之道理，并因果之事实相告。所教者，皆主于机械变诈之计虑，故致如此其恶劣也。由是言之，人果能善教儿女，自可家道兴隆，天下太平矣。

现今这些许多瞎捣乱的人，虽然是他们个人的罪咎，追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将做人的道理，以及因果的事实告诉他们。教导他们的，都注重在机巧欺诈的计谋思虑，所以导致如此的恶劣啊！由此说来，一个人果真能够好好教导儿女，自然可以家道兴隆，天

下太平啊！

愿于儿女初知事时，即以为人应行之事，及善恶因果之实验，常与说之，则儿女之子子子孙孙，通皆贤人善人矣。此所以为父母之分，较为儿女之分为难尽也。

愿在儿女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将做人应该去做的事，以及善恶因果的真实效验，常常对他们说，那么儿女的子子子孙孙，全都是贤人善人了啊！这就是所以做父母的本分职责，比做儿女的本分职责，还难以尽责的原因啊！

复海门蔡锡鼎居士书（三）

汝之所执，乃属断见。不知我人一念心性，非断非常。何以非断，前无有始，后无有终。若有始终，即落断见。你所执着的，是属于断见。不知道我们的一念心性，非断非常。为什么是非断？因为过去没有开始，未来没有终结。如果有开始有终结，就落入断见。

何以非常，性本常然不变，而复有随缘之义。随悟净缘，则为声闻，缘觉，菩萨，佛。虽圆成佛道，而了无所增，但去尽妄想执著，复其本具心性而已。

为什么是非常？心性本是常然不变，而又有随缘的含义。随觉悟清净的缘，就成为声闻、缘觉、菩萨、佛。虽然圆成佛道，而一点也没有增加（指心性），只是去尽妄想执着，恢复我们本具的心性而已。

随迷染缘，则为天，人，修罗，鬼，畜，地狱。虽轮回六道，而了无所减，但由妄想执著，锢蔽本性，如云遮天日，而天日仍旧无所加损耳。

随迷惑杂染的缘，就成为天、人、修罗、鬼、畜、地狱。虽然轮回六道，而一点也没有减少（指心性），只是由于妄想执着，禁锢遮蔽了本性，如乌云遮住天空太阳，而天空太阳仍然照旧，没有增加，也没有减损罢了。

汝最初学之周天大道，不但不是佛法，且不是老子之法。试观老子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外道皆以长生不老，及成大罗神仙为事。若成大罗神仙，则便于玉帝座下称臣，谓为荣无以加。不知玉帝尚在六道中，况于玉帝座下称臣之人乎。

你最初学习的周天大道，这不但是佛法，也不是老子的道法。且看老子的《道德经》中说：我有很大的忧患，因为有我这个身体。外道都以长生不老，以及修成大罗神仙作为目标。如果修成大罗神仙，那么就在玉皇大帝

的座下称臣，认为是最高无上的荣耀。不知道玉皇大帝还在六道之中，何况只在玉帝座下称臣的人呢？

又汝言天地开时，众生从何而来。不知天地如房屋，新屋一成，则当拆旧屋时移居他方者，照旧还归原处。房屋当坏，移徙亦然。故有罪业者，移居他方世界之恶道。有功德者，生于二禅天。初禅坏七次，二禅坏一次。二禅坏七次，三禅坏一次，是名三灾。四禅永无有坏，三禅坏时，有功德众生，皆生四禅。

又者，你说天地初开之时，众生从什么地方来？不知道天地如同房屋，新的房屋一建成，那些因拆掉旧屋时，移居他方的众生，照旧回到原来的地方。房屋在未来要毁坏之时，众生的迁移也是如此。所以有罪业的人，移居到他方世界的恶道。有功德的人，生到二禅天。初禅天毁坏七次时，二禅天毁坏一次。二禅天毁坏七次时，三禅天毁坏一次，这称为三灾。四禅天永远没有毁坏，三禅天毁坏之时，有功德的众生，都生到四禅天。

又汝既信净土法门，何不认真修行，而复妄充通家，问此不关己分之事。汝本外道性质，以外道当佛法，以佛法当外道，此种糊涂信，本不应答。诚恐汝或有佛缘，随即返邪归正，亦不可料，故不禁络索一上。

又者，你既然相信净土法门，为何不认真修行，而又狂妄地冒充大通家，问这些不关自己本分的事。你本来是外道的性情气质，将外道当作佛法，将佛法当作外道，这种糊涂的信，本来不应该回答。实在恐怕你或许有佛缘，随即因此改邪归正，也不可以预料，所以不禁啰嗦地说了上面这番话。

能信，则但按嘉言录而修之，必得大益。倘又逞己盲辩，又复来函致问，则决定不复。何以故，既不领会，犹执迷为是，谁有此闲心思，与汝辩论无关自己身心性命之事乎。

如果你能够相信，只要按照《嘉言录》来修习，将来必定会得大利益。倘若又卖弄自己的盲辩，又再写信询问，我决定不再回信。为什么呢？既然你不能领会，还是执着迷惑，认为是对的，谁有这个闲心思，与你辩论一些无关自己身心性命的事呢？

本欲即在汝信略批，奈语意太略，则汝疑犹不能决，故续二纸耳。

本来想就在你的来信上略批几句话，怎奈言语用意太过简略的话，你的疑惑还是不能解除，所以又写了二张纸。

● (其二) 去年以校書無暇，後又病，故不暇修書，但令李圓淨寄德淨之法名而已。以文鈔中所說，皆係開示，而嘉言錄，又撮聚一處，頗易領會，何必又於百忙中復信。

● (第二封信) 去年因為校對經書，沒有空閒，後來又生了病，所以沒空寫信，只是讓李圓淨寄出德淨的法名而已。因為《文鈔》中所說的，都是開示，而《嘉言錄》，又將《文鈔》的精華撮聚到一處，比較容易領會，何必又在百忙中回信呢？

今之宏法者，多皆以上根利器自詡，又復以上根利器待人，故不注重持名求往生，而以開悟為期望也。

當今宏法的人，大多都是以上根利器來自夸，又再以上根利器來看待他人，所以不注重持名念佛，求往生，而以開悟作為期望。

此在當人自量可也。如其能開悟，明教理，又能斷盡見思二惑，則何善如之。如其不能，固當依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為唯一無二之決定良策。否則，于種善根，則誠有之，于了生死，恐難以預斷其劫數也。

這在當事人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如果他能夠開悟，通明教理，又能夠斷盡見思二惑，那麼還有比這更好的事嗎！

如果他不能，就应当依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唯一无二的决定良策。否则，对于种善根来说，确实有用，但对于了生死，恐怕难以预断未来要经历的劫数啊！

汝处外道多，汝既生正信，凡所言所行，当勿与彼同，则或可转彼邪执。第一须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你所处的地方，外道很多，你既然生起正信，凡是你的言语行为，应该不跟他们相同，那么或许可以转化他们的邪执。第一：必须要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第二须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不使名利及人天福报之心稍萌，则可谓德净。即维摩所谓，欲生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有污秽，何能生净土乎。

第二：必须具足真信切愿，持佛名号，不让名利以及人天福报的心稍有萌发，就可以称之为德净。就是维摩诘居士所说的：“欲生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中有污秽，如何能生到净土呢？

若欲化人，正不必张罗门庭，但令大家各于自己家中修持，如上所说之事即已。即欲立一机关，但借一现成之

寺庙，为每期提倡之所（期随人事以定，或一月二次，或一星期一次。不可空费钱财，诸事从俭为要）。若即欲建筑，当此时局艰难，不但难以成就，或致反招他祸。如果想要化导他人，不必要张罗门庭，只要让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家中修持，如上面所说的事情就可以了。即使想要建立一个机关，只要借用一个现成的寺庙，作为每个会期提倡的场所（日期随人事来确定，或者一个月二次，或者一星期一次。不可以浪费钱财，一切事务，以节俭为要）。如果想要建筑，在这个时局艰难的时候，不但难以成就，或许反而招致其他的灾祸。

光一生不喜张罗，以故一生不作主人，不收徒弟，但只在人家寺里作挂单僧耳。近十余年，由外边谣言，人遂谬听，谓为善知识，以致忙得不了。今已七十矣，何能常忙。故急欲隐居，拒绝一切人情往还，即当去沪长隐，以后不得又通信。

我一生不喜欢张罗，所以一生不作寺庙主人，也不收徒弟，只是在人家的寺里作一个挂单僧罢了。近十几年来，由于外边的谣言，他人于是错听，认为是善知识，以至于忙得不得了。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如何能够一直忙下去呢？所以急着想要隐居，拒绝一切人情来往，当会离开上海长期隐居，以后不得再通信了。

● (其三) 佛弟子祭祖先，固當以誦經，持咒，念佛為主。焚化箔錠，亦不宜廢，以不能定其即往生也。即定其即往生，亦不妨令未往生者資之以用耳。

● (第三封信) 佛弟子祭祀祖先，固然應當以誦經、持咒、念佛為主。焚化箔錠，也不適合廢除，因為不能確定他就往生了。即使確定他往生了，也不妨讓沒有往生的人拿去用。

受五戒者，應搭縵衣，系五直條，不是一長一短之五條。今則一長一短之五條，二長一短之七條，每每亂搭，實為僭越。與其僭越，固不如不搭之為愈也。若欲搭者，須於正禮拜時搭之，不可常搭，以致混亂儀規。

受五戒的人，應該披搭縵衣，是五直條，不是一長一短的五條。現在是一長一短的五條，二長一短的七條（指出家眾的五衣、七衣），每每有俗人混亂披搭，實在是僭越。與其僭越，還不如不搭為好。如果想要披搭，必須在正式禮拜的時候搭，不可以常常搭，以致混亂儀規。

具，本名坐具，坐時所用。吾國向來作禮拜用，隨眾則不能不用，自行則用否隨意。僧尚如是，況居士乎。

具：本名坐具，是坐的時候所用。我國向來作禮拜來用，

隨眾的時候不能不用。自己行持，用不用隨意。僧人尚且如此，何況居士呢？

復梁慧棟居士書（民國二十一年）

光老矣，無精神為之開示。以汝提倡淨土法門，今為汝寄淨土十要，佛學救劫編，並長信。依此修持，自可得其實益。

我老了，沒有精力為你開示。因為你提倡淨土法門，現在為你寄《淨土十要》、《佛學救劫編》，以及《一函遍復》的長信。依照這些修持，自然可以得到真實利益。

然既提倡佛學，必須注重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否則，只是種善根，不得現生便了生死也。

可是既然提倡佛學，就必須注重念佛求生西方這一法門。否則，只是種善根，不能在一生就能了却生死輪回！

又貴地之外道甚多，無論是何種外道，均不可依彼法修持。若學佛而仍修外道法，則成壞亂佛法，疑誤眾生之罪。

又者，貴地的外道很多，無論是什麼樣的外道，都不可

以依照他們的方法來修持。如果學佛而仍舊修學外道之法，就犯了壞亂佛法、疑誤眾生的罪。

既學佛法，必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護生，信願念佛，決定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此自行，復以此化他。俾內而家庭眷屬，外而一切有緣，同修此法，同得此益。

既然修學佛法，必須要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護生，信願念佛，決定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以這些來自我行持，又以這些來化導他人。使得內而家庭眷屬，外而一切有緣之人，共同修習這個法門，共同得到這個利益。

今為汝取法名為慧棟，謂以佛智慧為世棟梁，俾彼無依孤露之人，同得托庇於佛法大屋之下。若肯顧名思義，當可不虛此生此遇矣。

現在為你取法名為慧棟，意思是以佛陀的智慧作為世間的棟梁，使那些孤苦無依的人，共同得以庇護在佛法的大屋之下。如果你肯看到法名就想到其中的含義，必定不虛度此生，也不會浪費了遇到佛法的機緣啊！

且長信所說，均係切要之事。而臨產念觀音聖號，實為

人生第一要事，宜与一切人说之。则以后不但不受苦痛危险，而所生子女，亦得安乐，无诸灾殃。惜世人不知，遂致每每受苦不堪，或致母子双亡，为可哀也。

而且长信中所说的，都是切要的事情。而临产念观音圣号，实在是人生第一要紧的事，应该对一切人说。那么以后不但不会受苦痛危险，而且所生的儿女，也得到安乐，没有诸多灾殃。可惜世人不知道，于是导致每每受苦不堪，或许因而导致母子双亡，实在哀痛。

净土十要，为净土法门最要之书。此次所印，又附数要书要文。得此一书，依之修持，譬如杲日当空，行大王路，一直前去，了无差错。

《净土十要》，是净土法门最要紧的书籍。这次所印的，又附加了一些重要的书籍、重要的文稿。得到这本书，依照来修持，就好像明亮的太阳当空照耀，行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一直向前走，一点没有差错。

门外汉，每每不以书中所说为是，辄求口传心授之秘法。此乃习闻外道口传心授，方能得道之邪说，误认佛法亦如是。可悲可痛，切勿染此邪见。

门外汉，每每不认为书中所说的是对的，动不动就求口传心授的秘法。这是习惯了听外道说口传心授，方才能

够得道的邪说，误认佛法也是如此。可悲可痛，千万不要染上这些邪见。

复于归净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欲学佛，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可。不能为世间贤人善人，何能得佛法真实利益乎。

想要学佛，必须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才可以。若不能成为世间的贤人善人，如何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呢？

汝母既长斋念佛，当将净土宗旨，及修持要义，与汝母说，庶可母子同生莲邦。又须以此普为一切亲朋有缘说，俾大家同沐佛化，同修净业，同生西方也。

你母亲既然长斋念佛，你应当把净土的宗旨，以及修持的要义，对你母亲说，才可以使母子同生莲邦。又应当将这些普遍对一切亲朋好友及有缘人说，使得大家共同沐浴佛陀的教化，共同修习净业，共同往生西方。

汝既学校毕业，处今之世，断不宜出家，况汝母又不许乎。即掩关亦不必。为汝计，或为私塾之师，或为人司

書啟管帳，均可稍得薪水，以資日用。然須認真讀書，俾文字通暢方可。斷不可懶惰懈怠，以致無所成就耳。

你既然從學校畢業，處於當今的世道之中，絕對不宜出家，何況你母親又不允許呢？即使閉關也不必要。為你考慮，或者做一個私塾老師，或者為他人做秘書管帳，都可以稍稍得到一些薪水，來維持日常用度。不過必須認真讀書，使得文字通暢方才可以。千萬不可以懶惰懈怠，以致於無所成就。

法名，即原歸淨二字甚妙。古云，縱然生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果能老实念佛，乘彌陀之願船，歸極樂淨土家鄉，是可預卜。

法名，就是原來的“歸淨”，這二個字就很妙。古人說：縱然生到非非想天，不如西方歸去來。果真能夠老实念佛，乘上彌陀的大願船，那麼回歸到極樂淨土家鄉，是可以預知的。

此乃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若不此是歸，定如貧子，不識故土，不憶慈父，而甘漂泊他鄉，以轉於溝壑也。若不擬不議，一心歸去，始知自性本來清淨，又何處求歸相淨相耶。

這是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如果不以西方為歸，一定如

同乞兒，不認識故土，不記得慈父，而甘心漂泊在他鄉，最終死在溝壑之中啊！如果能不揣度、不疑議，一心歸去，這才知道自性本來清淨，又哪里有歸去的相、清淨的相可求呢？

古又云，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歸淨歸淨，念茲在茲。

古人又說：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歸淨歸淨，要念念不忘。

復宗誠居士書（民國二十二年）

今之學堂，直是一個陷人坑，不陷於黨派中，便陷於自由愛戀，任意冶游。須知人只五六尺一動物耳，而與天地並稱三才，則人之名尊無與等。

現今的學堂，簡直就是一個陷人坑，不是陷入黨派之中，就是陷在自由戀愛，任意嫖妓之中。必須知道人只是五、六尺高的一種動物而已，而能與天地並稱為三才，那麼人的名是尊貴無比的。

名既尊貴，必有可尊貴之實，方可名之為人。否則，便

是衣冠禽兽，以其无有人之气分故也。

名既然尊贵，必定有能够被称为尊贵的真实之处，才可以名为人。否则，就是衣冠禽兽，因为他已经没有人的气分的缘故。

才者，能也。天能生物，地能载物，人能继往圣，开来学，补天地化育之不及，故与天地并称之为三才也。

才，能的意思。天能生养万物，地能承载万物，人能继承以往圣贤之道，开启未来的学人，补足天地化育的不足之处，所以人能够与天地并称为三才啊！

若只知饮食，男女，不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则较禽兽为恶劣。是人也，空得一世人身，绝无一点人气。则一气不来，当堕地狱，经百千劫，了无出期。欲为禽兽，尚不可得，况又得为人乎哉。

如果只知道饮食、男女，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与禽兽相比，更为恶劣。这种人啊，空得一世的人身，绝对没有一点人的气分。那么一口气不来，必当堕入地狱，经百千万劫，没有出离之期。想要做禽兽，还不可得，何况又得人身呢？

汝最初不知此义，闻恶友之诱即冶游。及恶毒已受，疼

痛不堪，好后又行，又发又犯，亦太不知好歹，太无志节矣。

你最初不知道这个义理，听到恶友的引诱就去嫖妓。等到恶毒染身，疼痛不堪，好了之后又去嫖，又发作，又犯病，你也太不知道好歹，太没有志向节操了。

须知男子冶游，与女子偷人，了无高下。世人每以女子偷人为贱，而于男子冶游，则不以为怪，此皆不知人之名义，所以有此恶劣知见也。

必须知道男子嫖妓，与女子偷人，没有高低之分。世间人每每认为女子偷人是下贱，而对于男子嫖妓，就不以为怪，这都是不知道人的名义，所以才有这样恶劣的知见啊！

幸汝以屡次受苦，始知回头，亦是宿世善根所使。而光又详说所以者，恐汝此心未死，后来或复蹈此覆辙。

幸亏你因为屡次受苦，才知道回头，也是宿世善根所使。而我又详细说明原因，是恐怕你的这个心还没有完全死，将来或许又重蹈覆辙。

故欲使知人名尊贵，而不致自暴自弃。并以此劝谕一切青年男女，同凛人之尊贵名称。实行敦伦尽分，闲邪存

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世善。又復發菩提心，普利自他，同皆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以修出世之善，是則可名為人。

所以想使你知道人這個名的尊貴，而不致於自暴自棄。並以此來勸諭一切青年男女，共同敬畏人這個尊貴的名稱。實行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世間善法。又再發起菩提心，普遍利益自己和他人，共同都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來修習出世間的善法，這樣才可以名為人。

雖不能繼往開來，參贊天地之化育，如古聖賢。然亦有少分繼往開來參贊之功德。則人之名方有實際，不成空談。

雖然不能繼承前人的事業，開辟未來的道路，協助天地的教化培育，如古時的聖賢。然而也有少分繼往開來、參贊化育的功德。那麼人這個名稱，才有實際，不會成為空談。

今為汝取法名為宗誠。宗，主也，本也。謂以真實至誠，自行化他，不使有一絲毫虛假，及惡劣念頭，以至孤負人之一字也。

現今為你取法名為宗誠。宗，主的意思，本的意思。就

是以真實至誠，自行化他，不使有一絲毫虛假，以及惡劣的念頭，以至於辜負人這個字啊！

五戒且先自持，既能真持，久之，則受又有何難。倘心仍猶豫，是則名為兒戲，不但汝自罪過，光亦同得罪過。

五戒暫且先自己守持，既然能夠真正守持，時間久了，那麼受五戒，又有什么困難。倘若內心仍然猶豫，这样就名為兒戲，不但你自己有罪過，我也同樣得罪過。

復許慧舫居士書（民國二十二年）

汝之病，乃宿世或現生，有害人性命之事。此業不消，病決難好。現在吃藥無效，即可不吃。但息心念佛，念觀世音，以期超度怨家。念佛雖不見效，仍有利益，不可與吃藥同作一例。

你的病，是宿世或者這一生，有害人性命的事所造成的。這個業障不消，病肯定很難好。現在吃藥沒有效，就可以不吃了。只要息心念佛，念觀世音菩薩，以期望超度怨家。念佛雖然不見效，但仍然有利益，不可以與吃藥一樣來做類比。

汝家計如何，若无財力，则自己至誠懇切念佛。当生慚愧心，不可生憤恨心。生慚愧，则怨家之怨恨可解。生憤恨，则是欲解而更結矣。以彼怀恨相報，汝又怀恨彼報，则愈結愈深，莫可如何矣。此系解怨釋結之最上一著。

你的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如果没有財力，则可自己至誠懇切念佛。应当生起慚愧心，不可以生憤恨心。生慚愧心，那么怨家的怨恨就可以解除；生憤恨心，则是想要解开怨結，反而結得更深了。因为他怀恨來報仇，你又怀恨他来報仇，那么仇恨愈結愈深，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是解怨釋結的最高一著。

如家計尚丰，或可于灵岩山打一佛七，或請十五，二十，三十人，均可。灵岩为江浙第一認真办道之处，常年念佛，与普通打佛七同。有施主求若干人打七，仍是照常念佛，不过于佛前，牌位前，多三次回向而已。

如果家中经济条件较好，或者可以在灵岩山寺打一个佛七，或者請十五、二十、三十人，都可以。灵岩山寺是江浙一带第一認真办道的地方，常年念佛，与普通打佛七相同。有施主來求若干人打佛七，仍是照常念佛，不过在佛前，牌位前，多了三次的回向而已。

无论打七者，不打七者，通同一样念。不过请若干人，即得若干人之功德耳。现念佛堂有三十余人。若打七，当供一解怨释结之纸牌位，圆满则焚化之。

无论打七，还是不打七，通同一样念佛。不过你请多少人，就得到多少人念佛的功德罢了。现在念佛堂有三十多个人。如果打七，应当供一个解怨释结的纸牌位，打七圆满这一天加以焚化。

若自己供长生禄位牌位，则做一木牌位，永供念佛堂中，则加五十圆，不做，则按人十圆。如十五人，即一百五十圆，三十人，即三百圆。此非为灵岩拉佛七，以汝病体重，故不妨说此办法耳。汝自斟酌，若无力，则不必强勉。

如果是自己供长生禄位牌位，就做一个木制牌位，永远供在念佛堂中，那么另外加五十圆，不做，就按每个人十圆。如果是十五个人，就是一百五十圆，三十个人，就是三百圆。这不是为灵岩山寺拉佛七，因为你的病很重，所以不妨说出这个办法而已。你自己斟酌，如果没有经济能力，就不必勉强。

今为汝寄净土五经二本，汝与妇同得受持，此可作常时读诵本。又灵岩去年重修大工，今碑已刻成，拓出，今

寄一張，閱之，可知其修持之概耳。至于光之隨便所說，何必集錄。文鈔，嘉言錄已可為法，何必求多乎。

現今為你寄《淨土五經》二本，你與你妻子共同受持，這些經書可以作為平常的讀誦本。再者，靈岩山寺去年重修大工程，如今石碑已經刻成，拓印出來，現今寄一張給你，看一看，可以知道其中修持的概況了。至于我隨便所說的，何必集錄。《文鈔》、《嘉言錄》已經可以作為法則，又何必求多呢？

至于某某外道，所偽造之書，吾人只好任彼所為，各行各道。若與彼盲無目者辨別黑白，彼何能自知其非，反惹彼生謗讟（dú）耳。譬如狗子吃屎，彼自謂香美。若與彼說是臭惡，彼決不肯信，反謂說者不知好惡。

至于某某外道，所偽造的書，我們只好隨任他去，各走各的道。如果與那些盲而無目的人辨別黑白，他們如何能知道自己的錯誤，反而招惹他們生起誹謗。譬如狗子吃屎，它自己認為很香美。如果對它說，這是臭惡，它決定不肯相信，反而認為說的人不知道好惡。

當今之世，大家完全在黑暗中，越學問大，越糊塗。往者，程子朱子之學問人品，可謂很大很高，而且極力破斥因果輪回，謂為佛借此以騙愚夫愚婦耳。

当今的世界，大家完全在黑暗中，越是学问大，就越糊涂。过去，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的学问人品，可说是很大很高，但他们极力破斥因果轮回，认为是佛教借此来骗取愚夫愚妇的信仰。

此种话，即是提倡破坏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者之大根据。知此，益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矣。今之有学问者，又何足道。

这种话，就是提倡破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大根据。知道这些，更加应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了。现今有学问的人，又哪里值得谈论呢？

复殷德增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欲以读诵大乘，助其净业，非真有深明净土之正知见不可。否则，便以经教中高深玄妙之法门是尚，于净土法门，完全视作愚夫妇之修持。

想以读诵大乘经典，来帮助自己成就净业，一定要真有深明净土的正知见才可以。否则，就会崇尚经教中高深玄妙的法门，对于净土法门，完全看作是愚夫愚妇的修持。

近来之讲华严，讲法相者，多破净土。湖南某，深知净

土，尚極力提倡。因学法相宗，后之所说，皆是谤佛谤法谤僧。

近来讲华严宗（又称贤首宗），讲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慈恩宗）的人，大多破斥净土。湖南某人，深知净土，尚且极力提倡。但他因为学了法相宗，之后所说的，都是谤佛、谤法、谤僧的话。

汝发此种大心，颇为难得，但未必不随经教知识所转。不转，则可谓佛之真子。转，则或成舍易取难，或成湖南某派，则呜呼哀哉矣。

你发这种大心，很难得，但未必不会随着经教知识所转。不被转，则可以说是佛陀的真正弟子；被转，这或许就成了舍弃容易的法门，而取用困难的法门，或许成为湖南的某派，那就呜呼哀哉了。

往年一法师，以念佛为卖五香豆，以讲经为开银行。又以念佛为饭里参沙，将何以吃。是知非有大善根，不能深信此法。为汝说此，使汝于未发足前，先将南针认定。否则，大通家或可冒充，了生死恐难做到矣。

从前有一位法师，将念佛当作卖五香豆，将讲经当作开银行。又认为念佛是饭里掺沙，将如何吃呢？所以要知道，如果不是有大善根，不能深信此法。为你说这些，

是让你在还没有出发之前，先将指南针的方向认定。否则，大通家或许可以冒充一下，想了生死恐怕就难以做到了。

念弥陀，亦可作恃怙。念观音，亦可得往生西方。但取其诚则有感，何竟作此种崖板会计乎。观音，是弥陀法王子，辅弼弥陀，度脱众生，是一家事，不是各别门庭。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作为依靠。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往生西方。只取他的至诚心，就会有感应，为何竟然作这种呆板的领会计虑呢？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法王子，辅助阿弥陀佛，度脱众生，这是一家的事务，不是各自有别的门庭。

复郑慧洪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现今世道陵夷，在家修行好，出家反多障碍，切勿萌子女愿了出家之念。汝父于此劫浊之中，不知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痴痴然，欲参禅明心见性。

当今的世道渐渐衰颓，在家修行更好，出家反而会有许多障碍，千万不要萌生做子女的应愿意圆了父亲出家这一念头。你父亲在这个劫浊之中，不知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痴心一片，想要参禅明心见性。

須知彼所參者非禪，乃文字知見，參到老，于禪了无所干。即令真得禪宗明心見性之實益，其去了生死，尚大遠在。以煩惱惑業未斷，悟是悟，生死是生死。若謂明心見性，即无生死可得，此系門外漢，与狂禪者之所謬認者。然現時誰是明心見性之人。

應該知道他所參的，不是禪，而是文字知見，參到老，与禪法一點都不相干。即使真的得到禪宗明心見性的實際利益，距離了生死，還遠的很。因為煩惱惑業沒有斷除，開悟是開悟了，生死還是生死。如果認為明心見性，就沒有生死可得，這是門外漢，是狂禪人的錯誤認識。然而，現在這個時代，連明心見性的人也不知有誰。

淨土法門，全仗佛力，詳看嘉言錄，文鈔，依之而行，決定可以往生西方。去秋，淨土十要印出，此為淨土法門最要之書。年底，佛學救劫編印出，尚未寄來。待來，當為寄三几包。

淨土法門，全仗佛力，詳細看《嘉言錄》、《文鈔》，依照着修行，決定可以往生西方。去年秋天，《淨土十要》印出來了，這本書是淨土法門中最重要的一書。去年年底，《佛學救劫編》印出來，還沒有寄來，等到寄來了，當會給你寄三几包。

依之而修，较比亲近善知识为稳当。若不自量，来江浙遍访高人，或竟将此信心被高人打破。则禅既无望，净又不信，前途茫茫，将趣何所。

依照这些经书来修持，比亲近善知识更为稳当。如果不自量力，来到江苏、浙江遍访高人，最后，这个学禅的信心可能会被高人打破。那么禅悟既没有希望，净土又不相信，前途茫茫，将往哪里去呢？

今之欲亲近善知识者，须先知禅净之所以。否则，十有八九，由善知识破坏净土善根，尚自器器得意，谓得正法，良可痛叹。

现今想要亲近善知识的话，必须先知道禅宗净土宗的所以然。否则，十有八九，由于善知识而破坏净土的善根，自己还傲慢得意，认为得到正法，实在是悲痛可叹。

光今年决不出关。明年若清凉，峨眉，九华，灵岩，四部山志了结，当觅一人不知之处，以终余年。祈与汝父说此意。又小儿当认真教训，切不可溺爱娇惯。

我今年决不会出关。明年如果《清凉山志》、《峨眉山志》、《九华山志》、《灵岩山志》，这四部山志修治完毕，当会找一个他人不知道的地方，来度过剩下的日

子。请对你父亲说明此意。又，对小孩子应当认真教训，千万不可以溺爱骄惯。

与赵奉之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昨接张文理函，言居士近来念佛颇恳切，以未见不慧为憾。不慧业力凡夫，见之无益。肯依嘉言录修持，则胜似见面多多矣。

昨天接到张文理的信，说居士近来念佛很是恳切，但因为我没有见到我而感到遗憾。我是一个业力凡夫，见了没什么利益。如果肯依照《嘉言录》来修持，那么就胜过和我见面太多了。

今为居士寄文钞，十要，圣贤录各一部。饬终津梁，正信录各一本。有此诸书，自行化他，足有余裕。

现在为居士寄《文钞》、《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各一部。《饬终津梁》、《正信录》各一本。有这些书籍，自己行持，化导他人，绰绰有余了。

六十七岁老人，亦不必又去研究别种经典。但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自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

六十七岁的老人，也不必再去研究其它种类的经典。只要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自然可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

其余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方可了生脱死。念佛法门，但具信愿，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其间难易，奚啻天渊。

其余一切法门，都是依仗自力，断惑证真，才可以了生脱死。念佛法门，只要具足信愿，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其中的难易程度，何止天渊之别。

祈认真修持，又须令眷属同念，按饬终津梁，说临终助念之利益，破坏之祸害，使彼等念熟听熟。待汝临终，则可大家相助。否则，必定大家相破坏矣。

希望你认真修持，又应当让家中眷属共同念佛，按照《饬终津梁》，对他们说临终助念的利益，破坏正念的祸害，使他们念熟听熟。等到你临终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否则，必定被大家破坏啊！

光老矣，目力甚衰，又有迫不容缓之三山志。已于月初，拒绝一切，以后切勿来信。

我老了，视力很是衰弱，又有迫不容缓的峨嵋、九华、灵岩，这三本山志书要整理。已经在月初，拒绝一切外

緣，以後千萬不要再來信。

文鈔，為淨土入門之書。十要，為至深至切之典。聖賢錄，為古人已得之榜樣。有此諸書，又有何欠，而復以一函問法乎。

《文鈔》，是淨土入門的書。《淨土十要》，是道理極為深切的經典。《淨土聖賢錄》，是古人已得往生的榜樣。有了這些書，還有什麼欠缺，而又要來一封信問法呢？

與陳慧恭居士書（民國二十二年）

誠之所至，金石為開，況仗三寶之力乎。居士果能詳看各書，將來當有成就。否則，便成一无恒之狂人矣。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何況是依仗三寶之力呢？居士果真能夠詳細閱看各種書籍，將來應該會有所成就。否則，就成為一個沒有恒心的狂人了。

在家人念蒙山，有何不可，此系普結孤魂緣者。小則蒙山，中則焰口，大則水陸，同是一事。

在家人念蒙山，有什麼不可以的，這是普結孤魂善緣。小的來說，是放蒙山，中等是放焰口，大的施食就是水陸，同是一件事。

常结孤魂缘，则常吉祥矣。人不敢念者，意恐招鬼。不知鬼与人混处，无地无鬼，即不招鬼，谁家无鬼乎。

常常与孤魂结善缘，就会常常吉祥啊！一般人不敢念蒙山，心中认为恐怕招来鬼。不知道鬼与人混合同处，没有地方是没有鬼的。即使不招鬼，谁家又没有鬼呢？

鬼比人当多百千倍，人若怕鬼，当积德行善，则鬼便敬而护之。人若做暗昧事，鬼便争相揶揄，故难吉祥。人若知此，虽在暗室，亦不敢起坏念头，况坏事乎。

鬼比人应当多了百千倍。人如果怕鬼，应该积德行善，那么鬼就尊敬而拥护你。人如果做了不可告人的事，鬼就争相戏弄，所以很难吉祥。人如果知道这些事情，虽然在暗室无人之处，也不敢生起坏的念头，何况去做坏事呢？

此种鬼，乃善鬼，人来则让开，人去则又遍占其地。若厉鬼发现，则有大不吉祥。放蒙山，若至诚，虽厉鬼，亦当谨遵佛敕，不复为厉。

这种鬼，是善鬼，人来了就让开，人离开，就又遍布占满那个地方。如果是厉鬼显现，就大不吉祥。放蒙山，如果至诚去做，虽然是厉鬼，也会谨遵佛敕，不再为厉。

是以凡怨業病，醫不能愈者，至誠念佛，念觀音，即可速愈，乃怨鬼蒙念佛恩，得生善道而去耳。

所以凡是怨業病，醫生不能治好的，至誠念佛，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即可快速痊愈，這是怨鬼承蒙念佛之恩，得生善道而離開了。

可知人人面前，常有許多善鬼，或惡鬼。怕鬼之人，當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所有之鬼，通成護衛之人矣。此鬼唯恐不多，越多越好，用怕作麼。

由此可知在每個人的面前，常常有許多善鬼，或者惡鬼。怕鬼的人，應當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所有的鬼，通通成為護衛之人了。這種鬼唯恐不多，越多越好，害怕作什麼？

汝妻發心皈依，今為取法名為慧雅。雅者，正也。能一心念佛，不生來生人天福報之妄想，方為依佛智慧之正慧，故曰慧雅。

你妻子發心皈依，現為她取法名為慧雅。雅是正的意思。能夠一心念佛，不生來生得人天福報的妄想，才是依佛智慧的正慧，所以名慧雅。

三女逢春，法名宗贞。宗，主也。贞，正也。春为一岁之首，贞为乾德之终。乾卦云，乾，元，亨，利，贞。孔子释之曰，贞者，事之幹也。此贞字，义理深广，非止以女守身为贞也。凡一切人，所作所为，得其大体，皆名为贞。

三女儿陈逢春，法名宗贞。宗：主的意思。贞：正的意思。春是一年的开始，贞是乾德的终结。乾卦说：“乾（象征天）：元始，亨通，有利，贞正。”孔子解释说：贞，是一切事物的主干，是事业成功的根本。这个“贞”字，义理很深广，不是只以女子守身作为“贞”的含义。凡是一切人，他的所作所为，得到大体，都称为贞。

逢春果能恪守本分，以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将来相夫教子，俾夫与子女，皆为贤善，方为宗贞之实义。方与岁首之春，乾德之贞相合。便是女流师范，闺闾母仪，其为荣也，何能逾焉。祈慧察，与彼说之。

陈逢春果真能够恪守本分，来落实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将来相夫教子，使得丈夫与子女，都成为贤善之人，才是“宗贞”的真实义，才与一年之首的春，乾德的贞相符合。这就是女子的模范，闺门的典型，这个荣耀，有什么能超过的呢？请用智慧体察，对她说明。

复张纯一居士书

令友陈敦复夫妇，敦行孝友，复能笃信佛法，精修净业，洵为今时不多见之人。今欲皈依，并受五戒，必要认清净土法门宗旨，庶可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

你的朋友陈敦复夫妇，切实履行孝亲友悌，又能深信佛法，精进修习净业，实在是当今之时，不可多见的人。现今想要皈依，并受五戒，必须要认清净土法门的宗旨，才可以在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

须知净土法门，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宗旨。世人每每以此为平常无奇，遂以宗门参究之法为殊胜，而注重于开悟，不注重信愿求生。美其名，曰禅净双修。究其实，则完全是无禅无净土。

要知道净土法门，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宗旨。世间人常常认为净土法门平常无奇，于是便认为禅宗的参究之法殊胜，因而注重开悟，不注重信愿求往生。美其名曰禅净双修，实际上，则完全是无禅无净土。

何以言之，不到大彻大悟，不名有禅。今之参禅者，谁是真到大彻大悟地位。由注重于参，遂将西方依正庄严，

通通会归自心，则信愿求生之念毫无。虽名之曰念佛，实则与念佛之道相反。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到大彻大悟，不见到自性，不能算是有禅。而当今参禅的人，谁真正到了大彻大悟的地位？由于注重于参究，于是将西方依正庄严，通通会归到自心，那么信愿求生的念头，丝毫没有。虽然名为念佛，实际上与念佛之道相反。

或又高张其辞曰，念实相佛。实相虽为诸法之本，凡夫业障深重，何能做到。弄到归宗，禅也靠不住，净也靠不住。

或者又说大话，说：我是念实相佛。实相，虽然是诸法之本，但是凡夫业障深重，怎么能做到实相念佛？弄到最后归宗，禅也靠不住，净也靠不住。

仗自力，即到大彻大悟地位，以惑业未断，不能了生死。未悟到大彻者，更不须论。仗佛力，须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方可。以一向以西方净土，无量寿，无量光，一一通会归自心。而自心只是徒执其名，未证其实。

依仗自力，即使到大彻大悟的地位，因为惑业未断，不能了生死。没有到大彻大悟地位的人，就更不必说了。

依仗佛力，必须具足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方才可

以了生 死。虽然西方净土无量寿无量光，一一都在自心中，然而自心只是徒然执着这个名字，并没有真实证得这个自心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境界。

西方之佛，无感不能有应。自心之佛，在因无有威德。世之好高务胜者，每每皆成弄巧成拙，求升反坠。而知识欲人以圆融见称，亦绝不肯作如是说。致如来以大慈悲心，欲令一切众生，现生即了生死，而依旧不能了。

西方阿弥陀佛，众生无感，佛不能有应。而自心之佛，在因地上，无有威德。所以世间好高骛远的人，常常都是弄巧成拙，欲求上升反而坠落。而有些善知识，想要他人以圆融来称誉自己，也绝对不肯如是劝说。这样一来致使如来“要让一切众生，现生即了生死”的大慈悲心落空，众生依旧不能了却生死。

此生既不能了，将来或可能了，而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轮回六道中者，当居多数也。如真能识得此种利害，再息心看净土各经书，方知此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其大无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此以成始成终也。

此生既然不能了，将来或许能了，然而尘沙劫又尘沙劫，仍然在轮回六道中的人，应当占大多数啊！如果真的能

够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再专心看净土的各种经书，才知道这个念佛求生西方的法门，广大没有边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依靠此念佛法门而成始成终啊！

今为敦复，取法名为慧复。谓以佛智慧所说之净土法门，自行化他，各各皆得复本心源也。

现在为陈敦复，取法名为慧复。就是以佛智慧所说的净土法门，自行化他，各各都得以恢复本体心源。

为其妻郑含章，取法名为慧章。谓依佛所说之净土法门自行，复以教诲儿女，以及一切坤伦，俾二妃三太，韦提希之道，大明于今，故名慧章。

为他的妻子郑含章，取法名为慧章。就是依佛所说的净土法门，自己行持，又以此教诲儿女，以及一切女同胞，使得娥皇、女英二妃，太姜、太任、太姒三太，韦提希夫人的贤淑之道，于今天大加彰显，所以名为慧章。

吾常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盖以母贤，则儿女皆贤。在胎则禀母之气，幼时则观母之行，闻母之言，已熏陶于读书之前。及其读书，则一一措之躬行，而为贤人善人故也。

我常常说：治国平天下的权柄，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实在因为母亲贤良，则儿女都会贤良。在胎中之时就禀受母亲的气质，幼小的时候，就观察母亲的行为，听闻母亲的言语，在上学读书之前就已被熏陶。等到上学读书后，则一一落实亲身实践，而成为贤人善人的缘故。

又曰，教子为治天下之本，而教女为尤要。以无贤女，则无贤妻贤母，因之亦无贤人矣。

我又说：教育子女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而教好女儿尤其重要。因为没有贤女，就没有贤妻贤母，因此也就没有贤人了啊！

今不于净土法门指示，而泛言于此者，以期人人各知务本也。此本既立，一切世出世间道理，均得恢复彰显矣。

现在不在净土法门上来指示，而泛泛说到这些，是期望每个人，各各知道致力于根本！这个根本既然建立，一切世出世间的道理，都得以恢复彰显了！

今为彼寄净土经书二包，息心读之，其修法利益，固不在光之多说也。五戒，无论受与不受，皆当严持。

现在为他们寄净土经书二包，如果专心阅读，其中修法的利益，就不须我多说了。五戒，无论受或者不受，都

应当严格守持。

以前之杀盗淫妄四条，名为性戒，即不闻戒名之人，犯之亦有罪过。而受戒者犯之，则成两重，于本罪外，又加一犯戒罪过。故曰，一切人皆须严持。

因为前面的杀、盗、淫、妄四条戒，称为性戒，即使没有听过戒名的人，违犯了，也有罪过。而受戒的人犯了，就成为两重罪，在本罪之外，又加上一条犯戒的罪过。所以说：一切人都须要严格守持。

饮酒，名遮戒，未受戒，饮无罪。受戒后饮，只一犯戒罪耳。祈慧察，并令彼夫妻阅之。

饮酒，名为遮戒，没有受戒，饮酒没有罪。受戒之后饮酒，只有一条犯戒罪。请智慧体察，并让他们夫妻二人看到这封信。

复营口徐永业先生书（民国二十四年）

阅来书，知先生是大有心人，惜于光序，未能详阅，故于无可疑而生疑。又援普陀为例，亦是不可为例之例。

阅读来信，知道先生是个很有心的人，可惜对于我的序文，没能详细阅读，所以在无可怀疑之处，却生起了疑

惑。又援引普陀山作为例子，也是不可作为例子的例子。

普陀之地，虽非天竺之南海，观音，固是一观音。前人皆取华严善财南参以发挥，光何得立异以为不可乎。

普陀山这个地方，虽然不是印度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固然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前人都是采取《华严经》中善财童子向南参访来加以发挥，我怎么能标新立异，认为不可以呢？

若如阁下所说，随在何处有观音庙，凡非其地之事迹，均不可引矣。菩萨住处品，先说四方，次说四维，则西南方，不可以震旦之西南为据。

如果如你所说，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有观音庙，凡不是这个地方的事迹，都不可以引用了。《华严经·菩萨住处品》，先说东、南、西、北四方，其次说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维，那么西南方（经中所说的光明山），不可以中国的西南（峨眉山）作为依据。

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何可以贤胜为普贤乎。不知普贤之德，随处皆可为道场，固不在经有明文与否。若硬讹引，反成诬经。此非启人正信，乃启人邪见，由兹疑经疑圣也。

《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中说“现有菩萨，名曰贤胜”，又怎么可以将贤胜菩萨，认作是普贤菩萨呢？不知道以普贤菩萨的大威德，随处都可以成为道场，故不在经中是否有明文指明（何处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如果是硬要讹引（错把《华严经》中的“光明山”讹作我国的峨眉山；错把《华严经》中的“贤胜菩萨”讹作普贤菩萨），反而成为诬蔑佛经。这不是开启他人的正信，而是开启他人的邪见，由此怀疑佛经，怀疑圣人（释迦牟尼佛）啊！

祈息心详阅原序，则群疑自释。若谓不然，则随阁下作何议论，光不过问。光老矣，目力精神，均已不给，已于去冬十一月，联登新，申，半月刊各报，拒绝一切信札差事。此后祈勿来信，来决不复。

请专心详细阅读原书序文，那么一切疑惑自然释怀。如果认为不对，那么随任阁下作什么议论，我不过问。我老了，视力精神，都已经不足，已经在去年冬天十一月份，联合登在《时事新报》、《申报》、《佛学半月刊》各种报纸上，拒绝一切信件差事。此后请不要来信，来了也决不回信。

【注：】

印祖针对一些人错把《华严经》中提到的“光明山”认作是我国的峨眉山；错把经中提到的“贤胜菩萨”认作是普贤菩萨。在《重修峨眉山志序》中说到“而一班不知菩萨德相者，欲借经言以见重，谬引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夫如来在天竺之中，摩竭提国，成等正觉，说华严经，凡历七处，而有九会。初会，即在菩提场说，二会，七会，八会，皆在普光明殿说，此殿亦在菩提场中。菩萨住处品，乃第七会所说之一品。先说东，南，西，北之四方，次说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之四维，方位次第，井然不乱。彼见有光明山三字，遂谓此西南方，指震旦国之峨眉，在中国之西南。于现有菩萨，名曰贤胜，妄加注曰，即普贤也。普贤亦名遍吉，未见又名贤胜也。” 由此可知经中提到的“光明山”（即本文中提到的西南方）并不是指我国的峨眉山（即本文中提到的震旦之西南）。经中提到的“贤胜菩萨”也不是普贤菩萨。

复郁智朗居士书

语云，富翁不知贫人之苦，壮夫不知老人之苦。汝意光之拒绝，不过为静修耳，不知真是目力精神不给耳。只汝之来函，并此回字，乃手眼二镜并用，方能看写。雪白纸耀目，一字不能写。

俗话说：富翁不知贫人的苦，壮士不知老人的苦。你的意思是我拒绝外缘，不过是为了自己静修而已，却不知道我真是视力精神不足。就你这封来信，以及这封回信，我都是手镜（放大镜）、眼镜二个镜子一并使用，才能够看清书写。雪白的纸太耀眼，一个字也不能写。

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不自量，或致著魔。须知往生净土，全仗信愿。有信愿，即未得三昧，未得一心不乱，亦可往生。

念佛三昧，也不容易得，如果不自量力，或许导致著魔。必须知道往生净土，全仗信愿。有信愿，即使没有得念佛三昧，没有得一心不乱，也可以往生。

且莫只以一心不乱，及得念佛三昧为志事，不复以信愿，净念为事（都摄六根而念，为净念。念佛时，常听自己念佛音声，即是都摄六根之下手处。切须注意）。或恐

志大言大，未得实益，由不注重信愿，不能与佛感应道交，仍在此五浊恶世中，做苦众生耳。

不要只以一心不乱，以及得念佛三昧作为志向，而不再以信愿、净念作为事务（都摄六根而念佛，这是净念。念佛时，常听自己念佛的音声，就是都摄六根的下手之处。千万要注意）。或者恐怕志向大、口气大，没能得到真实利益，又由于不注重信愿念佛，不能与佛感应道交，仍然在这个五浊恶世之中，做一个苦海众生罢了。

所言蕩益警策，当请善书者，写作恭楷大字，张之庭壁，以发起一切人之信心，实为要义。至祈另作警策，文钞中所说，均不足以警策乎。

所说的蕩益大师的警策语，应当请善长书法的人，写成工整楷书的大字，张贴在门庭墙壁上，来发起一切人的信心，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道理。至于请我另外写警策语，《文钞》中所说的，难道都不足以作警策语吗？

现在时局，危岌之极，当劝家属老幼人等，同念南无阿弥陀佛，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作预防之计。否则，祸来时，避无可避，防无可防，为之奈何。

现在的时局，危急到了极点，应当劝家属老幼人等，同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作为预防之计。否则，灾祸来的时候，无法躲避，无法防范，那该如何是好？

当以此语，与一切有知见之人说之，庶令闻者，种出世之善根。此后切勿来信，凡题跋校勘，概不能应酬。

应当将这些话，对一切有知见的人来说，使得听闻的人，种下出世的善根。以后千万不要来信，凡是题跋校勘等事，一概不能应酬。

复昆明萧长佑居士书

堪舆家言，何可为准。若如所说，则富贵之人，永远富贵，何以高门每出饿殍（piǎo）乎。

风水师的话，怎么可以作为准则呢？如果如他所说，那么富贵的人家，就会永远富贵，为什么高门大户常常有饿死的人呢？

世之最有力能得好地好宅者，莫如皇帝，何皇帝每多寿短。自汉以来，无有过四百年者。贫人众苦交集，又欲得吉宅吉穴而不得，是欲免苦，而又自设法以令苦更深远也。

世间最有力量，能够得到好地和好宅的人中，没有超过皇帝的，为什么皇帝大多短寿呢？自汉朝以来，没有一个国运超过四百年的朝代。而那些贫穷的人众苦交集，又想得到好住宅、好墓穴而得不到，这是想要免除痛苦，而又自己设法让苦更深远啊！

汝但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一心念佛，展转劝人。依一函遍复为之劝化，当可业障潜消，善根增长。光为汝忏，何若汝自己竭诚尽敬以自忏之为愈乎。

你只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一心念佛，辗转劝人也这样来行持。依照《一函遍复》来加以劝化，就可以将业障暗中消除，善根增长。我为你忏悔，还不如你自己竭诚尽敬，来自己忏悔为更好啊！

人之将死，务须助念。人之将生，亦须令产妇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傍边照应之人，亦为大声助念，则决无苦痛难产之事。即难产将死，令彼产妇自念，及全家，或在产室，或在别屋同念，亦可不久安然而生。

人临终的时候，必须要有人来帮他助念佛号。胎儿将要出生，也必须让产妇大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旁边照应的人，也要为她大声助念，那么决定没有痛苦难产的事。即使是产妇难产将要死了，令那个产妇自己念，

以及全家，或者在产室，或者在其他屋里的人共同来念，也可以在不久之后，平安地生出孩子。

汝欲转祸为福，当以此一函遍复之事，逢人即说，较彼另修住宅，另移祖坟，为有益无损也。

你想要转祸为福，应当将《一函遍复》中的事情，逢人就说，比你另外修建住宅，另外迁移祖坟，更为有益无损啊！

世人不在心上求福田，而在外境上求福田，每每丧天良以谋人之吉宅吉地，弄至家败人亡，子孙灭绝者，皆堪舆师所惑而致也。

世间人不在心地上求福田，却在外境上求福田，常常丧尽天良来谋取他人的吉宅吉地，弄到家败人亡，子孙灭绝的，都是被风水师迷惑所导致的。

若堪舆师知祸福皆由心造，亦由心转，则便为有益于世之风鉴矣。又堪舆家，人各异见，凡古人今人所看者，彼必不全见许，以显彼知见高超。实则多半是小人之用心，欲借此以欺世盗名耳。

如果风水师知道祸福都是由自心所造，也是由自心所转，则便会有有益于世间的看风水、看相之术。再者，风水先

生中，各人的见解都不相同，凡是古人今人所看过的，他必定不会完全称许同意，以显示他的知见高超。实际上，多半是小人的用心，想要借此来欺世盗名罢了。

试看堪舆之家，谁大发达，彼能为人谋，何不为己谋乎。

光老矣，目力衰极，以后不许再来信，来决不复。

试看风水先生家里，谁家有很大的发达？他能够为别人谋求发达，为何不为自己谋求呢？我老了，视力衰弱到了极点，以后不许再来信，来了也决定不回信。

复湘阴黄颂平居士书

光粥饭僧耳，一向率真，绝不肯虚誉人，亦绝不愿人虚誉己。阁下第一页之文，颇不愿闻，以非我身分，则成莫大之辱矣。

我是个只会吃饭的僧人罢了，一向率直真诚，绝不肯虚妄的赞誉他人，也绝不愿他人虚妄地赞誉自己。阁下第一页的文字，很不愿见到，因为不是我的身分，就成为莫大的耻辱啊！

病由身生，身由业生，当痛加忏悔，以消宿业。又须力戒房事，以免复增。无论何病，不戒房事，决难即愈。

疾病由身体而生，身体由业力而生，应当痛加忏悔，以

消除宿世之业。又必须努力戒除房事，以免疾病再加重。无论什么病，不戒除房事，决定很难快速痊愈。

孔子所谓，父母唯其疾之忧者，以房事为一切病之根本故也。当疾病在身，何须往居士林随众念佛。但在家中，息心静念，最为第一。

孔子所说的：父母特别担忧孩子的疾病，因为房事是一切病的根本的缘故。疾病缠身之时，何必一定要前往居士林随众念佛呢？只管在家中，专心静念，最为第一。

至谓与善知识研究佛理，当身婴重病，只可认真修持。如至诚念佛，并念观音。此时用不著研究，一经研究，反成纷驰。譬如有病，得一灵丹，即以服食为事。不得以先去研究此灵丹系何药所制，何药走何经，治何病，必期于一一了然，方肯服食耶。

至于你所说的，与善知识研究佛理，当身有重病之时，只可以认真修持。例如至诚念佛，以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个时候用不著研究，一经研究，反而成为纷乱奔驰。譬如有病，得到一颗灵丹，就应该以吃下去作为事务。不能先去研究这颗灵丹是什么药制造的，什么药走什么经络，治什么病，必定期望一一全都明了，才肯服药啊！

汝絕未知學解學行之所以然，故不得真實利益。外道名目，累百成千，然其用功，總不外煉丹運氣。即彼令人看經念佛，皆是門庭場面，彼固不以此為道。

你絕對還不知道學習解義、行持的所以然，所以得不到真實的利益。外道的名目，成百上千，然而他們所用的功夫，總不外乎煉丹運氣。即使他們令人看經念佛，都是做個外表的門庭場面，他們固然不以這作為大道。

欲得彼之道，必須懇切至極，夜間獨入其室，關閉門窗，外派巡者，只許一人入室。須先發極惡極慘之咒，若違彼教，定受此種慘報。

想要得到他們的道，必須懇切到極點，夜間獨自進入他的房間，關閉好門窗，外面派巡邏的人，只許一個人進入室內。必須先發極惡毒、極悲慘的咒誓，如果違背他們的教門，必定受這種慘報。

發咒已，為其點竅指穴，或在頭面，或在身中。身中之穴，必須脫去大衣，靠身之衣，撩起而指。此種做作，實皆迷惑人之圈套。

發完毒咒以後，為他點竅指穴，或者在頭面，或者在身上。身上的穴位，就必須脫去大衣，貼身的內衣，撩起

來用手來指。這種做作，實際都是迷惑人的圈套。

而一切外道，最初以——經傳過道，不修即可成。使去秘密而明示于人，不發咒而任人進退，則外道便無立地之根據矣。

而一切外道，最初都宣稱：一旦經過傳道，不修就可以成就。假使去除這些秘密而明白告示於人們，不發毒咒而隨任他人的加入退出，那麼外道就沒有立足的根據了。

佛法無秘密私相授受之事，亦不令人發咒，信則依之而修，不信任彼退出。汝既念佛，尚慮入於外道，是汝完全不知佛法與外道之邪正，但依人而生信心，實未真信。使生真信，但當致力於修持，何得慮外道之多，而或陷入耶。

佛法沒有秘密私自互相授受的事情，也不讓人發毒咒，相信就依着而修，不相信隨任你退出。你雖然念佛了，但還是擔心你進入到外道，這是因為你完全不知道佛法與外道的邪正，而只是依人而生起信心，實際上沒有真信。假使你生起真信，必當努力地修持，哪里需要擔心外道太多，因而或許會陷入呢？

既有宿業嬰惡疾，當吃素念佛，為宿世怨家作超度事。

所言超度，亦不必請僧做佛事，但自己認真懇切至誠念佛，及念觀音耳。且勿謂只念一佛一菩薩，便可愈病乎。

既然有宿世業障，患了惡疾，應當吃素念佛，為宿世的怨家作超度法事。所說的超度，也不必請僧人做佛事，只要自己認真懇切，至誠念佛，以及念觀世音菩薩就好。你不要有疑問，只念一佛一菩薩，就可以治好病嗎？

須知念佛，為佛法中最圓頓直捷之法，其利益超過一切法門。但以心之誠不誠為差等，非法有或靈或不靈也。

必須知道念佛，是佛法中最圓頓、最直捷的法門，這個利益超過一切法門。只是以你的心真誠、不真誠作為差別，而不是這個法時而靈驗，時而不靈驗啊！

與張靜江居士書（民國二十四年）

聞居士久已念佛，不知曾注意於信願求生西方否。

聽說居士很久前就已經開始念佛了，不知道是否曾經對於真信切願求生西方注意過呢？

佛法法門無量，無論大小權實，一切法門，均須以戒定慧，斷貪瞋癡，令其淨盡無餘，方可了生脫死。此則難

如登天，非吾輩具縛凡夫所能希冀。

佛法法門無量，無論大乘、小乘、權教、實教，一切法門，都必須以戒定慧，斷貪瞋痴，令見思惑淨除無余，才可以了生脫死。走這條路，難如登天，不是我們這些具縛凡夫所能夠期望達到的。

若以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則無論功夫淺深，功德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如果以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那麼無論功夫是淺是深，功德是大是小，都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此如坐火輪船過海，但肯上船，即可到於彼岸，乃屬船力，非自己本事。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亦然，完全是佛力，不是自己道力。

這就如同坐輪船渡過大海，只要肯上船，就可以到達彼岸，這是屬於輪船的力量，並非自己的本事。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也是如此，完全是佛力，不是自己的道力。

然一生西方，則生死已了，煩惱不生，已與在此地久用功夫，斷煩惱淨盡了生死者相同。故念佛決定要求生西方，切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

可是一旦生到西方，那麼生死已經了脫，煩惱不再生起，

已经与在这个地方久用功夫，究竟断除烦恼而了生死的人相同。所以念佛决定要求生西方，千万不可以求来生的人天福报。

彼离信愿以教人念佛求开悟之开示，切不可依。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当念佛时，摄耳谛听，即是摄六根之下手处。能志心谛听，与不听而散念，其功德大相悬殊。

那些离开信愿来教人念佛求开悟的开示，千万不可依从。念佛的关键，在于都摄六根。正当念佛之时，收摄耳根仔细听，就是收摄六根的下手之处。能够专心仔细听，与不听而散乱念，功德相差非常悬殊。

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皆可用，皆可得益，有利无弊，宜令一切人皆依此修。本欲详说，以为时无几，恐误归期，故略取要义书之。余详文钞，嘉言录，阅之自可悉知。

这个方法无论上中下根的人都可以用，都可以得到利益，有利无弊，应该让一切人都依照这个方法来修。我本来想要详细说说，因为时日不多，恐怕耽误了归期，所以大略撮取重要大义写出来。其余的详细看《文钞》、《嘉言录》，阅读之后，自然可以全部了知。

复海门理听涛书（七）（民国二十一年）

兹由陈慧昶（chǎng）转来手书，知年未及壮，颇有信心，日诵金刚经数卷，以期忏悔宿业，是诚人生之一大事也。然须志诚恭敬方好，若如汝写字之潦草法，则利益随浮泛之心，而减之多多矣。

现由陈慧昶转来你的信，知道你未到壮年，很有信心，每天读诵《金刚经》好几卷，以期望忏悔宿世业障，这确实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可是必须志诚恭敬才好，如果像你写字这样的潦草法，那么所得利益就随着浮泛的心，而大大减少了。

又汝欲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才。汝原名聪才，聪明而有才，用之于正，则可以希圣希贤，建功立业。用之不正，则可以自误误人，堕三恶道。今日之天灾人祸，皆大多数聪明有才者之所造成。

又者，你想要皈依，现在为你取法名为慧才。你的原名为聪才，聪明而有才华，用在正道上，就可以仰慕效法圣贤，建功立业。如果不用在正道上，就可以自误误人，堕入三恶道。今天的天灾、人祸，都是大多数聪明有才华的人所造成的。

若夫智慧，則便能識邪正，明因果，趨吉避凶，成德達才。有智慧，則才能助道，無智慧，則才能悖德，故名汝以慧才也。

至於智慧，就能夠認識邪正，辨明因果，趨吉避凶，成就品德，通達成才。有智慧，那麼才華就能幫助修道；沒有智慧，那麼才華能違悖道德，所以給你取名為慧才。

汝宜顧名思義，于起心動念處，每為審察，是合智慧否。合則擴而充之，不合即直下消滅，不許再萌。

你應該顧名思義，在起心動念之處，常常加以審察，（這個念頭）是否合乎智慧？符合，就擴大其範圍，充實其內容；不符合，立即當下消滅，不許再萌生。

又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復以化他。能如是者，則為真佛弟子。

又必須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自己以此來行持，又以此來化導他人。能夠如此去做，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況今乃一患難世道，凡內而家庭，父母，兄弟，姊妹，

妻子及与仆婢。外而亲戚，朋友，并一切相识之人。均当令其常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圣号。以为现在履危而安，逢凶化吉之据。将来寿尽，永离生死苦海之方。

何况当今是一个患难的世道，凡是内而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以及仆人、奴婢。外而亲戚、朋友，以及一切相识的人。都应当让他们常念阿弥陀佛，以及观世音菩萨圣号。来作为现在身陷险境，转为平安，逢凶化吉的依据。将来寿命终尽，永离生死苦海的方法。

其念之方法，与其利益，一时不易详说。令慧昶寄嘉言录，及合宜之书，阅之自知。欲得佛法实益，须办十分诚心。持经念佛之事虽同，心之诚有浅深泛切之不同，则其利益，便大相悬殊矣。

其中念佛的方法，与念佛的利益，一时不容易详细说明。我让陈慧昶给你寄《嘉言录》，以及适合你看的书，阅读了之后，自然知道。想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必须具足十分的诚心。持经念佛的事情虽然相同，心的真诚有浅、深、浮泛、真切的不同，那么这其中的利益，就大相悬殊了。

世间事事均须以诚而成，况持经念佛，欲以凡夫身，了生脱死，超登佛国，不诚而能得乎。

世間的每件事，都需要凭借誠心來成就，何況持經念佛，想要以凡夫身，了生脫死，超登佛國，不誠心能夠得到嗎？

● **(其二) 修行人，只取其實行，何須張羅場面，要照相做甚。光一向不喜照相，近有香港佛學會，佛化刊內有光相，一弟子寄十冊來，今為汝寄一本。又揚州張瑞曾所刻藥師經，前寄一包，今為汝寄五本，除自存外，余與四求皈依者。**

● (第二封信) 修行人，只取他真實的行持，何須張羅場面，要照相做什麼。我一向不喜歡照相，近來有香港佛學會的《香海佛化刊》中有我的相片，一位弟子寄來十冊，現在為你寄一本。再有，揚州張瑞曾所刻的《藥師經》，以前寄過一包，現在為你寄五本，除自己存留之外，其餘給四位求皈依的人。

彼等香敬，如數收到。當與彼等說，既皈依佛法，即當照佛法中之淨土法門修，切不可兼帶煉丹運氣等法。此法最易得益，以其仗佛力故也。余皆仗自力，故與此法，相隔天淵。

他們供養的錢，如數收到。應當對他們說，既然皈依佛法，就應當按照佛法中的淨土法門來修持，千萬不可以

兼带着修炼丹运气等方法。净土法门最容易得到利益，因为这是依仗佛力的缘故。其余的法门都是依仗自力，所以与这个法门相比，所得利益就相隔天渊了。

炼丹，乃葆身葆气之法，非了生脱死之法也。即参禅，研教及密宗各法，亦非契机之法。法不契机，如药不投病。唯净土一法，普逗上中下三根之机，若圣若凡，均当修习。切不可闻禅宗，密宗之高超玄妙，而舍此修彼，致了生脱死，永无其日也。

炼丹，是保身保气的方法，不是了生脱死的方法。即使参禅，研究教下以及密宗各个法门，也不是契合我们根机的法门。法门如果不契机，如同药不治这个病。唯有净土法门，普遍契合上中下三种根机，圣者凡夫，都应当修习。千万不可以听闻到禅宗，密宗的高超玄妙，就舍净土而修那些法门，致使了生脱死，永远没有时日了。

现今是一患难世道，无论何人，皆当念佛，念观世音，以为预防。凡刀兵，水火，瘟疫，恶病，怨家，对头等危险，志诚念之，决定不至不可解结。

当今是一个患难的世道，无论什么人，都应当念佛，念观世音菩萨，作为预防。凡是刀兵、水火、瘟疫、蝗灾、恶病、怨家、对头等危险，志诚去念，决定不至于解不

开这个怨结。

即女人临产，尤当志诚朗念观世音圣号，决定无有苦痛。此时不可心中默念，以用力送儿出，若默念，或致受病，切要。即难产之极，已将殒命，念之，亦得立刻安然而生。

女人临产时，尤其应当志诚大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决定没有苦痛。此时不可以在心中默念，因为将孩子生出来要用力，如果默念，或许导致受病，非常要紧。即使是难产到极点，快要丧命了，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也能得以立刻安然而生。

须知从少肯念，便可无有难产之事。即非难产，念亦有大利益。切勿以裸露不净而不敢念，则失利益，而或受苦痛，或致母子双亡也。彼产妇本人念，在旁照应人亦念。家中人在别屋中，亦可为彼产妇念。若人皆知此，世间便无难产，及因产而死之事矣。

要知道从小肯念，就可以没有难产的事。即使不是难产，念了也有大利益。千万不要因为裸露不净而不敢念，就失去利益了，或者遭受苦痛，或者可能导致母子双亡啊！产妇本人要念，在旁照应的人也要念。家中的人在另外屋子里的，也可以为产妇念。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

理，世间就没有难产，以及因为难产而死亡的事情了。

刘温甫，已经七十四岁，当通身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否则，一经错过，不知何劫，方得遇此法门也。其余虽尚未至于甚老，然人命无常，不一定能活到老方死也。余看长信，此不备说，祈各实行是幸。

刘温甫，已经七十四岁，应当完全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否则，一旦错过，就不知在什么劫，才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啊！其余的人，虽然还没有很老，可是人命无常，不一定能活到老才死啊！其余看《一函遍复》的长信，此处不再详说，请各自真实去行持，则很庆幸。

●（其三）贵地信心者多，恐未必真实依佛法修持。须与彼等说，佛法与外道不同。外道专事秘传，用炼丹运气之工夫，绝不以敦伦尽分为事。

●（第三封信）贵地有信心的人很多，但恐怕未必真实依照佛法修持。你须要对他们说，佛法与外道不同。外道专门从事秘密传授，用的是炼丹运气的工夫，绝对不在敦睦人伦、竭尽己分上看重。

又有扶乩降鸾，虽亦劝人为善，究属灵鬼假冒仙佛之名。若不明理，认做真仙真佛临坛，则其错大矣。非绝无一

次是真仙臨壇者，然亦千中難得一次耳。

還有扶乩降鸞（神明附身），雖然也是勸人為善，終究是屬於靈鬼假冒神仙佛菩薩的名字。如果不明白道理，當做是真仙真佛降臨壇場，就大錯特錯了。也不是絕對沒有一次是真的神仙臨壇的，不過也是一千次中，難得有一次。

明末，覺明妙行菩薩，以乩開導佛法，臨去令其永斷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社亦然。此二皆真菩薩，而禁止扶乩。以無甚道力之靈鬼亂說，誤人實深，故菩薩即以扶乩，而禁絕扶乩。

明朝末年，覺明妙行菩薩，以乩文開導佛法，臨走的時候讓他們永遠不要再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社，也是如此。這二位，都是真的菩薩臨壇，但都禁止扶乩。因為沒有什麼道力的靈鬼亂說，貽誤害人實在很深，所以菩薩就以扶乩的方便示現，而禁絕扶乩。

我文鈔中亦曾說及。若有不肯丟外道工夫，及扶乩事業者，切勿令受皈依。以免世人謂佛法與外道無異也。

我在文鈔中也曾經說過，如果有不肯丟棄外道工夫，以及從事扶乩的人，千萬不要讓他來受皈依。以免世人認為佛法與外道沒什麼兩樣。

● (其四) 前函論扶乩之弊，學佛之人，不應預此事。此事多是靈鬼假冒，久則必至誤事。即不誤事，其所述，多是与世人知見相同，而每每與真正道理相背。

● (第四封信) 前面信中分析到扶乩的弊病，學佛的人，不應該參與這種事。扶乩之事大多是靈鬼假冒，久了必定會誤事。即使不誤事，它所說的，大多都是與世間人的知見相同，而每每與真正的道理相違背。

所開名單，不可用紅紙，老眼看不清，甚為吃力。後若再有求皈依者，當與彼說，若曾入外道，并扶乩者，須將以前所行之道，完全拋棄。否則，不為介紹，庶不至以外道為佛法，致無知者，邪正不分，猶然以邪為正也。

所開的名單，不可以用紅紙，我年老眼睛看不清楚，很是吃力。以後如果再有求皈依的人，應當對他說，如果曾經入過外道，以及扶乩的人，必須將以前所行的方法，完全拋棄。否則，不要介紹，才不至于將外道當做是佛法，致使無知的人，邪正不分，仍然以邪法為正法。

今為皈依者各取法名，祈為抄致。又世人愛兒女者，均是害兒女者。不肯教誨學好，一味任性嬌慣，俾好好天姿，均成頑庸敗類，天下由茲而亂，皆此等不知為人父

母者所養成。

現在為皈依的人，各取法名，請你抄給他們。另外，世間人疼愛兒女的，都是禍害兒女的人。不肯教誨他們學好，一味的任性驕慣，使得本來具足好好的天姿，都成為頑鈍昏庸的敗類，天下由此而亂，都是這些不知道怎樣為人父母的人所養成的。

今欲兒女賢善，當于初開知識時，即以因果報應，生死輪回，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理為說，令其實行，則兒女必定為賢人善人。其為榮也，世世無窮。

今天想使兒女賢善，應當在他們最初能夠接受知識的時候，就以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以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事理對他們說，令他們真實去做，那麼兒女必定能成為賢人善人。這個榮耀，世世代代無窮盡。

● **(其五) 少子夭折，人情於此種境界，每起怨尤，生懈怠。須知人生因果複雜，有因故致有果，有果斷非無因。知前因後果，則可不生怨尤。知德能感天，則必不至小有逆境，便懈修心。**

● (第五封信) 小兒子夭折，人之常情在這種情況下，每每生起怨恨責怪，生起懈怠。要知道人生的因果很複雜，有因所以導致有果，有果一定不會沒有前因。知道

前因后果，就可以不生怨恨责怪。知道德行能够感动上天，那么必定不至于有小小的逆境，就懈怠修持的心。

譬如天初热时，或忽大凉。初凉时，或复大热。此乃暂时变动，非常时总如是也。但尽我心以修，不问现境逆顺，若能常如是者，必能永膺多福。

譬如天刚开始热的时候，或许忽然变得很凉；天刚开始凉的时候，或许又有大热，这是暂时的变动，不是常常如此。只要尽我们的心来修，不问现在处境是逆还是顺，如果能够常常如此的话，必定能够永远享有多种福泽。

若因小有不顺，遂谓修持无益，是无知无识者之知见。纵令一生无拂意事，亦难达到尽分乐天地位。果能修持不懈，当必有长寿成德之善子来生。

如果因为有小小的不顺，于是就认为修持没什么利益，这是无知无识人的知见。纵然是在这一生没有不如意的事，也很难达到竭尽本分，乐天知命的地位。果真能够修持不懈，必当会有长寿有德的好儿子来投生。

若不论好歹，唯取其不夭，则刮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一气不来，完全归外国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

如果不论好歹，只要儿子不夭折短命，那些搜刮百姓脂膏的人，将这些钱款存在外国银行，一口气不来，存款完全归外国人，这些人何尝不是当年庆幸得到的不夭折短命的孩子呢？

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致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乎。但当息心念佛，以消罪业而迓吉祥。

这种不成器的儿子如果夭折，是被大德行所感动。由于他的不夭折，致使全国人民遭受涂炭。如果在当时，凡是这种人，全都夭亡了，那么我国何至于无可救药，而等待灭亡呢？只应该专心念佛，来消除罪业而迎接吉祥。

● (其六) 令祖之语录，与山志无干。若塔铭，或传，或有备需之点。至于像，以历代古德，俱无影堂，即寄来，亦不便安顿。以今之灵岩，完全不是承继昔年之灵岩。以兵燹之后，唯留一残塔，余悉灰烬矣。

● (第六封信) 你祖父的语录，与《灵岩山志》无关。像塔铭，或者传文，或许有要备用到的地方。至于像片，因为历代的古德，都没有影堂，即使寄来，也不便安顿。因为今天的灵岩山，完全不是承继过去的灵岩山。因为

兵乱战火之后，只留下了一座残塔，其余的全都化为灰烬了。

况今是净土法门，令祖乃禅宗知识。论寺宇，则无所承继，论法道，则另一门庭。譬如水陆舟车，在归家后则全同，在途路上则各异。今人非大通家，断不可说圆融话，只图好听，致无实益也。

何况现在是净土法门，你祖父是禅宗的知识，论寺庙，没有什么承继；论法道，则是另外一个门庭。譬如水陆舟车，在回到家之后是完全相同的，在路途上，则各有差异。今天的人不是大通家，千万不可说圆融的大话，只图说的好听，导致没有真实利益啊！

储公，乃汉月藏之最高弟子。汉月，欲为古今第一高人，与天童密祖，大相抵牾。宏忍，具德等，同为蔑祖之流。唯储公，尚无此种习气，此诚可令后世之人钦敬者。

弘储法师，是汉月法藏的最高弟子。汉月法藏，想要成为古今的第一高人，与天童密云圆悟祖师，大相抵触。宏忍，具德等人，同样是轻蔑师祖之流。唯有弘储法师，还没有这种习气，这实在可以令后世之人钦敬。

● **(其七) 嘉梦频得，乃宿因现慰所感也。大寺院，即华**

严法会，但以未破烦恼，只见劣相，不见胜相，然亦颇不容易见此境界。

●（第七封信）多次得到好梦，这是宿世善因，现行诚恳所感发。大寺院，即使是华严法会，因没有破除烦恼，所以只能见到粗劣相，不能见到胜妙相，然而也很不容易见到这种境界。

至于长者取水赐饮，乃文殊菩萨，以甘露赐汝也。宜常勉力，庶不负此一番加被之恩德也。

至于长者取水赐给你喝，是文殊菩萨，拿甘露赐给你啊！应该常常努力，才不辜负菩萨这一番加被的恩德啊！

良以博地凡夫，多随境转。故曾子于将死之时，始说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

实在因为博地凡夫，大多随着外境转。所以曾子在将死的时候，才说出《诗经》的句子：战战兢兢，就好像站在深渊旁边，就好像踩在薄冰之上，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可以免于伤害了。

不到临终，尚恐或有陷溺，不敢说此大话。今之好说大话者，皆是绝不在脚跟下用功之狂夫也。

不到臨終，尚且恐怕還會喪失本性，沉迷不悟，不敢說這些大話。今天好說大話的人，都是絕對不願腳踏實地用功的狂妄之人。

令友舌根不利，乃其宿業，念法華固好，念佛，念觀音，亦能消業增慧，不可固執，謂唯念法華方能也。念佛若真至誠，尚能超凡入聖，豈止令舌根通利而已哉。

你朋友舌根不利，這是他的宿業，念《法華經》固然好，念佛，念觀音，也能消除業障，增長智慧，不可固執，認為只有念《法華經》才能消業。念佛如果真的能夠至誠，尚且能夠超凡入聖，豈止僅僅是讓舌根通利而已呢？

復智樂居士書

往生不在識字不識字，只在有信願與無信願。有信願，決定往生，無信願，決不得往生。

往生西方，不在於識字還是不識字，只在於有信願還是沒有信願。有信願，決定往生，沒有信願，決定不能往生。

汝母經咒不能念，當勸令一心念佛。宜吃長素，切勿以

血肉供親為行孝也。此系不知佛法人之迷信。

你母親經咒不能念，應當勸她一心念佛。應該吃長素，千萬不要認為用血肉供奉母親是行孝。這是不懂佛法之人的迷信。

吾人既知食彼之肉，將來亦當以身命還，則此之行孝，直是令親生生世世受人屠宰也。此孝，乃害親于生生世世之孝，可不哀哉。

我們既然知道吃它們的肉，將來也會用身命來還，那麼這樣的行孝，簡直就是讓母親生生世世受人屠宰啊！這個孝，是貽害母親生生世世的孝，能不悲哀嗎？

至欲親往生，當切勸兄弟，姊妹，妻室，兒女，同皆日日陪親念佛。即不陪，亦令常念。使念慣，待親臨終，自然會念。

至於想让母親往生，應當深切勸導兄弟、姐妹、妻室、兒女，共同每天陪着母親念佛。即使不陪，也讓他們常念佛。假使念習慣了，等到母親臨終的時候，他們自然就會念了。

又要詳說助念之利益，破壞之禍害，則方可得其助念之益，不受破壞之害也。余詳一函遍復，及飭終津梁，若

无，向弘化社请。

又要对他们详细说明助念的利益，破坏正念的危害，那么才可以得到这个助念的利益，不受破坏正念的危害啊！其余的详看《一函遍复》，以及《饬终津梁》，如果没有这本书，可以向弘化社请。

与胡作初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数日前，令甥崔澍萍来函，并将阁下与彼之函，亦并寄来，祈光为阁下寄各种书，已令寄矣。

几天前，你外甥崔澍萍来信，并将你写给他的信，也一并寄来，请我为你邮寄各种书，已经让人寄了。

阁下一向有信心，而未遇通人，其所修持，乃外道炼丹运气之法。彼自诩性命双修，为得六祖之真传，实则但是保身之法，了无了生死之气分，彼何知性与命之意义哉。

你一向有信心，但是没有遇到通达佛法的人，你所修持的，是外道炼丹运气的方法。他们自夸性命双修，是得到了六祖的真传，其实那只是保养色身的方法，根本没有了生脱死的气分，他们哪里知道性与命的意义呢？

但世人不知正法，便无由抉择真伪，难免盲从。彼之炼丹运气之法，用之好，则血脉周流，身体强健。用之不如法，则气滞不通，其害非小。

但世间人不知道正法，便没有办法抉择真伪，难免盲目信从。他们所说的炼丹运气的方法，用得好，那么血脉周身流动，身体强健；用得不如法，那么气滞不通，这样危害就不小了。

有许多人，入同善社坐工，以致成痴呆，瘫痪，身体麻木者。皆由其法不善，以冀养身者，反以害身，可不哀哉。

有许多人，进入到同善社运气静坐，以致成了痴呆，瘫痪，身体麻木的人。都是由于这个方法不好，本来希望养身的，反而成了害身了，能不悲哀吗？

详察阁下之病，由于一向好胜，故每每因气受病，此其一。又以天性聪明，故带聪明人习气，致于女色，不加撙节。再加以忿怒之火，不时而起。譬如双斧伐孤树，已危险之极。又用同善社不良善之坐法，则又为病苦之助缘，以致种种现象，皆由之而生。

详细观察你的病症，由于一向争强好胜，所以常常因为

生气而受病，这是一个方面。又因为天性聪明，所以带着聪明人的习气，对于女色，不加节制。再加上忿怒的心火，不时生起。譬如两把斧头砍伐一颗树，已经危险到极点了。又运用同善社中不好的静坐方法，那么又成为病苦的助缘，以致种种现象，都由此而产生。

今若肯依清心寡欲，摄心念佛之法行之，久而久之，宿业消灭，善根增长，一切失眠，鼻梁颤动等，当皆逐渐消灭矣。

现今你如果肯依照清心寡欲，摄心念佛的方法来修行，久而久之，宿业消灭，善根增长，一切失眠，鼻梁颤动等病症，应当都会逐渐消灭了。

当先看嘉言录中修持方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绵绵密密，长时忆念。凡有忿怒，淫欲，好胜，赌气等念，偶尔萌动，即作念云，我念佛人，何可起此种心念乎。

应当先看《嘉言录》中的修持方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绵绵密密，长时忆念。凡有忿怒、淫欲、好胜、赌气等念头，偶尔萌生发动，立即就要这样想：我是一个念佛人，怎么可以生起这样的心念呢？

念起即息，久则凡一切劳神损身之念，皆无由而起。终

日由佛不思議功德，加持身心，敢保不須十日，即見大效。

念头刚生起，就要让它立刻熄灭，久而久之，凡是一切劳神损身的念头，都没有办法生起了。整天由佛陀不可思议的功德，加持自己的身心，敢保不须要十天，就会见到大效果。

若只偶尔念一句两句，便欲见效，则是自欺欺人。虽亦仍有功德，欲即由此愈病，则决不可得。

如果只是偶尔念一句两句，就想要见到效果，则是自欺欺人。虽然也仍然有功德，但想要即刻用这种方法治好病，就决定不可能了。

凡事均以诚为本，修持可不用其诚，而欲得愈病灭苦之利益乎。又若习气深厚，尤当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菩萨救苦心切也。

一切事务都以诚心为根本，修持能不用诚心，就想得到病好灭苦的利益吗？再者，如果习气（淫欲、嗔恚、愚痴等）深厚，尤其应当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菩萨的救苦之心殷切啊！

今附一函遍复，阅之，即可自知。光现在有甚急要之事，

以后不须与光信，如有所商酌，当与澍萍信。然亦不许澍萍再来信，不过彼稍识门径，比阁下明白多矣。

现今附上《一函遍复》，看后，就可以自然知道了。我现在有很紧急重要的事，以后不要给我写信，如果有事商酌，应当给崔澍萍写信。然而也不许崔澍萍再给我来信，不过他稍微识得其中的门径，比你明白的多一些。

与泉州庄慧炬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今之外道，遍世间皆是。以佛法深妙，人莫能知，彼遂窃取佛法之名，而不知其义，遂以炼丹运气保身之法，认做了生脱死之法。且彼等既不知生死因何而有，故瞎造谣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合一处，为得道。

现今的外道，遍世间都是。因为佛法精深微妙，一般人不能知道，那些外道于是窃取佛法的名词，却不知道其中的含义，于是将炼丹运气保养色身的方法，当做了生脱死的方法。况且他们不知道生死是因为什么才有的，所以就瞎造谣言，说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合一处，就是得道了。

实则完全是识神用事，心性真如实际之理体，绝未梦见。尚自诩云，六祖乱传法，法归在家人，僧家无有法。此语不但说之于口，而且笔之于书。以假毁真，以邪为正，无知无识之人，遂被彼所惑。

实际上完全是识神用事，心性真如实际的理体，他们绝对梦都没有梦见过。还自夸说：六祖乱传法，这个法归到在家人手里，出家僧人没有法了。这些话语不但在口头上说，而且还写在书上。以假毁真，以邪为正，无知无识的人，便被他们所迷惑了。

而彼外道能遍传于世者，得力有二种法。一则秘传，谓一得明师真传，不修即成。故神其说曰，老鼠听见，老鼠都会成，雀子听见，雀子都会成。故其传道时，必须在密室中，小声气说，外面尚要派人巡查，恐有盗听者。

而那些外道之所以能够遍传于世间，得力于二种方法。一是秘密传授，说一旦得到明师的真传，不修就可以成就。所以神乎其神地说：老鼠听见，老鼠都会成，麻雀听见，麻雀都会成。所以在他们传道的时候，必须在密室之中，小声密语地说，外面还要派人巡查，恐怕有盗听的人。

二则严示禁令，虽父子夫妇之亲，均不与说，说之必受

天譴。故于未传道前，先令发咒，后若反道，则受如何之惨报。发咒以后方传道，此后纵有知其非者，以其惧咒神，宁死也不敢出此道外而学佛法。

第二就是严格告示禁令，虽然是父子夫妇这样的亲人，都不得对他们说，说了必受天譴。所以在没有传道之前，先令他们发毒咒，以后如果不相信离开这个道门，就会受到怎样怎样的惨报。发了毒咒以后，方才传道，此后纵然有知道这些法不对的人，因为他们害怕毒咒的威神，宁死也不敢走出这个道门之外而来学习佛法。

假使外道去秘传而公开，普令大家同闻，亦不令人发咒，则举世之人，有几个肯入彼道者乎。彼固无道，窃取佛法了生死之名，而实行炼丹运气保身之事，纵令心行清洁，亦不过成仙而已。

假使外道去除秘传而公开传授，普令大家共同听闻，也不让人发毒咒，那么全世界的人，有几个肯加入他们的道门呢？他们固然没什么道，只是窃取佛法了生脱死的名目，而实际上去做炼丹运气保养色身的事情，纵然是内心行持清洁，也不过是成仙而已。

仙之地位，去天尚远，况佛法中之声闻，缘觉，菩萨乎。汝既皈依佛法，当将从前所修外道法，彻底丢在东洋大

海外。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虛此生此遇矣。

仙的地位，距離天人還差很遠，何況是佛法中的聲聞，緣覺，菩薩呢？你既然皈依了佛法，應當將從前所修的外道法，徹底丟到東洋大海之外。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才可以不浪費這一生，這個因緣際遇啊！

與馬星樵醫士書

佛為大醫王，普治眾生身心等病。世間醫士，只能醫身，縱令著手成春，究於其人神識結果，了無所益也。

佛為大醫王，普治眾生身心等病。世間的醫生，只能醫治身體的病，縱然是妙手回春，終究對於這個人的神識結果（色身雖亡，但神識仍會隨著罪福升沉六道），毫無利益啊！

汝既皈依三寶，發菩提心，為人治病，則當於醫身病時，兼寓醫心病法。何以言之，凡屬危險大病，多由宿世現生殺業而得。而有病之人，必須斷絕房事，方可速愈。

你既然皈依三寶，發菩提心，為人治病，那麼應當在醫治身病的同时，兼用醫治心病的方法。為什麼這麼說呢？

凡是屬於危險大病，大多是由於宿世現生的殺業而得的。

而有病的人，必須斷絕房事，才可以快速痊愈。

欲滅宿現殺業，必須戒殺吃素。又復至誠念佛，及念觀音，則必可速愈，且能培德而種善根。倘怨業病，除此治法，斷難痊愈。

想要滅除宿世現生的殺業，必須戒殺吃素。又再至誠念佛，以及念觀世音菩薩，那麼必定可以快速痊愈，而且能培植福德而種下善根。倘若是怨業病，不用這種治療方法，斷然很難痊愈。

其人，與其家父母，妻子，望愈心急，未必不肯依從。倘肯依從，則便種出世善根。從茲生正信心，後或由此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則於彼于汝，均有大益。

這個人，與他家中的父母、妻子、兒女，因為希望他痊愈的心很急切，所以未必不肯依從（而斷絕房事，戒殺吃素，念佛、念觀世音菩薩）。倘肯依從，那么就種下了出世的善根。從此生起正信心，後來或許由此了生脫死，超凡入聖，那麼對於他們，對於你，都有很大的利益。

至於斷欲一事，當以為治病第一要法。無論內症外症，病未十分復原，萬不可沾染房事。一染房事，小病成大，

大病或致立死。

至于断欲这件事，应当作为治病的第一重要方法。无论内症外症，病情还没有完全恢复，千万不可以沾染房事。一旦沾染房事，小病就会转成大病，大病或许导致马上死亡。

或不即死，已种必死之因，欲其不死，亦甚难甚难。纵令不死，或成孱弱废人，决难保其康健。不知自己不善摄养，反说医生无真本事。

或许不会立即死亡，但已经种下了必死的因，想要他不死，也很难很难。纵然不死，或许也会成为一个孱弱的废人，决定很难保住他的健康。不知道这是自己不善于收摄养身，反而说医生没有真本事。

无论男女（处女寡妇不宜说，余俱无碍），均当侃侃凿凿，说其利害，俾彼病易愈，而汝名亦因兹而彰。

无论男女（处女寡妇不适合对她们说，其余的都没有妨碍），都应当理直气壮、真实无伪地叙说其中的利害，使他的病容易痊愈，而你的名声也因此而彰显。

每每医生只知治病，不说病忌，况肯令人改过迁善，以培德积福乎。此是市井唯利是图之负贩心行，非寿世济

人之心行，况能令人因病而得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之无上利益乎。

医生常常只知道治病，而不说病中的禁忌，更何况肯令人改过向善，来培德积福呢？这些都是市井之中唯利是图的奸商的存心和行为，不是济世救人的存心和行为。何况能够令人因为生病的因缘，而得到在生进入圣贤的领域，死后归于极乐莲邦的无上利益呢？

古人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是以称医士曰大国手。世间医士之名已高极，若兼以佛法，则藉此以度众生，行菩萨道，实为一切各业中最要之业。

古人说：不做好宰相，必做好医生。所以称医生为大国手。世间医生的名望已经高到极点了，如果兼以佛法教化，那么藉此来救度众生，行菩萨道，实在是一切各种行业中最重要职业了。

以人于病时，得闻不专求利，志期利人，发菩提心之医士所说，必能令病即愈，自不能不生正信依行也。

因为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能听闻不专求利，而是志期利益他人，且发菩提心的医生所说的话，必定能令他的病很快痊愈，自然不能不生起正信来依教奉行了啊！

欲人取信，切不可计谢礼多寡而生分别。倘富者认真为医，贫者只应酬了事，久之，人皆以谋利而轻之，则所说利人之话，人亦不信从矣。

想要取信于人，千万不可以计虑酬谢礼金的多少而生起分别心。倘若对于有钱的人，就认真为他医治；对于贫穷的人，只是应酬了事，久而久之，他人都会因为你专为谋取利益而轻视你，那么你所说利益他人的话，他人也不会相信听从了啊！

又须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与因果报应之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生死轮回之经六道，有可语者，不妨以有意作无意之闲谈。使闻者，渐渐开通心地，知生死轮回之可畏，幸了生脱死之有法。能如是者，诚可谓即世间法以行佛法，由医身病而愈心病。

又必须遇到父亲讲慈爱的道理，遇到儿子讲孝顺的道理，兄长要友爱弟弟妹妹，弟弟要恭敬哥哥姐姐，丈夫温和，妻子和顺，主人仁爱，仆人忠诚。和因果报应通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生死轮回要经过六道，有可以对他说的人，不妨以有意作无意的闲谈。使得听到的人，渐渐开通心地，知道生死轮回的可怕，庆幸得遇了生脱死的方法。能够这样的话，实在可以说是就着

行世間法而行佛法，由醫治身病而治愈心病。

又現今是一患難世道，天災人禍，常常降作。無論水火，刀兵，飢饉，瘟疫，蟲蝗，旱潦（lào），怨家，對頭等，災患臨頭。但肯至誠懇切，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決定可以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再者，現今是一個患難的世道，天災人禍，常常來臨。無論水火、刀兵、飢饉、瘟疫、蟲蝗、旱潦、怨家、對頭等災患臨頭。只要肯至誠懇切，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決定可以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又女人臨產，念觀世音，決定安然而生，無有苦痛。縱久不能生，將至於死，肯念，則亦即立時而生（要出聲念，不可心里默念。以此時須用力送子出，若默念，必致傷氣受病。旁邊照應之人，亦代彼念。家中人，不在產房，亦宜為念。不拘在產房內，產房外，念之皆有利益也。

再者，女人臨產，念觀世音菩薩，決定安然而生，沒有痛苦。縱然很久都不能生，快要死了，如果肯念，那麼也會立刻而生出（要出聲念，不可在心里默念。因為這個時候必須用力將孩子送出，如果默念，必定導致傷氣受病。旁邊照應的人，也要代她念。家中人，不在產

房的，也要為她念。不論在產房內、產房外，念了都有利益啊！

平常于睡眠，與衣冠不整齊，及未洗滌，并沐浴，抽解，至不潔淨處，均當默念。默念功德仍是一樣，出聲念于儀式不合，非完全不可念也）。

平常在睡眠時，與衣冠不整齊，以及手口沒有洗滌時，以及洗澡，大小便時，到不潔淨的地方，都應當默念。默念的功德仍然是一樣的，出聲念對於儀式不適合，不是完全不可以念）。

世人無知，視此事為畏途。縱平常有信心人，亦不敢教人念，謂裸露不淨，念之得罪。不知此時母子性命相關，菩薩唯以度生為事，此時只取其誠，其裸露不淨，乃出于不得已，非不恭敬特作此相者之可比。肯念，則其子即生，不但無罪過，且令母子同種善根（此見藥師經，非光杜撰）。

世人無知，將生產這件事看作是忌諱的事。縱然是平常有信心的人，也不敢教人念，認為裸露不淨，念了有罪。不知道這個時候，母子性命相關，菩薩只以度生作為事務，這個時候只取念誦者的誠心，她裸露不淨，是出于不得已，不是故意不恭敬，特意來作這種不淨之相的人

可以相比的。如果肯念，那么她的孩子即刻就能生出来，不但没有罪过，而且令母子同种善根（这种说法参见《药师经》，不是我杜撰的）。

若平常，必须致虔致洁，不可引此时为例，而漫不恭敬，则罪过弥天矣。此事凡念佛人均不知。光从前不知俗习之谬，故文钞中均不言及。后深知之，故常为一切人说，而其依者，无不即得其效也。此亦利人之一端也。

如果是平常，必须极为虔诚洁净，不可引生孩子的时候作为例子，而散漫不恭敬，那么就罪过弥天了。这件事，很多念佛人都不知道。我从前不知道世俗习惯的错误，所以在《文钞》中都没有说到。后来知道了，所以常常为一切人说，而其中依照着去做的人，没有不立即得到效验的。这也是利益他人的一种方法啊！

复陈慧和居士书（二）（民国十八年）

由慧洪转来手书，知宿因有在，一闻佛法，即生正信。然学佛之人，必须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吃素，信愿念佛。由慧洪转来你的信，知道你宿世有善因，一听到佛法，

就立即生起正信。然而學佛的人，必須崇尚注重倫理綱常，謹慎恭順竭盡自己的本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約束自己、言行合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吃素，信願念佛。

以此自行，復以化他。能如是者，決定現生可入聖賢之域，臨終直登極樂之邦。

以此來自己行持，並以此教化他人。能夠如此的話，決定在當生就可以進入聖賢的領域，臨終直接登上極樂蓮邦。

今為取法名為慧和，謂以智慧調和身心，不使偏于空有諸見，及貪瞋癡等。而復以戒定慧，與慈悲喜捨等相和，而為自利利他之據。庶不致蹈近來以高明自詡之狂徒，及卑劣自安之愚夫派也。

現今為你取法名為慧和，就是以智慧調和身心，不使偏執于空或有等諸多偏見，以及貪瞋癡等三毒。而又以戒定慧三學，與慈悲喜捨等四無量心相互調和，作為自利利他的依據。才不致於成為近來那些以高明自許的狂妄之徒，及以卑劣自我苟安的愚昧之人的做派了。

● **(其二) 人生世間，危險萬狀，一氣不來，不知又作何**

等形相。汝已投人，幸心地明了，一念孝慈，得复本体，若或迷昧，则便难归还矣。须知此尚是最好消息，若是投于异类，则更为危险。

●（第二封信）一个人生于世间，危险万分，一口气不来，不知道又作什么样的形相了。你已经投生为人，庆幸心地明白清楚，因一念的孝亲仁慈，得以恢复人身本体，如果或有迷昧，就很难归还人身本体了啊！必须知道这还是最好的消息，如果是投生到异类当中，就更加的危险了。

是知六道众生，均无异同，随业受报，莫定生处。汝经此难，可以决定求生西方之心，庶可由此一险，永享安乐矣。

所以知道六道众生，都没有差别，随所造业受报，不能确定生到何处。你经过这个险难，可因此坚定求生西方的心，才能由于这个险难，而永享安乐啊！

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彻悟语录，已请到。又将近印各书，凑六包寄去，祈查收。

《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彻悟禅师语录》，已经请到了。又将近来所印的各种书籍，凑成六包寄去，请查收。

吃素一事，以不知人畜轮回，互生互杀之故，遂谬谓人应该吃彼，彼应该人吃。及至托质此中，则方知以前之所计为谬矣。

吃素这件事，因为不知道人畜轮回，互相出生，互相杀害的缘故，于是错谬认为人应该吃它们，它们应该被人吃。等到自己投生到畜类中，才知道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啊！

汝既经此一番危险，固当勉学吃素。如在店铺，实难自由，亦当生不忍心，生度脱心，少吃为妙。若能自由，当以不吃。

你既然已经过这一番危险，本当努力学习吃素。如果在店铺中，实在很难自由，也应当生起不忍心，生起度脱心，少吃为好。如果能够自由，就应当不吃肉食。

又修行净土法门，固不在出家与否。汝上有老母，下有妻子，若置之不问，自求安乐，则于佛法世法，均获大罪。以不能尽谊尽分，纵有修持，功难抵过，况不能修持者乎。

又，修行净土法门，原本就不在于有没有出家。你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如果将他们放在一边，不闻不问，

自己求安乐，那么对于佛法、世间法，均获大罪。因为不能够尽道谊、尽本分，纵然有一点修持，功德难以抵偿罪过，何况不能修持的呢？

观经，明三世诸佛净业正因，第一即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此之修法，诸佛所赞。今之在家修行者，比四十年前，当多数十倍，何曾闻在家不好修行也。

《观无量寿佛经》，明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第一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此修法，为诸佛所赞叹。现今在家修行的人，比四十年前，应当多了几十倍，哪里听说过在家不好修行的呢？

汝但依我文钞，嘉言录所说而修，决定可以与汝父母妻子，同得生为圣贤之徒，没入莲池海会，方知吾言，决不诳汝。

你只要依照我的《文钞》、《嘉言录》中所说的来修，决定可以与你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共同得以在生成为圣贤之徒，死后进入莲池海会，才知道我的话，决不会欺骗你。

復宅梵居士書（民國二十一年）

江浙念佛婆，统统都是信受外道无理之理，只知恭敬洁净，而不知按事而论，故有此种瞎说，流毒世间，误人不浅。

江苏浙江一带的念佛老太婆，统统都是相信接受外道没有道理的理论，只知道恭敬洁净，而不知道按照具体事情来判断，所以有这些瞎说，流毒于世间，误人不浅。

光从前不知此种邪说，故文钞中绝不提及。次后详知其弊，故对于一切人常说之。有难产者，依之而念，无一不即时安然而生也。

我从前不知道有这种邪说，所以在《文钞》中绝对没有提及。后来详细知道了这个弊病，所以对一切人常常说。有难产的人，依照我所说的，念观世音菩萨，没有一个不立刻安然而生的。

念佛之人，行住坐卧均好念，但睡时，及衣冠不整齐，手口未洗漱，与洗澡，抽解及至污秽之处，俱宜心中默念，不宜出声。默念功德仍不减少，出声则于仪式不合。

念佛的人，行住坐卧都可以念佛，只是在睡觉的时候，以及衣冠不整齐，手口没有洗漱，与洗澡、大小便以及到污秽之处，都应该在心中默念，不适合出声念。默念的功德仍然不会减少，出声念于礼节不合。

若妇人临产，只可念观世音菩萨（以观世音菩萨，悲愿深重之故，非不可念佛，只可念观音也，切勿错会），以观音救苦心殷，必要出声朗念，断断不可心里默念。心里念，为力较小，感通亦较小。又此时用力送儿出，若用力送儿，又默念，伤气受病。

如果妇女临产，只可念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悲愿深重的缘故，不是不可念佛，只可念观世音菩萨，千万不要错会），因为观世音菩萨救苦的心很殷切，必须要大声念，万万不可以在心里默念。心里默念，用的力量较小，感通也就比较小。又在这个时候，要用力将孩子送出，如果用力生产又在心中默念，会伤气受病。

产妇自己朗念，产室照应者亦朗念，家中人在别屋亦当为念。切不可谓裸露不净，念之恐获罪咎。须知理固有定，事变不一，只可据事论理，不可执崖理而论。

产妇自己大声念，产室照顾的人也大声念，家里人在其它屋子的，也应当为她念。万万不可以认为裸露不净，

念了恐怕获取罪咎。要知道道理固然有一定，事情变化没有一定，只可以根据事实来讨论道理，不可以执着死理而论实事。

譬如儿女误堕于粪坑水火之中，呼父母以求救，父母闻之，即往救援。断不至以彼身体不洁净，衣冠不整齐，而不肯救援，任其死亡。

譬如儿女误落在粪坑水火之中，呼叫父母来求救，父母听到了，立即前往救援。断然不至于因为儿女身体不洁净，衣冠不整齐，而不肯来救援，任由她死亡。

菩萨之德，深逾父母无量万万倍。当众生罹苦求救时，只有救苦之念，绝无计较形迹之念。且此系无可如何，非能表示恭敬洁净，而特为裸露不净也。

菩萨的恩德，深深超过父母无量百千万倍。在众生遭苦求救的时候，菩萨只有救苦的念头，绝对没有计较她们形迹的念头。况且这也是无可奈何，并非在能够表示恭敬洁净的情况下，而特意来裸露不净啊！

若能而不为，则诚为有罪。若不能致其恭敬之相，则只可论心中归向之诚，不可在形迹上讲礼貌仪式也。

如果能够做到恭敬洁净，而不去做，那么确实有罪。如

果不能够表现出恭敬的外相，则只可以衡量其心中归向的诚心，不可以在形迹上讲究礼貌仪式啊！

菩萨无苦不救，无难不救，何得于产妇而遗之。虽经中未及明言，然当推及救苦之心，以期息人生之大苦，慰菩萨之慈心。

菩萨无苦不救，无难不救，怎么会遗弃产妇呢？虽然在经典中没有明文说到，可是应当推及菩萨救苦的心，而期望止息人生的大苦，来慰藉菩萨的慈心。

况药师经中，佛教产妇念药师佛文云，或有女人，临当产时，受于极苦。若能至心称名礼赞（称名，则产妇所能，其礼赞恭敬供养，乃家中人之事，非产妇所能），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众苦皆除

何况在《药师经》中，佛陀教导产妇念药师佛的经文说：

“或有女人，临当产时，受于极苦。若能至心称名礼赞（称名：是产妇所能做到的，其余礼赞恭敬供养等事情，是家里人的事，不是产妇所能做的），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众苦皆除

（众苦皆除，则无苦可得。所生之子以下，其所得利益，大莫能名。产妇念之，得如此大益，岂念佛之人，一进

产妇之房，便完全丧失平日念佛之功德乎。无知之人，自立章程，自误误人，罪岂有极，可怜）。

（“众苦皆除”，就没有痛苦可得。“所生之子”以下，所得的利益，大到不能言说。产妇念了，得到如此大的利益，怎会是念佛的人，一进到产妇的房间，就完全丧失平时念佛的功德呢？无知的人，自己建立章程，自误误人，罪过哪有底极，可怜啊）。

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见者欢喜，利根聪明，安隐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

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见者欢喜，利根聪明，安隐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

可知临产肯念，不但无罪，而且母子安全，得大利益，种大善根。产妇如此，余人可知。

由此可知，临产肯念菩萨名号，不但没有罪，而且母子安全，得到大利益，种下大善根。产妇是如此，其余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湖南马舜卿（文钞中有此名），系回回（回回之皈依者，唯此一家人），彼夫妇与五儿女，皆函祈皈依者。

湖南的马舜卿（《文钞》中有他的名），是回族人（回

族人皈依的，只有这一家人），他们夫妇二人与五个儿女，都写信来求皈依。

民十八年秋，来信言，彼妇生五儿女，初二次尚平安，三次即血崩，四五次更甚。今不久要生，倘再血崩，即无命矣，祈为说救济之法。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来信说：他妻子生了五个儿女，第一、二胎还平安，第三次就出现血崩，第四、五次更为严重。现在不久又要生孩子，如果再发生血崩，就会没命了，请求为他说说救济的办法。

光令志诚念观世音菩萨，临产虽裸露不净，切勿以为不可念。又须出声念，不可默念。彼又祈为胎儿预取法名。光信到，彼夫妇同看，其妇即念，次日即生，生时仍念，安然无苦。彼即回信言，出于意料之外，菩萨真可谓大慈大悲也。

我让他志诚念观世音菩萨，临产虽然裸露不净，千万不要认为不可以念。又必须出声念，不可以默念。他又请求为胎儿预先取法名。我的信到了，他们夫妇二人一同看，他的妻子，就念菩萨圣号，第二天就生孩子，生的时候还在念，结果孩子安然出生，产妇没有痛苦。他当时就回信对我说，出乎意料之外，菩萨真可说是大慈大

悲啊！

光自民十五年秋后，增广文钞排毕后，无论何等文字，概不存稿，以免印费虚耗。故近来深知此事之弊，曾常与一切人言其利害。冀彼此相传，以预救产妇与儿之患难，及性命也。即不谅者，谓我好言产妇事，亦所不惜，以期挽此恶风，令大家同生正信耳。

我自从民国十五年秋天，《增广文钞》排印完毕之后，无论什么样的文字，一概不存底稿，以免浪费印刷的费用。所以近来深知这件事的弊病，曾经常常对一切人说到其中的利害。希望大家彼此相传，来预先救度产妇与小儿的患难，以及性命。即使不体谅的人，说我喜欢说产妇的事，也在所不惜，以此期望挽回这个坏风气，让大家共同生起正信。

复朱德大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念佛法门，注重信愿。有信愿，未得一心，亦可往生。得一心，若无信愿，亦不得往生。世人多多注重一心，不注重信愿，已是失其扼要。而复又生一既未得一心，恐不得往生之疑，则完全与真信切愿相反矣。

念佛法门，注重在“信愿”。有信愿，没有得一心不乱，也可以往生。得到一心不乱，如果没有信愿，也不能往生。世间人大多注重在一心不乱，不注重在真信切愿，已经失去中心扼要了。而又再生出一个既然没有得一心不乱，恐怕不得往生的疑虑，那么就完全与真信切愿相反了。

此种想念，似乎是好想念。实则，由此而益加信愿，以致一心，则是好想念。若由因不得一心，常存一不能往生之心，则成坏想念矣，不可不知。

这种想念，似乎是好的想念。实际上，如果由此而更增加信愿，以致达到一心不乱，那么就是好的想念。如果由于因为得不到一心不乱，就常常存着一个不能往生的心念，就成为坏的想法了，大家不可以不知道。

欲得摄心归一，第一要为生死心切，第二要恳切至诚，第三要著实从心中念，勿只滑口读过。若再不能归一，当依文钞十念记数之法，自可易于归一也。

想要收摄妄心归于一心，第一要为了生死的心很迫切，第二要恳切至诚，第三要认真真从心中念，不要只滑口读过去。如果再不能归于一心，应当依《文钞》所说的十念记数的方法，自然容易归于一心了。

復沙庸之居士書（民國二十一年）

為人子者，榮親之道，在於勵行修德，俾一切人，均以敬己而追念於所生，方為最切要之方法。

為人之子，榮耀雙親之道，在於努力修德，使得一切人，都因為尊敬自己而追念生養他的父母，這才是最切要的方法。

每見世人，親死之後，到處求有名有位之人，為之題贊。而不在己躬下黽（mǐn）勉修德行仁，以期貽親令名為事。

常常見到人間人，父母親死後，到處去求有名聲，有地位的人，為父母題寫贊文。而不自身去努力修德、施行仁愛，把期望留給父母親好名聲作為事務。

吾常謂，世人多好名而惡實，特欲以一時作場面，不思以終身為紀念也。汝既信受佛法，汝父亦已知心具心造，心作心是之義。凡喪葬，敬神，待客，均當依佛制，不用葷酒，以為一鄉倡。

我常常說：人間人大多喜好名聲，而厭惡實質，只是想

以一时热闹作为场面，不想以终身孝思作为纪念。你既然相信接受了佛法，你父亲也已经知道心具心造，心作心是的道理。凡是丧事、葬礼、敬神、待客，都应当依照佛制，不用荤，不用酒，作为一乡的倡导。

光老矣，精神工夫目力均不给，只作十六句颂，不能作生西记。汝自作，或请其他高人作。光近来所有笔墨差事，一概推脱，非不欲为人效劳，力不支耳。

我老了，精神、工夫、视力都不足，只能作这十六句颂文，不能写《生西记》。你自己写，或者请其他的高人写。我近来所有的笔墨差事，一概推脱，不是不想为他人效劳，只因为体力不支了。

汝信中将汝父之名字，一概不题，故只好于上款空二字，祈补之。汝父幸得往生，汝母在堂，固当预为劝导，俾死尽世间一切人天福报之虚荣心，决志往生，以超凡入圣为志事，则其利大矣。

你在信中将你父亲的名字，一概不写，所以只好在上款空出二个字，请你自己补上。你父亲有幸得以往生，你母亲还在，固然应当预先为她劝导，使她死尽世间一切人天福报的虚荣心，决心求往生，以超凡入圣作为志向，那么这个利益就大了。

凡丧中作佛事，均当以念佛为事。若念经，拜忏，做水陆道场，殊少实益也。

凡是丧事中所作佛事，都应当以念佛为事。像念经、拜忏、做水陆道场，很少有真实的利益。

复南通张海桥居士书（民国二十五年）

当此国运危岌，民不聊生，将来之事，不堪设想之时际。以博地凡夫，具足惑业，又不能专心致志以学佛。而复欲于此生，即了百千万亿劫所不能了之生死大事，若不以求生净土为志事者，恐只有其因，而无由能得其果也。

在这国运危急，民不聊生，将来的事，不堪设想的时刻。以一个博地凡夫的身份，具足惑业，又不能专心致志来学佛。却又想在这一生，就能了脱百千万亿劫所不能了脱的生死大事，如果不以求生净土作为抱负的话，恐怕只有这个想的因，而没有办法能得到了生脱死这个果啊！

光以钝根自量，于初出家，即以净土为皈依。又经五十余年之阅历，虽于佛法无所了解，然于净土一法，固以最初之志，未尝或错。而于一切有缘之人，均以为奉劝。

我自我衡量是个钝根人，在最初出家的时候，就以净土法门作为皈依。又经过了五十多年的阅历，虽然对佛法没什么了解，然而对于净土这个法门，原本因为是当初的志向，所以从来没有改变过。且对一切有缘的人，都以净土法门来奉劝对方信受。

生死海深，菩提路远，欲于现生了此大事，舍净土一法，勿道不通一切法门，即通，亦不能究竟得其实益也。

生死大海深广，菩提觉路遥远，想要在这一生了脱生死轮回这件大事，舍弃净土这一法门，不要说不能通达一切法门，即使通达了一切法门，也不能究竟得到其中的真实利益。

何以故，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净土法门，若具信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二法相较，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

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门，都是依仗自力断惑证真，来了生脱死。净土法门，如果具足信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就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二个方法相比较，其中的难易程度何止是天地悬殊之别。

况当此大劫临头之时，尚欲研究深经奥论，而不以此一

超直入如來地為志事，恐難滿所願，而成十人九蹉路之浩嘆也。

何況正值这个大劫临头的时候，还想研究深奥的经论，而不以这个“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净土法门作为抱负，恐怕很难满足愿望，而成为永明延寿大师所说的“十人九蹉路”的浩然长叹了啊！

今为汝取法名为慧度，谓皈依佛智慧所说净土法门，自行化他，以期仗佛慈力，度脱生死，故名慧度。汝以八圆送光，光以八圆之经书送汝。若肯息心读诵其经，翻阅各种著述，自可知光之所见不谬也。

现今为你取法名为慧度，就是皈依佛陀智慧所说的净土法门，自行化他，以期仗佛慈力，度脱生死，所以名为慧度。你供养我八圆钱，我将这八圆的经书送给你。如果肯专心读诵这些经典，翻阅各种著述，自然可以知道我所说的没有错啊！

又须知现今世乱，已至其极，无可救药。其原皆因宋儒辟因果轮回之学说，以酿成于八九百年之前，而于今暴发耳。

又必须知道现今的世道混乱，已经到了极点，无可救药。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宋儒辟驳因果轮回的学说，祸根已

經在八、九百年之前釀成，而在今天暴發了。

今之欲挽回世道人心者，若不倡明此之禍根，則雖欲挽回，亦不可得。以因果，為聖人治天下，佛度眾生之大權，乃標本同治之法也。

現今想要挽回世道人心的人，如果不提倡闡明這其中的禍根，那麼雖然想要挽回，也不可能做到了。因為因果輪回的事理，是聖人平治天下，佛陀度脫眾生的大權，是枝末與根本共同治療的方法啊！

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給，以後但依所寄經書而修，不須來信，以免彼此徒勞也。

我老了，視力、精神都不好，以後只要依照所寄的經書來修行，不須要來信，免得彼此浪費精神啊！

復翟智淳居士書（民國二十七年 原名文選）

手書，及聯芳之書，備悉。汝能持楞伽，可謂宿有善根。印心之法，不是崖板在那處。果能遵大慧斷肉品，凡見一切生類，皆作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屬想，此門大開，無一不能入。

你的信，以及窦联芳的信，都看过了。你能够受持《楞伽经》，可说是宿世有善根。印心的方法，不是呆板固定在哪处。果真能够遵行《楞伽经》中大慧菩萨断食肉品，凡是见到的一切众生，都当作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家亲眷属来想，这个门（视一切众生如亲眷而断食肉）大大开启，就没有一法不能入了。

若真入此门，纵尚未得印心之法，较彼已得印心之法，而犹不肯入此门者，其功德相去天渊。以一则空解而无大菩提心，一则实行其菩提道。

如果真的进入这个门（视一切众生如亲眷而断食肉），纵然还没有得到印心之法，比那些已经得到印心之法，而还不肯进入这个门（视一切众生如亲眷而断食肉）的人，其中的功德差距如同天渊之别。因为一个是有了空性的见解而没有大菩提心，一个是真实行持着这个菩提大道。

且莫以我语为非，则纵未得佛祖心印，以此功德回向往生，一得往生，则直登不退，亲炙弥陀圣众，当亲证佛祖之心矣。

暂且不要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纵然没有得到佛祖的心印（即开悟，明心见性），却可以此功德（断食肉）

回向往生，一旦得以往生，就直接登上不退位，亲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向莲池圣众参学，定当亲证佛祖之心（证悟，开悟后还需证悟）啊！

末世众生，欲了生死，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志事，即所悟与五祖戒（五祖，寺名。师戒禅师，曾为黄梅五祖寺之住持，故世称五祖戒耳），草堂清相同，也只得苏东坡，曾鲁公之结果。生死路远，来生后世，不知又结什么果也。

末世众生，想要了生死，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作为抱负，即使他所悟与五祖师戒禅师（五祖：寺名。师戒禅师，曾经是黄梅五祖寺的住持，所以世人称为五祖戒），草堂清禅师相同，最后，也只得到转世成为苏东坡，曾鲁公的结果。生死路远，来生后世，不知道又结什么果啊！

净土法门，乃一代时教契理契机之特别法。下自五逆十恶，上至等觉菩萨，皆当修习，皆可即生超凡入圣。其余所有一切高深玄妙之法，多是契理，而绝不能普契上中下三根之机。

净土法门，是一代时教契理契机的特别法门。下自五逆十恶罪人，上至等觉菩萨，都应当修习，都可以当生超

凡入聖。其餘所有一切高深玄妙的法門，大多都是契理，而絕對不能普遍契合上中下三種根機。

我等从无始来，以至今生，尚在轮回中流转。皆因夙生，或以愚而不敢承当，或以狂而绝不信受之所致也。

我们无始劫来，到了现在，还在轮回中流转。都是因为过去生中，或者因为愚昧而不敢承当，或者因为狂妄而绝不肯相信接受所导致的。

光言此者，恐汝志在以楞伽经，得佛心印为志事。其结果，一如五祖戒，草堂清而已。汝且莫学大通家，死心蹋地，遵断肉品修净业，则西方定可往生矣。

我说这些话，是恐怕你志在学习《楞伽经》，以得到佛祖心印作为抱负。最终的结果，也如同五祖师戒禅师（并不是禅宗五祖弘忍禅师），草堂清禅师一样啊！你暂且不要学大通家，死心蹋地，遵照《楞伽经·断食肉品》来修习净业，那么一定可以往生西方了。

光目力不给，不能详书。春间，无锡一弟子，印童蒙须知，后附一半佛法感应，而光文亦有几篇，亦可以作自利利他之一助。

我视力不好，不能够详细书写。春天，无锡的一位弟子，

印《童蒙須知》，後面附錄一半的佛法感應，而我的文稿也有幾篇，也可以作為自利利他的一種輔助。

喪祭須知，亦弭災，息禍，尊親，愛親之要道。各寄二本，一自存，一送竇，此亦學佛之人，移風易俗之要書也。

《喪祭須知》，也是消弭災難，止息禍患，尊敬親人，慈愛親人最切要的道理。各寄二本，一本自己留存，一本送給竇聯芳，這也是學佛的人，移風易俗的重要書籍啊！

復竇智睿居士書（民國二十七年 原名聯芳）

佛言，諸佛以八苦為師，故得成無上覺道。汝若无病，則此生恐無聞佛法之因緣矣。

佛說：諸佛以八苦（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為師，所以得成無上覺道。你如果沒有生病，那麼這一生恐怕就沒有聽聞佛法的因緣了。

高子欽，以文鈔治汝病，汝能依文鈔修持，則決定可以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

高子欽，用《文鈔》來治你的病，你能够依照《文鈔》來修持，那麼決定可以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

光之文鈔，皆取佛祖所說者，隨機變通說之，實無一句臆說者。汝能依行，勝於見光多矣。

我寫的《文鈔》，都是擷取佛陀祖師所說的，隨眾生的根機，善巧方便地加以述說，實際上沒有一句是我主觀臆斷所說的。你能够依照而行，就勝過來見我太多了。

現在不比從前，一舉一動，皆有障礙。況年老路遠，見之何益，不見何損。即開示，也只是文鈔中話，豈有另說新話之理。千祈勿來，以心相契為見可也。

現在不比從前，一舉一動，都有障礙。何況年紀大了，路途又很遠，見了又有什麼利益呢？不見又有什麼損失呢？即使是開示，也只是《文鈔》中的話，哪有另外說其他新的開示的道理。請千萬不要來，以心相契合作為見面就可以了。

第一要吃素，余詳文鈔。翟(zhái)居士信，寫作一氣，亦為開示汝故。今為汝取法名為智睿，能見文鈔，知所依歸，其智識可謂聰睿也。

第一要吃素，其餘詳看《文鈔》。給翟智淳居士的信和

给你写的这封信，一气呵成，也是为了开示你的缘故。现今为你取法名为智睿，能够看《文钞》，知道自己的身心性命应当依止何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个智慧见识可以说是聪睿啊！

示柴也愚居士书（法名智韬）

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循是以求，其机在我。

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人人都可以作佛。可作圣人的心若不省察觉照失去正知正觉，就成为昏愚狂人；狂妄愚昧的人如能省察觉照来克服邪念，就能成为圣贤。迷惑了，则佛即是众生；觉悟了，则众生即是佛。遵循这些道理来探求，其中的关键在我自己。

固宜上慕诸圣，下重己灵。战兢惕厉，愤志修持。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夙兴夜寐，无忝所生。

固然应该要向上仰慕诸位圣贤，向下注重自己的性灵。战战兢兢地自我警惕与勉励，发愤励志地修持。崇尚注

重倫理綱常，謹慎恭從竭盡自己的本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早起晚睡地去做，不要玷辱生養你的父母。

能如是者，則為賢為善，不至玷污天地。再加以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以期親證本具佛性，圓成無上菩提而後已。

能夠如此的話，那麼成為賢人，成為善人，不至於玷污天地。再加上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以期親證本具佛性，圓成無上菩提而後已。

大丈夫生於世間，若不識大體，徒知飲食男女之嗜欲，聲色貨利之貪求，與諸異類，有何分別。忍令以可以為堯舜，可以作佛之資，作長劫輪回於六道，備受眾苦之據，可不哀哉。

大丈夫生在世間，如果不知道人生的大義，只知道飲食男女的嗜欲，聲色貨利的貪求，與那些畜生道的眾生，有什麼分別。竟然忍心將這個可以成為堯舜，可以作佛的資質，作為長劫輪回在六道，備受眾苦的依據，不是很悲哀嗎？

汝既發心皈依三寶，當以念念對治煩惱習氣為本。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改惡修善，敦倫盡分。精修淨業，自

行化他。俾内而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外而亲戚，朋友，乡党，邻里，同沐佛化，同成善人，则可不虚此生此遇也。

你已然发心皈依三宝，应当以念念对治烦恼习气作为根本。防止邪念、心怀坦诚，约束自己、言行合礼。改恶修善，敦睦人伦、竭尽己分。精修净业，自行化他。使得内而父母、兄弟、妻子、家亲眷属；外而亲戚、朋友、乡亲、邻里，共同沐浴佛的教化，共同成为善人，就可以不浪费这一生，和这个际遇因缘了啊！

中庸云，人皆曰予智，驱而纳诸罟罟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以其只知向外驰求，不知回光返照，故其害如此。若能反照自心，韬晦其智，以期自照，则便可学圣学贤，学佛学祖。必致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矣，此光为汝命名之大意也。

《中庸》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却不知道躲避。因为众生只知道向外面驰求，不知道回光返照内心，所以有如此的危害。如果能够回光反照自己的内心，收敛隐藏自己的光芒，希望向内观照自己，就可以学习圣贤，学习佛陀祖师。必会：在生进入圣贤的领域，死后登上极乐的莲邦啊！这是我为你所取法名的大意。

又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迷則佛即眾生，悟則眾生即佛。此四句，若不善會，或致妄生疑議。今為略釋。

又：“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迷則佛即眾生，悟則眾生即佛。”這四句，如果不善加領會，或許導致妄生懷疑議論。現在大略解釋一下。

初言聖，佛，皆約自心之本体而言，非已成聖成佛也。次言罔念，克念，迷，悟，乃約其人之逆順操持而論。末言作狂，作聖，即生，即佛，乃約逆順操持所得之效果而言。

最初說的“聖”，“佛”，都是針對自心本体來說，不是已經成聖成佛了。其次說的“罔念”，“克念”，“迷”，“悟”，這是針對這個人的違逆隨順的修持而說的。最後說的“作狂”，“作聖”，“即生”，“即佛”，這是針對違逆隨順的修持所得到的效果來說的。

倘不知初言聖佛，是約心之本体而說，則謂已成聖成佛者，又復會成狂成眾生，則其害大矣。故不得不為汝略說之。余祈詳讀文鈔，自可悉知。

倘若不知道最初说的圣、佛，是指自心本体来说，就认作是已经成圣成佛的话，又会再转成狂愚，转成众生，那么这个危害就很大了。所以不得不为你大略说明。其余请详细阅读《文钞》，自然可以全部知道。

复愚僧居士书

放生一事，原为感发同人戒杀护生之心，实行自己恻隐不忍之念而已。世人多矣，心行各异，纵不能全皆感动，即感动一人，彼一人一生，即少杀若干生命，况不止一人乎。

放生这件事本来是为了感动志同道合之人发起戒杀护生之心，启发自己不忍心看动物被杀害的恻隐之念。世上的人很多，各人的想法行为都不一样。我们这样做即使不能感动所有人，就算能感动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这一生就会少杀若干生命，何况我们感动的不止一个人呢。

至谓小鱼被大鱼所食，即放之长江，亦难免不遭网罟。此种计虑，似乎有理，实则为阻人善念，助人杀业。其人幸得为人，或不至身受杀戮，故作此无理之理，以显己之智，能折伏放生者。

至于说小鱼会被大鱼所食，即使放入长江也难免不被人捕获的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在阻止人的善念，帮助人增加杀业。这种人有幸生而为人，又不至于身受杀戮，所以提出这种看似有理，实则无理的说法，来显示自己的才智，想说服放生的人放弃善举。

使彼为鱼，及诸生命，当受杀时，断断不肯起此种想念。唯冀有人救己之命，别无他种救亦恐或后来又被别物所食，别人所得，唯愿甘心受戮，免致后复遭殃等想。

假如他此生是条鱼，或者别的动物，在他要被杀的时候，断断不会有这种想法，只是希望有人能来救自己一命，再也不会会有别的想法。不会有即使现在被救起，将来还有可能被别的动物所食，被别人捕获，所以就甘心被杀，免得以后再次遇害等想法。

果能当此时，作此想念，尚不足为训。况万万不能当时作此想念，而于无关痛痒时，作此阻人善念，启人杀机之语。其人来生，若不自受其报，则日月当东行，天地当易位矣，言可妄发乎。

即使他在危急时还能起这样的想法，尚且不能用来教导别人，何况他在危急时万万起不了那样的念头，却在无关自己痛痒的时候，说出这种阻止别人善念、启动别人

杀机的话。这种人来生如果不受果报的话，那么日月就会从西方升起，天地都会变换位置了，这话能随便说吗？

大鱼食小鱼，固有此事。放之又遭捕，亦不能无有。若谓小鱼被大鱼食尽无余，则无此事理。放者尽被人复捕去，亦无此事理。何得如是过虑。

大鱼吃小鱼的事本来就有。放生后再次被捕获的事也不能没有。如果说小鱼统统被大鱼吃光，那是绝对没有这种道理的；被放生的鱼全部被人捕尽，也绝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何必这样过分担忧呢？

譬如救济难民，或与一衣，或与一食，亦可不至即死。在彼则当日，此一衣一食，何能令彼终身温饱，与之有何利益。不如令彼冻饿而死，便可不至长受冻饿矣。

好比救济难民，给他一件衣服或给他一顿饭吃，他就不至于立刻冻死饿死。那些人应当会说：“这一件衣服一顿饭能使他终身温饱吗，给他又有什么益处呢？不如让他冻死饿死好了，这样他就不会一直受冻挨饿了。”

又如强盗劫人，有力者为之捍御。彼将曰，汝若能捍御彼一生，则为甚善。唯捍御一时，究有何益。反不如任彼抢劫一空，后来不至再被抢劫之为愈也。

又比如强盗在抢劫的时候，有力量的人为保护他奋起击退强盗。那种人将会说：“你如果能保护他一辈子，是很好的，如果只能为他抵抗一时，最终有什么好处呢？反不如任由他被抢劫一空，那么以后他就不会再遭抢劫了。”

父母之于子，常常抚育，而慈母不能抚身后之子。彼将谓，既不能抚育，不如杀之之为愈乎。

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关爱抚养，但再慈爱的母亲也不可能在自己去世后仍能照顾孩子。那么那种人将会说：“既然我死了，不能再照顾他，不如现在就把他杀掉。”

君子修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彼必期于万无一失，方肯行放生，则令世人尽寿皆不行戒杀放生之事矣。其人将来必膺万无一人能救己于死也，哀哉，痛哉。不禁络索言之。

君子修养自己的品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如果有人一定期望万无一失才肯去放生，那么世上的人终其一生也不会做戒杀放生的事了。那么说这种话的人将来面临死亡的时候，必然遭受一万个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来救他的果报，这是多么让人悲哀痛心的事啊！想到这些，我不由地啰嗦了这么多话。

复邵慧圆居士书

昨接来函，言令乡亲有潘仲青者，在张家口来函欲皈依，其人性质诚朴，学问亦有研究。彼既发心，光只好随缘。

昨天接到来信，说到你的乡亲有一位叫潘仲青的人，在张家口来信想要皈依，这个人天性真诚质朴，学问也有研究。他既然发心，我只好随缘。

今为彼取法名为慧纯。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即皆有佛慧。但以贪瞋痴等杂糅其中，则佛慧便成众生知见矣。今既知佛慧本具，务于居心动念行事处检点，不令贪瞋痴等知见发生。

现在为他取法名为慧纯。因为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就是都有佛慧。只因为贪瞋痴等三毒杂糅在其中，那么佛慧就成了众生的知见了。现在既然知道佛慧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务必在起心动念做事的地方来检点自己，不让贪瞋痴等三毒的知见生起。

又须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戒杀护生，爱惜物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行化他，同修净业，则其慧当渐渐

而純。若能守此勿失，往生西方，則其純也更易矣。迨至煩惱淨盡，福智圓滿，則其慧純至其極，而圓成佛道矣。

又必須以深信切願，持佛名號，戒殺護生，愛惜物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行化他，同修淨業，那麼這個智慧當會漸漸純正。如果能夠守住這個智慧不退失，一往生西方，那麼這個純正也就更容易了。等到煩惱淨除究盡，福德智慧圓滿，那麼這個智慧就純正到極點，而圓成佛道了。

世人每每妄謂自己有智慧，不知其為智慧，乃礦中之金，了無受用。必須烹煉，使其礦璞全消，方有利益耳。大意如此，祈為轉致。

世間人常常無知地認為自己有智慧，不知道這個智慧，是礦中的金子，沒有什麼受用。必須加以烹煉，使其其他的雜質全部消除，才有利益啊！法名大意如此，請你轉達給他。

學佛之人，務在躬行。今人多圖口頭暢快，是說食嘉美，無益枵（xiāo）腹，可哀也。

學佛的人，務必要身體力行。現在的人大多只圖口頭暢

快，这如同只是去说食物是何等的嘉美，但对于解决饥饿却毫无帮助，实在让人痛心啊！

与魏梅荪居士书（十六）

（民国十一年，原名家骅(hu á) 梅荪至十八年始皈依，此时且作朋友。）

（民国十一年<1922 年>，原名魏家骅 魏梅荪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 年>，才皈依，这时候暂且作朋友。）

去冬，幼农来书言，阁下信心真切。光谓，明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尚未能断于肉食，所谓富贵学道难也。岂知不三四月，阁下即断肉食。幼农复函，道其所以，其精诚所感耶，其偶尔相符耶。

去年（1921 年）冬天，王幼农（王典章，字幼农）来信说，阁下信心真切。我说：明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还不能断除肉食，正是所谓的“富贵学道难”啊！哪知还不到三、四个月，阁下就断肉食了。王幼农回信，说出其中的所以然，是精诚所感呢？还是偶尔相符呢？

学道之人，断习须具勇力，若因循推托，则长时相续，了无断时矣。阁下富贵习气既除，则净业之成，固易易

矣。

学道之人，断除习气必须具有勇士的力量，如果因循守旧、懒散推托，那么长时相续，没有断除的时候啊！阁下的富贵习气既然已经除去，那么净业的成就，就容易多了。

他年高登上品，忍证无生，长侍弥陀，亲随海众。当复分身散影，来此五浊恶世，度脱众生，皆由此勇力以基之也，何幸如之。

他年高登上品莲台，证得无生法忍，长时随侍阿弥陀佛，亲自随从莲池海众。必当又分身散影，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度脱众生，都是由于这个勇猛之力作为基础的啊，这是何等的庆幸啊！

光因友人怂恿，缩小排印安士全书，企普遍流布，以期挽回世道人心。而人微德薄，听从者鲜，至今始募任印书止二万二三干部耳。去年即欲致书阁下，企其相助募印。以校对及诸冗无暇，迟至于今。

我因为友人的鼓动，缩成小字排印《安士全书》，企望普遍流布，以期挽回世道人心。而人微德薄，听从的人很少，至今才开始募资，任印的书只有二万二三干部罢了。去年就想写信给阁下，希望你来帮助募印。因为校

对以及诸多杂事，没有空闲，所以推迟到了今天。

通州张季直，商业兴隆，富有财力，热心公益。窃念光流布安士全书，乃为国民谋利乐。其事之办法，绝无弊窦，彼若知之，当亦出巨资，以期救国救民于不涉形迹之中。

南通的张季直（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商业兴隆，富有财力，热心公益。想到我流布《安士全书》，是为国家人民谋取利益安乐。这件事的做法，绝对没有弊端，他如果知道，应当也会出巨资，以期救国救民于无形之中。

但光素未会晤，不便函劝。阁下倘能悯光愚诚，致书奉劝，彼若肯发数万部，或数干部之大心，则惠及国民，曷胜庆幸。即彼不发心，而阁下为国为民之挚诚，亦已发露，其于成就净业，固为既深且广矣。

但是我与他一直没有见过面，不便写信劝募。阁下倘若能够怜悯我的愚诚，写信奉劝，他如果肯发起印几万部，或者几干部的大心，则利益到国家人民，就非常庆幸了。即使他不发心，而阁下为国为民的挚诚，也已经显发表露，这对于成就净业，一定是非常深广的！

● **(其二) 阁下宿根深厚，故能于彻悟老人语中，生大警省，所谓时节因缘，适逢其会，殆非偶然。以敬彻悟故，遂过誉于光，令人惭惶无喻。**

● (第二封) 阁下宿根深厚，所以能够在彻悟禅师的语录中，生起大的警悟自省，所谓的时节因缘，刚好遇上，大概不是偶然。因为尊敬彻悟禅师的缘故，于是过份赞誉我，令人惭愧惶恐得无法比喻。

安士书，已募三万四千余部，亦可暂了愚愿。季直先生，许于后来从事，实为莫大功德，迟早固无二致也。

《安士全书》，已经募资任印三万四千多部，也可以暂时了却我的心愿。张季直先生，答应以后帮忙做这件事，实在是莫大的功德，是迟是早，固然没有两样。

现今兵祸将作，战云弥布。尤惜阴居士，已于直隶，奉天，京，津，鲁，汴各报，报告军界中人，令来函请安士书，以期消灭劫祸。其所任书，原系通交本人施送。幸施省之居士任五干部，自己只要一干，余四千令随便结缘。

现今战争将要发生，战云弥布。尤惜阴居士，已经在河北、奉天（沈阳）、北京、天津、山东、河南的各家报纸，报告军界要人，令他们来信请《安士全书》，以

期消灭这个劫祸。其中有人任印的那部分书，原是全部交由任印者本人布施赠送。幸好施省之居士任印的五千部，他自己只要一干部，其余的四干部让我随便结缘。

光先欲各省督军，省长各送一百。唯陕省长任一干，浙督五百，省长一百，不再送，则尚有余裕。

我先准备给各省的督军、省长各送一百部。唯有陕西省长任印的一干部，浙江督军的五百部，省长的一百部，不再送，那么还有多余的。

惜阴，以战祸将作，拟急所急，尽此数处军界中散。又有惜阴一百，光约五六百，并刘一百，黄二百，及光三四友人，共千余，亦可凑二千余部。

尤惜阴，因为战祸将要发生，打算先救紧急的地方，把剩余所有的书全都在军界中分送。又有尤惜阴的一百部，我大约五、六百部，以及刘居士的一百部，黄居士的二百部，以及我的三、四位友人，一共一千多部，也可以凑成二千多部。

以此六千余部，拟为消灭战祸之具。倘佛天加被，或可于冥冥中为之转移。纵光无德难感通，亦可减其酷烈。

将这六千多部书，打算作为消灭战祸的工具。倘若佛天

加被，或许可以在冥冥中，转移这个灾祸。纵然我无德，难以感通，也可以减少其中的残酷惨烈。

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今之国乱民困，后之景况，不堪设想者，皆由当权者不知因果所致。为今之计，除倡明因果，虽圣人亦末如之何，况吾侪(chái)无知无识者乎。

我常常说：因果，是世出世间圣人，治理天下，度脱众生的大权啊！现今的国家混乱、人民困苦，后来的景况，更是不堪设想，这都是由于当权的人不知道因果所导致的。从当前的处境打算，除了提倡阐明因果事理之外，虽然是圣人，也无可奈何，何况我们这些无知无识的人呢？

故以前人之法言，为斯世前途之向导，虽不能人皆依从，亦断不至人皆不依从也。唯此可以为国计民生之阴相，此惜阴与光之汲汲求援于诸君子，祈赞襄以底于有实效也。

所以用前人的法言，作为这个世界前途的向导，虽然不能令人全都依从，也断然不至于人人都不依从啊！只有这样，才可以作为国家兴盛、人民幸福的暗中辅助，这是尤惜阴与我，急切向诸位君子求得援助，祈求协助到

底以至于有实效啊！

阁下藻鉴高悬，不惜齿芬，为之劝发。当承此功德，往生上品，承侍弥陀慈父，偕观音势至，同入娑婆，随类现身，以度脱一切也。

阁下的品评鉴别之镜高高悬挂，不吝惜美词雅句，来为这件事劝化募资。当会承着这个功德，上品往生，承侍阿弥陀佛慈父，偕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共同入于娑婆世界，随众生种类现身，来度脱一切啊！

光此言并非虚语，阁下但能将彻悟十六字（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抱定，则干稳万当矣。

我这些话，并不是虚假的话，阁下只要能够将彻悟禅师的十六个字（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抱定，就干稳万当了。

● **（其三）钱君前年来山，得一会晤。去春文钞出书，函令张云雷送一部，去后，得云雷书，云已故矣，不禁慨叹。**

● **（第三封信）钱先生前年来到普陀山，见过一面。去年春天，《文钞》出版，写信让张云雷送给他一部，去信后，得到张云雷的回信，说他已经亡故了，不禁令人慨**

叹。

人命无常，当预决归计耳。彼既发心印施一行居集，或可承此善心，往生极乐。否则，净业种子已深植矣，再出头来，定当深入此法门耳。

人命无常，应当预先做好回家的打算啊！他既然发心刻印布施《一行居集》，或许可以承着这个善心，往生极乐。否则（即使没有往生），净业种子已经深深培植了，再投身为人时，一定会深入这个法门啊！

阁下宿根深厚，能将富贵，学问，习气，通身放下，日以弥陀六字洪名为系心之境。又以普贤行愿品，天亲发菩提心论等，以振其精神，廓其志愿。

阁下宿根深厚，能够将自己的富贵、学问、习气，通通放下，每天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作为系心之境。又以《普贤行愿品》，天亲菩萨的《发菩提心论》等大乘经论，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扩大自己的志愿。

则现在识心达本，临终径登上品，固可预断。无始轮回，从今方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是则不惜现身说法，普度一切有缘也。

那么现在认识自心、通达本源，临终直接登上品莲台，

一定可以预先断定了。无始轮回，从今天方才止息。钱先生的去世，一方面令人感到欢喜（已往生净土），一方面令人感到畏惧（人命无常），这就是不惜现身说法，来普度一切有缘人啊！

安士书，由江谦君提倡，当可普遍流通，亦阁下赞扬之真诚所致也。

《安士全书》，由江易园（江谦，字易园，号阳复）提倡，应当可以普遍流通，也是阁下赞扬的真诚心所导致的啊！

● **(其四) 现今僧多庸愚，不能宏阐道妙，致令一班奸人，欲借公济私，图谋僧产。特以开办学校为借口，而欲毁寺逐僧。**

● (第四封信) 现今的僧人大多平庸愚昧，不能宏扬阐发佛道精妙，致使一班奸邪的小人，想要借着为公之名，而中饱私囊，图谋僧人的寺产。特别地用开办学校作为借口，而想要毁掉寺庙，驱逐僧人。

竟有一生勤慎之王铁珊，遂彼之请，随为出令赞誉。谓为无戾于法，实衷诸情，审慎周妥，良堪钦佩，令江苏全省各县遵照办理。

竟然还有一生勤勉谨慎的王铁珊（江苏省长），顺从那些人（江苏教育期成会负责人）的请求，随即发出政令加以赞誉。认为没有违背法律，符合大众的心意，谨慎稳妥，很值得钦佩，命令江苏全省各县遵照办理。

不意铁珊悖谬一至此极。此令若行，定致各省效尤，昆冈致炬，玉石俱焚，则与三武灭佛无异。

没想到王铁珊荒谬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政令如果施行，一定会导致各省都来效仿，昆仑山被烧，美玉顽石全都焚毁，就与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没有二样了。

然三武之世，高人林立，虽暂受厄，终复大兴。今若必依此令，则佛法之灭，可坐以待。

然而在三武灭佛的那个时代，高僧大德非常多，佛法虽然暂时受到厄难，最终恢复并大兴。现今如果一定依照这个寺产兴学的政令去做，那么佛法的灭亡，就可以坐下来等待了。

居士宿愿宏深，现行淳笃。值此谬政，敢祈不惜齿芬，与督军，省长，详陈利害，及与去年大总统所颁条例，如能取消此令，则何幸如之。

居士您宿愿宏深，现行淳朴厚重。值遇这样荒谬的政令，大胆请您不惜雅言，向督军、省长，详细陈述其中的利害，以及去年（1921年）大总统所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如果能够取消这个寺产兴学的政令，那么就非常庆幸了。

如不见听，尚祈恳求令师冯蒿庵先生，及张季直先生，同伸救援，庶可不成事实。

如果不被听取，还请您恳求您的老师冯蒿庵（冯煦，字梦华，号蒿庵）先生，以及张季直先生，共同伸手救援，才可以使毁寺逐僧不成为事实。

光一无门庭，二无眷属，兼以景逼桑榆，夫何所虑。但以此际，人心陷溺，已至极点。道德，仁义，视若弁（biàn）髦（máo）。法律，刑政，绝无所畏。若能倡明如来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之道，纵大奸极恶之人，亦未必绝无一念畏惧来报，洗涤先心也。

我一没有宗派门庭，二没有法亲眷属，又加上年纪已大，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但因为在这个时候，人心的陷溺，已经到了极点。道德、仁义，都被当作无用的废物而被丢弃；法律、刑政，都无所畏惧。如果能够提倡阐明如来三世因果、轮回报应的道理，纵然是大奸极恶的人，

也未必绝对没有一念，来畏惧未来的罪报，而洗涤先前的恶心啊！

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世多浅近视之。须知从凡夫地，乃至成佛，皆不出因果之外。若深明因果，上焉者，即可明心见性，断惑证真。下焉者，亦可改过迁善，希圣希贤。其有益于世道人心也，大矣。

我常常说：因果，是世出世间的圣人，治理天下，度脱众生的大权啊！世人大多浅近地来看待因果。必须知道从凡夫地位，乃至成佛，都超不出因果之外。如果深明因果，上根的人，就可以明心见性，断惑证真；下根的人，也可以改过向善，仰慕效法圣贤。因果事理有益于世道人心，实在很大啊！

当此王制废弃，儒教衰微之时，不以佛法相辅而治，已为失机，况汲汲然以毁寺逐僧为急务哉。

在这个君王制度被废弃，儒教衰微的时候，不用佛法来辅助治理，已经是错过了时机，何况还急切地以毁寺逐僧作为紧急要务呢？

彼殆曰，僧皆庸愚，了无益于人国。岂知此令一出，则

纵有真修实践之僧，亦将随例被逐矣。

他们大概会说：这些僧人都很平庸愚昧，一点也没有利益到国家人民。哪里会知道，这个寺产兴学的政令一旦发出，那么纵然有真修实践的僧人，也将会按例被驱逐啊！

是欲续国家命脉，先断其命根，铁珊之罪，遍满十虚。

由铁珊而行此举者，亦与铁珊无二。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正铁珊之谓也。

这是想要延续国家的命脉，却首先斩断国家的命根，王铁珊的罪过，遍满十方虚空。由王铁珊批示而做这件事情的人，也与王铁珊没有二样。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正是王铁珊的写照啊！

● **(其五) 接手书，不胜感慰。阁下所说，与幼农所说相合。闻已令妙莲和尚，联络当地首领僧，具禀呈诉矣。说理直透彻，词意勿激烈，实为至论，光亦与妙莲略叙此意。**

● (第五封信) 接到信，非常感激欣慰。您所说的，与王幼农所说的相合。听说已经令妙莲和尚，联络当地的首领僧人，向上详尽地禀告，呈状申诉了。说理应该要透彻，词意不要太过激烈，这实在是至论，我也与妙莲和

尚大略说过这个意思。

凡事皆须于未举行时，防其流弊。阁下谓借庙开校，年出租金，其法甚善，而不知其弊无穷也。

凡是一切事情，都必须在没有开始做之前，就预先防范其中的流弊。您所说的借寺庙开办学校，一年拿出多少租金，这个办法很好，而不知道这个弊病无穷啊！

元初道士借僧庙住，此风一起，几至无可奈何（京城附近，占三百余所，远州县更多）。后因僧上控，世祖有令退还，止还一半。然其产业，多被彼预为盗去，可为殷鉴。

元朝初年，有道士借僧人的寺庙住，此风一起，到最后几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京城附近，被占了三百多所寺院，远的州县就更多了）。后来因为僧人向上控诉，元世祖下令退还，只还了一半。然而寺中的产业，大多被道士预先盗走，这可以作为借鉴。

总之，作此事者，先操谋占僧产之心，其党同伐异之见，因欲私得其利，则炽势莫遏。借之一字，与改之一字，名异而实同耳。

总之，作这件事的人，先执持谋占僧人寺产的心，他们

偏袒同党，攻击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的见解，因为想得到私利，就如炽燃的火势，不能被遏制。“借”这个字，与“改”这个字，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罢了。

阁下厚德君子，未详审今人之诡计多端耳。然法道兴衰，固有定数。光与阁下，固宜先尽人事，后听天命耳。

阁下是厚德的君子，没有详细审察现今之人的诡计多端。然而法道的兴衰，固然有定数。我与您，原本应该先竭尽人事，后听天命罢了。

● **(其六) 接手书，不胜感激。此事若行，法道必致速灭。若非阁下，竹庄，幼农等，鼎力维持，则便不堪设想矣。**

● (第六封信) 接到信，非常感激。寺产兴学的事如果施行，佛法大道必然归向快速灭亡。如果不是您，蒋竹庄（蒋维乔，字竹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谛闲法师的皈依弟子），王幼农等人，鼎力维持，就不堪设想了。

袁唐一流，或是昔年欲灭佛法之徒，以高人林立，无从施其毒手，遂其恶愿，因宿愿力，遂有此举。

袁、唐（二人为江苏省教育期成会负责人，借庙办学的方案正是由他们向前任省长王铁珊提出的）这些人，或许是过去想要毁灭佛法的人，因为当时高僧大德非常多，

无法下毒手，完成他们的恶愿，因为宿世的愿力，于是就有了这个举动。

然佛智鉴机，知有欲灭佛法之人，遂预令破彼魔力者，适生其间。不但法道不受阻遏，或可转彼魔心，信向佛法。俾彼自知本具佛性，由其背觉合尘，致令自戕。

然而佛智鉴察机缘，知道有想要毁灭佛法的人，于是预先令能破除他们魔力的人，刚好生在他们中间。不但佛法大道不会受到阻遏，或许还可以转变他们的魔心，来相信归向佛法。使他们自己知道本具的佛性，由于背离觉性、合于尘境，致使自己伤害了自己。

今既知己，则背尘合觉，转昔之欲自戕者，成自卫也。则浅之得改恶修善，以植人天之福。深之得断惑证真，亲获涅槃之果。

现今既然已经知道了，就背离尘境、合于觉性，转变过去伤害自己的心行，成自我保卫的心行。那么浅修，得以改恶修善，来培植人天的福报；深修，得以断惑证真，亲获涅槃之果。

所谓佛法如栴檀香，或捧持，或践蹋，皆得香气所熏，而同一气味也。光愿三位成佛时，亲为辅正摧邪之护法

弟子，以報此日之德。即袁唐成佛時，亦復如是。俾全魔界以成佛界，共證真如法性，同圓種智而後已。

所謂佛法如梅檀香，或者捧持，或者踐蹋，都能得到梅檀香氣的熏染，而具有同一種氣味啊！我願在你們三位（魏梅荪、蔣竹莊、王幼農）成佛的時候，親自作輔正摧邪的護法弟子，來報答你們今日護法的恩德。即使是袁、唐成佛的時候，也是如此。使得全體魔界，轉成佛界，共證真如法性，同圓種智而後已。

● **（其七）昨接妙蓮信，及省長批，知此事徹底消滅，感愧無喻。竊念此事，若非閣下，與莊（思緘），蔣（竹莊），王（幼農）三君鼎力維持，恐難撤銷。**

● **（第七封信）昨天接到妙蓮和尚的信，以及繼任省長韓國鈞的批示，知道寺產興學這件事徹底被消滅了，感激慚愧得無法比喻。想到這件事，如果不是您，與莊思緘（ji ān ）、蔣竹莊、王幼農三位君子鼎力維持，恐怕很難撤銷。**

昨日已與莊居士書，並將批文附函，祈其與內務部長疏通。以後別處若有此種情事達部者，祈依管理寺廟條例，斥回勿允。庶不至無人斡旋者，竟成事實。即有斡旋者，致彼此徒勞心力也。

昨天已經給莊居士寫了信，並將批文附在信中，請他與內務部長疏通。以後其他的地方如果有把寺產興學這種事情呈達到內務部的，請他依照《管理寺廟條例》，駁回不要答應。才不至於沒有人來調解周旋，（借廟辦學，毀寺逐僧）竟而成為事實。即使有調解周旋的人，致使彼此白白浪費心力。

法運通塞，殆有定數。然諸佛菩薩，早已預知，以故令諸公適在其地，適逢其會，而鼎力維持，俾燎原之火，隨即撲滅也。險極，幸極。

法運的亨通阻塞，大概有定數。然而諸佛菩薩，早已預先知道，所以令諸位居士剛好在那個地方，恰好碰上那個時機，而鼎力維持，使得燎原之火，隨即被撲滅了啊！危險到了極點，慶幸到了極點！

● **（其八）教育會一案，完全解決，全屬閣下，與竹莊，幼農，三位斡旋之力，致省長，及內務部，悉依管理寺廟條例實行保護。**

● **（第八封信）教育會借廟辦學的提案，完全解決了，這全是您，與蔣竹莊、王幼農，三位調解周旋的力量，致使韓省長，以及內務部，全都依照《管理寺廟條例》來實行保護。**

其省長之批，且兩面關顧，絕不傷教育會之情面。而復力設關防，俾莫能逾越，可謂曲盡護法之深心矣，令人感佩無既。

韓省長的批文，對兩方面（僧界、教育界）都關心照顧到了，絕不傷害教育會的情面。而又竭力施設關卡防線，使得他們不能逾越關卡而來損害佛教，可以說是竭盡護持佛法的深心啊，令人感激欽佩無窮。

• (其九) 閣下以法雲為寺名，其用意甚深。竊念法雲寺，已成江南第一慈善道場，當獨行一法，不與諸方相同。

• (第九封信) 您以“法雲”作為寺名，這個用意很深（效法淨土宗八祖蓮池大師的道場雲棲寺）。我想到法雲寺，已經成了江南第一的慈善道場，應當有自己獨特的寺規，不要跟其他地方相同。

一，不剃度。二，不傳法，所有住持，唯賢是取。亦不問是臨濟，曹洞，天台，賢首，但須篤信淨土法門，言行相應即可。其住持論次數，不論世代。乃大公無私之道場，非如傳剃度，傳法徒之涉於專私之範圍也。

一、不剃度。二、不傳法，所有住持，只取賢能。也不問他是臨濟宗、曹洞宗、天台宗、賢首宗，但必須要深

信净土法门，言行相应才可以。其住持只论担任的次数，不论第几世第几代。这是大公无私的道场，不是同传剃度弟子，传法徒弟一样，涉及到专权自私的范围啊！

• (其十) 陈剑潭先生信因果，而思欲发明，而复不肯念佛，乃文人习气。当日远公以陶渊明胸怀空旷，可以学道，招之入莲社。彼殆以酒为命者，知佛门戒酒，不敢遽 (jù) 许，因曰，许某饮酒则来。

• (第十封信) 陈剑潭先生相信因果的事理，而想要加以阐发显明，然而又不肯念佛，这是文人的习气。过去，慧远大师认为陶渊明胸怀空寂广阔，可以学习佛道，就招他进入莲社。他大概是嗜酒如命的人，知道佛门戒酒，不敢马上答应，因此说：允许我饮酒，就来。

远公大慈悲心许之。彼来念佛三日，攒眉而去。以但能放下，不能提起。若纪文达，袁子才之辈，皆同一病。慧远大师以大慈悲心就允许了。他来念佛三天，皱着眉头走了。因为他只能放下荣华富贵，不能提起佛号。像纪文达（纪昀，字晓岚，谥号文达）、袁子才（袁枚，字子才，号简斋）这些人，都是得了同一种病。

纪，袁颇相信因果，每记载佛法感应事实，皆不曾潜心

研究，故所论多有外行话。袁则初辟佛，而后信佛，信而不能研究修持，所谓聪明文字障也。陈君当有善根发现之一日，未必终于如此也。

纪文达、袁子才二人很相信因果，每每记载佛法感应的事实，都没有潜心去研究，所以他们所说的，有很多外行话。袁子才起初却辟佛，而后来信佛，信却不能研究修持佛法，这就是所谓的聪明文字障啊！陈剑潭先生应当有善根发现的那一天，未必最终就会这样。

今有去年与顾显微居士书（已载文钞正编卷二），之江报馆印出寄来者，以祈览而取笑耳。此系顾君友人潘承镠君（二皆苏州人。顾为宁波黄道尹之西宾，皈依谛闲法师），与顾甚厚。

现今有去年写给顾显微居士的信（已经载录在《文钞》正编 < 即《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二中），之江报馆印出寄来的，请您看看取笑了。这是顾显微的朋友潘承镠先生（他们都是苏州人。顾显微是宁波黄涵之道尹的幕友，皈依谛闲法师），与顾显微交情很深厚。

顾劝之念佛，彼致书反难，谓不能生信，更为滋疑。顾以其书寄光，令辟驳之。光将书寄去，谓宜勿投。顾即致书云，弟言不能生兄之信，断兄之疑。因求某法师为

书，其书已寄来，但其语言毫无谦逊，直言无隐，不避忌讳，恐致冲突，故不敢寄。

顾显微劝他念佛，他写信反问责难，说不能生起信心，而且更加滋长疑惑。顾显微将他的信寄给我，请我来辟驳他。我将信寄去，说最好不要将信寄给他。顾显微就写信对他说：小弟的话不能启发兄长的信心，断除兄长的疑惑。因此恳求某位法师给你写信，这封信已经寄来给我了。只是信中的语言丝毫不会谦逊，直言相告，没有隐藏，不避忌讳，恐怕导致冲突，所以不敢寄给你。

彼云，我病深，非狼虎药不能治，愈不忌讳愈好，飞寄。顾即寄去，其心佩服，皈依谛闲法师。而畏光之直口，绝不一通音问。

他说：我的病很深，不是如狼虎那样的猛药不能治，愈不忌讳愈好，赶快寄。顾显微就寄给他，他心中佩服，就皈依了谛闲法师。但害怕我的直口，绝不与我通一次信。

陈君之入道，且徐徐勿急。譬如染布，极细密之布，定难上色。倘纳之靛瓮十余日，则欲不成深青不可得也。

陈剑潭先生进入佛道，暂且慢慢来，不要着急。譬如染布，极细密的布，一定很难上色。倘若放在盛有靛色染

汁的大瓮中十多天，那么想要这块布不变成深青色，也不可能啊！

● **(十一) 管东溟之文，实为现今对症之药。见此文者，以吐程朱拨因果之毒，而亦可为印光提倡因果之证。**

● (第十一封信) 明朝管东溟先生的《劝人积阴德文》，实在是现今世道人心的对症之药。看到这篇文稿的人，可以吐出所受的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拨无因果的毒，而且也可以作为我提倡因果的佐证。

程朱说法，唯取其高，不计利害。如为善，以无所为而为则为善，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夫无所为而为善，乃大圣人之身分。若非圣人，既唯取无所为，则有所为者，皆不肯为矣。其于自强不息，朝乾夕惕之旨，完全背戾矣。

二程、朱熹说法，只取高深，不考虑其中的利害得失。例如做善事，认为无所求而做善事，才是善；有所求而做善事，就是恶。无所求而做善事，这是大圣人的身分。如果不是圣人，既然只认准无所求而做善事才是善，那么有所求的善事，就都不肯去做了啊！这与《周易》中提倡的自强不息，朝乾夕惕（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的要旨，就完全背戾了。

管公肯明言破关，则于君子小人，俱有大益。若非阁下抄出，则其救世真谛，在佛者人多不信，在儒者人多不察，其前途甚属危险。以故光特令附入文钞，以公诸有缘也。

管东溟先生肯明言说破这些关键的地方，那么对于君子和小人，都有很大的利益。如果不是您抄录出来，那么他的救世真谛，学佛的人，大多不相信；学儒的人，大多不省察。他们的前途就很危险。所以我特地将这篇文稿附入《文钞》中（《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附明管东溟先生劝人积阴德文》），公布给诸位有缘人。

● (十二) 昨接手书，不胜惊异，方峻生，可谓难舍能舍矣。虽然，尚须为彼后日过活虑，祈阁下将彼请到观音庵，同妙莲，心净等，详悉问彼尚有多少田地。

● (第十二封信) 昨天接到信，非常惊异，方峻生，可说是难舍能舍啊！虽然如此，还必须为他以后的生活计虑，请您将他请到观音庵，会同妙莲、心净等人，详细询问他还有多少田地。

如其所有田地，可以养家，则彼已发心送法云寺，则便作彼之功德。如其所有不足为养，当将此田，作为法云

租田，岁出租若干，任依法云种竹，木，五谷，蔬菜，以作慈幼院工农场之备。

如果他所拥有的田地，可以养家，那么他已经发心送给法云寺的田地，就当作他的功德；如果他所拥有的田地，不足以养家，应当将他送给法云寺的这些田地，作为法云寺的租田，让他每年出租若干亩给法云寺，任依法云寺种竹子、树木、五谷、蔬菜，来作为慈幼院工农场的备用田。

如此，方可彼此各尽其道，彼此各得其益。若彼舍此田，则用度无出，吾人心中，实有不适悦豫乐之大者在也。

这样，才可以彼此各尽自己的道义，彼此各得其中的利益。如果他施舍了这些田地，那么日常用度没有出处，我们的心中，实在有很大的不适、不悦、不豫、不乐啊！

此契虽交，须必如此商议，方可不负方氏一番成就善举之义。如其除此，尚有可靠，则便成就彼法云寺第一大功德主。

这个田契虽然交了，必须如此商议，才可以不辜负方峻生一番成就善举的道义。如果他除了这些田地，还有其他经济来源，那么就成就他为法云寺第一大功德主。

然须请二三有德望人，为作证明。人为我虑，甚深且挚，我为人虑，亦不能不深且挚也。

然而必须请二、三位有道德声望的人，来作证明。他人为我考虑，很是深切真挚；我为他人考虑，也不能不深切真挚啊！

• **(十三) 所录杀生报应，实可令好杀者寒心，然现时之将吏，未必肯看。若为后来，及预为好生恶杀之地，又似乎太局。以其专为将吏者说，愚民或谓为不关己事。又暴戾将吏，或谓其讽己也，而恶之。**

• (第十三封信) 所辑录的《杀生报应》，实在可以令好杀的人害怕，然而现在的文武官员，未必肯看。如果是为后来的人，以及预先为了到达好生恶杀之地，又似乎太局限了。因为它是专门为文武官员说的，平民百姓或许认为这不关我的事。再者，暴戾的文武官员，或许认为这是在讥讽自己，而生起厌恶。

依光愚见，似宜将彭兰台二十二史感应录，缩小排印。再加数篇痛哭流涕之文，布之公私，其益大矣。并将丁福保之数种，有可附入者，即附之。

依我的愚见，似乎应该将彭兰台的《二十二史感应录》，缩成小字来排印。再加上几篇令人痛哭流涕的文稿，流

布到公私方，这个利益就大了。并将丁福保处的数种版本的《二十二史感应录》，有可以附入的，就附上。

则官吏士庶，俱得懿范，无显斥彼当权之横迹，有隐伏乎子女之狂心。彼得大权者，率皆由小时，未闻见因果报应之事，故其心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求利己，不怕害人。

那么武官、文吏、士人、百姓，都得到好的典型范例，没有明显斥责那些当权者的横暴事迹，能够在暗中降伏家中子女的狂妄之心。那些得到大权的人，大都是由于在小时候，没有听闻过因果报应的事迹，所以他的心中，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他人，只求利益自己，不怕损害他人。

使彼自幼即知害人甚于害己，为人终归为己者，断不肯以意见名利等小事，致国运危岌民不聊生也。

假使他从小就知道害他人超过害自己，为他人终归是为自己的道理，断然不会因为意见不同、名誉利益等小事，致使国运危急，民不聊生啊！

光意如是，祈阁下裁酌。亦可先印行此三十七条，以行救燃眉之祸。后待平定后，再行印此二十二史感应录，

以作通途获益，普劝同人之书。

我的心意是这样，请阁下裁定斟酌。也可以先印行这三十七条杀生报应故事，来施行，解救眼下燃眉的灾祸。等到国家太平之后，再行印《二十二史感应录》，来作为全体人民都能获益，普劝大众的善书。

• **(十四) 若肯将二十二史感应详编增补，录成全书，实为国家人民之幸。前年丁福保言，二十二史感应录，彼处有六七种。宜借来，凡属此录所无者，皆补录之。**

• (第十四封信) 如果肯将《二十二史感应录》详细编辑增补，录成全书，实在是国家人民的福气。前年丁福保说，《二十二史感应录》，他那里有六、七种版本。你应该借来，凡是属于这本书中没有的，都补录进去。

又安士全书，欲海回狂，后载二十二史人畜转变，及天人互生之事，亦并录之。则一班拘墟者见之，自有一番兢惕。而深信因果者，当从此一超直入如来地矣。

再者，《安士全书》、《欲海回狂》，后面记载了二十二史中人畜转变，以及天人互生的事迹，也一并收录进去。这样那些偏执浅见的人看了，自然会有一种戒惧。而深信因果的人，当会从此一超直入如来地了。

孔子作春秋，以褒贬，令乱臣贼子惧。然乱臣贼子，实于褒贬无所惧，以其唯一空名言耳，究竟于我何伤。

孔子写《春秋》，用褒贬的笔法，令乱臣贼子害怕。然而那些乱臣贼子，实际上对于褒贬无所畏惧，因为那只是一个空名罢了，究竟对于我有什么伤害。

若将二十二史之因果感应，及人畜转变之事迹，一一录出，间为论断，具乱贼性质之人见之，能不毛骨悚然，从兹掣转念头，为谋后福乎。

如果将二十二史中的因果感应，以及人畜转变的事迹，一一辑录出来，中间发表一些论断，具有乱臣贼子性质的人看了，能不毛骨悚然，从此翻转念头，来谋求以后的幸福吗？

如是，则谓阁下续孔子褒贬之心法，以教天下后世，其谁曰不然。

如此，那么可以说您是续承孔子褒贬的心法，来教导天下后世的人，有谁说不是这样呢？

- **(十五) 同光间，玉峰法师，宏扬净土，不遗余力，所说每每执拗 (ni ù) ，令人阅之痛心。前心白辑净宗语句 (即净土良导) ，亦有彼语，光完全取消。恐人谓彼**

为净宗巨擘 (b ò) ， 则遗害不小。

● (第十五封信)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玉峰法师，宏扬净土，不遗余力，他所说的，大都固执任性，令人看了之后痛心。以前任心白（南京佛教慈幼院院长）编辑的《净宗语句》（就是《净土良导》），也有他的话语，我完全将这些话语取消了。恐怕有人认为他是净土宗的大师巨匠，就遗害不小了。

文钞中，拟答某居士书，来书以灵峰，成时，彻悟，玉峰四师说，答语不提玉峰，亦不贬斥，亦此意也。

在《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中，有《拟答某居士书》，来信中将灵峰蕩益大师、成时大师（号坚密，《拟答某居士书》中用的是坚密大师）、彻悟禅师、玉峰法师四位法师的说法来提问，回答中没有提到玉峰法师的说法，也不贬斥他，也就是这个意思。

时当末法，欲极力提倡净土，当详于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处发挥，并在章显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之所以然，庶不至欲劝人而反致人生谤毁也。

时值末法时代，想要极力提倡净土法门，应当详细在佛力、自力的大小难易处来发挥，并在于显扬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所以然，才不至于想要劝化人，却

反而致使他人生起谤毀啊！

谷人先生，按事宏扬，而每有以事为理之弊。如以留经百岁，为人寿百年，盖指众生界尽，此经方灭，似乎高深，实则误人。

汪谷人先生，按照事相来宏扬佛法，然而每每有以事相作为实理的弊病。例如将《佛说无量寿经》中的“留经百岁”（经文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当成人寿的一百年，大概指众生界尽，这部经才灭，理似乎很高深，实际上是误导他人。

所谓事理混淆，不但不能发起人佛法难遇之心，或致息人勇猛精修之念。若欲利人，弥陀要解，可谓一字一珠。

所谓事理混淆，不但不能启发他人佛法难遇的心，或许导致止息他人勇猛精进修持的念头。如果想要利益他人，蕩益大师的《佛说阿弥陀经要解》，可以说是字字珠玑。

● **(十六) 近来举国若狂，论议离奇，幸上海诸居士热心护法，为之一再维持。法云之事，已知其概。但时局所迫，究不知结果若何。**

● (第十六封信) 近来全国如同疯狂一般，论议的事（庙产兴学）太离奇，幸好上海诸位居士热心护法，为了这

些事一再地鼎力維持。法雲寺的事，已經知道其中的大概了。但是時局所迫，究竟也不知結果如何。

現諸居士，沙門商定十四人，往寧請願。以其教育會所提議，注重於撥廟產以興學校，恐大家皆欲發財，不肯認帳，則全國佛法，將悉消滅。倘法道不應即滅，當必有佛菩薩大顯威靈，則或可延佛命脈。

現在諸位居士、沙門商定共十四人，前往南京國民政府請願。因為教育會所提議的，注重在撥廟產來興辦學校，恐怕大家都想發財，還不肯認帳，那麼全國的佛法，就將消滅。倘若佛法大道不應當立即滅亡，當必定有佛菩薩大顯威靈，那麼或許可以延續佛教的命脈。

否則，彼于孔子五倫，尚肯完全推翻，況無勢力之佛教徒，豈能支持，令勿滅乎（查撥廟產興學案，系民國十七年，江蘇丹徒縣，教育界邵爽秋提議，旋經請願取消。民國二十七年，錄者識）。

否則，他們對於孔子的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尚且肯完全推翻，何況沒有勢力的佛教徒，哪能支撐維持，令佛教不滅亡呢？（經查，撥廟產興學案，是民國十七年（1928年），江蘇丹徒縣，教育界邵爽

秋 < 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 提议，后来经过沙门、居士请愿取消。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辑录者记）。

复战德克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六年）

十九人皈依法名，另纸书之。所汇之款，无论香敬，捐印，通作捐印歧路指归之费。现已排完，尚有末后所寄，须待修过，方打纸型。先印三万册，以送遐迩之信心人。

十九个人皈依的法名，写在另外的纸上。所汇的钱款，无论是供养我的，还是捐助印书的，全都作为捐印《歧路指归》的费用。现在这本书已经排印完毕，还有最后所寄的，必须等待修定过，方才打出纸型。先印三万册，赠送给远近有信心的人。

拟尽此次之二百三十余圆，为汝处寄二百三十余圆之书。彼捐印者，各给若干，余随机分送。

打算用这次全部的二百三十多圆，为你那里寄二百三十多圆的书。那些捐印的人，各各赠给若干本，其余的就随缘分送。

扶乩一事，多是灵鬼假冒仙佛之名。若本扶乩人有学问，

则长篇大文，说世间道理，尚能通泰。若说佛法，则非彼所知。

扶乩这件事，大多是灵鬼假冒神仙佛菩萨的名号。如果这个扶乩的人有学问，那么这个灵鬼就长篇大文，说世间的道理，还能比较透彻清楚。如果说佛法，就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了。

或以炼丹运气为佛法，或剽窃金刚经之义，而囫圇说之，无能为人指出了生死路。又或妄造谣言，以七颠八倒之乱话，令无知之人，谓为秘诀，岂不大可哀哉。

或者将炼丹运气当作佛法，或者剽窃《金刚经》的义理，而囫圇笼统地说，不能为人指出了生死的道路。又或者妄造谣言，用七颠八倒的乱话，令无知的人，认为是秘诀，岂不是大大的悲哀吗？

扶乩一事，于作善举劝捐，则有益。于问修持说佛法，则有损。以灵鬼多不洞佛法，则瞎造谣言，坏乱佛法，疑误众生。

扶乩这件事，对于作善事劝化募捐来说，有些利益。对于询问修持宣说佛法，就有损害了。因为灵鬼大多不通晓佛法，就会瞎造谣言，坏乱佛法，疑误众生。

奉化孙锵，字玉仙（年在八十上下），其人迷于扶乩。七年前，言玉帝逊位，关帝为新玉帝，已经开科。状元，乃金华朱某。榜眼，乃无锡杨章甫。探花，乃彭泽许止净。

浙江奉化的孙锵，字玉仙（年纪在八十岁上下），这个人痴迷于扶乩。七年前，说玉皇大帝让位，关帝成为新的玉皇大帝，已经开考科举。状元，是浙江金华的朱某。榜眼，是江苏无锡的杨章甫。探花，是江西彭泽的许止净。

致书于朱，朱喜极，以八十高年，特来上海开会。杨亦极信扶乩，不知如何答复。致书于许止净，许绝不回一字。屡寄乩语，总不回信。

写信给朱某，朱某欢喜到极点，以八十岁的高龄，特地到上海来开会。杨章甫也非常相信扶乩，不知道是如何回信的。写信给许止净，许止净绝对不回一个字。多次寄给他扶乩的乩语，他也总是不回信。

后无法可设，又致书云，我屡次寄书，总不回信，想是听印光法师话，不信扶乩。我曾问过吕祖，吕祖云，是海底铁耳，君何信彼之话乎。许亦不回信。海底铁者，永沉苦海，无出头之日也。

后来孙锵没有办法了，又写信给他说：我多次寄书，你总是不回信，想来是听了印光法师的话，不相信扶乩。我曾经问过吕洞宾祖师，吕祖说：他（印祖）是海底的一块铁，你为什么相信他（印祖）的话呢？许止净也不回信。海底铁的意思是永沉苦海，没有出头之日。

孙乃进士，亦系好善之人，其知见之下，盖有不可以理喻者。来信，何必特用黄纸，但不宜用雪白纸，以免耀眼即已。

孙玉仙是一名进士，也是一个好行善事的人，但是他知见的低下，实在是不可理喻。你的来信，何必特地用黄纸，只要不是用雪白的纸，免得耀眼就可以了。

今将皈依及捐款二单，作信纸，书于背，寄回。以期歧路指归寄来时，好按款，按彼之意，而为分送。

现在将皈依以及捐款的二张单子，当作信纸，写在背面，寄给你。以期望在《歧路指归》寄来的时候，你好按照钱款，按照他们的心意，来加以分送。

现在时局危险，当令一切人，同念佛，及观音圣号，以作预防。果肯志诚常念，必蒙其加被。纵大劫难逃，大家同归于尽，念佛之人，当生西方。或信愿未至真切，

亦多生善道。切不可谓不能免劫，便是白念。

现在时局危险，应当令一切人，共同念佛，以及观音圣号，作为灾难的预防。果真肯志诚心常念，必定蒙佛加被。纵然大劫难逃，大家同归于尽，念佛的人，应该会往生西方。或许有的人信愿没有很真切，也大多能生到善道。千万不可以认为如果不能够免除劫难，佛号就白念了。

须知今生所受之苦乐，乃前生所作善恶之因所感召。今生所作之因，又为来生所受善恶果报之因。以念佛为因，则生西方，以杀盗淫为因，则堕三途，此必定之理事也。

要知道今生所受的苦乐，都是前生所作的善恶之因所感召的。今生所作的因，又成为来生所受善恶果报的因。以念佛为因，就生到西方，以杀盗淫为因，就堕落三途，这是一定的道理。

物犹如此，另改章程，已付排，作一卷。十四鉴，相续而排，则省纸多矣。改作大本，三号字，每面十二行，每行三十二字，当印三万。待印出，亦当寄若干包来。

《物犹如此》，另外改动章程，已经交去排印了，成为一卷。全部十四篇，相续来排印，就会省下很多纸了。改成大本，用三号字体，每面十二行，每行三十二个字，

印三萬冊。等到書印出來，也會給你寄幾包過去。

此系福建永春一弟子，在新加坡經商，匯洋一千六百圓，擬盡此款印，不足，則稍貼若干。此書不言戒殺，實戒殺之要書。

這是福建永春的一位弟子，在新加坡經商，匯來一千六百洋圓，打算用這筆款來印，如果不够，就稍微貼補一些。這本書沒有說戒殺，實際是戒殺的重要書籍。

有人心者，見物類之孝友，忠義，貞烈，慈愛等，必為感動，各盡己之天職，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期不為物類所藐視也。

有人心的人，看見動物的孝友、忠義、貞烈、慈愛等事情，必定會被感動，各各竭盡自己的天職，來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期望不被動物所輕視啊！

物猶如此，我何讓彼，勉力敦行，庶無愧耻。徐白舫，于佛法深理，邪正不分。此書但記物之懿德懿行，于世大有利益。光作一序，若肯詳察，則不期然而學聖賢佛祖矣。

動物尚且如此，我們人類為什麼不如它們，要勉勵努力，

切实履行，才没有惭愧羞耻。书的作者徐白舫，对于佛法深理，邪正不分。这本书只是记载动物的美德懿行，对于世间人大有利益。我写了一个序，如果肯仔细体察，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学习圣贤佛陀祖师了。

● **(其二) 初七之信，昨十六日午后方接到，以战地交通断绝所致。十八人求皈依者，法名另纸书之，祈为分送。必须令彼等各各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切不可求人天福报。**

● (第二封信) 初七的信，在昨天十六号午后方才收到，因为战火纷乱的地方，交通断绝所导致。求皈依的十八个人，法名用另外的纸写好，请你分送给他们。必须令他们各各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千万不可以追求人天福报。

凡夫有福，必造杀业，既造杀业，难逃杀报。况有福之人，不止造一杀业。然则求福之人，乃为自他求祸也。学佛之人，不可不知此义。

凡夫有福报，必定造作杀业，既然造作杀业，一定难逃被杀的果报。何况有福报的人，不止是仅仅造作杀业。所以求世间福报的人，其实是为自他求来灾祸啊！学佛

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个道理。

德明，邀大家念观音，人各十万，放生一百万，以祈消灭杀劫，此亦莫大之功德也。然观音当终身常念，凡入会者，各各戒杀吃素，方是彻底办法。

李德明（炳南），邀集大家念观音圣号，每个人各念十万圣号，放一百万的生命，以祈求消灭杀劫，这也是很大的功德。可是观音圣号应当一辈子常常念，凡是加入念佛会的人，个个都要戒杀吃素，才是彻底消灭杀劫的办法。

否则，今日出钱买些生放，日日买生自杀，或买于杀而卖者之家，仍是一暴百寒，何能消自他之宿现杀业乎。放生，乃提倡戒杀吃素之法耳。若不注重于戒杀吃素，则所放者有限，所杀者无穷矣。

否则，今天出钱买些动物来放，每天却买些动物来自己杀，或者向杀生卖肉的商贩去买，仍然是一暴百寒，如何能够消除自己与他人的宿世现世的杀业呢？放生，是提倡戒杀吃素的方法。如果不注重在戒杀吃素，那么所放的众生有限，所杀的众生无穷啊！

光于六月二十八，函知上海新，申报馆，令登普劝全球

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广告，各十天。其稿附寄，以战事阻止，报不知看过否。

我在农历六月二十八，写信告知上海的《上海新报》、《申报》报馆，让他们在报上刊登“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的广告，各登十天。这篇文稿也附寄过去，因为发生战事而被阻止，报纸不知道看到没有。

又令漕河泾印七寸见方单张五十万，发给各省佛学机关，战事起，亦难即办。此文不独于战时可用，一切时皆可用也。

又让上海漕河泾镇印刷所印七寸大小的传单五十万张，发给各省的佛学机关，战事发起后，也很难马上就办到了。这篇告文不止在战争的时期可以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汝言发挥战事之起源，与消弭之要道。周安士云，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盖知因果，则作事循天理，出言顺人心，从何而有战争之事。

你说要阐发战争发起的根源，与消弭战争的要道。周梦颜说：每个人都知道因果的道理，这是天下得以太平治理的关键；每个人都不知道因果的道理，这是导致天下

大乱的原因。因为知道因果，那么作事遵循天理道义，说话随顺人心，哪里会有战争的事情发生。

即轻贱本国各种货物，贵重舶来各种货物，把全国的钱，通通输送外国，此乃不循天理，不顺人心之大者。使人以我之金钱，制军火以打我。是知好用外货者，皆不能不负召人打我之罪。

轻贱自己国家的各种货物，看重外国进口的各种货物，把全国的钱，全都送给外国人，这就是不遵循天道公理，不随顺人心的大事。使得外国人用我们的金钱，制造军火来攻打我们。由此可知喜欢使用外国货的人，都不能不背上召引外国人打我的罪过。

今后痛改前非，学甘地之不用外货，则金钱少输出，而国富强矣。此话似乎迂阔，实为极要。

今后应该痛改前非，学习印度总理甘地，不用外国货，那么国家的金钱就会减少输出，而国富民强了。这些话似乎迂腐不合实际，而实际上却极为重要。

须知知因果者，居心行事，唯恐或有过愆，必能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研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虽虫蚁也不敢杀。

要知道，明白因果的人，他存心行事，唯恐有过失，必定能够切实履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深入探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事，虽然是虫蚁也不敢杀害。

不知因果者，自杀其父母，尚自夸其功，而极力提倡实行兽化，拟率天下之人，与禽兽了无有异，其心方安乐而畅快矣。

不知道因果的人，自己杀害他的父母，还自己夸耀他的功劳，而极力提倡实行人类兽化，打算把天下的人，引领到与禽兽没有差异的地步，他的心方才安乐畅快啊！

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若舍因果，则圣人佛菩萨，亦无法可设矣。

因果教育，是圣人治理天下，佛陀救度众生的关键。如果舍弃因果的教育，那么圣人、佛、菩萨，也没有办法可以想了。

今乱至已极，欲图挽救，务必注重家庭教育，因果报应。于儿女初开知识，始学说话时，即以因果报应等事理，循循善诱而熏陶之。

当今世道已经乱到极点，想要加以挽救，务必要注重家

庭教育，因果报应。在儿女刚刚开始学知识，学说话的时候，就将因果报应等等事理，循循善诱地加以熏陶。

俾其深信因果报应，毫发无爽，此即致治弭灾之根本也。切勿以为宽泛而忽之，则幸甚。

使得他们深信因果报应，丝毫不会有错，这就是天下大治，消弭战争的根本啊！千万不要认为过于遥远和不着边际而忽视，那么就非常庆幸了。

复江易园居士书（四）（民国二十五年）

（此时尚未迷信扶乩。请阅其四，足知江之佛法程度。老人如此晓谕，伊仍不能领略，益可显见。录者识）

（此时江易园还没有迷信扶乩。请阅读第四封信，足以知道江易园的佛法程度。老人如此明白地劝导，他仍然不能领会，可以更加明显地见到他的佛法程度。辑录者记。）

来书所说，诚为切要，然尚有始终所应注意者，为因果轮回，及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者，母教尤重。若于儿女初开知识时，其母即以因果报应，及做人之理事为训，

则大时便知好歹，不被恶党邪说所惑，而为贤人善人。

来信中所说的，实在很确切要紧，然而还有从始至终都应该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因果轮回，以及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教育尤其重要。如果在儿女最初开始接受知识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用因果报应，以及做人的道理事迹对他们加以训导，那么他们长大了，就知道好歹，不会被恶党邪说所迷惑，而成为贤人善人。

若小时任性娇惯，大则无主宰，便随邪说而靡，欲其反正，百难得一矣。当今之时，若不以因果报应，为救国救民之专剂，则纵有作为，无大功效。以彼不以实行为事，但以空谈敷衍了事。

如果小时候任性娇惯，长大了就没有主见，便会随顺邪说而倾倒，这时候，想要孩子走上正道，一百个人中也难有一个啊！现今这个时刻，如果不以因果报应的教育，作为救国救民的专门良药，那么纵然有所作为，也没有大的功效。因为他们不以真实的行持作为事务，只以空谈敷衍了事。

因果，乃标本同治之法。凡夫初发心，如来成正觉，皆不出因果之外。狂人以因果为小乘而轻藐之，乃为自便于肆无忌惮之恶作，与空口快活之大话耳。

因果教育，是标本同治的方法。凡夫初发心，如来成正觉，都超不出因果之外。狂妄的人将因果道理视为小乘而轻视，这是为了更方便他自己肆无忌惮地做恶事，与说些空口快活的大话罢了。

● **(其二) 各处讲演录，闻已排矣。光目力益衰，即此来复二信，用手眼二镜，始仿佛看见。故于讲录，不能干预。**

● (第二封信) 你在各处的《讲演录》，听说已经排好了。我的视力更加衰弱了，即使是你的来信，我的回信这二封信，都要用手镜、眼镜二个镜子，才依稀仿佛能看见。所以对于你的《讲演录》，我无法干预过问。

张师祠之佛光社社长，只能挂一空名。至于讲演题跋，则力不能为矣。张节妇，以大藏经，为佛光社镇社利生之宝，其功德，当令自己莲品高增，其孙慎修痰病即愈。

张师祠那里的佛光社社长一职，我只能挂一个空名。至于给你的《讲演录》写题跋，我就无能为力了。张节妇，将大藏经，作为佛光社镇社利生的法宝，这个功德，当会令自己的莲品高增，她的孙子张慎修的痰病立即痊愈。

今为慎修，与令爱有贞，各寄大悲香灰一包。此灰加持三月多久。每日少则诵五十遍，多则七十五遍。系大饼干桶贮之，一桶约十余斤，约计诵持大悲咒有六七千遍。现今为张慎修，与你的女儿江有贞，各寄大悲香灰一包。这包香灰加持了三个多月。每天最少诵五十遍大悲咒，最多时诵七十五遍。是用装过大饼的干桶存贮起来的，一桶大约有十多斤，共计诵持的大悲咒有六、七千遍。

此一包灰，可作二三百次冲服。初冲时，当取二十分之一，放于大碗中，用开水冲之，搅搅，候灰质沉下，将水灌于壶中，瓶中，日三服之。宜吃素，常念南无观世音圣号，必有神效。

这一包香灰，可以作二、三百次冲服。刚刚冲服的时候，应当取出二十分之一，放在大碗中，用开水冲开，搅一搅，等到灰质下沉，将水灌到水壶中、水瓶中，一天服用三次。应该吃素，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必有神奇的疗效。

病大好后，当少冲，不必照前取二十分之一也。若不信，不志诚，则无效。富贵人多病，一则一事不肯操作，血脉便不周流。二则多食血肉诸品，若遇一有毒者，则其祸不小，或致殒命。

病好之后，应当少冲一些，不必如前面取出二十分之一。如果不相信，不志诚，就没有疗效。富贵人多病，一是因为他一桩事也不肯亲自劳作，血脉就不会周遍流通；二是多吃血肉这些荤腥，如果遇到一种有毒的肉食，那么灾祸就不小了，或许导致丧失性命。

即无毒之物，由杀时恨心所结，故带毒性。虽不能即时药杀人，然其毒积久，必发而为疮为病。

即使是无毒的肉食，由于在杀它的时候，恨心所结，所以也会带着毒性。虽然不能立刻毒死人，然而这个毒素积累得久了，必定显发出来而变成疮或病。

张沈氏，肯令慎修戒杀吃素，其痰病当可即愈矣。所余之灰，当供于佛龕之下一边，或挂于高洁之处，以待不时之需，及随便救济危险之症，不可褻渎。

张沈氏，肯让张慎修戒杀吃素，他的痰病应当可以立即痊愈。剩余的香灰，应当供在佛龕的下边，或者挂在高洁的地方，以待不时之需，以及随时救济危险之症，不可以褻渎。

所冲过之灰质，宜加水泼于屋上，以示敬重。此即干大悲水，可以寄远方，可以留岁月。当地非极危险之症，

不肯与也。

所冲过的香灰质，应该加上净水泼在屋顶上，以表示敬重。这就是干的大悲水，可以寄到远方，可以长久地留存。当地如果不是发生了极度危险的病症，不可给他。

仆婢多不知好歹，在大家人家做事，不知爱惜米谷什物，其折福折寿事，日不知有几多次。

仆婢大多不知道好歹，在大户人家做事，不知道爱惜米谷器物，她们做的折福折寿的事，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次。

近闻曹崧乔云，一仙人附人体看病，一大家之老妈，稍似半身不遂，亦去求看。未至前，仙人云，汝勿来，汝遭残主人米饭食物太多，不久当全身疯瘫而死。此话当与汝贞，昭娥二女子说，令其爱惜主人东西，培植自己福寿，亦可以此功德，回向往生。

最近听曹崧乔说：有一位仙人附在人体为人看病，一个大户人家的老妈子，好像有点半身不遂，也前去求医看病。还没到仙人面前，仙人就说：你不要来，你遭践主人的米饭等食物太多，不久必当全身疯瘫而死。这些话应当对汝贞、昭娥二位女子说，令她们爱惜主人的东西，培植自己的福寿，也可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前數日，費范九來，言孝若，與其女粲武，死之毒慘。易園居士，勸其家為作超荐功德，因出四百圓。以二百圓交光，為彼印書施送，以二百圓于靈岩打佛七。

前幾天，費范九來了，說到張孝若（大實業家張謇之子），與他的女兒張粲武，死得慘毒（張孝若遭僕人殺害，張粲武早夭）。江易園居士，勸他家里為他們作超荐的功德，因此拿出四百圓。將二百圓交給我，為他們印書布施贈送，將另外二百圓用于靈岩山寺打佛七。

當時即與弘化社陳曙亭說，當與易園書，云光令盡此二百圓，寄書于江，令彼隨機施送。宜多寄何種，少寄何種，待江居士信來即寄。

當時我就對弘化社的陳曙亭說，應當給江易園寫信，說我讓他們用這二百圓，寄書給江易園，令他隨機緣布施贈送。適合多寄哪些書，少寄哪些書，等到江居士的信來了就寄給他。

以張家之錢財，利張家之鄉人，極為允妥，不知已來書也未。至晚，光意為孝若，粲武各作一牌位，二共一百圓，以一百圓打佛七，擬次晨彼上山時說耳。次早飯後問之，云已去矣，不一二日可回，只好隨他去了。

以张家的钱财，利益张家的乡里人，非常的妥当，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到了晚上，我想为张孝若、张燦武各作一个牌位，二人一共一百圆，将另外一百圆打佛七，打算第二天早晨费范九上山的时候对他说。第二天早饭后，问起费范九，说他已经走了，不到一、二天就可以回来，只好随他去了。

灵岩牌位，在念佛堂内，成年佛号冥熏，比他处供于冷屋中，大相悬殊。所有各人供养之三十五圆，不须寄来，以作佛光社之用。光负一社长之空名，亦不可不以他人之功德，转为他人作功德也。

灵岩山寺的牌位，在念佛堂内，成年有佛号冥熏，与供在清冷屋中的其他地方相比，大有不同。所有各人供养的三十五圆，不须要寄来，就作为佛光社的费用。我空负一个社长的空名，也不可不以他人的功德，转为他人作功德啊！

● **(其三) 上次之信，及一小包书，当已收到。三十五圆，本拟归佛光社用。昨接手书，及银行提单，方知两相错过。**

● (第三封信) 上次的信，以及一小包书，应当已经收到了。三十五圆钱，本来打算归佛光社来用。昨天接到信，

以及银行的提款单，才知道两方都错过了。

至晚，成翊 (yì) 青来，言江苏水灾之大，为全国第一。其人系冯梦华，王幼农门生，多年办赈，颇有声誉。光遂以此三十五圆，又加五圆，成四十圆，交成。彼问收据写何人名。光谓，汝我何用收据。云，须交会报帐。光谓，随便写易园，印光皆可。

到了晚上，成翊青来了，说江苏水灾受灾之大，是全国第一。这个人是在冯梦华、王幼农的学生，多年办理赈灾事务，很有声誉。我于是将这三十五圆，又加五圆，共四十圆，交给了他。他问收据写什么人的名字。我说：你我何必要用收据？他说：必须交给赈灾会报帐。我说：随便写江易园或印光都可以。

前信言费范九上灵岩去，未见光，过三日回，宿一夜，次早问之，云已去矣。凡事各有因缘，不可勉强。一切任缘，无可容心于其间，容心反成徒劳，固不若任缘之为解脱也。

上封信说到费范九到灵岩山寺去，没有见到我，过三天回来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早上问到他，说他已经离去了。凡事各有因缘，不可勉强。一切随缘，不可太过留心在意，留心反而成为徒劳，就不如随缘更为解脱了

啊！

● **(其四) 大学颂，释观，释止，不甚恰当。德森师云，居士于三谛之俗谛，与三观之假观，似未深明，因将前印之演讲录首页见示。其所说虽有道理，亦可引人入胜。然于空，假实义，全未贴合。**

● (第四封信) 《大学颂》中，解释“观”，解释“止”的内容，不是很恰当。德森法师说：居士你对于“三谛”中的俗谛（即假谛），与“三观”中的假观，似乎还没有深入明了，因为我将之前所印的《演讲录》的首页给他看过。你在书中所说的，虽然有些道理，也可以引人入胜。然而对于“空”、“假”的真实含义，完全不贴切、不契合。

夫三谛，三观，乃佛法中之纲要。约理性说，则名为谛，谛，即理。约修持说，则名为观，观，即修也。真谛，一法不立。俗谛，万法圆备。

“三谛”、“三观”，是佛法中的纲要。从理性来说，就名为“谛”，“谛”，就是理；从修持来说，就名为“观”，“观”，就是修。真谛，一法不立。俗谛，万法圆备。

观真谛之理，名为空观。观俗谛之理，名为假观。空观，乃观其一法不立之真如法性，此并空，有，两空之空，此即心经诸法空相之空相。不但色空，空空，并菩提，涅槃，亦空。若有一法不空，不名真空。此三观空观之空，何可以万事不管不做当之。

观真谛之理，名为空观。观俗谛（即假谛）之理，名为假观。空观，是观其一法不立的真如法性，包括“空”空、“有”空”，这就是《心经》中“诸法空相”的“空相”。不但“色”空，“空”空，连“菩提”、“涅槃”，也是空。如果有一法不空，就不名为真空。这是“三观”中空观的“空”，怎么会是那种万事不管也不做的人能担当的起的呢？

俗谛之俗，非鄙俗，雅俗之俗，乃以建立施設，名之为俗。假，亦非真假之假，亦建立施設之假。观俗谛之理之观，名为假观者，以真谛一法不立之性体，圆具六度万行诸法圆备之功德。此即心经诸法空相之诸法，何可以凡夫当之乎。

俗谛（即假谛）的“俗”，不是鄙俗、雅俗的“俗”，而是指建立施設，名之为“俗”。“假”，也不是真假的“假”，而是建立施設の“假”。观俗谛之理的“观”，名为假观，因为真谛是一法不立的性体，圆满具足六度

万行诸法圆满具备的功德。这就是《心经》中“诸法空相”的“诸法”，此中“三谛”之观的观修功夫怎么是凡夫能担当的呢？

凡夫，乃苦，集二谛所摄。此空，假，乃圆教圆妙道理，二乘尚非其分，况凡夫乎。又三十页，言仗自力，用自力修道，由人而生天，以至无色界天，是谓竖出三界，此语亦未圆备。

凡夫，是苦、集二谛所收摄的。这个“空”、“假”，是圆教中的圆妙道理，二乘人（声闻、缘觉）还不能领悟，何况是凡夫呢？再者，在第三十页中，说到仗自力，是用自己的力量修道，由人道而生天，以至生到无色界天，这是竖出三界，这个话也没有说得圆满究竟。

仗自力，须断尽三界内见思烦恼。利根，即生可断。钝根，须先断欲界烦恼，则生色界。次断色界烦恼，则生无色界。直至无色界烦恼断尽，则证真谛涅槃，而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

仗自力，必须断尽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内的见思烦恼。利根的人，当生就可以断除见思烦恼；钝根的人，必须先断欲界的烦恼，则生到色界天。其次断色界的烦恼，则生到无色界天。直到无色界的烦恼断尽，

就能证真谛涅槃，而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了（证得四果阿罗汉及以上果位者，才能了生脱死）。

三界诸天，除兜率内院之大菩萨（生内院者，皆法身大士），及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之五不还天之三果圣人外，余皆六道轮回中人。不可以生至无色界天，便出三界也。

三界中的一切诸天，除了兜率内院的大菩萨（生到内院的人，都是法身大士），以及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五不还天的三果圣人（印祖语：声闻初果，已断见惑，尚有思惑未断。故须七生天上，七返人间，方断思惑，而证四果。二果，则一生天上，一返人间，乃证四果。三果，以欲界思惑已尽，尚须在色界五不还天，经历多劫，方可断尽思惑，而证四果。四果，则见思二惑净尽，三界内了无生缘。）之外，其余的都是六道轮回中的人。不可以认为，生到无色界天，就出离三界了（因必须将无色界的烦恼断尽，才能出离三界）。

郁头蓝弗，习非非想定于山间，群鸟相噪，不能得。移于海边，海中大鱼斗，不能得。因生忿恨，有杀尽鱼鸟之念。后定成，生非非想天，寿八万大劫。天福尽后，

堕为飞狸，入林食鸟，入水食鱼。

郁头蓝弗，在山中修习非非想定，群鸟喧闹，不能得定。后来移到海边修定，海中的大鱼相斗，也不能得定。因此生起了忿恨心，有了杀尽这些鱼鸟的念头。后来修定成功，生到非非想天，寿命八万大劫。天福享尽之后，堕落为飞狸，进入山林吃鸟，潜入水中吃鱼。

故宜分别依佛法修持，断惑证真之生天，与修世福及世间禅定之生天不同，庶阅者不至误会。（其演讲录，全由陈曙亭校对料理流通。）

所以应该分辨清楚，依佛法修持，断惑证真的生天，与修世间福报，以及世间禅定（但未断尽见思烦恼、未证得真谛涅槃）的生天，二者的不同之处，才能使得读者，不至于误会。（江易园的《演讲录》，全部由陈曙亭校对整理流通。）

【注：】

三谛： 即空谛、假谛（即俗谛）、中谛。空是说空无自体；假是说但有缘生假相；中是说诸法非空非假亦空亦假的中道实理。此“三谛”是天台宗所立。

三观： 即空观、假观、中观。空观是观诸法缘生无性，当体即空；假观是观诸法虽同幻化，但有假相和作用；

中觀是觀諸法非空亦非假，亦空亦假之中道實理。

苦、集二諦： 苦諦，是說明人生痛苦的道理，人生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苦是現實人生的真相。集諦的“集”，是集起的意思。集諦是說明人生的痛苦是怎樣來的真理，人生的痛苦是由于凡夫貪欲、瞋恚、愚痴等煩惱引起，而去造作種種的不善業，結果才會招集種種的痛苦。苦集二諦乃世間的因果，集是因，苦是果，是迷界的因果。

復慧空大師書（民國二十五年）

昨晚接汝書，光于汝來報國，完全忘之。觀汝來書，系猶以宗門之知見為主，于淨土法門尚未全信，故只求相應，致起魔境。

昨天晚上接到你的信，我對你來報國寺的事，完全忘了。看你的來信，還是以禪宗的知見為主，對於淨土法門還沒有完全相信，所以只求相應，致使生起魔境。

念佛法門，以信願為先鋒，若無真信切願，勿道不相应不能往生，即相应亦不能決定往生。

念佛法門，以信願作為先鋒，如果沒有真信切願，不要說不相应不能往生，即使是相应也不能決定往生。

一心不乱，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有真信切願，未得相應，亦可往生，況已相應乎。

一心不乱，念佛三昧，也不容易得到。如果有真信切願，沒有得到相應，也可以往生，何況已經相應呢？

汝只知求相應，稍有相應氣分，便生歡喜讚嘆之心，此亦是不相應之現象，由是故有怪相現。

你只知道求相應，稍微有一點相應氣分，就生起歡喜讚嘆的心，這也是不相應的現象，因此就有怪相顯現。

修行人，所最忌者，得少為足。得少為足，便生退惰，此必定之理也。祈但一心念，勿以不相应不得往生為疑懼。

修行人，最忌諱的，就是得少為足。得少為足，就生起退惰，這是必定的道理。請你只要一心念佛，不要以“不相应不得往生”生起懷疑恐懼。

所有境界，皆不理會，也不問他好死壞死。除念佛之外，不使起第二念。如此，方可得決定往生之益。

所有境界，都不要理會，也不管他將來是好死還是壞死。除念佛之外，不使自己生起第二個念頭。如此，才可以

得到決定往生的利益。

若怕死時種種不相宜之障礙，因打餓七，此事險極。吃飽飯，尚不能相應，到餓的要死的時候，還能相應麼。

如果害怕死的時候，有種種不順利的障礙，因此就打餓七，這件事很危險。吃飽飯，還不能相應，等到餓得要死的時候，還能相應嗎？

如必要打餓七，請下山到別處去打，靈岩決不許開此一法。汝完全是在妄想窠中求相應。若肯一切妄想通放下，當必病愈身安。即世壽已盡，亦當正念昭彰，隨佛往生。

如果一定要打餓七，請你下山到別處去打，靈岩山決對不允許開這個法。你完全是在妄想窠中求相應。如果肯將一切妄想通通放下，當必定病愈身安。即使世壽已經盡了，也當會正念清楚昭彰，隨佛往生。

念佛的人，不得有來生後世的念頭。汝往生的心尚不專一，則決定不能不又在此世界受六道之生矣。

念佛的人，不能有來生後世的念頭。你往生的心還不專一，則就決定不能不又在這個世界受六道之生了啊！

致郭輔庭居士書（民國二十一年）

昨接葛信，知令嚴于前月二十八西逝，不勝慨嘆。令嚴宿世固有栽培，故于今生，白手成家，財發巨萬，壽逾古稀，兒孫滿堂。

昨天接到葛居士的信，知道你父親在上個月二十八逝世，不勝慨嘆。你父親在過去世必種植了善根福德，所以在今生，白手起家，擁有巨萬家財，長壽到古稀之年，兒孫滿堂。

平生樂善不倦，護持三寶。若有信願，當即往生西方。若无信願，或生天上，或生人間大富貴家，以享大福。

平生愛好行善，從不厭倦，護持三寶。如果有信願，當會立即往生西方。如果沒有信願，或許生到天上，或許生到人間的大富貴家，享受大福。

然世福不常，當令諸孝眷，同皆志心念佛，以期未往生則往生，已往生則增進品位，乃為有益之孝。

然而世間福報不會常久，應當令家中的眷屬，都來專心念佛，以期望父親沒有往生，得以往生；已經往生，則

增進品位，這才是有利益的孝親。

宜各節哀念佛，勿只學世間人，但取悅人耳目，不計於親之神識有益與否。又令嚴在生，既信佛法，現在喪葬，理宜順其素志，概勿用葷。

應該各自節哀念佛，不要只學世間人，只是為了取悅他人的耳目，不考慮對於親人的神識有沒有利益。又者，你父親在活着的時候，既然相信佛法，現在的喪葬，道理上應該隨順他一向的志願，一概不要用葷腥。

凡祭神，供靈，待客，均用素，此比放生若干功德更大。若不用素，則畢此喪葬，所殺物命，為數甚多。忍令吾親，因我等行孝，而與此無數之生命，結此殺業乎。

凡是祭神、供靈、待客，都用素菜，這比放多少生的功德更大。如果不用素齋，那麼這場喪葬，所殺的動物生命，數量很多。忍心让我的父親，因為我們盡孝，而與這無數的生命，結下殺業嗎？

民國十年，周玉山先生死（曾作兩江總督），其子緝之，與光相識，寄一訃文，光令勿用葷。以彼官職聲望甚大，若用葷，則不免為榮親而反成累親矣。

民國十年（1921年），周玉山先生死后（他曾經作過

两江总督)，他的儿子周缉之，与我认识，寄了一张讣文给我，我让他不要办荤食。因为他的官职声望很大，如果用荤菜，就不免为了荣耀父亲，反而成为拖累父亲了。

光信到，缉之不作主，令办事者议之。办事者，皆贪口腹之人，俱不赞成用素。天津开吊，坐四千多桌。次年搬灵回皖，到南京开吊，到芜湖又开吊，到家又开吊。大孙子，在扬州开吊。只此五次开吊，所杀生命，不计其数。

我的信到了，周缉之也不作主，让办事的人商议。办事的人，都是贪图口腹的人，都不赞成用素斋。在天津开吊，坐了四千多桌。第二年搬运灵枢回安徽，到南京开吊，到芜湖又开吊，到家中又开吊。大孙子，在扬州开吊。就这五次开吊，所杀的生命，不计其数。

葬讣回津，有扶乩者，玉山先生临坛，痛恨其家之用荤，谓将彼在生做官的功德，消灭了尚不够。

安葬完毕回到天津，有扶乩的人，说周玉山先生临坛，痛恨家里人用荤菜办丧事，说将他在生做官的功德，消灭了而且还不够。

緝之大悔无及，欲在天津开一大丛林以补过。其地已觅妥，适奉直打仗，遂未办，但设法结结小缘，俾来往者有所安宿而已。

周緝之非常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打算在天津开办一个大丛林来弥补过失。地址已经找好了，恰好遇到奉系、直系军队打仗，于是没有办成，只是想办法结结小缘，使得来往的人有一个安定的住宿而已。

令严与光颇有缘，居士与光亦有缘。光于此时，不为说此利害，便失光交友之道。恐居士或以为无关紧要，故引周緝之之事，以为明证。

你父亲与我比较有缘，你与我也有缘。我在这个时候，不为你说清其中的利害，就失去我的交友之道。恐怕你或许认为用素、用荤无关紧要，所以引周緝之的事，作为证明。

至于做佛事，当以念佛为第一，余皆场面好看而已。光于朝暮课诵时，称令严之名，为之回向三七日。以光一向与挚友，皆不行俗礼，唯以念佛回向，用表交情耳（乩为灵鬼作用，间实有之。光不赞成扶乩，请勿误会）。至于做佛事，应当以念佛为第一，其余都是场面好看而已。我在朝暮课诵的时候，称你父亲的名字，为他回向

三个七日。因为我一向与好友，都不行世俗礼节，只以念佛回向，来表示交情（扶乩是灵鬼的作用，偶尔会有一些真实的。我不赞成扶乩，请你不要误会）。

复卓人居士书（民国十六年）

接手书，不胜欣慰。自省如此，于当今之世，实不多得。果能直进不退，则令严之薪传，孔孟之薪传，佛祖之薪传，俱可亲得而实证矣。

接到你的信，非常欣慰。能够如此自我反省，在当今之世，实在不可多得。果真能够精进不退，那么你父亲的家学传承，孔孟的圣贤传承，佛陀祖师的菩提传承，都可以亲得且实证了。

然于甘脆肥浓，不能放下，若约儒理论，尚无大紧要，若约佛理论，则便是行恶，非止意恶也。

然而对于美味荤腥的口腹之欲，不能够放下，如果以儒家的理论来说，还没有什么大的要紧；如果以佛法来说，就是做恶事了，而不仅仅是意业上的恶。

民国十年，光至南京，魏梅荪（系翰林，时年六十）谓

光曰，佛法某也相信，佛也肯念，师之文钞也看过，就是吃不来素。

民国十年，我到南京，魏梅荪（他是清朝的翰林，当时六十岁）对我说：佛法我也相信，佛也肯念，师父的《文钞》也看过，就是吃不来素。

光谓，富贵人习气难忘，君欲吃素，祈熟读光文钞中南浚放生池疏，当数数读，自不能吃肉食矣。此系八月十二日话，至十月，彼六十生辰，恐人情有碍，往金山过生日，回家即长素矣。

我说：富贵的人习气难忘，你想要吃素，请熟读我《文钞》中的《南浚放生池疏》，应当多次地读，自然就不想吃肉了。这是八月十二日说的话，到了十月，是他六十岁的生日，恐怕对于人情来往有所妨碍，就前往金山过生日，回家就吃长素了。

次年，遂提倡开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今六十六矣。而于慈善事业，不惜精神，极力提倡。若立慈幼院，若每年施粥。若近二年来，战事发生，收养老弱妇女于法云寺，打数十间席棚令住，为之煮粥。

第二年，就提倡开办法云寺作为念佛放生的道场，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对于慈善事业，不惜精神力气，极力

提倡。比如创立慈幼院，比如每年施粥。比如近二年来，发生战争，在法云寺收养老弱妇女，打了几十间的席棚给她们住，为她们煮粥。

战事毕，量其远近，发给路费令归。一次有千多人，一次二千多人。每日吃了粥，令彼各念佛及观音。三四次打仗，绝无一人受伤，且无一人生病，亦可谓难得矣。

战争结束，看她们路程的远近，发路费让她们回家。一次有一千多人，一次有二千多人。每天吃了粥，让她们各各念佛以及念观音圣号。打了三、四次仗，绝没有一个人受伤，而且没有一个人生病，也可说难得啊！

阁下正当壮年，而且有大志，能自省察，自讼其过。果能自强不息，则生入圣贤之域，没登如来封疆，断可必矣。勿以小得为足，勿以小过为无碍。勿以自性弥陀为究竟，而不念西方弥陀。

你正当壮年，而且有大志向，能够自我省察，自责过失。果真能够自强不息，那么在生达到圣贤的地位，死后登上如来的净土，必可断定了。不要因为小有所得就满足，不要因为小的过失就认为没关系。不要将自性弥陀作为究竟，而不念西方的阿弥陀佛。

**勿唯祈佛之默佑，而不于自己所感于佛之心中認真以行。
則光所說三種薪傳之得，即可預為閣下賀。**

不要只是祈求佛陀的庇佑，而不在自己所感佛的心中認真來行持。那麼我所说的三種薪火傳承的證得，就可以預先為你慶賀了。

又今之時世，壞至其極，其原由於不知因果報應，及家庭教育。欲為挽回，宜注重此二法。而家庭教育，尤須注重因果報應。以因果報應，能制人心。

又者，當今的時世，壞到了極點，這個原因是由於不知因果報應，以及家庭教育。想要加以挽回，應該注重在這二法上。而家庭教育，尤其須要注重因果報應的教育。因為因果報應，能夠約束人心。

除此之外，任憑何法，皆無救藥。以心不改良，則一法才立，百弊叢生矣。

除此之外，任憑什麼方法，都無可救藥。因為內心若不加以改良，那麼一個法剛建立，百種弊病就叢生了。

復陳慧新居士書（民國二十二年）

修持功課，随机而立，愈简愈妙。若都是久修者，不妨依禅门日诵而念。若初心者多，则无论朝暮，均可以念弥陀经，往生咒，即念佛矣。朝暮如是，日间如是亦可，不念经咒，即以赞佛偈起亦可。

修持的功課，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越简单越妙。如果都是修持许久的人，不妨依着《禅门日诵》来念。如果初发心的人多，那么无论早晚，都可以念《阿弥陀经》，《往生咒》，随即念佛就可以了。早晚如此，白天也可以这样，不念《阿弥陀经》、《往生咒》，就从赞佛偈开始也可以。

须知所有功課，均以念佛为主，经咒为宾。知此义，再按林员之身分而定，庶可适宜。光何能特订一章程，令人依从乎。

要知道所有的功課，都应该以念佛为主，念经念咒为辅。知道了这个道理，再按居士林人员的身分来决定，才可以做出适合的规定。我怎能够特地订一个章程，叫他人来依从遵守呢？

天下丛林，均照禅门日诵。慈溪文溪西方寺，朝暮皆念弥陀经，固不宜执著而论。所不可稍有更张者，信愿行三之宗旨也。若用禅家参念佛的是谁，则是参禅求悟，殊失净土宗旨，此极大极要之关系。

天下丛林，都是按照《禅门日诵》来做功课。浙江慈溪县文溪西方寺，早晚都念《阿弥陀经》，不要执著地来决定究竟用什么做功课。但不可以有丝毫改变的，就是坚持信愿行三资粮这一宗旨。如果用禅宗的方法，来参究“念佛的是谁”，就是参禅求开悟，大失净土宗旨，这是极大极要紧的问题。

人每欲冒禅净双修之名，而力主参究，则所得之利益有限（念到极处，也会开悟），所失之利益无穷矣。以不注重信愿求生，不能与佛感应道交。纵令亲见念佛的是谁，亦难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无信愿求生之心故也。

常常有人想要冒充禅净双修的名目，而努力主张参究，那么所得的利益有限（念到极处，也会开悟），而所失去的利益无穷啊！因为不注重信愿求生，不能够与佛感应道交。纵然是他亲身见到了念佛的是谁，也很难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因为没有信愿求生之心的缘故。

又未断烦惑，不能仗自力了生脱死。好说大话者，均由

不知此義。淨土法門，超勝一切法門者，在仗佛力。其餘諸法門，皆仗自力。自力何可與佛力並論乎。此修淨土法門之最要一關也。

另外，沒有斷除煩惱，不能夠依仗自力，了生脫死。好說大話的人，都是由於不知道這個道理。淨土法門，超勝一切法門的原因，就在依仗佛力。其餘的一切法門，都是依仗自力。自力怎麼可以與佛力相提並論呢？這是修習淨土法門最重要的關鍵所在。

復宋德中居士問焚經功過書（民國二十年 附原書）

【原信】

上海功德林，佛經流通處之圖書目錄，其第八十三頁，有焚化朱書金剛經之功用八種。德中以此項舉動，有違佛旨，功少罪多，特請大師解釋。

【原信】上海功德林，佛經流通處的圖書目錄，在第八十三頁，有焚化丹朱所寫《金剛經》的功用八種。我認為功德林這項舉動，有違佛陀的本意，功德少罪過多，特地請大師解釋。

【印祖回信】

佛經重在受持，未聞令其焚化。即謂焚之有益孤魂，及所荐亡人，尚屬功過不相掩，況無益乎。何以言之。

【印祖回信】佛經注重在個人的受持，沒有聽說讓人來焚化的。即使有所謂的，焚化經書有益于孤魂，有益于所超荐的亡人，這還都属于功德罪過不相抵償，何況沒有什麼利益的去焚化呢？為什麼這麼說呢？

凡焚經者，多多皆焚于焚錫箔之器中，其灰仍同錫箔灰賣之。彼收買之人，將紙灰颺去，唯留錫灰，則經灰能不歸于垃圾中乎。有誰肯費事，特設一器，下以錫箔墊底，中置其經，上又加諸錫箔。

凡是焚經的人，大多都是焚化在焚燒錫箔的器物中，經灰仍同錫箔灰一起賣掉。那些收買錫箔灰的人，將紙灰揚掉，只留下錫箔灰，那麼經灰能不被扔到垃圾中嗎？有誰肯特別費事，特地設置一個容器，下面用錫箔墊底，中間放置經書，上面又加上錫箔。

焚錫箔，而經隨以焚，其上有錫箔，經灰不至飛颺于外。待其化盡冷透，將此灰，用新布袋裝之，內加淨沙，或淨石，縫其袋口。

焚化錫箔，而經書也就隨着焚化，上面有錫箔，經灰不至於飛揚到外面。等到焚化完畢冷透，將這個灰，用新的布袋裝好，裡面加上乾淨的沙子和乾淨的石塊，縫住這個布袋的口。

若有親友極可靠人過海，或過大江，至極深處沉之，則無褻經之過。若照平常燒錫箔中，又賣其紙灰，吾恐其過有無量，功無幾何。

如果有親友等極可靠的人過海，或者過大江，到了很深的地方，將布袋沉到水底，就沒有褻瀆佛經的罪過。如果依照平常人做法焚燒在錫箔中，又賣掉這個紙灰，恐怕這個罪過無量，而功德卻沒有多少。

凡諸佛事，均以誠敬，方有感通。彼焚經者，只知焚耳，何嘗慮及乎此。諸大乘經，皆悉稱贊書寫，受持，讀誦之功德，未聞稱贊焚化之有功德也。

凡是一切佛事，都是因為誠敬，才有感通。那些焚經的人，只知道焚經而已，哪裡考慮到這些呢？一切大乘經，全都稱贊書寫、受持、讀誦的功德，沒有聽說稱贊焚化經書有功德的。

使真有功德，此風猶不可長。以無知之人，或至誤會，

則以焚經為事，不復注重受持也。金剛經既可焚，何大乘經不可以焚。

即使真的有功德，這個風氣還是不可以助長。因為無知的人，或許產生誤會，就會以焚經為本，不再注重受持經書了。《金剛經》既然都可以焚化，還有什麼大乘經不可以焚化的呢？

無知之富人，必至造焚經之業于無窮也。此事不慧完全不贊成，雖聞人言有大感應，亦不出一語以贊揚，恐其流弊無窮也。

無知的富人，必然造作無窮無盡的焚經罪業。這件事我完全不贊成，雖然聽人說有很大的感應，也不說一句話來加以贊揚，恐怕這個流弊無窮啊！

世每以往生咒寫作圓形，刻而印之，名之曰往生錢，多有焚之以濟孤魂者。光緒十六年，光在北京龍泉寺，于清晨至三門外，見其夜間放焰口，所燒之紙，及錫箔灰中，有二寸厚一疊往生錢，只燒了半边。倘非我見，則用人打掃，恐一同掃于垃圾中矣。是知燒此種咒之過，無處不有也。

世人常常將往生咒寫成圓形，刻成模子，印在紙上，名為往生錢，有很多人焚化這些往生錢來救濟孤魂。光緒

十六年，我在北京龙泉寺，一天清晨到三门外，看见夜晚放焰口，所烧的纸，以及锡箔灰中，有二寸厚一叠的往生钱，只烧了半边。倘若不是我看见，那么工人一打扫，恐怕一同都扫到垃圾中去了。所以知道烧这种往生咒的罪过，无处不有啊！

有僧放蒙山，用黄表纸，及钱纸，内夹一往生钱，折作一头大一头小形，待出生时燃之。至近手，则丢于地，其中每每有字未烧完者。即烧完，而其灰则完全落于地下，岂能无过。

有僧人放蒙山，用黄表纸，以及钱纸，里面夹着一张往生钱，折作一头大一头小的形状，等到出食的时候来烧。火烧到靠近手指时，就丢到地上，其中常常有字没有烧完的。即使烧完了，而那个灰就完全落在地下，怎能没有罪过。

此系不慧亲眼见者。故知一法才立，百弊丛生，乃真语实语也。凡事均以虑及久后无弊为妥善。焚经纵有功德，恐无细心之人料理，则功德事反成罪过事，况未必真有功德乎。

这是我亲眼所见。所以知道一法才立，百弊丛生，是真语实话啊！凡事都应该考虑到以后将来没有弊病才妥当。

焚經纵然有功德，恐怕没有细心的人处理，那么功德的事，反而成为罪过的事，何况未必真的有功德呢？

此不慧之知见也。至于大通家一切无碍，法法圆通，则非不慧之劣知小见所能及。不慧所说，但约不慧之分量而为准耳。

这是我的知见。至于大通家一切无碍，法法圆通，就不是我的劣知小见所能达到的。我所说的，只是以我的知见水平为依据而已。

复金益平居士书（二）

欲皈依佛法，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必须要克尽伦常之道。倘不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根本欠缺，与佛不相应，何由蒙佛垂慈接引，令其带业往生也。

想皈依佛法，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必须要竭尽伦理纲常的大道。倘若不能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修行存在根本的欠缺，就与佛不相应，怎能蒙佛垂慈接引，令他带业往生呢？

是故必须要孝亲敬长，兄弟姊妹，夫妇主仆，一一各须尽自己之职分。能于各宗，尽其职分，即为世间贤人善人。贤善之人念佛，则易于感佛。欲了生死，不可不注意伦常也。

所以必须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兄弟、姐妹，夫妇、主仆，一一各自必须竭尽自己的职责本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主仁、仆忠、夫和、妇顺）。能够在各个方面，都竭尽自己的职责本分，就能成为世间的贤人善人。贤善之人念佛，就容易感通佛。想要了生死，不可不注意伦理纲常啊！

又须按净土经典所说，生信发愿，专心念佛，决定现生求生西方，绝不发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而佛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当戒杀吃素，爱惜物命。以此自行，复以化他。

又必须按照净土经典中所说的，生信发愿，专心念佛，决定现生求生西方，绝对不发求来生人天福报的心。而佛视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孩子，应当戒杀吃素，爱惜动物生命。以上面所说的来自我行持，又以此来化导他人。

凡家庭中，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儿女，外而乡党，邻里，亲戚，朋友，皆当为说念佛之利益。现生则消除灾障，增长福寿，命终则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凡是家庭中，父母、兄弟、姐妹、妻室、儿女，外面的乡亲、邻居、亲戚、朋友，都应当为他们宣说念佛的利益。现生就会消除灾障，增长福寿；命终就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近来世乱至极，凡信佛念佛之人，每每逢凶化吉。今之祸患，避无可避，防不胜防。果能至诚念佛，则不知不觉，不逢灾祸。有此巨益，忍令我父母兄弟等，并乡党邻里等，不知乎。

近来的世道混乱到了极点，凡是信佛念佛的人，常常都会逢凶化吉。现今的祸患，躲都没法躲避，防不胜防。果真能够至诚念佛，那么在不知不觉中，不会遇到灾祸。有这样巨大的利益，怎能忍心让我的父母、兄弟等人，以及乡亲、邻居等人，不知道呢？

然欲化人，须自己实行方可。倘自己虽则念佛，于敦伦尽分，居心行事，诸多不到之处，则便难感通矣。

然而想要化导他人，必须自己真实行持方才可以。倘若自己虽然念佛，对于敦睦人伦、竭尽己分，存心行事，

有许多没做到的地方，就很难感通了。

今为汝取法名为宗诚。宗，主也。诚，真实也。汝果能事事以真诚为主，久而久之，人皆相观而善。所谓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况同类之人乎。

现今为你取法名为宗诚。“宗”，就是主的意思。“诚”，就是真实的意思。你果真能事事以真诚为主，久而久之，他人都会相互观察学习而向善。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是同类的人呢？

宜常看弥陀经白话解，嘉言录，感应篇直讲。儿女从小，即为教其常念感应篇。此文每日或念三五遍，至少须念一遍。尽此一生念，再看看直讲，依之而行，则自可归于正人君子之域矣。

应该常看《阿弥陀经白话解》（黄涵之解）、《印光法师嘉言录》（李圆净编）、《感应篇直讲》。儿女从小的时候，就教他们常念《太上感应篇》。这篇文章每天或者念三五遍，必须至少念一遍。尽这一生来念，再看看《感应篇直讲》，依照着去做，就自然可以归入正人君子的范围了。

光老矣，不得常来信。欲看某书，当向弘化社请，不可

顺便寄我信。汝肯依嘉言录，文钞等行，则何须一函二函信乎。

我老了，不要常常来信。想看什么书，应当向弘化社去请，不可顺便寄信给我。你肯依照《印光法师嘉言录》、《文钞》中所说的去做，那么何必须要一封、二封的信呢？

去冬印有戒烟三方，灵极。而治疟一方，不费分文，治无不愈。今附函寄三张，祈与一切人说之，俾疟鬼不复困人，则其益大矣。

去年冬天，印了戒烟的三个药方，很灵验。其中治疟疾的一个药方，不花费一分钱，没有不治愈的。现今附信寄给你三张，请对一切人来说，使得疟鬼不再困扰人们，这个利益就很大了。

● **(其二) 既知惭愧忏悔，何又依旧行履，恶不见减，善不见增乎。无他，心不志诚故也。倘心主于诚，岂可知而故犯。知而故犯者，以心实无决定改过迁善之诚恳故。**

● (第二封信) 既然知道惭愧忏悔，为什么又沿循过去的行为，恶习不见减少，善行不见增多呢？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心中不志诚的缘故啊！倘若心中以诚为主，怎么可能明知故犯？明知故犯的人，是因为心中没有决定

改過向善的誠懇的緣故。

汝自己欲為賢人善人，自可遠離惡習。不能遠離者，系其心不決定，浮游緩慢，則難免仍歸舊路矣。

你自己想成為賢人善人，自然可以遠離惡習。不能遠離的原因，是因為你的內心沒有決定，浮游遲緩，就難免仍舊回歸老路啊！

以後切勿再來信，汝不肯真實克除己私，我縱開示，究有何益。汝若肯認真省察自己過愆，何用我多說，即宗誠二字，已通通包括淨盡。

以後千萬不要再來信，你不肯真實地克除自己的私欲，我縱然開示，究竟有什麼利益呢？你如果肯認真省察自己的過失，為什麼还用我來多說，就是你的法名“宗誠”二个字，已經通通包括無餘了。

人若心無虛偽，決定不至不肯改過遷善。譬如真知其人是欲害我者，縱令彼多方巧誘，決不肯上他的當，以送我命。肯上當，是不知好歹之人。

一個人如果心中沒有虛偽，決定不至於不肯改過向善。譬如真的知道這個人是想要害我的，縱然他多方巧妙地引誘，我也決不肯上他的當，來枉送我的性命。肯上當

的话，那就是不知好歹的人。

既有关性命之大对头，尚肯依他的骗，则所谓求别人为汝说保身命之妙法，又有何益乎。故不愿屡为汝络索说也。

既然是关乎自己性命的大对头，还肯受他的骗，那么所谓求别人为你说保身护命的妙法，又有什么利益呢？所以不愿意屡次为你啰嗦多说啊！

【注：】

弘化社： 由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始创于 1931 年。2003 年以来，明学长老（已于公历 2016 年 12 月 2 日在苏州灵岩山寺安详示寂）恢复、主持了印祖创办的弘化社，印赠以《印光法师文钞》为中心的佛教典籍、善书千万册。为践行祖师圆满慈善的精神，2013 年 5 月正式成立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致力于推广传统文化，开展印送善书、环保护生、慈幼助学、赈灾济贫、养老救病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复（宋六湛，褚莲净，张子净）三居士书（民国十七年）

世乱极矣，不堪言说。推究其由，其近因由百十年来，一切读书居官之人，只知习举业，求功名，不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若论远因，实由程朱破斥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之所致也。

世间坏乱到了极点，不堪言说。推究其原因，其近因，是由于这一百几十年来，一切读书做官的人，只知道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不知道提倡因果报应，以及家庭教育；如果讨论到远因，实在是由于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破斥因果报应，以及生死轮回所导致的。

以素未受家庭之善教，并不知人之所以为人，又习闻一死即灭，了无前生后世。一遇欧风所吹，觉此废孝废伦不耻，为自在无碍，遂一致进行。其根本误人，不能不归罪于理学诸子也。

因为一向没有受到家庭的善教，并且不知道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道理，又学习听闻一死永灭，没有前生后世的说法（断灭见）。一遇到欧风的吹袭，就觉得废除孝道、伦理道德并不可耻，认为这才是自在无碍，于是大家一致进行废除孝道、伦理道德的行动。上述误人

的根本原因，不能不归罪于宋朝理学的诸位夫子啊！

光之此语，乃的确之极，平允之至，非妄说也。为今之计，当真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尤须注重因果报应。此二法互相维持，方能令后之子弟，不致悉数入彼兽域。

我的这些话，准确到了极点，公平到了极点，不是瞎说的。为今之计，应当认真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尤其必须注重因果报应的教育。这二个方法（因果教育、家庭教育）互相维持，才能令以后的孩子们，不致全都进入禽兽的领域。

否则，纵有教育，亦难制彼不随邪转也。所言念佛修持，种种方法，文钞中具有。若详说，则太费笔墨。然虽详说，亦仍属文钞中之所说。

否则，纵然有家庭教育，也很难制止他们不随邪说所转啊！你们所说的念佛修持，种种方法，《文钞》中都有说明。如果详细说，则太费笔墨。虽然详细说，也还是属于《文钞》中所说的。

今为汝等寄文钞，安士书，嘉言录，弥陀经白话解，观音本迹颂，感应篇直讲，寿康宝鉴，感应篇汇编，闰范

等，各一份。若有多者，则结缘。

现今为你们寄去《文钞》、《安士全书》、《嘉言录》、《阿弥陀经白话解》、《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感应篇直讲》、《寿康宝鉴》、《感应篇汇编》、《闺范》等书，各人一份。如果有多的，就结缘送给其他人。

以文钞，安士书已送完，尚未印出。嘉言录，一万已送完，二三万皆未出书，不能多寄。

因为《文钞》、《安士全书》已经送完了，新的还没有印出。《嘉言录》，一万本已经送完了，另外的二、三万本都还没有出书，不能多寄。

嘉言录，分门别类，颇省心力。祈以此自行，以此化他，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可决定亲得矣。

《嘉言录》，将《文钞》中的精华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看起来比较省心省力。请以书中所说的自我行持，以此化导他人，那么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可以决定亲自得到了。

然欲修持净业，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信愿念佛，求生西方。

然而想要修持净业，必须敦睦人伦、竭尽己分，防止邪

念、心怀坦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吃素，保护爱惜动物生命，信愿念佛，求生西方。

内而父母，兄弟，姊妹，外而亲戚，朋友，乡党，邻里，咸皆以此奉劝。无论彼之能信受与否，固不可不令彼一得闻知也。

家内的父母、兄弟、姐妹；家外的亲戚、朋友、乡亲、邻居，全都以此来奉劝他们。无论他们能不能相信接受，一定不可以不让他们听到知道啊！

汝等既欲皈依，今为汝等各取法名。宋六湛，法名慧湛。褚莲净，法名慧净。张子净，法名慧澄。

你们既然想要皈依，现今为你们各取法名。宋六湛，法名慧湛。褚莲净，法名慧净。张子净，法名慧澄。

若能断除妄想，一心正念，则所谓湛也，净也，澄也，皆即心本具之德，非自外来也。若心念尘劳，则本具之湛，净，澄德，由妄想鼓动，便成昏浊污秽之相矣。

如果能够断除妄想，一心正念，就是所谓的湛、净、澄，都是自心本具的性德，不是从外得来的。如果心中挂念世俗尘劳，那么本具的湛、净、澄的性德，由于妄想鼓动，就成为昏浊污秽的相了。

光明年三月初，當復來上海，以了印書事。明年秋后，當離普陀，游行東西南北，以避信札應酬之勞耳。普陀千祈勿來。但熟讀文鈔，嘉言錄，勝於親見光多多矣。

我在明年三月初，應該會再來上海，以了結印書的事。明年秋后，應該會離開普陀山，游行東西南北，以避開信件應酬的勞苦。請千萬不要來普陀山。只要熟讀《文鈔》、《嘉言錄》，就勝過親自見到我很多很多了。

復無錫佛學會少年學佛社書（民國二十三年）

昨接貴社大札，及研究方案，不勝慚愧。光一介庸僧，毫無知識，只知學愚夫婦禮拜持誦，以求帶業往生，何能為貴社作指導師乎。

昨天接到貴社的來信，以及研究方案，不勝慚愧。我是一個平庸的僧人，毫無知識，只知道學習愚夫愚婦禮拜持誦，以求帶業往生，如何能為貴社作指導師父呢？

所言前寄之簡章緣起，實不知其事，或因寺中人，以光拒絕一切，而且事非緊要，即與丙丁童子收執，亦未可知。

信中所說，以前所寄的簡章緣起，實在不知道有這件事，或許是因為寺中的人，因為我拒絕一切外緣，而且事情不是很緊要，就交給火頭童子燒掉了，也不可知。

光年屆七十，心如赤子之無知。但候死期，除念佛外，別無所為。況敢膺貴社尊職，為之條陳其所研究之經書義旨，而令依之以修持乎。雖然，既已謬投大札，亦不得不陳我所見。

我年近七十，心如初生嬰兒一般無知。只是等候死期，除了念佛之外，並不想做其他的事。更何況敢擔任貴社的尊高職位，為大家一條條陳述所研究的經書義旨，而令大家依照修持的事呢？雖然如此，既然你們已經錯投來信，也不得不陳述我的見解。

少年學佛，必須要敦倫盡分（即實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深信因果，及與輪回。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復以化他。

少年人學佛，必須要敦睦人倫、竭盡己分（就是實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道德），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深信因果，以及輪回。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我行持，又以此化導他人。

行有余力，则研究一切大乘经论，及古今儒释古德各著述。又须识取纲宗，用以宏扬佛化，续佛祖圣贤之薪传。

行持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则可研究一切大乘经论，以及古今儒释古德的各种著述。又必须识取其中的大纲宗旨，用来宏扬佛的教化，延续佛陀祖师圣贤的薪火传承。

所谓由实行而博学，由博学而得宗。如是则决定现生优入圣贤之域，临终即入极乐之邦矣。

所谓的由实践行持而广闻博学，由广闻博学而得到宗旨。如此就决定在这一生，因为优秀而进入圣贤领域，临终立即往生极乐莲邦啊！

若不注重躬行，只期多知多见，必至矜己傲物，排因拨果。如是之人，其天姿实足以继往开来，由其最初一步，未曾在自己身心上检点，从兹愈趋愈远，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卒成破坏佛祖圣贤之道之人，此古今聪明人一大可怜可悯之事也。

如果不注重亲身实行，只期望多学一些知识见解，必然导致夸耀自己，轻慢他人，排斥因果。这样的人，他的天分资质本来可以继往开来，但由于他在最初的一步，没有在自己的身心上检点，从此愈走愈远，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最终成为破坏佛祖圣贤之道的人，这是古今聪明人一件大为可怜可悯的事情啊！

此事，一百人，就有八九十，堪令人痛哭流涕。光学如面墙，然以七十年之阅历，若不为贵社献，一旦死去，便与虚生浪死者同。

这种事，一百个人，就有八、九十个人会发生，实在令人痛哭流涕。我的学识如同面对墙壁，一无所见，然而以七十年的阅历，如果不为贵社贡献说出来，一旦死去，就与虚生浪死的人一样。

由此一纸之诚，或可作贵社继往开来之一助。而光亦借此微功，得生西方，则是贵社之所成就也，感何如之。启案璧回，再来函，决不答复。

由这一张纸所表达的诚心，或许可以作为贵社继往开来的一个帮助。而我也借着这个微小的功德，得以往生西方，如此则为贵社所给我的成就，我是何等感激啊！书信方案完璧奉还，再来信，决定不再答复。

復袁德常居士書（四）（民國二十二及二十七年 原名麗庭）

汝初迷昧造業，所幸宿有善根，則由惡因緣而入佛法，此莫大之微幸也。今當力行善事，從心地上理會，不令從前之惡念再生。

你最初由於迷昧而造作惡業，所幸宿世具有善根，由於惡因緣而進入佛法，這是莫大的僥幸。如今應當努力做善事，從心地上來理解領會，不令從前的惡念再生起。

當須令念佛之心，與自利利人之心，無或間斷。則可生為聖賢之徒，沒歸極樂佛國矣。既看文鈔，當依文鈔而行，他人所行，何必與之相同乎。

應當要令念佛的心，與自利利人的心，不要間斷。那麼就可以在生成為聖賢之徒，死後歸入極樂佛國了。既然已看《文鈔》，就應當依着《文鈔》來做，他人所做的，何必要與他們相同呢？

至於同善社，乩壇，雖亦名為修善，而學佛之人，不宜預入。何以故。恐誤會，認彼所說為佛法真傳故。譬如

买物，不得徒据广告为是，须审其货之真伪何如耳。

至于同善社，乩坛，虽然也名为修善，然而学佛的人，不适合参预其中。为什么呢？恐怕自己错误领会，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佛法真传的缘故。譬如买东西，不得只是根据广告所说为对，必须审查货物的真假如何。

光老矣，精神目力工夫均不给。又有迫不及待之清凉，峨眉，九华三山志之修订。宜看文钞，切勿来苏，来则定有见面不如闻名之叹。

我老了，精神、视力、时间都不足。又有迫不及待的清凉、峨眉、九华三本山志要修订。你应该好好看《文钞》，千万不要来苏州，来了一定会有见面不如闻名的感叹。

● **(其二) 大悲饭，不可撒汤。如不惯煮连汤干饭，当以此汤煮菜，或另作饮汤之用。凡人家煮饭撒汤，须多用水，多用柴。米之原汁，皆在汤中，反弃之。只存其米质，而弃其原汁，折福费钱，且养人之力小。**

● (第二封信) 大悲饭，不可以撒弃米汤。如果不习惯煮连汤的干饭，应当用这个米汤来煮菜，或者另外作饮汤用。普通人家里煮饭撒弃米汤，必须用很多水，很多柴。米的原汁（米较有营养的成份，今所称糊精等物质），都在米汤中，反而丢弃。只存留米粒，而丢弃米的原汁，

折损福报，浪费金钱，而且养人的力量就小了。

汝母之病，与汝二堂弟之病，均当以大菩提心，供给彼大悲饭菜一月。彼病若真好，便可种大善根。汝二堂弟，若回心转念，当另是一种态度。

你母亲的病，与你二堂弟的病，都应当以大菩提心，供给他们一个月的大悲饭菜。他们的病如果真的好，就可以种下大善根。你的二堂弟，如果回心转念，应当就是另外的一种态度了。

人皆有天良，其居心动念行事，完全不依道理，他还要说人家不依道理，他有道理。只此一念，便是天良发现处。可惜无人指点，又不反躬自责，便成狂愚之辈。

每个人都有天良，他存心动念行事，完全不依道理，他还要说人家不依道理，他有道理。仅这一种念头，便是天良发现之处。可惜没有人指点他，他又不反省自责，就成为狂妄愚昧之人。

若肯回心自问，必有惭愧欲死，觉天地间无有容我之处。从此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便是圣贤之徒矣。

如果肯回心自问，必会有惭愧得要死，觉得天地之间没有我容身之处的情形。从此每天知道自己的过错，每天

改正过错，就是圣贤之徒了。

果能身病愈，而心病当渐愈。汝且日日与彼回向，求三宝加被，又承观音慈力，神咒妙义，食之一月，必有奇效。

果真能够使身病痊愈，那么心病就会渐渐痊愈。你暂且每天给他们回向，求三宝加被，又承观世音菩萨的慈力，大悲神咒的妙义，吃上一个个月，必定有神奇的效果。

汝母之病，及汝堂弟之病果愈，便是光宗耀祖之大者。较彼得一官一职，而不能为国为民者，乃天渊悬殊也。连汤干饭若未惯，且留心试试，自得其法，此亦惜福卫生之大者。

你母亲的病，以及你堂弟的病果真好了，就是最大的光宗耀祖。比那些得到一官半职，而不能为国为民谋福利的人，如同天渊悬殊啊！连汤干饭如果不习惯煮，暂且留心试试看，自然会找到好的办法，这也是惜福养生的大事。

普陀法雨寺，光绪十几年，一饭头师，虽一二百人之饭，亦连汤干。此人当了数年，所省柴火，日须一二担，且多出饭，饭还养人。

普陀山法雨寺，在光绪十几年，有一位饭头师，虽然是一、二百人的饭，也是煮连汤干饭。这个人当了几年的职，所省下的柴火，每天有一二担，而且会多煮出饭来，饭还很养人。

后一饭头，每顿须撒几桶汤，梢水桶满，则倒之阴沟。库房，客堂执事不过问。可知此饭头，一年遭践常住柴火米汁，其罪大矣。

后来的一位饭头，每顿饭必须撒弃几桶米汤，泔水桶满了，就倒入阴沟。库房、客堂的执事都不过问这件事。可知这位饭头，一年遭践常住的柴火米汁，他的罪过很大啊！

祈以此义，与一切人说，亦爱惜柴火五谷之一件大事也。

请将这个道理，跟一切人来说，也是爱惜柴火五谷的一件大事啊！

- **(其三) 汝母吃大悲饭，既有效，而足尚未愈，且再吃一月，此事绝无难为。米若少，不妨少下，得便当再寄。至于二弟之态度良善，此实汝之诚心所感，致三宝加被。**
- (第三封信) 你母亲吃大悲饭，既然有效，脚还没有痊愈，暂且再吃一个月，这件事绝对没什么难做的。米

如果少了，不妨少下一點，方便了再寄給你。至於你二弟的態度變得良善，這實在是你的誠心所感，致使三寶加被。

古人所謂，至誠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动者。

当家今日方回，信已令彼看，明后日当为念佛。

古人所謂的：極真誠而不能使別人感動，這是未曾有過的事；不真誠，是不能感動別人的。当家師今天剛回來，信已經給他看過了，明后天為你們念佛。

然以七十老人，久患足疾，不可著急，望其即好。若再吃一月，定可痊愈。即仍不好，亦不可谓诚而无感，佛法不灵。至于二弟，尤当诚感，使祖宗得一好子孙，其荣耀为何如也。

然而一位七十歲的老人，很久以前就有了腳病，是不可以著急，指望她馬上就好的。如果再吃一個月的大悲飯，一定可以痊愈。即使仍然不好，也不可以说，誠心沒有感應，佛法不靈驗。至於你二弟，尤其應當以誠心來感動他，使祖宗得到一個好子孫，這是何等榮耀的事情呢！

无锡报，语过虚张，皈依者，当云近万，何可云数十万。

即真有数十万，亦宜云数万，以免小人疑忌之祸。古人

有若无，实若虚之涵养，何可竟忘，而反事虚张声势耶。以后切勿如此。

《无锡报》，语言过于夸张，皈依的人，应当说近万人，怎么可以说有几十万。即使真的有几十万，也应该说几万，以免小人怀疑猜忌之祸。古人有本事却装着没有，满腹学识却好像一无所知的涵养，怎么可以忘记，而反过来虚张声势呢？以后千万不要如此。

光尚未至县（陕西郃阳），何由入泮。不入泮与入泮，总无二样。然一真一妄，徒令人惭惶无地，又何益乎。

我还没有到过县城（陕西郃阳县），哪里会有进入学堂的机会。不入学堂与进入学堂，总没有二样。然而一真一假，只是令人惭愧惶恐，无地自容，又有什么利益呢？

光不久人世，一旦死去，万不可如此妄传，致人疑诮。光于父母师长，不作一字之记载者，恐陷入今人妄誉之漩涡，而招人异议也。

我不久于人世了，一旦死去，千万不可如此妄传，致使他人疑诮。我对于父母师长，不写一个字的记载，就是恐怕陷入如今之人虚妄赞誉的漩涡之中，而招来他人的异议啊！

但期不辱其亲，即为荣亲之事。况学佛之人，岂可同市井小儿，备祈有名位者颂赞，以为荣幸乎。

只是期望不辱父母亲，就是荣耀双亲的事。何况学佛的人，怎么可以如同市井小儿，到处祈求有名位的人写颂赞，作为荣幸呢？

• **(其四) 回向偈作好，在外行人，必谓迂阔，实则与大士心相应，而易为感通也。盖彼以凶恶，我以慈善，如水灭火，如日消冰。若以众生情见为祷，则与大士心相违，纵有感应，小之小耳。**

• (第四封信) 回向偈写好了，在外行人看来，必定认为迂腐不切实际，实际上则与观音大士的心相应，而容易感通。因为他人用凶恶，我用慈善，如同大水灭除烈火，如太阳消融坚冰。如果用众生的情见来祈祷，就与观音大士的心相违背，纵然有一些感应，也是小的不能再小的感应罢了。

偈曰，愿此持诵胜功德，即蒙大士垂加被。消除自他宿现业，增长我人胜善根。永劫恒存大士心，遍界常行大士事。尽未来际作饶益，普令有情无祸害。

偈颂为：愿此持诵胜功德，即蒙大士垂加被。消除自他

宿現業，增長我人勝善根。永劫恒存大士心，遍界常行大士事。盡未來際作饒益，普令有情無禍害。

復費范九居士書

數日前，由山轉來手書，知慕道心切，修持唯謹，不勝欣羨。但以滬地冗繁，未能即復。昨因事來杭，略有暇晷，遂書大概。

幾天前，由普陀山轉來你的信，知道你慕道的心很迫切，修持很是嚴謹，非常羨慕。但因為在上海的雜事繁多，沒能立即回復。昨天因為有事來到杭州，有一點閒暇，於是回信寫了個大概。

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為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汝能孝親，能儉樸，則必不至取非義之財，其行其心，頗與佛合。若再加以信願求生西方，必可如願。

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是三世諸佛，修淨業的正因。你能够孝敬父母，能够节俭朴素，就必定不会收取不义之财，这种行为存心，与佛心很相合。如果再加上以真信切愿，求生西方，必定能如你所

愿。

然既为人子，人父，当思所以究竟令我亲，我儿女，得究竟安隐之道。可不力劝吾亲，与吾儿女，令其同修净业乎。此且约亲而论。

可是既然为人子，为人父，应当想想究竟怎样让我的父母亲，我的儿女，得到究竟安隐的大道。难道不努力劝勉我的父母亲，与我的儿女，使他们共同来修习净业吗？这只是对于亲属来说。

而一切众生，皆是佛子，我既知之，忍不令我弟兄，姊妹，亲戚，乡党，一切相接之人，一一咸知乎。汝欲皈依，以期往生，可不发宏誓，以预行随分随力度人之道乎。

而一切众生，都是佛子，我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忍心不让我的弟兄、姐妹、亲戚、乡党，一切相识的人，一一全都知道吗？你想要皈依，而期望往生，能不发大誓愿，来预先行持随分随力度人的菩萨道吗？

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茂。谓以大智慧，行自利利人之道。所言自利利人之道，即为一切人，说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

念佛，求生西方。

现在为你取法名为慧茂。意思是以大智慧，实践自利利人的菩提大道。所说的自利利人的大道，就是为一切人，宣说崇尚注重伦理纲常，谨慎恭顺竭尽自己的本分，防止邪念、心怀坦诚，克制欲望，使言行合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

文钞中屡说之，今复为说者，恐或不注意，以致错过，以故不妨再说也。又今日世道之乱，为开辟所未有。究其根源，总由家庭无善教，及不讲因果报应之所致也。

《文钞》中多次说到，现在再为你说，恐怕你或许不注意，以致错过，所以不妨再说一遍。又者，今天世道的混乱，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曾有的。究其根源，都是由于家庭中有良好的教育，以及不讲因果报应所导致的。

天下不治，匹夫匹妇，与有其责。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则贤才自然蔚起，而天下渐可太平矣。

天下不能治理，平民男女，都有责任。能够注重家庭教育，以及因果报应的教育，那么贤能才俊自然蔚然兴起，而天下渐渐就能太平了。

祈与一切人，皆以此说恳切告之，亦居尘学道，自未得

度，即行度人之一大要事也。祈慧察是幸。余详文钞，此不备书。

请对一切人，都将这个道理恳切地告诉他，这也是在家学道，自己还没有得度，就实行度人的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啊！请智慧体察。其余仔细看《文钞》，此处不再多说。

复慧导居士书（即杨汉公）

手书，备悉。所经历处，均得吉人照应，乃三宝加被之所致。末后所说道理，甚好。以谦为诚意之诀，乃为上根人说则可。若对上中下一切人说，则当以致知格物，为契理契机之至论。

来信尽知。所经历之处，全都得到吉人的照应，这是三宝加被所导致的。最后所说的道理，很好。以“谦”为诚意的口诀，这对上根人说是可以的。如果对上、中、下根一切人都来说，就应当以致知，格物，来作为契理、契机的至论。

程朱所说之致与格，万不可依。须知此致知与格物，乃希圣希贤之根本。以知见一偏，即不能诚意。而知见之

偏，由心中有偏私之人欲。格除此偏私之人欲，知见自得其正。

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所说的“致”与“格”，千万不可以依从。必须知道这个致知与格物，是仰慕效法圣贤的根本。因为知见一偏，就不能诚意了。而知见的偏离，正是由于心中有偏私的人欲。格除这个偏私的人欲，知见自然得以匡正。

知见正，而意诚，心正，身修矣。真学问，不必在玄妙上显。但令一切人，识得下手处，自可欣欣相从。（下略）

知见匡正了，就会意诚，心正，修养自身的品行了。真实的学问，不必在谈玄说妙上来显现。只要令一切人，认识到下手之处，大家自然会欢喜踊跃地相互跟从。（下面省略）

复翁智奇居士书（二）（原名兆奇）

手书，备悉。韩欧之毒小，程朱之毒大。由程朱以后之理学，无不偷看佛经，无不力辟佛法，以致成此大乱。皆由此诸先生，门户之见致之也。

来信尽知。韩愈、欧阳修的毒害小，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的毒害大。由于二程朱熹以后的理学，无不偷看佛经，无不极力排斥佛法，以致铸成这个大乱。都是由于这些理学先生，有门户之见所导致的。

光老矣，不能详书开示。今为汝寄经书二包，若肯息心详阅，无疑不释，有愿皆得。学佛之要，贵尽伦理，如是学佛，方为真佛弟子。若不尽伦理，则为佛教罪人。

我老了，不能够详细写信开示你。现今为你寄上二包经书，如果肯专心详细阅读，没有疑惑不能解除的，所有愿求都能成就。学佛的要点，贵在竭尽伦理道德，如此学佛，才是真佛弟子。如果不竭尽伦理道德，就是佛教的罪人。

佛遇父言慈，遇子言孝，世间善法，均不遗弃，唯不许人炼丹运气。世间外道，偷窃佛经，自造经典，反谤佛法。谓彼之法，乃六祖所传，和尚此后均无法，法归他们在家人。惑世诬民，莫此为甚。

佛对于父亲讲慈爱，对于儿子讲孝道，对于世间的善法，全都没有遗弃，唯独不许人炼丹运气。世间外道，偷窃佛经，自造经典，反过来诽谤佛法。说他们的法，是六祖所传，出家和尚，从六祖之后都没有法了，法归到他

们在家人手里。蛊惑世人，没有比这样更严重的了。

余详各经书，此不备书。法名智奇，另纸书之。以后但依经教修持，切勿来信，以无力应酬故也。

其余详看各部经书，此处不再多说。法名智奇，写在另外的纸上。以后只要依经教来修持，千万不要来信，因为我没有精力应酬的缘故。

• **(其二) 手书，行述，备悉。今为静娴取法名为智宜。谓其先念佛，今往生，悉合时宜也。**

• (第二封信) 你的信，静娴的《行述》，全都看过了。现今为静娴取法名为智宜。就是说她起先念佛，现今往生，全都符合时宜。

行述，果无饰说，光一向不喜妄誉人，况为弟子，更不宜誉。今作一颂，以颂净土法门之利益超胜，俾见闻者，同生净信，同修净业，同生净土。以此功德，资益智宜，庶可高升上品，速证无生矣，祈慧察。

《行述》，果真没有夸张修饰的言词。我一向不喜欢随便乱称赞人，何况是对弟子，更不适合称赞。现今写了一个颂文，来颂扬净土法门的利益超胜，使得见闻之人，共同生起净信，共同修习净业，共同往生净土。以此功

德，资助利益智宜，才可高升上品莲台，速证无生法忍啊，请智慧思察。

又世每以亡人遗像，请名人题颂，印以送人。人或一看，或不备看，即掷之于废字中。与其如此被褻渎，而无所益于人。盍若寄上海佛学半月刊，以令一切人，各各看之之为愈乎。祈酌量行之。

另外，世人常常将亡人的遗像，请名人来题写颂文，印好了赠送他人。而他人或者看一看，或者没有全看，就扔到废字篓中。与其如此被人轻慢褻渎，而又无益于他人。还不如寄给上海《佛学半月刊》，让一切人，都能看到不是更好吗？请斟酌衡量地去做。

复慧龙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 即癸存吾）

手书，备悉。避地之事，乃大富翁之行为。吾人乃一穷和尚，何得预先即避。倘果战及苏，亦非决定不避，避亦易易，何得将此事看得如此重大乎。

来信尽知。躲到外地，避开灾祸的事，是大富翁的行为。我是一个穷和尚，怎么可以预先就躲避呢？如果战争真的打到苏州，也不是一定不躲避，躲避也是很容易的事，

怎能將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呢？

若戰事可停，印書局開工，尚大有事。若離蘇遠行，則諸難接洽耳。貴人子弟，多多一事不做，一旦遇禍亂，則必至無以自立。

如果戰爭停止，印書局開工，還有很多事要做。如果離開蘇州遠行到外地，那麼一切就很難接洽辦理了。貴人家的子弟，大多什麼事都不做，一旦遇到禍亂，就必定會無法自立。

今全去用人，親自操作，一則習勞，而能和血脈，二則少閑，而消諸妄念，實為愛兒女之根本辦法，善何如之。

現今撤去全部的僱人，自己親自操作事務，一是勞動，能夠暢和血脈；二是少有閑暇，因而能消除諸多的妄念，實在是疼愛兒女的根本辦法，還有比這更好的事嗎？

儒道之衰，其源由於理學之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輪回，俾善無以勸，惡無以懲，以致演出目下之現象，實乃理學之學說導之也。

儒道的衰微，其源由在於宋朝理學，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輪回，使大眾沒有了勸人行善、懲戒作惡的依據，以致演出了眼下混亂的現象，這實在是宋朝理學的學說所

导致的啊！

欲振兴儒宗，当以躬行孝慈友恭为事（天下之乱，均由于父母者，不知教儿女所致。故慈之一字，举世皆不识其真相，使其真知，世自太平矣）。

想要振兴儒宗，应当以亲身实践子孝、父慈、兄友、弟恭作为事务（天下大乱，都是由于做父母的人，不知道教育儿女所导致的。所以“慈”这个字，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真相，假使他们真的知道，世界自然就太平了）。

令严之不生信，亦理学学说所使。然近年，及沪战，由念佛而获种种不可思议之感应事迹者，甚多。何不曲为陈述，俾其因兹生信乎。

你父亲对佛法不生信心，也是宋朝理学学说所导致的。然而近些年来，还有上海的战事中，由于念佛而获种种不可思议感应事迹的人很多。为什么你不详细为他讲述，使他因此生起信心呢？

若明知此事，犹不生信，则只可向佛代彼忏悔宿业。而以己念佛功德，皆为回向，则或可有生信发愿之日矣。果能生信，修持净业，俾得往生净土，可谓大孝尊亲矣。

如果明白知道了这些事，还是不生信心，就只可以向佛代他忏悔宿业。而以自己念佛的功德，都为他回向，那么他或许有生信发愿的那一天啊！果真能够生信，修持净业，使得他往生净土，这可以说是大孝尊亲啊！

全家均吃素，固不必特别办荤，但素菜办得有味好吃，亦非不可。若以杀众生，而悦亲口腹，俾亲实受后世之杀报。此之孝，在完全不知佛法者则可。然既不以朴素为意，又何必自心不安耶。

全家都吃素，固然不必特别备办荤菜（侍奉父母），但是素菜办得有味好吃，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以杀害众生，来取悦父母的口腹，使得父母实际上遭受后世的杀报。这种孝，对于完全不知道佛法的人来说，还情有可原。既然你（侍奉父母时）不把朴素放在心上，又何必自心不安呢？

若儿女辈仍旧吃荤，非完全全家净素，则亦不宜独令老人吃素也。然亦不得令尽量吃，以徒积杀业于吾亲也。

如果儿女辈仍旧吃荤，不是完全全家都吃素，那么也不适合单独让老人吃素。然而也不可以让他们尽量吃，以使父母亲毫无意义地积累杀业啊！

复郑斐（fěi）谏居士书（民国二十六年）

时局危险万分。陈仲美，当先令注重在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当此时期，只好认真修持，不宜泛泛然研究，以死生存亡就在眼前。若只泛泛然研究，在种善根边则有，在了生死边则无矣。

时局危险万分。陈仲美，应当令他先注重在吃素念佛，求生西方这方面。在这个时期，唯有认真修持才好，不适合泛泛然地研究，因为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如果只是泛泛然地研究，在种善根这一边，是有用的；在了生死这一边，就没有用了。

念佛之外，兼念观音圣号，以期息战免难。必须如救头然之诚，方有感格。纵国运不能即转，而自己决可蒙三宝加被，履险如夷也。

念佛之外，兼念观音圣号，以期望止息战争，免于厄难。必须有如救头燃的真诚心，才有感通。纵然国运不能立即转变，然而自己决定可以蒙三宝的加被，走险路如行平地一样。

所开书外，加文钞，息灾会开示，真安笔记。劝念观音文，张公馆想早寄到。今附数张，祈为知交说之。

所开出的书之外，加上了《文钞》、《上海护国息灾法会开示》、《真安居士笔记》。《劝念观音文》，张公馆想必早已寄到了。现今附上几张寄给你，请对几位知交好友说一说。

苏州虽屡被炸，有劝光他徙（x ĭ）者，光以死生有命，与其路上受惊吓，何如安住不动，受炸而死之安乐乎，以故概以此辞。

苏州虽然多次被轰炸，有人劝我躲避到其他地方，我以死生有命，与其在路上饱受惊吓，不如安住不动，被炸死反倒安乐，所以一概都以此来推辞。

日唯念佛，念观音，念大悲咒，以为护国护民护己之据。如定业难逃，炸死，随即往生，亦所愿也。唯厌闻他徙之说，以其是苦上加苦也。

每天只是念佛，念观音圣号，念大悲咒，作为护国、护民、护己的依靠。如果定业难逃，被炸死了，随即往生，也是我所愿意的。只是不喜欢听他人劝我躲避到他方的言词，因为那是苦上加苦啊！

復吳希道居士書

人生世間，第一要親近良師善友。有良師善友，便可歸于正道。否則，燕朋相聚，便日淪于下流，而疾病亦因之常不愈也。

人生在世，第一要親近良師善友。有了良師善友，便可歸于正道。否則，邪朋劣友相聚，便一天天地沉淪于下流，而且疾病也會因此很長時間不能痊愈啊！

淨土法門，其大無外。無知識人，每每小看。汝已持名，而心不歸一，以業障深故。念時，要心存敬畏，念起于心，聲出于口，音入于耳。要使句句聽清楚，從朝至暮，無用心事，則常念。

淨土法門，廣大無外。無知無識的人，常常小看淨土法門。你已經持名念佛，心却不能歸一，這是因為業障深重的緣故。念的時候，要心存敬畏，念起于心，聲出于口，音入于耳。要使句句聽得清清楚楚，從早到晚，不需要用心做事的時候，就常念。

大聲，小聲，心中默念，都要聽。以心一起念，便有声相。自己之耳，聽自己心里之聲，乃極明了事。

大聲念、小聲念、心中默念，都要用耳朵聽。因為心中

一起念，便有声相。自己的耳朵，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这是极为明了的事。

早晚立一功课，或念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即念赞佛偈，念佛，或一千，八百，五百，随各人工夫立。若忙极，则用晨朝十念法念。除早晚功课外，行住坐卧都要念。

在早上和晚上各立一个功课，或者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随即念赞佛偈，念佛，或者一千声、八百声、五百声，随每个人的闲忙工夫来立。如果很忙，就用晨朝十念法来念（一口气为一念）。除了早晚功课之外，行住坐卧都要念佛。

只求心归于一，不必定求瑞相。以心若归一，自与心浮散时不同。若不以心归一为事，常想见瑞相，或起魔事，不可不知。至诚恳切听，决不至起魔事。

只求心中归一，不必一定求有瑞相。因为心念如果归一，相自然会与心浮散的时候不同；如果不以心念归一作为事务，常常想见到瑞相，或许会发生着魔的事，不可不知。至诚恳切地听，绝对不至于发生着魔的事。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念佛最妙之法。净土五经当常

看，必須恭敬，不可褻瀆。讀淨土五經，則知彌陀大願，淨土莊嚴，法門普被。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這是念佛最妙的方法。淨土五經應當常常看，必須恭恭敬敬，不可褻瀆輕慢。讀淨土五經，就知道彌陀的大願，淨土的莊嚴，法門普被上中下三根。

彼謂淨土法門為小乘，為愚夫婦所修之法者，則知彼宿世未種淨土善根，故有此胡說巴道也。當先看嘉言錄，再看文鈔，再看淨土十要，則淨土大義，便可悉知矣。

那些認為淨土法門是小乘，是愚夫愚婦所修之法的人，就知道他們宿世沒有種下淨土的善根，所以有這些胡說八道。應當先看《嘉言錄》，再看《文鈔》，再看《淨土十要》，那麼對於淨土宗的大義，就可以全部知道了。

然須自利利他，當勸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兒女，親戚，朋友，鄉黨，鄰里，同皆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汝能如是修持，保汝身體日健，心神日定，前途之事，均皆順利。

然而必須自利利他，應當勸導父母、兄弟、姐妹、妻室、兒女、親戚、朋友、鄉親、鄰里，都來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你能够这样修持，保证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

心神一天比一天安定，前途的一切事務，都會很順利。

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給。為汝寄甲乙二包經書，便是無量無邊之良師善友。以後不得再來信，亦不得介紹人皈依，以無目力精神應酬故也。

我老了，視力精神都不足。為你寄上的甲乙二包經書，就是無量無邊的良師善友。以後不要再來信，也不得介紹人來皈依，因為我沒有視力和精神來應酬啊！

今之時局，危險萬狀，若不以念佛為預防，則或有戰事發生，將何所恃。今之戰事，避無可避，防無法防。倘勤念佛，當可逢凶化吉。祈慧察。皈依法名，附函。

現今的時局，危險萬分，如果不以念佛作為預防，那麼或許有戰爭發生，這時將用什麼來作為依靠呢？現今的戰事，無處躲避，無法防范。倘若精勤念佛，應當可以逢凶化吉。請用智慧思察。皈依的法名，隨信寄上。

【注：】

贊佛偈

阿彌陀佛身金色 相好光明無等倫

白毫宛轉五須彌 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 化菩薩眾亦無邊
四十八願度眾生 九品咸令登彼岸

淨土五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佛說阿彌陀經》、《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淨土五經通常與天親菩薩所著的《往生論》並稱“五經一論”，為淨土宗的核心經典。

復楊慧昌居士書（三）（原名宇昌）

令嚴臨終，神識清爽，念佛而逝，可生西方。然無論已生未生，為人子者，固當常為禮拜持誦。以期未往生，則即得往生，已往生，則高增品位。

你父親在臨終時，神識清爽，念佛而逝，可以生到西方。然而無論已生西方，還是未生西方，為人子，當然要常常為父親禮拜持誦。以期望沒有往生，即得往生，已經往生，則高增品位。

又此之禮誦，非特有益于亡人，實有大益于存者。以以孝親之心而禮誦，較彼專為自己禮誦者，功德更大，以

孝心即是菩提心故也。

另外，這樣的禮拜念誦，並非只是有益于亡人，實際上對於活着的人也有很大的利益。因為以孝心來禮拜念誦，比起專門為自己禮拜念誦，功德更大，因為孝心就是菩提心的緣故。

汝父宿世甚有栽培，故今生樂善好義，深信佛法，修持淨業。其一生多危症者，乃宿世之業，由樂善信佛，而轉後報重報，於現生作輕報而了之也。

你父親宿世很有栽培，所以在今生樂善好義，深信佛法，修持淨業。他一生有很多危險的病症，這是他宿世之業，由於好善信佛，而轉後報重報，於現生作輕報來了結。

汝既欲承汝父之志，又欲汝父母同皆高登蓮品，此心可嘉。今為汝取法名為慧昌，謂以智慧承繼先志，必能克昌淨土法門，並以克昌後裔也。

你既然想要繼承你父親的志向，又想你父母一同都能高登蓮品，心願可嘉。現今為你取法名為慧昌，就是以智慧承繼先人之志，必能昌盛淨土法門，並以此昌盛子孫後代啊！

凡皈依佛法之人，於倫常道理，必須格外認真，盡誼盡

分，可謂真佛弟子。倘于倫常有缺欠，便難以感化同人。

凡是皈依佛法的人，對於倫理綱常的道理，必須格外認真，竭盡情誼、竭盡本分，才可以說是真正的佛弟子。

倘若對於倫理綱常有所缺欠，便難以感化身邊的人。

汝現無父母，而兄弟，姊妹，妻室，兒女分上，尤須注重。今世亂已極，其源皆因世之為父母者，不知教子之道。不知以道德仁義，因果報應教兒女。但以溺愛嬌養，機械變詐相教。故致有天姿者，習為狂妄，無天姿者，狎于頑愚，以至越禮犯分之事，時有發現也。

你現在沒有父母，但在兄弟、姐妹、妻室、兒女的分上，尤其須要注重。現今的世道亂到了極點，其根源都是因為世間做父母的人，不知道教育子女之道。不知道用道德仁義，因果報應來教育兒女。只知道用溺愛、驕生慣養，機巧欺詐來教導。所以使得有天姿的孩子，積習已久逐漸成為了狂妄之人，沒有天姿的孩子，放縱無束而成為了頑愚之人，甚至做出越出禮節，違犯本分的事，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

使為父母者，各盡其教子之道，則世道何至如此。以前兒女教不好，尚無大要緊，不過不孝順，不成器而已。今若教不好，則其禍實有不堪設想者。此說，宜與一切

人說之。

假使做父母的人，各自竭盡他們教育子女之道，那麼世道何至於如此。以前的兒女教不好，還沒什麼大要緊，不過只是不孝順，不成器而已。現今的子女如果教不好，那麼這個禍害實在就不堪設想了。這些話，應該對一切人去說。

所言看書，汝身膺職務，無多閒暇，只可先從文鈔，嘉言錄起。而淨土三經，往生論注，徹悟語錄，淨土十要，淨土聖賢錄，淨土指歸集，龍舒淨土文，宜詳看。

所說的看書，因為你有職務在身，沒有很多的閒暇，所以只可以先從《文鈔》、《嘉言錄》看起。另外，《淨土三經》、《往生論注》、《徹悟禪師語錄》、《淨土十要》、《淨土聖賢錄》、《淨土指歸集》、《龍舒淨土文》，也應該詳細地看。

其餘若禪宗，教家天台宗，賢首宗，慈恩宗，並及密宗，且置之，以力不暇及。修淨業，不先將淨土法門研究明白，如欲歸家，不知道路。其所知者，雖亦能歸家，然其迂遠，殆有天淵。祈慧察。

其餘的，像禪宗、教下所屬的天台宗、賢首宗、慈恩宗，以及密宗等書，暫且放在一邊，因為力量不暇顧及。修

学净业，若不先将净土法门研究明白，就如同想要回家，不知道道路一样。虽然知道其它宗派，也能回家，然而由于太迂回遥远，实在有如天渊之别。请智慧思察。

• **(其二) 手书，并王，李，汪，朱之函，备悉。三人法名，另纸书之，祈为转交。王君之大愿虽可嘉，然于此时局危险之际，不知决志求生西方，尚欲待后出家，再诵若干经咒，以了大愿。又祈寿与愿齐，愿若不了，寿亦不终，直是痴人说梦。**

• (第二封信) 你的信，以及王、李、汪、朱的信，都看过了。三人的法名，写在另外的纸上，请转交给他们。王君的大愿虽然可嘉，然而在这时局危险之际，不知道决志求生西方，还想要等到以后出家，再诵多少经咒，以完成大愿。又祈求寿命与大愿齐等，大愿如果不了结，寿命也不终止，简直是痴人说梦。

彼看净土书，完全不依书意，而自立章程。若不及时随分随力修持，不但所愿均同画饼，或致成神经错乱之病。此病甚易得，甚难愈。

他看净土的书籍，完全不依书中的意思，而自己建立章程。如果不及时的随分随力修持，不但他的愿望如同画饼，或许导致成为神经错乱的病。这种病很容易得，却

很难好。

光老矣，一向直心直口，绝不敢顺人情，以取人欢喜，故为说破，免致受病。汪李二君，质直无伪，颇可嘉尚。今为彼三人，各寄文钞一部，嘉言录一本，并各小册，共二包，祈为分送。

我老了，一向直心直口，绝不敢随顺世俗人情，以博取得他人欢喜，所以为他说破，免得他患病。汪、李二位，纯朴正直不造作，很是赞许。现今为他们三人，各寄《文钞》一部，《嘉言录》一本，还有各种小册子，一共二包，请分送给他们。

朱太然君，信中只用合十，则不敢认为皈依，彼之四圆香敬璧回。光虽不能宏扬佛法，决不敢自己轻慢佛法，亦令人轻慢佛法。

朱太然先生，信中只用“合十”，就不敢认为他是求皈依，他四圆钱的供养完璧奉还。我虽然不能够宏扬佛法，决定不敢自己轻慢佛法，也让他人轻慢佛法。

为彼三人说，以后不许再来信，来决不复，以目力，精神均不给故也。

对他们三人说，以后不许再来信，来了也决不回复，因

为我视力精神都不足的缘故。

● **(其三) 手书，及朱太然书，备悉。须知佛法，有住持世间法，有唯论理性法。住持世间法，若人不致诚敬，则不为说法。**

● (第三封信) 你的信，以及朱太然的信，全都知道了。必须知道佛法，有住持世间的佛法，有只论理性的佛法。住持世间的佛法，如果一个人不到诚敬的地步，就不为他说法。

今世道陵夷，不能全依此行。故光于问法之函，任彼如何，亦为彼答。若太傲慢，亦当指斥其过，以不负彼之来意。

现今世道衰颓，不能完全照此来做。所以我对于问法的信，随任他是如何的态度，都为他解答。如果太过傲慢，也会指斥他的过错，以不辜负他来信求法之意。

唯求皈依者，若不用自屈之字，决不敢允许。以此允许，即是自轻佛法，亦令彼轻佛法。以彼或是不知礼仪，或是我慢自大。自大之人，何可与语。不知礼仪，必使即知。非求人恭敬，乃正不敢轻法与轻人也。不如此维持，则佛法便不能流通矣。

唯有来求皈依的人，如果不用自屈礼下于人的字眼，决不敢允许。因为这样允许了，就是自己轻慢佛法，也让他轻慢佛法。因为他也许是不知道礼仪，也许是我慢自大。我慢自大的人，如何可以对他来讲法。不知道礼仪的人，必定要使他知道。这不是求他人来恭敬，而正是不敢轻慢佛法与轻慢他人啊！不如此维持佛法的尊贵，那么佛法就不能流通了。

唯论理性法，非凡僧所可行。唯大菩萨，又无住持法道之责任者行之，则有深远之益。凡夫行之，则破坏如来正法，为害不浅。

只论理性的佛法，不是凡夫僧可以行持的。唯有大菩萨，又没有住持法道责任的才可以行持，则有深远的利益。凡夫如果来行持，则会破坏如来正法，为害不浅。

如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凡见四众，皆为礼拜，云，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四众有以杖木瓦石打之者，则避走远住，作礼赞叹曰，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

例如《法华经》中，常不轻菩萨，凡是见到四众弟子，都加以礼拜，说：“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四众弟子有用杖木瓦石打掷他的，他就避开走到远的地

方站住，依旧作礼赞叹说：“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

恐汝不知此义，妄生疑议，故为略说。若凡夫僧，断断不可依此章程。住持法道之大菩萨，亦当依凡僧之章程。

恐怕你不知道其中的深义，妄自生起怀疑，所以大略和你说说。如果是凡夫僧，绝对不可以依照这些章程来行事。住持法道的大菩萨，也应当依照凡僧的章程。

如济颠之师，乃出格高人，仍是绳趋尺步。济颠，则不守清规，显大神通。若谨守清规而显神通，则不能在世间住矣。唯藉此疯颠颠颠，以令人疑信相参，以密行教化，令人知佛法不可思议，以生正信心耳。

例如济公和尚的师父，是杰出高僧，仍是中规中矩。济公和尚，就不守清规，显大神通。如果谨守清规而显神通，就不能住于世间了。唯有借着疯颠颠颠，来使人半信半疑，用密行来教化众生，使人知道佛法的不可思议，来生起正信。

世之无知无耻之人，从而学之，何不学吃死者以吐活的乎。何不学喝酒醉卧数日，而百千根大木，从井中运出，及喝酒大醉，吐金以装全殿佛像之金乎。

世间无知无耻的人，也跟从学习济公和尚吃肉喝酒，为什么不学习他吃了死的，吐出活的呢？为何不学他喝酒醉卧几天，而百千根的大木，从井中运出，以及喝酒大醉，吐出金子来给全殿佛像装金呢？

此种不思議事，唯此种人行之，则无碍。若谨守规矩之人行之，必定当下去世。否则，人皆求彼，不能做一切事矣。

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唯有这种人来做，就没有妨碍。如果是谨守规矩的人做了，必定当下就要去世。否则，每个人都来求他，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朱居士之书为转，及此字祈令彼看。光目力不给，不多书。其净土法门，与修持法则，自有文钞，嘉言录等已说之，亦不须详说也。

朱居士的信转交给他，还有将这封信也给他看。我的视力不好，不能多写。净土法门，与修持的法则，自有《文钞》、《嘉言录》等书，书中已经说过了，也不须再详说。

復某居士書

閱來書，知汝聰明尚不徹底，故以儒佛之因果，與世間王法之賞罰同論，則似有理，而實無理矣。

看完你的來信，知道你聰明得還不徹底，所以將儒佛的因果，與世間王法的賞罰等同來說，看似有些道理，實際上却毫無道理。

世間賞罰，約人情為定。因果，乃心識所感召，儒釋無二道。汝以儒所未發明者，謂儒盡乎此，此亦汝聰明不徹底之一證。

世間王法的賞罰，是以人情來設定的。因果，是自己的心識所感召，儒釋並無不同。你因為儒家沒有闡發顯明出來，認為儒家就到此為止了，這也是你聰明得不徹底的一個證明。

夫善惡因果，皆自心之感召。世人不知，佛為詳說，汝謂佛設，豈真聰明乎哉。果報之來，有在即刻即世者，有在來生後世，及多生多劫者。汝嫌報遠，而欲令速報，則成邪見。

善恶因果，都是自心的感召。世间人不知道，佛为我们详细说明，你认为这是佛陀设定的，这哪里是真的聪明呢？果报来的时候，有在当下的，有在这一世的，有在来生后世的，以及多生多劫才受报的。你嫌果报时间太远，而想要让这个果报快速出现，就成了邪见。

须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以至成佛之果报，皆在多劫。虽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实证佛果，也须多劫。且莫以一悟佛性，为实证佛果。若如汝说，则世无一人能了生死，况成佛乎。

要知道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以至成佛的果报，都在多生多劫。虽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实际证得佛果，也必须要在多生多劫。千万不要以为一悟到佛性，就实证佛果了。如果像你所说，那么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生死，何况成佛呢？

汝若知此，则不至怪佛为酷烈，当感佛为慈悲，而痛哭流涕以告同伦也。汝嫌不速报，而不知不速之大利益，乃夏虫不知有冰，蜉蝣不知有来日之见，可不哀哉。

你如果知道这些道理，就不会责怪佛陀太残酷惨烈（施設地狱），应当感激佛陀的慈悲，而痛哭流涕来告诉同辈们啊！你嫌这个果报没有快速出现，而不知道不快速

出現的大利益，這是夏蟲不知有寒冰，蜉蝣不知有來日的見解，很悲哀啊。

夫報之迅速，皆自業識所感，何可推之于佛。以汝之聰明，意地中，尚有知而故犯之過，可知寡過一事，雖聖人尚須努力。

果報的迅速，都是來自業識所感，怎麼可以推諉給佛陀。以你的聰明，在起心動念中，還有明明知道還要故意去犯的過失，可知減少過失這件事，即使是聖人也還須要努力。

故孔子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或五或十之數年，以期學易而免大過。儒者見淺，謂為聖人過謙，而不知聖道之深，非一悟即可徹底也。

所以孔子在七十歲時，還想要上天借他五年、十年，用以學習《周易》而免除大過。儒學人見識淺薄，認為這是聖人過於自謙，而不知道聖道的深廣，不是一覺悟就可以徹底達到的。

余且勿提，以圓教論，初信斷見，七信斷思，八九十信破塵沙，伏無明。于十信後心，再破一分無明，即證初住，即法身大士。從初住，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

地，等觉，历四十一位，尚未到无明净尽地位。等觉，再破一分无明，则真穷惑尽，而成圆满菩提之佛果矣。此善报之远者。

其余的暂且不要说，以圆教来说，初信位断见惑，七信位断思惑，八、九、十信位破尘沙惑，伏无明惑。在十信位之后，再破一分无明，就证入初住位，就是法身大士。从初住位，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经历四十一位，还没有到无明除尽的地位。等觉菩萨，再破一分无明，就真的穷尽所有烦恼，而成就圆满菩提的佛果了。这是善报遥远的情形。

而恶报之远者，当亦相埒（li è）。况尚有修因证果，以至成佛之时乎。若事事皆一时即了，则便成无因无果之断灭深坑。

而恶报遥远的情形，也是相同的情况。何况还有修因证果，以至成佛的多生累劫的时间呢？如果每件事都是在当时就可以了结，就陷入无因无果的断灭深坑了。

不观天道运行乎，夏至一阴生而大热，冬至一阳生而大寒。立春有在过年前，有在过年后。则一一不皆一时俱尽，方成岁时。若一时俱尽，则不成运行，而成断灭矣。你不看看天道的运行吗？夏至白天最长，阳极而生一阴，

天气大热；冬至夜晚最长，阴极而生一阳，天气大寒。立春有时在过年之前，有时在过年之后。这一个个节气不是都在一个时间全部出现，才能成为一年的时节。如果在一个时间全都出现，就不成为天道运行，而成为断灭了。

至于罪福之赏罚，阴间实有主掌之人，然亦不同阳间繁难。以案簿皆自现自消，并非有人登记勾消耳，故阴间无错误。

至于罪福的赏罚，阴间确实有主管的人，不过也不同于阳间那样繁杂困难。因为案簿都是自动显现，自动消失，并不是有人在上面登记勾消，所以阴间没有错误产生。

其有以彼省某人，误勾此省同名之某人者，乃藉此不宜死之人，倡明实有阴间地狱刑罚等事，以期世人生信耳。有时将另外一省的某人，误勾成这个省同名的某人，这是想借着这个不该死的人，倡导显明真实有阴间地狱刑罚等事情，期望世间人相信而已。

以故每有世间正直士夫，权理阎罗王事。世间平民作阴差，因误勾人，打而革除者。皆因穷措大（措大者，举行修齐治平之大事也），以眼不见而不信，且藉以谤佛，

而特现此，以冀措大开一眼光耳。

所以常常有世间正直的士大夫，临时管理阎罗王的事；世间平民作阴间的差役，因为错误勾人，被打板开除的。这都是因为那些穷苦的读书人（措大：举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因为眼睛不见就不相信，而且借此来诽谤佛法，而特别显现这种情形，而希望为这些读书人打开一点知见罢了。

此事甚多，且举一，以期俱知。蕩益大师见闻录，载湖北一生员，权理五殿阎罗王事。一夜至阴间，见一簿，载其妻盗杀邻鸡，连毛一斤十二两，因折其簿角记之。醒问其妻，何得盗杀邻鸡。

这种事情很多，暂且举出一件例子，以期望大家都能知道。蕩益大师的《见闻录》中，记载湖北有一位秀才，临时管理五殿阎罗王的事。一天夜晚到了阴间，看见一个帐簿，记载着他的妻子偷杀邻居的鸡，鸡连毛共有一斤十二两，于是折了那个帐簿的角来作记号。醒来后问他的妻子，为什么偷杀邻居的鸡。

其妻不承任。曰，汝还瞞我，阴间簿上已载，汝盗杀邻鸡，连毛一斤十二两。妻言，院中晒东西，鸡来吃，以物掷之，即死，尚未动。令称之，果一斤十二两。令持

鸡，并一鸡之价钱以还，为彼说其来历，祈勿见怪。其夜入阴视簿，则折角仍旧，一字已无矣。

他妻子不承认。他说：你还瞒我，阴间的帐簿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你盗杀邻居的鸡，鸡连毛一共一斤十二两。妻子说：院子里晒着东西，鸡跑来吃，我用东西扔过去，结果就砸死了这只鸡，还没有动这只死鸡。他们就去称这只鸡，果然是一斤十二两。于上他让妻子拿了死鸡，以及一只鸡的价钱还给邻居，为他们说明其中的来历，请他们不要见怪。这天夜里再到阴间看这个帐簿，帐簿的折角还在，上面的字却没有了。

汝以阴间刑罚为佛设，可谓孤负佛恩之尤者矣。汝书字小，光目极昏，略举要者，释汝之疑。汝果知此，则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当知汝之得大利益，由汝儿女而始，况生西后之利益，以至圆满佛果为止。

你认为阴间刑罚是佛陀设定的，可说是辜负佛恩太深太深了啊！你信中的字太小，我的眼睛又不好，大略举出重要的，解释你的疑惑。你果真知道这些道理，就应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要知道你得到大利益，是由你的儿女开始，何况往生到西方后的利益，是直到圆满佛果为止。

若不自量，從茲研究性相禪密各宗，不以念佛為事，則或可做一个半串子通家，而了生脫死，當在驢年矣。

如果你不自量力，從此研究性宗、相宗、禪宗、密宗各個宗派，不以念佛為本，那麼或許可以做一个半吊子的通家，但對於了生脫死，必當在驢年（無法實現了）！

光老矣，目力不給，以後不許又來信，即祈妙師代問，亦不復。何以故，以汝非舉一而明三者，縱一一示之，亦仍是一一一一，而不能圓通耳。

我老了，視力不好，以後不許再來信，即使請妙師代問，我也不回答。為什麼呢？因為你不是一个能够举一反三的人，縱然我一條一條地開示，也还是要一个一个一个地疑問，而不能融匯貫通啊。

復張覺明居士書（二）（戊寅除日附來書）

【來信】

師尊慈鑒，不聆慈教，一載有餘，企仰之忱，與日俱積。

（弟子）于去冬十月，避亂莫干山，得大善士之護持，平安無恙。

【來信】師尊慈鑒：已經有一年多有沒聆聽您的教誨了，

仰慕的心情，与日俱增。弟子于去年冬天十月，在莫干山躲避战乱，得到大善士的护持，平安无恙。

在山环境清静，念佛甚为得力，随时随地，开目闭目，均能想见三圣慈容。上月因为土匪觊觎，不得不下山来杭，暂住友人家。欲返家，则交通梗阻，欲去申，则资用不给，彷徨歧路，莫知所从。

在山上环境清静，念佛很是得力，随时随地，开眼闭眼，都能观想见到西方三圣的慈容。上个月因为土匪的图谋不轨，不得不下山来到杭州，暂时住在朋友家中。想要回家，交通阻塞；想要去上海，钱物又不够，彷徨在歧路中，无所适从。

姑大人，去冬亦上山，今春三月赴申，住婿家，一切安好，堪以告慰。（弟子）在此，虽亦布置净室，早晚课诵。但因环境尘俗，儿女累重，念佛时，不免有杂念矣。

婆婆大人，去年冬天也来到山上，今年春天三月前往上海，住在女婿家中，一切安好，可以安慰一些。弟子在此地，虽然也布置了洁净的房间，早晚课诵。但因为环境处于尘俗之中，加上儿女拖累很重，念佛的时候，不免就有杂念了。

但有數事堪述者。有難友何君，系外國留學生，崇信科學萬能。去年因病失明，科學不能治。（弟子）勸其信佛念佛，并用師尊印送之洗眼方治之，已見一線曙光，故近來邀（弟子）每日讲解阿彌陀經。

但有幾件事值得一提。有一位難友何君，是出國歸來的留學生，推崇科學萬能。去年因病失明，西醫不能醫治。弟子勸他信佛念佛，并用師尊印送的《洗眼方》為他治療，他現在已經能見到一線曙光了，所以近來邀請弟子每天為他讲解《阿彌陀經》。

又有一隻秦吉了，何君所養者，能說能笑。教其念佛，先時十分憎厭，非說不會，即說什麼。見（弟子）拜佛，則狂笑不已。復耐性，每日教以四字真言，今已肯念矣。有時念阿彌陀佛四字，有時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七字，但不肯多念耳。

又有一隻秦吉了（了哥鳥），是何君養的，會說話，還會笑。教它念佛，開始的時候十分憎厭，不是說“不會”，就說“什麼”。看見弟子拜佛，它就狂笑不已。我又耐着性子，每天教它念四字真言，如今已經肯念了。有時念“阿彌陀佛”四字，有時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七字，但不肯多念。

又（弟子）有使女二人，同上山避難，均患重病。（弟子）與子女，親為延醫購藥，調理飲食，病愈後，均感悟茹長齋，信佛念佛。他日交通恢復後，擬偕之趨前受皈依戒，未知可否。

還有，弟子有女傭二人，一同上山避難，都患有重病。弟子與子女，親自為她們請醫生買藥，調理飲食，她們病好之後，都被感動覺悟而吃長齋，信佛念佛了。以後交通恢復後，打算帶她們到您跟前受皈依戒，不知道可不可以？

（弟子）在莫干山時，曾托人寄奉一函至報國寺，乞氣痛方。後知師尊現在不閱往來之信，故仍退回。現（弟子）氣痛，已得此方治愈。茲匯奉法幣十五圓，十四圓敬奉香敬，一圓助印氣痛方，幸祈賜收是禱。

弟子在莫干山的時候，曾經托人寄一封信到報國寺，求您傳佈的《氣痛方》。後來知道師尊您現在不看往來的信件，所以仍就退回。現在弟子的氣痛，已經得到這個藥方治好了。現在匯上法幣十五圓，十四圓供養師尊，一圓助印《氣痛方》，懇求您收下，這是我的心願。

【回信】

昨接手书，知全家避难莫干山，均安乐无虞，不胜欣慰。此劫，乃大家同分恶业所感召。其有信心念佛圣号者，率得逢凶化吉，盖以个人之别业，蒙佛加庇，得以转轻耳。当此破天荒从古未有之大劫，不生信心，不肯念佛祈垂加被者，其人诚可怜悯也。

【印祖回信】昨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全家在莫干山避难，都安乐无恙，非常欣慰。这场战争的浩劫，是大家过去世共同的恶业所感召而来的。其中有信心念佛圣号的人，都能够逢凶化吉，这是由于个人的别业，蒙佛加持护佑，得以重报转轻罢了。处在这个破天荒从古未有的大劫难中，不生起信心，不肯念佛求佛垂慈加被，这种人实在可怜可悯啊！

何君素精科学，知其万能，而不知各国互相残杀，乃万能之效果也。及至因病失明，而万能无效，竟以绝不注意之念佛一法，及所传之洗眼法，得以复见天日。

何君一向精通科学，知道科学万能，然而却不知道各国之间互相残杀，就是万能的效果。等到因为得病眼睛失明，而万能的科学没有效果的时候，竟然因为绝对不会去注意的念佛一法，以及所传的洗眼法，得以重见天日。

因兹生正信心，请汝为讲弥陀经，将由此因缘，精修净业，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近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远则渐次进修，以至圆满菩提，成无上道也。

因此生起真正的信心，请你为他讲解《阿弥陀经》，何君将会由于这个因缘，精进修持净土法门，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近的说道，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远的来说，渐次进修，以至圆满菩提，成无上道。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各种净因，各作恶因。遇恶知识，则恶因发现，轻则毁谤，重则灭法。遇善知识，则净因发现，始则信受，终则往生。

一切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各自种有净因，也各自种有恶因。遇到恶知识，就会恶因发现，轻则毁谤正法，重则毁灭正法；遇到善知识，就会净因发现，开始信受奉行，最终则往生西方。

甘肃平凉郑浚，字哲侯，前清举人。深中韩欧程朱之毒，六十岁前，与佛法为雠。六十岁看光文钞，始愧从前之谬，遂吃长素，念佛求生西方，函祈皈依。

甘肃平凉人郑浚，字哲侯，是前清的举人。深中韩愈、欧阳修、二程（程颢、程颐）、朱熹辟佛学说的毒害，六十岁以前，对于佛法相当敌视。六十岁时看我的《文钞》，

才开始惭愧从前的错谬，于是吃长素，念佛求生西方，写信请求皈依。

后（民国二十四年）与其弟亲来苏，并朝普陀，拟请几位念佛僧，开化其乡。南方无愿去者，至陕西卧龙寺，请得几位，常年念佛矣。

后来（民国二十四年）与他的弟弟亲自来苏州，并朝礼普陀山，打算请几位念佛的僧人，到他们的家乡去开导教化。南方没人愿意去，到了陕西卧龙寺，请得几位僧人，常年在他的家乡念佛弘法。

人固如是，物亦如是。秦吉了，劝彼念佛，云不会，云什么，见汝念佛，则狂笑，此乃毁谤佛法之恶习。及日常教之，则肯念，果有常念佛人，彼随之日日常念，安知不如宋之念佛八哥，念佛立化，埋而莲华生于墓上，掘土视之，其根在于舌端乎。

人固然能够被感化，动物也同样可以被感化。秦吉了（了哥鸟），劝它念佛，说“不会”，说“什么”，见你念佛，就狂笑，这是它过去世中毁谤佛法的恶习。等到每天常常教它，就肯念了，果真有常念佛的人，它随着天天常念，又怎知它就不如宋朝的念佛八哥，念佛站立往生，埋葬后它的墓上生出莲华，掘开土坟来看，莲花的

根就在八哥的舌頭上。

二使女大病，汝為延醫購藥，汝與子女為之調理飲食，病愈，感而吃長素，此所謂以德服人也。古語云，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君子居鄉，以身率物，令德服人，相觀而善，即此義也。

二位女傭得了大病，你為她們請醫生買藥，你與子女為她們調理飲食，她們病好後，受感化而吃長素，這是所謂的以德服人。古語說：“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為人師者以身示範，學者自然會順意跟從；否則，教師空談勸誡，而不實行，便會招致學生的爭辯。）君子所居住的地方，用身體力行來感化大眾，以德行使人敬服，人人就都會樂於向他學習，世道風氣就會大為改善，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啊！

惜世之信佛者少，而謗佛者多，故致許多宿有善根者，不能發起宿世淨因，深沐佛恩，即得以具縛凡夫，現生承佛慈力，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以漸至於圓成佛道也。

可惜世上信佛的人太少，而謗佛的人太多，所以使得許多宿世有善根的人，不能發起宿世的淨因，無法深沐佛恩，不能以此具縛凡夫身，現生承佛慈力，往生西方，

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来渐次进修，以至于圆满成就佛果啊！

光老矣，明日即七十有九，旦暮将逝，以后无要事勿来信，以无目力精神应酬故也。

我老了，明天就七十九岁了，旦夕之间可能会死，以后没有重要的事，不要来信，因为没有视力、精神应酬的缘故。

• **(其二) 前后二书备悉，何君之人，盖英气重，而未闻儒释圣人修己治心之法，故致受此境遇，其情景，与俞净意公大同。然俞犹未深知净土法门，何若肯作已死复生想，将从前之英气，改作谦抑自歉，则后来之造诣，当比俞公高超多矣。**

• (第二封信) 前后二封信都清楚了，何君的为人，是傲气太重，又不懂得儒释圣人修身养性和对治妄心的方法，所以致使受到这种境遇。他的情况，与俞净意先生大致相同。然而俞净意先生还没能深知净土法门，何君如果肯当作死后重生来想（即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将从前的傲气，改成谦逊惭愧，那么他后来的造诣，应当比俞净意先生高超很多了。

彼初以僧多敗類，不肯皈依，今以光亦敗類之僧，尚欲皈依，實不知僧為何如人。光比吃肉喝酒之僧稍好點，而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大菩薩，及未證法身，已斷三界內之惑業之權位菩薩，及證緣覺果，證阿羅漢果之二乘聖人，皆屬僧。

他當初認為僧人大多是敗類，不肯皈依，而現在像我這樣也是“敗類”的僧人，他還想要皈依，他實在不知道僧是什麼人。我比那些吃肉喝酒的僧人稍微好一些，然而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大菩薩，以及尚未證得法身，已斷盡三界內惑業（三界內見惑為一住，思惑為三住；三界外塵沙惑、無明惑合為一住，合為五住煩惱）的權位菩薩，以及證得緣覺（即辟支佛）果位，證得阿羅漢果（即聲聞四果，須陀洹為初果，斯陀含為二果，阿那含為三果）的二乘聖人，也都屬於僧寶。

若光者，去阿羅漢之僧，奚啻天地懸隔，何況緣覺，及未證法身之權位菩薩，又何況觀音，勢至，文殊，普賢之僧乎。

像我這樣的僧人，距離證得阿羅漢果（已斷見思惑，出離生死）的僧人，何止天地懸隔。何況是緣覺僧，以及未證法身的權位菩薩，又何況觀音、勢至、文殊、普賢證得法身的僧寶呢？

彼只知人间吃肉喝酒之僧，即人间谨守清规之僧（以不注意故，亦作下劣不堪想），亦未闻见，况其他各大圣人之僧乎。

他只知道人间吃肉喝酒的僧人，即使是人间谨守清规的僧人（因为他不了解的缘故，也当作下劣不堪来想），也未闻未见，何况其他各种大圣人资格的僧宝呢？

光之为僧，下劣已至其极，彼尚欲皈依，则其他圣僧，固亦在皈依之列。是所谓结果胜于俞公者，以由知净土法门，得以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至渐渐进修，圆成佛道也。

我这样的僧人，已经下劣到了极点，他还想要皈依，那么其他的圣贤僧，当然也在皈依之列了。这里所说他的结果超过俞净意先生的原因，是由于他知道净土法门，得以在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至渐渐进修圆成佛道啊！

其妻之肺病，虔念观音圣号，自愈。目屡好而屡暗，病在急躁。倘有涵养，再虔念佛及观音，当可一愈永愈矣，祈与彼说之。

他妻子的肺病，虔诚念观音圣号，自然会好。他的眼睛

时好时坏，病根在于急躁。倘若有涵养，再虔诚念佛以及观音圣号，应当可以彻底治愈了，请你对他说明。

【注：】

张觉明（1887—1944）居士法名朝觉，浙江平湖人，清季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师范班，文学艺术俱超侪辈。任吴兴女校教师。适吴兴沈氏后，相夫教子，孝事舅姑，俱合礼则。平素研习图国画、音乐诗词书法，造诣均精。中年患伤寒致耳稍失聪，又累病及殆，梦观世音菩萨施救而愈，遂皈依佛法，栖心净土。民国二十三年春皈依印光大师。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恭迓范古农居士到吴兴讲阿弥陀经，至佛诞日功德圆满后，请范居士介绍同赴苏州报国寺印光大师坐下秉受五戒。由是自行化他，精进不懈。曾谱歌赞佛，刺血写心经及楷书金刚经等供养。绘西方三圣像及印光大师像摄影赠送。二六年冬事变时，隐居莫干山。阅楞严经有省，旋寓杭州。朝暮课诵外唯阅净土十要，一心念佛。曾作观想，言谓念阿弥陀经一遍，即似神游极乐世界一次。赋二偈云：佛号精勤念，千年暗室明。妄心岁境灭，浊水顿澄清。扰扰六尘影，刹那不可留。娑婆世味淡，极乐早神游。三十二年秋，患寒热，昼差夕重。经冬入春历五月之久，医药罔效。莲友于法会中各为礼祷。旋转为肺疾，三十三年

三月居士自知不起，囑咐後事。遺命以僧衣斂，臨終遵佛制。月之二十六日，囑咐蓮友助念往生，居士合掌默持，令其次女剪指甲，曰是長爪安可見佛。廿八日戌時，（陰曆三月初五日）安詳而逝。顏色怡和。臨終前後大眾佛聲不停。三十日大殮，恭請聖恩法師說法。蓮友誦經念佛送西。七期內集眾念佛兩次。子女就遺資中提一萬元修功德。一份供僧，一份於靈岩山建佛七，一份助印公紀念塔。生前所繪佛菩薩像移供庵寺。世壽五十有七，子女七人均樸實知禮，有所建樹。（載《佛學半月刊》第308期）

復某某夫婦書（二）（附第二次來書）

接手書，不勝慨嘆。汝何得瞎造謠言，謂燃燈古佛降生汝家，未周歲而殤乎。諸佛生死已了，決無示生復殤之理。

接到信，不勝感慨長嘆。你怎么可以瞎造謠言，說燃燈古佛降生在你家，未滿周歲就夭折了呢？諸佛生死輪回已了，絕對沒有示現降生世間又再夭折的道理。

佛若為度眾生，乘願示生，實有其事。然既示生，亦決

**不说我是某佛，及至度生事毕，将示涅槃，方始显本。
决无示生，而不及大作佛事即夭殇者。**

佛如果为了度化众生，乘着愿力示现降生世间，确实有这样的事。然而即使示生世间，也绝不会说我是某某佛。等到度化众生的事业完毕，将要示现涅槃，才会显露真实的身份。绝不会示生世间，却来不及大力弘扬佛法就夭折的。

**声闻初果，已断见惑，尚有思惑未断。故须七生天上，
七返人间，方断思惑，而证四果。**

声闻初果，已经断了见惑，还有思惑没有断。所以须要七次生到天上，七次返回人间，才能断尽思惑，而证得四果。

**二果，则一生天上，一返人间，乃证四果（初二果之生
人间，寿皆长短不定，或数月，数岁，数十岁，仍系随
业受生者）。**

二果圣人，就要一次生到天上，一次返回人间，才能证得四果（初果、二果圣人生到人间，寿命长短都不固定，或者几个月，几岁，几十岁，仍然是随业力受生）。

三果，以欲界思惑已尽，尚须在色界五不还天，经历多

劫，方可断尽思惑，而证四果。

三果圣人，因为欲界的思惑已经断除干净，还须要在色界的五不还天，经历多劫，才可以断尽思惑，而证得四果。

四果，则见思二惑净尽，三界内了无生缘。若发宏誓愿，示生则可，非随业受生者比。

四果圣人，见思二惑净除无余，三界内没有丝毫受生的业缘。如果发宏誓愿，可以示生世间，不是随业力受生的凡夫所能够相提并论的。

汝以业力凡夫，造此谣言，诬谤古佛，欲求世间瞎眼汉，谓汝是佛之父母。若当道有通佛法之人，必定以妖言惑众治汝。即当局无暇问及，亦不怕天雷殛汝乎。

你们以业力凡夫的身份，造这样的谣言，诬蔑诽谤古佛，想让世间不明理的人，说你夫妻是佛的父母。如果政府中有通达佛法的人，必定以妖言惑众来治你们的罪。即使当局无暇过问这些事，难道不怕雷劈吗？

汝还到处求人和汝之诗。若非邪正不分之外道，与香臭不识之痴人，谁肯许汝之言为是乎。

你们还到处求人来和你写的（天折儿是古佛的）诗。如

果不是邪正不分的外道，与香臭不辨的愚痴人，谁肯把你的话当作真话呢？

汝当痛改前非，凡寄出之信，再去信直陈其罪，哀求忏悔，庶可不致以凡滥圣，永堕阿鼻地狱，受诸极苦，永无出期。

你们一定要痛改前非，凡是寄出去求和诗的信，再写信去直接陈述自己的罪过，求哀忏悔。这样才不至于获得以凡夫滥充得道圣人的极重罪过，而因此永远堕落阿鼻地狱，遭受各种极端痛苦，永远没有出离的日期。

如不以光言为然，则汝是魔眷，非我弟子。汝何苦瞎造谣言，被明眼人唾骂，被天地鬼神殛诛乎。

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你们就是魔王的眷属，不是我的弟子。你们何苦瞎造谣言，被明眼人唾骂，被天地鬼神诛杀呢？

因望汝知即改悔，不然，苦报来时，悔不可及，故不得不尽我之分，直言痛责。汝若不听，与我无干。

因此希望你们知错立即悔改，不然苦报来的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不得不尽我的本分，直言不讳地痛加斥责。你们如果不听，那么就与我无关了。

【来信】

顷捧慈谕，承蒙严责，循环恭读，感惭交并。爱子夭折，心酸万分，业障深重，诗涉古佛，开罪实多。虔诚忏悔，痛改前非。凡夫俗子，天资愚鲁，端赖恩师开示。

【某某夫妇来信】刚刚接到您的教诲，承蒙您严加责备，从头到尾多次地恭敬拜读，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心爱的儿子夭折了，内心酸痛万分，弟子的业障深重，所写的诗句中涉及到古佛，得罪古佛的地方实在非常严重。弟子虔诚忏悔，一定痛改前非。弟子是凡夫俗子，天资愚钝，只有依赖恩师的开示。

晓夜细忖，前程危险，殊为忧惧。因思及此，奉札申谢，伏祈恩师海涵怜愍。业根宿植，法缘久亏。务乞常颁法诲，庶使尘网暗暗，得凭慧炬以通明。苦海茫茫，能藉慈航而普渡，云云。

弟子日夜细心思考这件事，觉得自己前途危险，非常忧愁恐惧。因此想到这里，就手捧您的信万分感谢。弟子跪拜在地，祈求恩师能宽容怜悯我。弟子罪业的根苗，宿世就种植了，而佛法善缘却已亏缺很久。务必祈求您常常开示弟子，才能够在这昏昧的俗尘罗网中，得以依靠您的智慧法炬而照亮前程。茫茫生死苦海，能够凭藉

慈航而得到普渡，等等。

【回信】

日前接手書，知已認過，求哀懺悔。本欲即復，以無暇，故遲至今。

【印祖回信】前幾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已经认错，悲伤恳切地祈求忏悔。本来想要立即回复，但因为有空闲，所以推迟到今天。

人生世间，须守本分。衣服，器用，名称，均不可以至尊贵者为美而妄称之。譬如庶民，妄称帝王，罪必灭族，可不惧哉。

人生在世，必须安守本分。衣服、用具、名称，都不能够虚妄地用最尊贵的名称。譬如平民百姓，妄称自己是帝王，罪过必定是诛灭九族，怎么能不心存畏惧呢？

汝以未周岁之殇子，妄称燃灯古佛示现，欲得佛父佛母之美名。不知褻蔑古佛之罪，尽未来际，亦无出阿鼻地狱之日。

你以自己未滿周岁便夭折的孩子，妄稱是燃燈古佛的示現，想要得到佛父佛母的美名。殊不知褻瀆誣蔑古佛的罪過，窮盡未來際，也沒有能出離阿鼻地獄的日期。

非光道破，尚欲将所作之诗，遍示国人。俾无知之人，亦仿汝迹而踵行之。则奸邪渔利之徒，各以殇子为古佛示现。

如果不是我一语道破，你还想要将所写的诗，（刊登出来）展示给国人看。使得无知的人，也沿袭你的行径而跟着做。那么奸邪谋利之徒，都会把自己夭折的儿子说成是古佛示现。

初则只取无知之人赞叹。次则为之起塔，为之修庙，而敛财以致富。又次之，则奸邪咸相结聚，遂立教门，蛊惑愚俗。

这样做，最初只为获得无知之人的赞叹。接着就会为这个夭折的孩子建塔、修庙，以此敛财致富。再接下来，便是奸邪之徒聚积，于是建立教门，蛊惑无知的俗人。

久则劣迹露出，俾大家同受国法。而邪人当时有匿迹未受诛者，久复发生，如白莲教等蔓延不断，为世间害。嗣后其教徒，但改名称，不改事实。

时间长了则劣迹败露，使大家共同遭受国法的制裁。而这些奸邪的人，肯定会有隐藏起来没受到诛连的，时间长了又会死灰复燃、兴风作浪。比如白莲教等邪教蔓延

不断，为害世间。后来的邪教教徒，只是改换邪教的名称，不改邪教的事实。

彼诸外道，悉事秘密，虽父子，夫妇均不相传。以此秘密，固结愚人之心，任何善知识开导，均不信从。如狗以屎为美，非吃不可。

那些外道，都严守邪教的秘密，即使是父子、夫妇都不相传。把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坚固地深藏在愚痴之人的心里，所以任何善知识的开导，都不听从。如同狗以屎为美，非吃不可。

常与人说，吾师是某佛某祖师出世，吾是某佛某祖师出世。瞎造谣言，以期得名闻利养。而不计坏乱佛法，疑误众生，生受国法，死堕恶道，从劫至劫，无有出期，其为流弊，可胜言乎。

这种人常常对人说，我的师父是某佛某祖师出世，我是某佛某祖师出世。瞎造谣言，以此希望得到名闻利养，而不考虑坏乱佛法，疑误众生，这种人活着遭受国法的制裁，死后堕入三恶道中，从劫至劫，没有出离之期。这种流弊的危害，怎能说得尽？

汝之作为，若不痛改，必与此同，可不畏哉。宜印一改

过忏悔之信，凡以前寄诗之处，各为寄之，以期周知。

涅槃室三字章，烧之。前所妄拟设者，通皆取消。

你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不痛改前非，必定和这些人是一样的，怎能不畏惧呢？应当印一封改过忏悔的信，凡是从前寄诗的地方，都寄去一封，希望大众都能知道。“涅槃室”三个字的印章，把它烧掉。之前所虚妄草拟的各种设施，通通取消。

按一函遍复所说，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果肯真心发露忏悔，定可业消智朗，障尽福崇，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其为利益，何能名焉。

按照《一函遍复》中所说的，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果真肯真心发露忏悔，一定可以罪业消智慧显，障碍尽除福寿增长，仗佛慈悲神力，往生西方。这种功德利益，怎能用语言来表达呢？

光之为汝，可谓至极无加，尽我之职分矣。汝果熟读而详思之，当必有涕泪滂沱，不能自止之情状焉。

我为你们，可以说是尽我的责任到了极点而无以复加啊！你们果真熟读且详细思考，就必定有痛哭流涕，不能自己的情形啊！

与吴慧德女士书（民国二十八年 附宗绰来书）

【来信】

师尊慈鉴。南洋苏门答腊亚沙汉埠，吴慧德女士，昔年因遭逢困厄，发心奉佛，已八阅年。（弟子）昔年在荷属苏门答腊棉兰市时，最先发心奉佛五人中之一也。

【来信】师尊慈鉴。南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亚沙汉埠，吴慧德女士，过去因为遭遇困苦危难，发心奉佛，已经有八年了。（弟子）过去在荷兰属地（殖民地）苏门答腊岛棉兰市的时候，是最先发心奉佛的五个人之一。

其母吴陈氏，福建同安县人，同时闻法，未几，亦发心奉佛，法名贤行。近十年来，由苏岛民礼市，移住英属新嘉坡，于本年十一月初三日逝世。

她的母亲吴陈氏，是福建省同安县人，（与我）同时听闻佛法，不久，也发心奉佛，法名贤行。近十年来，从苏门答腊岛的民礼市，移居到英国属地新加坡，于今年十一月初三日逝世。

其生卒大概，已详其女慧德记述中，另纸抄附。慧德女士，通常由亚沙汉至新嘉坡省视双亲，每次往返，必来檳榔屿（弟子）寓中叙谈。

她的生卒年月、生平大概，已详细记录在她女儿吴慧德的记述中，抄附在另外的纸上。吴慧德女士，常常从苏门答腊岛的亚沙汉到新加坡看望双亲，每次往返，必定会到马来西亚槟榔屿（弟子）寓所中叙谈。

（弟子）昔年回国朝山，至苏城报国寺，礼觐师尊时，并有由无锡到苏叩见之男女居士数人。闻训话之次，赞叹灵岩严净道场，望重东南。有人发心追荐先灵，得灵岩寺僧垂慈，成就追荐法事者，受惠之大，难思难议。

（弟子）过去回国朝山，到苏州报国寺，礼觐师尊的时候，同时有许多从无锡到苏州叩见师父的男女居士。听到师尊训话的时候，赞叹灵岩山的庄严清净道场（灵岩山寺），在东南名望重。有人发心追荐先灵，得到灵岩山寺僧众的垂慈，成就追荐法事的，受到的恩惠之大，不可思议。

南归后，亦曾向若干净侣赞扬称述。慧德女士，倾心已久。此次其母辞世后，虽由闽侨中亲友主张，在新加坡龙山寺闽籍僧众处，举行追荐法事。

回到南洋后，也曾经向一些清净法友赞扬称述灵岩山寺。吴慧德女士，向往仰慕已经很久了。这次，她母亲过世后，虽然由福建华侨中的亲友主张，在新加坡龙山寺的

福建籍僧眾處，舉行追荐法事。

慧德則屢向其父，及其他家屬，稱述靈岩寺稀有道場。

如能請求為做超荐法事，受福之大，難可言喻。

吳慧德却多次向她父親，以及其他的家屬，稱揚敘述靈岩山寺是稀有的道場。如果能請求靈岩山寺的僧眾為母親做超荐法事，受到的福德之大，難以用語言表達。

已得家人同意，即來（弟子）處，交國幣二百圓，囑為具稟師尊前，求為垂慈方便，轉請成全其事，不勝銘感之至。（弟子）宗綽敬叩。

已經得到家人同意，就來到（弟子）這裡，交給我國幣二百圓，囑咐我為她將這些情況全都稟告給師尊，求師尊為她垂慈方便，轉請靈岩山寺成全這件事，銘記感恩到了極點。（弟子）宗綽敬叩。

【回信】

接宗綽女士介紹汝荐母書，知汝母女已早沐佛化，深信淨土。汝母惜物，以人所棄者，作人所貴重之品，其靈心妙手，亦多生培來。

【印祖回信】接到宗綽女士介紹你超荐母親的信，知道你們母女二人早已沐浴到了佛法的教化，深信淨土。你

母親愛惜器物，將他人所遺棄的東西，做成人人都貴重的物品，她的靈心妙手，也是多生培植而來的。

及至臨終，汝能令全家助念，並請淨侶助念。故得一切放下，唯佛是念。逝後頂門灼熱，面色光潤，可為往生之瑞相。今又祈靈岩追薦，則蓮品當可增高，汝可謂能報母恩之人。

到了臨終，你能讓全家都為母親助念，並請來清淨法友助念。所以你母親能夠一切放下，一心念佛。逝世後，頂門灼熱，面色光亮潤澤，這是往生的瑞相。現今又請靈岩山寺僧眾來追薦她，那麼你母親的蓮品應當可以增高，你可以說是能報母恩的人。

彼以瞎張羅，宰殺生命，宴客聚友為榮者，乃落井下石之大不孝者之所為也，其相殊奚啻天淵哉。

那些以胡亂張羅，宰殺生命，宴客聚友為榮的人，他們的這些行為是落井下石的大不孝之人的行為啊！這其中的差別，何止天淵懸殊呢？

复济善大师书

日前接手书，以字小目昏，天又阴黑，故不即复。今则天清日朗，因以手眼二镜相辅而阅，及略复耳。

前几天接到你的信，因为字太小，眼睛看不清，天又阴暗，所以没有马上回信。今天天气清爽，太阳朗照，因此用手镜（放大镜）、眼镜二镜相互辅助看完你的信，并大略写个回信。

所叙数年前之相，甚为危险。幸未遇同志之大善知识，故得识其狂妄，不至以宏法而作灭法之业。否则，危乎危矣。

你所叙述几年前在修行中遇到的情况，非常危险。幸好没有遇到与你同样志趣的“大善知识”，所以能够认识其中的狂妄，不至于因为宏法而造作灭法的罪业。否则，就太危险了。

至于所叙修净法则，皆本诸祖诚言，固无不当。而圆人受法，无法不圆。无量寿，观经，弥陀，虽文相不同，而义意则互融耳。佛为九法界众生说，吾人何可不自量，而专主于最胜者观乎。

至于你所说修习净土的法则，都是本着诸位祖师的真诚

实言，固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而圆人受法，无法不圆。

《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虽然经文表相不同，然而其中的义理含意却是互相融通的。佛为九法界众生宣说，我们怎么可以不自量力，而去专门提倡最殊胜的观法呢？

丈六八尺，佛已为我辈说过矣。下品将堕地狱之前，大开持名之法，是观经仍以持名为最要之行。无量寿，详说佛誓，及与净相，是为依小本修者之要诀。

在观“丈六八尺”章中，佛已经为我们说过了（“非是凡夫心力所及”）。下品往生的众生，将要堕地狱之前，佛陀大开持名念佛的法门，所以《观无量寿佛经》还是以持名念佛作为最重要的行持。《无量寿经》，详细宣说阿弥陀佛的本誓，以及净土的清净庄严之相，这是依着小本《阿弥陀经》修习之人的要诀。

由有此二经，则知小本之文，但撮要耳。是知虽依小本，不得以二本作不关紧要而忽之。

由于有了《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这二部经，就知道小本《阿弥陀经》的经文，只是撮集一个纲要罢了。所以知道，虽然依着小本《阿弥陀经》来修习，但不可以将《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这二本，当

作无关紧要而忽略。

至于修时，果真至诚，于一瞻一礼一称名，皆可消无量罪，增无量福，非一定须作么修方可耳。

至于修的时候，果真能够至诚恳切，在一瞻仰、一礼拜、一称佛名之间，都可以消除无量的罪业，增长无量的福德，不是一定必须要作什么特别的修习方才可以。

心地清净，圣境现前，乃得我固有。何可如贫儿拾金，作极喜颠状。既有此状，完全是凡情气概。若不省察，难有著魔。

心地清净，圣境就会现前，这是我们本具佛性的作用。如何可以如同贫穷的小孩捡到金子一样，作出极度欢喜颠狂的样子。既然有这种情形，完全是凡夫情执的气概。如果不反省观察，难免就会著魔。

昔智者大师，诵法华经，于是真精进，是真法供养如来处，豁然大悟，寂尔入定，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使有狂喜不支之相，则何能入定乎哉。思此，则知圣境现而狂喜者，皆系凡情，殊乖圣智。倘不自量，亦危乎其危。

过去智者大师，诵读《法华经》，在诵到“是真精进，

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的地方，豁然大悟，寂爾入定，親自見到釋迦如來的靈山法會，莊重、嚴肅，沒有散會。假使有狂喜不能自止的情況，如何能夠入定呢？想到這些道理，就知道聖境顯現而心中狂喜的人，都是凡夫情執，遠非聖人之智。倘若不自量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淨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多有欲作千古第一高人者，藐視而毀謗之。吾人當以諸佛諸祖為師，不當以此種高人為據，則可即生蒙佛慈力，往生西方。否則，了生脫死，當在驢年。

淨土法門，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從開始到最終的總持法門。有很多想要作千古第一高人的人，藐視淨土法門而加以毀謗。我們應當以諸佛諸祖作為老師，不應當以這種高人作為依靠，那麼就可以在當生蒙佛慈力，往生西方。否則，了生脫死，必當在驢年。

复（陈慧恭，孙慧甲）书

接手书，不胜欣慰。光以五十八年之阅历，知净土一法，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总持法门。余诸法门，虽则高深玄妙，而博地凡夫，谁能现生亲证，而得其实益。

接到你的信，非常欣慰。我以五十八年的阅历，知道净土这一法门，是十方（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上、下）三世（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的总持法门。其余的诸多法门，虽然也高深玄妙，然而作为博地凡夫，谁能现生亲身证得，而得到实际利益呢？

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可仗佛慈力，接引往生。既生西方，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最下者，便与小乘四果阿罗汉，圆教七信位菩萨齐。

唯有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可仗佛慈力，接引往生。既然生到西方，就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了。最下的品位，也与小乘四果阿罗汉，圆教七信位的菩萨齐等。

是知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所说诸法门中之特别法门，

不得以一切法門之修證相比而論。

所以知道淨土法門，是如來一代時教所說諸多法門中的特別法門，不得用其他一切法門的修證，與淨土法門相比來討論。

現在許多大聰明人，視淨土為小乘，不但自己不修持，且多方辟駁，破人修持。不知此法，乃凡聖同修之法。將墮地獄之業力凡夫，能念佛名，即可直下往生。將成佛道之等覺菩薩，尚須以十大願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

現在許多大聰明人，將淨土法門視為小乘法門，不但自己不修持，並且多方地辟駁，破壞他人的修持。他們不知道這個法門，是凡夫聖者共同修習的法門。將要墮入地獄的業力凡夫，若能稱念佛名，就可直下往生；將要成就佛道的等覺菩薩，還須要以十大願王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

大矣哉，淨土法門也。可憐哉，不唯不修持，而復辟駁之大聰明人。幸矣哉，愚夫愚婦，信願持名，得與觀音勢至清淨海眾同為伴侶。

廣大啊，淨土法門。可憐啊，那些不僅自己不修持，反而來辟駁的大聰明人！庆幸啊，愚夫愚婦，能夠以信願

持名，得以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清净大海众菩萨共同成为伴侣！

彼大聪明人，纵有宿福，不即堕落三途，而望愚夫愚妇之肩背而不可得。况既谤此法，难免堕落乎。

那些大聪明人，纵然有前世注定的福分，不会立即堕落三途恶道，但是他们难以与愚夫愚妇相比。何况既然诽谤了这个净土法门，难免就会堕落了！

彼受病，在好高务胜，实不知高胜之所以耳。使彼上观华藏海众诸菩萨，一致进行，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则惭愧欲死，何敢视此法门为小乘，而不屑修持乎。

他们所受的病，在于好高务胜，实际上并不知道高妙殊胜的所以然。假使他们向上看到华藏海众诸大菩萨，都在一致进行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的修持，就会惭愧得要死，哪敢将净土法门视作小乘，而不屑修持呢？

复念佛居士书

（即正编文钞所载之永嘉某居士 自民国十六年起，至二十六年止，汇钞。）

（就是正编《文钞》（即《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中所载录的永嘉周孟由居士 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起，

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為止的信稿，匯入《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昨接來書，不勝慨嘆。既知其病，又知其藥，不肯即服，又復問藥，豈非無事生事。

昨天接到來信，非常感慨嘆息。既然知道這個病，又知道這個藥，不肯立即服藥，又再來問藥，豈不是無事生事？

至於念佛也好，念觀音也好，何必多此一種閑計較。光以末劫苦重，觀音悲深，故每令人兼念，以期速獲慈護也。

至於念佛也好，念觀世音菩薩也好，何必多此一種閑計較呢？我因為末劫眾生的痛苦深重，觀世音菩薩的悲心深切，所以常讓人兼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以期望快速獲得菩薩的慈悲護佑啊！

然念佛亦非無感通，而念佛亦非不可兼念觀音也。專兼均可，佛亦曾令人念，故知了無妨礙也。

然而念佛也不是沒有感通，而念佛也不是不可以兼念觀世音菩薩。專念兼念都可以，佛也曾經讓人念觀世音菩薩，所以知道這沒什麼妨礙。

若念弥陀求生西方，又念药师求生东方，则不可。弥陀，观音，同是一事。而观音悲深愿重，故当兼念，以期速得感通也。所有闲议论，均用不著。

如果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念药师佛求生东方琉璃世界，那就不可以了。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是同一件事。而观音菩萨悲深愿重，所以应当兼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以期望快速得到感通啊！所有那些闲议论，都用不着说。

古人云，遵其所闻，行其所知，此二句，乃真实修持之龟鉴也。观音乃过去古佛，为弥陀辅弼。念观音求生西方，亦可如愿，有何不可。

《曾子》中说：遵从自己所听到的正理，实行自己所知道的正道，这二句话，是真实修持的龟镜（龟可卜吉凶，镜能比美丑）。观世音菩萨是过去的古佛（号正法明如来），作阿弥陀佛的辅弼。念观世音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如愿，有什么不可以呢？

念观音，地藏，弥陀等功德之较量，乃令人发决定念佛心，不可有游移之念而已。若死执其语，不会其意，则成佛怨矣。

念觀音菩薩，地藏菩薩，阿彌陀佛等佛菩薩名號功德的校量對比，是令人發決定念佛的心，不可以有游移不定的心念罷了。如果死死執着這個話，不領會其中的深意，就成佛怨了。

現在大家通在患難中，當為一切人說解除患難之法，唯有改過遷善，敦篤倫常，至誠懇切，稱念觀音名號，為唯一無二之妙法。

現在大家全都在患難之中，應當為一切人宣說解除患難的方法，只有改過向善，崇尚注重、努力實行倫理綱常，至誠懇切，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這才是唯一無二的妙法。

無論水火刀兵等危險，及怨業病，醫不能療者，倘肯依上所说，決定會逢凶化吉，在危而安，及怨業消滅，不藥而愈矣。

無論水火刀兵等一切危險，以及怨業病，醫生不能治療的，倘若肯依照上面所說，決定會逢凶化吉，轉危為安，以及怨業消滅，不吃藥而痊愈啊！

目今時局，危險萬分。戰事若發，全國無一安樂處所。即兵不到之處，土匪之禍，比兵更烈。當令一切老幼男

女，同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今日的时局，万分危险。战争如果爆发，全国没有一个安乐的地方。即使官兵不到的地方，土匪的祸患，比官兵更加惨烈。应当令一切老幼男女，同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及“南无观世音菩萨”。

除此之外，别无良法。小灾当可逢凶化吉。即大家同归于尽，念佛之人，当承佛力，或生西方，或生善道。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小灾应当可以逢凶化吉。即使大家同归于尽，念佛的人，也必当承佛慈力，或者往生西方，或者生到善道。

切不可谓既不能免死，则念佛便为无益。不知人之受生为人，皆由前世所作罪福因缘，而为生富贵贫贱之张本。

千万不可以认为，既然不能免除死亡，那么念佛就没有什么利益了。不知道人之所以投生为人，都是由于前世所造作的罪福因缘，而成为来生富贵贫贱的缘由依据。

念佛之人，有信愿，当可往生。即无信愿，亦不至堕落恶道。何可不念，以自误误人乎哉。

念佛的人，有真信切愿，必当可以往生。即使没有信愿，也不至于堕落恶道。怎么可以不念佛，来自误误人呢？

凡事必须善虑，不可任意而为。即如布施一举，颇为善事。而不知惭愧者，反成障碍，固当以拒而不纳为事。纵有来者，但小小相与，彼自不来矣。亦不必动气发粗，但以不理为最上之策。

凡做一切事，必须妥善考虑，不可以任意而为。就如布施这件事，本身是很好的事。但对于不知道惭愧（依赖别人施舍，习惯不劳而获）的人，却反而成为了障碍，因此应当以拒绝而不接纳为事。纵然有来的人，只要稍微冷淡一点对待他，他自然就不会再来了。也不必生气发火，只是以不理他作为最好的办法。

云台之家言颇好，欲助其流通，似宜助金与彼，随彼作何办法，则两无所碍矣。

聂云台写的《家言》很好，想助印这本书来流通，似乎应该助资给他，随他来怎么做，就两方面都没有妨碍了。

买物放生，与布施同。须善设法，勿立定期，勿认定地，勿议定物。随缘买放，生得实益。若定期，定地，定物，则是促人多捕矣。

买动物放生，与布施相同。必须妥善施设好的办法，不要固定一个日期，不要认定一个地点，不要商议买固定

的动物。随缘买来放生，众生则得到实际利益。如果固定日期，固定地点，固定动物，就是催促他人多捕捉了。

买牛羊豕（shǐ），须有常年草料费，为数甚巨。然每有放者，或不纳费，则须办者代买。似宜以资交办理之人，令彼随意，或买生物，或买草料，为合宜耳。

买牛羊猪来放生，必须有常年的草料费，这笔开支很大。然而常有放生的人，或许不交纳买草料的费用，就必须办理的人代买。似乎应该将钱交给办理的人，令他随意来办理，或者买生物，或者买草料，更为合适。

师寿之劝人放生文，甚好。但当以劝人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为事，则不费钱财，不招多捕，其功德甚大。

师寿的《劝人放生文》，写得很好。只应当以劝人戒杀吃素，保护爱惜动物的生命作为事务，就不花费钱财，不招来他人多多捕捉，这个功德很大。

西方三圣像前，可不必塑释迦佛像。凡身旁佩带楞严咒等，遇卧息，大小便时，须解去。唯临极危险时，可以不去。若平常无危险亦不去，则褻渎之罪，可胜言乎。

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像的前面，可以不必再塑释迦牟尼佛的像。凡是身上佩带

有楞严咒等，要躺卧休息，大小便的时候，必须要解下来放在净处。只有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才可以不解去。如果平常没有危险也不解去，那么亵渎的罪过，怎么可以说得完呢？

室内既有经像，当格外敬重。寒山拾得，乃文殊普贤之所现者，固宜常存敬畏，不敢放肆，则可矣。

室内既然有经像，应当格外敬重。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所示现的，固然应当常常存有敬畏之心，不敢放肆，就可以了。

素食不洁之菜馆，吃素人，当永断此种饮食交际。彼若或请，直以不清洁辞之，亦免既受人请，亦不能不请人之冤枉糜费。彼以无理之礼请，不去，有何对不起。

做素食不清洁的菜馆，吃素的人，应当永远断除这种饮食的交际。他人如果来请你，直接以“素菜做得不清洁”来推辞，也免得既然受了他人的请，也不能不回请他人，导致冤枉浪费。他用无理的礼节请我，我不去，有什么对不起的。

教小儿，当详示为人须自立志，严责非其所宜。以今时学说，推翻旧规，倘一严责，或致被彼无知者一诱，则

便因恩成怨。

教育小孩，应当详细指示他做人必须要自己立下志向。严格斥责他，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因为现今的学说，推翻旧有的规范，倘若一旦严格斥责，或许导致他被那些无知的人一诱导，就会因恩反而成为怨家。

彼年已十五，果能将其利害，与彼说之，必不至于毫无感动。如此不感动，则同木石无知，纵严，亦愈成反对矣。

他年纪已经十五岁了，果真能够将其中的利害，对他详细地说，他必不至于毫无感动。如此做了，他不感动，那么他就如同木石一样无知，纵然对他严格，也更使他反对罢了。

彼杀父自雄，以取奖誉者，皆以向受约束，拟欲一泄其忿，而不知其永陷畜生地狱之中，而莫能出也。

那些杀害父亲而自豪，以此取得奖励和荣誉的人，都是因为一向受到父亲的约束，打算一次性地发泄他的忿恨，却不知道他将永远陷入畜生、地狱之中，而不能出离啊！

四书，当全读。书经，文理甚好，亦宜全读。易之道大，或可从缓。然欲成学问，尤当致力于现象知法之理。易

六十四卦之大象，可集之一篇，以作座右铭。极显豁，极亲切。彼废经者，不知其人之知见作何领会也。

《四书》，应当全读。《书经》（即《尚书》），文字义理都很好，也应该全读。《周易》的道理很深奥，可以从缓来学。然而想要成就学问，尤其应当致力于《周易》中从现象而了知法道的义理。《周易》六十四卦的《大象传》，可以集成一篇，作为座右铭。非常显明通达，非常亲切。那些废除经典的人，不知道他们心中是如何来领会的。

诗可从缓，以非大聪明之资格，不能善会其意。礼记，左传，则选其于身心有益，于世教有大关系者读之。

《诗经》可以延后来学，因为如果不是大聪明的资格，不能很好地领会其中的意思。《礼记》、《左传》，可以选取其中对身心有益，对世道教化有大关系的章节来阅读。

小儿爱偷人东西，须平日为彼说，人不可做屈心事。若做屈心事，纵使人始终不知，而自己常时心中抱愧。况天地鬼神佛菩萨，无一不知。汝何以不知自勉，作此下流事。以后再要偷人东西，定规要领你去向人家磕头道罪，还人家东西。

小孩子愛偷人家的東西，必須平常對他說：“人不可以做虧心事。如果做了虧心事，縱使他人始終都不知道，而自己常常心中感到愧疚。何況天地鬼神佛菩薩，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你為什麼不知道自我勉勵，作這樣下流的事。以後再要偷人家的東西，一定要領你去向人家磕頭認罪，還人家的東西。”

那怕不值一文錢的東西，也要如此辦。又要求人家，再有偷東西事，儘管打。不可看我面情不肯說，以致彼越發覺得偷東西沒關要緊，常常想偷也。

哪怕不值一文錢的東西，也要這樣來辦。又要求人家，再有偷東西的事情，儘管打。不可以看我的情面不肯說，以致他越來越覺得偷東西沒什麼關係，常常想偷。

你試想想，人縱再下作，若有人說他好，他就歡喜，說他不好，他就不歡喜，你為什麼要做教人唾罵輕賤的事體。我若遮護你，就是我教你做賊，你後來簡直不能成人了。所以我對你說，你從此以後，若偷我的東西，我定規要打你。

你想想看，一個人縱使再卑鄙下流，如果有人說他好，他就歡喜；說他不好，他就不歡喜，你為什麼要做這樣叫人唾罵輕賤的事情？我如果袒護你，就是我教唆你去

做贼，你到后来简直不能成为一个人了。所以我对你说，你从此以后，如果偷我的东西，我一定会打你。

若偷别人的东西，我定规领你向此人磕头道罪，并将东西还人。不但你没面子，实在我比你还难受。以想你成人，不得不以此制伏你。

如果偷别人的东西，我一定要领你向这个人磕头认罪，并将东西还给人家。不但你没有面子，实在来讲，我比你还难受。因为我期望你成人，不得不如此来制伏你。

你知过通改，勉力学好，使人皆敬重你，因之敬重祖宗父母。你要是不肯改，即同你自己日日骂祖宗父母一样，雷都要打了。此我之大慈大悲爱护你处，你要知好歹。如此，或有效果。

你知道过错，通通改正，努力学做一个好人，使人家都敬重你，因此而敬重你的祖宗父母；你要是不肯改，就如同你自己天天辱骂祖宗父母一样，雷都要打你了。这是我大慈大悲爱护你的地方，你要知道好歹。如此去做，或许有些效果。

大女事，但劝彼认真念佛，余无足虑。天定者胜人，人定者胜天。实则世人所得之苦乐吉凶，多半属人所造，

有几人一本于命乎。

大女儿的事，只要劝她认真念佛，其余的都不值得忧虑。天命必定胜过人力，人如果努力必定胜过天命。实际上，世间人所得的苦乐吉凶，多半是人自己造作的，有几个人是一直随从着他的命运在走呢？

大约作恶而不能如命者多，修善而反更胜命者少。是二者，皆人定胜天者。世人每有一念之善，即可转祸为福，转凶为吉。况终身吃素，念如来之万德洪名，而不能转回造化乎。

大概是因作恶事而不能如他原本命运的人多，因修善反过来胜过原本命运的人少。不如本命、胜过本命这二者，都是人的努力胜过天命的情形。世间人每有一念的善心，就可以转祸为福，转凶为吉。何况是终身吃素，念如来的万德洪名，而不能转回她的福份造化吗？

但令彼常存敬畏，发菩提心，则即此尚可作超凡入圣之前导，况其余小小福事之不能得乎。福与祸，相为倚伏，欲其纯福无祸，亦唯在自己努力修持耳。

只要令她常常存着敬畏心，发菩提心（自利利他之心），那么就着这个心，还可以作为超凡入圣的前导，何况其余小小的福事，不能够得到吗？福报与灾祸，是相互倚

靠转化的，想只得到纯粹的福报而没有灾祸，也只在于自己的努力修持罢了。

汝女之婚事，家人不愿意，当再斟酌，并问汝女有决定意见否。若汝女有决定意见，则无碍。汝女无决定意见，后来或嫌穷，嫌约束紧，再被一班嫌穷者喧怨之，则或致不吉，此又不可不预计也。

你女儿的婚事，家里人不愿意，应当再斟酌商量，并询问你女儿有没有决定的意见。如果你女儿有决定的意见，就没有妨碍。你女儿没有决定的意见，将来或许嫌男方太穷，嫌婆家约束太紧，再被一班嫌穷的人喧闹埋怨的话，那么或许会导致不好的事发生，这又是不可不预先考虑到的。

直先问汝女，再问佛，以作定章。世间人为儿女计，多多皆在家财上计，不在人品上计。富家子弟，不数年即饥寒而死者何限。一贫如洗，成家立业，举国推崇者又何限（此约商界说，军阀不在其内）。以汝说及，因不得不为汝说其慎重办法也。

应该先问你女儿，再问佛，来作定夺。世间人为儿女计虑，大多都在家财上计虑，不在人品上计虑。富家子弟，不到几年就饥寒而死的有不少。一贫如洗，而最后成家

立業，全國推崇的人也有不少（這是以商界說，軍閥不在其中）。因為你說到這些，因此不得不為你說說其中慎重處理的辦法啊！

汝女得此好人家，實為大幸。其不滿意之年月，乃天也。然而修持在我，命自我立。果能常存敬畏，一心念佛，及念觀音，則無業不消，無福不臻，此人定勝天之義也。

你女兒嫁到這樣的好人家，實在是大幸。她不滿意的年月（生辰八字），這是天命。然而修持在我自己，命運由自我建立。果真能常常存着敬畏心，一心念佛，以及念觀世音菩薩，那麼沒有業障不消除的，沒有福德不來臨的，這是人的努力必定勝過天命的大義啊！

倘彼懶惰懈怠，心中不以不滿意之年月為事，則成天定勝人矣。祈將此立命修身之大義，與彼說之，則必能洗心滌慮，戰兢修持。超凡入聖，尚有余裕，況年月之小疵乎。

倘若她懶惰懈怠，心中不把不滿意的生辰年月當回事（而改過遷善以期改變命運），就成為天命必定勝過人力了。請將這個立命修身的大義，對她細說，那麼她必能洗心滌慮，戰戰兢兢地修持了。超凡入聖，尚且有余，

何況是生辰年月這點小小的瑕疵呢？

二女若未許人，當為擇一信佛人家，令其早些出閣，以卸擔負，而免憂慮。宜與彼說，今時人心不古，人家越富貴，越危險。切不可不洞事，尚欲揀人家，以期其久享富貴也。

二女兒如果沒有許配人家，應當為她選擇一家信佛的人家，令她早些出嫁，以減輕你的負擔，而免得憂慮。應該對她說：“現今之時，人心不古，越是富貴的人家，越是危險。千萬不可以不懂事，還想挑揀人家，以期望長久地享受富貴。

貧家只要人守本分即好，縱時局變動，亦不至過於慘淒。若富貴家，或至身命莫保耳。

貧窮的人家，只要人守本分就好，縱然時局變動，也不至於太過慘淒。如果是富貴的人家，或許會導致身命不保啊！”

人各有所好，好空名者，必不注重實益。汝庶祖母，雖有數十年之修持，仍然一個俗漢，其於往生，恐難之又難矣。然此亦可為念佛人作頂門一針。必須將好體面心，完全放下，方是真念佛人。

每个人各有各的喜好，喜好虚名的人，必定不注重实际的利益。你的庶祖母，虽然有几十年的修持，却仍然是一个俗人，她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恐怕是难之又难。然而这也可以为念佛人作顶门上的一针。必须将喜好体面的虚荣心，完全放下，方才是真念佛人。

光亦非神通圣人，但能志诚为彼回向，不能必使决定往生也。汝庶祖母，既行持归于纯一，又当时时为说求生西方之益，稍有含糊，便难往生。

我也不是得神通的圣人，只能志诚为她回向，不能一定使她决定往生。你的庶祖母，既然行持归于纯一，又应当时时为她宣说求生西方的利益，稍有含糊，就很难往生了。

因修有少福，决定来生被福所迷，广造恶业。既造恶业，决定永堕三途恶道。知此利害，当不至痴心妄想，恋世尘境，不愿往生。此人能成就其往生，其利益于汝与眷属者大矣。

因为修了少许的福报，决定在来生被福报所迷惑，广造恶业。既然造作恶业，决定永堕三途恶道。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应当不至于痴心妄想，贪恋世俗尘境，不愿意往生西方了。能够成就此等人往生，这个利益对于你与

家中眷屬就很大了。

志蓮居士，已七十多矣，來日無多，宜勸彼專心致志，以求往生。萬不可稍有求來生人天福報之念，庶可決定往生。又彼臨終，必須善為護助，勿令或因不善料理，破壞淨念，則其失匪細。

志蓮居士，已經七十多歲了，來日無多，應該勸她專心致志念佛，以求往生。千萬不可以稍有求來生人天福報的念頭，才可以決定往生。再者，她臨終的時候，必須好好地為她護持助念，不要或許因為不好好地料理，而破壞她的淨念，那麼其中的損失就不小了。

成就一人往生西方，即成就一眾生作佛。本可往生，以不善料理，致令或因疼痛起瞋心，或因悲傷起愛心。瞋愛心一起，淨念即渾動矣，欲求往生，末由也已。以成就之功，思破壞之過，則大可畏懼焉。

成就一個人往生西方，就是成就一個眾生作佛。本來可以往生，因為不善于料理後事，致使她或者因為疼痛生起瞋心，或者因為悲傷生起愛心。瞋愛心一生起，淨念就渾亂動搖了，想要求往生，也就沒有辦法了。用成就往生的功德，來想想破壞往生的過失，實在是害怕畏懼啊！

人生世间，转瞬即过，一气不来，不知又归何所。倘认不定净土一法，则正可怖之极。

人生在世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一口气不来，不知道又投生到哪里去了。倘若不确切认定净土这一法门，那么真是可怕到了极点。

曹崧乔云，其父读书时，一同学，乃富翁子，极笨。先生与彼教，彼尚未会，其父听之，即可背。

曹崧乔说：他父亲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是富翁的儿子，很笨。先生教他读书，他还没有领会，曹崧乔的父亲听了，就可以背诵下来。

该富翁子早夭，后见其来，而忽不见，崧乔乃生一女。今已三十一岁，极聪明，读书绝不费力。初为富翁子，后为同学孙女，人之轮回，诚可畏也。此但换个男女相，全体改变者，当有十之八九矣，哀哉。

这个富翁的儿子早年夭折，后来曹崧乔看见他来了，却又忽然不见了，曹崧乔家就生了一个女儿。今年已经三十一岁了，非常聪明，读书绝对不费力。最初做富翁的儿子，后来做同学的孙女，人的轮回，实在是可怕啊！这只是换了一个男女的外相，全体改变（人堕落为地狱、

恶鬼、畜生) 的情形, 应当有十分之八九啊, 悲哀啊!

办道, 非痴呆, 决难成就。一心念佛, 即是正念真如之大者。不预外事, 纵有不容推脱者, 当平心和气, 审慎度量, 即是察言观色之大者。急躁心, 乃修行人之大障, 能放下此心, 则当体清凉矣。

办道, 如果不能像痴呆一般专心不怀疑, 决定很难成就。一心念佛, 就是最大的正念真如。不参预外缘的事务, 纵然有不能推脱的事务, 应当平心和气, 审慎度量, 就是最大的察言观色。急躁心, 是修行人的大障碍, 能够放下这个急躁心, 就当下全体清凉了。

汝于此荒乱之世, 而已年近半百, 尚不肯死心念佛, 以看书有不知者, 即欲学教。此种计虑, 若请别位法师说, 即为甚好。若请光说, 此也是不守本分之计虑。彼一字不识之愚夫, 尚能往生西方。深通宗教之大通家, 尚无彼之利益。汝何须以此为憾乎。

你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道中, 且年纪已近五十, 还不肯死心念佛, 因为看书有不明白的地方, 就想去学教理。这种计划和考虑, 如果请别的法师来说, 就会说很好。如果请我来说, 这也是不守本分的计划和考虑。那些一字不识的愚夫, 尚且能够往生西方。而深通禅宗教下的

大通家，尚且没有得到愚夫所得到的利益。你何必以不懂教理作为遗憾呢？

所梦之象甚好，当努力，久之自可无障碍矣。此种现象，固不易得，然不可画地不进，或以此矜夸，则有实益矣。你梦中的迹象很好，应当努力，久而久之自然可以没有障碍了。这种现象，固然不容易得到，然而也不可以画地自封、不再前进，或者以这种境界来自我夸耀，那就有真实的利益了。

念佛修持，如服药然。能明教理，如备知病源，药性，脉理。再能服药，所谓自利利他，善莫大焉。若不能如是，但肯服先代所制之阿伽陀药，亦可愈病，亦可以此药，令一切人服以愈病。只取愈病，固不必以未知病源，药性，脉理为憾也。

念佛修持，如病人吃药一样。能够明白教理，就如同能够全部知道病源、药性、脉理。如果再能够吃药，则是所谓的自利利他，善莫大焉！如果不能这样，只要肯吃大医王佛陀代你所制的阿伽陀药，也可以愈病。也可以用此药，让一切人服以愈病。只要能够愈病，就不必为不知病源、药性、脉理而遗憾了。

断淫念瞋念，甚不容易，非有所证，决不能究竟清净。至于所说感应篇，见人之得，如己之得等十二句，若能事事省察自心，则虽未能即纯，亦可以常然如是。

断除淫念、瞋念，很不容易，如果不是有所证悟，决定不能够究竟清净。至于所说的《太上感应篇》中，“见人之得，如己之得”等十二句话，如果能够事事省察自心，那么虽然功夫不能立即纯熟，也可以常常如此了。

颜子三月不违仁者，亦是微有间断，未能毕竟与仁打作一块之样子。希圣希贤，在人自勉。若一放纵，则便不可名状，如今日之为国为民者然，可不哀哉。

颜回在三个月中不违背仁德，也是稍微有些间断，没能毕竟与仁打成一块的样子。仰慕效法圣贤，在于每个人的自我勉励。如果一放纵，就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了，如同今天那些为国为民的人一样，能不悲哀吗？

修行人，心不可偏，若偏，即或受病。身体孱弱，当息心正念，俾神不外驰，心自归一，身亦可渐渐安康。

修行人，心不可偏，如果偏了，就或许会生病。身体孱弱，应当静心正念，使得心神不向外奔驰，心自然归一，身体也可渐渐安康。

若欲得往生，倘此心堅固不解，或起魔事。去來任業，鎮定由己。若欲即得，如瓜未熟而先摘，而尚能受用乎。

如果想得以往生，倘若這個心堅固不解，或許會生起魔事。自己的去來隨任業緣，內心鎮定由自己。如果想馬上得以往生，就會如同瓜果沒有成熟就先摘取，而還能夠得到受用嗎？

某友神經衰弱，一由貪色，二由過為妄想力不能得之事之所致。使釋此二者，其病自愈。否則，後來喪心病狂，亦未可料也。

一位朋友神經衰弱，一是由於貪色，二是由於過分妄想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所導致的。假使放下這二個執著，他的病自然會痊愈。否則，後來的喪心病狂，也可以預料到啊！

慧淨之病，更為深重，可嘆之至。古云，寧可千生不悟，勿教一時著魔。聰明自矜之人，多多犯此種病，以自心先含一種乖張戾氣，故為魔乘之先容。若無浮躁自矜，魔將遠避矣。

慧淨的病，更為嚴重了，實在可嘆。古人說：寧可千生不開悟，不要一時著魔。聰明自誇的人，大多犯這種毛病，因為自己內心先含有一種乖張的戾氣，所以成為魔

有机可乘的内因。如果没有浮躁自夸的毛病，魔将会远远避开了。

彼尚知求观音，求光。观音大慈大悲，当蒙慈佑。光是业力凡夫，但能祝愿回向，何能如神通圣人，远加令其即愈也。

他还知道求观世音菩萨，求我。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他必会承蒙菩萨的慈悲护佑。我只是个业力凡夫，只能为他祝愿回向，如何能够如神通圣人那样，远远地加被，令他立即痊愈呢？

今为设法，将彼之五十圆，送灵岩山寺，令其为彼立一长生莲位之牌位（生死均无碍，长生禄位，则只合于生），供于念佛堂。又为彼持大悲咒二日。想仗佛力，法力，众僧力，当必痊愈也。

现今为他想办法，将他的五十圆钱，送到灵岩山寺，令他们为他立一个长生莲位的牌位（生者、死者都没有妨碍，长生禄位，就只适合活着的人），供在念佛堂。又为他持大悲咒二天。想必依仗佛力、法力、众僧之力，他应当会痊愈。

灵岩去苏州城二十余里，系古道场。二十年前，归于真

达和尚，近改十方，住专心办道者三十位，长年念佛。也无香火，也不做佛事，也不传戒，功课很严密，为江苏全省所无。产租，年不上千圆，立章程住二十人，不足，则真达和尚为贴。

灵岩山寺离苏州城有二十多里，是一个古道场。二十年前，归于真达和尚，近来改为十方丛林，住着专心办道的三十位僧人，长年念佛。既没有香火，也不做佛事，也不传戒，功课很严密，是江苏全省所没有的道场。寺产的租金，一年不到一千圆，立定章程只住二十个人，不够的资用，真达和尚来补贴。

近二年，因有人打佛七，故人亦加多，而适足供给耳。所言打佛七，皆写信通知，本人去者，十不得一。然只念佛，而焰口亦不放。

近二年来，因为有人打佛七，所以僧人也增加了，而刚好足以供给生活费用罢了。所说的打佛七，都是施主写信通知他们，本人亲自去的，十个当中没有一个。然而只是念佛，也不放焰口。

木瓜去风湿，如欲令热，不妨买鲜木瓜，设法令热，以裹腿上，鲜者力大。光以怕冷，故令用干片。

木瓜去除风湿，如果想要弄热，不妨买来新鲜的木瓜，

想办法弄热，裹在有风湿的腿上，新鲜的木瓜药力大。我因为怕冷，所以用干的木瓜片。

外孙女缺乳，当用牛乳。王幼农之长媳死，孙锡官未周岁，遂以牛乳喂之，未曾雇乳母也。凡事当从根本上校量利害得失，权衡轻重，而定去取。

外孙女缺少母乳，应当用牛奶喂养。王幼农的长媳妇死了，孙子王锡官没满周岁，于是就用牛奶喂他，没有雇用奶妈。凡事应当从根本上来校量利害得失，权衡轻重，来决定取舍。

大麻疯一病，实难医愈，最易传染。今苍耳膏，实大可为社会去祸害，而增福利。纵不能兼顾虫命，其益大矣。况光尚有令熬者，服者念观音之说乎。若引陶隐居（误作君）为戒，在汝意，将令害麻疯者，任其常病而常传染乎，想决无此念也。

大麻疯病，实在很难医好，最容易传染。现今的苍耳膏，实在很能为社会大众去除祸害，并增加福利。纵然不能兼顾到虫的生命，但这个利益很大。何况我还有令熬药的人、服药的人都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呢！如果引用陶隐居（“居”字误作“君”字）所说的作为警戒，依你的意思，是要让得麻疯的人，随任他常久地生病而常

久地传染别人吗？想来你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

所言某友之病，不知彼以为然否。此时真千古未有之时局，而彼于此时，尚以五十之年，常以无子为忧。不知断此业种，俾以后不至有广造恶业，贻害社会之子孙，玷辱祖宗父母，何幸如之。

所说某位朋友的病，不知道他认为这样对吗？这个时候真是千古未有的时局，而他在这个时候，都五十岁了，还经常因为没有儿子而感到忧虑。却不知道断除这种儿孙业种，使得以后不至于有广造恶业，贻害社会的子孙，来玷辱祖宗父母，是何等的庆幸啊！

人谱一书，前明道只持来一本人谱类记，言窆存我，欲排印流通，祈圈点句读。至月尽，明道与存我来，持全书二部。一大本，一石印小字本。则有人谱正篇，只一页多。及人谱续篇一，续篇二，共十八九页。

《人谱》这本书，前些天，明道师只带来一本《人谱类记》，说窆存我，想要排印流通，请我标点分句。到了月底，明道师与窆存我来了，带来全书二部。一个是大本，一个是石印的小字本。其中有《人谱·正篇》，只有一页多。以及《人谱》中的《续篇一》、《续篇二》，共十八九页。

开首之序，真是破斥因果报应，已至其极。虽韩欧许多文字，尚不及此序近四百字之决烈。其毒必至令人杀父杀母，毫无顾忌，驱举世之人，同作禽兽而后已也。

开头的序，简直就是破斥因果报应，已经到了极点。虽然韩愈、欧阳修的许多辟佛文字，还不及这篇将近四百字的序文决烈。其中的毒必定会使人杀父杀母，毫无顾忌，逼迫全世界的人，共同作禽兽而后已啊！

此种理学先生，讲正心诚意，于正心诚意之本源，则破斥不遗余力，徒欲令人尽义尽分。而不知既破因果，必至于善无以劝，恶无以惩，肆无忌惮，无恶不作，可不哀哉。

这种理学先生，讲正心诚意，但对于正心诚意的本源（因果道理），却破斥得不遗余力，而徒然想让人尽道义、尽本分。却不知道既然破除了因果，就必然导致没有了劝导行善、惩戒作恶的依据，肆无忌惮，无恶不作，能不悲哀吗？

盖此时邦国殄瘁，民不聊生之毒，皆此种理学先生伏之，至今始大为发现也。因与存我说，此书万万不可流通。其好处，各善书均有之。其谬误处，直是抉天下后世人

之正眼，因取消排印之说。

现在这个时候的国家穷困，民不聊生的毒，都是这种理学先生预先埋下的祸根，到今天开始大爆发而显现出来。因此请对寰存我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这种书万万不可以流通。这本书中的好处，各种善书中都有；这本书谬误的地方，简直是挖出天下后世人的正法眼，因此取消排印的想法。

功过格注释等，亦非逗机之书。以今人多多厌闻伦常因果各事，唯真心修持者，方肯阅耳。

《功过格注释》等书，也不是逗合时机的书。因为现今的人，大多厌烦听闻伦理纲常、因果的各种事迹，只有真心修持的人，才肯阅读罢了。

历史统纪一书，无论信佛谤佛者，皆肯看，以其是史鉴中事。即以因果为虚妄，彼固欲充空壳子，好于人前作大通家，若能看，则未免随之而化。较比一切善书，为得实益，为最切要。惜人不介意，若介意，则即愚即智，即狂即圣矣。

《历史感应统纪》（聂云台著）这本书，无论信佛、谤佛的人，都肯看，因为这是史籍中的事实。即使认为因果是虚妄的人，他因为想要冒充空壳子，好在他人面

前作一个大通家，如果能够看，就未免随书中所说而被转化。比起其他一切善书，是很得真实利益的，是最为切要的。可惜一般人不注意，如果注意了，那么就会使愚者成为智者，狂者成为圣者了。

沈氏心极诚恳，语多偏执，盖与玉峰臭味相同之知识也。前与蔚如说过，至于流通与否，则任人为之，亦不打破，亦不赞成，我不预于此二者之间也。

沈氏的内心极为诚恳，但言语大多偏执，大概是与玉峰法师臭味相同的知识。以前对徐蔚如说过，至于流通不流通他的著作，随任他人去做，也不打破，也不赞成，我不参预这二者之间。

历史感应统纪，许止净又略为修饰，其间略添点有大关系的，大约万余言耳。李耆卿居士，拟牺牲二千圆刻木板，大约须二年方好出书。上海又复排印，现今国光书局，特铸新字，八月当可付排，年内当可出书。

《历史感应统纪》，许止净又大略修饰整理了一下，其间大略添加了一些有重要关系的内容，大约有一万多字。李耆卿居士，打算牺牲二千圆来刻木板，大约要二年后，才能出书。上海又再排印，现在让国光书局，特别铸出新的字模，八月应当可以排印了，年内应当可以出书。

现今法灭，儒释俱同，非此种书，无以正人心而维世道，以故光犹稍为料理。至于校对等事，有江西一僧，名德森，颇心细耐烦，现住报国，为之详校。

现今法道衰亡，儒家佛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流通这种书，就不能匡正人心，维系世道人心，所以我还是稍稍加以修饰整理。至于校对等事务，有江西一位僧人，名德森法师，很细心耐烦，现住在报国寺，做《历史感应统纪》这本书的详细校对工作。

要念观音圆通章，当须念完下文。虽不专说观音圆通，但其文义理致，何等圆妙。若节去读之，亦非有罪过，但首尾不全具，为一拣择之病。须念至文殊选圆通偈后，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至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止，则观音圆通，一大事因缘，完全备足矣。

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应当要念完下面的经文。虽然不是专门说观音耳根圆通的，但其中的经文义理，是何等的圆妙！如果节略去读，也不是有罪过，但是经文首尾不能全部具足，成为一种拣择的弊病。必须念到文殊菩萨选择圆通的偈颂之后，“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至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心”为止，那么观音耳根圆通，一大事因缘，就完全备足了。

若专念普门品亦可。念观音圆通，必须如观世音本迹感应颂所录念。前许止净，亦将此后之文，作几节录，光为之完录。以其一大事完全无缺方好故。

如果专门念《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可以。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必须如《观世音本迹感应颂》中所辑录的来念。以前许止净，也将证得圆通后面的经文，作为几节来辑录，我加以完整地收录（从《楞严经》卷六开头“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到上面所说的“至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这一大事因缘，要完整无缺才好的缘故。

金刚经，注家甚多，省豁好看，宜请宗泐（lè）注看。净行品经意，法法圆通，不宜在字句间死执也。

《金刚经》，注解有很多，想要清楚容易看的，应该请明朝宗泐法师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来看。《华严经·净行品》的经意，法法圆通，不应该在字句之间死执啊！

得美食而滿足其願，心無羨欲，並斷惑證真等義，通包括之。若止作食會，則完全悖經意義矣。

經文：“若得美食，當願眾生，滿足其願，心無羨欲”，以及斷惑證真等含義，通通包括在其中。如果只當作飲食而已來領會，就完全違悖經文的意義了。

至於所作皆辦，具諸佛法，豈有不攝往生極樂之意在內乎，固宜依經而念。若如汝說，念佛之人，淨行偈偈，均當改之，則成違經妄作矣。

至於“所作皆辦，具諸佛法”的意思，哪有不收攝往生極樂的含意在裡面呢？所以應該依照經文來念。如果像你所說的，念佛之人，對於《華嚴經·淨行品》中的偈頌，均應更改，則成違背經文，妄自改作了。

徹悟語錄，光何暇詮疏。一生補處，乃破無明證法性者之通稱，何可以生人間之次數為解。此等菩薩，深證無生，於一念頃，亦可遍界示生。雖數數示生，實無生相可得，故所謂無生。

《徹悟禪師語錄》，我哪有空來詮釋疏解。一生補處，是破除無明，證得法性大菩薩的通稱，怎麼可以用生到人間的次數來解釋呢？這些深位的大菩薩，深證無生法忍，在一念頃，就可以周遍法界示生。雖然數數示生，

实在没有出生之相可得，所以称为无生。

若唯以不生为无生，何异小乘灰身泯智之行相乎。变易生死，实非生死。以虽了生死，尚有无明惑未能顿尽，故数数断惑，频频证真。约所断义名为死，约所证义名为生。

如果只是以“不生”当作是“无生”，这与小乘灰身泯智的行相有什么不同呢？变易生死，实际不是生死。因为虽然已经了结了凡夫的分段生死，但还有无明惑没能顿时断尽，所以不停地断惑，不停地证真。以所断的含义来说，名为死；以所证的真义来说，名为生。

补处佛位，与升补佛处，义无有二。汝盖即以成佛者为升补。然佛之成佛，各有机缘，何可死执。但能破无明证法性，或即成佛，或久经长劫方成佛，均观其机缘何如耳。

“补处佛位”，与“升补佛处”，意思没有两样。你大概就是认为成佛的话，是升补佛处。然而佛之成佛，各有机缘，哪里可以死执一定？只要能够破除无明，证得法性，或者立即成佛，或者久经长劫，方才成佛，都要看他的机缘如何罢了。

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阿鞞跋致，并一生补处，亦在其中。为显其深位者多，故又云，其中多有一生补处。不宜死执教理，以论极乐诸上善人也，何可以上句为结束三不退。

“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佛说阿弥陀经》中原文是：“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阿鞞跋致（梵文音译，译为中文是不退转的意思，而不退转有三：1、位不退，断见思惑方证位不退；2、行不退，断尘沙惑方证行不退；3、念不退，断无明惑方证念不退。），并将一生补处的等觉菩萨，也收摄在其中。为了显示其中深位菩萨众多，所以接着又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不应该死执教理，来讨论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怎么可以将上句“皆是阿鞞跋致”作为结束“三不退”呢？

第三念不退，即圆教初住至等觉之人，不宜以界限分三不退于一生补处之外。宜审玩皆字，其中字，则自不能妄分矣。

“三不退”中的第三念不退，就是圆教（大乘究竟圆满的教法，为天台宗所立四教之第四，或华严宗所立五教之第五）初住到等觉果位的菩萨，不应该以界限，来

区分“三不退”于一生补处之外（“三不退”中的念不退就包含一生补处位的等觉菩萨）。应该审玩“皆”、“其中”这两个字，就自然不会错妄分断了。

阿弥陀经，所说简略。然生者工夫功德，各有无量无边之差别。其往生品位，亦有无量无边之不同。言九品者，不过略指大纲耳。

《佛说阿弥陀经》中，所说的比较简略。然而往生之人的工夫功德，各有无量无边的差别。其中往生的品位，也有无量无边的不同。说九品往生，不过大略指出大纲罢了。

若至一心不乱，则与观经上品上生同。其未至者，与恶业重而将堕者，固亦当与观经中中下品同也。非此经专接引一心不乱者，余皆非此经所摄之机也。如是，则三经固是一经。否则，便是执文悖意，其过非小。

如果念到一心不乱，就与《观无量寿经》中的上品上生相同。没有到一心不乱，和恶业深重而将要堕落的，也应当与《观无量寿经》中的中下品相同。并不是说《佛说阿弥陀经》是专门接引一心不乱的众生，其余都不是这部经所摄的根机。如此，那么净土三经（《佛说无量

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 就是一部经。否则, 就是执着经文, 违悖经意, 这个罪过不小。

净土横超, 有圆证者, 有未能即圆证者。然虽未能圆证, 其已了生死, 更无轮回生死之事, 亦于此一生得预补处, 得成菩提。较此方仗自力者之未圆证者, 则天渊悬殊矣, 故亦可名圆证也。

净土横超法门, 有圆满证得的, 有未能立即圆证的。然而虽然未能圆满证得, 他已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了脱生死, 再也没有轮回生死的事情了, 也能在这一生就得以预入一生补处位, 得成菩提佛果。比起此方 (娑婆世界) 依仗自力, 未能圆满证得的人, 就天渊悬殊了, 所以也可以名为圆证。

汝谓即于彼土, 得证方便, 实报, 寂光, 盖有迟速之异, 固无不一生即证者, 观观经九品往生之文, 可以知矣。

你说就在凡圣同居土, 得以证得方便有余土、实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 因为有迟缓快速的差异, 所以没有不在这一生就证得的, 看《观无量寿经》中九品往生的经文, 就可以知道了。

余宗下之文, 殊失意义。断尽见思, 出同居, 而入方便。

断尽尘沙，兼破一分无明，则出方便，而入实报。断尽无明，出实报，而证寂光。此种乃约所证之浅深，所得之粗妙而言，详看弥陀要解论四土处，自知。

其余“宗下”的文字，实在有失正确的义理。断尽见思惑，出凡圣同居土，而进入方便有余土。断尽尘沙惑，兼破一分无明惑，就出方便有余土，而进入实报庄严土。断尽无明惑，出实报庄严土，而证入常寂光净土。这种解释，是以所证境界的浅深，所得境界的粗妙来说的，详细看《佛说阿弥陀经要解》中讨论“四土”的地方，自然知道。

又文钞曾言实报与寂光，原是一土。约理性，则名寂光，约果报，则名实报。寂光无相，实报具佛刹微尘数庄严胜相。破一分无明，分证实报，亦分证寂光。无明破尽，则为究竟实报，究竟寂光。讲家取其易晓，以分证者归实报，究竟者归寂光。须知实报，寂光，皆有分证，皆有究竟也。

再者，《文钞》中曾经说过，实报庄严土与常寂光净土，原本是一土。以究竟所证的理来说，就名为常寂光净土；以称性所感的果来说，就名为实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没有形相，实报庄严土具足佛刹微尘数的庄严胜相。破一分无明惑，分证实报庄严土，也分证常寂光净土。无

明惑破盡，就為究竟實報莊嚴土，究竟常寂光淨土。講經的人，為了讓大家容易明白，將分證法身的菩薩（圓教初住位至等覺位），歸於實報莊嚴土；將究竟法身的妙覺菩薩（即佛），歸於常寂光淨土。必須知道實報莊嚴土、常寂光淨土，都有分證法身的菩薩（圓教初住位至等覺位），也都有究竟證得法身的妙覺菩薩（即佛）。

汝欲顯圓理，於淨土圓證四土之義，例此土圓出之義，則成語病。斷見思已，出同居。斷塵沙，破無明已，不應又帶同居。況斷盡無明，又用出同居，方便二土乎。不知彼以凡夫得預補處，故於同居圓見上三土。此已證入深位，何又謂出同居，方便等乎。

你想顯明圓教的義理，對於淨土圓證“四土”的意義，類比成娑婆世界圓出“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的意義，就成為語病了。斷盡見思惑以後，出凡聖同居土（入方便有餘土）。斷盡塵沙惑，破一分無明惑以後（出方便有餘土，入實報莊嚴土），不應該再帶着凡聖同居土。何況斷盡無明惑（出實報莊嚴土，入常寂光淨土），又用“出凡聖同居、方便有餘二土”這樣的說法呢？不知道那些以凡夫身分得以預入一生補處位的菩薩，因此在凡聖同居土中圓見上面三種淨土（方便

有余土、实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 。这是已经证入了深位，怎么又说：这是出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呢？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最难领会。诸家所注，各据所见。依光愚见，色当体不可得，空岂有空之实际可得乎。下二句，重释上二句之义。实即色与空，均不可得耳。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最难领会。诸家的注解，各自抒发自己的见解。依我的愚见，色，当体不可得；空，哪里有“空”的实际可得呢？下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二句，重新解释上面二句的含义。实际上，就是“色”与“空”，也都是不可得的。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即是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既皆不可得，即是真空实相，故曰是诸法空相。此诸法空相，故无生灭，垢净，增减，及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及智慧，与涅槃耳（涅槃，即得字之实际）。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即五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既然都不可得，就是真空实相，所以说“是诸法空相”。

因为“是诸法空相”，所以无生、灭、垢、净、增、减（《心经》原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以及五阴（即五蕴，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六入（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与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相互涉入，即眼入色，耳入声，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触，意入法，而生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心经》原文：“无眼耳鼻舌身意”），十二处（六根六尘合称为十二处，《心经》原文：“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合称为十八界，《心经》原文：“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四谛（《心经》原文：“无苦集灭道”），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心经》原文：“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六度，以及智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又称“般若”。《心经》原文：“无智亦无得”，用“智”代表了六度），与涅槃（《心经》原文：“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涅槃就是“得”字的实际）。

唯其实相中，无此凡圣等法，故能从凡至圣，修因刻果。譬如屋空，方能住人。若其不空，人何由住。由空，而

方可真修实证。若不空，则无此作用耳。切不可误会，误会，则破坏诸佛正法，以理为事，是名邪见，不名知法，宜详思之。

正因在实相之中，没有这些凡圣等法，所以才能从凡夫到圣人，修习因行，克证果德。譬如房屋是空的，才能住人。如果房屋不是空的，人怎么能住进去呢？因为“空”，方才可以真修实证；如果不“空”，就没有这个作用了。千万不可以误会，误会了，就破坏诸佛正法，以为实理就是幻事，这名为邪见，不名为明白佛法，要好好详细思惟。

然光此说，容有不合古德处，其大旨不至大悖佛经，亦可作见峰见岭之一种所见耳。

然而我的这种说法，也许有不合古德的地方，其中大纲宗旨不至于有很大违悖佛经的地方，也可以作为横看成岭，侧看成峰的一种见解罢了。

彻悟大师覆香严居士书，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四句，上有直须深信谛了，乃是说理。汝将直须深信谛了不录，遂致有工夫已熟未熟之乱猜度也。

彻悟大师（净土宗第十二祖）的《覆香严居士书》中，

“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这四

句,前面有“直須深信諦了”这一句,这是说明实理。你将“直須深信諦了”这一句不收录进去前后对照来看,于是导致有工夫已成熟、未成熟的瞎乱猜测。

前四句说理,后四句乃说彼之工夫,或一念及念念现前而相应也。现前相应,均指所深信諦了之心外无佛四句义也。

前面“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四句是说明实理,后面“一念现前,即一念相应,念念现前,即念念相应”这四句是说他修持的工夫,或者“一念现前”,以及“念念现前”,而与佛相应啊!“现前”、“相应”,都是指所深信諦了的“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这四句的含义。

修行人,期望心过切,必有魔事。此篇信,前段,乃普示行人之通规也,宜令一切真修持者,奉为圭臬(niè),则不至求大益而反受大损也。

修行人,期望心太过迫切,必定会有著魔的事发生。这篇信稿,前面一段,是普遍开示修行人的通则,应该令一切真正修持的人,奉为准则,就不至于为了求得大利益,反而受到大损害啊!

现在后生，已知人事，即当为彼说葆精保身之道。若知好歹，自不至以手淫为乐，以致或送性命，或成残废，并永贻弱种等诸祸。未省人事不可说，已省人事，若不说，则十有九犯此病，可怕之至。

现在的年青人，已经知道男女之事的，就应当为他们说葆养精气、保护身体的方法。他如果知道好歹，自然不至于以手淫为乐，以致或许枉送性命，或许成为残废，以及永远遗留弱种后代等诸多灾祸。不懂男女情事的，不可以对他们说。已经明白男女之事的，如果不对他们说，那么十个有九个，会犯这种手淫病，可怕到了极点。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他疾，均无甚关系，冶游，手淫，贪房事，实最关紧要之事，故孔子以此告之。而注者不肯说明其大厉害处，致孔子之话，亦无实效，可叹也。

《论语·为政》中，孟武伯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做父母的只为儿女的疾病而担忧。其他的疾病，都没有什么关系，嫖妓、手淫、贪房事，实在是最关键要紧的事，所以孔子以此来告诉他。然而注解的人，却不肯说明其中的大厉害关键之处，致使孔子的话，也没有收到真实的效果，实在可叹啊！

现今佛教厄运已至，直至无可如何。一班梦梦之大和尚，只知贪名利，喜眷属，不讲真修实践。只顾滥收徒弟，滥传戒，滥挂海单。徒藉此以张大自己道气之声势，以致有今日之现象。

现今佛教的厄运已经到了，简直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一班梦中做梦的大和尚，只知道贪图名利，喜欢法亲眷属，不讲真修实践。只顾滥收徒弟，滥传戒，滥挂海单。只是凭藉这些来扩大自己修行功夫的声势，以致出现了今日的现象。

**汝弟有信来，言及乐清现象，汝邑亦复岌岌可危。若不
理，则似乎护法职分有失。若理，则直无办法。固宜相
宜审势，可行则行，如不可行，行亦无益。**

你弟弟来信，说到浙江乐清佛教界的现象，你家乡也是岌岌可危。如果不加理睬，那么似乎对于护法的职分有所亏失；如果去理会，则简直没有办法。当然应该看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可以做的就去做，如果不可以做，做了也没有什么利益。

所可恶者，第一是宏法之人，第二是混饭之人，预先酿成此祸。及至祸到头，尚不知改悔，只知求人，不知求佛求己，亦可哀也。以故光抱定不立徒众主义，以深厌

此等行为，不欲助彼波浪，以同趋于败坏也。

令人厌恶恼恨的是，第一是宏法的人，第二是混饭吃的人，预先酿成了这个祸患。等到大祸临头，还不知悔改，只知道哀求他人，不知道求佛菩萨、求自己，也实在悲哀啊！所以我抱定不立徒众门庭的主义，因为深深厌恶这些行为，不想推波助浪，来同他们一样趋向败坏啊！

闻南京已实行娶妻，北京已实行夺产。彼夺产者，尚不禁人修持，其所以如此者，盖以借兴学之名义，以期饱私囊耳。因果不明，人道不知，唯以弱肉强食为志事。而加以僧无实德，遂致成此恶果也，哀哉。

听到南京已经实行和尚娶妻，北京已经实行夺庙产兴办学校。那些夺庙产的人，尚不禁止僧人修持，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借助兴办学校的名义，来期望中饱私囊罢了。因果的道理不明白，做人的道理不知道，只是以弱肉强食作为志向事务。再加上僧人没有真实的德行，于是导致酿成了这种恶果，悲哀啊！

今之兵，通住人家，何况寺庙。汝及头陀僧，均不知现在事体，求人反招辱谤。唯有极力修持，求三宝加被，则为上策。

现今的官兵，全都住在老百姓家里，何况是寺庙。你以

及头陀僧，都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哀求别人反而招来侮辱诽谤。只有努力修持，求三宝加被，才是上策。

四五十年前，天津大悲院，完全围于兵营中。狐仙作祟，营官不能住，请大悲院老和尚来，则平静无事。营官很尊重，大悲院扫院地各事，皆营兵日日为之。夜间外面放焰口回，喊营门即开。又有搭船，夜间来挂搭，亦无所禁。

四五十年前，天津的大悲院，完全被围在兵营之中。有狐仙作怪捣乱，营中官兵不能住，就请大悲院的老和尚来，结果平静无事。营中军官很尊重老和尚，大悲院中扫院地等各种事务，都是营兵天天来做。僧人夜晚从外面放焰口回来，一喊营门就打开。又有搭船，夜晚来挂搭的僧人，也没有禁止。

木渎有兵一千，均住于民家。闻近来之兵，尚驯良，不横暴。当此之时，一则以修持求三宝加被，一则以修持令主兵敬信。苏州西门外，灵岩寺下院，亦住兵四五十，尚善良，不在院内烧荤菜，此亦很难得之事。

灵岩山所在的木渎镇有一千官兵，都住在居民家中。听说近来的官兵，还比较温顺善良，不横暴。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要努力修持，求三宝加被；一方面要用修持的功

德，令军官士兵生起恭敬、信心。苏州西门外，灵岩寺的下院（报国寺），也住着四、五十个官兵，还比较善良，不在寺院内烧荤菜，这也是很难得的事。

祈与头陀僧说，以后只求三宝，切勿求人。求人不但无益，反招自己无道德之辱耳。捣神者遭殃，或可寒暴徒之心，此亦可作止恶息暴之向导矣。

请对头陀僧说，以后只可祈求三宝，千万不要去求人。求人不但没有利益，反而招来自己没有道德的侮辱罢了。捣毁神像的人遭了殃，或许可以使暴徒的心感到害怕，这也可以作为止恶息暴的向导啊！

汝亲戚以炫富，几至破家。当此乱世，尚不知晦匿，真是安卧积薪之上，下已燃火，犹然妄想纷飞，欲得长寿安乐也，哀哉。

你亲戚因为炫耀财富，几乎败了家。在这个乱世，还不知道隐藏不露，真是安心地躺在堆积的木材上，下面已经燃起了火苗，还在那里妄想纷飞，想要得到长寿安乐，悲哀啊！

现今各处荒歉，何得以银耳相送。此一盒银耳，乃数口人家一月口粮，我们吃了，究有何益。

现今各地都是荒年歉收，怎能把银耳送给我们。这一盒银耳，是几口人家一个月的口粮，我们吃了，究竟有什么利益？

庐山学堂之名，光久闻幼农所说，意谓是一大通家所办。然当此时世，欲成就真人材，事事皆学生自为，则为学之时少，作事之时多。上根则可，中下未免难以成就。当此时际，学生不作文，欲学成，而文章自会契理适宜，恐非普通人所能冀及。

庐山学堂的名称，我很久前听王幼农说过，意思是一个大通家（李一平）创办的。然而在这个时候，想要成就真正的人材，事事都是学生自己去做，那么学习的时间就少了，作事的时间就多了。上根的人，还可以；中下根的人，实在是难以有所成就。在这个时候，学生如果不练习写作，想学业有成之后，而文章自然能契合道理、适合时宜，恐怕不是普通人所能希望达到的。

又闻锡官云，屡令下山挑布（女学生所织之布，送山下染房染好，取回做衣服），来去百多里，不给盘费，此语似非实。然其不体恤出外之情，亦可于此概见。

又听王锡官（王幼农的孙子）说，多次让学生下山挑布（女学生所织的布，送到山下的染房染好，取回来做

衣服)，来去一百多里地，不给路费，这个话好像不符实际。然而他们不体察照顾学生出门在外的情形，也可以在此大略见到一些。

锡官系送一南京之病生回。而锡官之病亦甚重，故次斌留之，不令又去。纵去，也只可学老农老圃，其于读书作文，即欲适用，则难乎其难。

王锡官是送一位南京生病的学生回去。而王锡官的病也很重，所以王次斌（王幼农之子）留住他，不让他再去。纵然去，也只可学老农、老圃那样种地、种菜，他于读书作文，就想适应使用，就很难很难了。

此校长盖欲矫时弊，而泥执古规，不善变通，以取益智益身益世者。然诸余学堂，每每学坏人格。此学堂中，唯此一事，尚为可慰。

这是校长想要矫正时弊，而拘泥执著古人的规矩，不善于变通，来取得有益于智力、有益于身体、有益于世道的效果。然而许多其余的学堂，大都学坏了人格。这个学堂中，只有这一件事，还可以让人欣慰。

古人半耕半读，今人离家从师，何可以半耕半读之法，培植人材。煮饭，种菜，割柴之事，宜令佣人为之。余

事学生自为，则不费时，不过劳，不生骄佚，庶乎可矣。

古人一半时间耕种，一半时间读书。（古人读书不离家）
现今的人远离家庭，跟随老师学习，怎么可以用半耕半读的办法，来培植人材呢？煮饭、种菜、割柴的事情，适合让佣人来做。其余的事，学生自己做，就不浪费时间，不过度疲劳，不生骄纵放肆的心，差不多就可以了。

惜此校长，未见及此，致一番好心事，仍复无所成就，此亦末世最可怜悯之一番情状也。

可惜这位校长，没有理解这个道理，致使一番好心好事，仍然无所成就，这也是末世最为怜悯的一种情形啊！

上回言阳历日期，与阴历各异，将何所从。然未必阴历便灭尽，即灭尽，阳历上，尚有阴历之朔望，则其日期，亦仍可推而知之。即全不知，但以节欲之心，按阳历行，亦仍得保身之利。不过吉凶日干，不易了知耳。前信忘此节说话。

上回说到阳历（公历）日期，与阴历（农历）各有不同，到底用哪种历法？然而不见得阴历就灭尽，即使灭尽了，全部用阳历，还有阴历的初一、十五，那么阴历的日期，也仍然可以推算知道。即使完全不知道，只要以节欲的心，按照阳历来做，也仍然可以得到保养身

体的利益。不过只是纪录吉凶的日干（纪日的十干），不容易明了知道罢了。上封信忘记这一节所说的话了。

汝与德森师书，说一年半后，当以家事推于汝妻，来苏专心修持净业，光绝不以为然。若汝妻是明理之人，善能持家教子，则固无不可。

你写给德森法师的信中，说一年半后，就将家中的事交给你的妻子，来苏州专心修持净业，我绝对不认为这是对的。如果你妻子是个明理的人，能够很好地操持家务，教育儿子，那么固然没什么不可以。

彼乃无知无识之人，汝将未能成立之二子交彼管，是汝置二子于下流类中，大失为父之天职。于二子，则为不慈，于祖先父母，则为不孝，于佛法，则为违背归戒。

可她是个没有知识的人，你将还没能长大成人的二个儿子交给她来管教，这是你将二个儿子放到下品、低劣的人中，大大有失做父亲的天职。对于二个儿子，这是不慈爱；对于祖先父母，这是不孝敬；对于佛法，这是违背归戒。

佛法中之六度万行，并伦常应世，亦在其中。汝在家，可以引彼归正道，一乡之人，尚多以汝为标准。汝虽无

大作为，亦为一乡仪范。

佛法中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禅定）万行，而伦理纲常、接人待物，也在其中。你在家中，可以引导他们归向正道，一乡的人民，还有很多把你作为他们的榜样标准的。你虽然没有有什么大的作为，也是一乡的典范表率。

汝若如此办法，若在别位法师，或可大加赞许。光非此类人物，汝莫认错了。汝若决定不依我说，我也无法令汝定依。决不许汝住报国寺，此则我可可做到。再不然，我亦不妨回陕，非定要在报国了此余生也。

你如果这样做，若在别的法师看来，或许会大大赞许你。我不是这类人物，你不要认错了。你如果决定不依我所说的去做，我也没办法让你一定依从我。决不许你住在报国寺，这件事我或许可以做到。再不然，我也不妨回陕西，不是一定要在报国寺了此余生啊！

人各有天职，光之不住别处，安住报国，亦天职也。光若妄动，无知之人，必大生惊怖，更难安住。明理之人，必藐视于光，且轻慢佛法。我虽无力止恶人，我尚有力安善人。

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天职，我不住在别的地方，而是安住

在報國寺，也是天職啊！我如果隨便變動，無知的人，必定大大生起驚恐怖畏，便更難以安住了；明理的人，必定輕視我，而且輕慢佛法。我雖然沒有能力制止惡人，我還有能力安定善人。

我之去住，于蘇人大有關係。汝之去住，于二子大有關係。此語本不願說，以汝所慮，殊失父職，故以我之絕無關係之職說之。

我的離開安住，對於蘇州百姓有很大的關係；你的離開安住，對於你的二個兒子大有關係。這些話本來不願意說，因為你所考慮的，實在有失做父親的天職，所以就用我這絕無關係的天職來類比說明。

念佛求生西方，不拜佛而拜玉帝，實為顛倒。佛比玉帝高超，何止天淵相懸。小知見人，每覺玉帝尊極無上，此愚夫愚婦，不知佛法之通病也。

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不拜佛而拜玉皇大帝，實在是顛倒。佛陀比玉皇大帝高超，何止天淵之別。小知小見的人，常常覺得玉皇大帝是最至高無上的，這是愚夫愚婦，不知道佛法的通病啊！

人能自以為困，常存畏懼，與不若人之心，則便不起與

人相訟之念矣。故放翁以困，畏，不若人為哲也。

一個人能夠自己認為處於困厄，常存畏懼之心，與不如他人的心，那麼就不会生起與人相爭打官司的念頭了。所以陸游（字務觀，號放翁）以“困危、畏懼、不如人”作為與人相處的哲學。

【注：】

（**一生補處**：是菩薩階位的最高位，就是等覺位，經過這一生就可以補佛位處，所以稱為一生補處。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現在是釋迦牟尼佛作法王。等釋迦牟尼佛的佛法滅盡了，再來補釋迦牟尼佛這個佛位的就是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現在就是一生補處，他住在兜率內院。每一位菩薩要補佛位的時候，都住在兜率內院。釋迦牟尼佛沒有成佛以前也是在兜率內院住，然後由兜率降、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度眾生。釋迦牟尼佛住在他母親腹中的時候，就給一切鬼神說法了，不過一般人看不見這種境界，就認為釋迦牟尼佛住胎就是住胎。彌勒菩薩是釋迦牟尼佛的補處佛，將來補釋迦牟尼的佛位。）

与黄周福纯女士书

时局不靖，汝父归来，即速送汝归家。切不可学痴人，谓汝父无爱汝之情。须知此真爱汝之心，而且是我教他如此，汝须善体我意。

时局不安定，你父亲回来，立即送你回家。千万不可以学习那些愚痴的人，认为你父亲没有疼爱你的亲情。要知道这才是真正疼爱你的心，而且是我教他这样做的，你要好好体会我的意图。

汝一女人，要学什么大派头文字，欲更拜一文学大家之老师乎。我教汝一个最简便法。汝每日至诚念佛，并念观世音，求佛菩萨加被汝业障消除，善根增长。果能如此，则一看古人之书，即可知其道理，得其文法，固无须特拜师学文也。

你一个女人，要学习什么大派头的文字，想要再拜一个文学大家的老师呢？我教你一个最简便的方法。你每天至诚念佛，以及念观世音菩萨，求佛菩萨加被你业障消除，善根增长。果真能够如此，那么一看古人的书，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得到其中的文法，根本不须要特地拜师学习文章。

一切經，一切書，都是文。心地若開，何愁不會作文。心地不開，縱學也無大成就。汝能志誠，不但通文，兼可生子。

一切經，一切書，都是文章。心地如果打開，何愁不會寫文章；心地如果不開，縱然是學，也沒有大的成就。你能够專心志誠，不但能够通達文章，而且可以生兒子。

何以故，女人以有子為榮。雖汝夫厚道，不以介意，然終不若有子，為能滿其娶妻之願。普門品云，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為什麼呢？女人以有兒子為榮。雖然你丈夫厚道，並不介意，不過終究不如有個兒子，能够滿足他娶妻的願望。

《普門品》中說：“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我不久要死，以汝又是徒弟，又是徒孫，故我為汝計者，皆在大體統上。汝須善體我意，汝自然一生受用不盡。

我不久就要死了，因為你又是徒弟，又是徒孫，所以我為你考慮的，都是在大的關鍵的地方來說的。你須要好好體察我的心意，自然一生受用不盡。

与周福渊女士书

人生世间，父母，寿命，相貌，学问，夫妻，儿女，皆是前生所作之业之所感召。若有大功德，则会过于前生所培。若有大罪过，则便不及前生所培。是以要认真修持，以转前业也。

人生于世间，父母、寿命、相貌、学问、夫妻、儿女，都是前生所作的业力感召而来的。如果今生有很大的功德，则会超过前生所培植的福报。如果今生有很大的罪过，就不及前生所培植的福报。所以要认真地修持，来转变前生所造的恶业。

汝欲得有学问，有才能，有德气之好丈夫，或恐汝前生未培到这个福，则便不能满汝痴心。

你想要得到有学问、有才能、有德有气质的好丈夫，或恐你前生没有培植到这个福报，就不能满你的痴心妄想。

楞严经谓，念观世音菩萨者，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妻于菩萨，谓求菩萨加被，得其贤慧福德之妻。

《楞严经》中说：念观世音菩萨，求妻得妻，求子得子。向菩萨求妻子，就是求菩萨加被，得到贤慧福德的妻子。

汝求夫亦然。极力念观世音菩萨，当能满汝所愿。否则，纵得好夫，或者又有短命，多病，祸患等事，况未必能得好夫乎。

你求丈夫也是一样。努力念观世音菩萨，应当能够满你所愿。否则，纵然得到好丈夫，或者又有短命、多病、祸患等事发生，何况未必能够得到好丈夫呢？

汝切不可因为貌美起骄傲心。此心不息，便难载福。汝能谛听我语，则汝之所受用者，皆有超过前生所培多多矣。

你千万不可以因为美貌而生起骄傲心。这个骄傲心如果不停息，就很难承载福德。你能够真实信受我的话语，那么你所受用的，都会多多地超过前生所培植的福报了。

复周法利居士书（三）

汝书看过，但汝之所说，通是排场作戏之派，绝非由阅历实行中来。现今时局不好，商业凋敝，汝以不能即发大财，便不欲为商，而又欲为儒。

你的信看过了，但是你所说的，全都是讲排场，作大戏的派头，绝对不是由真实经历行事中得来。现在的时局不好，商业衰败萧条，你因为不能马上发大财，就不想

从商，又想做儒生治学。

然商场滥污，当不至于随波逐浪以陷溺。儒与商，大势相等。商之滥污，人所易知。儒之滥污，人尚景仰。汝若无出格知见，必致陷于此之漩涡。

可是商场虽然齷齪卑污，你应当不至于随波逐浪地沉溺变坏。儒界与商界，大的形势相同。商界的齷齪卑污，人们容易知道。儒界的齷齪卑污，人们还很景仰。你如果没有杰出卓越的知见，必会陷在这个漩涡之中。

汝只学得说大话，不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君子之道，在子臣弟友间。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虽圣人亦决做不到。但能格除自己心中私欲之物，则天下事物之理，悉可穷尽矣。

你只学到了说大话，不知道尧舜圣人之道，只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而已；君子之道，在做人的儿子、臣下、弟弟、朋友之间。穷尽天下事物的道理，即使是圣人也绝对做不到。只要能够格除自己心中的私欲这个物，那么天下事物的道理，全都可以穷尽了。

心之私欲，举其重者，即贪，瞋，痴，财，色，货利，声名，势位，凡有嗜好者，皆为私欲。即理学违理说理，

尤为私欲之大者（此时国家多难，人民痛苦，皆理学破因果，孕育而来），不可不知。

心中的私欲，举出其中严重的，就是贪、瞋、痴、财、色、货物财利、名声、权势地位，凡是有嗜好的，都是私欲。现在的理学家乖违正理地宣说偏理，这更是最大的私欲（现在国家的多难，人民的痛苦，都是因为理学家排斥因果报应，慢慢孕育而来的），不可以不知道。

圣人教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乃教人从近至远，从亲至疏，令心中之人欲格除，则本具之良知自现。

古圣先贤教导人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是教导人们根据关系从近至远，从亲至疏，使心中的私欲格除，那么本具的良知自然显现。

从兹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岂穷尽天下事物之理，方能诚意正心乎。如此而言，非读尽世出世间一切书，游遍各国者，便无诚意正心之希望矣。

从此意念得以真诚，内心得以端正，自身得以修养，家庭得以管理，国家得以治理，天下得以太平。哪里是只有穷尽天下事物的道理，方才能够诚意正心呢？要是按照这种说法，不读尽世出世间的一切书籍，游遍世界各

國的人，就沒有誠意正心的希望了。

須知格除私欲，以致良知，而誠意正心，雖一字不識之人，亦做得到。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以求至於其極，雖聖人也做不到。

要知道格除私欲，以得到本具的良知，對於誠意正心，即使是一個字都不認識的人，也可以做得到。如果窮盡天下事物的道理，來追求達到極致，即使是聖人也做不到。

汝不知朱子認錯了物與格，故辟佛，破因果輪回。又剽竊禪宗參究之法以自雄，故曰，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汝若以彼所說之格物為是，汝一生也格不到窮盡處，說什麼豁然貫通。

你不知道朱熹認錯了“物”與“格”的意思，所以他駁斥佛法，破除因果輪回。又剽竊禪宗參究的方法自以為了不起，所以他說：“一下子豁然貫通了”。你如果認為他解釋的“格物”（朱熹認為格物是：認識研究萬事萬物）是對的，你一生也“格”不到窮盡之處，還說什麼豁然貫通。

此一上絡索，關係甚大，故為汝說，亦令汝父看。至汝

之为商为儒，汝自审察。若看见前段说汝之毛病，不生感激，反生烦恼，则汝之为商也是伪商，为儒也是伪儒。

这上面的一番啰嗦，关系很大，所以对你说，也让你父亲看。至于你是为商还是为儒，你自己仔细考虑好。如果看到前面说你毛病的一段话，你不但不生起感激心，反而生起烦恼，那么你从商也会是个虚伪的商人，学儒也会是个虚伪的儒生。

离伦常因果，而作事教人，亦只落得自误误人之实际。恐汝尚梦不及此，故为预说。如不相信，不妨存之，以为后来依违成败之鉴。

离开伦理纲常，因果轮回，来作事情，教导他人，也只落得一个自误误人的真实境地。恐怕你还梦不到这些道理，所以预先对你说。如果你不相信，不妨保存这封信，作为将来依之则成功，违之则失败的借鉴。

无锡国学专修馆，乃前清翰林唐文治所办。其人双目不见。彼所注之十三经读本，施省之出数万金为刻板，印二百部，祈光作序，光因祈送一部。

无锡国学专修馆，是前清翰林唐文治所创办的。这个人双目失明。他所注解的《十三经读本》，施省之出了几万元钱为他刻板流通，印了二百部，请我写序，我因此

请他送我一部。

一部八十多本，不贴书签，不印书根，此八十多本，将何以检收乎。以此知但守古法，不知利人。

一部有八十多本，书面不贴上书签，书的下切口不印上书根，这八十多本书，如何来验收呢？因此知道他们只知道遵守古法，不知道利益眼前人。

光冗事多，不能备阅。略翻一翻，见其书经之舜典，太甲，咸有一德，说命等篇，咸指为伪。

我杂事很多，不能全部阅读。大略翻一翻，看见《尚书》中的《舜典》、《太甲》、《咸有一德》、《说命》等篇章，他都认为是伪造。

于咸有一德，皆指其所引之书以为证。而不思作伪者，可引咸有一德之后之文，作此诸书之人，何得不引从前咸有一德之文乎。

对于《咸有一德》，都指出《咸有一德》成文之后，引用《咸有一德》语句的书来做证明。而不想想作伪者，固然可以引用《咸有一德》成文之后的文章，那些引用《咸有一德》语句的诸书的作者，怎会不引用已经真实存在的《咸有一德》的语句呢？

光于是大惧。后见施省之，说彼欲为千古第一高人，而立异以邀后世之名，致自己之目，不见天日，可不哀哉。

我于是大为恐惧。后来见到施省之，说他想要成为千古第一高人，而标新立异来获得后世的名声，致使他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光明，能不悲哀吗？

● **(其二) 前日接汝书，备悉。汝已娶妻，当常以悦亲之心为念。夫妻互相恭敬，不可因小嫌隙，或致夫妻不睦，以伤父母之心。**

● (第二封信) 前几天收到你写来的书信，详情都清楚了。你已经娶妻，应当常常想着要如何让父母高兴。夫妻要互相恭敬，不可以因为小的嫌隙，导致夫妻不和睦，而伤了父母的心。

中庸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盖言夫妻兄弟和睦，则父母心中顺悦也。

《中庸》中说：妻子儿女感情和睦，就像弹琴鼓瑟一样。兄弟关系融洽，和顺又快乐。使家庭美满，使妻子儿女安乐和美。孔子说：这样，父母也就称心如意了啊！这是说夫妻兄弟关系和睦，父母的心中就和顺愉悦。

现为人子，不久则又为人父。若不自行悦亲之道，必生忤逆不孝之儿女。譬如瓦屋檐前水，点点滴滴照样来。你现在在家庭里的身份是儿子，不久又要做父亲。如果不自己实行愉悦双亲之道，必定生下忤逆不孝的儿女。譬如瓦屋檐前的雨水，点点滴滴都是照着原来样子落下来的。

光老矣，不能常训示汝。汝肯努力尽子道，则便可以入圣贤之域，将来往生西方，乃汝所得之法利也。汝妻法名法益，肯依法而行，自得真实利益也。

我老了，不能够常常训导开示你。你肯努力恪尽为人之子的孝道，就可以达到圣贤的地位，将来往生西方，这是你所得的“法利”（周法利）。你的妻子法名“法益”，肯依照佛法去实行，自然会得到真实的利益。

麻疯病，为不易治之痼疾。去年因庞性存放赈，得以发明。今寄此方（即初机先导后，所载之大麻疯方），以期遍布。若贵地亦有此病，不妨大家提倡熬膏耳。

麻疯病，是不容易治好的顽固疾病。去年因在庞性存放赈期间，得到一个方子，而为之提倡。今天寄上这个药方（就是《初机先导》一书的后面，所记载的《大麻疯

方》)，期望能够广泛流布。如果贵地也有这种病，不妨大家提倡，照方子熬药膏救人。

● (其三) 汝在银行，当一切时，小心勤慎。且莫学说大话，不认真用心于小事。须知此种派头，乃系败子之派头。以未做大事，便忽略小事，以为我是大才，何拘拘于此。须知此系自欺欺人之下流种子。

● (第三封信) 你在银行工作，应当一切时候，都要小心勤勉谨慎。千万不要学人家说大话，在小事上不认真用心。要知道这种派头，是败家子的派头。因为还没做大事，就忽略小事，认为自己是大才，如何能拘束在这些小事上。要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下流种子。

凡做大事的人，于小事决不肯轻忽。凡轻忽小事的人，决定不能担任大事。何以知之。以君子素其位而行。

凡是做大事的人，在小事上决不会轻视疏忽。凡是轻视疏忽小事的人，绝对不能担任大事。如何知道呢？因为君子都是按照他的身份地位来做事。

汝在做小事的地位，不肯尽职尽责分，以为我何用心于此。及乎一得大事，便骄奢淫佚起来。良由根本未立，何由枝节畅茂发达乎哉。

你在做小事的地位，不肯竭尽职责、竭尽本分，认为我何必要把心思花在这些地方。等到一旦做大事的时候，就会生起骄奢淫逸之心。实在就像树的根和本还没有长好，如何能够使枝叶旺盛繁茂呢？

喻如一人，小有才，亦小有修持，心中便觉得我很高明，很有修持。因此贡高我慢之心，招起宿世曾受怨害之怨家对头，为其现身，入其心窍。弄得才不成才，修不成修。

譬如一个人，有一点小才华，也有一点小小的修持，心中便觉得我很高明，很有修持。因此生起贡高我慢的心，招来宿世曾受到他伤害的怨家对头，显现出身相，进入他的心窍之中。使得他才不成才，修不成修。

使此人谦恭孝顺，由此修持之力，当能消灭夙业，增长善根。将来临终，往生西方，得超凡入圣之真利益。较彼以贡高自误，其利害何止天渊悬殊。此事汝固知，故以此为汝前途之鉴。

假使这个人谦恭孝顺，由此修持之力，应当能够消灭宿世的罪业，增长善根。将来临终的时候，往生西方，得到超凡入圣的真实利益。相比于因为贡高我慢而耽误自

己的人，其中的利害何止天淵之別。這些事你本來知道，所以說這些話作為你前途的借鑒。

復曾怡之居士書

觀姚荷生所叙其父節卿臨終各節，蓋其平日實未決欲往生者。使決欲往生，何得令家人念觀音求病愈，待氣絕始念佛乎。

看姚荷生所說，他父親姚節卿臨終時的各種情況，大概是他平時實際上沒有決定想要往生的心。假使決定想要往生，為什麼令家人念觀世音菩薩祈求病好，等到斷氣了，才開始念佛呢？

念佛之人，有病，即作將死想，一心念佛。壽若未盡，反能速愈。若唯望病愈，則是怕死。有怕死之心，便難感佛。

念佛的人，有病了，就应当作將要死去的想法，一心念佛。壽命如果沒有盡，反而能夠快速痊愈；如果只是期望病好，就是怕死。有怕死的心，就很難感通阿彌佛陀了。

节卿临终幸有人助念，荷生不以未竭力助念为歉憾，反以医药未能精到为歉憾，直是无谓之极。其父将终，尚不须请医诊视（因诊视，瞎打差），何可以去后说此种无谓之废话乎。

姚节卿临终时，幸好有人助念，姚荷生不因没能竭力为父亲助念而感到歉疚遗憾，反而因为医药没能精细周到而感到歉疚遗憾，真是毫无价值到了极点。他父亲将要命终，尚且不须要请医生来诊视（因为医生诊视，是瞎打岔），怎么可以在父亲去世后，说这种毫无价值的废话呢？

按节卿临去，得助念之力为多。助念之人，当率其全家眷属，同皆念佛。张居士何得以嫌烦问其子，此皆不知助念之事体者。以后当注意，极力劝其全家，再为专心念佛。

按照姚节卿临终去世的情形来看，得到助念的力量比较多。助念的人，应当率领他的全家眷属，共同都来念佛。张居士怎么可以因为嫌麻烦而询问姚荷生（要不要全家人都来助念），这都是不知道助念这个事情道理的人。以后应当注意，努力劝导死者的全家，再为死者专心念佛。

节卿因得助念力，故临终有瑞相。化后骨洁白，又有红若莲华者，此皆佛法因缘，与善行所感致。

姚节卿因为得到了助念的力量，所以临终有瑞相出现。火化后，骨灰洁白，又有红的好像莲华的骨灰，这都是佛法因缘，与他的善行所招感得来的。

至云观音骨通是红莲华色，此语乃从外道伪造之书所出，不足为训（观音乃过去古佛，谁见其骨色如何，佛经实无是语）。

至于说到，观世音菩萨的骨灰全都是红莲华色的，这句话是从外道伪造的书中所录出的，不能作为准则（观世音菩萨是过去的古佛，谁见过他的骨灰颜色如何，佛经中实际也没有这样的话）。

荷生谓以立方不善为咎，及以后纵能屡起沉痾，不能消此遗憾等语，皆属废话。何不率其家人，废寝忘餐，志心念佛。俾其父，若未往生，则直下往生。如已往生，则高增莲品。

姚荷生认为父亲的死是因为药方没有开好，把这当作自己的过错，以及以后纵然能够治好很多人久治不愈的病，也不能消解这个遗憾等话，都属于废话。为什么不率领他的家人，废寝忘食，专心念佛。使他的父亲，如果没

有往生，就当下往生；如果已经往生，就高增莲品。

光目力精神均不给，因荷生父子，及张居士之误点，不能不一一指出，以冀以后人人同得往生西方也。

我的视力、精神都不足了，因为姚荷生父子，以及张居士的错误之处，不能不一一指出，以希望以后人人共同得以往生西方啊！

复杨慧芳居士书（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接手书，不胜感叹。幸有邮票之误，否则，汝等当以误事为助念得力矣（贵州独山县，本年夏秋间，瘟疫大作，有二弟子，因染疫而逝世）。

接到你的信，非常感叹。幸好有（一角、五角）邮票失误这件事，否则，你们肯定会将误事当作助念得力了（贵州省独山县，在今年夏秋之际，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瘟疫，有二位弟子，因为染上瘟疫而逝世）。

陈宗慈，吐泻后，卧床念佛，悠然而逝，全无呻吟痛楚之象。由自己心不颠倒，大家助念，必可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陈宗慈，上吐下泻之后，躺在床上念佛，悠然平和地去逝，完全没有呻吟痛楚的现象。由于他自己心不颠倒，大家来助念，必定可以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宗净，吐泻后，神识甚清，尚欲求愈，为念观音。此亦是少看净土诸书及文钞之误。有病，即作将往生想，念佛求往生。世寿未尽，则可速愈。世寿已尽，不至以求愈而与佛不能感应道交也。

宗净，上吐下泻之后，神识很清楚，仍想求病好，因此大家为他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也是少看净土诸多书籍以及《文钞》的过失。有病了，就要作将要往生想，念佛求往生。如果世间寿命还没有尽，就可以快速痊愈；如果世间寿命已经享尽，不至于因为求病好，而与阿弥陀佛不能感应道交啊！

幸彼自知不能挽回，即趺坐念佛。谆嘱家人，首句即云，死后不动遗体。盖欲坐逝，以为同志表率。次说不杀牲，不用荤祭等。并令报汝，及转报光。遂一心念佛，并令家人助念。

幸好他自己知道不能挽回生命，就趺坐而念佛。谆谆嘱咐家人，第一句就说：我死后，不要搬动我的遗体。他大概是想坐着往生，以此作为同修们的表率。其次说

到不杀生，不用荤菜祭祀等。并让家人通知你，以及转告我。于是一心念佛，并令家人助念。

宗洁，绝不知助念之要，在不动身体，则心无因动而不归一，或因身不得力，由搬动而疼痛，起瞋恨心。妄将身体放倒，即时瞋心陡起，故面色发红。幸大家误认往生时至，更大声念佛，彼尚能动唇随念，尚不至误事。

宗洁，绝对不知道助念的重要之处，在于不搬动身体，那么心就不会因为搬动而不能归一，或者因为身体没有力气，由于搬动而疼痛，生起瞋恨心。宗洁错误地将宗净的身体放倒，宗净立即生起了瞋心，所以面色发红。幸好大家错误地认为他往生的时间到了，更为他大声念佛，他还能动嘴唇跟随大家念，还不至于误事。

及气绝后，一足未伸，盖欲起，而力不从心。因宗洁谓，可翘一足，遂跃起欲坐，而仍无其力，乃挺直卧逝。若无宗洁之瞎捣乱，其去之景象，当为一方之奇闻。然气绝后，尚有翘足跃起等事，亦甚不平常，或亦可以往生。

等到断气之后，一只脚没有伸直，大概是想坐起来，而力不从心。因为宗洁说：可以翘起一只脚，于是他跃起来想要坐着，而仍然没有这个力气，于是就挺直躺卧而逝。如果没有宗洁的瞎捣乱，宗净往生的景象，应当会

成为一方的奇闻。然而在断气之后，还有翘脚跃起等情形，也是很平常，或许也可以往生。

现远处寄书很难，前本欲寄书，令问邮局，云不能寄。待能寄时，当为寄切要者。

现在往远处寄书很困难，上次本来想寄书，让人询问邮局，说不能寄。等到能寄的时候，应当为你们寄一些非常必要的书。

宗净之功夫，足征超越侪(chái)辈。经此一番破坏，尚能于气绝后，现翘足跃起，亦百千万人中少有一二。可知助念之人，要依章程。

宗净的功夫，足以表明超越了身边的同修。经过宗洁这一番破坏，还能在断气之后，现出翘脚跃起的现象，也是百千万人中很少有一二位。可知助念的人，要依照章程来做。

宗洁，虽不知章程，何不依彼死后不动遗体之嘱咐乎。尚自以为助道，而不知其为破坏也。然深得之人，尚不至失往生之益。

宗洁，虽然不知助念的章程，为什么不依从宗净所说的“死后不搬动遗体”的嘱咐呢？宗洁自己认为是帮助他

往生，却不知道他这样做是破坏宗净往生啊！然而念佛修行功夫了得的人，还不至于因此而失去往生的利益。

云南保山县城内，郑慧洪，十余年前，函祈皈依，遂劝其父母念佛。民二十二年，慧洪死，其母爱子情深，服毒，趺坐合掌念佛而逝，面色光润，较生时为胜。一方之人，从兹念佛者居半。

云南省保山县城内，郑慧洪，十多年前，写信给我祈求皈依，于是劝他父母念佛。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郑慧洪死了，他的母亲爱子情深，服下毒药，趺坐而坐，合掌念佛而逝，面色光亮润泽，比活着的时候更为殊胜。这个地方的人，从此有一半的人开始念佛。

慧洪之父，名伯纯，法名德纯，乃博学而不求仕进之士。先研究易经几年，后研究丹经，后研究禅宗。

郑慧洪的父亲，名伯纯，法名德纯，是一位博学多闻而不求入仕做官的人。先研究《周易》好几年，后来研究道教《丹经》，后来研究禅宗。

慧洪经商于外，为其父寄许多净土书，劝修净业。遂专修净业，兼为一方倡导，而信从者甚少。

郑慧洪经商在外，为他父亲寄回许多净土的书籍，劝他

修习净业。于是他专修净业，又成为一方的倡导，然而相信依从的人却很少。

由其夫人服毒，趺坐合掌念佛而逝，不信之人，皆生信心。彼一女人，未尝学问，服毒能现此种不可思议之相，可知此法门之利益，实为甚难稀有也。

由于他夫人服毒，跏趺坐、合掌念佛而逝，不相信的人，都生起了信心。她一个女人，不曾做过学问，服毒之后，能够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相，可以知道净土法门的利益，实在是甚难稀有啊！

汝以五角票（每五角一个之邮票，共合洋二十二圆）不能用，补寄，此亦因小失而得大益事。

你因为寄给我的五角邮票（每五角钱一张的邮票，总共寄了合计二十二圆的邮票）不能用，又重新补寄小票额的邮票，这也是因为小失误而得到大利益的事。

何谓小失，汝绝不知光之为人，意以二十二圆之票无用于歉憾，拟寄回调换。不知光一生不妄用钱。有钱，不用于印书施书，即用于赈灾济急。以不收徒弟，不作寺庙住持，不遗死后纪念，除自己穿衣外，均作公益事。

为什么说是小失误呢？因为你绝对不知道我的为人，心

里为这二十二圆的邮票不能用而感到歉疚遗憾，打算寄回去调换。却不知道我这一生，不乱用钱。有钱，不是用在印书施书上，就是用在赈灾救急上。因为不收徒弟，不作寺庙的住持，不遗留死后的纪念，除了自己穿的衣服之外，其他的钱全都用来做公益的事。

二十二圆即无用，亦如施之公家。汝作此办法，乃以市井小儿视光也。然不因此事，未必有特说宗慈，宗净之事。由此俾念佛之人，皆得助念之力而往生，此其莫大之利益也。

二十二圆的邮票即使没有用，也就当作布施给公家了。你想这个办法（寄回调换），是将我当成市井小儿来看。然而不是因为这件事，也未必会特别说到宗慈、宗净的事。由于说到他们二人往生的事，使得念佛的人，都得到助念的力量而往生，这是其中最大的利益啊！

复刘惠民居士书（五）（法名德惠。民国二十一年起，至二十八年止。节录汇钞）

以合十求皈依，世岂有此理。剃头修脚者拜师，也当三跪九叩。况皈依三宝，欲资之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如此轻慢，何敢相许以自轻乎。故将原函寄回，祈另求

明師。

只是用“合十”二字來信祈求皈依，世間哪有這種道理？學習剃頭修腳的人拜師父，也應當三跪九叩。何況是皈依三寶，想要依憑三寶來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如此輕慢，我怎麼敢答應你來自我輕慢呢？所以將你的原信寄回，請你另求明師。

● **(其二) 學佛之人，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同修淨業。**

● (第二封信) 學佛的人，必須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自己行持，並化導他人，同修淨業。

念佛之時，必須攝耳諦聽，一字一句，勿令空過。久而久之，身心歸一。聽之一法，實念佛要法，無論何人，均有利無弊，功德甚深。

念佛的時候，必須要攝耳諦聽，一字一句，不要让它泛泛滑過。久而久之，身心自然歸一。諦聽這一方法，實在是念佛最重要、最關鍵的方法，無論對什麼人，都是有利益無弊，功德很深。

不比觀想等法，知法者則得益，不知法者多受損。以故不可令不知教理，不明性體之人，修觀想等法也。

不像觀想念佛等方法，知法的人，會得到利益；不知法的人，大多受到損害。所以不可以讓不知道教理，不明白性體的人，修觀想念佛等方法啊！

汝要皈依，為取法名德惠。以信願念佛之法，自惠惠人，功德不可思議矣。

你要皈依，為你取法名為德惠。以信願念佛的方法，自得惠利，並且惠及他人，功德不可思議啊！

● **（其三）日前接所寄洋十圓，今以一百圓，助本城一弟子辦善舉，汝十圓亦在內。光之錢，隨來隨用。或印經書，或救災難，俾送光者，功歸實際。然光于死時，只隨身衣服而已，以免死后被得財物者，罵為貪心鬼子也。**

● **（第三封信）**前几天收到你所寄来的大洋十圆，现今将一百圆，帮助本城的一位弟子做善事，你的十圆也在其中。我的钱，随来随用。或者印经书，或者救灾难，使得送钱给我的人，功德归于实际。然而我在死的时候，只有随身衣服而已，以免死后，被得到财物的人，骂作贪心鬼啊。

● **(其四) 令友之女病已愈，亦其祖母之诚心所感。凡服大悲咒水，至诚者则必灵，不诚则难见效。**

● (第四封信) 你朋友女儿的病已经痊愈，这也是她祖母的诚心所感。凡是服用大悲咒水，至诚的人则必定灵验，不至诚就很难见到效果。

令师所著之书，有丁仲祐（hù）先生之赞即可矣。光目已垂盲，即此信看写，系用手眼二镜，强勉从事。不见其书，而如作论文像赞等空套子，光绝无此胆识。

你老师所写的书，有丁仲祐（丁福保，字仲祐）先生的赞文就可以了。我的眼睛已经接近盲瞎，就是这封信的看阅书写，都是用手镜（放大镜）和眼镜两个镜子，才勉强做到的。没有看过他的书，而来写论文、像赞这样的空套子，我绝对没有这样的胆识。

今目力日衰，记性日弱，书也不能看，序也不能作。二种提要，均挂号寄回。以后切勿来信，亦勿介绍人皈依，以无力应酬故也。

现今我的视力一天天衰退，记性一天天衰弱，书也不能看，序也不能写。两种提要，都挂号寄回给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来信，也不要介绍人皈依，因为我没有精力应酬的缘故啊。

● **(其五) 汝是提倡之人，宜吃长素，以为表率。观音殿，须太平时再造，以免人疑有钱而生坏念头。**

● (第五封信) 你是提倡佛法的人，应该吃长素，作为大家的表率。观音殿，必须在国家太平的时候再建造，以免他人怀疑你有钱而萌生坏的念头。

汝母六十多，宜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切不可有求人天福报之心。有一念求人天福报之心，便不能往生西方。

你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应该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千万不可以有求人天福报的心。有一念求人天福报的心，就不能往生西方了。

四法名，另纸书之，附函寄上。香敬不必补寄，光现无需用钱之事。但愿大家各各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此外别无希望矣。

四个人的法名，用另外的纸写好了，随信寄上。供养的钱不必补寄，我现在没有需要用钱的事情。只愿大家各各吃素念佛，求生西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希望了。

德森法师，现在上海太平寺，候校各书。因现今邮局不能按时寄件，恐有遗失，故住申候校为妥。

德森法師，現在正在上海太平寺，等候校對各種書籍。因為現在的郵局不能按時寄件，恐怕有遺失，所以住在上海等候校對比較妥當。

弘化社，現因交通不便，事事艱難，縮小範圍。原三在家人通辭去。因德森師尚在申，光代派一僧暫為料理。

弘化社，現在因為交通不便，事事艱難，便縮小了規模。原來的三個在家人都辭退了。因為德森法師還在上海，我替他派了一位僧人，暫時料理。

只照本一法，又須款到方交書。以時局關係，中途遺失，無力續辦。非吾人苛刻，時勢所使，不得不如此也。

（弘化社的佛經、善書）只是按照成本價進行流通，而且必須錢款到了才寄書。這是因為時局戰亂的原因，如果中途遺失，便沒有能力續補辦理。不是我們苛刻，而是時局形勢使我們不得不如此啊！

復善覺大師書（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附來書）

【來信】

印公老法師慈鑒，久仰泰斗，恨未親承。弟子自出家以來，於淨土法門，深生信願，依而行之，蓋已久矣。

【来信】印公老法師慈鑒：久仰您的威德高風，遺憾沒能親承您的教誨。弟子自出家以來，對於淨土法門，深生信願，依法行持，已經很久了。

近閱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呂碧城女士，與王季同居士書，以四十八願中，有唯除五逆之句，而觀無量壽佛經，又許五逆往生，互相衝突，而退信心。

近來閱讀《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這本書中，有呂碧城女士，寫給王季同居士的書信，其中說到四十八願中，有“唯除五逆”這一句，而《觀無量壽佛經》，又許可造作五逆重罪的人往生，經文之間互相有衝突，因而退失信心。

王季同之答，不甚詳盡。弟子障重多疑，于此亦深生疑惑，且恐他人亦生此疑。故特上書，伏懇我公慈愍，詳為開示。俾弟子及現未一切眾生，除疑生信，無任感謝之至。

王季同的回答，不是很詳盡。弟子業障深重，多有疑惑，在這個地方也深生疑惑，而且恐怕他人也同樣生起這樣的疑惑。所以特別給您寫信，伏請您慈愍，詳細為弟子開示。使得弟子以及現在未來的一切眾生，除疑生信，感謝之至。

再者，四十八愿中，唯除五逆下，尚有诽谤正法四字，而观经无之。不知因无此四字，不成冲突否。

又，四十八愿中，“唯除五逆”之下，还有“诽谤正法”四个字，而《观经》中没有。不知道《观经》因为没有“诽谤正法”这四个字，与《无量寿经》成不成为冲突呢？

【回信】

净土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其利益与普通法门，大不相同。古今多有依普通法门，论净土法门，由兹自误误人，而又自谓宏法利生者，不胜其多。

【印祖回信】净土法门，是佛法中的特别法门，其中的利益与普通法门，大不相同。从古至今有很多按照普通法门来探讨净土法门，由此自己错误，并误导他人，而又自认为是宏法利生的人，非常多。

其最初错点，在不察佛力与自力之大小难易。以仗佛力之法門，硬引仗自力之法門，而欲平論，致有此失。

他们最初错误的地方，在于认识不到佛力与自力的大小难易之不同。把依靠佛力的法门，硬理解为依靠自力的法门，并认为二者不相上下，因此导致这样的错误。

使知佛力不可思议，不能以具缚凡夫修持之力，相为平论，则凡一切疑惑不信之心，化为乌有。

假使他知道佛力不可思议，不能把具足系缚凡夫的修持之力，与之相提并论，那么所有疑惑不信之心，就会化为乌有。

至于无量寿经，乃至十念，咸皆摄受。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者，此约平时说，非约临终说。

至于说到《无量寿经》中，乃至至心十念，阿弥陀佛全都摄受。唯除造五逆重罪，以及诽谤正法的人不摄受，这是针对这个人平时来说的，并不是针对他临终时来说的。

以其既有五逆之极重罪，又加以邪见深重，诽谤正法，谓佛所说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及念佛往生之法，皆是诓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由有此极大罪障，纵或有一念十念之善根，由无极惭愧极信仰之心，故不能往生也。

因为他既然犯有五逆的极重之罪，又加上邪见深重，诽谤正法，认为佛所说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以及念佛往生的方法，都是说谎欺骗愚夫愚妇信奉佛教的根据，实

实际上没有这回事。由于有这样的极大罪障，纵然他或许有一念十念的善根，由于没有极度惭愧，极度信仰的心，所以不能往生。

观经下下品，乃约临终阿鼻地狱相现时说。虽不说诽谤正法，而其既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必不能不谤正法。若绝无谤法之事，何得弑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乎。每有作此无谤法，彼有谤法解者，亦极有理。但既不谤法，何又行三种大逆乎。

而《观经》中的下下品往生，这是针对临终时，阿鼻地狱相现前的时候来说。虽然没有明说这个人诽谤正法，而他既然造作五逆十恶，行诸多不善，必定不能不谤正法。如果绝对没有谤法的事，为什么会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呢？常常有人作出《观经》中没有诽谤正法，《无量寿经》中有诽谤正法来加以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既然不谤法，为什么又做这三种的大逆罪呢？

是知四十八愿，系约平时说。观经下下品，是约已见地狱至极之苦相说。其人恐怖不可言宣，一闻佛名，哀求救护，了无余念，唯有求佛救度之念。虽是乍闻乍念，然已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故虽

十念，或止一念，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

所以要知道四十八愿，是针对平时来说。《观经》中下下品往生，是针对这个人已经见到地狱极为痛苦的相状来说。这个人的恐怖不可言说，一听到佛名，就哀求救护，没有一点其他的念头，只有求佛来救度的念头。虽然是刚刚听闻，刚刚念佛，然而已经是“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了。所以虽然只是十念，或者只有一念，也得以蒙佛慈力，接引往生啊！

四十八愿，乃约平时说，观经下下品，乃约临终说。由时事不同，故摄否有异。谓为冲突，则成凿死卵子汉矣。

四十八愿，是针对平时来说，《观经》下下品，是针对临终来说。由于时间事情的不同，所以摄受不摄受，就有不同。如果认为经文互相有冲突，就成为钻牛角尖的人了。

复宋慧湛居士书

(民国二十七年○弘化社书，加价三成，乃二十七年，按照二十六年定价而言。至二十八年秋以后，则加一倍，尚不能印回书)

(民国二十七年。弘化社的书，加价三成，是民国二十七年，按照民国二十六年的定价来说的。到了民国二十八年秋季之后，则加一倍，尚且不能印回信)

汝之心愿，光甚佩服，汝之事实，光颇不以为然。当此大劫，但主劝人念佛，及念观音。何须备多种书，以令阅者茫无所归乎。况战事尚日加剧，能保后来再无逃避之事乎。

你的心愿，我很佩服，你的事实，我很不以为然。在这个大劫难的世道，只能以劝人念佛，以及念观音菩萨为主。何必要准备很多种经书，让阅读的人，茫然无所归从呢？何况战事还一天天地加剧，能够保证以后再没有逃难的事情发生吗？

弘化社事，因现在人民困苦艰难，前助印费之人，或远逃，或穷困。光老而目昏，不过问，由德森法师承办。光令缩小范围，止按照本流通一法办。现纸贵，加三程。空函不复，备款来请，照款发书，必使两无所负。

弘化社的事，因为现在的人民生活困苦艰难，以前资助印书经费的人，或者逃到远方，或者变得穷困。我年纪大了而且眼睛不好，不过问这件事，由德森法师承办。我让他缩小范围，只按照成本价流通这个方法来做。现

在的纸张很贵，加十分之三。只写信来不回复，准备好钱款来请书，照钱款来寄发经书，一定要使得两方面都没有亏负。

汝只知大派头办法，则费钱多，而收效少。若专提倡念佛，则略备净土各经书，极力提倡，则费小而效大。且提倡须有处所，修持还须各在各家，既不误事，又不劳力，实为最有益之举动。

你只知道用大派头的办法，那么花费的钱多，而收效很少。如果专门提倡念佛，那么大略准备净土宗的各种经书，极力提倡，就花费小而收效大。而且提倡必须有一个场所，修持还要各自在各自的家中，既不耽误事，又不费力，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举动。

光之文钞，从十五年中华书局增广文钞排好，无论何稿均不留。但因明道师私自令人钞得许多，后由灵岩当家妙真师，令人誊清付排，光始知之，乃为——校阅。

我的《文钞》，从民国十五年，中华书局的《增广文钞》排印好，无论什么稿件都不留底稿。但因为明道师私自令人抄了很多的信稿，后来由灵岩山的当家妙真法师，令人誊清交付排印，我这才知道，只好——加以审阅校订。

排出，諒书信一厚册，其余序记等文亦一厚册。此次二册，约当有前钞四册五分之三之页数。章法仍照前钞。排印出书，想来书信有一厚册，其余的序、记等文也有一厚册。这次的二册，大约应当有前面《增广文钞》四册五分之三的页数。书中排列的章法，仍然依照前面的《增广文钞》。

汝不须征，若平常信，多了反讨人厌。若真有益之信，可钞寄上海北成都路太平寺，交德森法师。以后请经书，亦当与彼接洽。

你不须要去征求（征求印老文稿的启事），如果是平常的信，太多了反而讨人厌。如果是真有利益的信，可以抄写寄到：上海北成都路太平寺，交德森法师。以后请经书，也应当与他接洽。

汝且放下大办法，但须切实修持，将身作则，认真提倡。至诚感人，人自乐从。

你暂且放下你的大派头办法，只须要切实地修持，以身作则，认真提倡。至诚感人，他人自然乐意跟从。

莒县监狱官李丙南，提倡不二三年，莒县人皈依者，已

有一百多，皆士农工商政界之男子。

山东莒县的监狱官李炳南，提倡不到二、三年，莒县皈依的人，已经有一百多人，都是士农工商政界的男子。

汝欲光代募缘，不知光从不开此口。凡有人以钱送光，则为彼作功德，或送经书，或助赈济贫。

你想让我代你化缘，不知道我从来不开这个口。凡是有人将钱送给我，就为他作功德，或者印送经书，或者帮助赈灾，救济贫困。

或有大面子的人，以捐册令光募捐，亦原册寄回。但随我力助若干，亦不书于册，且为说其所以。

或有些面子很大的人，寄来捐款的册子让我募捐，我也是原册寄回。只随我的能力捐助一些钱，也不写在捐册上，而且为他说明其中的所以然。

光出家时，即发愿不作寺庙主人，不剃度徒弟，不募缘。今已七十八，皆守过去。再过二日，则七十九，旦夕将死，何可又违初衷。

我在出家的时候，就发愿不作寺庙的主人，不剃度徒弟，不化缘。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都是遵守过去的誓愿。再过二天，就七十九岁了，早晚之间就会死去，怎么可

以又违背初衷。

此次亘古未闻之大祸，实由程朱辟因果所酿成。世出世间法，皆以因果维持。彼谓为实无其事，故令狠心毒心者，益加狠毒也。甚矣，君子不倡游言之训也。

这次亘古未闻的大祸，实在是由于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辟除因果所酿成的。世出世间法，都是因果法则来维持。他们认为实际没有因果这些事，所以让有凶狠歹毒心肠的人，更加狠毒啊！这个后果太严重了，要好好记住《礼记》中君子不说浮夸之语的训导啊！

复曹培灵居士书

（培灵居士，夫妻连生五女。自皈依佛法后，力行善事，吃素念佛，并极力提倡劝化，自利利人。至民国二十五年，与袁丽庭居士等，筹办无锡佛教净业社，多方倡导，不遗余力。

（曹培灵居士，夫妻连生了五个女儿。自从皈依佛法后，努力做善事，吃素念佛，并且极力提倡净土法门，劝化大众，自利利人。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与袁丽庭居士等人，筹办无锡佛教净业社，多方倡导，不

遗余力。

是年冬，遂举一男。迨二十八年秋，再生德征，因感佛恩，乃以百圆供养印老。其时适窆存吾居士，为二贫儿，托森转请老人，具函黄涵之居士，介绍免费入三育中学肄业。

这年冬天，终于生了一个男孩。等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秋天，又生一男孩，印光大师赐名“德征”。因为感激佛恩，于是拿出一百圆供养印老。当时正碰上窆存吾居士，为二个贫苦的孩子，托德森法师转请老人，写信给黄涵之居士，介绍他们免费进入三育中学学习。

老人即令将此百圆交黄居士，捐助赈济，以作代二贫儿作介之条件，亦可免人借口。黄居士，亦念老人慈德照办之。

老人就让人将这一百圆交给黄涵之居士，捐助赈济，以此作为代替二个贫苦孩子的入学条件，这样也可以免除他人的口舌。黄涵之居士，也感念老人慈悲之德遵照办理。

培灵居士，感老人此举，不特有益于法门，如人人如此用心，国家贤才蔚起，可拭目以俟。乃将此函令森编入，

并嘱略叙所以云尔。德森谨识)

曹培灵居士有感于老人此举，不仅有利益于佛门，如果人人都能这样用心，那么可以拭目以待的是，国家贤才将会蔚然兴起。于是将这封信令德森法师编入《续编》，并且嘱咐应当略微叙述事情的原委。德森谨记)

汝昔屡屡生女，今则屡屡生男，可见佛天加被为善之人，令其诸凡如意也。令郎法名福永，乳名德征。福永，不知与姊兄有重否，重则以德征为法名。佛天加被汝，汝当认真教育，俾成正器。

你早先屡屡生女儿，现在则屡屡生男孩，由此可见佛加被修善的人，使得他们一切吉祥如意。给你的儿子起法名叫做“福永”，乳名叫做“德征”。“福永”这两个字，不知和他的姐姐、哥哥名字重复不？如果重复则用“德征”做为法名。佛菩萨加被你，你应当认真教育儿女，使他们成为端正合格的人。

世间不知多少好天姿儿女，均被不知教育之父母，养成败类，令其永堕阿鼻地狱，此吾国之一大不幸也。汝当移爱于善教，则福寿均可永常，而为祖宗与汝积德之征据。

世间不知有多少好天姿的儿女，都被他们不懂教育的父

母，娇养成了败类，使得他们永远地堕入阿鼻地狱，这是我国的一大不幸啊！你应当把溺爱 子女 转化为依照圣贤教育善教儿女，那么，儿女的福寿就都可以长久了，而把这个作为祖宗和你自己积 德行 善的证据。

百圆当为介绍二贫子入校之弄引。如不能免费，当作别种功德，或可不至失望。当此时局，切不可设筵会客，并用荤酒。

你的一百圆就当做介绍二个贫苦孩子入校的引介费。如果不能免除他们的学费，就要做其他的功德，来作为他们能够上学的条件，这样才不至于让他们有不能读书的失望。在这个时局动乱、国民困苦的时代，切不可大讲排场，设宴款待宾客，并且饮酒吃肉。

当念无衣无食者之饥寒，勿以有用之钱，作折福之事。世间痴人多如此，谅汝不至如此。宁可作废话，不可不说，而或随俗为之，则错过矣。

应当怜悯世间没有衣食，饱受饥寒人的苦况，不要把能够修功积德、荫福孙子的有用钱，拿去做折福的事情。世上愚痴的人往往是这样，想来你不至于如此。这个话，情愿你当作废话，也不能不说。要是你随顺世俗人情去做事情，那么就错过修积功德的大好时机了。

致廣慧和尚書（民國二十九年正月）

四五年來，未得一晤，不勝憶念。去秋法度監院師來山，云，擬往南洋新加坡，祈光與一二相識之人寫一信，俾南洋人無從生疑。

四、五年來，沒能見上一面，非常想念。去年（1939年）秋天，法度監院師來到普陀山，說，打算前往南洋新加坡，請我給一二位相識的人寫信，使南洋人無從生起疑心。

光於二十六年戰事起後，絕不知山上情景，得度師面述，不勝歡喜。因交度師三百圓，與度師說，祈彼轉稟座下，不知度師言及否。

我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絕不知道五台山上的情形，得法度師當面對我說，我非常歡喜。因此交給法度師三百圓，對法度師說，請他轉交稟告您，不知道法度師說過了嗎？

五台為文殊應化道場，在昔高人住止，不勝其多。清季以來，國家不暇提倡，以致所云道場，只存寺廟，欲求

一清净戒僧，亦甚难得。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过去高僧大德住在那里的，非常多。清朝末年以来，国家没时间精力来提倡佛教，以致所说的道场，只存留下寺庙，想求得一位清净戒僧，也很难得到。

自光绪三十三年，恒修乘参二老，发菩提心，于北台顶，盖一广济茅篷，光闻其名，心极钦佩，未能覲(dí)面谈叙。二老去后，果定上人继志住持，曾见四五次，亦未详谈。

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恒修、乘参二位老法师，发菩提心，在北台山顶，盖了一个广济茅篷（又名碧山寺），我听闻他们的名望，心中极为钦佩，但没能见到面叙谈。二位老人去世后，果定上人继承遗志住持碧云寺，我们曾经见过四五次面，也没有详谈。

至民二十四年，座下与胡居士来苏见访，其时正在风雨飘摇，存亡莫定之时，直是救亡不暇，何能谈及其余。幸文殊大士加被，俾成永固之业。而各居士闻之，悉为计划将来弘法方针。

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您与胡子笏居士来苏州与我见面，那时正是风雨飘摇，存亡莫定的时候（碧

山寺事件) ，真是救亡都来不及了，如何能谈到其余的事呢？幸而文殊菩萨加被，使碧山寺成为十方丛林的永久固定的产业。而各位居士听闻之后，全都帮忙计划将来的弘法方针。

法度师持聂云台所订章程，有万年僧众道粮基金一条，光阅之，不胜欣慰。以欲转法轮，须赖食轮，若无食轮，道何由修，故为急务。

法度师带来聂云台所订的章程，有“万年僧众道粮基金”这一条，我看了，非常欣慰。因为想要转法轮，必须依赖食轮，如果没有食轮，道将如何来修？所以饮食保障是紧急要务。

现在江浙各省，佛法虽衰，由天灾人祸相继降作，一班在家居士，群起而提倡念佛。虽似占僧之佛事财利，然其为佛法之屏藩（fā n），不在小处。

现在江苏、浙江各省，佛法虽然衰微，由于天灾人祸相继发生，一班在家居士，群起而提倡念佛。虽然好像是侵占了僧人的佛事财利，然而他们作为佛法的屏障保护，护持佛法的作用也不在小处。

当光绪初，上海各报，日载僧人劣迹。其虽有事实，而

凭空捏造者居多半。自民國以來，居士修持機關，各處咸有，各報館遂不敢日載捏造之謠言，以誣蔑佛法。

在光緒初年（1875年）時，上海的各大報紙，每天登載僧人不好的行為。其中雖然有些是事實，但凭空捏造的居大半。自民國以來，居士修持的佛教團體，到處都有，各家報館就不敢每天再登載那些捏造的謠言，來誣蔑佛法了。

近來佛法，約居士邊論，似乎大興，約僧眾邊論，則絕無興相。何以故，居士多以念佛為主。僧眾之應酬經忏者，日只以為人念經拜忏為正事，修持一事，置之度外。

近來的佛法，從居士的角度來說，似乎大為興盛；從僧眾的角度來說，就絕對沒有復興的相狀。為什麼呢？居士大多以念佛為主。僧眾當中應酬經忏的人，每天只是將為他人念經拜忏作為正事，而自己修持的事，卻置之度外。

有正念者，歸於宗門。參禪一事，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得到。即做到大徹大悟地位，而煩惱未能斷盡，生死仍舊莫出。

有正知正念的人，歸於禪宗。參禪這件事，不是小根行人所能做到的。即使做到大徹大悟的地位，而煩惱未能斷盡，仍舊不能出離生死。

現在人且勿論，即如宋之五祖戒（五祖，寺名，師戒禪師住五祖寺，故名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zhé），其所悟處，名震海內。

現在的人暫且不去說，就像宋朝的五祖師戒禪師（五祖，是寺廟的名稱，師戒禪師住在五祖寺，所以名為五祖戒禪師。〈並不是禪宗五祖弘忍法師〉）、草堂清禪師、真如喆禪師，他們所悟到的境界，名震海內。

而五祖戒後身為蘇東坡。東坡聰明蓋世，而不拘小節，妓館淫坊，亦常出入。可知五祖戒悟處雖高，尚未證得初果之道，以初果得道共戒，任運不犯戒（任運者，自然而然也）。

而五祖師戒禪師的後身是蘇東坡。蘇東坡聰明蓋世，然而卻不拘小節，妓館淫坊，也經常出入。由此可知五祖師戒禪師所悟的境界雖然很高，但尚未證得初果之位（須陀洹果），因為初果乃證得道共戒，任運不會犯戒（任運，自然而然的意義）。

未證初果者，要常常覺照，方可不犯。初果則自然而然不至犯戒。如耕地，凡所耕處，蟲離四寸，道力使然。若不出家，亦復娶妻。而雖以要命之威力脅之，令行邪

淫，宁肯舍命，终不依从。

没有证得初果的人，心中要常常觉照，方才可以不犯戒。证初果之人就自然而然不会犯戒了。例如耕地，凡是所耕的地方，虫子离开四寸，这是修道之力使得如此。如果不出家，也会娶妻。但是虽然以性命来威胁他，让他行邪淫，他宁可舍命，终究不会依从。

东坡既曾出入淫坊，则知五祖戒尚未得初果之道力，说什么了生死乎。真如喆后身，生大富贵处，一生多受忧苦。既知其生大富贵处，又不明指为谁者，得非宋之钦宗乎。

苏东坡既然曾经出入淫坊，就知道五祖师戒禅师尚未得到初果的道力，还说什么了生死呢？真如喆禅师的后身，生到了大富贵处，但一生多受忧苦。既然知道他生到了大富贵处，又不指明是谁，难道不就是宋钦宗吗？

金兵相逼，徽宗禅（音缮，传也）位于太子，始末二年，遂被金兵掳徽钦二宗去，均向金称臣，死于五国城。以真如喆之悟处，生于皇宫之大富贵处，此之富贵，也是虚名，一生多受忧苦，乃是实事。以大国皇帝，被金掳去为金臣，可怜到万分了。

金兵相逼，宋徽宗禅（音缮，传的意思）位给太子，不

到二年，宋徽宗、宋钦宗就被金兵掳去，二人均向金人称臣，死在了五国城。以真如喆禅师的悟道工夫，生在皇宫大富贵的地方，这个富贵，也是虚名，一生多受忧苦，乃是事实。以一个大国皇帝的身份，被金兵掳去做了金人的臣子，已经可怜到万分了。

草堂清后身作曾公亮，五十岁拜相，封鲁国公。然于佛法亦甚疏远，未及东坡之通畅矣。

草堂清禅师的后身为曾公亮，五十岁拜为宰相，封为鲁国公。然而他对佛法也很疏远，还不如苏东坡通畅。

海印信，亦宋时宗门大老，常受朱防御（防御，武官名）家供养。一日，朱家见信老入内室，适生一女，令人往海印寺探，则即于女生时圆寂。

海印信禅师，也是宋朝的禅宗大德，经常受朱防御（防御，是武官名）家的供养。一天，朱家看见海印信禅师进入内室，朱防御的夫人刚好生下一个女儿，令人前往海印寺探视，（海印信禅师）就是在这个女儿出生时圆寂的。

此语杭州全城皆知。至满月日，圆照本禅师，往朱防御家，令将女儿抱来，女儿一见圆照即笑。圆照呼曰，信

长老，错了也。女孩遂一恸（ tòng ）而绝。死虽死矣，还要受生，但不知又生何处。

此话，杭州全城老少都知道。到了满月这一天，圆照本禅师，前往朱防御家中，让人将女儿抱来，女儿一见到圆照本禅师就笑了。圆照本禅师大呼说：“信长老，错了啊！”女孩于是一哭气绝。死虽然是死了，还要到别处去受生，但不知道又会生到什么地方。

秦桧，前生乃雁荡山僧，以前生之修持，为宋朝之宰相，受金人之贿赂，事事均为金谋，杀金人所怕之岳飞。凡不与伊同谋者，或贬谪(zh é) ， 或诛戮。

秦桧，前生是雁荡山的僧人，因为前生的修持，今生成为了宋朝的宰相，受金人的贿赂，事事都为金人谋虑，杀死了金人所害怕的岳飞。凡是不与他合伙同谋的人，或者被贬谪，或者被杀害。

卒(z ú) 至死后永堕地狱，百姓恨无由消，遂以面作两条（秦桧与夫人）共炸而食之，名之为油炸桧。

等到死后他的神识永堕地狱，百姓的怨恨无法消除，于是用面粉作成两条（秦桧与他的夫人）一块炸了来吃，名为油炸桧。

又铸铁像，跪于岳坟前，凡拜岳坟者，皆持木板痛打，又向其头其身尿以泄恨。后有姓秦的，作浙江巡抚，谓铁人于岳坟前被人尿，污秽岳坟，投之西湖，俾岳坟常得清净。

又铸了秦桧的铁像，跪在岳飞的坟前，凡是来拜岳坟的人，都拿木板痛打秦桧像，又向他的头、他的身洒尿来泄恨。后来有姓秦的人，作浙江巡抚，认为铁人在岳飞坟前被人洒尿，污秽了岳坟，就将铁像投入西湖中，使岳坟常得清净。

自后西湖水臭，不堪食用。常见湖中漂几死尸，及去打捞，又沉下去。因兹出示，多来船舫，围而打之，则是铁铸之秦桧，与其夫人，并金兀术(zhú)。知其罪业深重，仍令安置坟前，被人打尿。

从此以后，西湖的水臭了，不能饮用。常常见到湖中漂着几具死尸，等到前去打捞，死尸又沉下去了。因此贴出告示，招集了很多船舫，围起来打捞，却是铁铸的秦桧像，与他的夫人像，以及金兀术像。知道他的罪业深重，仍令人将他的铁像安置在岳飞坟前，被人板打洒尿。

光于民国十年，至岳坟，仍旧尿得污臭不堪。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之道德，尚不能了生死。而为大文

宗，為宰相，已遠不如前生。至詰老為皇帝，而為臣于虜廷，則可憐極矣。

我在民國十年（1921年），到過岳墳，秦檜的铁像仍舊被尿得污皂不堪。以五祖戒禪師、草堂清禪師、真如詰禪師的道德，還不能了生死。而成為大文學家，成為宰相，已經遠遠不如前生了。到了真如詰禪師成為皇帝，卻做了金廷的臣子，就可憐到了極點。

秦檜之結果，令人胆寒而心痛。以多年禪定工夫，後世得為宰相。一被金人之賄賂所迷，直成香臭，好歹，忠奸不知之痴呆漢。及至打尿其像，炸食其身，千百年來，尚無更改。

秦檜的結果，令人胆寒而心痛。以多年禪定的工夫，後世得以成為宰相。一旦被金人的賄賂所迷惑，簡直成了連香臭、好歹、忠奸都不知道的痴呆漢。直到被百姓板打尿他的铁像，炸食他的身子，千百年來，仍沒有更改。

參禪人以宗自雄，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倘一念此結果，能不自反曰，仗自力與仗佛力相差懸遠，曷若專修淨業，以祈現生了脫之為愈乎。宋朝大名鼎鼎之宗匠，來生尚退步于前生，再一來生，又不知作何行狀乎。

參禪人以禪宗自夸，不肯依仗佛力來了生死的人，倘若

一想到这个结果，能不自我反省说：依仗自力与依仗佛力，相差太远，不如专修净业，以祈望今生了脱生死，不是更好吗？宋朝这些大名鼎鼎的禅门宗匠，来生还要比前生退步，再一来生，又不知成为什么样子啊！

光宿业深重，生甫六月，后遂病目，一百八十日，未一开目。除食息外，昼夜常哭，在老人皆料其不能得见天日。而承宿善根，好而仍见天日，实为万幸。

我宿业深重，生下来刚满六个月，就生了眼病，一百八十天，没有睁开过一次眼。除了饮食呼吸之外，昼夜常哭，老人们都料定我不能见到光明。而承蒙宿世的善根，眼病好了，仍然见到了光明，实在是万幸。

入塾读书，又受程朱辟佛之毒，幸无程朱之学问，否则，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由是疾病缠绵，空过数年。

入私塾读书，又受到二程（程颢、程颐）、朱熹辟佛学说的毒害，幸亏没有程朱的学问，否则，生身早就已经陷入阿鼻地狱了。因此疾病缠绵，空过了好多年。

因思佛法东来，经几多圣君贤相，以护持流通。程朱之说，不足为训。因出家为僧，专修净业。先师以参究提命，则曰，弟子无此善根，愿专念佛，以期带业往生耳。

因为想到佛法流传到东土，经过多少圣君贤相，来护持流通。二程、朱熹的辟佛学说，不值得作为准则。因此出家为僧，专修净业。先师以禅宗参究耳提面命，我说：“弟子没有这个善根，愿意专念佛号，以期带业往生。”

六十年来，悠悠虚度，今已八十，尚未心佛相应。若或专仗自力，则其自误，何堪设想。然以六十年之阅历，及详察自他之善根。仗佛力者，尚不易即证三昧，仗自力者，谁是超过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以上之人。

六十年来，悠悠虚度，现在已经八十岁了，尚未能心佛相应。如果专门依仗自力，那么自己耽误自己，不堪设想。然而以我六十年的阅历，以及详细观察自己他人的善根。依仗佛力的修行人，尚且不容易证得三昧；依仗自力的人，谁是超过五祖戒禅师、草堂清禅师、真如喆禅师以上的人呢？

民国以来，大改旧章，废经废伦，废孝免耻，实行兽化，举国若狂，互相残杀，日事战争。

民国以来，大改过去的典章，废除儒经、伦理纲常，废除孝道、免除羞耻心（子曰：知耻近乎勇），实行兽化教育，全国如同疯狂一般，互相残杀，每天从事战争。

有智识者，恐人道或几乎熄，于是各各设法挽救。明三世之因果，阐六道之轮回。普令老幼男女，同念万德洪名。其间虽不无随人凑热闹，而实有愚夫愚妇，得大感应者。

有智慧见识的人，担心做人的大道几乎要熄灭了，于是各各想办法来挽救。说明三世的因果报应，阐扬六道轮回的事实。普遍使得老幼男女，共同称念如来万德洪名。这当中虽然也有跟随他人凑热闹的人，然而确实有愚夫愚妇，得到了大感应的。

今举其二，以显其不可思议之迹耳。一，云南保山城内郑慧洪（乃皈依法名，俗名不记得），经商昭通，于民国十一年，函祈皈依，因以所印之书寄之。彼即劝其父母吃素念佛。其父（名伯纯）乃博学隐士，初专研究易经数年。次又研究丹经。以其子慧洪，劝其学佛，遂又研究禅宗。后则专修净业，与其夫人，同求皈依。

现在举出其中的二个例子，来显示净土法门不可思议的事迹。第一个事例，云南省保山城内的郑慧洪（这是他皈依的法名，俗名不记得了），在云南昭通经商，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写信祈求皈依，因此将所印的经书寄给他。他就劝他的父母吃素念佛。他的父亲（名伯纯）是一位博学多闻的隐士，最初专门研究《周易》

数年。后来又研究道教的《丹经》。因为他儿子郑慧洪，劝他学佛，于是又研究禅宗。后来就专修净业，与他的夫人，共同求皈依。

伯纯法名德纯，夫人法名德懿。民二十二年，慧洪由川回滇，道经苏州，住报国寺数日。次年春，慧洪死，其母心疼儿子，服毒，结跏趺坐，合掌念佛而逝。逝后面貌，光华和悦，凡见闻者，莫不赞叹。

郑伯纯，法名德纯。他夫人，法名德懿。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郑慧洪由四川回到云南，路过苏州，在报国寺住了好几天。第二年（1934年）春天，郑慧洪死了，他母亲心疼儿子，就服毒药，结跏趺坐，合掌念佛而逝。去逝后的面貌，光彩明丽、和颜悦色，凡是见到听闻的人，没有不赞叹的。

保山乃云南边地，素不知佛。伯纯以博学宿德，提倡净土，有智慧者，稍有信从。其夫人服毒，结跏趺坐，念佛而逝。一邑之人，十有八九，皆信伯纯所说，而念佛求生西方矣。

保山，是云南省的边地，人们一向都不知道佛法。郑伯纯以他的博学宿德，来提倡净土法门，有智慧的人中，稍微有些相信依从的。他夫人服毒，结跏趺坐，念佛而

逝。一乡的人，十有八九，都相信郑伯纯所说，而来念佛求生西方了。

若善知识临终，能结跏趺坐，合掌念佛，亦不平常。况以无学问之老太婆服毒，而能如是，设非佛力加被，曷克臻此乎。

如果是善知识在临终时，能够结跏趺坐，合掌念佛，已经很不平常了。何况以一个没有学问的老太婆身份服毒，而能够如此，如果不是佛力加被，如何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

由是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众生心力不可思议。然众生虽具有不可思议之心力，不以佛力法力加持，亦不能得其受用。

因此知道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众生心力不可思议。然而众生虽然具有不可思议的心力，不以佛力、法力来加持，也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

由蒙佛力法力加持，俾众生心力，完全显现。故得毒不能毒，现奇特相，以为一方之导。

由于蒙佛力、法力的加持，使得众生的心力，完全显现。所以能够做到毒药不能毒害，现出奇特之相，作为一方

的化导。

彼以愚妇之资格，尚能现如此之奇特相。而须眉丈夫，堂堂比丘，当亦可以自奋，而决志力修矣。

她以一个普通妇女的资格，尚且能够现出如此的奇特瑞相。而我须眉大丈夫，堂堂比丘，应当也可以自我奋发，而决心努力修持了啊！

二，则江苏如皋（gā o）掘港陆紫卿（法名德超），稍通文字之农夫。夫妻子女均皈依。其女出家，仍在家住。其子出家，未几死。其出家衣服戒费，及送终费，皆彼供给。意欲以田产卖尽，做功德，以免有所挂念。田已卖矣，其兄知之，令其赎回。

第二个事例，是江苏省如皋县掘港镇的陆紫卿（法名德超），是个稍通文字的农民。丈夫、妻子、儿女都皈依了。他的女儿出家，仍然在家里住。他的儿子出家，不久就死了。他儿子出家的衣服戒费，以及送终的费用，都是他供给的。心里想将田产变卖完，做功德，以免有所挂念。田产已经卖出，他的哥哥知道了，让他赎回。

其兄以弟无子，当以己子承继，谋家产起见，势极凶勇。不得已，觅乡长说其事。其田定规卖得便宜，故乡长不

肯令贖。其人進退兩難，從鄉長家出，即投河而死，其尸直立水中，面西合掌。

他哥哥因為弟弟沒有了兒子，應當由自己的兒子來繼承家產，為謀奪家產起見，氣勢極為凶猛。不得已，陸紫卿找到鄉長來說了這件事。他的田一定賣得很便宜，所以鄉長不肯協助他贖回。陸紫卿進退兩難，從鄉長家裏出來，就投河而死，他的屍體直立在水中，面西合掌。

其家知之，往迎其尸。因寄信靈岩當家，祈於念佛堂立一牌位，方知其事。此去年臘月八日事。世有立化者，然亦不多。德超，投河而直立河中，較彼平地立化者，為奇特。設非通身放下，決期往生者，能如是乎。

他家人知道了，前往迎回他的屍體。因此寫信給靈岩寺的當家，祈求在念佛堂中立一個牌位，才知道有這件事。這是去年臘月初八的事。世間確有站立而化的人，然而也不多。德超，投河而直立往生在河中，比那些在平地立化的，更為奇特。如果不是通身放下，決定期望往生的人，能夠做到如此嗎？

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之所悟，聲震全國。死後為宰相，為皇帝，其道力已退步，而況了生死乎。此二人，乃愚夫愚婦之資格，臨終橫死，比得道之善知識無

少轩轻。

五祖戒禅师、草堂清禅师、真如喆禅师的禅悟工夫，声震全国。死后转生为宰相，为皇帝，他们的道力已经退步了，而何况是了生死呢？这二个人，是愚夫愚妇的资格，临终横死，比起得道的善知识，也不相上下。

可知自力之不足恃，佛力之难思议。近世为僧者，率以参禅为无上乘，念佛为愚夫愚妇之修持。

那么可以知道自力不足以依靠，佛力不可思议。近世修行的僧人，大都将参禅当作无上乘，认为念佛是愚夫愚妇的修持。

今谓古之参而大悟已证者，则其神通道力，固非凡情所能测度。其大悟而未证，如五祖戒等，能如此二人之景象乎。

现在来说，古时候，参究而大彻大悟并已经证果的圣者，他的神通道力，固然不是凡情所能测度的。而那些虽大彻大悟而没能证果的，如五祖戒禅师等，谁能够现出这两人的景象呢？

一则专仗自力，一则兼仗佛力，故致上智不及下愚，弄巧翻成大拙也。故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

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

一是专仗自力，一是兼仗佛力，所以致使上智的人不如下愚的人，卖弄巧妙反成大拙了啊！所以《大集经》中说：“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

由是元明以来，凡宗家知识，多皆提倡念佛，如中峰本，楚石琦等。莲池悟后，主张净土。彻悟悟后，废参念佛。

因此元朝、明朝以来，凡是禅宗的善知识，大多都提倡念佛，例如中峰明本禅师、楚石梵琦禅师等。莲池大师开悟后，主张净土法门；彻悟禅师开悟后，废弃参究而来念佛。

以观时之机，不得不然。如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不可死守一法。相宜而行，则有大利而无少弊矣。

因为他们观察末法时代众生的根机，不得不如此。如同夏天穿葛麻衣而冬天穿皮衣，渴了喝水而饿了吃饭，不可以死守一个法门。观察如何合适而做，就有大利而没有少许的弊端了。

又净土一法，普利群机，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其利益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古德谓，以果地觉，

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可谓最善形容，妙无以加者矣。

再者，净土法门，普遍利益大众根机，实在是如来一代时教中的特别法门，其利益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古德说：“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所以能够因行该摄果海，果海透彻因源”，可以说是最好的形容，精妙得不能再精妙了。

而况莲宗四祖，法照大师，亲见文殊，示以念佛。可不仰遵圣意，专主念佛。尚欲仗自力而弃佛力，只图撑大门庭，不计得益与否，慕虚名而轻实益，其丧心病狂，何至如此之极乎。

何况莲宗四祖，法照大师，亲自见到文殊菩萨，开示他念佛法门。能不仰遵菩萨的圣意，专门念佛吗？还想要依仗自力而遗弃佛力，只想要撑大门庭，不考虑能不能得到真实利益，羡慕虚名而轻视实际利益，其中的丧心病狂，为何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呢？

按高僧传三集，法照大师传云。大师于大历二年，栖(qī)止衡州云峰寺，屢于粥钵中，现圣境，不知是何名山。有曾至五台者，言必是五台。后遂往谒(yè)。

按《高僧传三集》，《法照大师传》中所说。法照大师

在唐大历二年（767年），住在湖南衡州云峰寺，多次在粥钵中，显现圣境，不知道是什么名山。有曾经到过五台山的人，说这必定是五台山。后来法照大师就前往拜谒。

大历五年，到五台县，遥见白光，循光往寻，至大圣竹林寺。师入寺，至讲堂，见文殊在西，普贤在东，据师子座，说深妙法。

唐大历五年（770年），法照大师到了五台县，很远就看见白光，沿循着白光前往追寻，到了大圣竹林寺。法照大师进入寺内，到了讲堂，看见文殊菩萨在西边，普贤菩萨在东边，安坐师子座，演说深妙法。

师礼二圣，问言，末代凡夫，去圣时遥，知识转劣，垢障尤深，佛性无由显现。佛法浩瀚，未审修行于何法门，最为其要。唯愿大圣，断我疑网。

大师礼拜二位菩萨，问：“末法时代的凡夫，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佛门的善知识转为低劣，垢障尤其深重，佛性没办法显现。佛法浩瀚，不知道修行什么法门，最为合适切要。唯愿大圣，断除我的疑惑之网。”

文殊报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时。诸修行门，无过念佛，

供养三宝，福慧双修。此之二门，最为径要。所以者何。我于过去，因观佛故，因念佛故，因供养故，今得一切种智。故知念佛，诸法之王。汝当常念无上法王，令无休息。

文殊菩萨对他说：“你现在念佛，正是时候。诸多修行法门中，没有超过念佛法门，供养三宝，福慧双修的。这二门，最为直捷重要。为什么呢？我在过去，因为观想佛的缘故，因为称念佛的缘故，因为供养佛的缘故，现今得到了一切种智。所以知道念佛，是诸法之王。你应当常常称念无上法王（念佛），不要停息。”

师又问，当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继念，令无间断，命终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说是语已，时二大圣，各舒金手，摩师顶，为授记荊，汝以念佛故，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愿疾成佛者，无过念佛，则能速证无上菩提。

大师又问：“应当如何念？文殊菩萨说：此娑婆世界的西边，有阿弥陀佛。那尊佛的愿力，不可思议。你应当相继而念，不要间断，命终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说完这些话，当时二位大圣，各舒金手，摩法照大师的头顶，为他授记别：“你因为念佛的缘故，不久将证得

无上正等菩提。如果善男女等，祈愿疾速成佛的，念佛法门为最佳选择，能够快速证得无上菩提。”

语已，时二大圣，互说伽陀。师闻已，欢喜踊跃，疑网悉除。此系法照大师，亲到竹林圣寺，蒙二大圣所开示者。

说完这些话，当时二位大圣，互说偈颂。大师听闻以后，欢喜踊跃，疑网全都去除了。这是法照大师，亲自到竹林圣寺，蒙受二位大圣所开示的法语。

清凉旧志，被无知禅僧，将所开示，改作禅语，殊可痛恨。近修之志，按高僧传三集，法照大师传录。不标清凉志者，恐不知者，以旧志阅之，则反为疑谤。瞎正法眼，断人善根，罪莫大焉。此段前后俱略，其开示处，一字不遗。唯于照字，为顺口气作师字，特为标明。

旧的《清凉山志》，被无知的参禅僧人，将菩萨的开示，改成参禅的话语，实在痛心。最近修订的《清凉山志》，按照《高僧传三集》，《法照大师传》录进。不标明出自《清凉山志》的原因，是恐怕不知道的人，看了旧的《清凉山志》，则反过来怀疑诽谤。害瞎他人的正法眼，断他人的善根，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所引的这一段文，前后都有省略，其开示的地方，一个字也没有遗

漏。唯独对于“照”字（“照入寺”），为了随顺口气写作“师”字（“师入寺”），特地标明。

五台，乃文殊应化之道场。文殊，乃七佛之师。自言，我于过去，因观佛故，因念佛故，今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皆从念佛而生。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应化的道场。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他自己说：“我于过去，因观佛故，因念佛故，今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皆从念佛而生。”

过去诸佛，尚由念佛而生。况末法众生，业重福轻，障深慧浅。藐视念佛，而不肯修，意欲一超直入如来地，而不知欲步五祖戒，草堂清之后尘，尚不能得乎。

过去诸佛，尚且由念佛而生。何况末法众生，业重福轻，障深慧浅。藐视念佛，而不肯修习，心里却想要“一超直入如来地”，却不知道即使想要步五祖戒禅师、草堂清禅师的后尘，都还不能达到啊！

禅宗自梁发源，其教人亲见自性之法语，虽高超玄妙，犹有文义。六祖后，南岳，青原二祖，遂用机锋转语，

唯恐人以解義為悟，而不能實證，故以此法，杜妄充悟道之弊。

禪宗發源于梁朝，其教人親見自性的法語，雖然高超玄妙，還有文字法義。六祖慧能大師之後，南岳懷讓禪師、青原行思禪師二位祖師，就用機鋒轉語來接引學人，唯恐學人以解義當作開悟，而不能實證，所以用這個方法，來杜絕妄充悟道的弊病。

而其參究工夫，大非易易，多有數十年尚未徹了者。趙州八十，尚南北參叩，故云，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可知此種大根行人，尚如是之勤勞，況根性下劣者乎。

而其參究的工夫，實在很不容易，有很多參究了幾十年，還不能徹底了悟的。趙州從諗（shě n）禪師八十歲，還要南下北上去參究叩問，所以說：“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可知這種大根器的修行人，還如此的勤勞，何況是根性下劣的人呢？

至宋而禪道仍大興，則實證者蓋寥寥矣。即如五祖戒，乃非常之人，為雲門偃之法孫，為宋大覺璉國師之法祖。門庭高峻，若龍門然，學者每每望崖而退。在當時之聲望，何等赫然，而只一見惑，尚未曾斷，說什了生脫死，

超凡入聖乎哉。

到了宋朝，禪宗還很興盛，但實證的人大概很少很少了。即使如五祖師戒禪師，他是非常杰出的人，是雲門文偃禪師的法孫，是宋朝大覺懷瑣國師的法祖。門庭高聳峻拔，好像龍門一樣，學人常常望崖而退步。他在當時的聲望，是何等的顯赫！然而只是一住的見惑，還不曾斷除，還說什麼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呢？

戒公後身為東坡，乃緇素通知，守杭時，尚不拒妓女來往。可知仍是具縛凡夫，連須陀洹之初果，尚未曾得。今人誰有五祖戒之道力，猶欲仗自力以了生死，而又高推禪宗，藐視淨土，其故何哉。

師戒禪師的後身轉為蘇東坡，這是僧俗全都知道的事，蘇東坡做杭州太守時，還不拒絕與妓女來往。可知他（五祖師戒禪師）仍就是個具足系縛的凡夫，連須陀洹的初果，還未能證得。現今的人，誰有五祖師戒禪師的道力，仍然想要依仗自力來了生死，而又高推禪宗，藐視淨土，這是什麼緣故呢？

一則以少閱經典，及華嚴經。或曾閱過，絕不注意。二則不知禪家宗旨，無論問佛，問法，縱盡世間所有為問，答時悉皆指歸本分，絕不在佛，在法，及在諸事上答。

所謂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認做按事說者，則完全錯會了也。

一是因為很少閱讀經典，以及《華嚴經》。或者曾經閱讀過，但是絕對不加注意；二是因為不知道禪家的宗旨，無論是問佛、問法，縱然竭盡世間所有的事相來問，回答的時候，全都指歸自性本分，絕對不在佛、在法，以及在其他一切事相上來回答。所謂的发問就在回答處，回答就在发問處。如果認作按事相來說，就完全錯會了啊！

而今人業深慧淺，每將直指本分之話，認做解義訓文之詞。如趙州云，老僧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及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个个認為實話，遂以念佛為不屑而藐視之。不知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下，有問，和尚還為人否。州曰，佛佛乎。有問，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趙國父子二王，及燕王，均恭敬供養），如何報答。州云，念佛乎。

而現今的人業障深、智慧淺，每每將直指自性本分的話，當作是解釋義理、訓釋文字的词句。如趙州從諗禪師說：

“老僧念佛一聲，漱口三日”。以及“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个个都認為這是實話，於是就不屑念佛而藐視念佛法門。不知道趙州從諗禪師在“佛之一字，吾不喜

闻”之后，有人问：“和尚还为人否？”赵州从谏禅师说：“佛佛乎”。有人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赵国父子二王，以及燕王，都恭敬供养禅师），如何报答？”赵州从谏禅师说：“念佛乎。”

又僧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州云，有。问，如何是诸佛师。州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乎。

又有僧人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赵州从谏禅师说：“有。”问：“如何是诸佛师？”赵州从谏禅师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乎。”

夫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与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及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恩，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皆是指归本分之转语。若将前之二语，认做实话而实行之，必至谤佛谤法谤僧，永堕恶道。若将后之三语，认做实话而实行之，必至业尽情空，现生证圣，往生上品，渐至成佛。

“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与“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以及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施主恩，以“阿弥陀佛”作为十方诸佛之师，都是指归自性本分的转语。如果将前面的二句话，当作实话而去实行，必会导致谤佛、谤法、谤僧，永堕恶道；如果将后面的三句话，当

作实话去实行，必会导致业障尽、情执空，现生证得圣果，往生上品莲台，渐渐成佛。

此二种话，各禅书均一齐同录。前二语，凡一切人，皆常提倡。后三语，吾数十年来，未见一人言及一句者。前后所说，皆归本分。后三句，纵不会赵州之意，其利益比会得赵州之意更大。以虽不会赵州之祖意，乃是遵如来金口诚言之佛教。

这前后二种话，各种禅书都是一同录进去的。前面二句话，凡是一切人，都常常提倡。后面三句话，我几十年来，没有见到一个人说过一句。赵州从谏禅师前后所说的话，都是直归自性本分的。后面三句，纵然不能领会赵州从谏禅师的本意，其利益比领会到赵州从谏禅师的本意更大。因为虽然不能领会赵州从谏禅师的祖意，却是遵守如来金口诚言的佛教。

前二句，纵会得赵州意，也不过是开悟而已，其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何以一人之话，会不得当做实话，其祸莫测，而人人提倡。会不得当做实话，其利无穷，而举世无闻。

前面二句，纵然领会到赵州从谏禅师的本意，也不过只是开悟而已，其距离了生死还很远很远。为什么同是一

个人说的话，（前两句）领会不当而误当作实话，其中的祸患不可测量，却人人都来提倡；（后三句）领会不当而误当作实话，其中的利益无穷（因遵循后三句实行而得实益），而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听闻过这后三句话。

良由最初未遇真善知识，不在己躬研究，一闻希奇相似辟驳之话，则中心悦愉，常常提倡。不知古人令人亲见本来之直捷话，认做鄙弃念佛之谤法话，末世此一类人甚多。

实在是由于最初学佛的时候，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不在自己实际行持上来研究，一听到希奇相似辟驳的话，就心中愉悦，常常提倡。不知道古人令人亲见本来面目的直捷话，却当作是鄙弃念佛的谤法话，末法时期，这一类的人很多。

除知自谅，有涵养，决不肯以测字之法为参宗之法者，不受其病。否则，悉是以误为悟之流，尚可以循例而行，不思改革乎。

除了知道自我觉察反省，有涵养，决不肯将测度字义的方法作为禅门参究方法的人，不会遭受这种病。否则，全都是“以误为悟”的这一类人，怎么还可以循

旧例来做，不思改革呢？

况且各处居士，护持广济之心，极其热烈，若犹以参禅之名自命尚可。若以仗自力不能得大利益，将何以报答诸居士之热心，又何以奋发诸居士之道念乎。

况且各个地方的居士，护持广济茅蓬的心，非常的热烈，如果只以参禅之名自居，那还可以。如果是因为依仗自力，却不能得到大利益，那将如何来报答诸位居士的热心，又如何来振奋激发诸位居士的道念呢？

光愧无才德，然以出家六十年之阅历，本不敢对一切人说。但以果定上人与和尚，均肯垂青枉顾。兼以年已八十，朝不保夕。不以光之所知，供碧山常住，实抱歉之至。

我惭愧没有才能道德，然而以我出家六十年的阅历，本来不敢对一切人宣说。但是因为果定上人与和尚您，都肯垂青屈尊来看望我。又加上我已经八十岁了，朝不保夕。不将我所知道的，供养碧山寺常住，实在是非常抱憾歉疚。

念佛法门，乃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人天凡圣成佛之捷径。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

此法界。小知见人，均谓是愚夫愚妇之法門。

念佛法門，是律教禪密諸宗的歸宿，人道、天道、凡夫、聖人成佛的捷徑。一切法門，无不從此法界流出；一切行門，无不還歸此法界。小知小見的人，都認為這是愚夫愚婦修持的法門。

豈知華嚴會上，善財以十信後心，受文殊教，遍參知識，隨聞隨證。末後至普賢菩薩所，蒙其加被開示，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普賢為其稱贊如來勝妙功德，令其發十大願王，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並勸盡華藏世界海諸菩薩，一致進行，求生西方。

哪里知道在華嚴會上，善財童子證得十信後心（十信位的最後階段）後，受到文殊菩薩的教誨，周遍參訪善知識，隨聞隨證。最後到了普賢菩薩那里，蒙普賢菩薩加被開示，所證境界與普賢菩薩齊等，與諸佛齊等。普賢菩薩為他稱贊如來的勝妙功德，令他發十大願王，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並勸導盡華藏世界海的諸位菩薩，一齊發十大願王，求生西方。

夫華藏海眾，无一凡夫，二乘，及未破無明之權位菩薩。最下者，即為圓教初住。其人已能于無佛世界，現身作

佛，及隨類現種種身，以度脫眾生。此後從二住，以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位位倍勝。是諸菩薩，皆以十大願王，求生西方。彼何人斯，敢與彼抗。華藏世界海的眾菩薩，沒有一個是凡夫、二乘人（聲聞、緣覺），以及未破盡無明惑的權位菩薩。最低的，也是圓教初住位的菩薩。他們已經能夠在無佛的世界，現身作佛，以及隨類現種種身，來度脫眾生。此後從二住位，以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位位加倍增勝。這些菩薩，都是以十大願王，求生西方。他們是何等人，我們敢與他們對抗嗎？

由是知念佛法門，實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故得九界同歸，十方共贊，千經并闡，萬論均宣。以其是以果地覺，為因地心，而即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也。

由此知道念佛法門，實在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從初始到最終的總持法門。所以能夠九法界同歸淨土，十方世界共贊西方，千部經典一并闡揚，萬部論典都來宣講。因為淨土法門，是以果地覺，為因地心，而即刻就能因該果海，果徹因源。

伏願和尚，愍光愚誠，觀時之機，輟參念佛。遵文殊普

贤之圣训，步彻悟莲池之芳尘。俾学者咸得现生了脱之益，令护法同预莲池上善之会。

恳切希望和尚，怜愍我的愚诚，观察末法时代众生的根机，停止参禅而来念佛。遵从文殊、普贤菩萨的圣训，追随彻悟、莲池大师的美好足迹。使得学人全都得到现生了生脱死的利益，令护法居士共同预入莲池诸上善人参与的法会。

三世诸佛，悲心大慰于寂光。五宗列祖，破颜微笑于真际。巍巍五台，既有弘成始成终之人。芸芸佛子，当齐修心作心是之道。

那么，在常寂光净土中，三世诸佛的大悲愿心会非常欣慰。五宗（禅宗、教下、律宗、密宗、净土宗）的列祖，都会于真际破颜微笑。巍巍的五台山，既然有了弘扬从初始到最终的净土法门的人。芸芸佛弟子，就应当齐修“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念佛大道。

不知和尚肯垂听否。若曰，人各有志，何可强逼，汝守汝法，吾行吾道，亦只自愧狂妄，不敢再读。祈将此书，寄回灵岩，当于大殿文殊菩萨前焚之，以表光区区为五台之愚诚耳。

不知和尚肯不肯垂听呢？如果你说：人各有志，不可强

逼，你守你的法，我行我的道，我也只能惭愧自己的狂妄，不敢再褻渎您的视听了。请将这封信，寄回灵岩山寺，我当会在大殿文殊菩萨的面前焚化，来表达我区区为五台圣地的愚诚。

【注：】

碧山寺事件：按照佛教的规定，十方院是专为招待游方僧人设立的寺院。“十方丛林，不准剃度”，任何人也不得把它攫为私家寺院。1935年，长期住在碧山寺的隆福师徒等人，自恃住寺日久，人多势众，企图改变碧山寺“十方禅寺”的性质，把这座颇负盛名的十方丛林变成他的子孙庙。为此，以广慧和尚为代表的住院十方僧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全国佛教界的代表和政府的代表在台怀镇专门开会解决碧山寺十方僧与子孙僧的纠纷。经过会议研究，与会者一致批评隆福的错误行为，出于对同道者的友情，与会者凑了一些钱给隆福师徒，让他们离开碧山寺去另建道场。碧山寺的事情竟然引起全国佛教界和有关方面的如此关注，由此可以知道碧山寺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

十大愿王： 出自《华严经》，“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

声闻四果： 须陀洹果即初果，斯陀含果即二果，阿那含果即三果，阿罗汉果即四果。

致胡子笏居士书（民国二十九年）

相晤以来，首尾七年，世界沧桑，不胜感叹。阁下手书，去秋法度师来山，方得瞻仰，以前年度师到沪即行故也。 自从我们见面以来，已前后七年，世界的沧桑变化，让人不胜感叹。你的信，去年秋天法度师来普陀山，方才得以恭敬地阅读，因为前年法度师到上海，随即就离开了。

去秋度师来，问及阁下，及碧山常住，幸无大灾，不胜欣慰。光念碧山道场，将复旧观，所修法门，当随时宜，已与度师略述光意，又出三百圆，以作先容。继思光以

粥饭庸僧，纵有所说，人谁肯依，遂作罢论。

去年秋天法度师来了，我询问到阁下，以及碧山寺常住的情况，幸好没有大的灾患，不胜欣慰。我想到碧山寺的道场，将要恢复原来的状态，所修的法门，也应当随时节因缘，已经对法度师大略说了我的意思，又拿出三百圆，以作事先的准备。继而想到我是一个只会吃饭的庸僧，纵然有所说，他人谁肯依从，于是作罢。

腊月半后，德森法师函问，何以尚未致书广慧和尚。光以人微言轻，必难见听，故作罢论。德师谓，吾人做事，止期尽己之诚，何得恐人之不见听，而竟令文殊道场，无此一番议论乎。

腊月十五之后，德森法师写信问我，为什么还没有给广慧和尚写信。我以人微言轻，必定很难被听取，所以作罢来回复他。德森法师说：我们做事，只期望竭尽自己的诚心，怎么可以因为害怕他人不听取，而让文殊菩萨的道场，没有这一番议论呢？

于是遂忘固陋，勉书十纸，略陈葛裘饮食，须适时宜，末法修持，亦当如是。尚祈阁下，愍光愚诚，于和尚前，多方赞襄，或可不致适足取辱，了无所益也。

于是忘记自己的固执陋劣，勉强写了十张纸，大略陈述

夏穿葛麻，冬穿裘衣，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必须适合时宜，末法时期的修持，也应当如此。还祈请阁下，怜悯我的诚意，在和尚面前，多方协助，或许不致于只是招致羞辱，没有一点益处啊！

复杨炜章居士书

今日为写法名，以一函遍复作开示。信发后，看汝信，知汝不知净土宗旨。当依一函遍复所说，生真信，发切愿，志诚恳切，念佛名号。勿用观心念法，当用摄心念法。

今天为你写法名，以《一函遍复》作为开示。信发出后，看你的信，知道你不明白净土宗旨。应当依照《一函遍复》中所说的，生真信，发切愿，志诚恳切，念佛名号。不要用观心念佛法，应当用摄心念佛法。

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念佛时，心中（意根）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摄于佛号，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身也不会懒惰懈怠，名

为都摄六根。

《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中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念佛的时候，心中（意根）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收摄在佛号上，那么眼睛也不会东张西望，鼻子也不会闻别种气味，身体也不会懒惰懈怠，名为“都摄六根”。

都摄六根而念，虽不能全无妄念，较彼不摄者，则心中清净多矣，故名净念。净念若能常常相继，无有间断，自可心归一处。浅之则得一心，深之则得三昧。三摩地，亦三昧之别名，此云正定，亦云正受。

都摄六根来念佛，虽然不能完全没有妄念，比起不摄六根，则心中清净很多，所以名为“净念”。净念如果能够常常相继，没有间断，自然可以心归一处。功夫浅的，则可以得一心不乱；功夫深的，则可以得念佛三昧。“三摩地”，也是三昧的别名，这里称为“正定”，也名“正受”。

正定者，心安住于佛号中，不复外驰之谓。正受者，心所纳受，唯佛号功德之境缘，一切境缘皆不可得也。能真都摄六根而念，决定业障消除，善根增长。不须观心，

而心自清净明了，又何致心火上炎之病乎。

正定，是心安住在佛号中，不再向外奔驰的意思。正受，心所纳受，唯有佛号功德的境缘，其他一切境缘都不可得。能够真正都摄六根而念佛，决定业障消除，善根增长。不须要观心，而心自然清净明了，又何致得心火上炎的病呢？

汝以极重之业力凡夫，妄用观心之法，故致如此。观心之法，乃教家修观之法，念佛之人，不甚合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普被上中下，若圣若凡，一切机之无上妙法也。

你以极重业力的凡夫身份，妄用观心的方法，所以导致如此。观心的方法，是学习教家修观的方法，念佛的人，不是很合根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普被上、中、下，若圣者若凡夫，一切根机的无上妙法啊！

须知都摄，注重在听。即心中默念，也要听。以心中起念，即有声相。自己耳，听自己心中之声，仍是明明了了。果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则六根通归于一。较彼修别种观法，为最稳当，最省力，最契理契机也。

必须知道都摄六根，注重在听。即使心中默念，也要听。因为心中一起念，就有声音之相。自己的耳根，听自己

心中的声音，仍就是明明了了。果真能够字字句句，听得清清楚楚，那么六根全都归于一。与修习那些其他的观法相比，是最稳当，最省力，最契理契机的。

既发心念佛，必须戒杀吃素，烟酒同断。清心寡欲，娶妻原为生子。世人每以行房事，为家常茶饭，而望生好子，则难乎其难。

你既然发心念佛，必须戒杀吃素，烟酒也一同戒断。清心寡欲，娶妻原本是为了生子。世间人常常将行房事，当作家常便饭，而希望生出好儿子，就很难很难了。

汝以妄为几殆，当断欲一二年，为生子故，待妇天癸净后，又须吉日良夜一行，必定受孕。从此永断，所生之子，定规贤善强健。

你因为胡作非为几乎死掉，应当断欲一二年，为了生儿子的缘故，等到妻子月事干净之后，又必须选择吉日良夜行一次，必定会受孕。从此永断欲事，所生的儿子，一定贤善强健。

又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内而家庭，外而同人，均当以此奉劝，则是真佛弟子。否则尚为名教罪人，况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何可得乎。

又必須敦睦人倫、竭盡己分，防止邪念、心懷坦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內而家庭，外而同事朋友，都應當以此來奉勸他們，那麼你就是真正的佛弟子。否則，仍是名教（以“正名分”為中心的禮教）的罪人，何況想要了生脫死，超凡入聖，怎麼可能得到呢？

復章緣淨居士書

民國十六年，本欲應香港弟子請，故十七年七月離普陀。次年，以許止淨歷史感應統紀脫稿，當為料理，至秋冬之交，三月排三號字一部四本。

民國十六年（1927年），本來想應香港弟子之請（去香港），所以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七月離開普陀山。第二年，因為許止淨所編的《歷史感應統紀》完成，應當加以料理，到了秋冬之交，三個月中，排印了三號字體一部，共有四本。

聶雲台以學生喜看小字，故又排四號字一部二本。三月內，排此兩部書，乃德森法師任初校，光任二校，夜以繼日，頗辛苦。

聶雲台因為學生喜欢看小字，所以又排印了四號字體一部，共二本。三個月內，排印了這兩部書，乃是德森法

师任初校，我任二校，夜以继日，非常辛苦。

了事后，一弟子请至其家吃饭，以不惯坐汽车，出汗受风。归来令雇黄包车，不肯，令开慢点，又受汗风，病十余日。

这件事结束之后，一位弟子请我到 he 家里吃饭，因为坐不惯汽车，出汗受了风寒。回来的时候，让他雇用黄包车，他不肯，让他将车开慢点，又出汗受了风寒，病了十多天。

次年太平真老，劝勿南往，恐海风浪，或致受病。十九年到苏报国寺闭关。二十六年十月初十，避难至灵岩。今已八十，朝不保夕。

第二年，太平寺的真达老和尚，劝我不要南下，恐怕大海风浪大，或会导致生病。民国十九年（1930年）到了苏州报国寺闭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初十，避难到了灵岩山。今年已经八十岁了，朝不保夕。

贵地信心人颇多，当令皈依当地僧，不可代光收。何以故。人心之变，顷刻不同。光将死之人，岂可留此规矩，后来倘有不如法者，光当平空遭此祸害。

你们当地有信心的人很多，应当让他们皈依当地的僧人，

不可代我收皈依弟子。为什么呢？人心的变化，顷刻间就不同了。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哪里可以留下这种规矩？后来倘若有不如法的人，我定会平白无故地遭此（毁谤的）祸害。

光于近来，常见本是极好之人，遂变成极坏之人。当光面尚如是，况光死后，谁能令他再变成好人乎。此事光断断不承认。

我在最近，经常看到本来是很好的一个人，却变成了很坏的人。当着我的面尚且如此，何况我死之后，谁能令他再变成一个好人呢？这件事，我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居士讲演，只可专主净土一法，不宜泛讲。泛讲，乃讲经法师之事，居士何可开此一端。

居士讲演佛法，只可专一主讲净土法门，不适合广泛宣讲。广泛讲经，这是讲经法师的事，居士怎么可以开这个头呢？

以念佛法门，普被三根，以大家不知净土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为彼说其信愿行，令无知识有智慧者，各注重于此。何可只图扩张门庭，不计行人契机。

因为念佛法门，普被上中下三种根机，因为大家不知道

淨土法門，是佛法中的特別法門，為他們講說淨土法門的信願行，令沒有聽聞過淨土特別法門知識的有智慧的人，各各都注重在此。怎麼可以只想擴張自己的門庭，不考慮契合修行人的根機呢？

唐道綽禪師，一生講淨土三經，近二百遍。此老尚是善導和尚所親近者，壽八十餘，計所講，每年當講三四遍。

唐朝的道綽禪師，一生宣講淨土三經，接近二百遍。這位老和尚還是善導和尚（淨土宗二祖）所親近的善知識，世壽八十多歲，計算他所講的遍數，每年應當講三四遍。

今則提倡佛七中，講別宗經。若會眾於淨宗悉皆深通，尚可。恐通者百無三五，不通者十有八九。彼泛講經之法師，尚有許多不以念佛為然者。

現在却在提倡佛七當中，宣講其他宗派的經典。如果與會大眾對於淨土宗，全都深入通达，這還可以。恐怕通达的人，一百個當中沒有三五個；不通达的人，十個當中有八九個。那些廣泛講經的法師，還有許多輕視念佛法門的。

今不注意於仗佛力，現生了生脫死之法門。而為不識淨宗者說般若，是令彼等專心致志於開悟一邊，而反將彌

陀大慈悲，俾博地凡夫现生了生死之大法，作等闲看。

现在不注意在依仗佛力，现生了生脱死的净土法门。反而为不了解净宗的人宣说般若（智慧），这是让他们专心致志在求开悟这一边，反而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使博地凡夫能在现生就了生死的大法，当作很平常的法门来看待。

请讲者无所知，应讲者何不为说其所以。如彼不听，当云，我非讲经之人，请专以讲经为事者讲之。

既然来请讲法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应邀讲法的人为什么不为他们说明其中的所以然？如果请讲法的人不听，应当说：我不是讲经的人，你去请专门从事讲经的人来讲吧！

南通唐闸居士林，很认真。去年一林员颇聪明，讲一次地藏经，从此一般不知念佛法门，是凡夫仗佛力现生了生死之法，遂多半不念佛，而专以听经为事矣。

江苏南通唐 闸镇的居士林，修持得很认真。去年，一位林员（即居士林中修行的居士）很聪明，讲了一次《地藏经》。从此，一般不知道念佛法门，是凡夫依仗佛力现生了生死的法门的人，就多半不念佛，而专门以听经作为事务了。

林長請光與講經者說。因示之曰，佛法如大海，一滴具萬川之味。佛法如帝珠，一珠具千珠之光。在大通家分上論，粗言細語總一真。在未到家分上論，當以就路還家為省力。

居士林林長請我對講經的人說清道理。因此我對他說：佛法如大海，一滴海水具足萬條江河的味道；佛法如帝珠，一顆寶珠具足千顆珠的光明。在大通家的分上來說，粗言細語都是一真；在學習沒有到家的分上來說，當以就近的路回家，最為省力。

況已證等覺，欲圓滿佛果，尚須念佛求生西方。而將墮阿鼻，十念成功，亦可高預海會。如阿伽陀藥，萬病總持。如陽春一到，百卉敷榮。其為妙利，非佛莫知。

何況已經證得等覺位的菩薩，想要圓滿佛果，還必須念佛求生西方；而將要墮入阿鼻地獄的惡人，十声称名成功，也可以高預蓮池海會。如同阿伽陀藥，一切病都能對治；如同春天一到，百花就能盛開。淨土法門不可思議的利益，若不是佛陀就不能得知。

何不在此等處，發起彼等之信願心，俾各各悉得往生。較彼字詮句釋，以作未來得度之善根，奚啻天淵懸殊也。

遂仍依常規，不于一林作二派之行持矣。

為什麼不在這些地方，發起他們求生西方的信願之心，使每個人都能往生。比你詮釋字句，來作他們未來得度的善根，何止是天淵懸殊呢？於是唐闡居士林仍就依照常規念佛，不在一個居士林內，分作二派的行持了。

淨土法門，乃佛法中之特別法門，以眾集念佛，不將法門之所以，與修持之方法利益，為眾演說。則不知宗旨，便只得一人天福報，深負佛恩。

淨土法門，是佛法中的特別法門，因為大眾聚集在一起念佛，如果不將淨土法門的所以然，與修持的方法利益，為大眾演說。大眾就不知道淨土宗的宗旨，他們便只得到一個人天福報，而深深地辜負了佛恩。

緇素均可，非專指居士，此系方便演說，不宜以講經之例為準則。若請專講一七，初次當頂禮和尚，或林長，社長及林眾，普同一拜。以後即於法座前，禮佛三拜，即升座講。或節講經文，或泛說念佛法則，與其居心行事之心行，須與佛合。說畢，略表抱歉，祈諸位海涵，即下座，禮佛三拜即已。

僧俗都可以演說，並非專門指居士，這是方便演說，不宜用講經的慣例作為準則。如果請人來專門演講七天，

第一次应当頂禮和尚，或林長，社長以及居士林大眾，普同一拜和尚。之後即在法座前面，禮佛三拜，就可升座宣講了。或者節錄讲解經文，或者廣泛宣說念佛的法則，與存心行事的心行，必須與佛法契合。說完，略表抱歉，祈請諸位海涵，再下座禮佛三拜就可以了。

法座上須供佛像。現各物貴極，但燒一枝香，不須蠟燭，檀香。上座後，不許有禮拜者，以免兩難為情。若偶然請講演一次，即禮佛三拜，升座演說，畢，下座禮佛三拜即已。

法座上必須供奉佛像。現在各種物品都很貴，只燒一枝香，不須要点蠟燭、檀香。上座後，不許有在下面禮拜的人，以免雙方都難為情。如果是偶然請人來講演一次，就禮佛三拜，升座演說，完畢，下座禮佛三拜就可以了。

開頭並不要念經，唱偈。此系演說派，若直以講法為例，則成僭（jiàn）分（今時當末法，在家居士，作與同道演說研究，固無不可。若必照講經儀式，乃出家法師之事，居士行之，即為僭越）。立演說，也不合宜，殊失重法之意（以上答第一條）。

演說開頭並不要念經，唱偈頌。這是演說的派頭，如果直接以講經的法軌為例，就成了僭越本分（現今時值末

法，在家居士，来作与同道的演说研究，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一定要依照讲经的仪式，这是出家法师的事，居士也这样做，就成僭越了)。站着演说，也不合适，实在有失重法的意义(以上回答第一条)。

佛加于可加，不可加者加之，必有所损。今不论事之虚实，姑论加之损益。凡有深涵养者，心光一发，必定更加谦以自牧，必定更加即事明理，如是人者，加则有益。

佛菩萨加被、护持可以加持的人，如果不可以加持的人而加持他，那么必定对他自己或他人有所损害。在此不论加持事相上的虚与实，姑且论述加持的得与失。凡是有深厚涵养的人，智慧心光一旦显发，其人必定会更加谦卑自守，必定更加会从浅近的念佛事相上明了其中深妙的理性。这样的人，佛菩萨加持、保佑他，则有益。

若无涵养，不注重于事修，专以研究理性为事，则成自大自高之狂慧，虽似有益，实于后学法道，必有大损，故致随加而随收复其加也。

如果有人没有涵养，又不注重于事相上的修持，专门以研究不可思议理性为志事的执持理性废弃事修之流，那么其人就成了自高自大的狂慧之人。这样的人，纵然表面上似乎也能得到些佛法的利益，实质对于初发心学佛

的人，必定會有大的損害。所以致使佛菩薩對於這種人的加持是任隨着加持一下，緊接着又很快地收回對於他的加持。

若以後常常如是，乃是一加永加也。若是時則然，後仍照舊，乃是防其後患，取消加益也。

如果以後其人能夠常常保持謙卑自守、就事相而明白理性的心行，那麼佛菩薩就會永遠加持、保佑他。如果加持時其人是這樣，而後來照舊是自高自大的狂妄智慧，於是為了防止這種人知見流毒的後患，所以佛菩薩就取消對於他的加持、保佑。

恐汝未有沉潛淳粹之涵養，後或視念佛不如究心為超妙，故隨即取消，尚可保全自他往生之善根，故不加也（以上答第二條）。

恐怕你沒有沉穩、淳厚的涵養，後來又或許認為念佛不如參禪超絕深妙，所以佛菩薩隨即也就取消了對於你的加持。因為這樣尚且可以保全你自己和他人往生的善根，所以佛菩薩不加持你呀（以上回答第二條）。

明理性而了生死，圓教七信位方能，可知不以念佛為事之失，其大莫能喻焉。

明理性而了生死，要到圓教的七信位，方能做到。因此我們要知道，若不以念佛作為大事，這個過失大得不能用言語表明啊！

【注：】

大乘圓教菩薩位：共 52 個階位，依次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圓教七信位斷盡見思惑，故能出離生死（對小乘來說，證得四果阿羅漢，方能出離生死）；八九十信位破除尘沙惑，伏住無明惑；證得十信位後，再破一分無名惑，即成初住菩薩，初住菩薩才能稱為法身大士；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王菩薩等為等覺菩薩；證得等覺位後，再破一分無明惑，就證入妙覺位，妙覺菩薩就是佛。

復修淨師書

一切法門，皆仗自力了生死。念佛法門，兼仗佛力了生死。仗自力了生死，非一生兩生能了。證初果人，尚須七生天上，七生人間，方證四果，四果則了生死矣。

一切法門，都是依仗自力來了生死。而念佛法門，却是兼仗佛力來了生死。依仗自力了生死，不是一生兩生能

够了脱的。证得初果的人，还须要七次生到天上，七次生到人间，才能证得四果，四果则已了脱生死。

未证初果之人，升沉不定。今生很好修行，来生造大业者，百有九十多。证初果人，纵令以威力逼令造业，宁肯舍命，不肯造杀盗淫等恶业。若不出家，亦娶妻室。

若令邪淫，宁死不行。此人虽未了生死，决定不会下降。

未证初果的人，上升下沉并不确定。今生有很好的修行，来生造作极大罪业的人，一百人中有九十多人。证初果的人，纵然以威力逼迫他造业，他宁可舍命，也不肯造杀盗淫等恶业。如果不出家，也会娶妻。如果让他行邪淫，则宁死不从。这样的人虽然没有了生死，但决定不会下堕。

未证初果者则不定。纵一生两生不造业，决难永不造业。

故知仗自力断惑证真之难，难如登天矣。

未证初果的人就不一定能如此了。纵然这一生、两生不造恶业，决定很难永远不造恶业。所以要知道依仗自力断惑证真之难，难如登天啊！

念佛之人，必须生真信，发切愿，决定现生求佛加被，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念佛的人，必须生起真信，发起切愿，决定现生求佛加被，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平时念佛，如丧考妣，如救头然。又须以此法门，随分随力，与一切人说。又须事事尽己职分，便可满愿。

平时念佛，要如同死了父母一样，悲伤着急，也要如同必须尽快抢救被火燃着的头发那样。另外，还必须将此法门，随分随力，对一切人宣说。还必须事事竭尽自己的职责本分，便可满愿。

欲看经，则宜先看净土五经。欲看浅近之书，当看印光文钞，印光嘉言录。再欲看最切要，极深妙，又易于领会者，当看净土十要。欲知古今往生事迹，当看净土圣贤录。

想要看经，应该先看净土五经。想要看浅近一些的书，应当看《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嘉言录》。再想看最迫切重要，非常深奥微妙，又容易领会的书，应当看《净土十要》。想要知道古今往生的事迹，应当看《净土圣贤录》。

现在不能寄书，当向成都北门东珠市巷三十二号，谢慧霖居士借看。彼处各经书均有，但不能送人。

现在不能为你寄书，应当向成都北门东珠市巷三十二号，谢慧霖居士那里借书看。他那里各种经书都有，只是不能送人。

重庆佛学社，光十多年前，各经书送几十捆，或尚有。问佛学社王晓西，舒次范，王适均等，当可有则送汝，无则借看。三台县三元宫巷，蒋特生处，或尚有之，有则必送汝。四川寄书，唯重庆佛学社最多，次则蒋特生。谢慧霖处，不过令彼看，无令送人者。

我在十多年前，将几十捆各种经书送给过重庆佛学社，那里或许还有。可以问问重庆佛学社的王晓西、舒次范、王适均等人，有的话会送你，没有就借着看。四川三台县三元宫巷，蒋特生那里，或许还有，有的话必定会送你。往四川寄的经书，唯重庆佛学社寄的最多，其次就是蒋特生、谢慧霖，不过是让他读，没有让他送人的。

念佛法门，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均好念。若衣冠整齐，手脸洁净，出声念，默念，均可。

念佛法门，下手容易而成功高妙，用力较少而得效迅速。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都好念佛。如果衣冠整齐，手脸洁净，出声念，默念，都可以。

若睡倒，及衣冠不整齐，尚未洗漱，及到不洁净处，或抽大小解时，皆须默念，不宜出声。虽睡不可赤体，须穿衫裤。心中常存敬畏，不可放纵。

如果睡觉倒卧，以及衣冠不整齐，还没有洗漱，以及到不洁净的地方，或者大小便时，都必须默念，不应该出声。虽然睡觉，不可以赤裸身体，必须穿好衫裤。心中常存敬畏，不可放纵自己。

欲摄妄念，第一要心存恭敬，常若身在佛前，不敢起别种念想。第二要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则妄想自渐渐消灭矣。

想要收摄妄念，第一要心存恭敬，常常好像身在佛陀面前，不敢生起其它的念头想法。第二要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那么妄想自然就渐渐消灭了。

即默念，也要听。以心一起念，即有声。自己的耳，听自己心里的声，仍然明明了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注重在听。即使默念，也要谛听。因为心中一起念，就有声相。自己的耳根，听取自己心里的声音，仍然是明明了了。《楞

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中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注重在听。

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心，即意根。口，即舌根。听，即耳根。心念，口念，耳听，此三根一摄，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闻别的气味，身也不敢放逸懈怠，故名都摄六根。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心，就是意根。口，就是舌根。听，就是耳根。心念、口念、耳听，这三根一旦收摄，眼睛就不会东张西望，鼻子也不会闻别的气味，身体也不敢放逸懈怠，所以名为都摄六根。

都摄六根而念，自无污杂妄念，故名净念。净念，必须要常常相继不断，故名净念相继。能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则得念佛三昧。

都摄六根而念，自然没有污杂的妄念，所以名为净念。净念，必须要常常相继不断，所以名为“净念相继”。能够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则得念佛三昧。

此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为得三昧之第一妙法。故云，得三摩地，斯为第一。三摩地，即三昧之别名。如此念之，决有净念常存，妄念全无之一日。

这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得到念佛三昧的第一妙法。所以说：“得三摩地，斯为第一”。三摩地，就是三昧的别名。如此来念，决定有净念常存，妄念全无的一天。

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已经拒绝一切信札。愍汝之诚，为汝说其摄心，及请经书之办法。然经书已久，恐无存者，即借不到，亦有利益。若借得到，当依之而行，则往生便可决得矣。

我老了，视力精神都不足，已经拒绝一切信件来往。怜愍你的诚心，为你说明摄心念佛，以及请经书的办法。然而所寄的经书已经很久了，恐怕没有存留下来的，即使借不到，（知道当读的书目和次序）也有利益。如果借得到，应当依照书中所说的去做，那么往生极乐便可以决定得到了。

附录

钱武肃王强弩射潮发隐颂

(此稿到时，版多制定，无处安置，故插于此，亦称附录)

(这篇文稿到的时候，刻版大多制定完毕，没有地方安置这篇文稿，所以插录在此，也称为附录)

**曰稽武肃王，降神自上苍。编民奋义勇，灭巢而诛昌。
鸿功及大业，古今少克当。受封在吴越，泽国患无央。
拟筑捍海堤，大兴夫农桑。潮大基难固，祭神祈降祥。**

查考说说这位武肃王的事迹，是上天降下的神人。编民兵，奋发义勇，剿灭黄巢，诛杀董昌。功绩大业，古今少有。后梁时受封为吴越王，江南泽国水患无穷。他捍筑大海堤坝，大兴农田桑业。海潮太大，坝基难以巩固，祭祀海神，祈求降下吉祥。

**又令诸精兵，强弩射潮疆。潮徙堤基固，害无而利强。
一诚即有感，射潮成虚张。盖恐群雄心，犹欲来侵攘。
射潮潮迁徙，藉此慑虎狼。数十年乱世，吴越颂平康。
至人所计虑，其意甚深长。**

又命令诸多精兵，用强弩射向潮水。潮水退却，堤基稳

固，潮害消除，利益强大。一发诚心就有感应，射退潮水只是表演。大概是恐怕周围群雄的野心，还想来侵扰。射潮潮水迁徙他处，凭此来慑伏周围虎狼之心。中原几十年的乱世，吴越国却很平静安康。世间圣贤的思虑，用意很深长。

**经唐季五代，无一处清凉。吴越儒佛教，阐扬追盛唐。
此际无吴越，纲常悉丧亡。古今忠义士，无一不表彰。
德惠饫民深，全国民仰望。**

经过唐末五代，天下没有一处可名清凉。吴越国的儒学佛教，发扬光大到可以追上盛唐的程度。这时候如果没有吴越国，纲常伦理全都丧亡。古今的忠义之士，没有一个不表彰。武肃王对于人民的德泽惠施很深广，全国人民都景仰他。

**永叔性偏僻，辟佛护门墙。奋志修二史，拟为万古防。
删尽佛徒语，诬蔑吴越王。致令忠义士，各各怀感伤。**

欧阳修性情怪僻，辟驳佛法，护持儒学门墙。奋志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打算作为万古的堤防。删尽了佛教徒的言语，诬蔑吴越王。致令忠义之士，各各心怀感伤。

观彼泷（shuāng）冈表，亲德甚炜煌。修史任私心，大为无忝妨。大学明明德，格物为总纲。居心有私欲，难得好下场。

看看他写的《泷冈阡表》，双亲之德很是辉煌。修治历史却随任私心，大大有愧于父母以及所学之道。《大学》中，使自己的本有真知显现，格除私欲是总纲。心存私欲，难有好下场。

奉劝诸文士，谦抑自审量。勿矜奇立异，须循天理常。克念狂作圣，罔念圣作狂。聪明能克念，万代永流芳。

奉劝诸位文人学士，谦下抑己，自我审量。不要夸奇，标新立异，必须遵循天理伦常。克制恶念，昏愚的人也可成为圣人；亡失善念，圣人也会成为昏愚。聪明的人，能够克制恶念，万代永远流芳。

跋

(庚辰秋日，广德钱文选，士青甫，撰于海上寓庐，时年六十有七)

(庚辰<1940年>秋天，安徽广德县钱文选，字士青，写于上海寓所，时年六十七岁。)

印光法师，为武肃王作射潮发隐颂，函示前来。以武肃王射潮而潮退，乃水神感王保民之德，并非畏王强弩之威。后世无王之德，欲效王之威，未见其可。将来重印文集，应将此意表明之，云云。

印光法师，为武肃王作了一篇《射潮发隐颂》，写信前来告诉我。信中提到，武肃王射钱塘潮使潮水退却，这是水神感念武肃王保护人民的德政，并不是害怕武肃王强弓箭弩的威势。后世没有武肃王那样道德的人，想要效法武肃王的神威，是不可能做到的。将来重印文集时，应当将这个用意表明，等等。

法师阐明此等真理，万古不磨。又读法师求子三要，处处以根本立论，实有功世道之文。

法师阐明的这些真理，万古不灭。又读到法师所写的《求子三要》，处处从根本上来论说，实在是有益于世道的文章。

何謂三要。一曰，節欲為強種根基，二曰，積德為發福要道，三曰，善教為人群進化。國人如能切實奉行，雖治平不難矣。

什麼是三要？第一要、節制淫欲是使後代強健的根基；第二要、積德行善是產生福澤的要道；第三要、孩子在胎中、幼小時好好教導，人群就會進化。全國人民如果能夠切實奉行，那麼想使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也不會困難了啊！

說者謂佛教多系獨善其身，而以往西方歸淨土為勸，似屬消極，並非積極。如由法師此文，與其文鈔觀之，實系積極，而非消極。

有人說，佛教大多是獨善其身，因而只是勸勉大家往生西方淨土，似乎很是消極，並非積極進取。如果根據法師的這篇文章，以及他的《文鈔》看來，實際上是積極的，而非消極。

今世之人不察，每以佛教為空虛，以致佛學未能發揚光大，故世道陵夷，江河日下，良可慨也。

今天的人不能明察，常常認為佛教就是空虛，以致佛學未能發揚光大，所以世道人心衰落，如江河日下，實在

是慨叹啊！

试观佛学昌明之世，即为人类太平之时。回溯五代时，天下大乱，杀人如麻。而吴越百年，人民老死不识兵革，果由何道以致之。

试看佛学昌明的时代，就是人类太平的时代。回想五代时期，天下大乱，杀人如麻。但吴越国百年来，人民老死也不认识兵器和甲冑，这是什么原因所促使的呢？

或云，武肃王筑海塘，兴农桑，浚河流，辟水利，使人民富庶，有以致之，此固是也。然根本之道，犹不在此。

或许有人说：武肃王修筑海塘，兴办农业桑田，疏浚河流，开辟水利，使人民富庶，所以达到人民老死也不认识兵器和甲冑的程度，这固然有道理。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此。

当时人民不识兵革，实系武肃王保境安民之功。而保境安民，即是不欲称干比戈，广开杀戒。欲减少人类之屠杀，即是尊崇佛教之原理。

当时人民不认识兵器和甲冑，实在是武肃王保卫国境，安抚人民的功劳。而保国安民，就是不想要拿起兵器，广开杀戒。想要减少人类的屠杀，就是尊崇了佛教的原

理。

由此一念之誠，遂無子陽自大之心，而有佛氏知足之戒。武肅王受佛教原理之陶鑄，故有此保境安民之善念，此平日弘宣佛化之精神，有以致之。

由於這一念的誠心，就沒有了公孫述自大稱帝的野心，而擁有佛家知足常樂的教戒。武肅王受到佛教原理的熏陶，所以有如此保國安民的善念，這都是平時弘宣佛化的精神，所以導致如此的。

故羅隱勸王討梁（即朱溫）曰，縱無成功，猶可退守杭越，自稱東帝。王未從其言。蓋恐一旦興兵北伐，生民必遭塗炭。以一家一姓之尊榮，而使天下之人，皆遭水深火熱之慘禍，於理何忍，於心何安。

所以羅隱勸武肅王討伐後梁（即朱溫）時說：縱然不成功，還可以退守杭州和越州（紹興），自稱東帝。武肅王沒有聽從他的建議。是恐怕一旦起兵北伐，人民必定橫遭塗炭。以一家一姓的尊榮，而使天下的百姓，都遭受水深火熱的慘禍，於理何忍？於心何安？

迨宋太祖統一宇內，忠懿王，即秉武肅王遺訓，納土歸朝。視去國如傳舍，終不使吳越之民，罹兵戈之禍。

等到宋太祖统一天下，忠懿王钱俶，就秉着武肃王的遗训，将国土纳归宋朝。离开国家如同离开旅馆，毫不贪恋，最终使吴越的人民，免遭兵戈战祸。

武肃王之德泽，不独及于当时吴越之民，且流风余韵，传至千余载，至今杭州犹有佛国之称，风俗纯厚，人多善良，盖由此也。

武肃王的德泽，不只被及当时吴越的人民，而且其流传的德风余韵，传到一千多年之后，至今杭州还有佛国的美称，风俗纯厚，人多善良，大概是由此而来吧！

武肃王信佛，而一心行善，故积德于子孙，继继绳绳，簪纓不替。且历代隆祀，庙食千秋，此实信佛之报耳。

武肃王信佛，而且一心行善，所以积累德行留给子孙，前后相承，高官显贵不断。而且历代隆重祭祀，千年来受人奉祀，这实在是信佛的果报啊！

愈至乱世，愈须推广佛学，使人类有互让之美德，而无争夺之野心，庶杀人之祸可免，太平之日可期。今者欧氛正炽，美雨欲来。将来死于大炮飞机者，不知几千百万人。

越到乱世，越须要推广佛学，使人类有互相谦让的美德，

而没有争抢掠夺的野心，使得杀人之灾祸可以免除，太平之日可以期待。现今世道，欧风炽盛，美雨欲来（欧美思想文化正严重侵蚀中国人民）。将来死于大炮飞机的人，不知道有几千几百万人。

果欧美人士，悟彻中华佛理，放下屠刀，又何不可成佛。此等劫运，全由人造。苟能如武肃信佛戒杀，一意为民之用心，则欧美大战可止，杀祸可消。

如果欧美人士，能够觉悟透彻中华佛理，放下屠刀，又怎么不可以成佛？这些劫运，全都是由人类自己所造成的。如果能够如武肃王一样，信佛戒杀，一心一意为人民那样的用心，那么世界大战可以停止，杀生战争的灾祸可以消除。

勿谓佛教属于消极，未能救世，证以武肃王之往事，可以恍然矣。由此以观，佛学实为人类迁善改过之枢纽。

不要说佛教是消极的，不能救济世间，以武肃王的往事来验证，就可以恍然大悟了啊！由此看来，佛学实在是人类向善改过的关键枢纽。

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岂仅独善其身，实可兼善天下，佛理之功，岂浅鲜哉。

所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哪里只是獨善其身，實在可以兼善天下，佛理的功勞，哪里那樣微薄呢？

徹悟禪師一乘決疑論說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古德大慈悲心，淚出痛腸語也。良以我釋迦如來，為眾生故，修證此法，無央數劫，行諸一切難行法行。舍所愛之國城妻子，頭目腦髓，不知其幾千萬億。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唐、永嘉《證道歌》）”這是古德大慈大悲，流淚道出的痛徹肝腸的真實語啊。實在是因為我等本師釋迦如來為利益眾生示現於世間，修證此究竟一乘法，於無央數劫行菩薩道，行一切難行，一切法隨法行（法隨法行，意為一切法當隨順諸法實相而應機施行）施舍所愛的國土、城邑、妻子、兒女，施舍頭顱、眼睛、腦漿、骨髓，不知道有幾千萬億次。

至於成道，仍以平等大悲，順悉檀義而敷衍之。故凡一句一字，皆無明長夜之寶炬，生死苦海之慈航。凡在有情，孰不蒙益。而諸子以依通之見，肆口詆訶，障正法

明，瞎将来眼，疑误众生，殊非小小。

直至（人寿百岁时）雪山成道，依然以平等大悲，恒顺众生，以四种度生方法敷演宣扬大小二乘，权实教法，法门无量，总归一乘，所以，凡佛说三藏十二部圣典，一字一句都是无始长夜的大宝火炬，生死苦海的慈悲航船。凡在佛光照触下的有缘人，哪有一个不蒙获佛法利益的？然而，程朱理学的诸学子，以依赖世智辨聪，靠学术研究的妄识才华，以为自己已经通彻一切，偏见看待佛法，肆意诋毁和诃责佛教，遮障正法明灯，瞎将来度众生之法眼，疑惑误导众生，这决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

谓其无罪，宁有是处。兹以一乘之理，剖决群疑，正大光明，直截痛快。荡迷云而净尽，耀佛日以重光，诚为法门一大金汤矣。

说程朱理学那些有关佛教的偏见没有罪过，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彭际清居士以一乘的义理，剖析决断众多疑惑，心地正大光明，笔风直截痛快，扫荡迷云而至尽净无余，照耀古今的佛日因此重现光明，（彭际清的《一乘决疑论》）实在是护持佛教法门的坚固壁垒啊。

当是时也，诸子天眼，法执，果得已通已忘，自能深生

随喜。正使未忘未通，定当顿获胜益。

在这个时候，程朱理学的诸学子的本自具足的法眼正见果然已经开通的，法执（偏见）果然已经放下的，自然能深深生起随喜之心，也正好能令未开通正见，未放下法执的诸学子顿时蒙获殊胜利益。

故知此论之作，非特有益于法门，实则有益于诸子。不唯有益于诸子，且深有益于天下后世之学者。请即流通，以广法施。

因此知道此论的流通，不但有益于佛教，实际上也有益于诸学子，不但有益于诸学子，而且深深地有益于天下后世的学者，请当下决断，予以流通，以此论说，扩大法布施。

【注：】

悉檀：意思是宗义、即佛法之主旨；亦名遍施、成就之意。佛法施設四种主要宗旨而度众生。

1、世界悉檀：佛世尊 随顺众生乐欲，顺世俗名言而说五蕴等因缘和合法，如以辕轴辐辏等和合为车喻五蕴和合为人等；

2、对治悉檀：佛世尊 应病与药，针对众生烦恼病患而说对治之法，如说不净观对治贪淫等；

3、各各為人悉檀：佛世尊 隨各各眾生不同的根性樂欲，為說不同的法；

4、第一義悉檀：指佛及諸聖眾所證真實法性，不可言說、不可破壞之諸法實相。

依通：通過對法理的理解知道的、利用身體本能產生的、依靠藥力或咒術表現出來的有漏神通。

阿彌陀佛百頌小序

昔徹悟禪師以教義宗乘，作念佛伽陀各百首。詞理圓妙，豁人心目。余友逸人和尚，輯古今淨土各法語，為西方公據。

過去徹悟禪師（深通教義，徹悟宗乘）以教義宗乘，寫了念佛偈頌各一百首。文詞義理圓融玄妙，豁亮我們的內心眼目。我的道友逸人和尚，輯錄古今淨土各種法語，成為一本《西方公據》。

又按彌陀因地果位各要義，以阿彌陀佛為首句，共成百頌，冀益初機。其頌以彌陀因地，棄國出家，發四十八願（其各願之下二句均依隋慧遠法師無量壽經義疏之各

愿科名，为一愿之主语），具修六度万行。以至圆满三觉，而证十三种名号。

又按照阿弥陀佛在因地、果位的各种要义，以“阿弥陀佛”作为首句，共成为一百颂，希望利益初学之人。这个颂文以阿弥陀佛在因地，弃国位出家，发四十八愿（每一愿下面的二句，都是依照隋朝慧远法师的《无量寿经义疏》中各愿的科名，作为一愿的主语），具修六度万行。以至圆满三觉，而证十三种名号。

后复略颂国土庄严，佛慈普被，法门利益。虽词理远逊彻公，而愿名佛号，有利初机之记忆焉。今以百颂印书皮里，将题及小序，印于书面，以期阅者知所以云。

后面又再大略颂扬极乐国土庄严，佛慈普被，法门利益。虽然文词义理，不如彻悟禅师所写，然而其中的愿名佛号，有利初学人的记忆。现今将这一百颂，印在书皮里面，将题目以及序文，印在书面，以期望读者知道其中的所以然。

【注：】

阿弥陀佛十三号：（名数）即十二光佛之别谛，加无量寿佛之本名，为十三名也。无量寿经上曰：“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

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

阿彌陀佛百頌（普陀三聖禪院逸人述）

（逸人和尚即真達法師，真達法師號逸人）

阿彌陀佛，因地果位，功德莫名，聊為輯綴。

（略為編輯綴合）

阿彌陀佛，無量劫前，作金輪王，仁育黎黔(qián)。

（仁德化育百姓）

阿彌陀佛，藐視世榮，棄國捐王，冀證大雄。

（期望證得佛乘）

阿彌陀佛，禮世自在，舍俗出家，法界永賴。

阿彌陀佛，法號法藏，用表一法，含攝無量。

阿彌陀佛，對佛發願，宏慈大悲，恩德普遍。

阿彌陀佛，第一大願，願我國中，無三惡道。

阿彌陀佛，第二大願，我國壽終，不更惡道。

阿彌陀佛，第三大願，我國天人，身真金色。

阿彌陀佛，第四大願，我國天人，形色相同。

阿彌陀佛，第五大願，我國天人，悉知宿命。

阿彌陀佛，第六大願，我國天人，天眼普見。

阿彌陀佛，第七大願，我國天人，天耳普聞。

阿弥陀佛，第八大愿，我国天人，他心悉知。

阿弥陀佛，第九大愿，我国天人，神足无碍。

阿弥陀佛，第十大愿，我国天人，不贪计身。

阿弥陀佛，十一大愿，我国天人，住定证灭。

阿弥陀佛，十二大愿，我身光明，无有限量。

阿弥陀佛，十三大愿，我身寿命，无有限量。

阿弥陀佛，十四大愿，我国声闻，无能计数。

阿弥陀佛，十五大愿，我国人寿，随愿修短。

阿弥陀佛，十六大愿，我国天人，不闻恶名。

阿弥陀佛，十七大愿，我之名号，诸佛称叹。

阿弥陀佛，十八大愿，至心信乐，十念必生。

阿弥陀佛，十九大愿，发往生心，临终接引。

阿弥陀佛，第二十愿，欲生我国，无不果遂。

阿弥陀佛，二十一愿，我国天人，具卅二相。

（卅，音 sà，意思为三十。）

阿弥陀佛，二十二愿，生者必证，一生补处。

阿弥陀佛，二十三愿，菩萨食顷，遍供诸佛。

阿弥陀佛，二十四愿，菩萨供佛，供具随意。

阿弥陀佛，二十五愿，菩萨悉能，演说妙音。

阿弥陀佛，二十六愿，菩萨皆得，那罗延身。

阿弥陀佛，二十七愿，我国万物，悉皆严净。

阿弥陀佛，二十八愿，菩萨悉知，道树高显。

阿彌陀佛，二十九願，菩薩誦經，悉得慧辯。

阿彌陀佛，第三十願，菩薩慧辯，無有限量。

阿彌陀佛，三十一願，國淨如鏡，照見十方。

阿彌陀佛，三十二願，宮殿樓觀，寶香妙嚴。

阿彌陀佛，三十三願，蒙我光者，身心柔軟。

阿彌陀佛，三十四願，聞我名者，得無生忍。

阿彌陀佛，三十五願，女聞我名，脫離女身。

阿彌陀佛，三十六願，菩薩聞名，必成佛道。

阿彌陀佛，三十七願，聞我名字，天人致敬。

阿彌陀佛，三十八願，我國衣服，隨念即至。

阿彌陀佛，三十九願，國人受樂，一如漏盡。

阿彌陀佛，第四十願，國中寶樹，見諸佛刹。

阿彌陀佛，四十一願，聞我名字，諸根無缺。

阿彌陀佛，四十二願，聞我名字，得淨解脫。

阿彌陀佛，四十三願，聞我名字，得勝妙福。

阿彌陀佛，四十四願，聞我名字，具足德本。

阿彌陀佛，四十五願，聞我名字，普等三昧。

阿彌陀佛，四十六願，菩薩隨願，各聞妙法。

阿彌陀佛，四十七願，聞我名字，得不退轉。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聞我名字，得三法忍。

（三法忍：音響忍、柔順忍、無生法忍。）

阿彌陀佛，發誓願已，地動天驚，佛聖歡喜。

阿彌陀佛，願雖六八，一一願中，數含塵刹。

阿彌陀佛，誓願無疆，豎窮三際，橫遍十方。

(三際：過去、現在、未來。)

阿彌陀佛，慈悲難量，德逾天地，恩深爺娘。

阿彌陀佛，特啟淨宗，九界眾生，悉皆景從。

阿彌陀佛，興無緣慈，普令凡聖，同證菩提。

阿彌陀佛，運同體悲，九界眾生，同蒙提持。

阿彌陀佛，在因地中，具修萬行，期副初衷。

阿彌陀佛，修淨土行。一心虛寂，三業清淨。

阿彌陀佛，修行施度。內外俱舍，心無所住。

(施度，六度之布施。)

阿彌陀佛，修行戒度。持犯俱超，真性徹悟。

(戒度，六度之持戒。)

阿彌陀佛，修行忍度。我見既空，何有違忤。

(忍度，六度之忍辱。)

阿彌陀佛，修行進度。一念不生，萬行俱備。

(進度，六度之精進。)

阿彌陀佛，修行禪度。動靜體離，惺寂莫附。

(禪度，六度之禪定。)

阿彌陀佛，修行智度。五蘊俱空，不涉迷悟。

(智度，六度之般若，般若即智慧。)

阿彌陀佛，圓施四攝。上中下根，平等相接。

(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阿彌陀佛，萬行圓修。恩沾九界，了無不周。

阿彌陀佛，所行無礙。於一切法，得大自在。

阿彌陀佛，圓滿三覺。上聖下凡，同登極樂。

(三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阿彌陀佛，號無量壽。彼國人民，壽亦無數。

阿彌陀佛，號無量光。樂邦生者，光何能量。

阿彌陀佛，號無邊光。普照遍攝，三際十方。

阿彌陀佛，號無礙光。山河大地，總無遮妨。

阿彌陀佛，號無對光。諸佛莫及，余何克當。

阿彌陀佛，號炎王光。其光清涼，明了輝煌。

阿彌陀佛，號清淨光。圓離空有，徹露真常。

阿彌陀佛，號歡喜光。徹證常樂，了無感殃。

阿彌陀佛，號智慧光。真窮惑盡，普照十方。

阿彌陀佛，號不斷光。三德圓證，斷續雙忘。

(三德：法身德、解脫德、般若德。)

阿彌陀佛，號難思光。九界眾生，誰能贊揚。

阿彌陀佛，號無稱光。除十方佛，莫能表彰。

阿彌陀佛，超日月光。一光等照，慈濟無央。

阿彌陀佛，淨土宏開。孤露眾生，登寶蓮台。

阿彌陀佛，度生念深。以果地覺，為因地心。

阿彌陀佛，恩德無俦。十方三世，悉蒙庇蔭。

(俦，音 chóu ，意相比；庇麻，荫庇，庇护。)

阿弥陀佛，国土庄严。正报依报，等离讥嫌。

阿弥陀佛，楼阁门开。来者同入，何止善财。

阿弥陀佛，国气调和。了无寒暑，高山长河。

阿弥陀佛，理事甚深。贯禅教律，绝去来今。

阿弥陀佛，金臂恒垂。遍接来机，不失其时。

阿弥陀佛，白毫相光。照彼真修，不乏衣粮。

阿弥陀佛，心作心是。执是废作，地狱种子。

阿弥陀佛，如月在天。普印众水，妙莫能诠。

阿弥陀佛，洪炉片雪。无边罪障，直下消灭。

阿弥陀佛，修持妙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阿弥陀佛，万法包罗。水中沧海，药中伽陀。

(阿伽陀，梵语音译，译为良药。)

【注：】

正报依报：正报是阿弥陀佛金色之身，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宛转五须弥，紺（gàn，蓝色系的一种颜色）目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彼岸。）是阿弥陀佛正报庄严的写照；依报是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之相：七宝为池，黄金为地，楼阁住空，行树参天等。

心作心是：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出自《觀無量壽佛經》。“是心是佛”的意思是眾生與佛擁有的佛性（性德）是一如的；由於造作（即修德）不同，致使佛性或顯發（佛）或不顯發（眾生）。“是心作佛”就是印祖所說的“修德有功，性德方顯”。修德就是因果事修，性德就是眾生與佛同具的佛性。由於佛隨順性德，有修德，性德顯發，親證佛果；眾生悖逆性德，沒有修德，致使佛性未能顯發，未得真實的受用。

執是廢作：“是”即“是心是佛”，“作”即“是心作佛”。執是廢作，就是執理廢事，執着“是心是佛”的心性道理（眾生與佛本具一如的佛性），但廢棄“是心作佛”的因果事修。淨土宗第十二代祖師徹悟大師語：“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夫心性。”